水心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余甲戌校士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爲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久矣余屬郡學博王君執玉慫恿重刊從武林藏書家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至則剞劂已竣校讐亦審爰進學者而語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也其學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而切劘于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資陶冶焉以陳同甫之豪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趙汝愚請嘉王代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林栗言朱子非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碑版亦有牽率應酬之作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事無遏前人光彌當思所踵武且是集流布遠邇聞風興起其裨益更曷有涯哉

乾隆乙亥年季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後學雷鋐敬題

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二十八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黎氏另爲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爲一舊本失傳無從攷正先生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寧化雷公按部至甌搜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教授王君執玉於錢唐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及葉氏後人咸歡然出貲相佽未克竣工教授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倘移爲繡梓費用成厥功卽令板藏院中俾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啓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的然求其向方而不致猝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爲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丏余爲序爰述重鐫之緣起以爲多士勗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

乾隆乙亥仲冬浙江分巡温處道後學朱椿謹識

舊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緜今亙古曰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歛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奥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趍之騁馳以其力雕鎪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爲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讜序

黎序

余幼時先君東皐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温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德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舊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為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為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嘗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為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為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為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為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為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為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為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王直書

原书缺此页

宋史本傳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大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擢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繇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翊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

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宗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宗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幷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釆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釆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幷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水心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上光宗皇帝劄子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劄子二
劄子三
上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劄子二
劄子三
卷之二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蘄州到任謝表
除淮西提舉謝表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除秘閣修撰謝表
除工部侍郎謝表
除吏部侍郎謝表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代薛端明上遺表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皇太子牋
受玉寶賀表
受玉寶賀牋
申省乞致仕狀
再申省狀
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法度總論二
法度總論三
資格
銓選
薦舉
任子
科舉
學校
制科
宏詞
役法
新書
吏胥
監司

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始論二
取燕一
取燕二
取燕三
親征
待時
實謀
財總論一
財總論二
治勢
財計上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外論二
外論三 缺
外論四 缺
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二
紀綱三
紀綱四
終論一
終論二
終論三
終論四
終論五
終論六
終論七
兵總論一
兵總論二
四屯駐兵
廂禁軍弓手士兵
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送鄭景元
題賈儼不忘室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超然堂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靈巖
葑門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齊雲樓
虎丘
北齋二首

題椿桂堂
贈訥相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送馮傅之
送李郛
送喻太丞知處州
送劉德修
題李君亮義概堂
醫工數重贈柳山人
宿石門
月谷
禱雨題張王廟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送黃竑
淨光松風閣
送蔡夢得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
不能過也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正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有請因疏下方
題孫季蕃詩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
世孫體仁閣以庋焉余爲名曰深明
贈二葛友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永嘉端午行
題掃心圖
後端午行
贈朱承務
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
詵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著存亭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鄱陽董季與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雨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
中五章請余賦之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數日晴霽
爾
改東門出二首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啓好游者
王氏讀書堂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作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送葛元城
送白鄺還蜀
朱娘曲
翁誠之挽詞
送曹器遠
送丁子植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俚歌爲謝兼敘離索

送戴料院
幽賞
梁父吟 幷序
剡谿舟中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志之因今追憶云
送薛子長
送陳彥羣
題人扇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白紵詞
王木叔祕監挽詞
月波樓
送陳子雲通判
賦董季興玩書巖
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贈巖電隱士
送謝學賓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葬其親戚故人有知之者
蜂兒榧歌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又新廪儲糧功利可傳也
爲賦讀書行率諸友同作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送程傳叟
送徐景大
題五長齋
懷遠堂
報德菴
露星亭
送高仲發
明覺寺
送蔣少韓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鹿鳴宴詩
潘廣度
送楊通判
哀鞏仲至
送王通判
贈林秀才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自羅浮行田宿華巖寺
送鞏仲同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送周明叔王成叟幷上昌甫仲止二兄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
用衆力一家不能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送龔叔虎
贈趙季清縣丞
趙成父築亭上饒即用東里舊圃牓曰魚計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送蔡子重

許敬子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未已也申以爲箴
送蔡子壽
寄柳秘校
魏華甫鶴山書院
寄李季章參政
送陳壽老
題鄭大惠詩卷
送孫偉夫
端午思遠樓小集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送胡衍道
送呂子陽自永康攜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
發廩賑之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送陳漫翁
送戴漢老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丁氏東嶼書房
端午行
虎長老修雙峯
毛希元隱居廬山臥龍瀑
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遊馬塍作歌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送盧蔄夫
贈祈兩妙闍黎
寄題朝宗新樓
和汪提刑祈兩
蔡尚書挽詞二首
題處州翔峯閣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王宗卿答春堂
送葉路分
答李制置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上灘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陽復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哭鄭丈四首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送陳糧料
題費肅校書遺事
送鄧諫從制幹
題柳山人壁二首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還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

葬焉二首
西山
看柑
贈杜幼高
待制湯公挽詞
吳參議挽歌詞
沖佑大夫鮑公挽詞
雪後思遠樓曉望
宿覺庵
贈勝上人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沖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縣尉林公挽詞
陳侍郎挽詞
太令人胡氏挽詞
題張提舉園
送謝希孟
送周子靜
林處士挽詞
錢知縣挽詞
送潘景參
贈徐璽淵
戴肖望挽詞二首
徐璽淵挽詞
包顒叟挽詞二首
林敬之挽詞
王運使挽詞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贈呂縣丞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余知府挽詩二首
趙知縣挽詞
趙清叔挽詞
贈聽聲歐陽承務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趙尚書挽詩二首
周宗夷東山堂
丘安人挽詩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送戴宜子
題仰孝廉事實後
贈盧次夔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贈鄭秀才
贈李秀才順之
送侯居父
贈高竹有外姪
贈夏肯甫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沈氏書堂

薛子舒墓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卽以名庵
施翔公掌教長沙
送劉幾道惠安尉
送陳紛甫知永豐
王秘監令人挽詩
奉送周知錄木叔秘監其舅也
葉路分居思堂二首
王通判挽詩
林簽判挽詩
送張知錄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曾晦之挽詞
次韻喻叔奇九日
中洲處士折梅花幷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謝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送范文叔知彭州
送潘德久
樓參政挽詞
無相寺道中
趙路分挽詞
陳益謙挽詞
寄呂巽伯換酒亭
倂工
菊花開送徐靈淵
次韻韓仲止
齊國太夫人挽詞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許相公挽詞二首
送丁子齊主簿
丁少明挽詩
宋仲方游吳袖文索詩爲別
毛密夫挽詞
直院中書莫公殂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詩靈几幷致爐魚金柑爲
奠
薛君季常挽詞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送趙提幹
賀縣尉
送曹潛夫
謝李參政因送曹瀘州寄餉
贈李秀才肖舒
郭伯山挽詞
題王叔範自耕園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送郭黃中
劉孺人挽詩
張提舉挽詩
薛端明挽詩二首
送林子高

塔頭林君挽詩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送宋知錄
和王宗卿白兔詩
李處士挽詩
衢州雜興二首
送劉晉卿
七言絕句
題閣才元喜雪堂三首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三首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三首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贈某道人
過葉威仲不值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鋤荒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潛經閣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送蔡學正
奉酬般若長老
瞽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下仙看梅二首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題學海樓
張總幹挽詩
翁常之挽詞
陳待制挽詩四首
送鮑賓甫
請惟耿住水陸院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送別李毅高宣教
送黃巖二陳秀才
建會昌橋
蔡艮甫觀頤堂
章仙姑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郭宰爲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大宗賜陳希夷詩也二首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薛嚴州挽詞

送胡彥思
贈蔣知縣二首
贈孫十五道人
送王宗卿二首
題方武成詩卷二首
送惠縣丞歸陽羨二首
送呂子陽二絶
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渡浙江
游衢州府園
再過雲庵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江陵府修城記
漢陽軍新修學記
覺齋記
煙霏樓記
李氏中洲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六安縣新學記
續溪縣新開塘記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醉樂亭記
金壇縣重建學記
沈氏萱竹堂記
石洞書院記
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宿覺庵記
時齋記

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敬亭後記
留耕堂記
上蔡先生祠堂記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晉元帝廟記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利涉橋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北村記
信州教授廳記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葉嶺書房記
風雩堂記
溫州新修學記

漳浦縣聖祖殿記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東嘉開河記
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信州重修學記
長溪修學記
温州社稷記
季子廟記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永嘉縣社稷記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寶婺觀記
宜興縣修學記
潼川府修城記
連州開楞伽峽記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櫟齋藏書記
湖州勝賞樓記
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石庵藏書目序
東溪先生集序
沈子壽文集序
陰陽精義序
粹裘集序
龍川集序
紀年備遺序
丁少詹文集序
巽巖集序
平陽會書序
黄子耕文集序
周會卿詩序
觀潮閣詩序
謝景思集序
覆瓿集序
徐斯遠文集序
松廬集序
黄文叔詩說序
歸愚翁文集序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送林子柄序
周南仲文集後序
黄文叔周禮序
王木叔詩序
徐德操春秋解序
法明寺教藏序
宗記序
胡尙書奏議序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羅袁州文集序
送盧日新序
播芳集序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林處士墓誌銘
孟夫人墓誌銘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將仕郎嵇君墓記
宋杜君墓誌銘
媛女瘞銘
陳君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故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葉君墓誌銘
厲君墓誌銘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郭府君墓誌銘
郭處士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高夫人墓誌銘
徐德操墓誌銘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陳彥羣墓誌銘
姜安禮墓誌銘
楊夫人墓表
張令人墓誌銘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呂君墓誌銘
丁少詹墓誌銘
姚君俞墓誌銘
丁君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彭子復墓誌銘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沈元誠墓誌銘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宋鄒卿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林伯和墓誌銘
翁誠之墓誌銘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高永州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鮑公墓誌銘
莊夫人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孫永叔墓誌銘
林正仲墓誌銘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夫人徐氏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閤墓誌銘
徐道暉墓誌銘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陳叔向墓誌銘
黃子耕墓誌銘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戴夫人墓誌銘
劉子怡墓誌銘
劉夫人墓誌銘
沈仲一墓誌銘
胡崇禮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陳秀伯墓誌銘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高令人墓誌銘
葉君宗儒墓誌銘
李仲舉墓誌銘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劉建翁墓誌銘
華文閣待制廬州錢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草廬先生墓誌銘
袁聲史墓誌銘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秘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邵子文墓誌銘
虞夫人墓誌銘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毛積夫墓誌銘
徐文淵墓誌銘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劉靖君墓誌銘
鄭景元墓誌銘
東塘處士墓誌銘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舒彥升墓誌銘
鞏仲至墓誌銘
史進翁墓誌銘
林德秀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誌銘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誌銘
孺人周氏墓誌銘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郭伯山墓誌銘
竹洲戴君墓誌銘
包顯叟墓記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滕季度墓誌銘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周鎮伯墓誌銘
長潭王公墓誌銘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宋廄父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孟達甫墓誌銘
黃觀復墓誌銘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戴佛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陳民表墓誌銘
宋葛君墓誌銘
毛夫人墓表
母杜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黃端明謚簡肅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銘
毋自欺室銘
存齋銘
睦山堂銘
省齋銘
師立齋銘
陳德中老勤堂銘
松阡雙蓮銘
鍾銘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同前
同前
代子設醮青詞
大祥設醮青詞
謝恩青詞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修海神廟疏文
建臥龍潭疏文

修路疏
修甘泉井
蘄州謁先聖文
祭諸廟文
祈晴文
祈雪文
謝雪文
總司祭先聖文
諸廟文
祠山禱雨文
祠山謝雨文
送龍水還潭文
卷之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上西府書
寄王正言書
與黃巖林元秀書
與呂丈書
戴少望書
答少詹書
答劉子至書
答吳明輔書
上執政薦士書
代人上書
奏薦滕賢良書
啓
賀葉丞相
賀龔參政
謝宰執 登科
上趙運使
上芮提刑
上張安撫
上韓提刑
上陳提舉
上李簽院
與交代
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呂太史文
祭石似之文
祭高知錄文
祭趙知宗文
祭韓子師尚書文
祭潘叔度文
祭妻母翁安人文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祭鄭景元文
祭魏益之文
祭林伯和文
祭翁常之文

宰高永州文
祭陳同甫文
祭史太師文
祭陳君舉中書文
祭徐子宜侍郎文
祭趙幾道文
祭邱樞使文
祭令人文
祭厲約父文
祭劉公實侍郎文
祭周南仲文
祭黃尚書文
祭俞侍郎文
祭王君玉太博文
祭虞夫人文
祭徐靈淵文
祭戴詹事文
祭徐文子侍郎文
祭陳殿撰文
祭朱文昭文
祭周宗夷文
祭徐叔範文
祭陳益之待制文
祭林叔和文
祭王木叔祕監文
祭蔡行之尚書文
祭薛子舒文
祭何知院文
祭黃觀復文
祭宋廏父文
祭薛端明文
代祭梁夫人文
祭李參政文
祭劉約甫文
祭劉太學文
祭林大卿淑人文
祭林宜人文
祭內子令人文
代子祭令人文
祭子三郎文

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壑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畫婆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駉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戸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稾
題朱晦庵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淏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尙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參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稿
題唐誥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稿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跋劉克遜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掃心圖
題薛仁靜墓
題黃巖蔡沖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瑞安宰董煟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文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水心文集卷之一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劃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顧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驟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斡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鎭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尙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鎭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務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尙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勾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尙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

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虞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劃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耎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絶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義既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

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者皆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斡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鏤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徇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讎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恥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緣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卽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疏屬至與乞食之饑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温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手尾鏖擊豫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枘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

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絶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幷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成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該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硏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既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頽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嗟息而且以乏才爲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寛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卽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樁板帳爾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蔟槎其食料餉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賧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運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榷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卬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

而猶僵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幷矣果讎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覩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祇寅畏足所膺受付托仁恕温厚足以慰答傒望虚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旒扆無任恐懼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與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閒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時之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閒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閒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

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承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圈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閔默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刱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遞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愬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聽而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睿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搪挂充數以致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蠲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寧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者蓋欲改弱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闊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梃鬭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

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陜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宜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閒罷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願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繇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效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麤澀易脆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便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閒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走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與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

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寛息之實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文集卷之一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閒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閒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晝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遽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令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閒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閒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眞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閒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

返取其俘馘繫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繇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彥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令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卽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幇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幷於防江效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幷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幇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鬭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除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遯我以堡塢全力助其逐襲或迎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閒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幷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簿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諧告老則或容賦祿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踴躍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爲之改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頹齡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祗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寓直最爲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殫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

爲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
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閒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趦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爲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郎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日之閒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除差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辯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麤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過愆相爲鉤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

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殖人才以為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從就其褰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横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為樂堯之說而人知其横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愎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辯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譊譊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莫敢明辯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曰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冶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為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準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廳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蘄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泰州凡紹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揀擇其字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別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幷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冶司發往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内申報盡絶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内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意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絶難卹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姦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為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衙敗獲治經繇透漏沿流常要巡綽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官員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關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泛行則便同文具姦宄仍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内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雖冶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欲乞朝廷指揮於行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欲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況經收換朝廷為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蓋專以絶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

為銅錢地而不為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夾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久仍舊凋疎淮人歎息以為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驟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以為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陌之憂將為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處兩無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撥付總領所或偏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付兩淮和糴樁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撙節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切詳與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厚薄精麤大小略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蘄春監所鑄字畫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紹熙元二則頓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為字文舊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為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用不惑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繇辯認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為貫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臣細視之新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鑒末年之弊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深所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蘄春監淳熙七八九年錢樣為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樣欲乞更賜聖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冶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駭愕專官講求誠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摧遏鋒銳雖傷猛驟亦中事機今觀冶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建太廣行移束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在張皇其後冶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且如舒蘄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減工糙惡生弊走弄文歷支用自繇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為冶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致怨咨以為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檢踏創造廨宇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況鐵炭中賣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使則官錢通流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局協於權制不為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亂之意靜治不擾淮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愚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甚顧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博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祗見祖宗之初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羨不勝僞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撿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為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麤給經費懼非孱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

遠簡擢踈賤即爲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面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辯其真僞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玆爲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註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非之階禍臣祗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爲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筦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尊居卑陳力就列視古爲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卿班示厥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錙大虧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絲細入纖以輕馭重忽當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祿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纖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斂藏湖海之上且復令周旋戎馬之閒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是爲有司之常苟逃曠瘝終返腐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姓名已沒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踈信己之學乏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違忤暨乎外專屏翰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綏駕卑車追憶悔尤濫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矜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躅往愆寂寥久廢因玆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蕩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糜素廩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願敢及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馭臣以貴爲初美俗在寬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兢慚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啓沃前旒顧慚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宓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爲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玆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閒先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或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恭異數夕愓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冒選擇於久閑之日厚矣曷酬拜恩除於尚病之時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思過特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頒祠廩遽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爲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屢違穹蒼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袢暑綿涉修程既達置司奉將隆指然念臣災屯合聚痾恙侵淩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奪累年沉痼衆藥備嘗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爲少非展布其四體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

之多士考於已試寧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令廢惰玷此光華臣敢不銷虛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之可力傾盡而爲儻宿疚之或平靡捐以報

除祕閣修撰謝表

諗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祕肇自政和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累外庸不虛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遠過以挻災坐閱寒涼再徂歲閏及此扶行而問俗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褒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堪蹴是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曲成憐其拙疎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矣賁賁煒其寵章臣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痾之縈薄未測頹齡恐綿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叅掌士之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召趣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甚衰遲之迫鎰稱銖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徊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崇而求助謙以圖終拔臣寡特之中冀銷迎附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忠而靡及滄溟啻下或堪涓勺之輸穹昊蓋高尚竭幺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脊疏退惰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拔士之至明以好賢爲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厲平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叅從槖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業爲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讎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牆初銳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袽濡曳之爻所宜戒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代薛瑞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尚忍須臾願殫悃幅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熙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居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忝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帥漕未和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陛華政途竊寵深慚非據不敢冒當迄荷隆慈許從晚退巖棲穴處未嘗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戀闕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泰道之裁成體乾行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仁恕爲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宜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重居猥以凋殘蒙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休已積處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昨

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迺與憐退遠回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涇舟詠雅猶存飛躍之餘舜閤垂文復紀賡歌之盛稀闊喧於里社疑信雜於友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將奚爲恭遇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譽時髦秉道而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諳多士之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頹年温理幼學庖廩有繼莫酬素食之譏扈衞無功益媿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琱信璽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休於炳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迺自於蒙人懍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兼陳檨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寶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備物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亶明德而密護迄假手以回還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纘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須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羣辟會同有司枚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副禕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皇后殿下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綬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澣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協宸衷薦孚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全回無復閒行而衣褐魯寶再得尚堪泚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惟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乏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蔑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慘懍咳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蔭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冀以詠歌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少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壯盛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當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瞶眊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覊希知足之風不爲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切俟命之至

水心文集卷之二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概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間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末易分唐虞三代之末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卽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與遞滅及其崛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蠭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

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局鐍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挻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麤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剖而不悟其繇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吏胥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幷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

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羣攻之故李沆王旦在眞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厚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繇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繇出身而關陞繇關陞而改官知縣繇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繇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繇察官而爲卿監繇卿監而爲侍從繇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繇知州監司而爲郎繇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繇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坌蠹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時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與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二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

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亦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者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爲者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盍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知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其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闊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疇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夷跖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之正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苛法煩例前衡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賣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罝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趁羅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遂者因以爲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斲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繇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繇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

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於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繇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

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雇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為耆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為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抉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為之而不可得而不使強委己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問新故亦皆可為之而何至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為民之意何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為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鬭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為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近者乾道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衡前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頹惰掎摭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猶可言也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之有批狀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而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則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諄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憒眊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讙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縶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

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吏部七司戸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為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繇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為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為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尙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為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沿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弛惰人反以為寬大上亦以為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為侵權上亦以為生事此真大謬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剗刷州縣之財賦候伺其餘羨裒雜其逋欠為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繇子為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為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為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為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戸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揹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煑為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趁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戸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為職徒養貲考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戸部之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為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文集卷之三

水心文集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陲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釁始鋤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却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又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术背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勉割四要郡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絶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爲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讎恥之義一切聽其爲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讎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紛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麤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傅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阻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虜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考察

謹於遷敘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而消縮貪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與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饑渴烏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孌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繇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爲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滸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爭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晝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讎恥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壽綱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敗忽來忽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之後

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繇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憸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闤闠也弃其郛郭而設扞禦於闤闠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西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鬬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驩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爲秘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請回向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詔之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晝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年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爲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爲則勝違時而求以自爲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三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爲乘機此羣臣之款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寛也亮氏斃殞北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繇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爲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爲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爲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羣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爲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

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待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離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鬭一日之兵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今自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嚬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耻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板帳月椿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郛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北出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先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

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焦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幷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奉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竝鬭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刻削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旣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旣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何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旣平東

南殘破郡縣事須與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與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庚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戶長壯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繇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之趁辦本不過數條瓜割棋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筭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部息油單曆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升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樁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引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斂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忮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幷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聚爲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

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卽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乎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有大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摧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摧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置諸事有緒二三年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尙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莫能止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

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絶則亡臣嘗考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絶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顰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曰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

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缺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幷亡譬猶捨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眞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玁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爲用是既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爲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摶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幷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别異耳力強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摯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爲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梃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以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眞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在誅翦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隶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常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眞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援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眞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鬬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

也非復可以夷狄蓄而執事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懽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己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以言復讎爲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臥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穽可用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絶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内愧竊嘆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踈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内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邊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爲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強而據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爲天祚威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遼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己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誚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㸌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誚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絶使罷賂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缺

外論四缺

水心文集卷之四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爲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沿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爲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爲也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尙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蹙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鎭固守以忠義相奬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鎭殽亂混幷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鎭橫及其後也藩鎭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鎭也士卒也雖然藩鎭居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鎭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藩鎭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鎭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爲藩鎭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眞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動爵祿恩意豢養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僥

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僞蓋雄略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如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郤施行舛謬小人交鬬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頹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繇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冰解雲散一城之地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絶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歛財騷動天下議者蠭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黄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運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浚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守而虜肯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國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遷劫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

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十五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麤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徹沿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一塗轍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頹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靨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椿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爲四鎭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鎭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才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緐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閑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士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緐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衞鈎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眞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幾五

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以無譁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前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怪士大夫過於讋虜而甘爲伏弱者何也其讋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因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儁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斡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固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讋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進而還維楊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讋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讋之不已何也故讋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讋彼之精銳何也讋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讋彼之明信何也讋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讋彼之審當何也讋虜以脇國人而因爲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人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終不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爲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酋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黏罕與斡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爲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爲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讋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爲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邊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氏羌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皐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氏羌之勍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者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糜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常講也不可以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宫未歸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敉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末檜死虜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和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啗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邪浚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

今鄉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藻飾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餽遺竊聞厮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揑造虛事以爲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切掃盡勿留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與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與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與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渡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荅朐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與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眞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讎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者是則我於一當一取一之外又有所爲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

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尙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温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羣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繇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衞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衞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衞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衞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鋭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衞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

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昭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則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大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邇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繇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愞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心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隋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

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趂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文集卷之五

原书空白页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廬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
風篁生谷隧雨旆來岩虛人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菓蔌腴
採薪得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
甌閩兩邦士洶洶日夜趨辛勤起芒屩邂逅乘輪車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
我獨何爲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瀦吳江以爲裨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遺逝川無發歎麗澤可求師
昔人會心地今爲魚鳥資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分何誰
此時余與子相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
不及日月入爛焉墮輪規尚見波濤驚纍然擁邱坻況彼瑣細者蒲荻爭紛披
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范蠡之所矜視之眇毫釐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
人材非一端事近苦易移常恐後生輩風流日淩遲縣憂公家迫俗陋棟宇卑
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瀰英雄久銷歇枯槁乃光輝寘余一榻處析理定與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尤精人間事照見肝鬲隱
忽然奮鬚髯萬事供指準漢士與伐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困嘲擯
四十七年前時節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慍昔稱長官貴今歎服勞窘
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田園多遯夫未必抱奇蘊勉發千鈞機一射強虜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摧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嶽一朝盡失去菲食遭歲惡
丈夫軒豁意快緊出鷹鶚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美可樂
合抱根連理叢生蔭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齦齶終當作大廈積功在雲壑
尚友如此君蒼天未爲薄

題賈儼不忘室

賈子好修士躬耕鹿巖阿茂木俯清泉幽處堪逶迤有室淨棐几圖史參前羅
獨能取我語標榜相巍峨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徇外者迅若橫流波
當其一念覺胼胝駐崩渦神丸起痿瘵厚纊還暄和倫類苟通明軌轍寧舛訛
但憂所見弱繚如附松蘿輿薪豈不睹奈此斤斧何勿令學高山所至纔巇坡
如於衆稊稗收拾同穎禾雖云善端在坐悼良時過子先發曹掾仁義躬濯磨
活人不知數一善穰衆瘥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戚歌至今鄉里敬墓柏垂霜柯
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詆訶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
所願天爵尊非必貴決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閒
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
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
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
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塕

超然堂

晨興詰曹參使馹傳呼趨庭頭頸屈退歸闔戶吏胥玩過門掉臂不入室宅舍
空荒轉頹漏騶僕藍縷常寒乞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鞅掌中怫鬱每憐莊周
齊物論遣詞曠蕩違經律獨稱松柏受正命舜何人哉盡倫匹萍實浮沉江漢
遠劍氣騰擲牛斗出招徠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堅密檐擊自貴竭人力起
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釐難細詰以茲凜凜觀萬事口不敢
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倉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飈掩夾浦勢與黑樓頎連袂上長橋身弱屢見扛苟無傾覆憂恣橫未易當

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有時氣力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
始悟寡所諳論改色遽張街小以爲大空令事難量玩變不覩微亦乖智之方
已矣勿復云聞鐘過石塘

靈巖

穹窿右偃眉天平左垂鬟吳人宅沮洳茲山抑其鎮陡起爲表著突兀數尋仞
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榮潤兼有千里陂杳靄來遠韻宜乎登椒丘攡落思奮迅
亡王未亡時絶色館孤峻歌聲妙欵乃俎品窮蛤蚌援琴固停晷解甲仍轉瞬
終歸寂寞人破釜煑枯菫陳迹不足弔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
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吝豪風增春愁異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䵷

葑門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卽虛左品定賦纖洪義明分勇懦
端木語衛文洙泗皆卿佐孔子敘夷齊後進尚嵬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縱無不可茲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
欣余二三子拙力守饑臥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唾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藥墮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編排過百帙裝度高一冢
見聞頗驚訕吟玩自欣悚余本空疎人慼刺勤遠捧津般俾之讀涉岸滄溟洶
惟知畏浩博敢復議煩冗芄蘭恨柔蔓櫟社嫌擁腫誰令獨管吹而爲衆竽恐
楊墨岐路迷服鄭丘林拱四隣黃策子餉要獲天寵君兮幸持歸臥看雲生壠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稱陪京今也貴奕奕擇重樓岧岧立平地
虛景混空蒼囂聲收遠肆闤闠雖散闊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
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墍舒緩未爲愚疏達終多智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
豪士三春舟妖麗亂名字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
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賑施王公占上腴邸觀角奇致
是邦聚璀璨四顧盡憔悴狂胡誤濡足遺蘗等交臂艱難屢省方薄遽虧頓置
因循墮和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匱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
人生賤苟免所尚剛強氣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惴惴
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鑱利項梁起嚳秦子弟奮投袂
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寧羨鵲居巢盍如蛉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高隱日月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
培塿疑異物劃開陰崖十丈懸冢中有恨索遺劒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
愛山急逐面分方誇凭立屋承隋唐良穩稱墨題熙豐尚新溼松梢莫遺風雨
橫石盤自添苔蘚澀春來春去吳人遊足繭層巔踣應泣

北齋二首

頻年寄全吳廨宇雜傭保前廳久傾壓後舍岌欹倒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
跳蛙浴漏豬野鷇媚穿杲以茲違色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豁愁抱
當身良易足遺後非常道幸今修整畢楹桷正完好晴窗閑晝永夜榻初涼早
友朋坐雍雍燕雀鳴草草居室君子後華門固爲寶矧伊澤國士敗棟滅塗潦
繆充使者屬職思振枯槁人之所歆羨未必天能造卷藏姑罷歸矗筋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少安游燕豈不懷惟思舊酒務糟酵荒榛埋
破瓶聚隆垤新甃連長堦種竹夾超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
幽深容浪藥潤澤長芳荄亭亭兩高梧買自婁門街俟以歲屢寒窅若萬仞崖
吾留能幾日齪齪強安排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偭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羶偕
雅故使鄭衛法語仍進俳俯同侏儒笑但恐好惡乖莫窮有限物徇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
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方啓黃旗兩記張慶闈紵袍三號趨文陛辭華標角
人力能科名均齊天所與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木高千層透日垂陰香未
歇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沖自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後登

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賦
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姸如子都每將氣色較官簿初若搏影終探符劉公
實陞提刑丘宗卿加龍圖就中兩說最稱驗余耳所逮非人誣汎言心事依勸
戒多假名器煩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枯一身暫寄百骸聚楦
彼朱紫誰頭顱予其惜術無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止事繁絲唾亂神靜魚鱗理
前年浙東幕借助獲專美邊頭值閑暇人物感儲峙荒村魚米塲孤戍花藥市
雅知足禪味翫世失憂喜但疑櫛上白時離髩間紫豈非久不遇感歎妨隱几
回首舊隆中畦壠長薿薿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一春三月雨亭樹鬱霧澱
絮重厄飛揚花蔫堆紫茜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
凜然抱英特霜宇摶温霰雄辭推落筆一語不可選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錬
漢家闡道術四達詔羣彥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通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衒
子行若微罪天意委深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楚熱宜綌絺峽漲難短牽
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滋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嫵豈無濠上亭蹙步難仰俯
誓言違市朝卜宅近幽阻沃沃葵莧畦熠熠棠杏塢朝曦溼淺瀨暮色生遠渚
循涯詠未厭引流絡其圃蘋荇依籬樊鳧鴈宿庭戸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
時平乏隱淪蓑笠自歌舞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爲滯淫之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初之子酌彼源紺潔玉斗鄭
雅韻舒煩憂逸駕陵趦趄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滔滔濟無桴
縱橫洄伏中暮齒將焉需三間始開闢十畝終耘鋤東西兩莊舍兄弟相應呼
緬哉趨前規更作卻後圖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鐫自迂

送馮傳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昏茲復罷著書梵譯專討論
頹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傳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棲泊痕
相顧舉杯酒醉極沮漳翻儒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鯤將軍建寶壘寸甓宜自攢
於詩雪五尺遣卒問江干答言屈大夫橫肆羣魚吞豈如衛甯蘧舒卷常溫溫
聞此重嗟嘆恐墮禍福觀禁禳用國寶誰能免沉燔要令德性修乃挽江海渾
我今材力盡拙計東南坤尚餘春秋志欲執左袒奔念子獨奈何葺屋補墻藩
梅花一兩拆春意到草根倘見南枝榮折寄隨驚湍

送李郛

蓋代才難看獨手衆參聞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祐時崛起誰當紹興後嗟君
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力爭雀啄雪雜閣筆坐蟲吟露草繙書行已輕富貴
須臾爾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編滿朝市余之視君尚少
年題玉爲碔何所賢期君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斂退爲泉石可惜垂欲排雲霄處州
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板亂橫潰始負衆舟責蟄雷正須時春雨宜滿澤
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獲去年北關路永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緩彼梟博磔
發覆洗塗糊召和開禍迫一日期萬年倏眒展長策居然西州道千仞斂歸翮
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古聖豈不勞築此英俊宅誰令閉榛莽回曲用蠻貊
天門昳蕩蕩瑤實連蔓摘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櫝索

題李君亮義概堂

分飡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易古之轢釜者其始蓋未惜

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招呼幾州坻歲歲青蔬食雷聲匕筯動雲湧床座窄
昔我手行粥今也愆膂力憶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喫豈有不足歎幸無嗟來色
天爲產厥孫文射最高策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處𠶷知時教誨陶美澤
築堂事遺像雅頌鐫衆墨我歌則後矣猗歟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絲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卜有問災福須呼船歎我
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凜然已忽腹拒遭拘攣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
徒人言蚤知定性不生滅今安得爾庸非天醫工刃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
出補勞護弱轉凝聚排寒盪溼加淫鬱挾風上行關膈失迸肉糜皮併爲一猶
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顛倒緣此物彼蒼應有司殺者授柄於
工無乃悖我勞萬事明當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
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空貽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頭笑
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夜聲宛轉更著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凡堆阜俗映岸羞爲容石門忽秀出老幹蔭渟洪
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窟宅環崗獻奇穠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
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歕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
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邈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
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廚空之子歇過槳塹洗氛埃胸自歎苦淹留寂寞不易供
嗟我老無用佞山久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魚鰕叢種竹似東葦栽松如斷蓬
小兒飯盆盂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舂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月出倒影挼碎長林間憑師
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並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薿平田回回不敢犂羣農無計相聚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
今古同一敬鐵卦分明指休證傳言杯珓三日期注綆翻車連曉暝龍神波后
何慘愴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
壖哀哉震澤幾爲原願王頓首玉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
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插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廡建鄴守

龍泉葉適

寄黄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澀黯淡發幽光騎省可正論農卿今則亡
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歲詹元善屢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者云此侯辣撻葉爾日鑄
世以香爲貴亦尙白而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僞者豈將
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黄竑

有客家住寶劍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鬲駭視世俗徒沾沾千年
豪傑供指使笑撻胡虜如奴鉗嗟予病衰絕少韻只欲炙背依茅簷勸子持難
復居易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避近爨下薪艮玉磋磨廟中器誰言怒海鯤鯨
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亨習坎行自孚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蘋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
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執鋸待得三間着此風病叟扶攜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旱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翁今去何之綠樹羞鬢銀
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頷珠光比日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爲剛者師松無棟梁具何用稼冰雪
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蒿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
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爲自爭妍照耀出痕迹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
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止

江東文士稱數人寳冠霞珮朝靈君盧敖善游指天去呂望應招離海濵有書
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陳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有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冰段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懲烹飪一餉止操持千載成
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
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峯直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淚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世
孫體仁閣以庋焉余爲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百載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
散聚常橫陳汀花岸草從紛紜海雲化兩龍正起想象向來悲獲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振衣出虹蜺覆貫超丘陵魯衛百世朕夷齊萬年清
翻然捨我去東風初渙冰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酒污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
好木日夜長友逝兄淪不同賞改緑移紅自若何躡磴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
經上呂闞出飛亭壓行路石影參差硏匣寒花陰回薄書奩莫離家十里山轉
深環玕滿地芝成林竹雞睡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春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際立瓶巨羅銀價踴冰衫雪袴胭脂勒使君
勸客親付標兩朋子奪懸分毫起身齊看船勢側橈安不動濤頭高古來崢水
鬬勝負湖邊常贏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流回廟長歌謝神助只今索莫何能
爲敗鼓攙壞觀者稀千年風土去不返醉裏冤讐空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箒柄行遇其欻起須掃清世間
亦有無根樹又言朗月當空住劫塵顛倒不自由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船遍一鄉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俗禁斷無益反爲酷喜公
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黄瓜苦菜誇甘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屢瀆以病既當止以年自當休
春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

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詵
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着我麤袈裟對住大茅君

著存亭

馴烏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葬何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脉
迢迢繡峯住墓氣騰騰縷雲去蛟人抱寳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痟渴玉井無藕何由痊令子
名高壓蘇武蹔來重覩經行處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墨尚新墻壁護佛幢五丈
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愁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
禮因君始拜令額泚從今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與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雨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
五章請余賦之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數日晴霽爾

懷玉湫龍懶心性六月困眠祈未醒廣文偶來亦同病買田施食慇懃請誰知
領縣春風邊嗔蛟怒鱷腥薰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遮莫屋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徑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莽溟瀰蕪深草色碧雜卉華衆枝
魴潛警夜躍鷺起衝晨飛我老皮骨銷扶行歎逶遲安得有遠志畢願藏郊扉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敷紛與菊明疎秋墮桃照穠春
本求平野立八荒辨燕秦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面墻雖養蒙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啓好游者

幽花表窮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蕊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
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天象舒
羣帝胥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
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
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盂熏蒸雜烟煤縛賣傾江湖臙脂蘸羅縠絳豔生裙襦
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以兹媚婦女又可爲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
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
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主人烏紗帢子弟繡羅襦新裝繭紙印上記開闢初
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麤

王閎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吏強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
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大溪逢侍郎拆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
侍郎蓋代豪平鑾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點化謝琱刻涵濡透晶熒
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褰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淩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憐
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林光百道合花氣千村連風迎亂皺皺日送交嬋媛
天回徂陰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恥獨賢又疑未與周掩擁欣俱全
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一省三歎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詫梅事槁乾陋肥鮮
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疎枝澁吟豔小窗露孤妍吟悲匈留嗛句喜珠離淵
忽兹遇衆甫欲𣪺羞斷弦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誠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予身名兩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
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目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酇還蜀

翻翻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巴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
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翦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隣自言三世充拍戸官抛萬斛嗟長貧母年
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壚否後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由來世事
隨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
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錐出囊擬砭國似璞有價空連城三仕
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喚不譍朔風吹潮沒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古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
洞裏瓊葉雨南草市上蘆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孌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儒已上破荒第猶勤未見書
平生烟雨外秋浦荷茭初屬官號高士議政關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絲髮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
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羣疑滿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袞袞上流蜀接
更吴通桑麻滿里炊烟同鸚鵡洲前長笛晚黄哀斷怨何時終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俚歌爲謝兼敘離索

慶曆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疎嗜酒飄風驟雨蛙蚓寂草玄獻頌龍蛇走古人
道大何不容回空賜殖同升堂若遇韓門親指畫豈有不在籍湜行水心可憐
地如掌讀罷君言一惆悵文星今直正箭中去覓掀天無底淚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錐亦穎透大樸終還淳憶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
於今悄復去奈何猶選人西風管搖落黄菊别有春茫茫九衢內白汗沾紅塵
誰抛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裏花寞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遞明晦紛然衆籟殊趺坐凜無對

梁父吟 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王室爲辭知其勢非代漢
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
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若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
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丕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
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日别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
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
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不遇而抱膝長息以老於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
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
際不潔其名處富貴之隆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
則三歸反坫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貰貸以自汙比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爲梁
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爲梁
父詞以傳於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阯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皇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
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却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
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祕而弗傳嘉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
寵榮咨梁父之遺老兮悲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婐婉兮猶彷徨
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
椒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
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
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鈇鉞而日弊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爲的兮而
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耎而畏兵搢珽瑁於盜賊兮何不朽
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苟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
耕兮隆中地沃衍兮宜穜稑相原隰而下上兮町厥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
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西天既溉之以雨露兮余
又兹之以澮畎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稃而二米霜露下此秷穗兮余與牧之
豎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余與隣之父刈之貢龠合於許下兮尚玉食之萬一
俾君父之啓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奔走商之暴虐蔑君臣而
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歠冕兮茅蒲袞衣兮襏襫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
一息扣牸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曆山已蕪兮鳥下啄其鳧茈有莘之臣
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恥一夫之釋耒兮故爲無
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與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履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蟄龍
已臥潭谷底濕螢不照蒲葦叢山林卑陋無栝柏霸氣埋沒惟蒿蓬是時初冬
未凝沍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緣道野菊誰能顧饑烏遠鴈長追
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雞犬護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
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得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

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國野人三十本強寶青銅百應憐跗蕚具苦爲薪米迫移栽向明陽妃媛儼行列土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餘香出淺紫泣露輒脈脈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方求蔽芾陰未受搔擢厄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慇懃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嚴彼此互有適用舍空屢變蘭菊倚戸出松柏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偉幹非世便薛生靜而敏器宇絶幼原能文乃天姿脫穎酬始願衆技逐高卑雜學徒貫穿趨聖繇一途任重工自勸古人文已立後世皎難銜媿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彦羣

雨洗蝗蝻餘涼生癘瘧後今朝江上峯淨失焚霧垢舉觴忻有屬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咎大郡得師儒高文與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瓊玖衆儒治六學厥志存不朽量空計尋丈汲海論升斗因之入簪組併欲垂篆籀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火宿無餘烟果實甘衆口書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内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榮茂桑高既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塵中行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黄茅閒荆榛會集傾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插山丹歌笑喧嚶嚀何以勞比隣粔籹雜餦餳去年穀不飽白骨今縱横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魂未滿眉擿埴將安程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鸝鶊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絶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著鄭僑吳札兮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秘監挽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兮歸在何處簫哀鼓悲葬前岡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哀涕終摧藏

月波樓

下林百果春自花屋藏汀陰泉着沙光風膩雪誰汝惜煩紅密翠空敧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四向峻屏森聳遠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西頭來海門推出冰崔嵬豈知星河遭映奪只使鸛雀常驚猜此村風俗淳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不須貯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三首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妬吾州何巨福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令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劉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衍道知縣永嘉何其有福周純臣語也

賦董季與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鬘春復春一朝斂策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鴈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水心文集卷之六

水心文集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東堂質疑匙啓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博士萬里邪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人迎雪山峨峨大江滿柂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去形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去豈復少年心若言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沉

送謝學賓

衰年嬾看客十臥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屐屢折齒貌閑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嘲哳際莞爾諧宮徵麟獲無怒角鳳去愁遡尾正應晚聞道不受血氣使山頭蕨芽老未鎌庭中桂枝春已添巢由亦有藏身地小壓聲名傍屋簷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葬其親戚故人有知之者

兩母久未葬魂冷常夜嘶病婦槌心號血盡身爲泥我死不自惜少忍賦有甓何當深九仞更與崇四尺

蜂兒榧歌

平林常榧啖俚蠻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麤率味嫌蜂兒少標律昔人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許贏栽添餘甘何爲滿地澁荔子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象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又新廩儲粮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率諸友同作

法曹冗散人不管閒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敖米山積讀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焉得捨學干時卿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大江風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猶將笏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隨逐欄頭奴日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宛然城頹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蕭條別離風雨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愬天公三辰五星在心中老作海頭新主簿昏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懽少待上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屋綠衫手扳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塼刻我已衰殘書不成有語安能爲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南伯南侯倒屐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權坐衙吏貼羣趨先敢云威福自我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迭與建皇極付祝長官尤惻惻前碑特立示銘誡後榜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攝不與外物相虧侵情防驕麤意防滿萬事須要畏爲本君不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初混茫詨行揚于庭直詞招自旁盡鉏新法穢還拯疲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輝以煌尤工抑外家減官卑輪箱纍然兩孤姪賦祿止團防賜書課熟讀斂衽常敬莊盤筵化蒲莧歌舞諱姬姜堂開瞰遠野惟見條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黃飄蕭離宮殿零落趁倉荒三吳通葦岸中禁隔龍光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炊鐺竈雨爛曬禾場稍復卓墟墅漸能滿囷倉舊居重回首欲詰川無梁哀哉血腥涴狐兔久埋藏想其屢易主指說故侯王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慘傷翁今垂八十健悍嗔扶將句中青玉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簷動繞看三伏涼渚清蓮葉曉露淨菊枝芳鶴籠翅羽闊漁艓波浪長凜懷南狩日駭潰非一方

當繇后請命所以再隆昌顧俊雖草莽象賢本虞唐不應女堯舜早已墜簪裳
勸翁善眠食神道分否臧會須詔飛下洗沐朝建章

報德庵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艱難身後苕水頭舉目湖山非舊識孩兒
負土成新阡手種拱把皆參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翳葉藏雲烟

露星亭

斗杓點翠為此城四郊環拱來遙青知君欲覽衆山小取塼磨就天上亭身心
合於高處着萬象不語森湊泊古今日色遞淺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舍西三畝畬作急老自耘
稻熟會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絶但危坐山魈野虎皆趨拱住山
三載兩遭荒侍者餓損扶參堂泓村索米未為恥莫令木魚化龍鍾透水

送蔣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能吟久抛風烟句永結江湖心子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覿
日月無蔽虧空水互推激濯足洞庭浦晞髮君山顛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為天
蔀家豐屋永新縣象牀金寶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留求言待上茅茨殿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檄草兼詞頭五兵鑄就殺氣動却寫三賦祥光流左踰
陰山右絶漠漢地自厭胡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
海涙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點見真趣推琴難挽由求論課兒讀易夜參
五香燼銷沉澄莽鹵東家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歎艮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賢侯奉明指薦棘鎖秋扉
希寶難驟識獨鑒防羣嗤誠云得之慰重為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謾將知
仰欣多材聚俯愧隻影踦晴霜萬里肅威鳳正高飛朝陽羽翽翽春梧綠蕤蕤
新榮忌輕覓苦節誓終期

潘廣度

秦聲嗚嗚何處村楚些行歌愁斷魂光風自汎靈草碧朗月豈受頑雲吞坐具
平鋪佛乂手空劫以前人總有一文全捨絶乘除得福便過崑崙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稠苗踈與田遠共欣永日寬更笑餘寒褊窮閻多樂事粲粲翠幄展
惜君盍少假忽泛江流緬三年綱紀地一意圭玉琬臞儒道義深傲吏威稜淺
山鞋蠟已就畫筆枯未吮不上鴈蕩峯何繇寄高蹇

哀鞏仲至

老衰哭無涙行歎復坐嗟荒涼鶴鳴村尚有初萌芽當時各年少涉世迷驪駒
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拏朝語日再昃夜談更五撾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
離離三千首雅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策垂芬葩崩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
笑我自山野悲君泥泥沙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昨誰寄音信已受南臺衙
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塢畬季也守大玉千里畦稻麻請登小芙蓉萬仞淩烟霞
玆遊隱者事亦乃期屢差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要我烏臼燭淪以蔣富茶
那知是絶筆楊柳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多生註周易遙認草玄家

送王通判

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秀兼長雄自水赤心天與通可惜五十方治中北風
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南去水有子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籌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醻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錐況有滿族喪纍纍春風
未回萬山赤秋霜忽至凋寸碧鴟鳶利觜魄凜然聞者應垂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為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緣神仙事茫昧艮得日高眠
徐生嗣其風永謝負郭田白襴已回施黃髦猶索錢書籍棄塵案笙磬來鈞天

看鏡胡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翮移漢𦆉月華滿庭蕪闃沉霜宇峭
親交生離絶空歎真游杳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鵑不種自生植屢伐常蒼然
我病不暇耕行復觀我田呼扶偃蹇後倩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畦町相勾連
敢云歲晏休翻犁趁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收身臥荒剎朗月前夜圓
鵲懶附枝靜聽饑嗅牀穿爲農悔不早時發棹歌旋

送鞏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鶺鴒玉樓去漱流不並龍洲旁春風
忽高行旆起酒盡何如添野水古來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棄繻詆關吏廣殿射高名方從媚子引豈料讒夫傾京師恩暮降蜀道險朝升
執手郭西門惻愴難爲情有山擊空雪有谷匝底冰鳥樂謾後嘷猿孤定先鳴
漢中王霸地從古鋒鏑爭崩摧韓信壇闕落張魯營感子奮衣去客猛意自輕
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止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十尌村下飲醇棄糟醨尌村去綿邈二十天所遺
琢琱而佩環染夏爲裳衣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掛昂復低
飯彼章泉菽虀以南澗葵沐浴明月珠簸弄芙蓉旂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微
羌余抱玆獨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
衆力一家不能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刳心後生懶惰自迷已聞君
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穩上梁搜翹索楚尋舊學關睢師摯聲洋洋書惟見多
參互解食要艮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醬裏投鹽事終在君不見衡廬嶽
麓天與靈達士必垂千載名山高海深産奇物他年古文屋壁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潦雷雹轟問胡旅窮舍鑽燧煮萊蕪答云自孩童蚤識竈下梧
逡巡四十載翻着火上爐今昔豈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憐詞枯
何以充我求往衆歸裝孤子文如繡鞶子行如冰壺世惟春華翫爾用秋實餔
去從孔鸞翔勿受斥鷃呼

贈趙季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五月涼如秋照夜千將白
養之鋒鋩餘參魯柴亦愚

趙成父築亭上饒卽用東里舊圃牓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士斷法鄭圃豈在章泉中舊魚
遙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間住人爲魚計魚未知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笑舊友從余不復疑樓藏萬卷猶嫌少書中
之理甚周徧可惜有眼何時見管葛褊陋空礙塞周孔深微常運轉樓東兼水
更兼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戶光芒應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憐子昔參江上僚前功如日鬢蕭蕭莫輕小縣深谷裏續絲運軫琴方調薄冰
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杏發庋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未已也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葉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
悄然人境絶時有剝啄延臞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卑能蘊高
是爲謙高能生明是爲賁芒鞋價長今安之撰屨欠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彼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上吾嘗扣其微事諳理亦暢
兩露待堅成風波豈凋喪醯雞發淺覆鹽虎背新樣侵尋墮老醜闒茸屢監當
繁霜生野色行李正悽愴恐子復未平因書寄無恙

寄柳祕校

頗聾早謝葛亮辟少吃善著揚雄書籬風索索苦瓠晚山雨重重甘菊疎今人
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堪同調咀芹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崖有頂我爲廬日君月妃崖下趨梳風洗雨耳目醒玉帝詔許瞻宸居周公
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
若親授損益殷夏還其初憶君低回校天祿高論自遣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
境妙悟豈可常情拘飄零每疑夢魂到黨慌忽墮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
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函肯逐象罔迷玄珠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
寫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得慢閒閑編皆棄餘修林遠嶺秋映蔽濃花近院春
扶疎彫胡已饋豆籩靜黃獨未斷筐籃孤垂竿桐江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麤
岷峨崔嵬留後拒灩澦突兀催前驅莫嗔猿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哀哀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橐傾鷃飛雖地控龍臥常天升
惜哉坐時運久鬱時士情文章何崛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雉登應牛鳴
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營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
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鴈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情秋幹春蕤競時盡老窮
望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穿薜蘿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鴛鵝古今文人
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源未爲失閬風招手游太
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磬懸仰見斗簸
君紅旗魑魅走密房熠短夜苦長雪高冰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鄰炊澁雪攪筵糟涌糜要當醺酣活膚湊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
兒孫錦𧝓裂金塗門扉玉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
住連牆讀書聞鷄夜相將經明先入韋平室句好還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睎顏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嬴萬籤閱吐詞春嶽麗景行寒泉潔
良工制瑚簋本爲郊廟設便留刊字正稍上裨袞闕遠尋豐城劍虛負歷山月
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歇親年過八袠輿致經九折紙迷版簿內稅役半緣絕
云此新進士銓限凜難越廳荒茅壓頂饌惡芹縮舌哿矣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復生遐情上惟山遶圍下惟溪環縈
此實擅清境豈以曠朗明土俗喜操檝五月飛駭鯨鼓聲沉沉來起走如狂酲
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繭帳臥南風吹作棱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傍四環中峯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團外却注彭蠡如傾奔道陵
已去丹竈冷今代符行妖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冰林雪蒙頂我居無山
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牆東笋堪掘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屢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袢襖病羸諳冷暖衣屢迷單複
上印自懸車來諗蒙擊轂東池屬草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函數株菊
呼鋤不受柄善惡憂兩覆賓筵煨苦蕷憐我歲不熟諸豪譪時彥靈美競龜玉
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慚無歌舞伴漫有鍼石勖意闌各東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衍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冰裏白正堪頻把翫何忍驟離拆我老如蛻蟬隨葉飄重泉
欣君整佩出直上穹穹天卓茂冠天下王祥歌海沂奉璋承大糦顲俊迪深知
情胡萬難齊理或一未貫中道不及伸偏質徒受亂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
衆金鑪鞴合一匠柔桷分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傭客主兩無怨政刑會時雍
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寧再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永康攜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

廩賑之
收纓古窑浦抱袂生蕢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久衰余學廢彌隱子道尊
時維冬雷數雲雪常晝昏火把起夜色丁鞖明齒痕小邦肥狝闕鍜蛤濫充盤
椒橙失滋味糝粲勞傾呑詰朝報家問剪書徵阿孫苦陳鄉人饑采蕨啖其根
倉封井花滿淘米安得渾覓翁如覓父願假東飛翰念之不遑處喟焉整歸鞍
我老澹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一壠潤豈救大地乾西城柳搖搖北寺江漫漫
匆令嗟來死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裹行立嶺南梅花太枯澁花豈喚人人底急爐亭
雪深叫孤鴻傳書爲愬明光宮雲翻兩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纍珠貫冰絲耿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合管絃想攢風前眉應聳雪後肩
又言謫匡山五老烟霞鮮著書滿破篋官冗鹽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綵繩聯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蛹臥絲自裹君從蓮葉畔親領末後語憐我未得聞獨繭授長緒
因茲服英悟郁郁副奇許士於淪胥中搏手架攔柱一瓦不漂零百世保風雨
轉圜信無難滅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積堪重負狂波浸三伏回壑萬流阻
旅情方夷猶霽色待舒吐樵峯濃黑散蓼岸微紅聚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謝後進由求蚤超絕聖朝
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高名春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雩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隳
最憐常熟令櫝韞不盡施溫恭化羣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
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
借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樸斲吁已勤礱密審所宜諒爲前峯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陳嶼書房

朝納檽上光千帙亂抽䌷夜挑牕下明一字究本源舊師蚤傳習新友晚聞見
隣里踈聚頭江海勤會面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
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月住中穀何物粲陳列所從定何時
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絲白屋無怨難朱門不驕易每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
鴈蕩襲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被多稼永祚延餘昆紅蓼修岸容冰雪淨空界
蕙轉蘭亦回誰賦書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窯溝中有弔湘客西城南北樓旗䌷稻花風棹澁梅子雨
夜邏無騷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峯

九州大麓標山經蚤與天地同垂名雁蕩初傳晚唐世掩抑衆嶽夸神靈豈非
龍伯所播遷海水枯竭久乃成窮鎪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湫陽嶺
何恍惚紫光碧燄長磨縈夜隨王喬玉簫發曉答矩那金磬清聞者未到意已
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猶嫌憩寂寞便房曲檻頻招迎強扶墜閣接雲漢却
補壞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謾孔總亭主自住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臥龍瀑

毛子罵吳蟻蜀山眇孤墳五老急招聘延留如大賓龍分自眠地蕙帳饒珠蠙
叢花開恨晚谷鳥鳴先春弔古一沉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
子勇書印歷憂憤著彌綸曷不草露布從容靜風塵低頭汲澗曲煑豆箕爲薪
沮溺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厢兩月無日不游馬塍作歌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塍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未識酴醿
縛籬金沙牆薜荔樓閣山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青鞋翩翩
烏鶴袖嚴勞引首金蔣後隨園摘蘂煎凍酥小分移牀獻春酒陳通苗傳昔弄
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有道貢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於苕水住盡

日觮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蓼自分有情碧落鷗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
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截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稟賦全其守過老蒼其行通變權
共看成蚤歲何意夭初年汝昔透胞絡衝風著筋攣和丹和乳燕煨附加鹽煎
所投烈藥盡始獲奇痾痊隋和絕代寶氣命百分憐問汝今何之幻影來無緣
不許爺執捉壞滅同埃烟此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幾道泣淚迸幽泉
不見孟艮甫叫吻聒穹天汝爺自爲銘志欲金石傳兼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節夫

子昔葦間從我遊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將非廟廊具澗蘋況是王公羞子今
欻往西湖上靈雨綵雲供筆仗深思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聞

贈祈雨妙闍黎

雨慳水澁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禱祈直云天閟非人求朝誦
呪夜安禪十陰九暗來纖纖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拜請艮
獨難香烟鬱薄重霄間旁搜潭洞攪龍蟄鞭雷走電開天關天意豈令一犁緩
人心正待百渠滿補天不及人未知禪心況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尙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礱春臺自令車馬絕桂樹未厭鈴旗重侵雲
切月絳一炬擁坐排簷青幾峯莫云空洞豈無物讀徧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如汪仲舉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秦望都洗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慚
老惰無精勤累月喚龍龍不聞水南早禾食結實一夕爛死爲泥塵

蔡尙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鼇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夸先登東流看到海北風忽成冰
茫茫落簷花窮巷猶短檠

撥沙得黃金百鍊瀉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空山慘馬鬣何意重爲鑛
余哀不淚施留寄長夜烱

題處州翔峯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牀笫近尋丈未爲褊日光旣熙麗風氣亦清展
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闡隱峯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虆粒猶可見
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緬峽山絲線窄嶽極瀛海眩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
何當躡蓬萊一汎五湖淺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曹頭文之病敖脚最所患軒其奮勇果塌復墮衰懦伊人殆天力卓地挺修幹
欻入巖雲幽倏出星極爛儼如姑射女娣姒俱整粲皎如珊瑚樹塵垢拭杯案
昔夸新龍首伏呂較蚤晏又推舊甾川耄老終佐漢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晚
行當奏苦疏朗壓諸儒冠

王宗卿答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深春不如兒欲答母恩恩重答無餘華堂頓有雲嶺隔夢裏分
明與親劇阿連進奉新批勅翠裘黃節緣兄得朝騰巽章乞祠官願身暮歸怡
母顏老農邀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雨田自種晴田收好是天留答春處

送葉路分

猺啾獠唧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憐聽者未洗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
幅巾鵷鷺行切勿着帶貔虎傍軟荷刺少離棹短拆桐花多班露長

答李制置

鼓槌恨不投淮流復傳侯摯能狡謀西州臥龍出長算朝汎清洛暮營丘禹跡
芒芒草萊遠實邊正在耕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聲催煞滾北平漸車
淖不通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嚴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
小心承父昆刻意睎回騫不求壟斷登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
衆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驂服可以爭聯翩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

南省無姓名俛眉自愁煎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
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
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重淵所虞氣力豪未受規矩鐫
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蓽同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皤樸及其進寸尺乃在一偃仰神禹不到地狂流終播蕩
逆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苦戰排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指掌
誰云荷天衢鼠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
遺民猶望幸淚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繇子聖永命獨天知鶴唳空虛警雲生仗自移
厭代之夕都下相傳有緣雲翔鶴之異　上哀何以稱卒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景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已盡三年暫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
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沉
尚有登退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領閤號親貴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驗活人書負郭可稅駕行田宜蹇驢
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鬚
能事實偉甚謙終猶罕聞忘身賓出日斂手避浮雲天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
未刊千字誄長掩一丘墳

陽復

陽復冰潛動雲衰日更明近傳新詔綍重起舊簪纓斗極回東指軍容直北營
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
廉士吾何敢新茶可擷英
有志須身健關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湖海方連旱甌閩適少寬
爲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荏苒二毛侵衣飯家纔足丘園意亦深
臥聽林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萼功名動搢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人酒量新來減交情老更親
公餘如促膝剩把古書陳
屏棄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地僻門長閉年饑菜自鋤
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冀馬空河汾談聖制鄒魯振儒風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
浮雲公豈計吾道自憐窮
誰謂居今世無繇見古人事親曾閔〻遊世葛懷民德感天爲侶慈薰物與春
清風如尚想猶足洗囂塵
插架軸三萬撐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溟渤匯羣川深淺人隨汲東西意各便
後生無復見媢學謾蹁躚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濬達槁質費吹噓外宅寧成相生芻早弔閭
臨風兩行淚愁絕向輀車

何參政挽歌三首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脉要勻亭二府蚤聞政三孤晚告靈
羔裘惜光彩不肯到頭廳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欲寡堪增壽閑多更養高
佳哉鳳凰墉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廬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零落誰存者追尋昨夢餘

何曾嗔石介韓愈自狂疎

送陳糧料

萬里渥洼出行天絶比倫能參大關鍵莫用小精神鍾鼎身雖貴簞瓢道未貧

梅情兼雪意留住恰芳春

題費肅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當年費懿恭却辭金馬直歸臥錫山峯兩詔終不起一瓢長自從

兒孫盡登第勿剪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攜太平策還上蜀江船帆色掛曉月艣音穿夕烟

滄波不盡與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擲卦靈秋清演漁曲春近著牛經掩肆花竹秀排門柑橘馨

應憐喜功者虛要峴山銘

我病屢穆卜山人不面諛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安地上庸醫滿天邊惡曜攢

歸根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壠豪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廈剩千間盡與詩書癖勿令紈綺攀

傳家自翁始留筆紀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惺賞文句語謇困喑嗚念子堪垂泣纍然失壯圖

唯應看幼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遷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

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還驚日月遒終成埋璧去不作坐禪留雨洗一簟淨風飄千橘愁

門前繫船檝宿鳥漫啁啾

嗟我與公同澹泊一生一死又淒涼經綸傳世止於此老病着身行自當掛壁

斷弦從別調拂天野水渡新航暮春未有風雩伴且閣遺編住冢傍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

更瞻東掛綵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習啖成真性悲歌記土風

慚非美人贈採摘恣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誰賞羈棲浪自愁

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春流

待制湯公挽詞

繅藉知良玉鹽鹽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却但尚書蠹簡同歸處遺簪任翳如

西風好溪雨漲淚濕塗芻

吳參議挽歌詞

冉冉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慟哭時事不勝憂貧只藏書在恩將別業酬

看君用意絶身後令名留

沖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關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可憐清絶地長憶笑談閒

寂寞私鹽港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曉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晴莫與鬢爭白試將身比清

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庵

宿覺名未謝殘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麥熟僧常餓茶枯客謾吞

荒涼自有趣衰病遺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黄巖説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姿遺臘冰千筯勾春柳一絲
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教篇章義並三遷峻書成百卷長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
鹿擾烏馴處森森宰樹蒼

沖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張太守思職更憂邊濠水中閒月光山盡處天人應迷往事我獨採遺編
莽莽乾坤裏冥知想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恨取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有子聯三俊成名王兩家
會須酬貴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鵲趁西甸晚鴉尋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新
廣東正思憶淚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潸然淚滿袪軻喪嫌後侈參養要前餘甫里送錦纜館頭迎布車
爲題楓葉往蟲籀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雁來若無歌舞鬧應有鬼神猜野岸鋤難遍幽根煖易栽
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趁幕府蚤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須驥斂程驛梅催凍蘂柁雨送春聲
爲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荊

送周子靜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楸花別諸生柳絮迎一麾閑跡後六舞待時行
子自調新律吾衰閟舊聲

林處士挽詞

尙平接馬第髣髴記前身海闊元隨浪山高別領春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
順性無生滅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爲邑十年嗟往來誰言債難了不與命同回卓魯終留愛龔黄豈蔽材
雲愁旦暮雪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潘令經曾薦禰衡居慚薄氣力何以助聲名松柏非無歲鹽梅會有羹
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跡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
碑板荒唐久端看走四鄰

戴肖望挽詞二首

巖巖蕭太傅謇謇鄭尙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交情梅蘂盡哀意柳芽疎
只有安江滿長涵夜月虛

老失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返釣田瘦合歸犁草與地蕭瑟雲垂天慘淒
無因再商略短日送寒鷄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映門樹水獻捲簾荷近局碁頻賭隣甕酒屢歌
誰云祕此樂拋擲與流梭

包顒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斥鹵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
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永夜殘雖云綠衫易更覺綵衣難客散碁奩閉庭虛酒盎乾
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河市酸寒處士廬甘辭魯穆饋獨著孟軻書籬壞從兒補禾荒付客鋤
永嘉新有志莫遺姓名疎

王運使挽詞

種廣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卿秩恩雖早郎班詔已遲
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賈誼學突過馬周年顧改京官後常趨黼扆前
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覓薦歲常空柳已如藍碧桃元勝錦紅
終歸剡溪上舉棹謝東風

詹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懽盡橐金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寄鮓未垂訓設鷄先賞音
維舟橘花晚霧雨噀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誦今幾日飄零隨隕風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
安得無爻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詞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此際靈龜往何方化鶴回
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興哀

憐我抱空意鬢間饒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柳糝春前葉松鏤雪後枝
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僧館經年學書籤盡日抽空聞割鷄笑不見化鳧留瘴月曉還落蠻雲冷未收
西華夜來雨洗淨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忽與鍾聲近長悲磬色昏
多年趙家府鎖滅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臧否有術驗榮衰舉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彈輕知福地欬小應靈臺
笑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風雨逍遥地衙排印篋新鈿車分路闊寶瑟聽歌頻燈市曉侵月花田晚占春
却過張翰宅方信有閑人

趙尙書挽詞二首

材業將時偶聲名闢寵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力說和戎好從擦相國嗔
春花插秋鬢還得自繇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和同相迎黃茂淚失笑白蘋風老病猶貪活漂零各隕空
長懷洞庭橘買宅傍牆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辰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崦好只對北堂閑動石低簷住流鶯拂檻還
仙關鎖瓊海幽夢或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真亭留壽影雲物護山原
我欲攀車別衰殘阻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雁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雁蕩雲排峯造龍質懸水迸簾紋
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送戴宣子

爲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握粟親年晚浮家越浪輕
相期早得意還伴此君清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墓壁無留菽庭荒枕舊廳
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冰梭閒道錦玉軫斷文琴城漏宵添滴牕花晝減陰
新涼白頭句清甚費悲吟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無灘秋水平有句官曹清楊柳欲落盡菊花愁晚生書多前益智文古後垂名
功到闊深處天教勤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與託深惜無長綆繫終使夕陽沉蘭省空頻召桃源不再尋
雖傷有北毀難滅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低聲轉微三生住淺土一念阻深歸藝圃筆鋒掃侯門麈柄揮
何慚素車集回繞絳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士李昔成義守奚能聽言
便當生廟食禾熟賽雞豚

送侯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趣轉益宦情微別殿行催甲休工坐捲扉
御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闈

贈高竹有外任

娶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閑讀短燈檠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
須將遠遊什題寄老夫評

贈夏肯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
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杭人休淚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
閑思與令子幕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又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
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
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庵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春茶翠旗展霜荔錦幨垂
更欲添幽興惟消桂幾枝

施翔公掌教長沙

耆蔡羲前識蕭韶舜後音追回賈誼貶喚起屈原沉湘水汀烟闊梅花署雪深
余行陳迹久因子一微吟

送劉幾道惠安尉

少年嘗苦節從我北城隈麗日明文苑繁星讓斗魁垂垂綠綬晚冉冉白絲催
更莫游仙去鯨波奏凱回

送陳約甫知永豐

四十未朝請三經綰縣章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嘗菊趁行時色梅催到日香
還欣肺氣減中熱變爲涼

王祕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禪俄驚夜徹帷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歸起隧新藤茁重塋宿莔排
通家只今盡老淚逐風揮

奉送周知錄木叔祕監其舅也

謝傅悵何遠羊鍚Ｒ自嘉帝鄉沉迹顯图戸衆縲誇釣伶客星雪林踈處士花
衰年怕分手閑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二首

葉媪開新學同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苔色迷青簡蟲文蝕素書
君能葺遺址堂宇勝於初

苦説諸梁後簪纓富遠孫白袍雖屢捷黄榜未霑恩淡沱磨冰硯蕭條倚帳門
嗟余忝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予游博聞善論而恂恂衆人中無
異寒士初衞國夫人黄氏君之五世妣丞相顥高祖也少而嫠居建義學以
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爲夫人之報焉君因義學故基作居思堂請予賦之嘉
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少省郎招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
長令漢楊震名逐左原標

林簽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失象臺春塟草已多碧園花空復新
更嫌鶯自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録

門閥飛龍後家聲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氊流落無先譽遭逢有宿緣
炎洲路多少謾數去鴻邊

水心文集卷之七

水心文集卷之八

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兩地旌旗一閏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輿遍就東南養遺俗將陶雅頌功愛護
元身如寶玉節宣時序戒螟蝨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邇來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加前輩救世勳庸莫後時國重
四維人建立天還一統道藩籬彌綸康濟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遠期

曾晦之挽詞

交游感處失騑驂筆硯窮時綰碧藍驥老尚能舒駿逸龜潛終不慕芳甘壽過
八十人人羨恩在鄉閭事事談埋沒平生無限意夜深樵唱起溪南

次韻喻叔奇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岧嶢覽吳越逆從開闢數羲皇暖風
駐帽嚴公會早閏勾花絆客觴閑却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幷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着地照蒿萊即非無主憑誰伴自不衝寒要早開午蝶
只隨游子意暮笳難寫遯夫哀幽懷寂寂天應笑插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
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少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黏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蕩風帆逼歲合騫騰相逢
論事信徒爾淸坐矢心嗟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窗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攜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郤縠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
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樓參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却於中禁贊淹留晚參國論非無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
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覺應休自嗟不識鄞江路淸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啄堪幽伴蘆菔風乾待歲除與僕
抱樵趨絕澗隨僧尋磬禮精廬不知身外誰爲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忌太康承家孝友更温良鴻冥鵠舉須言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
失時堪恨惜從今虧處取酬償佳城況遇朱公子大旆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疇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
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憐無地與伸頭蛛絲
委架詩書慍鶩羽空陂菡萏愁好在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牢猶倚虛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前了何因偏向醉中逃艱危
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代高還有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又值春歸一莞然新筍頓能長數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回廊
寂寂爲苔地後塔陰陰造雨天坐睡不驚還自覺鬢鬚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
搖落生光怪暖熱風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牲鹿磬止何曾有漸鴻常日
錐刀希楚富千年鉛槧諱丘窮莫將新意翻碁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地夫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美勒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看郎元台恨莫攀

安撫侍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顏彷彿關前聖管葛巍疎付後人惆悵窮途三乞癸吁嗟厄歲再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冰那得不醒然北看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爲萬世慮孤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忍向生前墜夢事方從死日傳莫指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明落落塵寰外苦論喧喧醉夢閒我欲爲公深着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鱠好憑誰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裏更重來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捲寒塘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官計若何來歲須將一戰霸浮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菊蕊行中破還喜梅花到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冷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人句散盡贏浮使鬼錢萬卉有情風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爲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翁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刪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葉定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船

毛密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先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蝃蝀新戲雨徑存衰柳舊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殂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詩靈几弁致鱸魚金柑爲奠

閤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兩沉淪虛懸東嶺來時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劃冰鱸猶脆薦重嬐野橘尚甘辛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壞巒貊猶須事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王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卸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泥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趁柳帶牽情別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龐還有北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離家杳杳百灘外過我昏昏三伏中籬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潛夫

東南作闕數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辟生羌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楊雄酒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參政因送曹瀘州寄閑

大廈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虞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況今消盡有誰知雙鳧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着[illegible]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臞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豕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劍烟嵐外門掩詩書淚泊閒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鶴窺坐壇杏半紅猿捧枝未奏邊功明主惜將成京秩故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佳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容
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心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羞鑑影煇煇雙鳳失梧陰沖心
自與家規競空性都無世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黄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遊遺俗紛飛舄可無能少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
下戸恩尤重賓禮高賢意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甑黍初饙

劉孺人挽詩

嗃嗃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無迹兒自為銘筆有蹤聞說
湖清見龍首還疑墓長幕雲峯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淩霄絳遶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流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
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幽情長年慣唱漁家曲難聽玆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
何如出綸晚督軍頗嘆封侯遲淩烟畫手今寂寞荳蔻林高荔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麈尾頻揮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怟我
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媵人硏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趨海節與修篁自作筠諫苑
舊知欣有信漆坊新隱嘆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實地任教流俗趁虛名兒應
自了書林債淚苦還滋墓柏榮今歲田荒望周急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稾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教祝融泣一齋傳與尉佗誇龍鳴
自滿空中韻鳳咮都無巧後哇庾信不留何遜往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河梁新駕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別強記難忘一覽餘節相
喜材添局務寺丞引類借朝裾只愁戀着衙樓好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兎詩

鴉帶初陽照廣津兎隨斜月滿虧輪瑞登韓筆名尤重喜動歐吟事轉神不道
奇毛妬霜雪應知雅意合松椿龜年鶴歲猶嫌少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曾說高宗涕自揮兩地兵休重富樂百年家活共輕肥多留
螢火明書案閑看魚蓑傍釣磯身內已無塵土僻霜阡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斫朱弓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平野江上水流無逝音地跨
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智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緩轡臨
樊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駟馬主人炊蓐候鳴雞百年
囹圄荒蓬藋萬里耕桑接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黄木脫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屢為駑駘笑良玉空遭碔砆黜少年
壯志思絕塵只今作計常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淪

七言絕詩

題閭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黄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意足帶將臘雪赴荊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鳶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泥輭麥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隈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烟霏樓

巖巒寬去蠹蚻寺水竹低横處士園此是蘄州無比好亦如淛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脈脈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化應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烏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東葦熏天焰回得陽和捧日輪

艾褐家紬闊闊裁抱孫攜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教覓莫鬭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峯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旐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遮巖擁壑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情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傾城同禊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交違墳高幫闊爲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蘇醒似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曬枯花草只今如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單槳水心村潮回再入家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朮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語少九原喚起韋蘇州

風騷閫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真更遠更疎應不在山謠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鐫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人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爲買南山麓月戶風櫺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翦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未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嶂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某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茫茫公卿見了無奇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聞說先生過山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槳匆匆去也要身寬對好山新拗蓬牕高似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栽誰妬眼中無俗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南蕩書林長砌蘿碧雲鞋底躧庭莎從今湖海須行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齁齁暖凍軀押銜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死近日鄉人嘆不如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枯蠟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起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綠近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饒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壁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朧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火養經年永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爐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仙看梅

背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節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似龍形都不肯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絶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算高深

絶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瀼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轉使朝宗近日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當路知音不自由薦墨雖圓人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畫唐吟老愈奇堪嗟動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中去何不蘧蘧夢裏歸

秀峯插天下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公往葛陂龍化的盧嘶

陳待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侯自要乘千駟顔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倒盃索賭計茫然也知漢北餱糧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捨策追羊徑未通只麼空歸在何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棋夜眠還有不應時峙巖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調别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惟耿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總未親說似隨緣耿長老這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醆流我亦輸君聞早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别李毅高宣教

堪嘆媧皇六葉孫真將豪武蓋諸昆黄金散盡身如寄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黄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永無痕鍜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絶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艮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内足而不希非意之獲斂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歲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柏水爲粮自療飢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休地不在神龍起蟄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沙外沙夾溪簷溜正催花南風借與迎親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囚衫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幽寂閉戶勘書花滿廳

郭宰爲鄭全真殁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恓惶又可知郭家有緣天付與新租滿碓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闊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龍湫住裁翦雲烟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鍾

寺寺簷花院院鍾誰人肯顧此山中待看窈窕廊陰裏攏袖疎槌答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君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奇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親切要看烟雨澹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即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嚴州挽詞

療兩鑾烟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縢堪燐獨立滄江上不許朱轓更一登

送胡彦思

秋旱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盡閟深深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紙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況自清如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訣睡長留日住簷牙

送王宗卿

米多糠少賀豐登蓮吐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處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違曾閔膝前勞翻得龔黃意外褒但使親年多過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莆中方武成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峯謾呼賈島爲同社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羨

二嶺描成翠骨堆一川畫畫繡徘徊三年塵土無人識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住草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絶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寫盡更留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蘂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垕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雞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閗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鉤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大蒼松無語對修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鸕鷀收聲避鶺鴒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櫜弓聽樂心肝盡拔劍論功目眥豪鳴鳥不聞千仞遠搏風鷹隼頓能高

舊讀愷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公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宿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一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文集卷之八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尙數十里外險絶有奇致其山巃嵸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黄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閒亦從黄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閒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黄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爲予余時雖尙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閒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駮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敘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湢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藏屋廬閎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還爲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衞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荆六年不趣令暴與飭紬細苛壹於無事繫楚邦保障是急詭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首家銘史冊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芟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頹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闕之闔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子城可矣人茍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詔許焉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甎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臥而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天子還趙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鎭何必殫財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爾自虞夏時治之略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衍南服至能使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橫吞滅君

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絶沔之涯蘭芷芳潔寶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一秉內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哀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册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闤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剝墊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徹舊屋更起新宮既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牆甓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爲學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與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頴然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汩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違順之間喜相訛也怒相寇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挾小闌闘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己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鬬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頽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頴然獨悟亦必眇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汩之爲己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汩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烟霏樓記

烟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絶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黄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蘄之士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從者以欺誕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絶埃煩近清涼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偪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烟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寬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鷄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樾間錯晻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爲降升登之者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

湘清幽之瀆使吟者忘句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力有未盡爾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朱君俣刻之樓上使蘄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爲材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殖遂長而英發器用堅實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鞫淇澳之君子亦欲其知自茲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爲圃蔭茆而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開舒似有數榮揫斂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販夫走卒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爲進退歲月之壯老爲盛衰規矩未忘而身又蹈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頹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己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察將益警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温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明尙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爲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爲豪英寡學多惷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忮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爲法故步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豪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仆裂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淚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篤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皐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敘書列古聖人堯舜禹皐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尙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

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臯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遠若使近離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爲同會少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乂爾其采事也競勸爾故教德之方自臯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臯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臯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虡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餼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穎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灊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臯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臯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逗深燒變築疊而堨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瓮鑿爲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掘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爲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僞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堨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財與力創爲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爲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揵椿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爲新塘六十八堨六買田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緡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千然後績溪之田無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報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爲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掘塘爲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爲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爲之買田掘之又爲之買揵椿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枏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直道對策高宗寤擢上第孝宗初力請復讎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之意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孰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

既祠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買公嘗有力其併祠買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于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余美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紓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千尺自峙巖私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葵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士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崦百金一藏賕匠施僧阡壠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袨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鬬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噫俗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榷利不數倍嗟夫以窶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榷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遨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賴於生者日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如己而己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爲人固不盡如己而己亦不必至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己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己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斂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己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己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己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枀知金壇縣改舊乘陋大爲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苪主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己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己沖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遞與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萱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合而北湖背市遠人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峯繚其四旁互爲蔽隱搜花揀石綿日

繫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遲客有亭延月有臺薜梅露藥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萱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聞求記於余且自敘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信服禮樂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爲儒百年矣曁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疎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顏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邱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嘯歌自命此文人才士之所以逞其贍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材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收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特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敘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嘗貶也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複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疎治岔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嘻是也蓋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潤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趙璧隋珠璞於外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閟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壼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翫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荊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詒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與不能奪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以買力禍患壓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己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歟惟艮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枙動而非以動枙動也時所同趨將遯而不返利所共獲將弭而不進榮寵豔麗矣祿位酣美矣而有甘澹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

範世紀俗小則委己順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沖曲肱一榻冰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開禧二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眉而入賄藏好贈不實於篋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銜輿戛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爲集其門側睨橫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爲之廣瞻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爲監視今華敞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麥種水蹙而岸附壠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毹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爲己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庵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覺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旁窮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汨沒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水心文集卷之九

原书空白页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絶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與絶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絶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愬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楊公有筆藁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罶幷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興也絶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鋭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收斂鋒鍔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楊公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雖其末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顧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溫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斂戶不實杯盂之酤罌缶之釀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絶少醉者鬻樵屋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鬻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湎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擾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僞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粗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斂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敝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季良也爲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植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叢產複廂穹瓦皆贅列夜行若游其鄰村落若在市廛膚撓皆決或赴於令暮往而朝達也是合以奉令之宮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狹毀置不常廳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怡字民之志落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與裔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比舊倍差厚基博礎楹桷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百年之陋而以爲今日之瑰傑麗偉竦踊而獨出也嗟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下衞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罕之扑盡其末力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苦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衆山葱蘢魚龍變怪爲一縣奇特惜乎君既去不及謀矣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由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焉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内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僞愚與僞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爲曰禮之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己加於人小則紛錯瀆亂大則爛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豪髮皆盡則所存雖邱山焉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爲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阡連陌接谷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慚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纔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動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爲無窮而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由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爲高弟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㽦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於羣姦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滅節遂能以其餘與小學作櫺星門增大學生食服有珩鞸器有罍盥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與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爲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牆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修

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黄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採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姑設祿利毆縻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爲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顔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翱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採詳考知本統所繇而後能標顔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辯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顔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痾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牲瘦酒薄祝史桀慢執吏惰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黄公作新廟於石頭初卞壺有食稽紹配焉公謂壺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常爲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顗迄謝玄二十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廟西房客或顧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孚終迓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袷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勳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淩煙之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不暇爲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遷革尤多尋治城問新亭豈復異時髣髴哉今不惜數畝之宮聚其賢勞裸饋以倫山川具存楹桷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刓缺摧落而已苟有益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尙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辱逮身忠義激發至子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袴襦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錢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頹障墮級棟扶梁柱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乎嘉定四年黄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捨旃士之職於學者鄭焱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吏燭物之智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預測若但竪數十屋而宮羣數十士而飫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黄巖縣浮橋成林鼐叔和爲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

四十欄茵綷索隄其兩旁捆圖狻猊訖三十旬斥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擕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踏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廛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囷以待異日之缺尙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筭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幷著之余臥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聞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是年六月□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況聯竹比板以鬬江潮日涉之阨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爲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爲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枋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己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爲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勵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穫與耨殊時穀糴復轉糶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爲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讀不暇偏矣多而不專無乃爲民之病乎侯曰不然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苟有以利民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爲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以奪其請因倂錄其辭

北村記

戶部尙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閎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艤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圃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圃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羡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瀁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

渺茫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甞不遁逸嘯歌於其閒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濵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圍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閱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廨署必與學接别在城之東於扣請也難且其處卑下兩淖甚則往來絶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實僦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饜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為餧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漢儒余鳳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頒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戸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為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衿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舍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乎責之也擁篲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牆屋不毀傷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為堂差贏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豪髮謗論山積矣蓋君所為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仕好宅地利近由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喜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阨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嚚縣比其土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為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揉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為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為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為宰相民所夸羡甚至魋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狠狽困辱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為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涖非不多而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逋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於應猝易亂為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悟肸蠁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於君取之縣有幞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尋衡嶽反在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閒可以渺然而賦矣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别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俊邁為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悚遂出於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濵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顫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闚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嘴復邀之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僎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先遁墮建紹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仕進路絶所居林阜折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為書房曲徑修廡而讀書其中以為材無用於世則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於書此為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

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謗動有以居功亦書也洎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蛻家如據槁人欲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者夫曾皙異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風乎舞雩魯之禊事也陳宛邱鄭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會衆粲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操不與衆俱靡者豈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和美備服卽名川之易狎同魯人之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況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己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圃命曰風雩夫蔽層邱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難踰或苟完粗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囿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點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干霄沼沚微瀾如在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雲雨露之教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樂也無待於物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毁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峙飾廬廩苟厚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卽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毁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騁者麤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梁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欲持去輒迷失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修數里有真君道院初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永延也顧民惰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答陂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鄰於嶽祠然則山水背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反爲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卽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築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

申上位也水之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與於善乎陂陰為堂中湖為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數繚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嚮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為豫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効歟然其汎之瀰茫遁之幽退家薜蘿友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卽山水之近與民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寶盆驟白楊市兩縣閒蕩為滄溟事聞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彥倓築堤捍之起湯灣迄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愀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為初民杜思齊獲罪家沒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藏其租以備補完一也越為郊畿而民不勝困卿相迭守而治反疎鹵城堞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鄉論秀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公又歎曰越為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況以貴傲士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餘又買諸傳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券易米而致錢三物相流通不貴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勸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効也抑又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稽為鎭山越之奇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道爭流昔人浚而為湖山之窈窕縈紆媚于越中者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遺迹則治越之美可垂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為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溫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為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弈局永嘉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達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為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修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藏穢流泉不來感為癘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戶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卽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閑民為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甓兩岸成丘村農聞之爭喜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洒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曲巷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紓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為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池其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為也如使官亦為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為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為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為不能者官自為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為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文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水心文集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鎖主簿廳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與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豪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蠻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己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忕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里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肆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爲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葛褒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形朱明倫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甎楹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加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泬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朋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艮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囂而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諗記於余至五六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靖其士縟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

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以政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兌之所以貴講習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悅來也江君壵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與先生交相為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壝以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淫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鱓蜴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為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温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陛穨缺旁無四墉敝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薙茀蔓草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湫淵之玉函莆杓椒邱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呶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嶸伉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宅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為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為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千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季子廟記

初趙公彥橚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貲產割裂也子本貸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絶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篲中太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為病不讓之為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祓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為文王可也何顧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絶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為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冢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冢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閑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朋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卽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讁屈伸榮辱之變未

嘗不以正也朝廷雖饗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甓而楹桷自新也雪榦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衞道託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衞道名衞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陛淪沒卽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疚負在己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復於已失可以爲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仰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俄旱忽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爲爾自晉唐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尙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盍以寄葵韭華櫰巨棟曷託簷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恕令姑罪之免奚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幷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卽學東偏劵市考室奠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麗飾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遁散兵不用常訟稀減刑甚省宿負損假斂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曰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並也以記來請余觀著令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廷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晻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況其下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卽己之道顏淵孟軻之學卽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洋豈不尙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

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徇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誠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闊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孔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嘉定十二年八月

寶婺觀記

觀即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蕩而難限皆游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靡迤回環不自意深入也其餘漫朧伏岡林茂野蕃若輊若軒若萬馬縱牧於平原錦出繡沒不可控摶兩溪廣長會清合涼匯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綿綿葉蔬之區柘桑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烟氛靄相爲吐吞而光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浙以東玆樓稱最焉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數百千人無不登玆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密悟爲善之機反沖藏約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寬施忘其福吝朗豁消其闇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爲狂感物悲憤鬱而離憂巧諷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嗟夫呂公歿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禬禳每效福嘏頻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桷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揀工儹作疊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諸洑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怪偉蓋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羡而居其疏展閑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二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衞君子人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丘可以奄會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罨畫之溪猶浴沂也善拳之竇亦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久而瞀力積銷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藩及姦豪窺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逐制置戕總領剽殺縱横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及潼川李公埴初命爲牧即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遠集義壯倩西軍賊所從縣鎮加警隍堞之毀塞亟治投木隔磩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激厲上下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逡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然非智素講勇立斷安能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貴據其上攻城幾破二公謀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

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往謬跨巔連趾通合爲一枝西溪之渠循山而南達於武江瀰霖潦無奔湍蝕流焉城盡甃巨石創甕城縣門敵樓敝廊並應程法東西行來煒燿絶翁獨酋沮氣狠子墮魄時公兄壁鎮遂寧亦修城復夏督奇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新城也夫改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垂墜非艱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關械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爲久長無事之備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巴益奉邊將吳曦因以反劍關棧閣真縮手矣宜若耕塞下令戍士足食內地擇要害自爲守其倫理漸次必由二城始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慮一州者爲蜀慮以慮蜀者爲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估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窦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呑没漫爲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強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八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議疏鑿華巧思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石繂運大石鑱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黯黯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爲華創巨甕鑿貫木百鈞擣之糜碎舂且半石之爲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城下羣川衆壑各得所歸老稚聚觀喜極或泣曰連始復爲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勤功茂伐最爲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及梁山頽阤重人乃以爲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修治其他仆陵摧阜駭聞異見史氏所錄蓋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開導某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二過孰愈今夫楊侯慘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余慶其能爲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年七月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虔諸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衛而強其縣所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無官司讎殺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酃邑戍及水口蕃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縣強弱今昔異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經數令至盧君子及君雖有字養之方制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余友趙蹈中轉漕湖南察而憐之蹈中明果肅恒右良鋤姦捕劾羅天錫等罪不道以上論如律取其租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賣財物貫三萬四千立古雲巡檢永食七十人然後畝之增稅者盡除夫之荷糧者悉免官急借而先期者償之戶窮乏而殿負者貸之營圃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晨部分有容上下感悅鬬訟稀省炎帝廟孔子學及尉署久敝加整治功堅舊潦衢淖巷溝而隆之街石粲然刷比歲焚劫之醜還百年富盛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又篤於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是不忘夫始議必詳横恩難再若分遣承佐迭受民詞不亦隨而易行乎奚別置爲業已析裂餉輓失供不併請乎奚後患爲土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頃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爲禹弼成五服因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獨厚茶陵者徧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櫟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涼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爲櫟者真無用於世矣非退託而云也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若稽古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華子考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

於羲昊之前亦缺弗講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黜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沖漠正道隳裂遂不可合孫吳以狙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俚箋臆解不勝妄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之力艮難而任艮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漏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茲外歟非內歟嘉定十五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樑桰動搖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淥鳧鷁棲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互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繪艭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閒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筥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奧館益威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遁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乎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瘠閭可使富況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絶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䞉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爲知奉新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繇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真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況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菴藏書目序

石菴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居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患無名時菴傍有石冒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發而尙鬱者遂爲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温潤如玉質故名石菴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寘石菴增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大以書自業而不苟恃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序之淳熙十五年三月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爲俗學君謝閉戶焚昔藁束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砭時陋扶世壞文不爲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爲家宅筆墨簡策爲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顏不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郎德修學於君者也時鎮夔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遨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即帝王師若余空疎何爲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腰膂不能據身脈乍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絕凜立諄諄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柩以歸人爲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爲衞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次爲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實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余晚見君不及反復其議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焉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殽足飫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

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鶩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悒然務出諸生後己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謇謇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粱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住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招芥原韭燎塘鱗而留之曰橐筆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瞠目戛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肉浮海葬妻大莢磬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俛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旟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焉然非其趯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旟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旟之所以有得于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緜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于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它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閒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辯不以意爲覺無偏駮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況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于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

之將至者幾是歟䊶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旣而自溫嶺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畎甚修賓祭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繇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遵執而然也今又櫝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狠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繇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于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財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于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壁湖北帥塈善塈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爲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淩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䊶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于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屢進輒自引去晚爲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爲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爲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爲家至于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繇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黃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與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爲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事乃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品惟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蚤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既成觀潮閣徧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序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粲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辭茍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丱髦游太學俊筆湧出排迮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遡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陛列撥棄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樸其藥園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景思上蔡人艱難時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爲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會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誡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藁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于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怪也來姑蘇封門出老翁賦續通鑒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韁累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士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閒或見他文必爲之懇歎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奚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腧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淩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于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強于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鶚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縣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爲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矴紐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

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才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似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于詩尊序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憯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膚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而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霑霈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銜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爲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書將歸請質於余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學而至于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強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強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營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庶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嘻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況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余猶懼子之狹於鄉而專於己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爲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巷菴廬訪求既絕積冰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葦以燎牕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

不到身衣騰舉兩眼盡赤余疑之以爲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方論辨縱橫連拄塞余余爲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殁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閎而不跆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穠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黄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逵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泝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子屢言於執政不省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誚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怪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爲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序師昶崇殿堂院始落成昶尤精苦衣屨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爲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昶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真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爲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昶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繇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己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己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爲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之人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己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感歟余嘗問埜儒之於佛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己也必酌時病不夸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憚諱惡然而懇恒忠盡故言而

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言而伸氣直而遂可爲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懦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密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覿不得爲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爲有名侍從公旣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瘇跋盭類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怵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痹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爲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羣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己形物後生片善譽奬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寧亟去無苟徇亦

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修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厭園池無杖屨聲庭觀終日寂然嗚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晟集其文號橘隱復請敍焉余嘗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爲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爲略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豔每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爲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手不改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卑甚范公苦其煩遽踖坐胡牀達父不自覺猶前卻未已久之旁觀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謂余前執政舉員當罷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笑曰罷是則門戶冷落患復不亟爾達父頗愧恨雖賴范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涙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譏不合遂自乞爲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縣守州專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挾以自貴重也蔚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快讀而疾愈爭傳而紙貴烏有輕溷瓦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叢曹劇部眩其神明錢穀之塵汙几硯刑獄之腥蠛階陛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達父又深病之故其據案生面凜然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寒質臞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奩縢匣祕不敢窺也晟既鋟畫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邊敵繇是少有當世之志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遇其羈愁窮苦酒酣縱逸蓋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咎然不自悔也爲余言七年之閒五過其廬不一入焉西袤秦隴北達淮泗於余所據按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智者不危身以干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安強甘螯之候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契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求志於義安命於時其退有以爲仁其進有以爲智使後有述焉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覩賞而不容瑕疵云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爲之言余謝以毋喪猶在殯方圖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爲謀於江南故人叔材亦得治墓葬不以爲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爲之乎何子遇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當有見哀者

水心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少南以讁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己酉改葬於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敘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其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改所以記也少南溫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戩父公謨少南舉進士再爲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爲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郎說書崇政殿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閌始更造學法及少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沖詹左張相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繇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賵上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踧踖不敢對少南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與於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爲欣然聽納初秦丞相子熺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熺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爲講官其爲禮部郎也熺爲其侍郎少南謂熺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忘讎恥以自佚也及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浸不悅而熺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爲時適彗見則對曰覩妖星聚飲爲樂耳繇是除名居於惠州福建盜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瘴疾卒年五十會有鄉人經略廣東得以喪歸葬于甌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顯徐貫之孫男二人曰戴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箴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屈節即坐貶死及秦丞相薨諸常所排擯隨小大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爲言者乾道中時宰欲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之所立不少概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士必修潔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爲者矣其遂可以爲賢耶其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後艮集左皐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途牽挽入自行志義以維縶吁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放彼南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兮視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蓄有兄早死聚諸子自育之君以爲食將不足始治吳唐田地未久貲過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有餘頒親友乏歲賑貧餓衣食之外不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趨事尺寸程約率勞以身不爲過嚴上下相勸行不敢惰廢其後家法成熟賓順雍睦弟楠森同時爲鄉貢進士而栟及進士第他子弟課壠畝省廩窖性行質實無異好惡門內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繇此爲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於池及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爲之之道然自古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爲之之道故也君匹夫奮田閭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顯是知爲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爲瑞物者異矣曾祖亶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某日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於吳唐娶汪氏祔焉三子之實爲長亦爲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土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傅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稀疎而不榮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爲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爲累而以貧賤爲得以卽死爲可足而無憾其憂諸子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甑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以微慼人人亦忘其爲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度橫彴徬徨折葦之閒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爲詩竟以成名迨其死也猶課某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忱旣殯斂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於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揚州人曾祖迪功郎彥明祖贈正奉大夫將之父曰异字彌性左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郎直祕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贈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之次子也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旣寡後七年年五十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曾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郎新監秀州糴納倉曰翔將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最長適奉議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寒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事精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爲也嘗見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總總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卽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爲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答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闈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荒憤戀結禪佛者亦笑之況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爲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若夫人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于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賢行豈有高下之差乎余與猷導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不遇故序而銘之銘曰

彼欲伊昏彼利伊塵卻滅不存以性爲親剛者能之偉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是陳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彌木困終也可湮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某撰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鄞縣陽堂鄉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阜左迪功郎祖孚左奉議郎父孝全以承事郎致仕洪卿淳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卒年三十四洪卿沖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喜累志也洪卿之學勤苦兼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願出人後旣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摧斂鋒銳若不敢有所爲其有所爲惟恐人以爲能也蓋余復與之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而最惓惓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人皆繇此出而洪卿器端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爲天與之而又自以爲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

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既首進士爲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暫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呼此余所以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遂無傳也洪卿二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冀國公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爲通不以復奪爲窮衆人之榮如埃隨風有孚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卿妥矣幽宮

將仕郎嵇君墓記

君諱居易字俟之家應天府宋城渡江爲上虞人高祖翰林學士穎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將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琬朝請郎知袁州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墓右始寧鄉宋家嶼祔焉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處己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喪袁州也毀甚骨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方其事逸其美略使余無所依以爲述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介其僕謂余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既無官爵且減年壽一家之恨無復愬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淚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欲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夫終無所依以爲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栟曰樗一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栟若樗者長而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郎行太學正葉某記

宋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蘄絕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爲我士也凡爲善與義而至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七十四而死鄉人歎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卒滿三月二子爗知仁郎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樊川而致其壻林鼒之述來請銘爗爲鄉貢進士鼒余友也爲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爲不足以卒喪其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銘之君曾祖明祖誼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豫名其兆以牧之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斂用深衣葬用三月曰惟禮之從稼不使枯兮廩則不豐游於樊兮合族宗君最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此風

媛女瘞銘

媛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癇不省憶四年而夭將絕忽左右顧應答累累長愾淚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傷媛之難成也蓋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某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宦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繅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獲用爲憾志意之卓秖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

卹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用知勸滿秩有咨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貲不平傳獄累歲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爲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不復愬知州索民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帥欲奏邊狀必請先生迺具還授茶陵軍使茶陵闕遠故求之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卒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溫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鐮燒地種木稍鑿平爲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嵐紺池煥霍房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間從市上負販錯雜見者驚異謂爲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遜強不使人以其薄仕進爲出己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良者王父也曰大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櫻迪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檽未命柵先卒枋太學進士兩壻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燾烈熙孫女二人九月壬申櫻等葬先生於來暮鄉龜巖大宗正丞以節廉重人恨其不得爲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退遠利詭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跨尊奴使厥神又於其間突兀輪囷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盻睨嚬呻勤拾涕洟味其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冗不希榮屈不望伸有來招之亦莫汝徇不以爲高所求者仁異彼區區訐伐稱勳如編羣羽附諸堅珉我述斯銘無惰後聞

故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崈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爲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賻賜之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於江陰城東敔山始大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己耻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遽民尤憚役大夫貲不當募歎曰吾何敢鉤及鄰比以重難委人耶卒默受役費幾盡其產其仁不忍校如此大夫終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以供賓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書之義觀其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其遠者數爲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爲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每告以上拔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當世赫然爲名能臣其所平處欲周盡情僞時有縱恕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孜孜言之也天下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既晚獲榮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慶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繁會地極燕遊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爲幸間獨掩涕忽忽傷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緝衣敝不肯更有積輒散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軾亦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儁脩職郎新嚴州司戶參軍壽嗣壽邁壽倩壽昌壽嘏孫壻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事郎新溫州軍事推官趙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名節已而門戶盛大子孫昌衍迄爲世家者無不稱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賴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歿久而善愈報可不併序見之亦以慰龍圖君之哀思銘曰

嫠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裕命秩厚之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君兄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世二百

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飦百年矣君爲是諏其兄先一門之有無爲一身責
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
借捐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處其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
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傲不愚共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
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
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仁者不必爲爲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
事必爲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而法閑者不可變也使君
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如君者皆可以行之
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今君
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娶舒
氏三子之章之彥之奇女歸高椿年之彥毁容深墨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
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毋橈仁而富必劾厥銘勿表納彼窖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
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閑無狹師惟久
而業弗遜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爲余
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屋宅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嗇退己而進物桑菓
蔬藥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
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泝震澤絶浙江以斂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
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未
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御史灌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元明繄字考及祖曾不逮
於仕配惟吳氏壻也盧輔幼女許嫁樂清夏喬君鬱所能諱爲世知續功於儒
一子是貽懷德其鄉逍遙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以銘示余寧武軍承宣使張
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卒使銘之公爵
固在爾余嘉黃公能遜又極愛張筆大受拜曰願改石以屬君余駭弗敢答而
罷然自是大受見輒有請輒弗敢答而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於荆距讀銘之
歲八年荆去吳郡四千里友朋之問累月不至大受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又
曰吾弟素強無病一夕中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亡父未銘八年之期寧屢合
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捨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受豈有利於其間哉君諱
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生乏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
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
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脈有難
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
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爲
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
讎其言夫書醫以多愈疾爲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大受讀書能文又
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爲之耳頗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
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詳爲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
鍼而步履復初盧守王安道中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爲君曰此非湯劑之
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輿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虜使黑鹿谷過姑
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適爲先排
使待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己之車乘之
北方繇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
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
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己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間厚爲謝君不肯
以狀還國信所丹陽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
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內翰林醫痊賜金紫贈父實爲
秉義郎母張氏封太孺人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人

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局事姑甚孝君好俠尙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繕園池屋宅以爲富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大異合葬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平山女嫁孔聞詩幼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改葬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日月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彝之配病内祕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飦親客既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待我而愈其言尙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薪失斧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疢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慮憤傷末流以疏掩嫮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其切脈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而但銘其墓爾龍泉葉某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於孝順鄉羅青阡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人自曾祖感祖招父知常富其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不得宦達然賁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日大繇君起昔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講說者被閩浙蔽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君二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爲作好屋甘飦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說者爲之師又嘗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咨澄於是君晝夜勞苦治生盡以其餘付澄爲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嗚呼君不獲盡壽以厚澄澄夭於年而不極其學斯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大師皆相繼死欲學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爲諱昔之羣萃者散亡後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涉事至今目所覩也學實而已實善其身實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之哉謂其興隆有所歆豔謂其衰壞有所觖薄蓋皆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敘之問江舊學之廬在乎曰池深而木寒食於學之田曰歲別其租以待察江之言皆飽練世故而不回撓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銘也君娶曹氏又娶楊氏五子長卽澄也次江沔早卒漢恢女嫁朝散大夫湖南運判張商卿承議郎淮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事何庶修職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魏挺修職郎王驎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重事也繫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之他善衆矣皆略弗著

郭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德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感祖招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先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爲大家何也東陽舊俗以氣力爲雄帶刀束棍裹行道上失意輒相讎殺庭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矣其家用儒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鄉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人飾遣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姓當對分毫揀擇爲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游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壻與客多貴亦弗輕以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恥拔爲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門戶略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有以也君尤篤厚質直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行爲擇所歸餓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殮閭里纖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君於爲善離其性未遠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知者而已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日葬高塘周寅塢娶葉氏先卒三子湜洵溪女嫁修職郎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郎前贛州司戶孫礿

文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悆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溪以校書郎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今溪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孰孝慈友悌之行內合博聞恂達之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爲善也銘曰

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疚於聞

水心文集卷之十三

原书空白页

水心文集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爲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
矣他日博士以書抵余視其緘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
曰願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
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弔使且哭則與爲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浹
與博士之父承事郎寬居同縣爲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
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材習見舅氏專以
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尚毀齒未畢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衿紳之
趣使向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蒙求孝經晝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
課其勤惰率雞鳴乃得睡既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爲天下第一有爵於朝
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
豐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學若嗜欲終篤而子爲時聞人則
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茲其驗歟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懼爲夫人
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
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夫
人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卒年七十五生三子璨將仕郎先卒次博士承務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次珙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健進士戴思恭王佖容十二月二
十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

孰不有子荷其榮祿夫人之荷夫人之告詔彼來者自作自成息實望虛其尚
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爲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
所載固瑰異俊哲非凡女子也屏梱內常事細行宜不足錄今之銘婦女大抵
依放之云爾外屬至親褒敘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
信於後矣自余爲高氏壻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宣仁后家也王
侯貴戚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幼鞠其祖袍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
則廢寺頹然外舅尉郢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兩女閉門課紡續自給繇外舅
言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錄高氏者其仕與寒士等惟門戶調
度異甚以貧故幾不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繡工巧下至炊爨煩辱皆
身親之豫算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分冀幸意饋與自己出惟恐人
不我愜也每族里閭計較家事極爲退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頗忽易違其一
旦毅張豐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爲何術能然直以爲勉強然爾至
其久無不然以此終其身蓋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爲規曲折爲矩變化爲
度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絕不營要以僅足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
禮成夫子之廉而不失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魯王及
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祕閣修撰榮緒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線引千鈞喬
木之萌生復見徑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余號尤貧高氏之能勻厚培
薄均足內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人教余年益晚髮禿齒闕沿漢浮
江栖栖羈旅惟不足於養是謀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以壻故愛也今夫人不
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之不弔蓋余命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逆知將終
首飾履緣無不豫備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濱有訣別語蓋知其不
再見也悲夫夫人溫州永嘉人歸外舅今爲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
安人子不愚不息兩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年三
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
古事不用褒敘常禮其實如此也未知可傳信於後否銘曰

崛微以興賴齊倫累貴而衰甚難嬪夫人摯剛又淑均量己所能自苦辛內爲
儉卑外舒陳扶危出泰全舊門人或不足己餘分教成厥女掀我貧卓哉詩書
章懿勳敘銘其實刊幽砥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宂祖逢父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

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以所從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以告曰卽有立毋忘吾宗公憤泣終喪與二弟來行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爲宣教郎而二弟皆擢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州還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沖祐觀紹熙二年九月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邵武危與守爭辨數輒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犯南斗公以曆占之曰此歲飢而民流當自南而趍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未信流民果大至當塗采石之間疊餓骿疫暴露洶洶守不知所爲盡以委公公設次臥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須舟不時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胡木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間將犯城縛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恐懼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護相從爾非爲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喈謂其徒曰吉人之祥哉城不可冀也已而卒敗胡木匠亦幻以逃不獲潮之土豪吳亮者當沈師寇汀洲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有司抑其賞不奏公爲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飧錢甚多會汀贛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議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因相與散去公安重儉節不以詞色娛人不以意氣憑物學博而要文約而贍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心通臆暢之說仕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慘怛若己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挽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雕琢技能梳櫛繳繞以赴繩墨磨錯椎鈍以就鋒銳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貶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毀闕而進不如成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己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郎汀州司戶玹早卒璣當受公致仕恩瑄貢今皇帝卽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度迪功郎徽州黟縣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壻也紹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奧村諸子使瑄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朔望日謁郡守他官府曠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語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敘信篤固終始不懈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不耗其內以盈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尙不厚其生豈其死而榮烏乎徐公此其稱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翊郎蔡公諱待時字元晦魁磊喜大節雖不得仕而家世豪族高曾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尙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屋狹房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賴惟叔爾願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盬不可容也君慼涕累月不忍田貨更推遜迄不立券要治家剛明先賦輸平買賣多與少奪旬爲族人具酒食畢會君手潔樽易酎摘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緜是人有所爲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耎負販有實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極謝不敢當間爲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逐去則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比復召而劾鎬者方陪國柄鎬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爲嫌汝不奮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瓦梁堰全修楚州城皆不便而止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面對五夜漏將上屬藁不能脫請俟送伴回父曰使命事關國信有不如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燭趣鎬寫劄子已乃睡後鎬以上獎諭告父數曰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不隱我餘年豈待汝祿活期汝者名節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此可與友也汝善親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鍾爲我權之頗益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愚不慕勢利者我父既不以養己者責我而又寬我兒女猥衆之憂故也嗚呼鎬誠篤厚者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亦信鎬之言不欺蓋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十四

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日葬馴雉鄉奥山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壙云娶於氏封宜人子鎬忠翊郎武學博士次鍾次棨武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壻鄭溥戴龜朋朱某張籌也始鎬為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余念鎬父子併死大則為國失士也小則其鄉無任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銘博士又以銘君其辭曰

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鎬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生不幸死輒請君屬其後事試屢入優等惡逼同試者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其名曰此戴幾先所薦耶顧宰相別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授鹽城尉詔特用君為武學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之曰三衙豈可以階級待學官不許君以法裁諸生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為君罪劾去樞密院召君稟議欲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馬軍行司計議官虜賀正旦來遂以君館伴當宴紫宸殿上患腹暴下將就驛賜之虜使辭請俟上有間故事館伴非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令君過位諭虜使虜使固辭詔改宴為茶酒而已中官甘弁與掌儀謀併免茶酒復使君過位君以非上旨趣至再三不行弁怒譖於上君請待罪上意解卒賜茶酒而罷復為武學諭遷博士充接送伴使時議築瓦梁堰浸地三州方四百里曰可為邊險調役煩拏君歸奏其不便曰是棄淮西山外四州與盱眙也滁河兩旁桑稻滿野家計成子孫長矣又可魚乎且水沒楚州城坍損坼裂囊肚低坐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剗舊土重築新城費直數百萬緡縱陛下不惜錢使軍士剗平復壘捨一易造兩難懼有他變上悟為量修城罷築堰君念去親久求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為賀金國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垂畢即召命未至以疾卒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局方整剛塞重厚畏利欲如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待妻子馭下使人臨財當事余默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民必為仁牧使之治軍必為良將君業墮武舉用之有限若使為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壽皇聖帝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探上意故君為學生而已薦君當是時不狃狎便順張皇呼吸干沒速化而能以實利害誠行己應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定無他警急所謂疆圉大事不過專對宴賄之間故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傳為晉蔡謨之後自婺州來居黃巖白山遂為台州人曾祖產祖元之父待時皆不仕待時以君故封忠翊郎君病革自書凡數千言其詞多咎己過教子弟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蓋不以年不足用不盡為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曰湛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愬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久雪始融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絕以再世墓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也余義知君於其弔也遽不及誄因為長言系諸銘銘曰

人謂君學孫吳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恂曰是可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戚嗟兮儻耋耄渠不為之歡欣夫使人願其通而悲其短兮豈不足以為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決驟而橫陳挺球玉之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驥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後服馴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熟而蔚彬聽天命以生死兮辨異端而脫幽淪相靈芝與醴泉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亦或終閟而不伸嗟君之自知兮不如我之知為深伐石矢銘兮詞不嗚嗚而悟悟何必貽後之人兮君乎我歆

陳彥羣墓誌銘

彥羣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為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籌算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以絜矩奮豪傑以特與亦多微妙奇偉非穎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間獨詣學堂闊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

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適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隆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爲周覽遍學鉤得其要累衆所能連類數繹併集己長然人視君貌益沖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羣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寒溼所爲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憒悶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藥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予於君也瑰絕而不倫君之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滅嶠遠浮數國而渟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壻禮君無所成而歿歿且無子以兄之子謙僧爲後茂實夫婦哭極哀後二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曷宜銘曰

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伊木之殃須其全材剝落盡悴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羣往即玆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鈞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訦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櫬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樞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繂斷櫓折舟幾覆然後得聚葬於武康上柏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賙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煇鄯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識煇於太學欲見君不果煇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夬家也已葬煇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生鞏氏畏胡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鞏氏矣復何顧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爲娶婦立家室時婺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爲時所知豐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豐爲從事郎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嶸爲奉義郎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懋恭言鞏氏之子豐弱冠爾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冰玉不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屈嘗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豐墨衰絰旅於江下民舍甚久余間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上之表子爲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夫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失之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鞏氏再振於東南繇夫人啓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夫人所爲則微可使興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媿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龍泉葉某述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爲中書舍人傅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閒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

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即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即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娣姒憂樂皆同焉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藝能淑均不妒宜其家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闊而不續高遠而難攀自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間苟不盡知趨舍異塗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安行於梱閾埴篪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絶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阿𩕳適潘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季阿福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冲二未嫁卒慶元某年月日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慼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足以銘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達兮有微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瑟琴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則壽矣勒此崖陰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温平陽五世祖爲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彛父上一字犯太上御諱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台州黃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袁州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栩某官樸先卒權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寺山栩錄公始末如此題曰歷官次序來求銘而其行事闕焉余與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爲銘者以余所聞公精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潛貫迎解刻皮澄滓絶去蠱重內自訢悅未嘗形言間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色上下已有所可否置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爭論忘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士隆陳君舉持議精立號有芒鍔公居其間徐折衷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于巖老意未然不可輕也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張鬚髯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遜聽使自爲之其人後徐寤媿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善公汎答以他語或曰此倩人爲之耳官庭終日寂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爲治人亦不知公之爲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爲而已然莫能鉤致公以軒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志未有不同者顧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衒先己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鈍濟銳密補疎若愚似鄙以爲如是則其於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顓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祿之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巖老極明極銳極智慮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似鈍似鄙似後似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願達不爲崇爵厚勢終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楊非墨非莊非老不枝葉於道之末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目至漢有月旦者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聊復序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稱事以責祿祿雖獲役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桎也已蘊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婺州永康人姿善治生不爲奇術速贏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又方急時便己力教子凡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實諱貧而文詆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爲果實諱當取貿焉若以文被詆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扇十年尙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攜以歸入其里牆無閑地陂無壞堤肆無博徒人無侈服然則實諱貧者安得不視君所爲乎文之所以詆富非惡富也惡其與害富者俱也君致富雖纖微然遇旱飢輒再出稻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哀之甚每憑其棺哭曰社某日醞臘某日釀吾婦所爲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季魯季殊季旹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偏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呂君葬同甫之子演屢爲請銘曰先人之願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銓敘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解父兄之獄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

人道多方舉要而言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況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遡馳年循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緜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敘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遡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旼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爲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爲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淸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慍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常服襦褐而食疏薄夜誦逮晨手抄滿屋縱筆所就詞雄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倏博文倏工淹識練智纖細並入彼幼而教之更數十年術業尙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卒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屩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與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娶於氏先卒四子箎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譓二尙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少詹乃獨無有故爲此銘萁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慶元二年五月□日

姚君俞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藪著松櫟間行吟繡川湖岸望山際桃杏花踏綠蕪至郭西門耕者方饁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煙起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爲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俞應科場學習詞賦銳甚然其風指孤騫自潔不同物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茹子啖之無鹽醯邑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既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且老克有加行迄無妄求遂皆信重曰是可爲鄉之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前止須布帷一幅置瓦爐於案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余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

君俞名獻可婺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七娶傅氏子遠逵連二女長嫁王某次許嫁黄某卒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貧富而爲廉賢之所以選也倚吏而效威財之所以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美實將無以自顯也若夫以身爲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爲歸則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盡不與世同貫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日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黄巖人曾祖皓祖旼承節郎監北恩州王子稅父軾進武校尉君少挾周禮應舉主司村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死無兼子弟君且誦書且督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即其居縈山帶水菊蕙成行起高堂温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墅煥然爲王侯貴人幽奇閑麗之境君又曰崇飾游觀非實務雖然寄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壒之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厚資業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疾病請藥塡戶有以僞死乞斂具亦不較凋年先下穀直刻銘秤旁曰買物之權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義舉衆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不日孳孳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藏屋以書教子以師雅樂不淫賦詠有措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學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善雖然所少者專一苦學耳子何道誘之損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常若不足而爲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若有餘而爲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不可易訾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繁昌鄉温嶺西山王子之墓十步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復三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楷徐艮臣萬鐘云始希亮既以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二家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驟得疾垂絕無妻子幼乃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無匆匆他日戴氏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諸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兄弟且曰不苟爲異同也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

手種之木家蓄之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弗踰可以大厥閭也

水心文集卷之十四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鄭仲西墓誌銘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西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榛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婺州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郎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愬范模者曰模善爲騙吾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僞出姓名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取紙雜問模他事徐視其荅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輸之果模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大縣誅責厚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牓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而畏其難可乎單馬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蠲損既不迫於朝會然後調柔其囂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遇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君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余憶昔曾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潋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奇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勤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閒至行在封上數千言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況君負氣節必行意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咎也哉余一夕宿婺道嚴夜參半回風飛雪瞢瞢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啓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熒然俄曰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沒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諗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西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將掩焉銘殆播歟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腐見皆已遯散剽剝奇論新說忽焉交列橫布士之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奚翅家堯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最先周旋其間其聞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憖置之其修身使嗇者嗇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侃然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苦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絶何以名官乃求得四膝帳校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藏焉衢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視而後賑子復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即出米恣子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

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繇是扶羸整壞以就堅新盡爲他令所不能爲者立縣廨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忿鬬衰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買鉛冀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鉛非所產也提點刑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去近臣累言落州縣可惜始召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終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戢預借寬省限商税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斂略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飢特令提舉浙東常平盡於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郎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溮將仕郎曰滓曰溓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居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鄉將軍陳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孰爲任重累銖而稱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所難不以意言彼用者天彼戕者年撫其已然斲銘此篇慶元三年□月□□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與其職任雖卑近而倖門弊穴更爲深遠而難治傲胥豪客之所噬攫官人徒縮氣肯首反得善譽奮而自爲未嘗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將有土木之事或傭借夫力上司拋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須求尚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謂之請本煎鹽實刻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遏絕者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當矣久之亭戶爭責鹽中官君爲盆買零鹽隨稱輕重得錢增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禱提鹽除紹興年借欠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管訊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敖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島聚歡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頭故爲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奈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爲可媿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爲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惰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爲者多矣況如君者亦幸而免爾而猶勇爲之夫合碎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爲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温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恥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苗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乏以爲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爲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利曰往邵監稅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賣辭曰某之於麴糵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他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屈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脫岱山得監造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娶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諱弗肯稱手敘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曰

可俎豆也而下夷可蔭覆也有杕之猶有可傳僅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可知也夫士毀詹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為善之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尚不能傳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及其後也士以位為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猶病其乏也況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誠偽之雜莫頼將為幹實膚脆將為堅成譬之物焉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溫之瑞安縣有士曰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不止一鄉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為善之責甚專位雖不達而欲著為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閔而懋之通物以性成身以行應事以理博書褱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為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主簿有故人為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奧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關蠹起而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集於海者自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復石崗斗門瀦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雖古人自求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為善之利然而君能專為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毫髮之可以及人其不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尚友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予不肖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柏慶元三年□月□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惟先友莆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別求賢有文者洙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佇于今二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大中大夫敖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為祖繇敖之子司門郎準三世而為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弟益自力鄉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祿不逮親矣求仕何為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強起之調溫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女真焚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為講說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為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執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應舉已厭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默無為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撫書語其子曰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陂上而已榮利澹無與既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習險履巇余所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楫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閒相踵為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蓋六經孔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趨舍

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己而粗物譁僞而毀真方並逐於末流以斲敗本學矣惟不必于用者知自重不急於教者知自樂自重則嚴己自樂則恕人余以洙所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顏淵舍之則藏曾晳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銘曰

南陂之書今故存兮溪北鼓簫後可聞兮慶元三年十月□日

宋鄉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鄉卿温州平陽人曾祖麽祖槪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廉幼曰彌大曰直大成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趾不履官府僵臥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怠則假寐終不易坐床題戛簷柱黑白成坎今其處存焉其于己恥而不縱其于人厚而不議敬妻如賓役僮如倩以爭爲殘以吝爲賊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死不亂蓋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不常操揉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復而可傳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勞力晝研暮讀求志達道不捨晷刻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暴于當世而尙闕然隱沒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援顯以明隱古今之故既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貧而安乎畎畝之至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蘄乎死滅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瞿然嗟夫余之後夫子也莿捲而後覆補敗而扶傷浼浼焉雜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跌而已矣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淳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慶元四年□月□日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賁祖淳父邀紹興中爲太學生寧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肅文尤巽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生有教誨亦諷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嘗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慙服人以是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于今乎約嗇凡用至鮭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日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聞笑聲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擢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過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迺得高第又平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爲節度授之閒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返焉嘉泰三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在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盡有榮其先者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奈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曰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曰遲孫還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馬奧山迪功墓右尙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嚮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餗熟而食之孔美且馥亦既難老可以期耋紀辭于泉君子是悼開禧二年正月□□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朴祖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麓娶沈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庶庚宜州文學廡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

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墨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覃芾申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求淳從事郎婺州觀察推官王棐將仕郎陳鎰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充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方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沒矣于是諸子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臥起須公尙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柏迷道庭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煙月於林莽中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麪虀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美陳君舉來游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繇師授而得也至于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己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宦浙東西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冀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謨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麤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于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兮邈茲山乎何求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藏不侚有詔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爲詹氏詹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別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贛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論滅虜秘計忠獻壯之辟爲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張氏祖亦死仲舅童孺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爲泉州晉江丞公頴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公言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屋苕霅翫愒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勸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儒者之政歸於正己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爲當損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簸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隄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闕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

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于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密扶顯相助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旦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朝廷既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聶氏先公卒復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愿從事郎端愨迪功郎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浹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棐几茗飲吟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眉疎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後張氏詹氏諸兄蚤世而貧公養視弟鼎買田宅具婚嫁女爲官人妻既還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如弔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又粹以慤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慍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鼐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實祖灝父與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懽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于塗同賈殊惘然曰我媿君矣復懽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善宣義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概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牓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繇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白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侯官之俗淳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聲色徇上官搴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尙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于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槨複繁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蹶而復振者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于善化鄉樟樌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

既爲鼎沒何所濯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摧焉之伐木之音哀以思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詞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之倫油翼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韶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癯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閭閻隱疾田野久困上廁人主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誠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于人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進意廣遠據經堅決寄諷于草木託與于亭傳人多憚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卒於郴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縣秀峯山祔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爲銘銘曰

嗚呼誠之嘐嘐乎繩繩乎不忮不求歸全其生乎不從古人於九京乎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永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賓於夫人實內外兄弟夫人之弟常州君博習綜練號有管葛事業天下所謂薛士隆者而少賓通達沉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舍略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宦意夫人與之偕一室時臥起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富樂故不輕出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卒官家益空夫人治如平日不使其子問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友必於四方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祔于永嘉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守也壻曰孫楠黃庭陳侁吳珩庭嘉泰進士孫男四人曰畿曰屋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爲家者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溫溫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聽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溫至公定爲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尙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適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夭曰宣曰阿阜曰寀將仕郎曰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夭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吳人滕宬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瘳病聚腹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不知所爲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爲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徙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操筆矣乃次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執中蒙城之高實生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卒時生五年矣高氏來永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則閭巷間自求師友以立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虜漸抽兵葦屋數楹在蓁寇中公

視弓手土豪如家人盡死力賊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至六七
會罷嶽廟理考法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飢負樵百斤易糟一掬公聽雞聲出
竭公私哺之夜歸以斗落爲候歲尋大熟麥一莖四五穗民還宿逋錢米露積
魏惠憲王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曰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善以閒
靜拊瘠薄有銖黍便民事亦爲設方略廢置補預借一料民稍寬監左藏東庫
辟成都鈐轄司幹官母老不行通判台州守猜而斂厚民怨惡之公據職爭辯
守積不喜中以法謫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遮泣曰誰獨護我通判隆興
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必先白通判吾書行而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
其帥知永州未到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愚不息迪功郎
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二人長歸余幼歸朝奉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孫五人
叔鎬彥偉彥修彥侃彥符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美雖巾屐疏散亦就儀律人謂
圖畫當似之敏達明恕要在不繁鞭撻而事舉退公常掩戶翛然一衣數十年
生計粗給其仕雖取知或連章薦引然不驗晚乘太守車若將有爲也而又死

銘曰

車欲輻輪不寘河旁馬有乘黃不在康莊浮桴百艱終也望洋善價可求孰爲
公償山冥冥以宿雲水幽幽而擊楖嗟官莊之原兮有永其藏

水心文集卷之十五

水心文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如平時稍侵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爲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埜葬清卿於父朝散墓東壬山埜哭謂余知先人莫如子鮑氏之譜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唐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爲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卿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人器重之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朋縉雲縣令族父司封員外郎彪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瀟生六七年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授塾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庶幾也前後積取高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與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昌縣通判濠州知潮州自乞宮觀知融州復乞沖佑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埜之言曰先人接華緒富美實殆天畀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糠粃名譽芻狗官爵雖於古所謂爲貧而仕者小俛焉就之若夫不以義而富貴未嘗不趨焉遠之也以是閔默不遇而死及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瑣瑣無述可也惟事外之志庶發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毫末也超埃壒軼浮雲上于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丈哉宜埜之不願述也清卿智識絕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遏絕橫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佐策畫也吏道尤敏給鉤深應猝投機立發不得回止也然而不以耀聲威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間宮動商應而笙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黨資進取一吟一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永日澹泊灰槁有瞿莊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行事則亦有卓詭過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昌頓遞中貴人衛士求索紛雜至裂供張棄食飲椎床呼捽他邑失魂魄奔命清卿取小胥所執籌籤削之瀕運河立曰大行在道卒士悲殞非臣子自快時也小縣排設既一應法矣而公龔誅責不已吾搶兩目蹈此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謝過退即次肅然民免橫斂而大官先置猶餘二百萬上之濠歸正人常跳淮暴虜邊殺人燒屋相繼千戶隔河注箭徵主叫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其總首撫之曰爾等看我面如滿月忍爲是乎歸正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閉竇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略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人二子槃先死孫峚嵤嶅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

嗟人之英去爲神明挾壬山兮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輜重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節朔設坫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蓋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案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于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訾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祿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之來歔欷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褊也莊氏柔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爲吾師友之費吾之困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

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茝奴奴銘曰

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樹我杞既以其夫亦以其子嘉定元年七月□日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繇是其文擅于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廬定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鬚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帆遊鄉澍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燕徐沖皆壻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内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内治則欲内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詭於古不狃于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櫛理紘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煥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爲矣其錄大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隱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爲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以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爲怨蔽其知者使不復思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爲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終始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撫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與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爲詞華乃學之餘内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實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累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敷有菌之芬有挐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澍村泚矣

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公紀止防禦使后崩哲宗始推恩還留後宣和前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遙刺及陪扈高宗翊戴宋州自以功擢使相中興用人道廣戚畹功臣子多顯幸甚或侍從執政累累有焉緣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祕閣世則子百之亦直祕閣百之子子溶司農少卿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蓋百年閒宣仁近親高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勳戚重侯疊官富貴熏炙多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榮人以力取之也以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德報之也宣仁紹姜女胥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還堯舜仁義道爲宋延無疆大歷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區區恩愛厚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特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全高宗惻然命宰相改謗史聖德復明然褒錄之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敘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倚請爲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恕常獨處一室不妄交接內敏而暢應和紛遝中微入眇□若不能言人倍賢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判官再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吳人圍田壅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所向標拆廢之人不敢怨知荊門軍漢旁百六十里兩潦冒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爲浚漢築堤十旬而成歲以不飢于役處得窖銀香鏝甚衆人皆異之公摩揉小郡辛苦在民與其大利約己惜費整壞理闕又摘試義勇歲編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社令遷軍器大理丞倉曹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官吏悉采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商以條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屬郡潔齋合詞以祈既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十一償放博戶火伏日多支賣增十三四召還除左曹郎軍器監入司農爲少卿時太倉米名具無實上下蔽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別爲綱條使後可繼而公以憂歸矣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蒞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勺飲未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倚與弟不倨不儔以公遺命葬于平江府吳縣長州鄉陽山娶李氏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塋公所治也不倨不儔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二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甚不敢與同列齒儀觀秀偉見者親敬之安其爲僚而不忌其躐己皆曰仁人也高氏譜紱九世初以武功後以舅寵獨不倚登進士第今爲脩職郎浙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閤內錢買國子監書賜其私第款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仁坊高氏家藏然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今高氏子弟往往耦耕斗食窓房坏戶一燈熒熒挾冊呻吟如布衣寒士於是將皆爲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后之志也歟銘曰

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復祖宗法開賢俊路顒顒少卿天俟其門本無驕舒不待鋤耘淮楚之郊以庸以績表著之美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畀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婺永康父簽書樞密院事大中嫁同縣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歸辰州司戶王傑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羣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堂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婦職爲順也夫世之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璧駟馬華屋翕赫於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獲而此得而某致薄之過可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令清省絕少笞扑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

其質性沖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過其任者也夫鸑鷟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惰不與世接而友朋之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係武歟余實銘之觀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值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于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間爲苦詞以撼余曰澄溪木中琴瑟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沔號名臣而君之曾祖璣祖繹無仕者父修職郎述始挈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夷等寒抄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傾下君君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士髮謝齒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爲君歎惜故陸公歷敘君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行之家推之鄉寡嫂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繄君力也所以著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句字抑揚月逝年徂讀者爽然尚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目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尊名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固樂於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予也欲貴將以明奪也予奪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爲有無也世蓋有窮富極貴而予奪之當否名稱之有無無得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既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索余銘速之勤遲之久余之答之宏慢于疾荒于言宜亦必出于此也君娶吳氏四子之宏爲長與之亮皆繼君席鄉貢之襄之穎女嫁某官史彌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與朱育繼之炳其丹青越之多賢有屈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余爲兒戲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頤叔寬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爲羅源主簿喪死者焚屍糜其骨衆董合和淩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爲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甓藏之始變其俗有以刃梃誣人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之文瘡且溺死也一府稱善移玉山丞玉虹橋在市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徒輿縮手正仲自與錢勸成之至今爲利辟監建康戶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羣弟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與起因振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還通直郎三年十月己酉葬于北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真早夭子普長女爲尼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普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於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菴廬闢墓道異草秋榮美櫝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墍昔墉畋初畬長立幼幕滋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斁元章之德集雲之阡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命二彌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策請收還威福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讎遂與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慕袁安楊震爲人也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

既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敢雁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當世重輕斯孟軻所謂豪傑之士歟公既歿二子守其家法諱聞詩字與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夔宣教郎知某縣虬及一女皆早卒孫某某官公少有沖量遠識厚施薄取輕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擇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鄉之高貲多欲壻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娉之賓敬終身既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詹事薨而公爲士人如故垂赴省試而詹事得鎮夔子公曰父母泝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追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授白漕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宜屈銓部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所不樂一日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朝命下逾年督迫起發又謁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公笑而已治邊帥獄怨家欲寘因於死會將內禪以詔旨趣獄具甚急公鞫報如常日竟得以赦原平生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既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與御史同僚貽書鐫誚繇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公欲無往余固勸乃行帥漕同置定城錢監輦鐵輸炭爲一郡患公奏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人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種也今頓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留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詹事故治番番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以公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性也而自克者寡繼父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爲賢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璘不緇如趙公在時毀趙公者熟公素行不以爲黨也歷事三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怵利動搖使天假之位袁楊氏之世德未必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既爲公惜而又於夔也有幾焉銘曰

若昔詹事寧王寶龜獨行無儔一世所隨學余與之天產良玉宛其器之成矣不琢官職雖傳如彼舜華必守以義乃爲閒家河曲千里江則有汜其子往矣其孫繼起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輕爵祿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爲心而不私其身鄉黨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廉隅定臧否公是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孝宗始初求治召二公寘館閣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爲麟見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尙相與悼痛嗟惜不已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士之不求爲君子者視此歟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學兒黃芻季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詰所以樂皆自言也二公及芻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喜易蘄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爲王介甫茅塞久矣繇是更治春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著金石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溫州召試館職學士院問薦舉之弊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患而不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爲執中乎則艴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母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跡留之除著作佐郎初奏

檜死高宗開諫路輪對羣臣孝宗既即位望太平旦夕虜講和未定內庭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覿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發口發亦輒逐時隆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上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北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爲臣弭君上之憂今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習盜陛下權爾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閤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乎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醲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稱親爲不可今幺麼如楊俠曹某倘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不便者一切聞上改之今徒監謗愈密豈可不畏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游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數十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覿大淵出爲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復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深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畫像祠公會覿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毋游夫人飯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調温州戶曹緣歲大飢繼以大疫正字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粥廪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效之挾醫至門蹩蹙掩鼻卻立正字親切脈責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爲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嫗乳飼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戶去吾何所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莆人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游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既解戶曹乞監嶽廟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不得留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正字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帥爲併寬旁縣聽訟使兩辭自詰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不使僚屬抗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居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穎矣虜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上竦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恢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爲人主義在復讎遇著作於李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曰乃爲賓之德遠夾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疾復作求爲福建參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憂天下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歟著作之還自温疾有間莆亦大旱手爲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飢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筭其軍食猶剩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斂焉著作出湖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袖書以進盡蠲之正字嘗行秦溪有道殣者駐家旦久棺殮瘞之乃去過劍津望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髻金救之而免平居昏暮扣戶宿舂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略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爲

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繇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常聞鐘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嫁鄭其鄉林尚之其鄉某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起晦朝奉大夫祕書省正字起世迪功郎南海縣尉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郎正字奉議郎而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爲大夫時所任也諸孫曰瀛曰篪曰鎮曰慶曰洪曰合曰鼎而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爲祖也余童孺事二公既與彌正爲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銘以幸子病眊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艾軒先生爲國受弔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敢僭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將湮無以屬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捨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逵後生之所望而從也著作既教授温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蓋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爲銘曰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有虹闖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文字之符有孝有德以言以謨並事阜陵致忠極愛朕樂聞過不諫奚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呂道以弘味苦而長語甘而螫彼何人斯苟追朝夕元凱既來舜諧其琴伯夷叔齊稱之到今壽溪之源土囊之下墓櫝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庶幾後生聞風而起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僂叉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卽矯屈爲是何也及在荆州必明官博士閒攜子克勤相與還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員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爲亢而昧進再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稟天巧嫂示他女作極奇緻裙襦閒傳翫謂夫人汝伎及是否吾當輸汝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也父死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訝未成服問知其故號慟殞絕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喪兄徐察其意夫人曰爲富人妻我不願也必明使聘焉既聘必明忽暴得疾不食柴立親戚爲夫人憂夫人曰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復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家而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別村棄夫人破屋中一婢閉門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牎是足以當吾子毋念必明嘗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謾曰某人諉請某事驗以爲謝夫人大怒投於地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得也乃止然則必明以卑遜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夫婦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卒某年月日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既同兮年宜幷凰增逝兮鳳悲鳴刻辭幽兮慰子情

水心文集卷之十六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蔡知閤墓誌銘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爲温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蔚贈武德郎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樞密使欲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茶鹽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閤門舍人曾覿用事冀公見己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晷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八萬溪惡舟敗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爲閤門舍人還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爲帶御器械時御帶員足公辭詔員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覿對官僚歎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閤門煞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其再爲舍人也知閤有闕將用公執政亟召劉弢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召知閤門事公以前比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卽位上却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冑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因稱寃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囚姑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曰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暎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寨邊人兇懼公發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暎以歸斬於市然後以聞諸將歎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爲寨屋五百敖倉七十今湮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吏過其舊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揚州命垂下嘉泰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瑞安縣靈峯寺後山妻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閤門看班祇候任進功郎江東安撫司幹官信承節郎新閤門看班祇候儔某官女適吉州教授徐涇先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爲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斂財而常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賙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宮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與起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祿歸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歎固止之四方名士擯於家者不以密疎存問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苒苒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凡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羣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衿綖爲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玆所以爲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旣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若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卽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

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黨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冑同在閤門公素善侂冑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冑知指許諾公遂挾侂冑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殿帥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冑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冑恃功專恣立黨論爲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弼又內忌公即脅說侂冑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參密晝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冑繇是疎公出爲池州公歎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將革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祕前事侂冑果爲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爲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焉銘曰

昔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應臚甚易良不俠驫更外內絕尤殊領賓閤前比無遭危疑建大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戲娛翩其往誰特書萬山中林集烏碑斯今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斲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爲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舞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之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聞禮字立之余既爲與之銘墓論其家世詳矣與之公兄也初公繇太學用膺事恩補承務郎監湖州烏青鎮有醫善爲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宴聖節居卿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挾他勢搖公因力求去知泉州惠安丞時禁私菴寮有壯屋號彌陀菴主僧倚郡將請囑爲姦利公捕立毀撤守怒詰問不測公徐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選軍器所幹辦公事闕蜀帥辟鈐轄幹官兼制司眉之豪王姓養族人子族人爲大官併冒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故物也不與第一錢愬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歎曰世未有齎臣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其兄乃服詰公謝一蜀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田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免死配流過江陵公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留山棚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宴遊可預計耶力勸止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公曰山棚尚在不敢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吳挺死屬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捍蜀故名吳家軍當暫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既而累攝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復選李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詔而以李爲副衆乃定辟知黎州西南夷曳失索結連青羌吐蕃五部並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飄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在

己是以邊禍屢作取最甚者趙鼎魏大壽劾罷之拔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羌鄉導賊資以入寇公誘降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感於諸羌有女兒城賊借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曳失索勢始離然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公厚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賊斬獲糧仗得免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之曳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斂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中間擇險要築艮溪寨視二寨之闕修完之踰年曳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爲庭受禮畢遥去曳失索泣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遣曰汝第馴弭王化無他慮也自曳失索畔服二年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州以無證佐奏裁公亟具駮論如法公在常如詹事治鄱以明義厚俗省爭訟爲本滯案如山予奪皆盡秩且滿旱乾無年公疏救荒莫若預紹熙末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枕死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麴無越疆雖貴家護載上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蒸稈而民食猶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德安府改太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五年而爲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至今行之出爲江東轉運判官約浮拾漏未久有錢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爲部內損積逋減月解廣德賑飢宣州南康修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上益下隨形糾割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主沖佑觀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於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郎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駉某官曰驌二壻曰朱蘊厚曰薛師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矣縱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荊州向余劇語詹事紹隆間憂勞忠慮於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度若一手至充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慕公者曰此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詹事三十五年矣其人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與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攝閫而遽去去常而復游也畫像以祠刊石以紀傾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絕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則爲公子孫者皆勤其業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歟立之而以剛闇資之以仁從兄之温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爲清談著於己事非色非聲衆人毋之咨爾後來尚禰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棻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彥成宣教郎致仕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歎曰彼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遺簿米有定數囊山一寺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絕教授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略具焉又教南外睦宗院趙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矍然受規薦審察授淮南運幹方議修石梁瓦梁堰君言今果行此則真滁和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怨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圉當別求事遂格運司交幣將半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漕檄令輸銀絹耳無預弔卹必若改服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緯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郎監海鹽買納場席葆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臺湖山乾道淳熙中間學日盛士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仕不希舉有輒推其僚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廟以主合族以宗行義修內外完彬彬乎一鄉之和也有吉人良士之實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

合然重其調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掊包蒙之鑰遊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戸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履卑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嗣拂趙公如彼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嵤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家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戸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埜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繇此不獨爲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纅籍纖塵點俗揮絶限域人謂喚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薄超高邱宇宙奇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魯直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恃家學挈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未嘗放達而好恣滿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貂蟬久遠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咎子耕子耕出祗候庫牒指曰此未嘗許重鍍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材吏輩自飾之子耕笑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若專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爲玩己益怒盛氣將劾子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詔可乎事務慚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相趙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盧陽縣遂以爲堂除五溪故猺獠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自繇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信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語子耕亟授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歲三月右曹按籍校之有展減磨勘之文俗號爲殿最綱其法必行通判卑辭借繫省預歛牙契常爲殿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之閣免其逋負錢額均等故能盡革更爲最矣兩浙薦士又以子耕爲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爲三遷善類皆喜曰嚮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閒行西湖戴蓮葉榜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耄耶抑市朝山林故相違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袁州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示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牀呼曰可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字炷掖之坐良久卒年六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子曰炷國子進士整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郎盛隆與府苗米倉趙崇斌先卒孫曰鏶初子耕得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以啗子耕子耕曰某書生蒙此過矣既至則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舊千計銷縮纔百餘悍頑易節嚚險改行而郡稱平治自頃吏道熏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惠利者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曰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私賣偷瞞陰縱之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籍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猶太半貸不復取縣當輸錢七千萬子耕曰爾後相承至此爾不能爲鞭撻費也盡除之爲濟糶倉貯穀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踴爲抵當庫儲錢兩雪時量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爲安老右爲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囚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徒爲之名也廟學隘首增修創櫺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學諭教之製釋奠器服而儀門之兩廡僦爲賈區久矣徙而新之更作麗譙完城益壘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表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畿內之公侯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影像空寂然而毫末愛惜於贏虧有無之間急迫備預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羹鼬禽家人不知從太守爲樂也特重教義與滅繼絶任爲己責方纂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

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盡親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程之次曰自今其爲士人不知竟能如子耕志否昔人稱顧覬之書曰垂簾門堦閑寂彼將不以名蹟衒其志歟雖然使用世者皆若子耕之爲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効可冀矣銘曰

其文也蘙其清也鶴雖競於善而實無作會直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爲子復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亶祖亨不仕父融有素履起家衡州司戸參軍既乃遯其官與野僧遊一笻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先卒三子峻屼崍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某日葬廉江山門始陳君舉爲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精深處語移日精銳鋒起同進皆回目盼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當舉送奇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黎明讀書夜丙止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既而司戸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閒放肆於書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士撰解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敝欲大釐改令下一郡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猶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蓄數十年之種而芽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脫幽險愛其衍美模山寫水宜産文士曷又閟之尚以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木某官復某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直傾一縣客自天台鴈蕩者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蘭瀹茗窮日夜與娛樂夫人整坐裏向杯酒甌羹凡贈遺之物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鼾鼾夫人吹燈起檢料內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永其夫之傳也木遂走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斲材比歸則高屋長梁瓦染皆奐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未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安撫使幕報旗勅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門爲士大夫家丁村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歡喜於墓下曰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夫欲廣婦必曰狹肴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有求假夫予欲與婦輒怯固論已定慮已行婦從中沮止十事稀八九壞矣雖然陽疏而陰密一於張施而無以揫聚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夫同趨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之夫雖開喻斥大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鍥補其薄人以是爲非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稟摯之卓安能若夫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昇其子孫也故復爲銘銘曰

昔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書單厥心其牆幾仞高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通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愈字進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饑民將流亡君顧令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賣不足遂以砧基簿貸米於官足之比及秋獲自償也甲戌復飢民相誘爲劫稠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悟且慚相謂曰昔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違也遂散去餘亦隨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賣度僧牒轉糴他州詞甚哀痛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爲朕言時太守袁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

大飢長老所記號爲厄運而楝溪之人能團聚生活不殞殘於飢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屋其下爲洞穴號石欹舟失勢瞬息已投欹中君與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架木爲擴以下魚者兩暴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菰田至潮際相望也君爲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徵二日較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既以人利害爲身苦樂酸儒窶子相和邀之飯囊不完飽錢百物準作家計俄又劃裂伺於枕候於垣出門不暇遠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矣六子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督鵠侍株立不一亂聲色幼子偲君愛之曰能大吾門士偲方實詳審時然後言輩行推爲鉅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遇往事力不能應縮手皺眉噓氣而已士偲死子公億眩悶踴沒涕糜滎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數其前後師儒蓋有名士也論堂肄室皆整監書法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子孫皆班班能道之今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寒谷窮人拜手加額倚君爲命拯難闢阻臻於夷行其德大矣而報効顧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忘己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禹稷憂天下飢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飢溺踰其分出其位矣豈天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偲葬書以遺公億勤其冡旁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偲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畬溪之丘粟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凶底太康兮闡其字文中州抗兮猗嗟若人孰可忘兮曷未報之問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監泉州市舶務夫鮑瀟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年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鄉安豐奧子渠早卒埜寧德縣尉孫瑩將仕郎當鼎始清卿喜禪學趺坐辟觀湛慧凝寂而埜□□□□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竪案上脈理斷絕□下勘點曰某話墮某未圓山袍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塗飾資度沖遠聞清卿與埜持論月邁歲往性現根熟一旦昭徹情識俱盡機鋒洞照時出頌偈迥脫常語既病以珠步搖付埜曰以是具棺衾垂畢閱視盥手而逝埜爲余言如此昔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言論播於天下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卿病八年一飯皆自袁內事無鍼縷不整家行無纖髮不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遊乎方之外可也非爲蘊者也銘曰

既歇既休不遯不流何淨何垢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還温州爲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廉恥興門戶柰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闃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令曰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爲別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爲縣多交關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爲邑三年仲一無指尖訟到庭然守煎倅逼時輟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兄事之然每節朔束帶相看啜茗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爲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飢凶民利欲建置君率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德役成不以爲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盡

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卿曰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振玉薛仲序丘仲宷爲其壻埴鎸州錄參仲序鎮江府司戸仲宷將仕郎五年楹等葬君於北湖馬奥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子文自甲至癸戒東卿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踈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

冰肝雪膽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撙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啓發穎鋭而守以凝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溺惰戲鄙詐未嘗留色衆所競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卿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跂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感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岡連龍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踈相卹墮枝脱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壽鬱能無毁傷者或羡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覈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憚其直遂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迕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虚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愬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與安吉山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亙苦彼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静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内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飯囊歷歲閱閏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浮柩縱横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乏爲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爲朝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通直郎知黄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虚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識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静而自至福焉待求露楸亭亭雲塚纍纍崇禮之銘於以尚德

水心文集卷之十七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如無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淸朝政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日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倨論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茍違某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釋白袍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覲遇明主干說悟意九筵之室可陛而登屢省之歌可颺而賡也尙邂逅不偶況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疏通衢路回達華榱複廂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己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銷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故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徐樂嚴安慆臆見收有嘉秀伯艮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渙爲永嘉守渙弟湛以西華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即廬授焉故鄉名建牙至公曾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惇及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爲舉子達於世用器度凝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荊帥孫汝翼從事查籥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壻孫氏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爲滁州判官虜亮且反公請調丹陽弩手三千守淸流關副之州兵滁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遽令遠斥候虜既大入滁人徐渡江僮妾不逃器用無喪又督運於天長傳言虜兵至矣令尉欲棄芻茭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毋爲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錡曰此眞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即日抽掣親自評量隨麄細立盡老儈束手蕃客跪公前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員畢知海鹽縣太守告公曰縣壞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庶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季年餘錢一萬一千倅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夏稅錢代者事爾倅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公何必留錢爲後人耶公縮舌駭曰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慚而止還朝裒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顧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被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齎吹咀藥半夜宿村舍空常平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無輜重有壓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相同年也爭勞公艮苦曰郎有闕可待也公力辭曰重內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苑淸暉殿光宗面稱肯十數晝時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負文檄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律嚴靜蠻猺震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隱寄飛寄影占僞跋悉釐改好溪堰旁山椿篠所聚請於朝禁席勢冒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爲慢己御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局小室綠篆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膺符鄉瞿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輿從政郞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輿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季輿迪功郎婺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人公仕不希名譽誠意爲民海鹽與國大兵後不陞降物力公始行之數爲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聞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與國馬料□數於五等衡衰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

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咻公上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己物狠心不厭矣雖與數州窘固在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某定例何爲而有餘何爲而不足使遡源陷穴者稽其違泝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着虐取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著廊廟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於民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遯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於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非天命則不謂性也率此斯謂道也修此斯謂教也公又問雍得於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著白羊問答行於世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艮有止而無限居不獲之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閒哉苟虞其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離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干澤以鑿空速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蔣公終老不伸又奚怪焉叔輿又言自韓侂胄朋黨論起士大夫或去或逐公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其寃因驟感疾不起噫是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己參之耶銘曰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斯丘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余妻賃舍甚貧閉一閤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飦十餘盤魚肉鮭菜略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奉舅次伯叔羣從無餘所食者太湖葱城東菘芥爾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斂故洗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墾田不市糴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豈亦不有夫順親和戚之屬而爲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衰旦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爲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地闊兮此爲何祥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遠最爲舊姓父艮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利對之泊如也君寬中少忌習見其父能賤糶薄責休病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廣之人以爲恩已及從王公詹事游王公云此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負氣落落既不自降屈曰安能長爲舉人而有百年之宅千歲之田前臨清流旁接高阜亭院深蕪竟日寂寂故人邑子常候門下行路惟聞棋聲出空虛山邀谷嬉意到不擇每樵歌夜動櫂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覩墜杯遺屐焉然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稱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羨君所爲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爲宗余謝不敢當然內嘉其意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始復見之鬢毛雪白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絕歎蓋年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卒里人爲燃指祭祠既死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祔於父墓娶周氏一子曰賓三孫曰晉曰普曰魯將葬賓垂泣曰始先人有言儻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驂乎余與君之偕少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況於學者乎故爲銘曰

鴻冥冥芙蓉之上鶩振振黃塘之下有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栟溪人繇永嘉汎枝港盡汝而至栟溪則別爲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絶水陂匯深緩草樹多細色敞爽宜遠望舊名蒼墩溪之温厚處也其十世曰岑號蒼墩先生父曰嵩分寧縣尉仲舉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此兒及長足智恢達以義理勝血氣侳偬難理雍容應會迷謬不決斂疾赴機而又外文內質章采粲錯輕重褒序主於敬共猝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懌謂其對大賓入清廟矣問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薛士隆引爲親友曰不幸而仲舉於世之味薄斯人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調監慈溪酒恥之曰吾何忍誘飢民捨其糠覈而逌於醨糟耶謝不起蓋仲舉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陋室煩暑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揀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痟渴疾未嘗離書曰吾師也疾惙惟燒香曰吾友也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慚爲棄戲斂衽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絶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舉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修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歟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烝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烝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爲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舉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

所謂伊人山高谷深鶴哺於庭猿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卽位詔天下言事思誠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廉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還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還宗正丞兼金部郎謁告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尚右郎刪修勅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內不過應辦宮禁外往來部舟護虜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窮民遮道詞牒皆灼見慶隱予奪中情百姓駭歎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裕民力當寬州縣今猥云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敝壞如髦蠻此誨使病民爾非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融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累聖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守鄉社都人稱贊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益喜書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令繫又進直煥章閣還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專國久規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集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國恥未報也彼乃以近事責我盍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決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懼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貪將朘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傾倒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和恥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冀其助己至是大怒亟命提舉玉局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散略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縣無敢遏糴喻寺觀憩從者死爲瘞藏發椿管舊積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出設薌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誠前議雖尸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沖佑觀起有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鉛山縣仁義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橐曰椝皆將仕郎思誠競朗通

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欲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塡臆至其舍論辨從橫僮御必旰食而返爲僚於徐夜失睡者再三矣朱公之在建安接牘續餉無曠時遠質方聞遍扣尊老不以寒暌爲間也攻僞既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朱公書具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於我本無怨惡我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思誠力爲多邊事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瓦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爲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爲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爲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景參字守約次卽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紈綺飽疏糲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拽石寘冢間奈何累老人耶銘曰

美□紹隆名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驤稱其德揚和鑾玉以受治成璵璠擔簦問俗裘絮溫奮袂決策風霆奔亦既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楊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子啼記斯文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卽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傫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旣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夷仲銜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學博士闕召試爲祕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

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奧山夫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曰應之免解進士幼曰棐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祖曰革曰夢龍曰丕祖曰淡曰字孫曰文子棐夢龍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官始夷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方晏賓卒不顧衝幕徑上雜坐妄語夷仲聞變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卽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聲喏如平日且慰曰侍郞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瀎夷仲笑曰汝誤矣卽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攢檢方畢何得爲遲錢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夷仲白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君括有二士人家銀見官爲烹採而吳郡王自右曹符下攫取之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亟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決意薦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同知陛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值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巷過宰相街司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學矣夷仲輪對從容爲上言上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異日爲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寖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辯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恪皆爲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知君選人明日爲乞上殿改官也盍預計欲言者夷仲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徑路乎懼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轂或獻書或父祖勳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繇權道徒啓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復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稾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質而得金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

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倅十月食本俸而已倅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倅窘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爲驗夷仲反券與書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噫蓄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尙自錢塘徙温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卹有實行紹興中州舉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名敬直字敬子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祧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六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獅岩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捷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聲價者反媿之曰是烏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常積書自繞爲至夜不解帶旦不頮翻硏覆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爲是繇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縝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沉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羣居論難鋒起時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頗疑君循默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爲范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爲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閒矣在太史因火災迫宮廟時君疾已亟臥床令兄子本之抄藁封上自宰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憤激奠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爲善獲譽其報爲福常理也好惡變還眞僞難知以善爲盜則譽方爲謗福方爲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爲劌方不爲割不形物以明己不離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塡如堵牆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繾綣我從兮三十兩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榷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醇某官曰希深建翁父名朔莆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非顯官家薄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強志義修立聲名遠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益喜爲勸飲相樂也仕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劉復之子渠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關陞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厭曰足以待建翁矣嗟夫建翁底法父不忝父致大稱譽自其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怠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貌和懸會宿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漫汗龎梗經建翁手必有條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寬不爲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敷暢折衷隱情遁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斂跡也市里寠人必知名數兩雪凍仆計口與錢米疾癘天行自煮藥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歲減斛面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貴溪人謂建翁不曰知縣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爲佛老事五晝夜建翁既爲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內不善爲正字其人適在言地諲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所忌使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也居室尤陋不改余閒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

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偏墊四圍之僅通戶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低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壽同官職又同曷爲踰之而有不逢悲哉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虜亮至瓜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沮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虜號百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殘酷驅脅遠來下莫順聽此內潰之勢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爲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大軍倉虞丞相錄前驗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公薦黃倬可用爲方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厚臣濫恩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猶遲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實官田括隱占使兵爲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埒牛犂踰月皆具兵亟就屯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丸劉備謀襲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鼓行即前彼子悖於室父困於塗往返萬里士馬疲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機古人必爭況歲月懸隔乎上拊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屯田勞直祕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須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勸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名曰使効蓋陝西弓箭手法也纔三百餘人耳州縣惡其獷銳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意矣然則非官所廩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歸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情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軍制東以隊伍別以事藝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無留郡兵山水寨不就律無以應敵自徐子寅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莊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衆而羊家寨瀕大海姦猾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約爲急難備且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李植者自言宿遷人韓世忠罷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里自拔從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縣之民也令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莊寨同上爲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閣公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虜來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滁眞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略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皋虜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疲懦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相視盡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張此論可謂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看人材須用方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靡朕思之懍然太子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淳熙十五年也雨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壞城千丈公拊循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陽府言者誚公昨在楚既修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始至楚以舊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咎蓋言者誤也知靜江府私錢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

禁絶提點鐵冶劉煒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其多少府庫皆封鐍市邑關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貨幣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北使過淮耳目所接繫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椿管米度牒僧費數百萬緡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鑪鞴中而後少定然時宰諱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鐫一官安撫司兵自劉綱向子固有東西寨使効毘公武有効用郭棣有効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齊豪盜隱伏爲一方患公請併及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隷御前置統領守將之宿蠹始革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總首分部閱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趙鞏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戍泗州甲申與虜鬬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于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劣弱壯健銷墮鞏所見近事也至於士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最爲近古孝宗所命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末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爲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爲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說思虜皆執一意非若他視時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合之也王卿月使虜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再任而言官以公營運販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別爲營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屢被詆輒黜有造遊士之獄者索其楮中得公彈文檢御史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爲軍器監實錄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改除祕閣修撰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煑鹽自業漁採亡命羣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急怨而爲變諸司招捕前却異同紛紜賊愈橫遂空巢窟奪客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麾諸軍奮擊一戰殄滅列柵山上分兵戍之微公決策廣東幾亂併闕官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曆日錢歲萬七千緡場務積欠四萬餘緡眯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閣待制尋知隆興府蓄漢攀路涕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半猶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直詣公會最郡用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衙兵兩寨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澄革又以安豐忠勇軍不治奏斥統制邊公彥欲考詳沿邊利害別爲綱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投詞者千餘人嗟嘆曰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繇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卒祔焉子延碩早夭廷玉某官廷瑞某官廷玠某官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孝宗雖脩紹興故事復與虜通使而以其閒討軍政講邊備陰擇奇材爲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最高誠款內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變然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聖忘己好能匪徒好之超侯躐卿時惟錢公百選一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雖警迄息冠帶羣胡韶勺世讐畏戰靡靡明主所憂孝宗賓天公困多毀侍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當時不知況彼後生孰遠而存孰堅而朽我垂於文以俟夫久

水心文集卷之十八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絲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踈闊游止自在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觀者各有取惟靈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為樂如是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痛自為集錫麻帶絰而哭弔者避席曰真率翁來矣余因戲謂是率者率人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病真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二月壬午葬清涼山嗟夫豈天於閑退之樂不輕與而昔之壽考強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字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闕人以其廉號其居廉村廉村之後為永嘉人薛氏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違而誠意內充與之遊久者皆厭然心服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釀者滿城幾無榷矣陳守嚴肖憂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徹舊帘有自門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飲於家者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榷緡十倍吏事向守汋向老吏檢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為能繼己余從公遊前後口汋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汋也監車輅院知鄱陽縣訟日千數令故不訾省爭氣怫鬱簪筆走諸司公曰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為白太守所遣卒詬於庭公因之守怒罷民挽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為軍攝知州積寬剩糴米餘十萬紹熙五年歲飢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就還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幾婢果自詣除戶部郎淮東總領還太府少卿且滿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為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餉軍務場趁賣無法率以鈔當錢冒賞至公常賣實錢三年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榻曰此公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既謝所引而於韓太師侂冑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樹比前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覘樹有盛衰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悒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喏退亟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其中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素厚公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嚴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曰師武監隆興府稅務曰師睿早卒龜從及己未第而岷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為道士曰監省倉上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參軍黃時憲壻也初公在真州有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為諫臣長墜落至此無面見日月公物其世出詰其第昆皆是亦流涕餞與錢洪令人捐簪珥裯褥擇士人嫁之銘曰

薛氏之塋清涼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薜裳荀冠自種小草即山而盤山既深幽草亦茂好人兮不留噫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薦進聲連勢合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萬言曰中書舍人為抃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謟於抃使天下傳笑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負謗上問小人誰也既知為抃則大寤曰朕始於卿聞此時賀會慶節故事虜使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抃在外宮觀羣臣驚愕子及指攻抃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今宗子恩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士食錢主兵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為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量出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令宰執臺

諫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粱肉稚兒豈過爲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將肆之姦也如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或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默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赦蓋亦爲扑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侵己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虜再通和二十年矣一日復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眊昏當春祁寒雺雪彌月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累數千言纖悉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祕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以爲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比見卿更過曩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某知邊事甚詳今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日暴得疾不起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枱棫奉其喪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敬子及之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爲可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綠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澧州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末僚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或不脫草野避忌疏略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其初爲職事官養歲月熟儀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輒透盡底裏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冒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說是時唐業已定欲增廣大安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諸王擇守令下至鼕鼕鼓代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沉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絕俗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扑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遠矣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間不得究馬周萬一之用也豈不爲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詆矢詞四達視岑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之靡靡忘倦蓋其細者余既序見其大概且俾成子別爲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斲歟惟工告歟惟蓍命不永延若先有知甫見天子傾倒出之去一凶人行父庶幾鏘其諫書鳴後是貽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毘陵惠端方爲永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寘其便處不以妄與奪取快也士後出迭唱和相朋友同蔬共醻無倦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浼近數年來稱州之賢大夫僉曰惠丞交譽於大吏率氣力薄吏所易侮緣是未改官人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十二月某日葬君山鄉原曰野山仕信州鉛山簿監行在激賞庫糴場用薦者得宣教郎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究可悲也後四十年遠無以詔吾重悲之子幸使墓有銘可乎惠氏始見莊周號惠施而居毘陵之宜與者六世君諱哲字茂明父承事郎俊民苦學被感疾祖父溥自教之君夙悟幼成與兄國子博士迪勵志讀書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辯論往往終夕不就睡祖父欣然曰吾孫其庶乎遂皆以文學有時名同登進士第既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敬鉛山脩廢決滯民畏愛過於令令賴之如己出守徐公林亟薦之糴場米數十萬孝宗初親政邏卒猝至一日詔捕糴吏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廉士無恐也既上取出入籍視之不得毫髮於是周參政葵謀薦君會罷政不果周舍人麟之既薦君之兄又將薦君不果單侍御時將辟君爲屬以格不果亦會君死纔五十六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次端方也女四人嫁迪功郎常州晉陵縣尉錢正國迪功郎常德府司戶申洙進士周作霖王彝皆已卒孫純夫迪功郎台州司法有夫迪功郎新建康府溧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專及需始官顯至君兄弟子孫世有科目與於孝友而文字潤澤之尙德不務進雖仕不急用其家法也銘曰

湖洑紺冽兼兩峯涵暉發祥藹沖融惠君之文地所鍾如雲章天兩不從生死變化塞復通相其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臨安儒家父徹尤工文詞與張子韶淩季文同有時名公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器此兒行貴矣初其父既貢辟廱避亂不行復擯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者也衒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兼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尚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絲粟程度如父在弗敢失既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乏貧必與入其塾誦讀之鏘然覃思之悠然人雅多公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爲利回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之樂老兄弟相攜閒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屨安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盡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金人報謝使住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邊事虜情祝使自愛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珙曰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洪山累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曰璨將仕郎早卒四壻王庭實高健王思恭戴宗師也孫曰垓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仕郎舍人免公喪召入西掖爲侍從臣今爲中奉大夫知明州某辱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暨公葬又以爲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考變過詘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涸研燥筆陋儒之酸肥馬輕裘鄙夫之盤廣能具禮約能守義天福方來導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巖祖樗父師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偁吳俯張淵並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爲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刦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斂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爲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閩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劍他郡効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己乎守諱其切自爲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爲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鮓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倅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爲卜是公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參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衆小人是助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小人知公意頗自爲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方依公爲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脩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多訟吏積厭苦公曰已恣睢而使民以弭筆成名乎取滯訟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與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潦州縣窠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

漕計猶增於舊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虜始光宗過重華宮踈闊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羣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虜趣入謝公戚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還司農卿公之還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遂用公論事不假借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奈何叔世事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寶文閣湖北運副未幾與沖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與沖佑畢祠遂請老進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温福之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賢沙里夫人黃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孫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兄淳尉朝陽夫婦死公經紀振業官其子弃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藁十卷介喜節知類能似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繼語以銘屬余者也銘曰

天亹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善人視之爲廢與紹熙御史慶元卿義能扶持事不勝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鼒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鄰里懽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蹹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恩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日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泠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袁聲史墓誌銘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延孺知武進縣提舉杜師旦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邁目眵小書童子所代爾卽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闊達多大節葬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冢旁置百家焉張丞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尙銳論者爭言虜當擊君獨上疏今比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然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掞之於上君雅不好掞之固辭掞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問君閒語侂胄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爲忠桓温劉裕爲篡矣公將何所据侂胄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安曾祖禪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

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晃反浙東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戶女真陷漣水亦死之季卽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敘戰守形勢無親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蓋上虞建安之衰能以潔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策晝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稚耋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絶哉初虞丞相薦君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第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賀得海鹽催煎未久棄去爲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壻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頤孫男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客輒爲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踈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爲強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爲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競匪營以節爲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改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遷莆田九世矣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早祖淵父憲陽江令贈朝議大夫陽江歿而公生孤特強立俊異躐倫等舉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母喪止幹辦湖廣總領所公事添差淮西安撫司屬官員省爲兩浙轉運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審察通判明州知南安軍政最一路諸司合奏擢知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紹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正月丙午葬於瀨溪公學極原本有書以來無不通習聚帙數萬多朱黃塗乙處宿疑隱問一事常類舉十餘續橫浦集補襄陽志皆釐糾昔謬韓氏文行於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者患之公會證旁引爲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他本廢矣夫人葉氏丞相顒女公用丞相治縣法分保正副旬詣邑受令保長五日一輪役當募者第其色力緘之按上民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于吏職在南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爲經方守者一字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略司歲用乏朝廷命轉運使責鹽給之或官自賣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怛然加惠遠方輒賜爲貫錢萬者數十黜議主更法以便民公轉漕時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夫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而以官用賦鹽豈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撥屬州鹽籮七萬五千有奇而實賣纔踰六萬稍積不已是十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爲五也廣西別發湖廣總司錢贏八萬靖州三萬歲以爲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餽輓他路是於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曷若自今諸州守實賣之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殷重惻切天子以爲然行之至今嗟夫嶺海絶徼視中州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斂其貢稅兼官併吏合兵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財不足以養其地矣奈何猶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賣非必善於客販其要在嶺民免賣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不然哉公徧行瘴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孺新改官信孺開禧初挺入虜帳再結和緣韶州爲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部父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階朝請大夫贈至五品賓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來求文余嘉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特一廣西之鹽而止也詳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孶作邦柄增多不已鹹苦爲病懇懇方公斟酌行之如彼飲食時其渴飢方公甚文甚文且博廷發大議可諏可度六府惟修組而莫陳獨正此鹽嶺服是遵墓柏成峯有闢其道嶺人之思賽禱以報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與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逆前趨和退卽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

根當牢持諸所與爲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浸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繇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纔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尙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請因竊用常所論敘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兼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嘆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與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間旦莫及而爾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兌賣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紙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椿官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繫滿府縣値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乂手至額曰眞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愬於專國者徙將作監既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尙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醞成北伐之議邊事既壞矣尙多夸詡以悞朝聽誑虜則以強爲弱以銳爲怯譽己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莽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孳爲民蘇謙者建之兇豪兵與席隅官勢以殺人取賕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亟具奏爲吏借臺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投謙嶺外而召公還然卒排笮誣讕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寒泉脩竹留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寀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恢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糴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熙曰勳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六絕去數十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櫝藏雖子弟不覩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蓋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姦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杪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兼善清明自躬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四方譲善鉏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悚然思見其人苕溪千里堪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水心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及壓肆略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還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駡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毁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柰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與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靳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辯也獨君能辯之至謂道學朋黨卽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虜曰雠恥累世矣卽日討伐調度洶洶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響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盧兒干政接踵潑酒霍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謾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毋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緜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窿山職隖君就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相播告擯絶既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悖心怛慮覩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絶意屏坐衣食弊惡雞鳴挾書晝夜兮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佚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愠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圀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究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之巘屢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固囑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躓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貴兮冒嶔崟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求而莫致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並刖扣牛鐸而偏聾晉楚非曾參之對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籍兮納職隖之月朝余臏兮

進穹窿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瑫祖持右迪功郎父藴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簿虜窺江退州索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事急民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即奏閣免繇是知公令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增倍改官知鉛山縣陳丞相訝曰薄職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正議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後健者威氣鉏剗顧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帥負其能僚吏憚慴公約以中道常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禽滅多公計策既入朝乃言簽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羅本盡廢圍田者再未及用就還提刑禁州縣毋得法外自恣閻詰獄察不應繫數十爲曹縱遣之百姓走懇道相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免稅至五六不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願佃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紹熙登極科進奉千餘公亟奏黜而薦其名士潔廉者十數除直祕閣淮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幫修久未定總領扳公預議公接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國家何故捐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可一語決也光宗從之城完牢至今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失餉計積二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賣絶增餉一年還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乞爲都釀抱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羅偏江淮還複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實有辨義利判然斥部內竊借總司爲姦者其人大吏難動搖者也太夫人董氏卒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上除宗正少卿起居郎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同修撰殤生於頰提舉與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彫郡也數旱災然衆欲所轄念不暇卹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過矣浮餽妄請皆不與又乞鬻僧道止添差曰庶幾寬之遽差知平江府公徑歸復提舉興國宮知泉州泉士富樂其暴桀椎埋羣偷而衆奪者悉株連送遠地則一以靜鎮事從其俗人尤愛之蕃舶至舊與提舉閱視公不往第遣職官諭曰貨不汝買也待制華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與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有意隨其病傷鍼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術抑人以徇己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德所尚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懷避就之淺心貶己以合時也孝宗時博謀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施爲今復棄置損威德矣上既優侍三衙與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況今之將帥何足稱頤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肯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減橫恩濫賞不可輒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己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久廢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貶己以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與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爲言而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數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宮觀數月復以公知婺州公又曰若強臣此行狼狽殞越身無處所有虧名義取誚士論上知不可奪祿宮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鄉晨坐索湯盥潔而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強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知仙居縣三女婿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徐沖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常道迪功郎監車輅院常德從事郎晉陵縣尉常武迪功郎監紹興府都稅院常寧常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婿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趙與懃進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

鄉巖山余既錄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共甫名公卿也挽致不得寧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傾吐無間者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手然公從是絶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用捨命也其爲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人材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者皆已起爲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呼斯完矣夫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匭書千至天子驚嗟曰纔一二公時已仕德器早成物麤兼融理沖獨榮前方後方不斵而行勢有險夷情有戚休畀我百爲從容並酬階卿級侯衆俯僂之峙而莫前公則尸之始居疊石巖開洞劃九仙爛柯今古一弈後依菱塘陂斜浦横欸乃其歌五湖夜明有芝九折有松千尺雲藏霧羃以庇兹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詔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内地虜求戰不許鹵掠無所獲既而大雪數尺凍飢太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濠州以綴和明年六月劉公退翁爲賀金國生辰使虜論議往返未決公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犯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遜逸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虜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謐貸亭戶鹽既增積舟相接數千里賣盡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爲轉運判官虜卒請和公得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爲接送伴遺留使三年爲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爲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爲成式州縣無横費暴役兩運司各有贏財蓋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于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繇進士第歷潮州司戶參軍監鎮江府推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爲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爲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爲運判遂自副使爲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遷郎遂爲吏部侍郎公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畸零稅迫縣公故爲寛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荷邑胥項廷詬公公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然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蠲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檄公至其所曰無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強愎公不附己故出以使虜又疑虜復犯淮故就用爲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既盡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之爲縣者悉注文臣賑業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眞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帥漕爲應辦官儒生節士苦不得行意公既過清無敢以私問者事關内臣未嘗與相見釁不宿設門衞寂然公之始入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事付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既皆潰敗公又言今虜頓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緩敵莫難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撙使國用未甚屈則虜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留正也及升祔獨葛邲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别議應配者詔方下其事公爲侍郎一月即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累疏猶不許最後許以職守郡然冀公復瘳也猶不出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寶澗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已嫁者鄉貢進士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作郎著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敘其人在名世之目忽忽未用死公幼率

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具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攜書就之後皆中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事內故鄙事亦勉志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忌密而與善故知者依爲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者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哀之也銘曰

惟墓有勒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絕不值猗公之家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溫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試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卒年四十九葬於嶧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年儒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君在衆中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贍尤善以理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則士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疑情滯慮參論平處中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資軟細而耐麤澁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往往相爲引重不少矣士方沉藏汨沒固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閥操筆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沉藏汨沒而自朋友士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爲悲而儒珍之所爲殷勤力請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爲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文四得解爲上首晚益銳竟不偶勿以所無廢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求九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勁畫麗語不學而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既歸其夫則屏抑聰明不使衒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纖重晝夜辛苦無所厭忽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叔季內外親戚皆言是婦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塋宅據岡阜之宜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爲能而益趣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質則爲辯說哀哀如發機中的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數年至兩制封夫人爲太碩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衆又歎其遲莫落拓夫人亦無慍容常曰吾憂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覬嘉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溫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鬭使之輕微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人亦天性有恩意閨外杖箠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婺女幼子思慕涕泣自越來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爲大戚曰草樹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是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丞務鄉道木原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女嫁坑冶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鼎孫嫌孫長孫碩老昌孫申孫龍孫艮孫女曰不惜滿女余每患婦女門內常行殆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其家聲在窮達無變志是可述已銘曰

九天下兮遊人間裾褷褷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葬故迹兮留空山

故禮部尙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朝奉大夫致仕上爲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終其身不私己見爲足不名一家有書詩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僭竊存大分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既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競欲爲之心歷歲不渝終獲

已成之效陛下即位三年矣羣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爲大患救患之策幸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今之募兵陛下欲爲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鑑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既得聞兵數與費唧唧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繇是知公稍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曰國家徒倚世將扞虜而不爲蜀慮叛臣歲舉緡錢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閣天險漢中興勢蔽遮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利爲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領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復語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爲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臣甚危之上莊而不愠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禪於重華官詔復爲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閤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所以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歲饑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餧瘠滿道此爲何時而容侂胄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苦侂胄黨遂因公請與節度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贓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胄有而公爲沖佑觀者六然侂胄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爲沖佑觀既殺侂胄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屢移疾以脩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災殍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即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繇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鬱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奠枕民畫像祠公家爲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蹦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絕運道將迸之濠壽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糧仗募士鏖擊遂降卞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虜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歎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悉散遣之公既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稱治暇日作冶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衣排戶以告爲寶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尚書天下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己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說光宗不用後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爲之會也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侂胄首縛送李全而以泗州五千人還虜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魚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訃聞上嗟悼還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

甲辰進士迪功郎鎮江府司戶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戶部提領酒庫公事曰
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徒縣丞女之壻曰祕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
王棐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䝯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胄廢比再召七十餘
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
公晚猶纂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五六爾
病革但却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
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源行潦之溢公毗於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
義術彼時燠寒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內守沖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常自若
致虛用實推其所爲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
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翬父俊民承奉郎少而奇穎再舉於禮部
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身教授楚真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葬俞氏暴露哀
毀高原谷汲飪沐不時具忽有泉自側溢役夫讙趣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舒州
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講說切理會心坐席皆滿時閻值知州通判闕請攝事
所治又能厭服衆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聲大震侍從爭薦六部架閣
累年不得上後進多欲躐君君閉戶讀書不自言朝廷賢之特用爲太社令遷
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輿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
其夫人董氏子成孫慶孫女已嫁者錢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貴溪主簿趙希
亮國子進士趙汝寀相與奉君喪祔於五雲鄉孫奧塋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
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銘初將對策閣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搖手曰草茅
諸生乍見天子語固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耶君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
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釋褐入廣殿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異日庸
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愛吾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
輕量明主哉顧掩鬱不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爲博士幾復見天子或
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君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
語以對策時意氣推君所欲言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
不及見天子而不啻一博士者爲君恨當以君將盡吐所欲言而不及見者爲
君惜也銘曰
昔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岐萬鑛一金拱璧其沉孰知我悲刻銘
斯陰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朏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是宜人強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燁鄉貢進士焯進武校尉傑從事郎監提領所糴場門壽迪功郎監鎮江府東北較務然免解進士女嫁承直郎扈武者亦已卒次嫁王唐卿十月晦葬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強氏同藏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漢以後冠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烏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公皆中進士第復爲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學爲博士而公教授處州掌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祕書丞著作郎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有位有賢相繼益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爲範防物爲經制脉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憒憒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舍名朝廷方選舊人使教國子而公在焉竟講下簾重扉深拒未嘗妄請謁留丞相異之喚語揖坐常聳聽移日當是時丞相患淳熙末知名士不採察而沉廢於賤冗數年間拔用幾盡士懽喜誦說以爲自趙元鎮陳應求纔有此爾丞相既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默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上即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宮僚二三人日再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繇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寤使知徽州不得已強起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固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舞僮奴衰落終日整坐閒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耆年久故南北之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鮮矣公學不銜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畀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爲賢也歟銘曰

蘇常中閒季子所國地卑而爲野兮無錫之山繚而特水汙而爲澤兮無錫之泉洌而食允矣沈公以配茲德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蝕民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門膝沒及霤蕩胷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多數萬人監故千餘家市肆皆盡茅葦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宅四十年濮陽李寬知監事民賴其力始就高燥立棟宇坊巷繩引閭伍鱗次既滿諸司輒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成略如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猝爲功者非虐歟以故李君每來予禮接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授予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朝請大夫浙東參議某丞相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慮而修參議爲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子不異庶嫡遇妾媵尤有恩參議沒子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而同新嵊之郊以爲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人得仕者文宿與寬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羣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爲衆矣銘曰

其衆則增其賢必升夫人之承嘉定八年二月日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知寅之孫蔿其官遯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處士廟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迪哲皆以惠愛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閒其所爲也公貴贈迪哲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州江浙後進負擔來學宰相曰當爲太學得師除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天子親政久威柄積上臣下多皇恐顧望事惟奉

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上色莊改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丁奉直憂知徽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留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歙縣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爲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摑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既而實稅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繫久不勝饑大叫役者批之墮水聾耳宿昔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賕吏闔州感動所謂實稅者婺源戶餘三萬而逃絕六千其新安還朱鄉戶稅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千照造簿自實其稅應者蟻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西公請訖籍而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山谷叟老具鼓笛侑酒送公泣而別過朝疏兵民十二事持不下留丞相請付外上悉鉤摘要語多施行者時方拜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曰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躬協贊若意向有偏禍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田徑乃豬堰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郟亶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流與宜興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舊爲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既爲高田圍於茭蕩既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陂大半爲土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塡當捺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爲衍沃而農不病矣入爲吏部郎還右司左司今上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權刑部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吏或夜半擕乞米奏至歘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歎曰京師彈壓如傳餐耳況應辦手擲食也首善何所仰請於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煖堂寒苦而僦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入居養院費大不給內帑皆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圖之上蹙然曰卿言是也賜賚餘四萬卽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劉德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置南安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獲與子渾杖策赴郡虜數道迎拒兵壓江漢姦民乘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餓羸恩接賓旅募人於浙東部分練習燒墼築城創輕舠船往來捷疾繇夏口而下依公爲強虜既去朝廷是公所爲除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初虜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劫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數十萬皆曰虜再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請專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黑風猺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忿爭讎殺湖南抑孟傳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州勞於戍守孟傳因土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爲列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顧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公已病既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州之南明日七月朔而公卒年六十五二年十一月朔葬於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沖迪功郎渾將士郎長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章學禮幼未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訪公者告之必盡初光宗疾免到重華而日視朝毋改中外交章論切公既入諫退見宰相淚落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而意恍惚真病也已盍爲詔四方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留丞相未及用逃之徐村上使公諭還浙江亭復其位疾終不愈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幕士取簾幃俟命后自祭奠乃止於是將禫上臨喪未可知也公憂憤嘔泄臥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類歟國家存亡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在公以知閤門事蔡必勝授之使同爲知閤韓侂冑固請於太皇太后禫之旦嘉王竟立嗚呼當是時謗讟橫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

矣微公定計將使一夫攘袂而趨然則社稷永安而宗廟常尊澤施於今者公之大節不可掩也余觀公忠利慘怛能任大事視人如己本無以取嫉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胄既得志則驕肆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聞道以言爲身因其己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弘狹而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訌訌天作閔凶舉世驚哀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宗國是保彼譖人者不祀忽諸畀爾枕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死不求諡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爰居時來助其永號嘉定八年三月□日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曾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曾祖處仁祖度始種殖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爲踰冠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纖巨一佐其守值旱饑沿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己合議薦之公逡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孰先於子公曰刺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墜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訕出一口公厭之求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工郎官求去不已知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沖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韓侂胄陰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未畢禫而以祕書丞詔改著作郎兼兵部郎官軍器少監祕書少監公以驟遷爲非復求去不許方下詔伐虜直北門者既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卽以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胄雖不樂然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簡請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卽時止右史陳子𢦗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是嘗無故自言爲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亢顏據要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矣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退而濠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責正隆以前禮賂持論者各懷苟且公推衍大義載於訓詞扶善謷姦得承平奧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以存舊體俄而侂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史官爲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尚有田宅謹持門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於太平鄉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鎭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穎數早卒女之壻曰衛樗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達既早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渙相矜伐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飭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間朝衣負塗炭之羞而以冰玉自潔青蠅蒙樊棘之誚而與鴻鵠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賢而宜書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膏其汙不臞其清是爲鴻甫正性之閑衆攫羣攘舒徐其間時雖我畀我不時卽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庇國如珠潤淵日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並照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九月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夫髫鬌有傑氣十七八游江淮亂後邸店未復臥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阨塞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堞巋然合肥城也値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薦虎皮道旁燔肉煮葵菜浩歌縱

飲弗爲視帥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之復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懽甚因留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袞袞無對怒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憑高悲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燥將耀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怏怏不自喜尙行游無怠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蔽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趣矣詎輕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祖鏜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者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兌兗充二女輯輔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予老憒憒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略也銘曰

不設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月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寧麻溪峒民業鑄兵鬻鹽者官窮治羣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爲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溉萬頃豪黨私以爲田陂浸壞君旣按視卽疏鑿如舊規移武當令改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繇此復行矣君每爲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余輒俛仰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將請於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歎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贈朝議大夫澤爲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爲溫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歟則古之爲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日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掄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爲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溫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猶奉直大夫然君自待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勢加物居官明恕必舉職而不爲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羣從多已顯而君故常調泊如也將往清流値淮北旣交兵衆勸無行君曰遇患不避義也州檄縣饋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不至也旣而宿壽兩將遁走潰卒聚滁河無食譟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虜決逾淮吏焚廩棄積而南或又因以爲利君獨攟口券馬草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怒扣空篋強拘之總爲誚諭乃已虜退守與郡僚留金陵沙上賣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黃悅村招散民種稻趣刈麥晝夜暑濕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再造皇恐扶輿醫建康襄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讎之議出余固懇懇論奏謂須家計牢實

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應之不然前直捲而較後曲藩牆擾則堂奥搖矣執事者不審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据正守義如君之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無親疎貴賤皆實涕雪泣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以君仕不逢失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述於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塞其子孫之哀宜處權請之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墮時紛故園有茹兮溪有繙魂乎歸徠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善祗二女壻彭表韓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萊少熟父母老遜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嘯絶不知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爲有久而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課其子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濕沉廢逾二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彌日得好語而歸人以爲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傑材偉士無不師友然尚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補及進士第教授無爲軍兵亂人相食俟間輒謁告視夫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身事君又反顧乎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姑夫子不疚其艱而相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饑羸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人並家有鹽亭山阿阜深衍卜者指斗門之北曰是宜家藏善補稅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佃鹽亭山在斗門之東縣戴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必山之勝也因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也有司索文書驗視不酬吏取重貨持不肯決僧詛鬼路罵聚刀槊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趣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爲直然後十一月初六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誅也銘曰

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蘄棰而捲孰在亡夫人之歸天與罔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還安鄉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城北仁塘原君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判人聞者欣朗開達將校改服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旁縣自占季年再倍夫絲果求藝皆通方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我而衣食父死伯不弔疑將祔於祖一夕舉其柩他山哀呼僵踣幾不活者數焉遂羸毀終身入太學凡三中上舍積歲月始升名比脫紵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視衆所甘殆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澧守蘇若霍諸司楊呂苑又爭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墮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四無垣塹蕭艾數尺嘗展卷長哦醨酒薄羹益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歿有以思存有以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爲限蓋有委心歸計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絶影於既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緣屬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逶巡退却於及格之際也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尙往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知恥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以上柱國自建徙衢爲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而德皆餘於隱矣兩娶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几曰凡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

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己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

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祿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奧原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蔡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考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使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志也非豪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輩行絶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僮僕單特賓從晝夜集鵝肺烹蛤蜆蔬橡雜陳之急難窘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偕出矣景元果豪耶不以富貴適己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景元歿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必枉既定之榮矢而不往以介責身以通恕人餓於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爲陳君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夭二公哀傷俾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繚出荊州茇舍倉卒巖弟志崇蹤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戴拜伏又逼同婺越兩界乃得以竁志崇詞藻精麗從余久每語家人細大輒噤不吐余竊怪詰其故則長慨淚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士齒也率三歲遲之遲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即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瑾字國器繇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床里人床方三尋平如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爲飲弈也君軒岸沈雄言動未嘗妄既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己益物種植甚遠積累而可稱紀者衆矣然最著者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漱淖墊沒數十里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北塘合一縣之力閒乞丐大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栽石取底東達之海閱閏而成堅悍可履甚潦不能淫人以爲君德更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窮可尚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房資以爲法志崇弟曰德崇二壻曰林萃邵持正既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男七人皆以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德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爲君道而君亦謙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之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嘉定八年十二月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曾祖仲劘開府儀同三司繇儀同至太宗四世橫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二聖雄張河南北巨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從飛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抑守嶺外而歿公孤憤激發痛舉子夜誦依佛燈或日昃未爨履襪穿垢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未及境有蕭某官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浪音信絶數年矣公笑因敘本末蕭驚異後公爲郎而蕭位執政爲上言如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茫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敏絶爲一府冠孝宗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秀州金字牌忽夜下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爲腴田還朝命除郎黃參政不奉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旨射鐵簾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

爲諸軍第一除度支郎中侍從夜直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出
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進太府少卿於是上既欲驟用公而軋於外庭御
史遂以爲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罷公光宗語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
所囑付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復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廊其歸公使者
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兩浙運判虜使張汝方暮發京口轍車
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且號夜乙丙公擇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鈎其舟
浮栰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
直敷文閣副使憲聖后攢宮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孝宗蚤
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
年五十八八月某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啓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
汝鐸承直郎汝鎔宣教郎知浦江縣汝鄧從事郎坑冶司幹官汝鑽高州文學
汝駉從事郎臨海主簿女嫁文林郎錢芄朝散郎知寧國府張忠恕孫男二人
孫女四人公爲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期會不迫而信治財以寬民獲貸
放而官有餘資廉儉終身不用公庫物在上前言論率樸透底無枝葉上亦坦
懷歡笑肝鬲親厚嘗謂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留卿相聚正欲
共此不可遠去也蓋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簡雅不任宰相宰相往
往慚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恥不預輒譟曰此繇某來也雖疑似無實然卓
然被知於人主者地偪而交踈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不勝百計之排
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比周矯揉以應虛譽則何懼不用而摧殘困折終
不能有所爲者豈非伸於上而顴屈於下哉其後天子一切恭己以事任其臣
舉鴈行魚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始爲任事者所知然公寧以人主之知受屈
於永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求伸於須臾此余之所以賢公也性專介重執未嘗
曲己徇物薦士尤謹在兩浙或請薦沈程公以程犯贓不許在江西薦許中應
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僞學畏不敢舉者也在秀州黃洽爲中丞薦其所親公聞
澉浦監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也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爲後洽大恚故
迄其去毀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啓霞金碧曒曒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樹以斯原噫余趙公曠度
逸羣神往無方豈是之壙誌其遺聲以世厥存嘉定九年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從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俁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閤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邊事將動諜妄言虜衰有證宜卽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既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緜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褒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李爽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劾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俁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劢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絕聲喪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藉輪囷亦旣豹變剛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鍔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爲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庚麥秀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疏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饑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入九月有上氣疾醫每責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己丑已卒二女素孝愛拍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曛黑大呼曰彌陁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陁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顚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古人所謂恆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旣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氳孰餞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孰妄爲神異說孔殷安爾真歸勿墮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爲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推官公政和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饑賑以學廩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補舊有贏糧焉辟浦江令時所至告事魔者牢戶塡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既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曰寧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略藏陰祈道流其僕且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點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衆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道宫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廨增舟取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斂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判王𤫊捕揚幺久無功更命岳飛幺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雷大雪冰厚尺餘席益責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行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爲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荊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多少公曰若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卽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疾下多効之洶洶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故忽諠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酈瓊變一月人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爲戶部郎再知荊南桃源伍俊既招復謀叛提刑万俟卨不能制公許用爲靖州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卽出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爲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劍槊不能勝旗榜不能綏垂二十年狙唉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粵首尾地尙憑負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撰而閩八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尙何白旗邱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陳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立砦以守久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繇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戴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媮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忿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截劃應手小大各成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瀕晚而秦檜擅國深檜專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歎也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恥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

待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既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邱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錄參恂愉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榷貨務師昉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誦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敘而銘銘曰

薛絲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礪其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電掃跡閩擾楚劫億萬雄羣惡首既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僅存佞碣諛碑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柏有孫伊松有子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嶽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所幹官曰驟早夭曰騄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樽涑水司馬楊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爲之悚聽躍立激慕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與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沖佑觀年八十五憊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八日親燎爓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郎玆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秘閣修撰名煇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尚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緜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尚存舊聞可守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店務嚴州稅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尚右出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祐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沖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己固然爾徐而切偲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橫

難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艮甫之義繇此更踐內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艮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為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偽錯陳横逆忽來幾若無所攖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繇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艮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繇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為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艮甫立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田時以偽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艮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艮甫已先入為郎及兵議起即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罹其禍者衆獨艮甫為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為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艮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為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為艮甫道之也艮甫平居嚴己恕物不立崖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無意者日滿其門喜為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摐然金石有聲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陽尉其夭也先艮甫四月或謂艮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艮甫之道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艮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己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爨滌舅族憐之為致唐氏纔十二歲羸葳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繇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賈夫人親為猒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既乃知為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為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為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於家近為殷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啓其節以庥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派後別有洌沇泉佐江之竭行為巨川止為重陂唯心之亨是以承垂嘉定十年十月□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繇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書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為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為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履刺白蔑艇往來田閭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起為大理司直還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為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瓦寶江淮諸軍滌甑釜待饟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

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繇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圩圩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閤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蕭潔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之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在艮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予於公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薛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譾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譾爲弟子泳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鬻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翺劉粲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翺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康上柏山豫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宂宂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冑出兮宜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而必行也然而沿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爲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予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父若德母徐接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事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汹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夫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儆之似之侃之伸之壻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葬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橫聚斂而世以爲有才具常懇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強使就辟彥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逡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恥之人悃愊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鞏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怵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予本拙疏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爲之黽勉追

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涘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芙蓉上峯因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尚何諉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卽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肅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淸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己不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子用子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爲綮吏乎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壻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轄進士高槐上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維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弼孫女二余既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温州移使江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曰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悋固之心蔽賢者爲天地所悋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愬於天耶吾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貴壽考蕃衍而無極也何荒類圮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冀魏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爲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奄至四明官吏棄城遁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踰二千人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太學友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褒貶儕輩用爲準的二兄將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以載書領之而已閒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爲材意者失仕乎尚漂搖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於學既厲以古方冊事業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勸之己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爲此勿爲彼也親黨子弟請並塾同師有遇亦折難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繒始未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侍從有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思蓋君八子彌愿太學生及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崇侈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鞠壚母未葬不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奩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賃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忌其

方與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己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絶然則天偶畀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興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幣脫簪珥以質酒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厚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閔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祔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恕彌愈通判江州彌鞏教授汀州爲從父溶後彌忞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礿陳燾蔣亢宗孫男嵩之全之巋之皆發解進士全之攸之巖之長與丞魏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與曾君去太學二十餘年光宗立詔錄舊人語故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高氏安人銘曰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惰戲色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鄙未嘗不肅潔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待以立也文所繇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稗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自天則余於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夭爲屈去來冥冥理焉攸出十一年十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大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贏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涖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贏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厲行立比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皆謂文過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卽位冀太平旦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諄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遜繇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孝宗遽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參政奏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删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博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郞著作佐郞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歎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迕孝宗罷再主沖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郞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尙梗塞正路公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郞兼直學士院趙師𦐂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𦐂之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𦐂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喜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許公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恃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不許第多其兌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尙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範承奉郞仙居丞爲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郞浮梁簿策補致仕官曰範縱政郞監鎭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於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節減與民無奇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

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斂自取民困兵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正閏恬其仇我俛焉並立甚至以爲戎狄之德黎民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幣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恫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尚書郎日請對明其不然始詔與虜絶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公汲引而材謀奮審懷附而南北親條序簡捷士皆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豔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温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柝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幷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方不習而利寂含五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曀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寛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匳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縢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倓字安卿縣宣祖四世彭城侯叔褧爲曾祖直祕閣知池州尙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鞫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懇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券料爲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傲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借百年弊事絶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末減即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寛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縣是既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讎而鬭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賚曰與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耤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

亂公取死囚羃其首刖兩足號於衆曰此劫麥穲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於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宓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晟後者從事郎真州錄事參軍師雩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楊子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嘗怪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數複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慼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天反物歟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譽之以手加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懇懇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尤感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有惠政軍與數調發而民不煩孟太后幸江西衛卒反攻縣與賊鬬而死贈直秘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橚字文長乾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故事禱雨感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已責古人所以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尋澍足改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爲桑既稅之桑爲絲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販鹽本錢數千萬販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請於長一棄除之舉員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餓死殆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輸縣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門公歎曰諸人今枉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爲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汀州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置庸不肖中是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八子千人聚汀贛間約曰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捋巡尉悉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屬幸日月盡遣還本舉潯守廖德明廉守劉柄顯於朝設抵當庫廩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八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侂胄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還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十一月丙申子迪功郎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艮先難後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爲身否泰以善人進退用捨爲己憂樂侂胄始得志鬱挫天下士使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飯處耶稍收拾銖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侂胄既亟敗忌者反

指爲黨疑似鋤剗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終用兵端斥茍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絶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寃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耻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毋曠素業廢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糧剩錙大將奪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别爲籍兵逸亡馬倒斃皆卽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或傳軍中狠顧離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羸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毫者必外爲苛斂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吉人感德哉然是人也與世務常多闊短而精通流速者挾己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意而亹亹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創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節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者末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算深黼黻爲章宮徵成音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一剛以折百壬有書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月□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於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承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滿廊戸烹菜攪糜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鬻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别小學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四十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擇以羹以菹成士之德秉我頃畚追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贛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理壻曰鍾如阜孫銍李燔胡焞周約禮未嫁者一女孫曰侶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下及其羣祖官相接至州倅縣宰旁房比院簾名數十號一州聞姓而曾祖衡祖韋父襲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任爲己責他日主司標其文壁間夸同列曰此當一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公之兄濬也既上省復當一經首士繇此屈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忽恣有私假他印文得贓者守欲以僞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於法欺騙爾入重奈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卽司法至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昌察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監司愛其語樸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聲怡色温必伸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然公常無久住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還於郴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郴山阻水涸斗米尺絹皆自齎詰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其在袁州閱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咲邊軍廣和糴以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俵戸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用贏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龕貯像奚爲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爲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

胥吏顧失笑而公齊比欵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曰益有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為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郴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士傾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況晟請之勤耶銘曰

以身為旌以宗為成以法為平以民為生進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春堅冰姑蘇之高天地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横孰憐我衰尚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減騎數出支坐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姚早喪祖曰家事惟女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為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德業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自己出也故為婦而順諸子方攜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師質訊反復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惰賴以有立故為母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肖孤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於吾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蔚山雲與伏而闕不以詔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淚之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兼力衆善篤學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疏之曷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邃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邃其末銘曰

葬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柟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石敬瑭叛賂其地於狄遷永嘉亭山為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兩髻賦一舉空廷語壓場屋人謂必興王氏矣既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匹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繇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鞫奴款定泗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税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況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而出頑鄉遠逋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歛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大半公積錢買田為新塘六十八埸六淩舊陂百頃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填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餘里漕輓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為陰廡複屋塑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開禧之役沿江上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時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籃卦住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誚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悟其諜也且虜何畏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尤穿穴者深其壕水環之抽襄兵守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為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贛人在

元祐冀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
民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亭鮮絲纊公課種桑多者
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
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
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沖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
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而祠之
違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亭山西原娶何
氏封宜人子曰熚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爚將仕郎曰熊增曰承事郎知宜興
縣戴桷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食父訓惻惻焉有失建其實利不
崇虛譽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過
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
請見之雖不拒毀者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而後還
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是乎鄧友龍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
又曰前日某人發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慍曰公
嘗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
衢信道中不絕至無擔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禽在鼎朵頤
染指世無人推挽既多復恐必甚蔡確新州可為永鑒滋蔓未已非朝廷福
執政善之不能改也初尤尚書袤知台州公為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參政鑰彭
仲剛石宗昭鄱人石慤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依友朋箴切不隨吏
文督迫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笏履到
門公亦為折屐偶蓋錢公既相用常法敘進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
然搢擘者私料公厚錢甚媢忌者因掎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
薦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尸此位為因固求罷故錢以公
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己而志不
舍命雖道欲成名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
從公至耋歲月相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
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產緊北之餘忠為幹骸義為肝脾彼夸者子膚革
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即以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
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洊蜒淵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艮臣語中或
咎余不當為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
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
激奔迸迷匿苟脫譏謗同時為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散蕩自棄於庸人
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
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
於微歇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
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
日小緣陂塘疏着竹樹阻曲薄粗蔽映爾然余臥病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
江袋鹽監守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輅院烏
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盆夫竈叟爾汝詬病其弊事千
蠹百穴君著為條式使後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杅
葉池銅山崦披剔暗井水泉充溢尤為人所稱惜其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
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
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飄落貿貿塵埃中豈若岸巾南堂雲臥月起
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為第
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宇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
先人食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
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
菽也筥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寶不惟
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樅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溫之子大本爲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材海易漁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圜正直門處族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圜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己文記詩歌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己痛疾救之不暇喘皾宿者與廬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歿既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不自禁余既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爲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修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顒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子之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壙閟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顒叟曾祖某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堠壕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大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卑遜韜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己力強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申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饑有賙征斂有損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略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笄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繇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府屬高宗卽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還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機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字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議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議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接伴虜使完顏暈於是始揖暈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裔語徵及公卽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與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官公孝友賓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齊肅不敢踰越也論王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處仁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

宣和致亂靖康弊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亡而身隨之危今一舉而還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戸萬九千其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慼姦猾怨憤倉猝之變何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拔引翁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鄉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趙鼎也張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疏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頤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窦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厚也公爲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慕兮百共鯀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寶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繡裳蕭蕭白壁沉沉揭兹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爲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譡汝訓汝諿汝詁汝詁繼善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息與校書郎王衜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載欲常候母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閒履聲各以孝敬分職非世俗閒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于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譡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譡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譏逐趙丞相二子弃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無田芟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罄竭辛苦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温州汝譡寺丞使數路汝訓汝諿改官知連江泰寧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天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閒言女淑在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七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爛彌高極深一縷萬尋益培後昆尚單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宬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字却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漂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己大怒遂以四通非近法罷鹽司再薦即日復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事尤忌君故爲輭語逗歲月君寤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溟涬風波閒余爲奏授廉靖處士侂胄猶慚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瓌奇卓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爲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始廢章厚又廢侂胄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爲應科者地哉奈何後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授擯又所謂不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羣誚聚毀如詰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返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巖卜渭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宜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㬉國子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員嫁廣濟知縣盧櫄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妄告密威脅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鞫於臨安公偶攝

錄參亟閉獄戶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即坐譴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屢改監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爲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蹟八年外賢材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鹽淮西運判入郎倉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與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紬道學而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壓不心與也忮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羣矣趙丞相特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忮者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道學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學於公塗閭巷揖無及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色抗辭殄行讒說猶螫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沖然無去來而爲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爲言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之更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爲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元鄉巫虪村山曰横山明年戴氏殁合于墓子曰綸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懋曰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謚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簡焉公義順而理和塤唱箎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猜防收攬雖幹官亦親擢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當清苦孤立今黨援封殖大殘也閹倖給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鼎貴大賊也騎淮常作過扞邊何有而長此隳信誓武舉試七書韜略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子故淹緩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匹十餘千秋苗斛兩大碩秋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爲博士爲寺丞爲編修官爲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也氣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其上不爲執政大臣其次不爲諫官御史材非果難也銘曰

超天門之業業兮衆外逐而偁援奚夫子之並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旗兮戴駭俗之高軒遏讒慝之横潰兮扶忠良之阸艱訊曰山浮蒼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窒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爲聞家然皆繇君教也授漳浦主簿文牘関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民爲劫冒賞獄上矣君覆而寃之一食頃放散數十人傳聲懽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視四縣盡荒遠不到地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騂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沆鵝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剸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

屈前守材其爲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渚浦夫人王氏子曰顧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簿有酒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大人咄撻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好伏事牢拾飦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惰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闊視宇宙隘回慮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間活人烏脚溪殺賊流鵝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長潭王公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戶曹元顗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於剡剡之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遁數十百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奉每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始之姓導悅以下審超孫顗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之父迪功郎迥哀痛沉劇未暇及生理君幼尚束髮即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累狹以致深廣迪功歎曰吾家命脈也非此兒不與矣族人長老加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喜曰奈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敏先人後己通有共無出於天性奇書善本輒貴售屬其子必於清論閒流意未嘗不在譜諜間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板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祕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阮遙集葬婺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朗開達匕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月丙申柩葬彩煙鄉山曰鷲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夢龍夢艮夢錫壻曰史必端夢庚夢艮皆已卒女亦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迪功郎麗水縣主簿孫男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嘏子恢譜乃言嘏子偃無恢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也惟杜氏葬長潭戶曹葬剡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而銘之銘曰

山回水復昔誰爰宅晉相梁卿蕃衍千百有篤王公追念世德匆爲蝸升不如繼與仆壠摧丘淑綏影纓我能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莊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廱太學鋒銳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置沿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羣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卜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鏤之徧下州

縣使百姓戶曉而劾其稽違者繇是上益以公爲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鞦憑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還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偪己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已逐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咈旋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間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忮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歎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藉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在不敢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跋撚紙代燎政以慈愛爲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嘗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爲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薙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遁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素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乂清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贛縣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縝知永興縣綬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嚀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黟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獨我偃我爾無尙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羣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明惟兩聖人深照厥誠始黜終復生寵死榮墳彼北莊其下靡刻蜀筍仍存翁仲猶默碑銘新特綱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惑十二月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己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怪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與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

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賓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噆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卽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點引疾辭位逃寵畏盈敷露懇切上疑訝抑首饗眉請間諭公曰卿輔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塔侯命上不得已以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州提舉洞霄宮光宗內禪詔曰卿沖人舊學也何以啓告朕公卽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而敵詐虜懼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竦厲而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達寃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月乙未薨於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爲表謝略曰念民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塘山提舉福建市舶械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卹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己羣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行偏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疎賤受無以尚之夫耽位敗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靡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世褒敘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與二十七年太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無考任而躐華選懼爲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久也陛下發憤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以和爲形以備爲實虜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法爲天下信事爲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已變端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隳國權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行公起疎外論建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湊的深中利害雖老於臺閣者亦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用人未有毫髮効驟還輕改視職守如流上美其意曰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爲二兼焉在後省

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蔫贓敗不可收敘宋鈞罷黜不可眞俾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贊而明州民汪彶獻稻萬餘助賑卻戶部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眞班定典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爲屢請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虜相與愕顧歎服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戶四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爲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轂側升上念公魁偉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旣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署喋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常再三卿盡言若此眞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斂厚捨施爲己任大閱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窠名爲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旣畫降公力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鑒析材傑舒拔淹滯上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自以爲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卽墓廬以宿喪太師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賙窮乏有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己約而裕不鳴善以收譽不衒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栝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枱通判福州棫据通判沅州榀通判撫州壻劉倆知南劒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枱据倆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汶監蘄口鎮洙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浚承務郎涗瑞安縣尉洽將仕郎濱登仕郎而洙浚亦已卒曾孫鑒鐵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鐵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偪廣而不縵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迪惟皐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推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泰道犇包勿猜沮之嚴嚴廟謨虛己以咨令如雷風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潤世雖其退有考其進公旣返止帝亦禪止古稱明良毋或遠止幽堂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日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宋廐父墓誌銘

宋駒字廐父自宣獻公後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獨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閣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趣捨不同流知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黃氏子汞孫壻任獻可卽山陰縣承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尙君之似嘉定十四年四月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年五十六三年五月辛酉祔於臨海西溪東奧山君在南康屢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繇此起惠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狴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隱姦如款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給祿胥徒貲產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威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閫閾素嚴戶外絕行路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千餘年不再見繇稱有嬀之後將育於姜竟奪而王之豈師尙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炤始爲右贊善大夫炤子昭範經行最高第遭被遇天聖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繇漢陽徙淄川再爲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唐姜謩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徙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仕范文正公備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鍔通判全州是爲曾祖鍔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廣東運副君父詵以呂丞相頤浩世姻忤秦檜遲於吳十四年高宗旣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令治行甚脩余嘗爲寮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二惠欒高以亢沒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爲齊之姜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曰邽監沙市鎮曰郯曰郢曰鄒皆先卒曰鄮今爲承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餉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霆曰安祖和祖彌大充實彌壯仁實彌遜智實夢實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洞將仕郎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子孫未嘗離樞密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牧邁善與家宜勵我清苦志絕彼驕吝疵素風落朱榮旅葬台之湄長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年五月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並稱者得陳君耆卿既敘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俛而不肯久乃言曰吾冑出太丘長寔從婺徙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父諱髙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閤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強鋭者抑畫者進時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猝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褓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歳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二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爲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開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尙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昔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華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冢居閭吁嗟叔明手栽檜杉卬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其文爛爛永也不刊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蓺門幽寂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聞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棼劃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餽纓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還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閑居隱几嘘嗒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寃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鉤距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扑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扉則舟楫具芟舍備糗糧給民還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厚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欝食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大理達父曰囚筆楷着行黏紙皆匀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買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刋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既連黜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楊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窖無積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僮兒徒步視貴豪不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民治生

法醆寒枯落歲糜月累然後纍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
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娰遺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
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繇平進學必依癯儒纍
糲適口而膏粱踈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
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
喪己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尚其素風
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
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
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
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隣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
其儉久而卿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
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
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
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
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永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
銘乎炯厥幽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
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曾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
敬事畸繇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台州江西提刑吳
君亦盡禮請一旦絜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悲夫士
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
求則威望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燚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
祖杲雄於東陽君既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傳經彙史豪俗痛
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嚴事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
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札匝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留陳
補歙縣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
如素熟民逋負緡於縣廡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
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士匿今又十
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艮苦奈何其長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
廟祿買地孤山下將遂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徧視曰珍
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
宗氏子敬子魯子壻陳歡陳桂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與慶嘉慶君之
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厚於傳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遊
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七徑去問
其所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耕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
之獲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宲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斂身
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芒屨夜
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攝衰復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
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昌鄉戴奧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
貧弱以求富強者恐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
之先高洵曦曾舜文及祖秉器闕市調直銖侖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
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
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
族祖垕無子以木弟栝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栝亟歸垕

驚泣曰彼雠也委吾財於壑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屋竟自費之十一付其雠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歎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請弟栩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丘能寡愛其子如己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卽以券還丘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有食羹形色千乘好名之論夫始不以一裁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爲之也王公不能答噫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歟若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栝栩女嫁內舍生毛仁厚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沖老孫女二銘曰始緜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何必高岡棣華連理伯季同藏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中外皆王公將相貴戚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處市僦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字女育突然成長我未有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嫂偶坐無怍色疏翁族姆却立無惰容葵稭瓠葅枯鱻僅足而名人勝士邂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勸勞客驚喜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縣父池州而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壻監嚴州比較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兩姓詩禮之澤故其錫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

昔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盡收斂攝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覆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靡豆曰夫奚悲噫艱爾思曰予奚肯噫教之永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璿祖敏昭父敦化贈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鑑錄本坐敗敖晝夜讀數日略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踵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槪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還國子錄勅令所删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爲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鎭范宗尹趙鼎置鎭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矍然遂極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執政孝宗尊內禪公卽求補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爲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据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猺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略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恫恐安撫使王藺奏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猺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熙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緡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抑損蕪饒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去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觖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褒禮耆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閒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

帥李奕後帥皇甫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虜縱亡命刼界外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浮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鄧州歲惡至攔米搜糴民食頓竭繇是七州民無強弱相扇爲盜縱横入虜地復歸自寇商販路絕沿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鎮屯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將遂出師公謂侂胄復雠大義伐國重事也豐儲實邊教而後戰古人成筭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蓋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羣盜剽奪行之豈得以敗亡爲戲乎既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遷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池河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度虜必至至則襄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茭芻藁稈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士兵効用戍五關募守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韋叡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爲栰渡江矣武昌震慴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日置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人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反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侂胄言州無援師僞爲慟哭可憐者侂胄不知其詐也怒襄陽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侂胄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洫中流晏然侂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觀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縝嫁建康府戶部贍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顧彭澤簿巽新漢陽簿履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明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而公獨先見李奕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陸獲全功又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威怒不許既而公爲抑代遽奏罷之抑慚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令吳琚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爲議因佐佑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譏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譏而已不譏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糴二州祭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琚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譏者往矣不譏者可以定矣古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曰

選愞遲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閉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闞口覆波若電開禧挑敵最爲先見聾粟萬倉卒全兩邦虜不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劇零功碎績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讒疑我譏夫之淫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曰道喪教失士遁其常守而旅於分域之外抗而爲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樸於文衆矣反其華於質鮮焉若夫屢變有司之法益薄而知自厚又加鮮焉況於羣千萬人而

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殆將絶矣君之所稱應是四目平生著書甚工然每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解惟恐以聰察矜於物也譬之不如無毁也招之不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久也無悲愁愠忿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世爲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於孝義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繇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趁寬額可乎先王擇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辯論皆屬司馬於成德達材何速也今糜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埴豐城簿止善靖安尉銘曰

埴之友沈僩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其信然以君之賢宜有後哉嘉定□□年六月□□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繇建徙台爲黃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師數百餘里費盡出于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惰人頗笑之君曰古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壻曰項附實余師禹余夷甫周冕夫儒而匿於醫可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奚報之求雖然充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銘曰

留耕之閭有伉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壙人心如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永之休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檝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秦司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時吳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爲夫人表於墓余曰史有狀壤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得大罪於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縴湖上一綫之峽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地危其親罪一也曦盜蜀無假南士不函東下益西寄孥議使者坐縱口罵曦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貲數千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怒題絶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毋已無益毛氏之祭繇是闕焉罪三也既失仕耕廬山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山巔可休水溢可息今不及游矣封一蕢魁剝一豆筴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不獲其上謗鬱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漫而吾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幸未至陷胸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銘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還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

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爲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絲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與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之家者絲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間獨歎曰吾雖忍死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人臥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音之不遇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於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於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德不克施天地不可懟夫人不得壽而抱永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之不孝且不肖也尚何言哉今啓殯屋以從幽兆則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略序始末埳名於墓隅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五

原书空白页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繇王始追封懷王謚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謚恭憲父士圃爲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天寧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京者一潭州者一皆食其祿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之封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更負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轉徙浙東閩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手自寫讀晝夜學不去曹夫人間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懦不事公爲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爲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面殆過正稅公誠言于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怨而永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應舉赴集必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凊時靖州守貳交劾戚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倅不足爾平人無罪也躬撫因視飲食之荷繫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劉珙預政事舊知公欲用爲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爾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斂去苛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溫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相爲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當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糴和糴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爲姦而鹽不可得公令鬻鹽糴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絶鬭毆夜不閉戶治唐韋處厚威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爲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遏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攝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迺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而民餓死矣即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迓吏留瀘州江安南溪等爲糴既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自糶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祠下籠石蛇攔江爲巨堰吏盜傭而堰不足以待水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縋去歲弊吏坐之然後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手永作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爲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吝糶邑民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賕盜米者十餘人他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懇惻嚴信州縣推心奉承民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羌奴兒結反知州宇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餉故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公曰蜀饑未能自哺不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而益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爲業一日盜寶塞良馬十一疋鬻

於官守將不與直故叛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使還公攝事三日吐蕃酋首蕚東畜列數千人越大渡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艮雷震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卭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戒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兵五百人戍卭州為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獲一吐蕃者賞十縑殺獲者賞二縑於是卭部川首領崖機會黎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蕚東畜列之首來獻盡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時熟戸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並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明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吏白承受奏請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為罷之有內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虜李份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副不為禮至是虜三節入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玉津園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歡動虜益畏服時既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學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千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焉歲大旱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於御座之右上為悚然與可之上既喜公言切詔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亟進入公自為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援

唐以蘭陵公主園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朴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稾百餘篇多者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前為壽上令公滿酌飲之醻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打球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爾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卑樸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為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為無益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戸部不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蠆有毒狠子野心蓋指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戸至千二百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郎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行司主管機宜文字善卞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讜汝訓國子進士汝諿汝詁汝詠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為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石楚蜀閒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某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為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

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羣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不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奮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踈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平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輒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奈何宰相聞之予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蚤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其薦第有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取士爾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爲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戇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罏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竝贈孺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買丁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曰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尙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某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秀樗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學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爲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倣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責倨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誚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劍猶坐前謾不行知沅州猺人屢入城邑關通博買無忌至濫惡抵負而睚眦讐劫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視訖事各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巡防與猺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風漂雨淫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石備

樓櫓以明示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甲可喜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薦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請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林巖石幽茂深阻怳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存着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還郡沙窩久矣決還之易守禦使儲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諜報虜主祈太清宮且窺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爲動但遣承局趣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公之在光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敖貯米如令軍校死必募善弓馬事藝補之光有司馬公祠薙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昉故跡剗車蒺藜火藥傳鏃右轅左纛嗅地望塵覆關遺隘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公爲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沖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既視瞻炯然家人扑叫曰起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國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人潘氏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舶司幹官先卒曰熺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炳從事郎甌寧縣丞曰熣迪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爗承奉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迪功郎泉州錄參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埰曰墉方以公致仕官之曰壇曰埏曰圮登仕郎曰埧曰堪曰圻曰塏曰埈曰坡曰增曰塡曰坱孫女嫁承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郎鮑嵤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州縣受納盤量常欲今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較彼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今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已言者寧復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也至言陛下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朝孝宗終不肯取執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連擯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事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臥起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日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溺而能退遜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窶士救民之疾苦如饑渴行惠利之政如嗜欲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己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天子特賜之謚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繫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尙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

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
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
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黄端明謚節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
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爲其
大者而已及其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爲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
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黄公之狀言公儼
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言苟笑人以爲拘縶而不
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
餘矣益謹敬不頽墮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耄也
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
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不爲動自是三
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事虜果以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用
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天
子在是若等安適耶比虜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修好
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
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者以
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
之力事得暫寢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問無以盡人
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略於繩檢之外
者豈非其自善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忘大讐與夫臨大計
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懦無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
則公之於治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狀又言公爲
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宰相率
達官書佛經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敬

淡而久收死卹孤賑貧繼絕蓋公既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
斤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
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
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耄艾率以恭斯壹德不
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
爲宜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斡離
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
以退卻然其留劄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
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
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
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漸復祖宗舊法
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
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
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
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
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
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
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讐賊虜而卑中國爾以
避走乞和讐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
爲略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
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
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
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
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

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衍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聞善之意而疑己以不明自欺也有爲高之心而畏己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徇乎道自欺也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榱題棟楹蔚然千章被冒洞谷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既出之行既實之久且不倦我則畢之雞鳴必旦鶴鳴必兩其象則然孰敢余侮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求真匪誠惟欺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囷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趣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孰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睦山堂銘

周茂艮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間學者爲銘銘曰

地稱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垂憲未知之也役思研慮陟聞辨知而卒無益既知之也博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力熟則變黜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夸羨故始終俱有考窮達皆可顧也有篁婉婉有竹雅雅睦山之下尚啓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獻可爲其友周愨求銘省齋凡五年始克銘之銘曰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我言已遲相彼四體惻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爲昏迷苟非忠信奚以學爲震霆洪鍾有待而發綿綿增陰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汲專己忘人人道幾絶推己盡人己則多闕斧柯可用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卭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銘曰

人之晞聖資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富我年孔當捨彼雋轍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憂何懼既見其易復思其難一貫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退遹式昭亹亹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齋以代齊血氣役身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惰懷我艮朋天與至淳未壯已修既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可慕可愕勤於爲善澹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疎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阡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美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宫其飲同壺其飯同盂其衣複單椸桁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一本同生疎戚曷計有蔚松阡菡萏聯祥一二未已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乖祉福大來

鍾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含生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祗畏敢爲獨行庶幾引年頗追初寒加之衝冒病侵臂膝不利詘伸悼沉痹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顧虞陰譴有暴天行從仕乖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況方勤於朴斲曾罔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羣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於微誠盡蠲除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揮攘何害誓堅晚節以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泰負心未報詎逃死後之愆尤敢再籲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臣某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以窮祈求無術賴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龎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悃誠已分存沒重哀既往之魂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爲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私壽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罰

同前

釁深喪考莫伸寃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恨收哭踊以自邀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竊秉彝覆燾嚴訓冀粗供其子職庶少款於天年夫何朝露之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繇孝行之虧違厚地難容願形骸之隕墜神靈何往追慕曷依又念當痛革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醮謝具準科文排歷九關艱難萬死推此內哀之瀆敢干清禁之嚴庶幾昭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之慈無施於亡考而几筵之奉期冀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教許追亡倘有自投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細大可考豈不酬償於晚節胡爲殞落於中年遺骨空存先靈何往恍尋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儻舊宇安棲乞長爲孤露之託如煩寃上訴幸曲垂矜度之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臣等精斷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亡子在徒想音容祝孝報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妣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覲於超升乞下招其離散獲留家宇長奉昏晨詔許降衷便肉既枯之骨恩垂復性益歆未泯之魂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令人高氏幻身雖謝靈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感格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乘化橋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何啻再三之瀆烝嘗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高氏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悵戀宜一真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有慈陳梵設虔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羣品彌滿覆載函蓋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憐擁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勝摧踴顛越之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苑侯夢寐猶通德蔭所專威靈甚廣積有傾扶之陋未加修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突兀山林之上丹漆既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臥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徧禱隨請輒應多稼常豐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雖知舉事之難粒米兼金盡報已施之澤佇成大廈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根脚不牢未爲坦道睠茲浦口實係要塗尙賒甃砌之功難免顚隮之患欲向這裏做些方便須是馱家發大慈悲捐廩傾囊眼界中裝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長劫不壞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撞頭搕腦

修甘泉井

定裏有聞古禪之迹尙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一勺匪多萬家俱汲豈以洌寒之食忽貽甃陋之羞衆力所趨甃工肅戒既平無咎勿幕大成

蘄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爲政者所以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不敢不勉

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爲思盡此心庶幾昭荅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蘄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潤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淸明原隰酣麗曝曬藁穗慨乎釜鍾囷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赴急者神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道所尙先禱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吏以稱嘉貺

祈雪文

淳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爲患今冬溫暖已甚褚有不穿之裘饑臘將至而近郊未見白焉民又以疫癘告矣揆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翕合凍凝飄舞積聚在瞬息之間爾敢再拜以蘄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粲晴光其朝晣步堂皇以屢瞻漸重雲之晡起霰已下兮還止陰已交而似霽越庚寅之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嵯峨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抽寒日之關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肸蠁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節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寫以詞而未既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萬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敎矣

諸廟文

某被使兵食寄地丹陽惟神默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尙三四頎然塊中插者行死湫潭十餘駢迎疊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苗蔚以靑河滿舊痕船高槳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將誰依鑒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迺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耘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擔牲挈壺敬謝明德伊苗有穉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遲之迺初七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霧氣蓊鬱既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霈爲巨霪積爲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此方永永依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與趙丞相書

某皇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閣下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某繇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啓陳謝而不敢敘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縉紳羣士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爲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絶之罪蓋相公之經緯密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爲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所以輒疎遠自外於門下者直欲自明其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吐露情款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以疎遠自外爲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甚矣欲強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其志而才能不踰於中人顧嘗悵然而內恐望古人而不可復及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達海內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公之重例令審察而使若某者遽在陞擢之數相公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悚仄不能出聲氣蓋前日之忝竊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勤幕職嘗試吏事而遂躐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喪失名義而他日之法令事功疎拙曠廢將有面牆之羞以辜朝廷器使之意而況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書之閑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之於用則必有迂闊不通之譏二者揆之於私無一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也某又復思念史公採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爲真可舉主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必以爲真可察而某幕僚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爲學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冒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冒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宜不憚於數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又以其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浸涼伏乞爲國自重

上西府書

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嘗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將就朧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招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譏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觀威德位尊責厚愛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略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算未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侔西京其後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爲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合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爲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爲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獲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創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

聽乃反黜幣賜金自詘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爲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爲正論犯樂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爲仁義之勳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衂天子爲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胡棄鞍羯蹄易水長驅勾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郛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況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小雅之廢嘻笑諧謔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強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簡策之訣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籍圭璧者必以綈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衒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邀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某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以從時舉縫掖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爲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蟊賊之不除螟螣之蓄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闢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陸之帥厚集荆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略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醜是之爲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不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可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民爲主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小大故所成就有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緩則專利於己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無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社稷者尚安能之今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與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不變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干君之所忌嬰禍之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與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流蓋患是也夫繇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大議論之閎遠脫身亳宋中閒闒草棘來見天子爲諫官時值朝廷有大廢置立殿陛上語移數刻奄人侍宦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屏居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慷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以爲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爲世嗤誓將去甌閩之上鑿井築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事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言崑崗之炎碔砆皆燼則所謂良玉者可不深藏而自愛乎昨舟行過秀州詹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自重

與黃巖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履萬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覓福倅某有此說渠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創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試侯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卽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習尚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於前時所謂久之無閒然者外閒之說是誠如此然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爇略盡尤可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擾冗未能別有所言頃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會萬象先矣恐未易集奈何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與呂丈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婺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便弗獲嗣遣實勞詹問仲夏居時伏惟讎校雍容神相萬福某授徒僧舍凡百麤遺應酬雖無觀書之暇然亦勝索居也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接報赧益用力其閒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平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顒俟同志林百順依君舉兄爲學志況頗堅平時願叩門牆而不可得想

今已獲趨拜當蒙與進也末繇親承臨風耿耿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遇於黃巖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恨昨日里人來知尚因循未果行始在韓文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柰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怪怪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爲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鋒鏑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求美便斥棄酸醎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浙卽不幸一日有饑寒勞苦之間風雨霧露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奈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厭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摟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龠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是愛

答少詹書

某雖薄多難自少麤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與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與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宰也則憂患急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逋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貺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間皆爲之傳說蓋自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棄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楷可法而淵明蘇州縱極力倣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硏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繇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家真爲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趙蹈中筆力浩大能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機

自動天籟自鳴不待琱琢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方有今日第其間尚有短乏未堅等滓垢未明淨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逮琱刻把持者矣切須審詳當使內外兩進未可內外兩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四爾蘇州局面多卻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垂諭道學名實真僞之說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正後之名實僞真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見臨尚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饑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嗜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後進勉強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隳壞遺風不接緜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沉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復貽頹年永絕榮進者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疎以公相信遠以義相昭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六人國爲得才不專幕府而蒼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叨竊祿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裨補萬一不勝慚愧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採擇

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柟游九言吳鎰項安世劉爚舒璘林鼐袁燮廖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退爲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宬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淳樸及與之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爲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爲近世科目淹久無如宬者而宬廉靖自樂不競不絿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廛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宬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沖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敕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廉靖處士

啓

賀葉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獨當眷賚之厚臣工是式庶幾觀聽之新伏惟慶尉國家若稽治本灼見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關用舍之際三傑未臣於高帝秦項方爭十夫既翼於成王商奄斯翦雖異世每煩於興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強霸之勳蓋上之相信無枘鑿之乖故己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罔間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真人勃與昌運亟更元宰卑房杜而不膚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煩亂之中有如□□踴躍功名之會動中事幾體坤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遹揆子男之服入均卿士之尊漕輸江淮屏翰吳楚擢參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掌貳之隆政府歷東西

之峻未能獨任容有累於設施命以仔肩固顯示於德行方今內康四海外總六師劉晏得君財苟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欽聞卓異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某衰舛自屏欣幸滋深外合縉紳之公言內慰鈞陶之私願不腆緘縢之敬莫伸庭著之儀愧喜兼懷敷陳奚既

賀龔參政

伏審獨申上旨參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尋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歡慰切覩賢俊之所立無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身於上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俾民與被其澤自期甚厚成効罕聞時益變遷既乖所學之素事乃叢委或違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黽勉積祿沉酣奉身功名之垂逝云邈矣社稷之固將何誘焉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剝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官德博而道大體備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勤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楚聲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別忠邪多舉訓詞旁招俊乂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之餘必將用夏變夷復版籍於祖宗之故圩超鼎鉉大布甄衡某頃參御史之僚老領偏郡之乏茫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尙冀黎民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方亨水行未殄伏乞爲時自壽少尉羣情

謝宰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爲異等下有慚於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而論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車服肆頒國家始賴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爲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問防隄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歎驚鄉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聞謂何況如某者少經歷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悔尤未盡祿仕爲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農役之賤復無田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卻顧不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爲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繇此蓋伏遇某官蹈履中庸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康寧之基忠厚成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咸造在廷以爲篤意於舉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豈伊勳庸可踐軌躅尙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趙運使

文字爲官已逾望始邦邑至重忽忝命書稽參功緒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嘉計使式厚民生伏念某自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屋之空文誤薦虛名覽周秦之藏史未嘗試吏自請便親假榮溼之若斯蓋超踰而已甚然而州處甸官之外地當甌粵之窮取金於山嗟鑛鏷之既隱食鹽於海嘆滋味之不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權量道筦盈虛益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眷六飛行幸之所而供億兆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而食常寡是用廢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懦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刺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之有

上芮提刑

外庸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繫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祕之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保俱爲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興以與民豈惟伏念於囚辜蓋嘗教誨其官屬有斯膚瑣敢不奉承助

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涓良日祇合左符受要會於司存上起居於大府顧憂忝冒有愧趨承伏念某學朴而無奇行迂而遺俗圖書之館猶或採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據乃眷古括爲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漬已久山川風土夷險不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淳而寡訟哀此惸獨稍寬攣衘庶幾從容有補萬一此蓋伏遇某官逢世以泰保能以謙先王勤勞固已載之彛鼎後嗣賢業玆益太其烝嘗爲帝信臣鎮國東屏奎文寶訓侍天日之粹容錫盾琱戈增郊畿之重勢豈惟寵極而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成矧是屬城有不承德蓋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室之卿所見者遠教其不逮恃以自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頒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事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焉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玆此蓋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維民動息待命方冕旒之與嘆輒殿省之所親吏多侵寃人則奚罪仰遵寬大蠲免滋章操造父之轡銜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賤不獲辭惟日之良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遲鈍之資筮仕之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及玆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金鐵所藏有山脈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海潮枯竭之餘分財於鄰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蓋伏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遂有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振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闊略簡書非務出其不測況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簽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董熊士虎臣之用知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詭以勳庸亦或邀功而生事緊上拔舉係時翕張博觀前世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俊使知秉義而養威擢於屢試之餘欲其更變而明審望實既著姦宄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謀允文而奮於武兼玆二任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寄安危之大某官易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寬廉赤壁黃琮上禋穹昊豫章文梓表立明堂庭爭犯顏凜純忠之外著燕居若怯凝沈勇之內昭赤心佐王華髮在服甄才冢宰九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下士論已傾謂當彙進之時匪特遞遷之舊宜更新於百度以震懾於四夷某比接周行嘗陪末議忽聞超序倍切忻愉蓋神兵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式欽奇略自慰頹齡

與交代啓

講學丘園居昧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敦展事之先在疲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器質方雅才識敏明恢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宜膺專任快剖決以無留倘俾屬人豈徊翔而有命既屢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功發迹自玆亨途何遠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沾策名叨被近除非官序之當得俯將就職量分義以自慚智者之後利而易循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告願勿棄於疎庸方戒寒凝倍綏德履

代人上書 附

某投迹山林居閑歲久今者祠祿滿罷又當造朝方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與天下更易觀聽庶幾成效少補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銳喜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己自疑輒布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閫奧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

牆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營則內外俱喪其或經畫稍定防變既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讎虜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大其說以爲奇於凡近者則亦苛碎其辭以爲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牆頹圮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隴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指武關擣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間刺招熟戶納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索惟恐不精若此者某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豫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論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煮海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畫偏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某以爲若此者皆閫奧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己窮盡不可損益舉其大概惟在弔民區區之談譾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牆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牆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爲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遣廬揚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間貴人子弟因緣請託遂爲饋遺賙臨之地不惟措置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隳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牆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屢議勸耕固嘗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厚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窖穀倉廩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間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墾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無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爲常人之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爲條畫參考古今選擇能臣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貴令脈理貫通士馬防戍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勸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客寄其地勢力孤弱心志睽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滿十年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矗有成規隱然垣牆外禦牢密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南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令見功成算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漫而無統也某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役慮矣雖然天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毋以督過幸甚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爲夭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而安詰一人爲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猥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同異疏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袞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亡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冲不違其心不襮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疏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祭呂太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測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白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顛錯昏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遍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方而獨誘繇是東南之士拔起林岫爲英爲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茁秀流蘋藻以苐擷潔黍稷而饋餾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爲博不以文爲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暢羣儒之異旨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千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於此酎

祭石似之文

初美俗之頹成扶衆俊以濟艱及流風之欲泯忌獨潔之勝頑豈有羨而後修將莫侵而自閑公孤翔於南泉佩彤弨而力彎途遙遙而靡止駕冉冉而難攀彼爲山而造天必峭險而孱顏試鉏櫌於荒疇固一穀而羣菅俄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間關晚回簃而下招稍色愉而體嫺已從茲其遂通書非中之所安傲大暑以奚爲駭忽𤸃之弗還遺幼兒與弱女眇土薄以貲殫嗟死生之何常偶形質之居閒痛滅木之滔滔收覆水於驚瀾思共評而莫獲空掩淚以長嘆

祭高知錄文

宣仁諸孫貌寬氣平笑談豐腴觴斝流行宿於吏術剖難釋微其長賴材僚也不疑中以病廢飲食自若神明折衝胥史驚愕人之利達惟力是求有所不能詬天歸尤其在君公謂分宜得胡亦莫遂命實余厄城東道宮畝棟毀垣紛乎哭者寓此一棺我堦門下奔走睽阻今焉長辭來對淸酤

祭趙知宗文

惟公廉問岷梁政兼忠惠稱一時奉使之賢糾察邦族事遵法教爲近世司宗之首至於思慮款實皆有益之言服用麤樸無私積之富顧瞻遺老存者幾人尙其耆耋永以引翼遽聞殞背徒切摧傷煢然一巵於此永訣

祭韓子師尙書文

嗚呼澗底之松山上之苗崇高易憑昔者實謠其後不然沉下則通生而尊豪以脆受攻所可冤者天與魁傑旣墮鼎鐘人共埋沒嗟公之生超絕儔倫博極古今殫洽見聞識必詣遠敏常造神磊磊落落異寶殊珍浩浩瀰瀰霪雨濃雲威望之所銷壓氣焰之所炙炘繩尺之所裁量機智之所糾紛可以御狡謀蹴橫奔定猝變收奇勳然而不使之鬱屈閭閻束縛賤貧渴硯枯筆場屋酸辛角寒士之一能取科舉之銖分而使之傳聱聱組峻墉宏閉身隔影響勢連霄漢每纍然以折節俄聳焉而擢幹士畏而遠物疑而畔雖事少而功倍終薄譽而厚訕五十之年半爲憂患尙書學士朝廷之儀時靡難矣亦弗我施憤發挂冠龠米自炊猶或未免口語紛睽扁舟出沒震澤渺彌天莫勝人今曷其追哀彼

蒸民不自正中算少量多是非所蒙我墮荆州葦荻千叢寓觴告別與江俱東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學不苟爲足也故雖既聞理要而猶前師後友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爲進也故雖已得名第而常避名匿跡援親辭病終其身而不試側躬容膝於檐題廣屋之下垢衣惡食於文繡膏粱之地其仰如疑其俯如愧疾痛滿心藥石起志惴惴慄慄以歿其世嗚呼悲夫豈非小罪大懼而知爲善之難粹白累緇而畏失身之易不私其樂而私其憂願近於仁而遠於利者乎若夫父母兄弟安其義而不以爲勞朋友國人化其節而不以爲異一純無疵羣賤猶貴蓋粲乎其可考非率爾之所議也余視執事匪合而離書札罕通嗜好多違至其知君自謂庶幾念考槃之不見陳泂酌以來思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產地異材鈞京山四年遠不偕戍挾兩幼女終泳獨處居閑歲深得官日淺分甘共少其樂衎衎內不爲豐外不求多稱力而食靡塵彼禾人所弗堪己則自保巧拙之間豈有天道我生多艱蓬首木質夫人愛之始自鋤祓漂流不已齒髮既衰如雲出山未雨莫回每得安來忽以凶報預知將終曾不我告所不老壽噫我之禍亦有短懷自今無愬彼一巵酒地遠味酸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出深自爲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來者誰莫采莫掇挹嗅過之摧落歲月君力於善不求事功挫絕枝榮本樂是宗使其師友上下百世庶乎成材性命之際今也七十靡有驕婾亦足以歸無怍斯丘蘄春山城中洲水宅槁梧其陰釣石不泐昔我謂君死如委土順而盡矣何較福禍君曰不然孰示勸懲端潔爾身升濟神明悲君遽亡無復論辨盍從天來視此蘋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材豈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茫理昧材雖美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恩得奇幹大長爲偉小短爲悍誰不緣飾誰不奮迅取於疎遠誰不親近臨歸重華尚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馬以驥遵彼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四鄰乃爲選人鬚鬢雪白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忿飲酒非狂非如題鴂使草不芳非天非人使公蹇蹇曰惟公命則又鄙淺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援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置之何爲戀家爲樂但念公亡山川寂寞且弔公墓且哭公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祭魏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易而樂之難誠聞誠知其又奚閑蓋君實行而無危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而不愠業於數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廢方級獨養之和不設冰炭每益益其內足不矯矯以外贊忘英華之可眩澤枯槁以自粲不違物不傲世順天命遠人患可謂能新方寸之疆理闢重昏之爽旦者也君之友朋無不得仕使君布褐誰毒處此松樛柏偃聽彼文梓惟有後彫又先以死今我之歸獨行依依望君之像身聳貌夷尚疑生前欲接而非陳觴問故涕淚交揮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既淑友官既廉清進趨之行既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隤西傾四山合頹棺槨複縈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祭翁常之文

嗚呼市隱於太玉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而累余響獨立而縱放竦雲佩而霞服超龍馭而鸞鞅詩抽情而麗密賦寫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雋甚百勝而霸王每孤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喪飯高鳳漂餘之麥羹姜詩自躍之魚蔭陶令宅邊之柳畦公儀園外之蔬猶莫色之憔悴不帶索以娛老志欲行而

氣留形僅完而神槁悲人生之愚賢等飄飄於埃塵若少陵者知言謂非偶而
危身末疾已盡綺文固在注茲一蠡挹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簪笏之腴而自陶冶不以師教有如
公者靡驕囊貴靡羞後貧銖廉黍約以標厥身官奚弗昭知亦非少薦聞實多
不用竟老眇然零陵併重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我慚素賤迺辱公女手擇
寒疏相與敬處公歸自洪我屏西山瘦馬獨來共談草間我疾異甚遲旦暮死
公今忽先視我餘幾以義當哀以情當悲昏塞我衷不知施爲又失我思無復
昔語強寄茲觴公酹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
得之又相比次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
啓蟄滌酲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
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壞雅闕
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
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
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
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鑴嗟無勇和隨有罪
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
歆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舊繇龍潛翊之天飛勞晝倍兼孝宗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
亦同好德公老臥家孝宗禪禹辭於羣臣獨詔公處公之將薨孝宗始疾及其
訃聞震悼以亟嗟夫天生之公實畀孝宗君臣之間自初及終豈惟君臣以師
以友言同慮從恩隆情厚官爲太師九十之齒中與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
廟祏既祔四海恫瘝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歿無虧民思孝宗則偕公悲昔公

剡士十有五輩或至或否均受其賚我不知公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爲可
生不能謝死也宜哀敬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滋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粗固已實考王
伯之汙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末及詎廣學而希
通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鑾策於駑癃其
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環中鳴於海陬敗屨瘦笻暴名如雷
新雨如風宿老負牆豪儁景從而時文靡然繇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
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誾誾機慮內沉笑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謗大
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葑村之峯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
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閒之掩昭以聾惟其不磨植厚
于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始而生終
異疾侵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公既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
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塡胸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刳心爲謀殞身爲行奉漏沃焦
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虛罪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牢犴請誅
請族以一咮萬自茲十年旅食僦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驚穉兒道長老母門哭
逢舊御史攘臂瞋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兇投之盜城俾塞賊衝毀樓學舠燒土
補墉募兵滿階教劍交胸秣陵之晝衆固不右遂徙豫章閒聽日謬沸羹再與
羅織重就朝傳罷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前功廟祏之思陳其往寃行路
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非室人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沖氣順詞正
如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鑒
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一觴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驚外羸中得角喪圭昔在孔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

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源衆流不尼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濟有以致用無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命之眇猶隔忽□如果既熟可薦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而後孰推而前電逝矢激驚波駭川余痼且老視蔭永息期君雁蕩並坐巖石一游甚難悲夫驟亡病覆丘陵氣血靡亢天欲行道世欲樹教胡不保定俾試厥效萬古茫茫去來堂堂盈庭之哀痛捨我觴

祭丘樞使文

特起爲豪閒出爲賢必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中京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瓌磊獨步漢關手提泰華橫絶兩間冑學春晴容臺夜雨通盧併榻連月縱語挺空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貫聯古今更二十年舊人日少金聲中朝至振江表誰執牛耳晉禮主盟奉腥先割滿堂爲傾蚤歷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功名之枝累棊奚足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本源我則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我生款啓以拙自擯繇公有聞又頑不近公言世事譬若盈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余取其麤拉朽夷難懼子未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評不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遠公薨五秋我病四春雖有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礎長松姸華下蔭海浦一鉥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念弗我有廋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辦一家材明勇決不止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常旦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笥之新動息先至如鶴警分尺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爲丘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騫既囿滯於性靈撫機關而遠離亦靡吝於情貞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憶昔余疾屢絶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枯槎之介雪噤野雁而吞聲大塊漫漫誰濁誰清昭此無昧浩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學忘家經營博浹三場甚工一第可躡用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己曷尤奚其兩圖併習孫武雖得俊科已失故步箭插于腰馬行翩翻按劍抵掌勢則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招子而來留子不返噫毋啼矣淚盡目乾噫友悲矣氣折鼻酸詩應絶吟易應罷訓萬感都消百殞誰愠扶柩復宇上恩如春魂將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實侍郎文

昔我官吳事公爲屬且戇且拙無一可矚手一卷書隨吏後先公顧而笑如是積年別公東西若常在側問訊寒暑莫敢有失閒胡闊焉子困妻屯公乃長謝報行始聞偉公自置介介特特雖爲侍從屢去王國未嘗屈己未嘗徇人未嘗計惜私售其身我因乏使時踵公後情嚴律寬可效可守歸從泉山棄祠而止上兩起公公不一起望公深者終遂高蹈待公淺者公曷輕矯出處大矣古今所難孰如公完既老愈安菱角之塘采菱若雲激其歌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刳形而蜕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曙朝悍悍而竟夕事固雜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禦而橫陳疑避礙而旁出棄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忽超前而卻拒幾左搴而右縶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拔類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衈寧小俛以爲巽不若勁而轉激羣家化而戶曉乃羣譏而衆嫉希意合而何有曾不暖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迄老集英之秩身常屏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譖人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捨我曷月曷日夢輒墮前悲子之屈書復屢訊勉子以德被外物之爲重喪吾寶於聚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潦之驟溢孰後獲而奪志勿先辭而示迹謂坎壈以長在奚死亡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淚汍瀾而橫集疇昔之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重泉而永畢展也茲觴子尚未覿

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壻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時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進諫何晚退奚闊焉何復外徙南東其邊公存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體既病既衰猶爲時咨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噫其

難遇所識未博之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媮思公壯意令我涕流憂人雖急憂己尤重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若許我老懷共開玆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釃彼酒有切彼胾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祭俞侍郎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寥寥萬類千倫後使徐州我獨神遇衆賓藉藉卻坐屏語人情實難對面山川寒暖燥濕隨時屢遷浪波雖流金石常在我意則然公亦深體公侍明主善良有依黜薄崇厚銷紛釋疑色別朱紫聲辨聰瞶坦然平懷可以用大淳熙朝士存者幾餘況我老病竄身海隅隣其作雲臨安之上密而不兩跡泯無向孰謂未泯公之至誠倘知我哀酒淚同傾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子學慎水之坻愛子德容質淳無虧晚哦子詩鍾山之璧喜子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間散合靡常寒温每通細密其行籍田以來倩咐尤謹我已昧昧子何懇懇自云師友義定不愆緩當不後急當不先鼓之答桴我則多愧駸之從輿子信勿背屬有越客袖傳子書問無恙耶乃與訃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徒成古今莫奏頌雅崇高轉瞬忽墮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衰灑酒于江巨鼇擺撼執淚滿把白日黮闇

祭虞夫人文

責子以貴力欲必窮憐子以貧請期必從屬憂夫人獨寒遠客豈不榮養質子來索示疾求金死猶待衾孰如從兄存沒遂心匍匐空悲寂寥罔悔壞此從容成彼狼狽噫象及段古有至難薄夫與吪君子所歎誰能同生不同緩急以貨易德何啻瓦石異景迫人老驚見之遙持一尊式昭母慈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皆聚孔鸞高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奇意方諸擊空明水自至尙滯遠邑稀逢殊知蓄將退休割棄毫釐回風雲旗豹舄翠被懷文抱質調笑纚纚臨絕之限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壽友朋共傳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毋擾我思

祭戴詹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教我莫如公先晏自生髮逮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間焉公晚逢時儒道始尊迺尹震宮迺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源麒麟獨遊鳳凰孤騫君父恩深百請難絕疏廣雖去終在魏闕貢禹雖留卒以死別都人熟見感事悲切我病臥久遲公遠歸曷不迎門曷不倒衣曷不大斗以酌壽祺縞巾素衫相對曷爲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枝逐條各自秋春于時侍郎卓爾靈根有光厥師兼華衆門凡眼未刮視如等倫我獨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貧信立於朝勳成於民不止俎豆從容簪紳可用軍旅有嚴有仁何必裕蠱愈削愈朘可用解悖能彌能綸我老且病戀影惜身坐觀侍郎拯溺扶屯忽捨我去姑孰之垠兩梁摧峯大江揚塵駿嘯罷號送子於墳悲夫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魯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尙少懸悟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龐艾端特公亦挺然捐身殉國夫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蓬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飯厥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穉余從公狂氣未斂耄至而衰百罹易感繩牀並坐諦視慘慘已矣柰何飲也靡憾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余猶病其不延子訃已隔年余尙意其或存獨釣孤耘蟹浦蠻村汲墳魯壁暗理冥論蓬蒿當徑兮兼葭門面肉擁腫兮眼眵昏書成家而不食緝野繭以自温嗟子去今何之兮雹先置雲後軒聽我苦詞有來熒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廬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穠行方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羨長裾上承親歡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十五五

煦煦濡濡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樂歟自子失音我久歎吁不聞着牀摑焉永徂一念起滅孰知有無同處瞉中孰分哲愚存豈其實亡豈其虛酹此涓滴百川撓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孰惠子不可及之能既以文稱視古鮮輩在今絶朋嗚呼叔範孰厄子不可堪之窮遂與身終一犂盡田百瓦傾宮遙遙仙壇悠悠潦波何樂而留之死靡他彼哀子者恩重聳侯殮藏皆新返柩若流嗟人異生豈不同泯惟有斯文不隨以盡

祭陳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曷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舉之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棲遲嘯歌水送山迎自斷荒陂窈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飯不孤四坐常盈筆硯欲絶忽編永寧耆舊昔聞汝潁今評攄吐宿慮鑴磨晚生投椙已瞑百詢靡醒慨此多友聚爲時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惟公恢特文武綸經國有大命率先啓行夜下巴峽風回洞庭匪勇爲尚繇其血誠天之牖民心膂股肱誰甘蔀屋捨車弗乘銷沉至死有困無亨竭盡寒庖以哀冥冥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愒者獨君弟兄人之所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學婉而茂行沖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信於己如水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海謀如山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簋春筍秋花爛漫臆几屢剋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尚可把薦君之清移植墉下

祭王木叔秘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孰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蓍蔡也孰鑒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芒琰而力持諒所以端其友也矢激烈而正詞亭山維高岷岡維平舒以春温斂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汲以進不撓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垂拱之侍無幾日爾鹽梅腥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哲士肯顧公昔浮舟駕言東流排我籬戶笑談忘憂舟藏人往徒載遺像後生觀之猶得髣髴

祭蔡行之尚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尚總角捨龐趨醇機杼自生筆墨爲春太學南宮徧魁等倫答策忠憤直詞大振名傳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樂志忘貧疏食朗誦八音遞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曾不介意形於歎顰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疎親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算邊絶不與鄰衆方愕眙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既進趙璧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熏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濡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羣海覆河翻永矢斯樽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顯行衆哲繁興失其所弘寂寥卑成孰挈乎道而昧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羣疑百世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致荏菽未聞先悟未睹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蘇醒危豈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鎰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予軸寧從絳老辱於城輿忍同買生賦彼坐隅山林臯壤我久退聽予胡爲然有視無瞑寒泉沉沉露菊采采餅罍覆翻天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嗚呼蚤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温厚性良行淳謚佐諸宮公陟諫長矜憐旅窮勸請勿往公聞國論余困讒言顯辨陰扶厥功倍焉公閑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歲節勞苦書盈匧箱海柑帶露日柿凝霜宜其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祥千古同逝公尚永已余存幾時皎如茲觴從公以歸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官拂榻延筋子時少年未測我語予尊亦疑匿使南去既歷三紀蒼涼成翁百聞滿臆千慮填胸乃能與我深鬬淺攻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

經籍明吁衆㖃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鑒者爛如晨星有鬱彼蒙渙兮春冰悲予一昏不復再明八年豈多喪我四友予宗三失海縮嶽朽凜凜茲酹地將不受

祭宋廄父文

淳熙初載實偕我遊我言甚切世謾不訓予惠聞之如水東流惟其所欲書外無求食或腐鮭衣或穿裘山或樏載溪或桴浮若耶之曲雲門之陬抱篋獨往竟歲長留三壙啓伏百世承周雷霆瞶塞日月昏幽予不人語人不予謀自悟自樂孰知其憂嗚呼天欲死我盡喪厥儔無復傳聲無復置郵無復影響千里相收寂寂永夜茫茫古丘不如我先放子白頭

祭薛端明生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勞思乎彀中繇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俱崇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物徐傳善論而不以學爲功蚤名重於淳熙翕多士其並宗讙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啓蒙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噫道術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弗同其奚害公胡特以自容偉鳳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霍霍以先逝遂悽悽而奄終嗚呼方諫垣之始合兮謂禮樂之皆可舉何師干之晚試兮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志屈神尚完而形沮每相從於一丘付萬事於無語者老都盡寂寥誰主我但孤存有隕如雨

代祭梁夫人文

允矣夫人爲世婦則環佩有憲筓珈是飾閨闥之祕實難其德乃當天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奎斗爲文右我明言師長縉紳乾道之末整齊百度洽彼北戎華夏安堵下多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既啓袞衣而養言念鄉井安輿南往謂當盆歡何意泉壤嗚呼哀哉生人嗸嗸昔公種播望公亟還收穡以哺夫人逝矣公肯曷顧而況不肖義均骨肉閩吳相望莫能往復遙持一觴有淚如覆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畝爲平黼扆一去岷峨幾程天蘊良謨發於妙齡遽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略部分如將使兵百家粗殘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承予日深佇鼎餗再虀封劄既壞撥扶將輿奈何一朝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祿榮蘋葦搖曳猿鶴逢迎或泣不歌或飲不醒展轉其間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寸能頰舌匪譽肺腸與弃哀今無有士失倚憑老我何用叩胷血零空留故書熠熠滿縢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遠遡湧溢公庭神尚挹彼毋我或醒

祭劉酌甫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脛良矣而不馳阨於樵漁甕瘦鹽肥厥田一夫墝埆半之稅役有繇令怒不移邑庭百弓莽焉空基命爲木客隨彼匠師出沒濤瀧吐吞渴饑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我哦我嘻曷不自放誰所縶維尚有鬼神攜以同歸

祭劉太學文

公副雜端奏劾豈多從余楚宮樽酒笑歌其爲二史述作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臥不聞竟復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數惜哉匆匆徇彼長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永年公初秉德維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順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不相弔簡溪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爲公哀

祭林大卿淑人文

蚤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親閫奧且接話語辱以賢孫嬪於賤息恤媚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豐況值年齡之永丹砂累驗宜招氣脈之回慶甚生榮悲成死隔酹觴有益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己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累百爲儒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毋因子亡姑以父喪婉也二孫孰扼彼吭理有逆施事有闕虧惟其不瑕足以永歸

祭內子令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私願既然使有中壽伉伉雝雝家道可久自子之逝宣姜別隨宓滯下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傫然枯峙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陽繚其玄壙童令若孩遲我同往

代子祭令人文

某僅脫童丱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形無聲我母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

祭子三郎文

噫嘻汝其幼成耶汝幼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怪病如追寇讎我但迷癡莫敢挽奪方葬汝母俄喪汝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誤□□□事雖麤脆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我身無堅變化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併罹我汝絕同振手於茲哀哉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姦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略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三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板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辨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己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閒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數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繇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共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辨也德行有蘄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繇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己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與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讎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

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浹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疆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隳媮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酖毒爲甘美而褻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斅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案字篇斅古文睿字也繇思得睿繇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爲作聖當自蒙蓋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斅則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斅而字彥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諗其守謀增陴浚隍豫儲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扞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着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一字閒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圉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予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柳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藁因併錄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拳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蟇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媿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盡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

嵒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槀未輯愈久將墜眞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邅然以其文字廢與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洑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插槿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奩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碕東山西奧三村多遺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芘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昔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佛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畀昂使刻於銘側

趙汝駉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邑龠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衞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爲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鷄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槀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槀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託云時李翰林巘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槀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與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澍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歛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溴雲谷雜記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洎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温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厨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疎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猝疑詭問必釐析首末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騁私見爲書曉裂王道而恣於曲學掛其最甚者祥禨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散穀數千遠村窮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慮寃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稟絜孤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多自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惰而已子陽於是書贅附羣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弈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衣我六銖差閒　周后數莖命粒魯儒一點芳心啄殘棲老付誰論護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合有優尊做官職之意呂佇思久之曰此說太高所論竟不決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農蓑圃笠共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照敝箒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養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然奔走未已可嘆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止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照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蔥秀蒨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恢踈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温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爲一家之私閭閾異儀鄰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蓋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擒捽爲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温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醆多閑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食輭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讒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曰太后語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通縟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晻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因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藁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誥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攲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

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閒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感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媿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斲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卽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辯赴之若饑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簞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勤矣守者幸無散亡零落蓋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覩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繇七子尙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紜紛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怳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等書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九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彝孫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府寄樁庫陳鑽已卒曰周幼學丘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

異日盡刻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為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繇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在者嚴以察己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為雁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敘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媿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旁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敘載訛樸士章草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既能以子弟之道遇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擾卒起為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蓋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為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怪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相為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芘其一方不可得而泯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為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閑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殊衆使憂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為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為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偓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為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忿以辨孟子不若是恝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

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問至虜蓋有意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聞高宗中興虜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既而韓肖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傳監天富鹽場為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傳善於鹽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辨果決識情偽論議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書也夏以得縱觀為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掃心圖

以為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為有可掃則是掃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第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沖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略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敘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略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為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尚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為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為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為吏不得為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題瑞安宰董煟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為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為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覯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跋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後

愚以不學之軀承乏甌郡見其負山濱海磅礴清淑之氣鍾爲人文誌乘所載多鴻篇鉅製而裒成全書垂世而行遠者則惟忠文王公文節陳公二集傑然與山川爭其巨麗焉抑又思南渡以來東甌作者二公而外莫如葉水心先生王公論劾史浩疾惡如仇厥後浩薦先生而不爲其所用光宗不朝重華宮陳公與先生俱積誠極諫而贊翊嘉王以安社稷亦不謀而合乃二公之集行矣何先生之集猶未昭昭在人耳目間也歲甲戌　學憲雷公按臨留意先生之文學博王君得之於其後裔惜其缺而不全也於武林藏書家覓完本爲補其缺以付剞劂　學憲暨　觀察朱公俱爲作序俾與王陳二集並行且嘉予王君採輯之志不置昔揚子雲之著太玄法言也藉桓譚而益顯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宋歐陽公傾倒於殘篇敗簏之餘然後大行是至文原有待而傳也先生之文已歷數百年風雨之所剝蝕兵燹之所遷移而遺篇尚留天若默相之以待後人之表章者則王君之功幾與桓歐埒矣且夫先生生於東嘉人文極盛之會遡其師友淵源王陳二公外如鄭景望薛士龍諸公皆學醇道粹著述必富今也文獻繼寥落矣安知不存什一於千百儻因讀先生是集而各出所藏以互相考訂將甌之文沿古而盡行於今甌之人亦由今而漸復乎古玉蘊山輝珠藏川媚詎非忝守茲土者之與有榮耶至於先生之作神心窮天地偉烈動海嶽如登清廟明堂金奏而玉應前人論之詳矣非愚區區不學俗吏所能贊其萬一也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冬月後學俞文漪敬跋

龍川文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永康胡氏退補齋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刊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及
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閒亦閒有綫本然
不多覯也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憶自髫齡就外傅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
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粤賊徧躪江浙諸郡縣曩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
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
又寓書湘蜀閒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
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
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
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
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
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
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閒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
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
月蕆事爰爲志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
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
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建康軍節度判官陳亮誥

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
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
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
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紹熙四年七月　　日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緜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二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眞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行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眞可爲不朽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鍼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眞眞物無贋不可揜也譬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具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築

龍川先生像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謗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原书空白页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 凡十二道

卷之四

問答下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一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諸葛孔明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四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確論如何
楊雄度越諸子
勉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耘齋銘
力齋銘
委齋銘
朱晦菴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度量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荀彧
荀攸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夏侯玄李豐張緝
王陵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嵇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張昭周瑜
建安七子
鄧禹耿弇附錄
諸葛亮附錄
曹植附錄
呂東萊答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忠臣傳序
義士傳序
謀臣傳序
辯士傳序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二列女傳
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比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邱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送巖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元序
贈術者宣顛序
贈術者戴生序
後杜應氏宗譜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穀記
重建紫霄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勳本政書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書作論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謫仙歌 并序
詞三十闋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丞相啓
謝陳參政啓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尚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黃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盧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葛知院啓
謝胡參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尚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 葵
與王丞相 淮
與韓無咎尚書
與徐大諫 良能
與章德茂侍郎 四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 四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樓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陽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祕書 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祕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祕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 衡 又書三
與周參政 必大
與周丞相 必大
與辛幼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 又書一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 又書一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　又書一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承
復喻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祖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參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祭薛仕隆知府文
祭三五伯祖文
祭三七叔祖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祭張師古司戶文
祭妻叔文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先考移靈文
祭王丞康文
祭鄭景元提幹文
祭何茂恭文
祭楊子固縣尉文
祭潘叔源文
祭潘叔度文
祭朱壽之文
祭林聖材文
祭何子剛文
祭陳肖夫文
祭周賢董文
祭喻夏卿文
祭郭德揚文
祭宗式之文
祭妹夫周英伯文
祭胡彥功墓文
祭俞景山文

祭何茂材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又祭呂東萊文
祭妻父何茂宏文
祭石天民知軍文
衆祭潘用和文
祭章孟容文
祭孫沖季文
衆祭孫沖季文
祭宗成老文
祭妻弟何少嘉文
祭徐子宜父文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祭凌正仲父文
祭王木叔父文
祭彭子復父文
祭金伯清父文
祭王天若父母文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祭姨母周夫人黄氏文
祭妻叔母喻氏文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祭趙尉母夫人文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黄恭人文
祭王丞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碣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貫墓誌銘
章晦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碑銘
錢元卿墓碣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碣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誠墓碣銘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誌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碑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因墓碣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淩夫人何氏墓誌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法深無善治
畏壟于君子
梅花詩
水龍吟
洞仙歌
虞美人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閑答陳同甫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
又答書　六篇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龍川文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

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儁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閒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閒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

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閒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閒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閒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閒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閒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閒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閒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

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太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衞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繇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與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扆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貽朕也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

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宋史紀事總議

張溥曰賈生年少秀才建議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陷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闊遠宋隆興之際大仇震鄰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覿張說之徒用事內批威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以營荊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嫉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喬行簡奏請謚陳龍川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旣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䘏者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譏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尙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之士苟褒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婺臣少壯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媿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謚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勅勳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 聖慈憫其不遇特頒睿 旨下有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勵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

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胾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方孝孺先生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閒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與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屋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恠乎世之相遠兩百餘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龍川文集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閒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閒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閒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衞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閒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

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
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
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
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
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
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
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
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
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
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
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
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
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
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
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
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
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
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
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
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
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
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
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傷功天子蚤夜憂勤於

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
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
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
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
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
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
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
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
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
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
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
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
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
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
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
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
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
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
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
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
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
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
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
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
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
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

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緣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大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面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閒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閒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

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與師以㢡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與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尙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旣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閑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旣擯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還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還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旣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旣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

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曰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閒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聽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茍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還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閒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閒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閒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攖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

而考官又平心以考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虆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袵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閒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亙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閒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并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

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專斷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閒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閒遐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閒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

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閒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一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蹟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犿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閒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閒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衡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

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鎭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閒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講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閒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閒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閒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綴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鎭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緣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撻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閒必有奇變臣誤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問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閒相與如一體明白

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卽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尙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宰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肅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厲復讎之志夙夜爲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兹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況敢卽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卽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爲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繇今以往羣臣咸爲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卽安之曰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偏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閒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閒兩宮韓琦乘閒開悟

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寒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受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豁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尙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己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閑闗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邱陵弗爲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豈不爲大憂乎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龍川文集卷之二

問答凡一十二道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曰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為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為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為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為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為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為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為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為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為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為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威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曰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閒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為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閒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

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覬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卽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 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離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旣絶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 三代之刱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閒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鎭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倂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疎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綾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旣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

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因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脩德以與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為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横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因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為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為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為之長君奉其能者為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冑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揜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為君臣而暮為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為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歷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

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三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問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皐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懲勸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皐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敘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幷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横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先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因肉刑之與說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

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爲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與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五鄭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代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洶洶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眞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眞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謂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願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闊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田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謚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爲名則文武獨以謚舉可通乎以爲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旣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閒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爲忠厚之極則人道之志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旣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田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旣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旣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

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郤縠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縠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顚頡就誅魏犨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擧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霈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絶則爲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敘之哉

囯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

以夷狄中國爲別故兼愛之說與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旣不能卻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號之息民聖人不得

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荊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尙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旣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旣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主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文集卷之四

酌古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閒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鬭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有物以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幷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鬭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擧而襲破三郡再擧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旣就戮備不勝忿遂大擧以求復其讎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脣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旣擧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興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擧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擧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鬪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迺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旣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呑倂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爲脣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鬪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姿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尙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擧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擧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鬪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尙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旣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旣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擧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幷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擧義兵破黃巾走奉遲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擧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

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爲而幷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旣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旣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尙旣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幷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攝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擣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旣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尙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旣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盡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鬭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慴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幷荆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閒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兎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

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宰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閒則大失機矣天下豈據爲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二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趁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沖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擣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荊楚之兵擣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於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闘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閑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闘

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鬬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閒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眞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閒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幷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

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皐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皐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皐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衄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復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懵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歆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栒邑不搖栒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

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趍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鬬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日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聲威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耿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乎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過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上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三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幷禮樂可與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隲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脩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閒天下略治然後與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與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閒言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

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斂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怳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爲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乎其未已故燒絶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鋭而司馬仲達説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呑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不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温之伐蜀也師次笮橋李勢率衆出戰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温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温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温見客主殊勢而勢

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
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及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鬭一舉蕩
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笮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
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
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
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
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
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
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
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
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
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
所不至艾則裹氈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
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
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
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
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
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
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
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
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
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
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
時之良將也脩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
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爲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
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
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
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
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胤率巴
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
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
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
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
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
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
祜所鎭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
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
來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
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
爲之善守也不知出此迺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
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祜之所當不守也
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
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
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
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
子之所羞爲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
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
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
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
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

智者之所不爲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霆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擣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計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宋羅睺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祕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剋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鬭後者息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雷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冰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

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彷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當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

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芃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洺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擣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銜其膺燧又起而擣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鎭席捲而平矣三鎭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迺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鎭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大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爲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爲幸知之者以爲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爲愬役矣雖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禀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昭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爲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即其效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專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刱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刱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懾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蠭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略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塘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八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尙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遙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將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巍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苻健苻雄計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爲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尙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媢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媢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

與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温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與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一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幷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啓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

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慼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文集卷之九

原书空白页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堯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繇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衒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冣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為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為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

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埽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搉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蹴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鞵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

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讐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勳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狠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於浙顏亮凶狡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枿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玆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爲劉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揖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爲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妥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龍川文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策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廷對

朕以涼非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辠而訟訴歸於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非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廁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專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

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皐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緐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辯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有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

自承德選審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與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予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淸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卽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當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飮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飮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淸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與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賓與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旣孚然後擧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擧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柰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擧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厲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啓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擧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尙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别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擧先王教養國

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是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紬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脈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汩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脩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

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曆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曆推而尙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閒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閒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

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恤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眄眄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嬴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眄眄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撑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考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

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擧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温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擧

設科以取士而制擧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擧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擧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擧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眞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旣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旣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旣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擧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上主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旣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

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闊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救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頼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頼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兎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尙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尙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歎其前之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敎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尙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闊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淸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

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與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為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原书空白页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考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弒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強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檐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翦除異己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己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爲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氐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尙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 李豐 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尙何憾乎

王凌 令狐愚 毌丘儉 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逡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 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 司馬昭 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廈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翺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踞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衞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幷涼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晝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 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顚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皆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槪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 耿弇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

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勑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微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矣

諸葛亮 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已易姓玄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玄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考者如此

曹植 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既已濟困頓厭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答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閏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二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翺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卻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

稟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原

书

空

白

页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史傳序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士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汩其眞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顔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顔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黄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閒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例是非於成敗故無襃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淸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與頽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癈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尙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與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與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賢使誠爲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而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媢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買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期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

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浡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嶋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嶋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繫帛於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遄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illegible]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幷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污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

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横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謂二程爲顔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敘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聞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尙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横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

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尙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紓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敘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

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原书空白页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送韓子師侍郎序

秘閣脩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論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閒弗克盡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擠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哉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婺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傺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遇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離散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榮

陽成梟閭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鎭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戡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若瞭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摴蒱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飯叢人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逍閒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偁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偁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瀕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蕭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擿摭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咎之持法者猶欲援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與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

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嚴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嚴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嚴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涥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尙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諛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擧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敘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盍闕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絰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亹亹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裒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斷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殽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令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璩昆季並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贇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諱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贇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中文正行曾曾傳端端傳

昌浙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慟其先世汴譜無聞且懼來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爲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間徵余序其首餘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温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黄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原书空白页

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笏記

瘏痱英賢帝心如渴饒觀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執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圮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眞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歉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脩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幷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責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入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讎酤倍入既責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文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於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繫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鎭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責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威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於大惠不勤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亮竊嘆讎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飮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剝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凢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卽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顚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日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託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繇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鬭坑者龍眞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與於梁大同閒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

釋之徒丏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二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玆山自梁而有玆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毀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勳汀州戶曹胡君梓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鬭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埜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袤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淸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閑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眞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斂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

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閒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絶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閒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遡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寄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氊筆書紫微巖三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蕭公燧繇從橐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二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祕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患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燬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犇傾私橐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在時遠近合覩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途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與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過多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

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溍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畤福畤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玫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慇懃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荊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荊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荊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始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

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遠既渡江其後中微覇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尙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橚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書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艮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艮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尙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疑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閒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勳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勳之書可用於一

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動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舂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縶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數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騁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班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爲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敘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後 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恐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皇威震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然無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泉酌霞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懔懔氣節安可移金鑾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燄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闋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佳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寶唐與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　大家綠野陪容與算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會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算淒涼部曲幾人存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爲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

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酸骨對遺民有如皎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奏幾策天下裹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為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彊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

蔗漿酪粉玉壺冰醑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沖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僊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卮　紅約腕綠侵衣願祝居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忘了旬頭被人饞破故紙裏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卻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冤得道旖旎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懍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流水其下湍激若為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為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料得神僊窟穴爭似提封萬里大小幾毬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戴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甚更把青衫為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家行處到頭須管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能着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鬧裏一般岑寂瀛海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碧

卜算子 九月十日壽徐子才

悄靜菊花天洗盡梧桐雨倍九週遭爛熳開祝壽當頭取　頂戴御袍黃疊秀金稜吐僊種花容晚節香人願爭先覩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為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欛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鞴算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

垂絲釣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覷逞壽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十月十六日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暖算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瞮經慣　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些兒穎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尙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　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袢溽見說好峯三十六峯峯如立玉　四海英遊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七月十五日壽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　指點芙蕖凝佇久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鵾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旁邊笑河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騖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爲誰明

洞僊歌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涴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鵰鶚摶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　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坐赤手丹心撲不破間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卻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同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爲地　好招致對此鬱鬱葱葱新翁未成醉翻手爲雲造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時一斑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懷葉八十推官

書冊如仇舊遊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片帆似下蠻溪水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游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誰繫龍驤萬斛舟　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腳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爲君屈指是誰曆出十朝半月爭看摶空霜鶻　從來別眞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嬖姍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閑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爲伊爲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　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唇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淸淺橫枝瘦小窗如晝情共香俱透　淸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僝雲僽格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頹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言閒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静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勤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尙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啓

謝留丞相啓

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禆宋廣平而冠羣儒静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温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尙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啓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己是非毀譽肯概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斡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觖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尙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啓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達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閉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關上哲之懷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啓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條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虚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

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䕫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衷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運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略使膺淸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尙書啓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閒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鄧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啓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爾艮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讜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扆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還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睿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啓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闓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糞度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旒扆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弁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啓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銳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卻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裒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爲一體非此爲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啓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歉然人豈容於彊附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睠一試之隨羣蓋百思而無策庶

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闉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宁以爲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奇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爲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搢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别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啓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毁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睠一時之偶幸矧羣議之喟然感惠有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間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遭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卒爲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與人其奈何天亦隨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既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脫俗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尙覩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爲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觧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惛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啓

謹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覗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厚然視履以畏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啓處猶懷晚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耻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啓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頹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決意以爲高則雖留而奚補股肱衞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末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尙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畏醫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龐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啓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賀周丞相啓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慶歷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龕洪惟本朝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傳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盧除內翰啓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爲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與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草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膂敬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翱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睠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爲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聽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道一介奉啓事詣增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承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覬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煢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繄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啓

兵莫憯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目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啓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牆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闊疏學劍何

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尙及今玆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衒於己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敭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與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祜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啓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罣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鞫之又鞫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孚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啓

鹿非產於庖廚槃惟其命盆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縶至遭毒手蓋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況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餙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牆之小物

謝羅尙書啓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殘奇蹇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睚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勠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與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閒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皐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尙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橐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怵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踣斃沈埋豈繁言蔓詞之爲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啓

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團欒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卽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啓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皦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墦閒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俱承虛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爭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餉不聽尙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尙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拊心報效之期

謝陳侍郎啓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自朝第知效犂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浼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緣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啓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壥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眞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眞僞相淆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衆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尙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啓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知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宁厚祿誤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覬於加憐翻成私禱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亨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己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關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克祥刑以壽國脈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螻蟻之

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啓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騰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淩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幷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況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冤爲國遠慮周道有小人之視各使適平漢綱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爲公

復吳氏定婚啓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跧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循故事而已淩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書

與周參政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敢復拔其尤者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衡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尙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爲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以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嚮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夐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閫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況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觖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譽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閒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

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為難是丞相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故亮固願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惓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遺按劍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疏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啓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為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亮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慢為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為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誨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騁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謔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閒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為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為合律奇者為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錘鑪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祇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託文以覬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鬬獸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刻之間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溷死罪

與徐大諫 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為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為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為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協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為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繇閤門之官而還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汙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污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問識與不識意洶洶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閤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銳意圖洗國家五十年之深耻所恃以進者獨

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爲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讎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爲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爲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略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自鬻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主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爲不然不得爲浮議亮以爲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旣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卽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沸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狷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爲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已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爲功乎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慊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閤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闢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遲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爲羣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甚訐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覬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四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怱怱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閎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攜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轗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惰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逐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旱不爲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嬉宜若可爲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騖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爲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違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憫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因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卻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疎闊正以此耳承局以元日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聞遂徙鎭荊南豈以留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遙當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具言荊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強健展布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乃事尙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煞無繇面敘臨染不任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歇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黄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閭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卻於垂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吳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艮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釆葑釆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滂滮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荊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還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轂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艮劇愧感恭惟奬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略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聞知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飫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責去年秋羣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特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絶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横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顚倒錯亲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櫽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於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駡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念遂爲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尙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趨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䟽不已不幾於憒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爲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爲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即焚之頗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䟽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横流之中而不立己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又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盆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乎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塡膺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尙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懽悲樂在天地間去蚕蚉之聲

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閤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特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緣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眞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小矣君舉閑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還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閙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來諭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爲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顚持危有自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林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捧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服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何陂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易章貢見闕舫記之意不能自已爲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陂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君一行哉丞相卻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騖不足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違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頡頏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爲政久矣老吏小猾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爲慮者亮因語以韓丈往數爲亮言作京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丈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

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其甚者而肆爲不法者亦稍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黠白爲黑者無所容其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閒晃相與道舊故以爲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爲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忍死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即日晚秋晴雨不定郎署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温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輿望臺端諫省非公其孰宜之慶福當需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暮景天已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脆其他尚復何說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爲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爾無使患起慮表有辜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閎閒福有可驅委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悵仰伏辱台翰恭審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揭榜伏承遂釋褐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純叟中廢何以強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耶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人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酬曾不得一款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懈第事有適然而其迹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爲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墮日就淪沒何以得此於賢者感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魯人之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爲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輊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爲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節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爲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亨匆匆不宜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闉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款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己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忽承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

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爲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姸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願加勉之而已紙尾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定爲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爲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千萬爲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卻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聽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卽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衮衮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溽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倏蹤跡素疏而倏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麽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牆南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滅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絕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省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三託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尙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爲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生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者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雖不必其一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爲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爲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

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為椀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絶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瞽言以開清視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留槀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為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為世法左右不以亮為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弊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蠶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惘然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原书空白页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書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壬寅答朱元晦祕書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祕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卻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爲朊甚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圜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荊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輳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闘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祕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卻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凡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牆解此煩憒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祕書不以爲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蔭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祕書不以爲異耳一春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耙歸之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祕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麪餺飥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尙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祕書必更被殃栲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効力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耋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祕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不雨之理祕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椀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人祕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

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託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祕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眞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祕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尚須續具寄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潑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擧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問每空間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祕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傳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毁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擧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祕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蚍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眞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脈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眞嚼木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麤其理卻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擧震九四之象也以祕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祕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既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擧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祕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擧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平未知祕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祕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眞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祕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託亮既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祕書自決之卻因一傳房人而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爲人所附託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祕書擧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眞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眞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東言祕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祕書又作此言亮眞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怳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櫂歌者自宇宙而有玆山卻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

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嶔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兩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扙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爲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虀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祕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謷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箠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祕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爲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訣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

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為三者以其有是氣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剟而補正之耳祕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某為假伯恭以自高者也擎拳撐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祕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卻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祕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祕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頹然未嘗自辯設死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崛然而與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戶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祕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賚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牕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卽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舘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卽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為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為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卽植桃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柏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榧

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今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荊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艮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略爲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卻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一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脩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返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

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鬬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矣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祕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祕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卽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籠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頗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祕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又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常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

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祕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眞心故也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眞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眞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眞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卻在笆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 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犇槫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分庶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墮鬚鬢亦種種矣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祕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祕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

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絶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絶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卽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還會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絶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祕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祕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祕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問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紉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卽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閭遭大風梨絶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縑疎不甚佳只堪麄衰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闋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祕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絶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爲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旣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温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聞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爲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祕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祕書之爲人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爲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祕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

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衮衮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始聞生理亦頗費力糞正則獨以爲祕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輳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尙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謬戾顚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狠螻蟻正未易擇亮方學爲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眞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祕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入秋脚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祕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閒千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原书空白页

書

與葉丞相 衡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矣大概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爲備之說方出文士既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概皆欲委之而爲說以濟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爲難而有志者所同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柰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曲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尚覬惜分陰以脩內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蒙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白免父子團欒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爲門下謝顧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牆頹噓過熖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錄俾塡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澀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牆跂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溫州進士戴溪行嘗僭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忖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匐匍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略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爲僭率謹跧伏以聽鈞命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參政 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問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愁瘠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尙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隋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騖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巋然以鎮

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韡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爲可恥矣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麄踈𦶜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 必大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強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兄弟接之江頭攜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啜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秉國鈞二十年海內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邱墟之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仆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爲駢儷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偷略賜鈞覽不勝幸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即滅況在門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爲瀆雖疊楮之恭亦以爲丞相既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撋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髀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始鬧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曾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鷦鷯肖鯤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茵鼎大攄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爲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既而欲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感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爲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總其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己出人疑荆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蓄不與廣俱生則先魏國爲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爲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篤晚歲之好予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既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荆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爲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覲以聽餘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惓惓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興寢敢祈爲國尊護以即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斡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溼不成禮度不敢進謁既而嘗略具稟乃辱報翰甚寵及輶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懍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跡汩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不然則田光所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尚不能自別於田閭小儒其他尚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真以爲可與言或使軺出按台溫道過天台鴈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爲十日劇譚之款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柏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爲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凟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回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閩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積則藥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明勵翼動息必知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爲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可辨也諸賢何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餗以共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苑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都自顧蹤跡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少約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陵與章文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文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款尤用怏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然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飄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懍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玆遊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軺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爲郴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

羞至此只欲爲遮攔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閈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渙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飯終爲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純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用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斑斑知舊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飯以對寃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到闕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欒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雖即塡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願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與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顧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磈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爲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任耿耿訊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黃巖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示諭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緦小功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爲人所恕而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玆定免也大率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時事業卻自無事契兄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宜若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地論直到黃河一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

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能當人亦貴審於量己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閑居無用心處却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摶搦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闋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之壽能爲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還以酹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沈也未承集間千萬爲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溷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嘆服但亮終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慴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祗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嗟乎冤哉吾兄爲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錄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說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甚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訛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顆聊以問信石榴眞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逈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臥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悵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惓惓於梅樓之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癸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中魁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喜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己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與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決當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敘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騖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脩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遣人忽有此便廷對

在卽天下事大略可覩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追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閒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邊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幸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揆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乎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閒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與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錄尙能杯酒叫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眞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業聞契兄與仲權召試喜極至於欲舞眞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略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爲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悶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幷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互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必當次象先而發浙閒非無他人然光景爲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私兩字者要當於此着眼使之攙匙亂著亦可笑也已

復吳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蠭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歎以爲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跧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斂衽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儷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曉曉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曉雖與之辨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爲也均是人也所蘊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廝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爲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茍得入其堂奧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屈百世之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爲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

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視所施爲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二日肯與景陽見臨尙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足論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爲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業之役不能求款以此悵然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旣感且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即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牢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釆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從予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尙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衆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慨然惠劄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敬歎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召皆數年前餘波之所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旣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徇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跧伏里閈無從一望手標尙冀爲道業自厚行即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素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率以爲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爲痛躍奮迅者久之留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釆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比後便郵不乏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爲答也又以老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爲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爲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壟之間使亮放鋤釋甕班荊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

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要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爲謝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盡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啓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吁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濼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濼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慚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與仁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

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煥涵女繆縉謹以家殺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殁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煥涵女繆縉等謹以家殺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捗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惸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慭或有在謄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怱怱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孜甫三十年爲時故老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勵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烱烱此心實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鹹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遺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閒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既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騶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間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之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與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石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卲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刃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繫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鞫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蹸奄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嵎峻君獨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釁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談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債之高目下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

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賷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躐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讙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遺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倘其懋哉衆不可葢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與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亹亹有制徐務收斂刓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倘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祭文

先考卒哭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閒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揜既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尚敢以告

祭王丞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溼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閒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斂緼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瀝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閒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艮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閒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尚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閒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蹈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冀兄並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賫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覿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譽之諸公之閒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憸讒之相閒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繒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殽於罍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尚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弃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閒者闊焉未知其幾曰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蹙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尚諸兒之可恃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並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尚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強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因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己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絏者是真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酬子金華誰與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共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尙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威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睹後生之自肆睠前輩之日淪酹斗酒於隻雞志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尙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爲此逗遛分守移換寧妨祿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鶩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實之入地晉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悖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酹酹而可達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跖壽顏夭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閼者闊焉而君惠顧不斬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與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既有關於君而死乃爲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閒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常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曰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固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尙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剏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繫莫哭繐帷墓草若何酹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末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予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末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

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爲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緻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狴犴孤隻旁無族黨子既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慟恍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敞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瀝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卽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覽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倘慨想於平生爰瀝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嘯昔之青顧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誰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何在亦就乎木舉柩卽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溘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籯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退將之廓然此情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從橫無所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麤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後者耶筆硯其間而視荏荏既老未休心非外慕不盡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略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疎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辨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挾而好脩淡然而不忮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孑孑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脩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退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尚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

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款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頹然無所是非於其閒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頣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酹

祭章孟容文

嗚呼感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閒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嘶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感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予於予何取庶幾慉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沖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賫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衆祭孫沖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斝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閒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感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爲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謬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夭跖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裹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尙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穉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

道之云遠人邇其遠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膴仕華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胄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酹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學而不肯無狀因得敘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關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閒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酹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廁比英游公居其閒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擢魏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賓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嗟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酹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清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愬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玆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

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隳壞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遏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閑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閫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閉言不卻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己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即世於其中閒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玆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抆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曏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效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訃音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尙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逹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槪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愆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唯太夫人和柔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後惡其敝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緜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鐫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蘋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十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稺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

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並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攖其心而緜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侑奠之救有靦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旐翩翩道出下里傒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茍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秒忽某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嘗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素嫻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薌羶齊實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心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閑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惓弔死唁生困於拘攣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廈屋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蹶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墮甑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懵揭虔妥靈斯言有證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閫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克意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蠱或尚其事諸男森然分頭並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閫內之懿聞於井里曰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尚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既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酹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怳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考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謦欬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明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尚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粤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既旨有殽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

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諉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既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嘑所不忍見輀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訃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溯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以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冐罣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煢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煢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非陋汝既畢嫁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顚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囿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嫛婗勃崒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闕汝其有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祉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尙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懽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乎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遺酹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緲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恭人嘗誦釋迦摩尼余酹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鳴鳩居鵲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閫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晝翣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敘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粱樂嬪儉素兒非己出同此孺慕室無閒言以及諸姒有姑嫠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嗟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原
书
空
白
页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捄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官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陜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陜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洶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並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欲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與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罷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勑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闕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督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

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飢民
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
死而已督牧民顧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
給事中王時升似樸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
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
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
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
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
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
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即上言今春銓試已
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
者大乞並行追寢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
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
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
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
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
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
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捷而人人心
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
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
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
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領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
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闕不可捕將校
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
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

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
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
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俊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
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
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
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
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
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
恨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
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
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
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
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揾孫次適進士陳檜
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
男十人機檇崧雲卿榘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
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
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
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
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
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
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
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
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
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偰
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隙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
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

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貲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譏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寔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遠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閒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黄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貿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閈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黄氏訓武郎諱琫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六十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前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横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皐黄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敝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尚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入長驅而南迸散横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鋭無前之鋒慘然如老羆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番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太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絶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

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穉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閭閭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閒得小徑並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惟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柰何以處慥父余無以荅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沖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沖季死余哭之慟沖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沖季之父名序老矣又鰥居特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貫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踈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閒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俁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予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於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

自忘其爲皐戻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里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繇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槪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艮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塡子男三人琳正已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矣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閭歲之輂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戶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余寧有愛於廓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翥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亙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玆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購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還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與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晉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珦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

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俟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勳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勳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鄰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勳也女二人嫁蔡懺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克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鄉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賓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亦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而況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誌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逹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旨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譁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身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實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

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飄然欲與之爭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況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閒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壟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晄爲子晄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晄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壟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晄義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祔葬而閒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既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集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偃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袤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闕陛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二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與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溯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騁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鄉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艮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乂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艮史孫男九人恂亢亨愷光恪几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垕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誌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涖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忮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逵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脩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竽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歉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弈棋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微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堙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哀哉

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舠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侶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元孫晉公當太宗真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繇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概於余心雖欲卻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閤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事爲閤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並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興平立睨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推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鈔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將劉幬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續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訃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壈於世宛轉少能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龜年之墓敘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澤女三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於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瀟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

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濂從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嗇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尚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敘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横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絶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衰絰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敘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與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於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恤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爲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迁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偘憲演涇琰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偘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于鄉而偘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卽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實銘之曰

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銘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碣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

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爲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脩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茍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游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淩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貟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閒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與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爲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澹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顯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芋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尚可致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棨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旁家之淨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

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旣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暮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捄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徵也二年與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竽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賫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予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寶婺觀爲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絰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畜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朗女三人適楊顯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下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歿歿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率妻孥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卽填溝壑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遇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絶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側先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貧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賓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卽死惟是得葬日月還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共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緜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顧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韙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鏜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嚴質女六人其壻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淩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圞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聞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尙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澌盡矣雖其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

吾敘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賓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貧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尙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闥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閒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子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頊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塚是爲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強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卻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退老又夭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

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栫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檮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櫸老榆老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栫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閑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跣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婿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閫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況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姒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輯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艮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源王杞曹蒙其壻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尚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既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敘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艮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既寡視子若孫既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閫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琫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閥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恍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永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艮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適楊瑱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溫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篤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尚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貲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

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
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師
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
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
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
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略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
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
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
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鞏嶸尋
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
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
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
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
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
以尚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閒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
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有以知君之母惜
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家政歸一如父在時非子之能惟母之思死則同穴厚以培之後千百年銘其
庶幾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顧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
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聞尤偉余貧甚
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
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
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
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己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
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
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
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
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尚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
七月二十八日歲煩遺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遺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
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
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
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
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
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桀年
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
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
尚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
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
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
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
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賫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閑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
怡順道於闤闠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
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牀瓦器品具精潔閨門
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閫內之懿矣久
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
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
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蹭蹬

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婺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敘其略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曰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人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辦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孚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迺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慚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尙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尙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盡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違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系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

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感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寧閎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何義門云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有爲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爲俗本所節删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誤（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尚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法深無善治（從百子金丹錄出）

風林無寧翼（鳥不得寧也）急湍無縱鱗（魚不得安也）操權急者無重臣（臣不得其死）持法深者無善治（民不得其生）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不忍斲其樸

畏羞于君子（從百子金丹錄出）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言小人之辱不足恥也）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言君子之恥不可忘也）此丈夫所當履其道免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閒實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

梅花（從金華詩錄採入見全芳備祖）

疏枝橫玉瘦小萼點珠光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邃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水龍吟（從詞綜宋詞錄出）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　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鬬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綬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踈煙淡月子規聲斷

洞仙歌（秋雨追次李元膺韻 從詞綜宋詞錄出）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滴碎空堦芙蓉怨無限秋容老盡　枯荷催欲折多少離聲鎖斷天涯訴幽悶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落葉梧桐孤燈成暈

虞美人（從詞綜宋詞錄出）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點香泥溼帶落花飛　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原书缺此页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此段謂漢唐之君全體卻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旣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 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分數多少以有所立

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爲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閑心力無補於旣往正恐礙卻正知

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此段謂但反之吾心則理欲自見）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閒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閒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閒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跼蹐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閒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閒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迥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自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卽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閒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閒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悵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二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閒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閒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閒闢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閑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閑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歎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倖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尙未竟少俟斷手卽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閑想見虛涼無城市歊煩之氣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病中不能整理别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信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閑可以游息春閑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閑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閑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義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捄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閣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又問答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又與陳同甫問答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卽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閑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

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華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宅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以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閒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諭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閒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閒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閒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大風吹倒亭子卻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卽更撇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煖秋涼紅綠粉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附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又答陳同甫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諭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諭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諭如僕所見卻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卻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

有定論非宅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究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吾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宅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自聞欒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紉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秖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卽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閑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論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攸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酲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壞雅闋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鑴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歆否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知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己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繇是在庭交怒以爲怪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與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鮑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歆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嚌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與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慽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硯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矣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龍川集序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敏推官趙君崇邑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耀然以其文字廢與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後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洑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從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筆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脾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音駭則難聽間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摶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黨天回意大須事叵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搭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

余重刊龍川文集工將竣讀葉水心先生文集若干卷有祭陳同甫文龍川集序書龍川集後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共四篇又題陳同甫抱膝齋吟二首檢閱龍川集序原刊已弁諸簡端其餘文三篇詩二首宜補刊以附於後益見二先生相知之深以敦夙好而徵友誼云後學鳳丹謹識

張子野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邨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張子野詞目錄

卷一

醉垂鞭二　南鄉子二
菩薩蠻五　踏莎行二
小重山　西江月
慶金枝　浣溪沙
相思兒令　師師令
山亭宴慢　謝池春慢
惜雙雙　江南柳
八寶裝　一叢花令
西江月　小重山
宴春臺慢　好事近二
清平樂二　醉桃源三
恨春遲二　慶佳節二
採桑子　御街行
玉聯環二　武陵春
定風波　百媚娘
夢仙鄉　歸朝歡
相思令　少年游
賀聖朝　生查子
夜厭厭二　迎春樂
鳳栖梧

卷二

雙燕兒　卜算子慢
更漏子三　南歌子三
蝶戀花四　訴衷情二
木蘭花三　減字木蘭花
少年游二　醉落魄
喜朝天　破陣樂
三字令　菊花新
虞美人三　醉紅妝
天仙子二　菩薩蠻
怨春風　于飛樂令
臨江仙　江城子
轉聲虞美人　燕歸梁二
酒泉子五　定西番
河傳　偷聲木蘭花二
醉桃源　千秋歲
天仙子　漁家傲

補遺上

天仙子二　南鄉子
少年游　定風波令四
木蘭花七　傾杯二
離亭宴　沁園春
小重山　憶秦娥
繫裙腰　清平樂
偷聲木蘭花　菩薩蠻四
慶春澤二　玉聯環
玉樹後庭花二　卜算子
雙韻子　鵲橋仙
醉垂鞭　定西番二
望江南　少年游慢

翦牡丹　晝堂春
芳草渡二　御街行
蘇幕遮　武陵春
醉落魄　長相思
更漏子　浣溪沙
醉桃源　行香子
熙州慢　虞美人
汎青苕　惜瓊花
河滿子　勸金船
慶同天　雨中花令
江城子
補遺下
青門引　滿江紅
漢宮春　生查子
浣溪沙二　菩薩蠻
滿庭芳　菩薩蠻二
浪淘沙　望江南
碧牡丹　漢宮春
山亭宴　西江月

張子野詞卷一

吳興 張 先 子野

正宮

醉垂鞭

雙蝶繡羅裙東池宴初相見朱粉不深勻閑花淡淡春 細看諸處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亂山昏來時衣上雲

二 贈琵琶娘年十二

朱粉不須施花一作瓊枝小春偏好嬌妙近勝衣輕羅紅霧垂 琵琶金畫鳳雙條重倦眉低啄木細聲遲黃蜂花上飛

中呂宮

南鄉子

何處可魂消京口終朝兩信潮不管離心千疊恨滔滔催促行人動去橈 記得舊江皐綠楊輕絮幾條條春水一篙殘照闊遙遙有箇多情立畫橋

二 中秋不見月一作南徐中秋

潮上水清渾棹影輕於水底雲去意徘徊無柰淚衣巾猶有當時粉黛痕 海近古城昏暮角寒沙雁隊分今夜相思應看月無人露冷依前獨掩門

菩薩蠻

憶郎還上層樓曲樓前芳草年年綠綠似去時袍回頭風袖飄 郎袍應已舊顏色非長久惜恐鏡鸞一作中春不如花草新

二

聞人語一作話著仙卿字瞋情恨意還須喜何況草長時酒前頻共一作見伊 嬌香堆寶帳月到梨花上心事兩人知掩燈羅幕一作幔垂

三

夜深不至春蟾見令人更更情飛亂一作香耕不至春蟾午令人轉更猜飛語翠幕動風亭時疑響屧聲 花香聞水榭幾誤飄衣麝不忍下朱扉遶廊重待伊

四

簟紋衫色嬌黃淺釵頭秋葉玲瓏翦輕怯瘦腰身紗窗病起人 相思魂欲絕莫話新秋別何處斷離腸西風昨夜涼

五

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簾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 檀郎故相惱剛道花枝好花若勝如奴花還解語無

踏莎行

衾鳳猶溫籠鸚尚睡宿妝稀淡眉成字映花避月上行一作迴廊珠裙褶褶輕垂地 翠幕成波新荷貼水紛紛煙柳一作絮低還起重牆繞院更重門春風無路通深意

二

波湛橫眸霞分膩臉盈盈笑動籠香麝有情未結鳳樓歡無憀愛把歌眉斂 密意欲傳嬌羞未敢斜偎象板還偷瞰輕輕試問借人麼佯佯不覷雲鬟點

小重山

萬乘靴袍御紫宸揮毫敷麗藻盡經綸第名天陛

首平津東堂桂重占一枝春　殊觀聳簪紳蓬山
仙話重霑恩新暫時趨府冠談賓十年外身是鳳
池人

西江月

體態看來隱約梳妝好是家常檀槽初抱更安詳
立向尊前一行　小打登鉤怕重儘纏繡帶由長
嬌春鶯舌巧如簧飛在四條絃上

慶金枝

青螺添遠山兩嬌靨笑時圓抱雲句雪近燈看妍
處不堪憐(一作算何處不堪憐)　今生但願無離別花月下
繡屏前雙蠶成繭共纏綿更結後生緣(一作更重結後生緣)

浣溪沙

輕𫏐來時不破塵石榴花映石榴裙有情應得撞
題春(一作應解惜青春　惜一作憶)　夜短更難留遠夢日高何
計學行雲樹深鶯過靜無人

相思兒令

春去幾時還問桃李無言燕子歸棲風緊梨雪亂
西園　猶有月嬋娟似人人難近如天願教清影
長相見更乞取長圓

師師令

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
天然春意蜀綵衣長勝未起縱亂雲(一作霞)垂地
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
脣一點小於珠子(一作朱蘂)正是(一作值)殘英和月墜寄
此情千里

山亭宴慢　有美堂贈彥猷主人

宴亭(一作堂)　永晝喧簫鼓倚青空畫闌紅柱玉瑩紫
微人藹和氣春融日煦故宮池館更樓臺約風月
今宵何處湖水動鮮衣競拾翠湖邊路　落花蕩
漾愁空樹曉山靜數聲杜宇天意送芳菲正黯淡
疏煙逗雨新歡寧似舊歡長此會散幾時還聚試
爲挹飛雲問解寄相思否

謝池春慢　玉仙觀道中逢謝媚卿

繚牆重院時聞有啼鶯到繡被掩餘寒畫幕(一作閣)
明新曉朱檻連空闊飛絮無(一作知)多少徑莎平池
水渺日長風靜花影閒相照　塵香拂馬逢謝女
城南道秀豔(一作麗)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鬬色鮮衣
薄碾玉雙蟬小歡難偶(一作遇)春過了琵琶流怨(一作
韻)都入相思調

惜雙雙　溪橋寄意

城上層樓天邊路殘照裏平蕪綠樹傷遠更惜春
暮有人還在高高處　斷夢歸雲經日去無計使
哀絃寄語相望恨不相遇倚橋臨水誰家住

南呂宮

江南柳

隋堤遠波急路塵輕今古柳橋多送別見人分袂
亦愁生何況自關情　斜照後新(一作圭)月上西城
城上樓高重倚望願身能似月亭亭(一作月華朙)千里
伴君行

八寶裝

錦屏羅幌初睡起花陰轉重門閉正不寒不暖和
風細雨困人天氣　此時無限傷春意憑誰訴厭

厭地這淺情薄倖千山萬水也須來裏
一叢花令案此闋又載大一詞
傷高一作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一作心正
引一作恁千絲亂更東一作南陌飛絮濛濛嘶騎漸遙
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　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
小橈一作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一作新月
簾櫳沈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一作春風
道調宮案西江月感皇恩前入中呂宮此二闋別入道調宮俟攷
西江月
汎汎春船載樂溶溶湖水平橋高鬢照影翠煙搖
白紵一聲雲杪　倦醉天然玉軟弄妝人惜花嬌
風情遺恨幾時消不見盧郎年少
小重山安車少師訪閣道大資同游湖山
廊廟當時共代工睢陵千里遠約過從一作約遠相從欲
知賓主與誰同宗枝內黃閣舊有三公　廣樂起
雲中湖山看畫軸兩仙翁武林嘉語一作佳話幾時窮
元豐際德星聚照江東
仙呂宮
宴春臺慢東都春日李閣使席上
麗日千門紫煙雙闕瓊林一作樓又報春回殿閣風
微當時去燕還來五侯池館頻開探芳菲走馬天
街重簾人語轔轔繡軒一作轆車一作車轆遠近輕雷　雕
觴霞灩翠幕雲飛楚腰舞柳宮面妝梅金猊夜暖
羅衣暗裛香煤洞府人歸放笙歌燈火下樓臺蓬
萊一作放笙歌燈火樓臺下蓬萊一無放字猶有花上月清影徘徊
好事近和毅夫內翰梅花
月色透橫枝短葉小花一作葩無力北客一聲長笛
怨江南先得　誰教強半臘前開多情爲春憶留
取大家沈醉正一作幸雨休風息
二
燈燭上山堂香霧暖生寒夕前夜雪清梅瘦已不
禁輕摘　雙歌聲斷一作未徹寶杯空妝光豔瑤席相
一作好趁笑聲歸去有隨人月色
大石調
清平樂
屏山斜展帳卷紅綃半泥淺曲池飛海燕風度楊
花滿院　雲情雨意一作雲愁雨恨空深覺來一枕春陰
隴上梅花落盡江南消息沈沈
二李閣使席
清歌逐酒膩臉生紅透一作醉臉鮮霞透櫻小杏青寒食
後衣換縷金輕繡　畫堂新月朱扉嚴城夜鼓聲
遲細看玉人嬌一作妝面春光不在花枝
醉桃源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
如一作而今花又飛　淺螺黛淡臙脂開花一作閒妝取
次宜隔簾燈影閉門時此情風一作江月知
二
歌停鶯語舞停鸞高陽人更閑獸噴煙爐玉壺乾
茶分小鳳團　雲浪淺露珠九嬌聲春筍寒絳紗
籠下據金鞍歸時人未眠
三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

迢迢清夜徂　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

恨春遲

好夢纔成又斷日晚起雲鬟梳鬢秀臉拂新紅酒（一作滴）入嬌眉眼薄衣減春寒　紅（一作短）杜溪橋波平岸畫閣外落日西山不分（一作忿）閑花並蒂秋藕連根何時重得雙眠（一作蓮）

二

欲借紅梅薦飲望隴驛音信沈沈住在柳洲東岸彼此相思夢去難尋　乳燕來時花期寢淡月墜將曉還陰爭柰多情易感音信無憑如何消遣得初心

雙調

慶佳節

莫風流莫風流風流後有閑愁花滿南園月滿樓偏使我憶歡游　我憶歡游無計柰除卻且醉金甌醉了醒來春復秋我心事幾時休

二

芳菲節芳菲節天意應不虛設對酒高歌玉壺闕慎莫負狂風月　人閑萬事何時歇空贏得鬢成雪我有閑愁與君說且莫用輕離別

採桑子

水雲薄薄天同色竟日清輝風影輕飛花發瑤林春未知　剡溪不辨沙頭路粉水平堤姑射人歸記得歌聲與舞時

御街行送蜀客

畫船橫倚煙溪半春入吳山偏主人憑客且遲留程入花溪遠（一作還）遠數聲蘆葉兩行霓袖幾處成離宴　紛紛歸騎亭皋晚風順檣烏轉古今爲別最消魂因別有情須怨更獨自儘上高臺望望盡飛雲斷（一本云高臺獨上不堪凝望目與飛雲斷）

玉聯環送臨淄相公

都人未逐風雲散願留離宴不須多愛洛城春黃花訝歸來晚　葉落灞陵如翦淚霑歌扇無由重肎日邊來上馬便長安遠

二南邠夜飲

來時露裛（一作浥）衣香潤綵縧垂鬢卷簾還喜月相親把酒更花相近　西去陽關休問未歌先恨玉峯山下水長流流水盡情無盡

武陵春

秋染青溪天外水風棹采菱還波上逢郎密意傳語近隔叢蓮　相看忘卻歸來（一作來時）路遮日小荷圓（一作家在柳城前）　菱蔓雖多不上船心眼在郎邊

定風波

素藕抽條未放蓮晚蠶將繭不成眠若比相思如亂絮何異兩心俱被暗絲牽　暫見欲歸還是恨莫問有情誰信道無緣有（一作正）似中秋雲外月皎潔不團圓待幾時圓

百媚娘

珠闕（一作閣）五雲仙子未省有誰能似百媚算應天乞與淨飾豔妝俱美若（一無若字）取次芳華皆（一作俱）可意何處比（一作無）桃李　蜀被錦紋鋪水不放彩鴛

雙戲樂事也知存後會爭柰眼前心裏綠皺小池紅疊砌花外東風起

夢仙鄉

江東蘇小夭斜窈窕都不勝彩鸞嬌妙春豔上新妝肌肉過人香　佳樹陰陰池院華燈繡幔花月好可(一作豈)能長見離聚此生緣無計問天天

歸朝歡

聲轉轆轤聞露井曉引銀缾牽素綆西園人語夜來風叢英飄墜紅成徑寶猊煙未冷蓮臺香蠟殘痕凝等身金誰能得意買此好光景　粉落輕妝紅(一作温)玉瑩月枕横釵雲墜領有情無物不雙棲文禽只合常交頸晝長歡豈定爭如翻作春宵永日曈曨嬌柔嬾起簾押殘花影(一作簾幕卷花影)

相思令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一作歸)時隴月低　煙霏霏風(一作雨)凄凄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一云寒鴉相對啼)

少年游

紅葉黄花秋又老疏雨更西風山重水遠雲閑天淡游子斷腸中　青樓薄倖何時見細說與這忡忡念遠離情感時愁緒應解與人同

賀聖朝

淡黄衫子濃妝了步縷金鞋小愛來書幌綠窗前半和嬌笑　謝家姊妹詩名空杳何曾機巧爭如奴道春來情思亂如芳草

生查子

當初相見時彼此心蕭洒近日見人來卻恁相謾謊　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且匹似沒伊時更不思量也

小石調

夜厭厭

昨夜小筵歡縱燭房深舞鸞歌鳳酒迷花困共厭厭倚朱絃未成歸弄　峽雨忽收尋斷夢依前是畫樓鐘動爭拂雕鞍忽忽去萬千恨不能相送

二

昨夜佳期初共鬢雲低翠翹金鳳尊前含笑不成歌意偷期眼波微送　峽雨豈容成楚夢夜寒深翠簾霜重相看還到斷腸時月西斜畫樓鐘動

迎春樂

城頭畫角催夕宴憶前時小樓晚殘虹數尺雲中斷愁送目天涯遠　枕清風停畫扇逗蠻簟碧紗零亂怎生得伊來今夜裏銀蟾滿

鳳栖梧

密宴厭厭(一作未休)池館暮天漢沈沈借得春光住紅翠鬭爲長袖舞香檀拍過驚鴻翥　明日不知花在否今夜圓蟾後夜憂風雨可惜歌雲容易去東城楊柳東城(一作來時)路

原
书
空
白
页

張子野詞卷二

吳興　張　先　子野

歇指調

雙燕兒

榴花簾外飄紅藕絲罩小屏風東山別後高唐夢短猶喜相逢　幾時再與眠香翠悔舊歡何事恩恩芳心念我也應那裏蹙破眉峯

卜算子慢

溪山別意煙樹去程日落采蘋春晚欲上征鞍更掩翠簾下一有回面二字相眄惜彎彎淺黛長長眼柰畫閣歡游也學狂花亂絮輕散　水影橫池館對靜夜無人月高雲遠一餉凝思兩袖淚痕還滿下一有難遺二字恨私書又逐東風斷縱西北一作夢澤層樓萬尺一作丈望重一作湖城那見

林鍾商

更漏子

錦筵紅羅幕翠侍宴美人姝麗十五六解憐才勸人深酒杯　黛眉長檀口小耳畔向人輕道柳陰曲是兒家門前紅杏花

二

星斗稀鐘鼓歇簾外曉鶯殘月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　虛閣上倚闌望還似去年惆悵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

三流杯堂席上作

相君家賓宴集秋葉曉霜紅溼簾額動水紋浮纈花相對流一作綵花和水流　薄霞衣一作裳酣酒面重抱琵琶輕按迴畫撥抹幺絃一聲飛露一作蟬喋

南歌子

醉後和衣倒愁來殢酒醺困人天氣近清明盡日厭厭□臉淺含顰　睡覺□□恨依然月映門楚天何處覓行雲唯有暗燈殘漏伴消魂

二

蟬抱高高柳蓮開淺淺波倚風疏葉下庭柯況是不寒不暖正清和　浮世歡會少勞生怨別多相逢休惜醉顏酡賴有西園明月照笙歌

三

殘照催行棹乘春拂去衣海棠花下醉芳非無計少留君住淚雙垂　煙染春江暮雲藏閣道危行行聽取杜鵑啼是妾此時離恨盡呼伊

蝶戀花

臨水人家深宅院堦下殘花門外斜陽岸柳舞麴塵千萬線青樓百尺臨天半　樓上東風春不淺十二闌干盡日珠簾捲有箇離人凝淚眼淡煙芳草連雲遠

二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來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彫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三

綠水波平花爛漫照影紅妝步轉垂楊岸別後深情將爲斷相逢添得人留戀　絮軟絲輕無繫絆

煙惹風迎併入春心亂和淚語嬌聲又顫行行儘遠猶回面

四

移得綠楊栽後院學舞一作漸學宮腰二月青猶短不比灞陵多送遠殘絲亂絮一作千絲萬縷東西岸　幾葉一作度小眉寒不展莫一作休唱陽關眞箇腸先斷一作無腸斷分付與春休細看一作春不管條條盡是離人怨

訴衷情

花前月下暫相逢苦恨阻從容何況酒醒夢斷花謝月朦朧　花不盡月無窮兩心同此時願作楊柳千絲絆惹春風

二

數枝金菊對芙蓉零落意忡忡不知多少幽怨和淚泣東風　人散後月明中夜寒濃謝娘愁臥潘令閑眠往事何窮

木蘭花 邠州作

青錢貼水萍無數臨曉西湖春漲雨泥新輕燕面前飛風慢落花衣上住　紅裙空引一作解煙娥一作蛾聚雲月卻能隨馬去明朝何處上高臺回認玉峯山下路

二

西湖楊柳風流絕滿縷青春看贈別牆頭簌簌暗飛花山外陰陰初落月　秦姬穠麗雲梳髮持酒唱一作聽歌留晚發驪駒應解惱一作亦解人情欲出重城嘶不歇

三

樓下雪飛樓上宴歌咽笙簧聲韻顫尊前有箇好人人十二闌干同倚徧　簾重不知金屋晚信馬歸來腸欲斷多情無柰苦相思醉眼開時猶似見

減字木蘭花

垂螺近額走上紅裀初趁拍只恐輕飛擬倩游絲惹住伊　文鴛繡履去似楊花一作流風塵不起舞徹伊州頭上宮花一作花枝顫未休

少年游 井桃

碎霞浮動曉朦朧春意與花濃銀缾素綆玉泉金甃眞色浸朝紅　花枝人面難常見青子小叢叢韶華長在明年依舊相與笑春一作東風

二

帽檐風細馬蹄塵常記探花人露英千樣粉香無盡驀地酒初醒一作秦地酒初醇　探花人向一作漸花前老花上舊時春行歌聲外一作裏靚妝叢裏須貴少年身

醉落魄

雲輕柳弱內家髻要一作子新梳掠生香眞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　朱脣淺破桃花一作櫻桃萼倚樓誰一作人在闌干角夜寒手一作指冷羅一作春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一作飛梅落

喜朝天 清暑堂贈蔡君謨

曉一作晚雲開睨仙館陵虛步入蓬萊玉宇瓊甃對青林近歸鳥徘徊風月頓消一作從今清暑野色對一作帶江山助詩才簫鼓宴璇題寶字浮動持杯　人多送目天際一作天多送目無際識渡舟帆小時見潮回故

國千里共十萬室日日春臺睢社朝(一作廟)京非遠正和羹民口渴鹽梅佳景在吳儂還望分閫重來

破陣樂錢塘

四堂互映雙門並麗龍閣開府郡美東南第一望故苑樓臺霏霧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吳歌處處近黃昏漸更宜良夜簇簇(一少一簇字)繁星燈燭長衢如畫暝色韶光幾許粉面飛甍朱戶　和煦(一作歡遇)鴈齒橋紅裙腰草綠雲際寺林下路酒熟梨花賓客醉但覺滿山簫鼓盡朋游同(一作因)民樂芳菲有主自此歸從泥詔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風月好作千騎行春畫圖寫取

三字令

春欲盡日遲遲牡丹時羅幌掩繡簾垂彩牋書紅粉淚兩心知　人不見燕空歸負佳期香燼冷枕閑敧月方明花淡薄惹相思

中呂調

菊花新

墮髻慵妝來日暮家在畫(一作柳)橋堤下住衣緩絳綃垂瓊樹裊一枝紅霧　院深池靜嬌(一作花)相妒粉牆低樂聲時度長恐舞筵空輕化作彩雲飛去

虞美人(案此闋又載馮延巳陽春集)

畫堂新霽情蕭索深夜垂珠箔洞房人睡月嬋娟梧桐雙影上珠軒立堦前　高樓何處連宵宴塞管聲幽怨一聲已斷別離心舊歡拋棄杳難尋恨沈沈

二(案此闋亦載陽春集)

碧波簾幕垂朱戶簾下鶯鶯語薄羅依舊泣青春野花芳草逐年新事難論　鳳笙何處高樓月幽怨憑誰說亭亭殘照上梧桐一時彈淚與東風恨重重

三

苕花飛(一作落)盡汀風定苕水天搖影畫船羅綺滿溪春一曲石城清響入高雲　壺觴昔歲同歌舞(一作笑)今日無歡侶(一作少年)南園花少故人稀月照玉樓依舊似當時

醉紅妝

瓊枝玉樹不相饒薄雲衣細柳腰一般妝樣百般嬌眉眼細好如描(一作眉眼秀總如描)　東風搖草百(一作雜)花飄恨無計上青條更起雙歌郎且飲郎未醉有金貂

天仙子(時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會)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二(鄭毅夫移青社)

持節來時初有鴈十萬人家春已滿龍標名第鳳池身堂阜遠江橋晚一見(一作障)湖山看未徧　障扇欲收歌淚濺亭下花空羅綺散檣竿漸向望中疏旗影轉鼙聲斷惆悵不如船尾燕

菩薩蠻

玉人又是匆匆去馬蹄何處垂楊路殘日倚樓時

斷魂郎未知　闌干移倚徧薄倖教人怨明月卻多情隨人處處行

高平調

怨春風

無由且住緜緜恨似春蠶緒見來時餉還須去月淺燈收多在偷期處　今夜掩妝花下語明朝芳草東西路願身不學相思樹但願羅衣化作雙飛羽

于飛樂令

寶奩開菱鑑靜一掬清蟾新妝臉旋學花添蜀紅衫雙繡蝶裙縷鶼鶼尋思前事小屏風巧畫江南　怎空教草解宜男柔桑暗又過春蠶正陰晴天氣更暝色相兼幽期消息曲房西碎月篩簾

臨江仙

自古傷心惟遠別登山臨水遲留暮塵衰草一番秋尋常景物到此盡成愁　況與佳人分鳳侶盈盈粉淚難收高城深處是青樓紅塵遠道明日忍回頭

江城子

鏤牙歌板齒如犀串珠齊畫橋西雜花池院風幕卷金泥酒入四肢波入鬢嬌不盡翠眉低

轉聲虞美人　霅上送唐彥猷

使君欲(一作少)醉離亭酒酒醒離愁轉有紫禁多時虛右苕霅留難久　一聲歌掩雙羅袖日落亂山(一作汀花)春後猶有東城煙柳青陰長依舊

燕歸梁

去歲中秋玩桂輪河漢淨無雲今年江上共瑤尊都不是去年人　水精宮殿琉璃臺閣紅翠兩行分點脣機動(一作微破)秀眉顰清影外見微(一作歌)塵

二

夜月(一作夜)啼烏促亂絃江樹遠無煙缺多圓少柰何天愁只恐下關山　粉香生潤衣珠弄彩人月兩嬋娟留連殘夜惜餘歡人月在又明年

酒泉子

亭下花飛月照妝樓春欲曉珠簾風蘭燭燼怨空閨　迢迢何處寄相思玉筯零零腸斷屏幃深更漏永夢魂迷

二

人散更深堂上孤燈堦下月早梅愁殘雪白夜沈沈　闌前偷唱繫瓊簪前事總堪惆悵寒風生羅衣薄萬般心

三

春色融融飛燕未來鶯未語露桃寒風柳曉玉樓空　天長煙遠恨重重消息燕鴻歸去枕前燈窗外雨閉簾櫳

四

亭柳霜凋一夜愁人窗下睡繡幃風蘭燭焰夢遙遙　金籠鸚鵡怨長宵籠畔玉筝絃斷隴頭雲桃源路兩魂消

五

芳草長川柳映危橋堤下路歸鴻飛行人去碧山連　風微煙淡雨蕭然隔岸馬嘶何處九迴腸雙

臉淚夕陽天

定西番

年少登瀛詞客飄逸氣拂晴霓盡帶江南春色過長淮　一曲豔歌留別翠蟬搖寶釵此後吳姬(一作娃)難見且徘徊

仙呂調(案天仙子前卷入中呂宮醉桃源前卷入大石調俟攷)

河傳

花暮春去都門東路嘶馬將行江南江北十里五里郵亭幾程程　高城望遠看回睇煙細(一作高城漸遠重凝睇煙容細)晚碧空無際今夜(上一有不知二字)何處冷落衾幃欲眠時

偷聲木蘭花

雪籠瓊苑梅花瘦外院重扉聯寶獸海月新生上得高樓無(一作沒)柰情　簾波不動凝(一作銀)釭小今夜夜長爭得曉欲夢高唐只恐覺來添斷腸

二

畫橋淺映橫塘路流水滔滔春共去目送殘(一作斜)暉燕子雙高蝶對飛　風花將盡持杯送往事只成清夜夢莫更登樓坐想行思已是愁

醉桃源(渭州作)

雙花(一作歌)連袂近香猊歌隨鏤板齊分明珠索漱煙溪凝雲定不飛　昏破點齒編犀春鶯莫亂啼陽關更在碧峯西相看翠黛低

千秋歲

數(一作幾)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飛花雪　莫把幺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凝殘月(一作孤燈滅)

天仙子(別渝州)

醉笑相逢能幾度爲報江頭春且住主人今日是行人紅袖舞清歌女憑仗東風教點取　三月柳枝柔似縷落絮盡(一作倦)飛還戀樹有情寧不憶西園鶯解語花無數應訝使君何處去

般涉調

漁家傲(和程公闢贈別)

巴子城頭青草暮巴山重疊相逢處燕子占巢花脫樹杯且舉瞿塘水闊舟難渡　天外吳門清霅路君家正在吳門住贈我柳枝情幾許春滿縷爲君將入江南去(來詞云折柳贈君君且住)

原书空白页

張子野詞補遺上

天仙子

十歲手如芽子筍固愛弄妝偷傅粉金蕉併爲舞
時空紅臉嫩輕衣褪春重日濃花覺困　斜雁軋
絃隨步趁小鳳鼉珠光遶鬟密教持履恐仙飛催
拍緊驚鴻奔風袂飄飄無定準

二公擇將行

坐治吳州成樂土詔卷風飛來聖語親輿乞得便
藩歸瑤席主杯休數清夜爲君歌白苧　花接舊
枝新蘂吐造化不知人有助看花歲歲比甘棠嘉
月暮東門路只恐帶將春色去

南鄉子送客過餘溪聽天隱二玉鼓胡琴

相並細腰身時樣宮妝一樣新曲項胡琴魚尾撥
離人入塞絃聲水上聞　天碧染衣巾血色輕羅
碎摺裙百卉已隨霜女妒東君暗折雙花借小春

少年游渝州席上和韻

聽歌持酒且休行雲樹幾程程眼看檐牙手搓花
蘂未必兩無情　拓夫灘上聞新雁離袖掩盈盈
此恨無窮遠如江水東去幾時平

定風波令

碧玉篦扶墜髻雲鶯黃衫子退紅裙妝樣巧將花
草競相並要教人意勝於春　酒眼茸茸香拂面
□見丹青寧似鏡中真自是有情偏小小向道江
東誰信更無人

二次子瞻韻送元素內翰

浴殿詞臣亦議兵禁中頗牧黨羌平詔卷促歸難
自緩溪館綵花千數酒泉清　春草未青秋葉暮
□去一家行色萬家情可恨黃鶯相識晚望斷湖
邊亭上不聞聲

三再次韻送子瞻

談辨纔疏堂上兵畫船齊岸暗潮平萬乘靴袍曾
好問須信文章傳口齒牙清　三百寺應遊未徧
□算湖山風物豈無情不獨渠北歌叔度行路吳
謠終日有餘聲

四霅溪席上同會者六人楊元素侍讀劉孝叔吏部子瞻公擇二學士陳令舉賢良

西閣名臣奉詔行南牀吏部錦衣榮中有瀛仙賓
與主相遇平津選首更神清　溪上玉樓同宴喜
歡醉對堤杯葉惜秋英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
應旁中一作有老人星

木蘭花

人意共憐花月滿花好月圓人又散歡情去逐遠
雲空往事過如幽夢斷　草樹爭春紅影亂一唱
雞離一作聲千萬怨任教遲日更添長能得幾時擡
眼看

二和孫公素別安陸

相離徒有相逢夢門外馬蹄塵已動怨歌留待醉
時聽遠目不堪空際送　今宵風月知誰共聲咽
琵琶槽上鳳人生無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

三晏觀文畫堂席上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溼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爲
誰愁一曲行人留晚發　畫堂花入新聲別紅蘂

調高彈未徹暗將深意語膠絃長願絃絲無斷絕

四送張中行

插花勸酒鹽橋館召節促行龍闕遠吳船漸起晚潮生鑾榼未空寒日短　慶門奕世隆宸睠歸到月陂梅已綻有情願寄向南枝圖得洛陽春色看

五去春自湖歸杭憶南園花已開有當時猶有蘂如梅之句今歲還鄉南園花正盛復爲此詞以寄意

去年春入芳菲國青蘂如梅終忍摘闌邊徒欲說相思綠蠟密緘朱粉飾　歸來故苑重尋覓花滿舊枝心更惜鴛鴦從小自相雙若不多情頭不白

六乙卯吳興寒食

龍頭舴艋吳兒競筍柱秋千游女並芳洲拾翠暮忘歸秀野踏青來不定　行雲去後遙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靜中庭月色正清明無數楊花過無影

七席上贈同邵二生

輕牙低掌隨聲聽合調破空雲自凝姝娘翠黛有人描瓊女分鬟待誰併　弄妝俱學閑心性固向鸞臺同照影雙頭蓮子一時花天碧秋池水如鏡

傾杯吳興

橫塘水靜花窺影孤城轉浮玉無塵五亭爭景畫橋對起垂虹不斷愛溪上瓊樓凭雕闌久□飛雲遠人在虛空月生溟海寒漁夜汎游鱗可辨　正是草長蘋老江南地暖汀洲日晚更茶山已過清明風雨暴千巖啼鳥怨芳菲故苑深紅盡綠葉陰濃青子枝頭滿使君莫放尋春緩

二、

飛雲過盡明河淺天無畔草色栖螢霜華清暑輕颸弄袂澄瀾拍岸宴玉塵談賓倚瓊枝秀挹雕觴滿午夜中秋十分圓月香槽撥鳳朱絃軋雁　正是欲醒還醉臨空悵遠壺更疊換對東西數里回塘恨零落芙蓉春不管籠燈待散誰知道座有離人目斷雙歌伴煙江艇子歸來晚

離亭宴公擇別吳興

捧黃封詔卷隨處是離亭別宴紅翠成輪歌未偏已恨野橋風便此去濟南非久惟有鳳池鸞殿　三月花飛幾片又減卻芳菲過半千里恩深雲海淺民愛比春流不斷更上玉樓西歸雁與征帆共遠

沁園春寄都城趙閱道

心膂良臣帷幄元勳左右萬幾暫武林分閫東南外翰錦衣鄉社未滿瓜時易鎮梧臺宣條期歲又西指夷橋千騎移珠灘上喜甘棠翠蔭依舊春暉　須知繫國安危料節召還趨沿鳳池且代工施化持鈞播澤置盂天下此外何思素卷書名赤松游道飆馭雲軿仙可期湖山美有啼猿唳鶴相望東歸

小重山徐鐸狀元

延壽芸香七世孫華軒承大對見經綸溟魚一息化天津袍如草三百騎從清塵　玉樹瑩風神同時棠棣萼一家春十年身是鳳池人蓬萊閣黃閣主遲一作共談賓

憶秦娥

參差竹吹斷相思曲情不足西北有樓窮遠目憶苕溪寒影透清玉秋雁南飛速菰草綠應下溪頭沙上宿

繫裙腰

惜濃一作霜蟾照夜雲天朦朧影畫句闌人情縱似長情月算一年年又能得幾番圓　欲寄西江題葉字流不到五亭前東池始有荷新綠尚小如錢問何日藕幾時蓮

清平樂

青袍如草得意還年少馬躍綠螭金絡腦寒食乍臨新曉　曲池斜度鸞橋西園一片笙簫自欲賸留春住風花無奈飄飄

偷聲木蘭花

曾居別乘康吳俗民到於今歌不足驪馭征鞭一去東風十二年　重來卻擁諸侯騎寶帶垂魚金照地和氣融人清霅千家日日春

菩薩蠻

佳人學得平陽曲纖纖玉筍橫孤竹一弄入雲聲海門江月清　鬢搖金鈿落惜恐櫻脣薄聽罷已依依莫吹楊柳枝

二

藕絲衫翦猩紅窄衫輕不礙瓊膚白緩鬢小橫波花樓東是家　上湖閑盪槳粉豔芙蓉樣湖水亦多情照妝天底清

三

牛星織女年年別分明不及人閑物匹鳥少孤飛斷沙猶並栖　洗車昏雨過缺月雲中墮斜漢曉依依暗蛩還促機

四

雙針競引雙絲縷家家盡道迎牛女不見渡河時空聞烏鵲飛　西南低片月應恐雲梳髮寄語問星津誰爲得巧人

慶春澤

飛閣危橋相倚人獨立東風滿衣輕絮還記憶江南如今天氣正白蘋花遶堤漲流水　寒梅落盡誰寄方春意無窮青空千里愁草樹依依關城初閉對月黃昏角聲傍煙起

二與善歌者

豔色不須妝樣風韻好天真畫毫難上花影灩金尊酒泉生浪鎮欲留春傍花爲春唱　銀塘玉宇空曠冰齒映輕脣蕊紅新放聲宛轉疑隨煙香悠颺對暮林靜寥寥振清響

玉聯環

南園已恨歸來晚芳菲滿眼春工偏上好花多疑不向空枝暖　惜恐紅雲易散叢叢看偏當時猶有藥如梅問幾日上東風綻

玉樹後庭花上元

華燈火樹紅相鬭往來如畫河橋水白天青訝別生星斗　落梅穠李還依舊寶釵沽酒曉蟾殘漏心情恨雕鞍歸後

二

寶牀香重春眠覺鮍窗難曉新聲麗色千人歌後
庭清妙　青驄一騎來飛鳥靚妝難好至今落日
寒蟾照臺城秋草

卜算子

夢短寒夜長坐待清霜曉臨鏡無人爲整妝但自
學孤鸞照　樓臺紅樹杪風月依前好江水東流
郎在西閒尺素何由到

雙韻子

鳴鞘電過曉闈靜斂龍旂風定鳳樓遠出霏煙聞
笑語中天迥　清光近歡聲竟鴛鴦集仙花鬭影
更聞度曲瑤山升瑞日春宮永

鵲橋仙

星橋火樹長安一夜開偏紅蓮萬蘂綺羅能借月
中春風露細天清似水　重城閉月青樓誇樂人
在銀潢影裏畫屏期約近收燈歸步急雙鴛欲起
醉垂鞭　錢塘送祖擇之

酒面灩金魚吳娃唱吳潮上玉殿白麻書待君歸
後除　句留風月好平湖曉翠峰孤此景出關無
西州空畫圖

定西番

秀眼緩生千媚釵玉重髻雲低寂寂挹妝羞淚怨
分攜　鴛帳願從今夜夢長連曉雞小逐畫船風
月渡江西

二　執胡琴者九人

銲撥紫槽金襯雙秀萼兩回鸞齊學漢宮妝樣競
嬋娟　三十六絃蟬鬧小絃蜂作團聽盡昭君幽
怨莫重彈

望江南　與龍靚

青樓宴靚女薦瑤杯一曲白雲江月滿際天拖練
夜潮來人物誤瑤臺　醺醺酒拂拂上雙題媚臉
已非朱淡粉香紅全勝雪籠梅標格外風壓一作埃

少年游慢

春城三二月禁柳飄緜未歇仙籞生香輕雲凝紫
臨層闕歌掌明珠滑酒臉紅霞發華省名高少年
得意時節　晝刻三題徹梯漢同登蟾窟玉殿初
宣銀袍齊脫生仙骨花探都門曉馬躍芳衢闊宴
罷東風鞭梢一行飛雪

翦牡丹　舟中聞雙琵琶

野綠連空天青垂水素色溶漾都淨柔柳搖搖墜
輕絮無影一作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　汀洲日落人歸修巾薄
袂擷香拾翠相競如解凌波泊煙渚春暝　綵縚
朱索新整宿繡屏畫船風定金鳳響雙槽彈出今
古幽思誰省玉盤大小亂珠迸酒上妝面花豔媚
相竝重聽盡漢妃一曲江空月靜

畫堂春

外潮蓮子長參差霽山青處鷗飛水天溶漾畫橈
遲人影鑑中移　桃葉淺聲雙唱杏紅深色輕衣
小荷障面避斜暉分得翠陰歸

芳草渡

雙門曉鎖響朱扉千騎擁萬人隨風烏弄影畫船
移歌時淚和別怨作秋悲　寒潮小渡淮遲吳越
路漸天涯宋王臺上爲相思江雲下日西盡雁南

飛

二

主人宴客玉樓西風飄雪忽雰霏唐昌花蘂漸平
枝浮光裏寒聲聚隊禽栖　驚曉日喜春遲野橋
時伴梅飛山明日遠霽雲披溪上月堂下水併春
輝

御街行

天非花豔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
時去似朝雲何處遠（一作乳）雞栖燕落星沈月紞紞
城頭鼓　參差漸辨西池樹珠閣斜開戶綠苔深
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餘香遺粉（一作殘香餘粉）賸衾
閑枕（一作閑衾膡枕）天把多情付

蘇幕遮

柳飛緜花實少鏤板音清淺發江南調斜日兩竿
留碧□馬足重重又近青門道　去塵濃人散了
回首旗亭漸漸紅裳小莫訝安仁頭白早天若有
情天也終須老

武陵春

每見韶娘梳鬢好釵燕傍雲飛誰掬彤霞露染衣
□玉透柔肌　梅花瘦雪梨花雨心眼未芳菲看
著嬌妝聽柳枝人意覺春歸

醉落魄（吳興莘老席上）

山圍畫障風溪弄月清溶漾玉樓苕館人相望下
若醲醅競欲金釵當　使君勸醉青娥唱分明仙
曲雲中響南園百卉千家賞和氣兼□不獨花枝
上

長相思（潮溝在金陵上元之西）

粉豔明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靨生
寒江平江艣鳴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更漏子

杜陵春秦樹晚傷別更堪臨遠南去信欲憑誰歸
鴻多北歸　小桃枝紅蓓發今夜昔時風月休苦
意說相思少情人不知

浣溪沙

樓倚春江百尺高煙中還未見歸橈幾時期信似
江潮　花片片飛風弄蝶柳陰陰下水平橋日長
纔過又今宵

醉桃源

仙郎何日是來期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傍山飛
郎行去不歸　強勻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
無語伴相思陰陰月上時

行香子（案此闋又載六一詞）

舞雪歌雲閑淡妝勻藍溪水深染輕裙酒香醺臉
粉色生春更巧談話美情性好精神　江空無畔
淩波何處月橋邊青柳朱門斷鐘殘角又送黃昏
奈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

熙州慢（贈述古）

武林鄉占第一湖山詠畫爭巧鷲石飛來倚翠樓
煙靄清猿啼曉況值禁垣師帥惠政流入歡（一作歌）
謠朝暮萬景寒潮弄月亂峰回照　天使尋春不
早併行樂免有花愁花笑持酒更聽紅兒肉聲長
調瀟湘故人未歸但目送游雲孤鳥際天杪離情

盡寄芳草

虞美人 述古移南郡

恩如明月家家到無處無清照一帆秋色共雲遙
眼力不知人遠上江橋　願君書札來雙鯉古汴
東流水宋王臺畔楚宮西正是節趣歸路近沙堤

汎青苕 正月十四日與公擇吳興汎舟

綠淨無痕過曉霽清苕鏡裏遊人紅杜巧綵船穩
當筵主祕館詞臣吳娃勸飲韓娥唱競豔容左右
皆春學為行雨傍畫槳從教水濺羅裙　溪煙混
月黃昏漸樓臺上下火影星分飛檻倚斗牛近響
簫鼓遠破重雲歸軒未至千家待掩半妝翠箔朱
門衣香拂面扶醉卸簪花滿袖餘溫

惜瓊花

汀蘋白苕水碧每逢花駐樂隨處歡席別時攜手
看春色螢火而今飛破秋夕　旱一作沐河流如帶
窄任身輕似葉何計歸得斷雲孤鶩青山極樓上
徘徊無盡相憶

河滿子 陪杭守汎湖夜歸

溪女送花隨處沙鷗避樂分行游舸已如圖障裏
小屏猶畫瀟湘人面新生酒豔日痕更欲春長
衣上交枝鬬色釵頭比翼相雙片段落霞明水底
風紋時動妝光賓從夜歸無月千燈萬火河一作湖
塘

勸金船 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

流泉宛轉雙開竇帶染輕紗皺何人暗得金船酒
擁羅綺前後綠定見花影竝照與豔妝爭秀行盡
曲名休更再歌楊柳　光生飛動搖瓊甃隔障笙
簫奏須知短景歡無足又還過清晝翰閣遲歸來
傳騎恨留住難久異日鳳凰池上為誰思舊

慶同天

海寓稱慶復生元聖風入南薰拜恩遙闕衣上曉
色猶春望堯雲　游鈞廣樂人疑夢仙聲共日轉
旗光動無疆帝一作聖　算何待祝華封與天同

雨中花令 贈胡楚草

近鬢綵鈿雲雁細大雲雁小雲雁好客豔花枝爭媚花枝十二
學雙燕同栖還竝翅雙燕子我合著合著你難分離
這佛面前生應布施金浮圖你更看蛾眉下秋水眉十
似賽九底見他三五二胡草正悶裏也須歡喜悶子

江城子

小圓珠串靜慵拈夜厭厭下重簾曲屏斜燭心事
入眉尖金字半開香穗小愁不寐恨西蟾以上六十三闋

亦園名家詞集錄補○案名家詞集所刻子野詞有東坡居士題跋詞凡一百二十九闋刪其複見
前集者六十六闋錄之如右

張子野詞補遺下

青門引

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秋千影

滿江紅

飄盡寒梅笑粉蝶游蜂未覺漸迤邐水明山秀暖生簾幕過雨小桃紅未透舞煙新柳青猶弱記畫橋深處水邊亭曾偷約　多少恨今猶昨愁和悶都忘卻拚從前爛醉被花迷著晴鴿試鈴風力軟雛鶯弄舌春寒薄但只愁錦繡鬧妝時東風惡（以上二闋花菴絕妙詞選錄補）

漢宮春蠟梅

紅粉苔牆透新春消息梅粉先芳奇葩異卉漢家宮額塗黃何人鬬巧運紫檀翦出蜂房應為是中央正色東君別與清香　仙姿自稱霓裳更孤標俊格非（非字疑誤）雪淩霜黃昏院落為誰密解羅囊銀缾注水浸數枝小閣幽窗春睡起纖條在手厭厭宿酒殘妝（右一闋梅苑錄補）

生查子（案此闋又載六一詞）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浣溪沙（案此闋又見秦淮海詞）

錦帳重重捲暮霞屏風曲曲鬬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二

水滿池塘花滿枝亂香深裏語黃鸝東風吹軟弄簾幃　日正長時春夢短燕交飛處柳煙低玉窗紅子鬬茶時

菩薩蠻

哀箏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江波綠纖指十三絃細將幽恨傳　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雁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

滿庭芳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棹孤篷小艇悠悠過煙渚沙汀金鉤細絲綸慢卷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汎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以上五闋草堂詩餘補錄）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歸路長　雁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雲山千萬重

二

青梅又是花時節粉牆閑把青梅折玉鐙偶逢君春情如亂雲　藕絲牽不斷誰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酒深情更深

浪淘沙

腸斷送韶華為惜楊花雪毬搖曳逐風斜容易著

人容易去飛過誰家　聚散苦咨嗟無計留他行
人灑淚滴流霞今日畫堂歌舞地明日天涯

望江南

香閨內只自想佳期獨步花陰情緒亂謾將珠淚
兩行垂勝會在何時　厭厭病此夕最難持一點
芳心無託處荼蘼架上月遲遲惆悵有誰知

碧牡丹（晏同叔出姬）

步帳搖紅綺曉月墮沈煙砌緩板香檀唱徹伊家
新製怨入眉頭歛黛峰橫翠芭蕉寒雨聲碎　鏡
華翳閉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盒瑤釵至今
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

漢宮春

玉減香消被嬋娟誤我臨鏡妝慵無聊强開强解
蹙破眉峰憑高望遠但斷腸殘月初鐘須信道承
恩不在貌如何教妾爲容　風暖鳥聲和碎更日
高院靜花影重重愁來只待殢酒酒薄愁濃長門
怨感恨無金買賦臨邛翻動念年年伴女越溪共

採芙蓉（以上大闋花草粹編錄補）

山亭宴（湖亭宴別）

碧波落日寒烟聚望遙山迷離紅樹小艇載人來
約尊酒商量歧路衰柳斷橋西共攜手攀條無語
水際見鷺鳧一對對眠沙漵　西陵松柏青如故
翦煙花幽蘭啼露油壁閉花驄那禁得風吹細雨
饒他此後更思量總莫似當筵情緒鏡面綠波平
照幾度人來去（右一闋西湖志錄補）

西江月

憶昔錢塘話別十年社燕秋鴻今朝忽遇暮雲東
坐對（一作對坐）旗亭說夢　破帽手遮紅（一作斜）日練衣
袖卷寒風蘆花江上兩衰翁消得幾番相送（案此闋花草粹編從翰墨全書錄入作無名氏近葛氏刻安陸集收之或別有所據姑附於此）

張子野詞校記

卷一

小重山　原本作感皇恩黃子湘校改

一叢花令　沈恨細思　原本作沈思細恨黃校依注改

小重山　原本作感皇恩黃校曰此小重山之又一體惟兩結少一字

卷二

更漏子二　滿庭堦落花　按是闋見金奩集堦作堆

蝶戀花二　按是闋又見珠玉詞

虞美人三　清響　依舊　原本響下有亮字舊下有有字黃校依注删

千秋歲　按是闋又見六一詞　惜春　原本下有去字黃校依注删

補遺上

小重山　原本作感皇恩黃校改

鵲橋仙　月中春　原本月作日黃校改

晝堂春　外潮　按潮疑湖誤

蘇幕遮　柳飛緜　按飛緜疑當作緜飛與下句對

虞美人　節趣　按趣疑趨誤

鮑刻張子野詞二卷補遺二卷原校稍繁經江都黃子鴻芰正仍著卷中茲舉諸條据黃氏改訂或譌見所及者疏記如右孝臧

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波耳華州西溪詩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又和余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嬾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眉山蘇軾子瞻題

張都官以歌詞擅名當代與柳耆卿齊名尤以韻高見推同調三中三影流聲樂府至今豔稱之而安陸集獨見遺於汲古閣六十家詞刻之外誠詞壇憾事也頃得緑斐軒鈔本二卷凡百有六闋區分宮調猶屬宋時編次喜付汗青既又得亦園十家樂府所刊去其重複得六十三闋諸家選本中採輯一十六闋次爲補遺二卷合計得詞一百八十四闋於是子野詞收拾無遺矣昔東坡先生稱子野詩筆老妙可以追配古人歌詞乃其餘事惜全集久亡無從綴輯以存其梗概耳乾隆戊申臘月朔歙鮑廷博識

是本比侯亦園刻增多五十六闋校注亦詳惟誤標之調後添之題不免雜廁引校異文又閒有顯係譌謬者輒爲芟薙以便繙覽未敢質諸大雅也己未三月錫禧識

片玉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村叢書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辭不輕措辭之工也閱辭必詳其所措工於閱者也措之非輕而閱之非詳工於閱而不工於措胥失矣亦奚胥望焉是知雌霓之誦方脫諸口而見謂知音白題八滑之事既陳而當世之疑已釋梏矢萍實苟非推其所從則是物也棄物耳誰歟能知觸物而不明其原覩事而莫徵所自與冥行何別故曰無張華之博則孰知五色之珍乏雷煥之識則孰辨衝斗之靈況措辭之工豈有不待於閱者之箋釋耶周美成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流風可仰其徵辭引類推古誇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來歷真足冠冕詞林歡筵歌席率知崇愛知其故實者幾何人斯殆猶屬目於霧中花雲中月雖意其美而皎然識其所以美則未也章江陳少章家世以學問文章爲盧陵望族涵泳經籍之暇閱其詞病舊註之簡略遂詳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達其辭則美成之美益彰猶獲崑山之片珍琢其質而彰其文豈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命之曰片玉集云少章名元龍時嘉定

辛未杪臘盧陵劉肅必欽序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目錄

卷之一

春景

瑞龍吟 瑣窗寒

風流子 渡江雲

應天長 荔枝香二

還京樂 掃花游

卷之二

春景

解連環 玲瓏四犯

丹鳳吟 滿江紅

瑞鶴仙 西平樂

浪淘沙 憶舊游

卷之三

春景

驀山溪 少年游二

秋蘂香 漁家傲二

南鄉子 望江南

浣溪沙三 迎春樂二

點絳脣 一落索二

垂絲釣

卷之四

夏景

滿庭芳 隔浦蓮

法曲獻仙音 過秦樓

側犯 塞翁吟

蘇幕遮 浣溪沙四

點絳脣 訴衷情

卷之五

秋景、

風流子 華胥引

宴清都 四園竹

齊天樂 木蘭花

霜葉飛 蕙蘭芳引

塞垣春 丁香結

卷之六

秋景

氐州第一 解蹀躞

少年游 慶春宮

醉桃源二 點絳脣

夜游宮二 訴衷情

傷情怨

冬景

紅林檎近二 滿路花

卷之七

單題

解語花 六幺令

倒犯 大酺

玉燭新 花犯

醜奴兒 水龍吟

六醜 虞美人二

卷之八

單題
蘭陵王 蝶戀花四
西河 歸去難
三部樂 菩薩蠻
品令 玉樓春
黃鸝繞碧樹 滿路花
卷之九
雜賦
綺寮怨 拜星月
尉遲杯 繞佛閣
一寸金 蝶戀花
如夢令二 月中行
浣溪沙三 點絳唇
少年游 望江南
卷之十
雜賦
意難忘 迎春樂
定風波 紅羅襖
玉樓春四 夜飛鵲
早梅芳二 鳳來朝
芳草渡 感皇恩
虞美人三

片玉集卷之一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春景

瑞龍吟 大石

揮犀云盧藏用夜聞龍吟聽 其聲清越乃真瑞龍吟也

章臺路 史記秦昭王作臺於咸陽漢書 張敞走馬章臺街下卽路也 還見褪粉
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
處 柳惲詩玉戶夜愔愔杜 詩頻來語燕定新巢 黯凝竚因念箇人癡
小乍窺門戶 蘇子美嘗云癡小失所 記倚杜愔愔更有情 侵晨淺約宮
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李賀宮人面靨黃梁 簡文約黃能效月 前
度劉郎重到 唐劉禹錫集云自朗州承召過玄都 觀後復主客郎中重游玄都惟兔葵
燕麥動搖春風再題云種桃道 士知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 訪鄰尋里同時歌
舞惟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 杜牧杜秋娘詩序杜 秋有寵於景陵後賜
歸故鄉余過金陵感其 窮且老因爲之賦詩 吟牋賦筆猶記燕臺句 李義
山詩序柳枝洛中里娘也年十七塗妝綰髻未嘗 竟已余從昆讓山比柳枝居他日春陰讓山詠
燕臺詩柳枝問曰誰人爲是讓山曰此吾少年叔 耳柳枝乃手斷其帶結讓山爲贈叔乞詩明日余
策馬出其巷柳枝了鬟靚妝抱立扇下風障一袖 指曰若叔何深望之願與郎俱余因諾之後不果
留但悵望耳有詩長吟遠下 燕臺句惟有花香染未消 知誰伴名園露飲東
城閑步 杜詩名園依綠水筆談石曼卿露頂而飲 杜牧佐沈傳師幕在江西時張好好以善
歌入籍一年鎮宣城復置好好宣籍又二年沈 著作以雙鬟納之又二年往東城縱步復見之 事
與孤鴻去 杜牧恨如春草 多事逐孤鴻去 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
柳低金縷 杜甫官柳著行新溫庭 筠不似垂楊惜金縷 歸騎晚纖纖池
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 張景陽飛雨灑朝蘭 晏元獻梨花院落溶
溶月柳絮池 塘淡淡風

瑣窗寒 越調

文選鮑昭詩 玉鉤隔瑣窗

暗柳啼鴉 杜甫沙上草閣柳新 暗李賀楊柳伴啼鴉 單衣竚立小簾朱
戶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灑空堦夜闌未休 杜甫
昨屬愁春雨漁隱詩話嘉祐中有漁人於江心網 得片石有絕句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
落盡一半 在銀牀 故人翦燭西窗語 溫庭筠舞衣曲詩 回顰笑語西窗客 似
楚江瞑宿風燈零亂 山谷詩我行瞑託宿夜雨滴 華榱杜甫風起春燈亂江鳴
夜雨 懸 少年羇旅 左傳羇旅之 臣敢辱高位 遲暮嬉游處 杜甫 云自
傷遲 暮眼 正店舍無煙禁城百五 元稹詩初過寒食一 百六店舍無煙宮樹
綠 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儔侶 李賀旗亭下馬解秋 衣請貰高陽一壺酒
西京賦旗亭五重注曰市樓立旗於上西漢酈食 其謁高祖衣儒冠沛公謝之曰未暇見儒食其按
劍叱曰吾高陽酒徒 非儒也沛公延入 想東園桃李自春小脣秀靨
今在否到歸時定有殘英待客攜尊俎 李賀濃眉 籠小脣又
晚奩妝 秀靨

風流子 大石

劉良注文選曰風言其風美之聲 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新綠小池塘 梁鮑泉春詩 新水新綠浮 風簾動碎影舞斜陽 謝玄
暉風簾 入雙燕 羨金屋去來舊時巢燕 委羽燕詩亂巢金 屋又誰爭劉禹錫
舊時王謝 堂前燕 土花繚繞前度莓牆 李賀三十六宮土 花碧王建詩水中
荷葉土 中花 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
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觴 杜甫清觴異 味情屢極 遙
知新妝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 陸瑜歌新妝年 幾纔三五隱隱
羞藏臨洞戶麗情集鶯鶯與張生詩待月西 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故人來 最苦
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與佳音密耗寄將
秦鏡偷換韓香 韓香出晉書賈充女悅韓壽美姿 遂通焉竊奇香以與韓樂府云盤
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美成全用此對秦鏡決非始皇事 天便教人霎時
廝見何妨

渡江雲 小石

杜甫詩風入湧江雲晴嵐低楚甸揮犀宋迪瀟湘八景有山市晴嵐謝玄暉鳳翔陵楚甸暖回鴈翼陣勢起平沙宋迪瀟湘八景有平沙落鴈驟驚春在眼借問何時委曲到山家杜甫庭春入眼濃連不器春風詩可憐委曲來山舍塗香暈色盛粉飾爭作妍華千萬絲陌頭楊柳漸漸可藏鴉李白陌頭楊柳黃金色孟郊楊柳織別愁千條萬條絲廣樂記詩楊柳可藏鴉堪嗟清江東注畫舸西流杜甫清江轉山急廣雅云南楚江湖大舟謂之舸陳后山清江畫舸照新晴指長安日下王勃序指長安於日下愁宴闌風翻旗尾潮濺烏紗杜甫浪足浮紗帽又百過落烏紗今宵正對初弦月杜甫詩雲掩初弦月傍水驛深艤蒹葭杜甫微冥水驛孤沈恨處時時自剔燈花吳融翦刀賦驚春向曉畫眉而頻剔燈花

應天長商調

老子天長地久樂天詩天長地久無終畢條風布暖易緯云立春條風至霏霧弄晴池塘偏滿春色皮日休桃花賦滿池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沈沈暗寒食見瑣窗寒注梁間燕前社客歐陽獬燕詩長到春秋社前後為誰去了為誰來似笑我閉門愁寂亂花過隔院芸香滿地狼藉魚豢典略曰芸香辟蠹魚長記那回時邂逅相逢郊外駐油壁毛詩邂逅相遇溫飛卿油壁車韓翃詩春輕金犢肥城無處不又見漢宮傳燭飛煙五侯宅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青青草迷路陌古樂府青青河畔草強載酒細尋前跡市橋遠柳下人家猶自相識杜甫詩市橋官柳細

荔枝香歇指

唐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楊妃外傳亦云照水殘紅零亂風喚去虞世南照水百花然盡日測測輕寒

簾底吹香霧韓偓詩小梅飄雪杏方紅測測輕寒翦翦風李賀詩帳底吹笙香霧濃黃昏客枕無憀細響當窗雨淮南子日薄於虞泉是謂黃昏□看兩兩相依燕新乳王維飛飛燕新乳樓下水漸綠偏行舟浦李白云當時樓下水暮往朝來心逐片帆輕舉杜甫片帆在柳岸何日迎門小檻朱籠報鸚鵡麗情集小玉歌西北檻前挂鸚鵡籠中報道李郎來共翦西窗蜜炬李賀詩蜜炬千枝爛

第二

夜來寒侵酒席露微泫文選謝靈運溪行詩花上露猶泫烏履初會香澤方薰史記淳于髡曰男女同席舄履交錯杯盤狼藉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薌與香同重底曰舄單底曰履無端暗雨催人但怪燈偏簾捲樂天瀟瀟暗雨洒窗聲回顧始覺驚鴻去雲遠洛神賦翩若驚鴻大都世間最苦惟聚散杜甫云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到得春殘看即是開離宴細思別後柳眼花鬚更誰翦此懷何處消遣李商隱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游蜂俱有情

還京樂大石

唐禮樂志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後撰半夜樂此曲名還京樂禁煙近觸處浮香秀色相料理山谷紅紫爭春觸處開曹子建秀色若可餐正泥花時候奈何客裏光陰虛費望箭波無際迎風漾日黃雲委慎子曰河水初下龍門其流如竹箭淮南子云黃泉之埃上為黃雲任去遠中有萬點相思清淚李賀憶君清淚如鉛水杜甫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到長淮底過當時樓下殷勤為說春來羈旅況味李白當時樓下水今日知何處堪嗟誤約乖期向天涯自看桃李詩話有詩看他桃李樹卻憶後人花想而今應恨墨盈牋愁妝照水怎得青鸞翼飛歸教見憔悴決錄注鳳有五色多為鸞唐朱晝詩將攀下風手願假青鸞翼

掃花游 雙調

舒亶詩呼童且掃花邊地便作羣仙醉倒傍

曉陰翳日曹子建微陰翳陽景正霧靄烟横遠迷平楚謝玄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暗黄萬縷聽鳴禽按曲小腰欲舞李賀暗黄著柳宮漏遲李涉詩不必如絲千萬縷文選曲水詩序召鳴鳥於弇州注日弇州山有五色鳥名日鳴鸞其聲皆有曲度樂天詩柳似舞腰池似鏡細繞回堤駐馬河橋避雨晉杜預建橋於富平津樂府洛陽道河橋度似霄聞河知馬蹀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在何處青瑣高議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韓氏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相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春事能幾許韓愈春餘幾許時任占地持杯掃花尋路淚珠濺俎元和聖德詩淚落入俎杜甫詩感時花濺淚歎將愁度日杜甫且將棊度日病傷幽素李賀傷心行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恨入金徽見說文君更苦楊大年不柰年來尤病渴悔將幽恨寫金徽又李益詩分明似把文君恨萬怨千愁絃上鳴音黯凝竚掩重關徧城鐘鼓于武陵月落滿城鐘

片玉集卷之一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二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春景

解連環 商調 莊子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怨懷無託嗟情人斷絕信音遼邈信妙手能解連
環戰國策始皇遺齊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也解此環否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
椎破之謝秦使日謹以解矣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燕子樓空
暗塵鎖一牀絃索唐張建封節制武寧好賢樂善盼盼乃徐府奇色公納之燕子
樓三日樂不息公薨盼盼感激深恩誓不他適杜甫暗塵生古鏡元稹詩云夜半月高絃索鳴想
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
汀洲漸生杜若吳競樂府解題云蘭若生春汀感時而思君子也杜若香草名三都
賦其草則有杜若蘅蘭謝朓詩芳洲采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東坡
詩故人各在天一角謾記得當日音書把閑語閑言待總燒
卻水驛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蕚荊州記日吳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
寄梅花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日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拚今生
對花對酒爲伊淚落

玲瓏四犯 大石

穠李天桃是舊日潘郎親試春豔自別河陽長貧
露房煙臉晉潘安仁爲河陽令多栽桃李花人號日河陽一縣花李義山紅露花房自蜜
脾憔悴鬢點吳霜細念想夢魂飛亂李賀吳霜點歸鬢金俞詩
夢魂飛入瑤臺路歎畫闌玉砌都換纔始有緣重見李後主詞
雕闌玉砌應猶在夜深偷展香羅薦劉禹錫泰娘詩錦衣羅薦承輕步
暗窗前醉眠蔥蒨浮花浪蘂都相識誰更曾擡眼
韓愈詩浮花浪蘂鎮長有休問舊色舊香但認取芳心一點又
片時一陣風雨惡吹分散皮日休桃花賦狂風猛雨一陣紅去

丹鳳吟 越調 丹穴出鳳故名丹鳳

迤邐春光無賴杜甫無賴春色到江亭翠藻翻池黃蜂游閣
朝來風暴飛絮亂投簾幕爾雅日出而風爲暴韓愈詩柳巷還飛絮生
憎暮景杜甫生憎柳絮白於綿倚牆臨岸杏靨天邪榆錢輕
薄坡詩末利天邪來請降歐公池館榆錢夜雨新晝永惟思傍枕睡起無
憀殘照猶在庭角況是別離氣味坐來但覺心
緒惡痛引澆愁酒韓愈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杯澆腸雖暫醉皎
皎萬慮醒還新坡詩澆愁有半瓶柰愁濃如酒無計消鑠唐韓琮暖風遲
日濃如酒那堪昏暝簌簌半檐花落杜甫燈前細雨檐花落弄粉
調朱柔素手問何時重握古今詩話李九臯謂徐仲雅日公詠詩如女弄
粉調脂韓文握手出肺肝相示此時此意長怕人道著

滿江紅 仙呂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帷睡足樂天攬衣推枕起徘徊臨寶鑑
綠雲撩亂未忺妝束元稹詩掠削雲鬟旋妝束杜牧賦綠雲擾擾梳曉鬟也
蝶粉蜂黃都褪了李義山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枕痕一
線紅生肉背畫闌脈脈悄無言尋棊局杜牧脈脈無言幾度
春坡詩云棊局消長夏重會面猶未卜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左傳
未卜其夜無限事縈心曲高孝緯歌日暮縈心曲樂天詩說盡心中無限事想
秦箏依舊尚鳴金屋初學記箏蒙恬所造故日秦箏芳草連天迷
遠望陳智夫芳草連天萬里情寶香薰被成孤宿庾丹翠被夜徒薰最
苦是蝴蝶滿園飛無人撲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苑花開有蝴蝶數萬飛
集花間宮人爭以羅巾撲之卒無有獲之者

瑞鶴仙 高平

悄郊原帶郭地志山陰南湖縈帶郊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
沈約詩云高高塵未滅珠履故無聲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

欄角淩波步弱洛神賦淩波微步羅襪生塵過短亭何用素約白氏六帖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杜甫云清夜沈沈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古詩云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驚飆動幕扶殘醉繞紅藥韓愈云傍砌看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曹子建詩清夜游西園西園在鄴都上林苑也任流光過卻猶喜洞天自樂

西平樂小石

後漢注曰平樂觀名在城之西

稚柳蘇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覺春賒駞褐寒侵歐陽文公輕寒漠漠侵駞褐小雨斑斑落燕泥正憐初日輕陰抵死須遮韓愈照曜臨初日歎事逐孤鴻盡去注見瑞龍吟身與塘蒲共晚李賀身與塘蒲晚爭知向此征途迢遞佇立塵沙追念朱顏翠髮曾到處故地使人嗟道連三楚阮籍三楚多秀士天低四野韓文陰雲已垂於四野喬木依前臨路欹斜重慕想東陵晦跡史記召平者故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賣彭澤歸來陶潛為彭澤令不樂賦歸去來辭日樂琴書以左右琴書自樂松菊相依消憂又日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何況風流鬢未華多謝故人親馳鄭驛史記鄭當時為太子賓客置驛馬諸郊請謝賓客時倒融尊後漢孔融拜大中大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日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勸此淹留韓愈云勸我此淹留共過芳時翻令倦客思家陸士衡余本倦游客毛友詩半生為客飽思家

浪淘沙商調

劉禹錫有浪淘沙辭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翦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晝陰重霜凋岸草霧隱城堞杜甫霧隱平郊樹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堞南陌脂車待發左傳云巾車脂轄言以脂塗車轄也東門帳飲乍闋西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歲廣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正拂面垂楊堪攬結溫庭筠楊柳千條拂面絲掩紅淚玉手親折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與裴質善遣人以軟綃聚紅淚為寄杜甫象牀玉手亂殷紅念漢浦離鴻去何許經時信音絕杜贄別詩離鴻失所望情切望中地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嗟萬事難忘惟是輕別東坡云季主曰人世萬事惟別離最難翠尊未竭憑斷雲留取西樓殘月漁隱夏寶松詩月滿西樓酒半醒羅帶光消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杜詩歌長擊尊破武帝每歌以如意打玉唾壺唾壺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麗情集無雙歌庭下梨花雪四垂

憶舊游越調

李白有憶舊游贈馬少府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游

記愁橫淺黛淚洗紅鉛門掩秋宵墜葉柳子厚門掩候蟲秋驚離思聽寒螿夜泣劉禹錫賦夕草起寒螿之愁亂雨瀟瀟胡曾墜葉瀟瀟九月天王充論衡寒螿啼感陰氣也鳳釵半脫雲鬢窗影燭光搖元稹鳳釵亂折金鈿碎漸暗竹敲涼杜甫云風竹冷相敲疏螢照晚兩地魂消韓愈兩地無千里江淹賦黯然消魂迢迢問音信道徑底花陰時認鳴鑣張委九歎日鳴玉衡之鸞鑣又馬銜鐵也也擬臨朱戶歎因郎憔悴羞見郎招麗情集崔氏與張生詩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見為郎憔悴卻羞郎舊巢更有新燕楊柳拂河橋宋之問旦別河橋楊柳風夕臥伊川桃李月但滿目京塵東風竟日吹露桃陸士衡京洛多風塵顧況瑤草春歌露桃穠李自成蹊

片玉集卷之二

片玉集卷之三

錢塘周邦彦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春景

驀山溪 大石

李賀馬詩何日驀青山

湖平春水菱荇縈船尾空翠入衣襟王維山路原無雨空翠溼人衣拊輕根游魚驚避說文曰根木乃根板叩舷為聲以驚魚使入網中晚來潮上迤邐沒沙痕杜甫潮來沒沙觜山四倚雲漸起鳥度屏風裏李白青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周郎逸興黃帽侵雲水西漢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顏注曰刺船皆著黃帽杜甫云黃帽映青袍落日媚滄洲泛一棹夷猶未已謝玄暉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玉簫金管不共美人游因李白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箇甚烟霧底獨愛蓴羹美晉張翰因秋風起乃思江南蓴羹鱸膾遂命駕東歸

少年游 黃鍾

鮑昭行樂詩春風太多情村村花柳好少年宜游春莫使顏色槁

南都石黛掃晴山玉臺新詠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又趙后外傳云趙合德為薄眉號遠山黛乃晴明遠山之色也今人有遠山眉衣薄耐朝寒韓偓詩六銖衣薄惹輕寒一夕東風海棠花謝樓上捲簾看韓偓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而今麗日明如洗庾肩吾旗亭麗日明南陌暖雕鞍舊賞園林喜無風雨王介甫詩中宵風雨暝園林零落黃花滿地金春鳥報平安杜甫春鳥詩每日報平安

第二

朝雲漠漠散輕絲張景陽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樓閣淡春姿杜甫云漢鑾為我回春姿柳泣花啼洪覺範對句啼妝露溼花九街泥重門外燕飛遲杜甫泥融飛燕子而今麗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林逋只知春色在桃蹊不似當時小橋衝雨幽恨兩人知

秋蘂香 雙調

乳鴨池塘水暖李賀詩曲池眠乳鴨風緊柳花迎面李白風吹柳花滿店香午妝粉指印窗眼曲裏長眉翠淺李賀鄭姬歌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問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注見應天長下寶釵落枕夢春遠元稹鳳凰寶釵為郎戴簾影參差滿院

漁家傲 般涉

楚大夫往見莊子持竿不顧是漁家傲也

灰暖香融消永晝李賀灰暖殘香炷葡萄架上春藤秀李嶠藤詩云色映葡萄架曲角欄干羣雀鬬清明後風梳萬縷亭前柳王元風梳古木香日照釵梁光欲溜山谷云翡翠釵梁碧循堦竹粉霑衣袖韓愈竹詩云露粉先涵淚拂拂面紅如著酒沈吟久後漢光武召諸將議兵云未有言沈吟久之昨宵正是來時候

第二

幾日輕陰寒惻惻注見荔枝香下東風急處花成積醉踏陽春懷故國洪駒父詩話長安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歸未得黃鸝久住如相識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如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賴有蛾眉能暖客詩螓首蛾眉杜甫云暖客黑貂裘長歌屢勸金杯側歌罷月痕來照席杜甫云罷琴惆悵月照席貪歡適簾前重露成涓滴杜甫云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南鄉子 商調

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為氏也

晨色動妝樓元稹晨光未出簾影黑太真梳洗樓上頭短燭熒熒悄未收自在開簾風不定颼颼李益開簾風動竹風俗通曰小風曰颼颼池

面冰澌趁水流（吳均散漫下冰澌）早起怯梳頭欲挽雲鬢又卻休（雲鬢注見前）不會沈吟思底事凝眸兩點春山滿鏡愁（春山注見少年游下）

望江南（大石）

（樂府雜錄望江南始自李德裕鎮浙西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以爲望江南）

游妓散獨自繞回堤（蘇味道游妓皆穠李）芳草懷烟迷水曲密雲銜雨暗城西（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九陌未霑泥　桃李下春晚未成蹊（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牆外見花尋路轉柳陰行馬過鶯啼無處不悽悽

浣溪沙（黃鍾）

（杜甫移船先主廟洗藥浣紗溪）

爭挽桐花兩鬢垂小妝弄影照清池（司空圖池塘弄影還）出簾踏襪趁蜂兒　跳脫添金雙腕重（漢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琵琶撥盡四絃悲（樂天琵琶行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夜寒誰肯翦春衣（柳公權詩春日得春衣）

第二

雨過殘紅溼未飛（庾信喜晴徑花飛未久）珠簾一桁透斜暉（周式詩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游蜂釀蜜竊香歸　金屋無人風竹亂衣篝盡日水沈微（漢官儀注曰篝落也可薰衣之用耳）一春須有憶人時

第三

樓上晴天碧四垂（韓偓云淚眼倚樓天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　勸君莫上最高梯　新筍已成堂下竹（張擴詩檐前新筍看成竹）落花都上燕巢泥（皮光業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忍聽林表杜鵑啼（李義山望帝春心託杜鵑其聲哀怨不忍聽之耳）

迎春樂（雙調）

清池小圃開雲屋（文選碑文云郭鄽之內雲屋萬家乃高樓也李義山雲屋聽窗知）結春伴往來熟（杜甫云青春作伴好還鄉）憶年時縱酒杯行速看月上歸禽宿（師曠禽經注陸鳥曰棲水禽曰宿）牆裏修篁森似束（元稹連昌宮辭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記名字曾刊新綠　見說別來長沿翠蘚封寒玉（揮犀集云楚竹初生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暈封擁著也）

第二

桃蹊柳曲閑蹤跡俱曾是大堤客（李白昔爲大堤客曾上山公樓）解春衣貰酒城南陌（杜甫朝回日日典春衣謝惠連騎馬城南陌）頻醉臥胡姬側（晉阮籍公邑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與王安豐常從婦飲籍醉便臥其側夫不疑之此云胡姬事在側犯注中）鬢點吳霜嗟早白（李賀吳霜點歸鬢）更誰念玉溪消息（李商隱號玉溪生九日有詩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他日水雲身相望處無南北

點絳脣（仙呂）

（鮑昭蕪城賦東都妙姬南安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

臺上披襟快風一瞬收殘雨（宋玉風賦楚襄王游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文選撫四海於一瞬）柳絲輕舉蛛網黏飛絮（杜甫飛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極目平蕪應是春歸處　愁凝竚楚歌聲苦（胡曾詠史八千兵散楚歌聲）村落黃昏鼓（南史李崇爲兗州刺史令村置一樓樓懸一鼓雙槌亂擊聲布百里又杜甫村鼓時時急）

一落索（雙調）

眉共春山爭秀可憐長皺（樂天宛轉蛾眉遠山色）莫將清淚溼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李賀云清淚如鉛水杜甫詩感時花濺淚）清潤玉簫閑久知音稀有（玉臺新詠枚乘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欲知日日倚欄愁但問取亭前柳（杜甫詩問柳尋花到草亭）

第二

杜宇思歸聲苦和春催去韓愈催歸日未西注云杜宇是也倚欄一霎酒旗風歐陽公西風酒旗市任撲面桃花雨李賀詩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目斷隴雲江樹柳惲隴首秋雲飛謝朓雲中辨江樹難逢尺素文選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落霞隱隱日平西料想是分攜處

垂絲釣 商調

縷金翠羽妝成纔見眉嫵雲齋廣錄高氏詩等閒寬盡縷金衣王君內傳南極夫人被青羽裙漢張敞守京兆爲妻畫眉長安傳京兆眉嫵出本傳倦倚繡簾看舞風絮愁幾許寄鳳絲鴈柱王建鳳凰飛入四條絃貫休詩刻成筝柱鴈相挨春將暮向層城苑路鈿車似水時時花徑相遇淮南子崑崙上有層城九重鈿車上飾也後漢馬后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舊游伴侶還到曾來處門掩風和雨梁燕語問那人在否山谷詩借問琵琶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杏梁歸燕空語多柰此雲窗霧閣何出漁隱有本末

片玉集卷之三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四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夏景

滿庭芳 中呂

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云滿庭芳草積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杜甫詩紅綻雨肥梅午陰嘉樹清圓劉夢得詩日午樹陰正左傳昭公二年季氏有嘉樹焉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杜甫詩爽攜卑溼地又衫裛翠微潤又浥浥爐煙初泛夜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杜甫詩人靜烏鳶樂木蘭詞但聞黃河水濺濺凭闌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樂天琵琶行住近湓城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杜甫詩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與一望九江城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西漢霍去病登臨瀚海崔浩注曰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瀚海杜甫詩茅茨寄短椽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杜甫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尊前有限杯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陶潛謂客云我醉欲眠君且去

隔浦蓮 大石

新篁搖動翠葆謝朓詩翠葆隨風金戈動日五采羽名爲葆言新竹如此曲徑通深窈杜甫詩小徑曲通村夏果收新脆金丸落驚飛鳥韓愈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李賀詩背把金丸落飛鳥濃翠迷岸草蛙聲鬧驟雨鳴池沼韓愈食蝦蟆強名爲蛙蛤於實無所校鳴聲相呼和無理只取鬧水亭小浮萍破處簾花檐影顛倒張子野詩浮萍破處見山影杜甫云檐影微微落綸巾羽扇困臥北窗清曉世說云謝萬詣簡文帝著白綸巾蜀志云諸葛亮乘素車葛巾白羽扇指揮三軍晉陶潛常言夏月虛閑時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李賀詩秦妃捲簾北窗曉屏裏吳山夢自到驚覺依然身在江表溫庭筠詩屏上吳山遠樓中朔管悲江表言江南也

法曲獻仙音 大石

唐志玄宗知音律又酷愛法曲又云夢仙子十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獻仙音也

蟬咽涼柯燕飛塵幕王介甫牆西樹詩渺渺涼蟬咽欲休晏元獻詩簾幕中間燕子飛漏閣籤聲時度陳紀雞人詞漏傳籤於殿中者今投籤於階上使鏘然有聲漏籤乃籌箭也倦脫綸巾困便湘竹桐陰半侵朱戶向抱影凝情處時聞打窗雨文選云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韓偓詩欲明花更寒東風打窗雨耿無語歎文園近來多病情緒嬾尊酒易成間阻杜甫詩文園多病後又何時一尊酒縹緲玉京人想依然京兆眉嫵雲翹夫人云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眉嫵事注見前卷翠幕深中對徽容空在紈素潘安仁云翠幕黕以雲布麗情集云崔徽善歌舞幕敬中後使丘夏畫其形容驛使由梁郡持與敬中此之類也待花前月下見了不教歸去梅花神花娘歌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見銀河遠

過秦樓 大石

水浴清蟾葉喧涼吹李商隱云風葉共成喧唐太宗詩涼吹肅離宮巷陌馬聲初斷閑依露井杜甫詩露井凍銀牀又湯僧濟詩摘花露金井笑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孟蜀花蕊夫人詩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寶扇撲流螢人靜夜久凭闌愁不歸眠立殘更箭周禮挈壺氏漏水法更箭以漆桐爲之歎年華一瞬人今千里夢沈書遠空見說鬢怯瓊梳容消金鏡李白詩明明金鏡裏了了玉臺前漸嬾趁時勻染梅風地溽虹雨苔滋李賀云渡口梅風歌扇薄王勃云虹消雨霽杜甫詩楚雨石苔滋一架舞紅都變宋景文落花詩墜絮飄紅各自傷將飛更作回風舞誰信無憀爲伊才減江淹南史江淹少嘗宿於冶亭夢人授五色筆因而有文章後夢郭璞取其筆自此爲詩無美句人稱才盡情傷荀倩世說云荀奉倩妻曹氏有豔色妻嘗病熱奉倩嘗以冷身慰之妻亡數日佳人難再得人弔之不哭而神傷無幾奉倩亦卒但明河影下還看稀星數點杜甫詩云明河繞塞微又云稀星作有無

側犯大石

暮霞霽雨小蓮出水紅妝靚何遜詩霧多蓮出水風定看步襪江妃照明鏡江妃本出洛神賦張文潛用作蓮花詩水宮仙子鬭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飛螢度暗草秉燭游花徑古詩云何不秉燭游人靜攜豔質追涼就槐影杜甫云憶昔好追涼金環皓腕雪藕清泉瑩文選美女篇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杜甫詩佳人雪藕絲誰念省滿身香猶是舊荀令李端贈郭駙馬詩焚香荀令偏憐小蓋荀令則年十五擬國婚之選不欲連姻帝室乃遠遁長沙尋不獲見說胡姬酒壚寂靜玉臺新詠云辛延年羽林郎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左傳注胡姬乃齊景公妾也煙鎖漠漠藻池苔井謝玄暉詩生煙紛漠漠杜甫詩翠苔生古井

塞翁吟大石

暗葉啼風雨李賀云木葉啼風雨窗外曉色瓏璁李白詩紗窗曉色新李賀云雞人唱罷曉瓏璁散水麝小池東亂一岸芙蓉蘄州簟展雙紋浪九域志云蘄土貢簟文潞公詩蘄州薤葉水紋寒輕帳翠縷如空夢遠別淚痕重淡鉛臉斜紅謝翱遇鬼詩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鬼云愁態上眉添淺綠淚痕侵臉落殘紅忡忡嗟憔悴新寬帶結羞豔冶都消鏡中詩憂心忡忡蕭鄰詩纖腰非學柳寬帶爲思君有蜀紙堪憑寄恨韓偓有寄恨詩云蜀紙虛留小字紅等今夜洒血書辭翦燭親封韓愈云刳肝以爲紙洒血以書辭毛達可妻詩翦燭親封錦字書菖蒲漸老早晚成花教見薰風

蘇幕遮般涉

燎沈香消溽暑坡詩沈香作庭燎沈約云臨池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蘇子美鶯啼霜樹聲清圓燕立風前體輕舉東坡初陽生眼纈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浣溪沙

日射欹紅蠟蔕香温飛卿云融蠟作杏蔕風乾微汗粉襟涼碧紗對掩簟紋光自翦柳枝明畫閣爲柳所暗而翦之使明也戲拋蓮菂種橫塘爾雅日荷芙蕖其實蓮其中菂揮犀云投蓮菂於甓甕種之則花碧元祐中畿縣民池中生碧蓮用此術長亭無事好思量

第二

翠葆參差竹徑成新荷跳雨淚珠傾梵崇云綠荷擎雨看跳珠杜甫云棹拂荷珠碎卻圓曲欄斜轉小池亭風約簾衣歸燕急水搖扇影戲魚驚杜甫詩魚吹細浪搖歌扇柳梢殘日弄微晴

第三

薄薄紗廚望似空簟紋如水浸芙蓉東坡云簟紋如水帳如煙起來嬌眼未惺忪強整羅衣擡皓腕更將紈扇掩酥胸班姬詩新製齊紈素裁爲合歡扇晉王珉與嫂婢有情嫂撻之婢素善歌而珉好持團扇故其婢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羞郎何事面微紅古詩云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第四

寶扇輕圓淺畫繒象牀平穩細穿藤齊孟嘗君出楚獻之象牀飛蠅不到避壺冰鮑昭云清如玉壺冰翠枕面涼頻憶睡玉簫手汗錯成聲日長無力要人凭北夢瑣言嚴遵美以紫衣僧來謝語書致掌中及敘致手汗模糊

點絳脣仙呂

征騎初停酒行莫放離歌舉孫楚有離歌詩李賀云離歌繞懦絃柳汀煙浦看盡江南路苦恨斜陽冉冉催人去空回顧淡煙橫素李白云林煙橫積素不見揚鞭處李賀云何忍重揚鞭

訴衷情商調

出林杏子落金盤齒軟怕嘗酸可惜半殘青紫猶印小脣丹莊子云脣若激丹 南陌上落花閒雨斑斑李白云朝步落花閒歐公云小雨斑斑落燕泥不言不語一段傷春都在眉間

片玉集卷之四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五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秋景

風流子 大石　秋怨

劉良注文選風流言風美之聲流於天下梁范靜妻託意風流子離之情肯自私

楓林凋晚葉關河迥楚客慘將歸 杜詩玉露凋傷楓樹林關境上門河孟津也宋玉九辨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望一川暝靄鴈聲哀怨半規涼月人影參差 應瑒詩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謝靈運詩遠峯隱半規杜詩涼月白紛紛荊公詩月明還見影參差赤壁賦人影在地 酒醒後淚花消鳳蠟風幕捲金泥 庾信詩銅荷承淚蠟杜詩花催蠟炬消南史王僧綽少時與兄弟聚會采蠟燭淚爲鳳凰鳳蠟事本於此李後主詞曲欄朱箔惆悵捲金泥金泥銷金也 砧杵韻高喚回殘夢綺羅香減牽起餘悲 謝惠連詩檐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古詩喚回午夢一黃鸝秦韜玉詩蓬門未識綺羅香杜詩慷慨有餘悲 亭皋分襟地難拚處偏是掩面牽衣 子虛賦亭皋千里李義山詩愁極惜分襟盧仝詩羅襟掩面啼向天 何況怨懷長結重見無期 江淹怨此懷抱傷此秋期徐幹雜詩沈吟結愁憂 想寄恨書中銀鉤空滿斷腸聲裏玉筋還垂 李義山詩寄恨一尺素晉索靖草書婉若銀鉤白氏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筋 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 大曲琵琶行詞別有暗愁深意天知出楊震傳

華胥引 黃鍾　秋思

列子黃帝晝寢夢游華胥氏之國

川原澄映煙月冥濛去舟如葉 韓詩川原共澄映雲日遠浮飄披詩孤煙落日相冥濛梁元帝詩去舟如落葉 岸足沙平蒲根水冷留鴈唼 杜詩急雨捎溪足花間詞岸遠沙平李義山詩戰蒲知鴈唼 別有孤角吟秋對曉風嗚軋 杜牧詩嗚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 紅日三竿醉頭扶起還怯 杜牧詩醉頭扶不起三丈日還高南齊天文志日出三竿朱色青暈又見滿路

花注 離思相縈漸看看鬢絲堪鑷 牧之詩離思正縈盈義山詩羞鑷鬢中絲 舞衫歌扇何人輕憐細閱 魏彥琛詩舞衫飄細縠歌扇掩團紗 點檢從前恩愛但鳳牋盈篋 任昉詩詠歌盈篋笥步非煙傳爲臨淮武公愛妾趙象取薛濤牋題絕句以贈非烟寫金鳳牋以答 愁翦燈花夜來和淚雙疊 鄭谷詩笑翦燈花學畫眉

宴清都 中呂

沈約游仙詩朝上閶闔宮夜宴清都闕

地僻無鐘鼓殘燈滅夜長人倦難度 杜詩幽栖地僻經過少樂天詩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晏叔原詞甚夜長難度 寒吹斷梗風翻暗雪洒窗填戶 李賀詩棄去如斷梗 賓鴻謾說傳書算過盡千儔萬侶 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繫帛書言蘇武在某澤中月令鴻鴈來賓 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極須賦 南史庾信愁賦閉戶欲驅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故避愁愁已知人處江淹恨賦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淒涼病損文園徽絃乍拂音韻先苦 事見掃花游注 淮山夜月金城暮草夢魂飛去 杜牧詩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建康實錄金城吳時所築晉桓溫少年種柳處此皆言其舊游之地 秋霜半入清鏡歎帶眼都移舊處 李白秋霜入曉鏡沈約陳情書云老病數句華帶常應移孔王荊公詩平昔離愁寬帶眼 更久長不見文君歸時認否 注見上音韻先苦句下

四園竹 小石

浮雲護月未放滿朱扉 杜詩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 鼠搖暗壁螢度破窗偷入書幃 梅堯臣詩索索緣暗壁□□螢詩夜深飛入讀書幃 秋意濃閒竚立庭柯影裏好風襟袖先知 詩竚立以泣歸去來辭盼庭柯以怡顏杜牧之秋思詩好風襟袖知 夜何其江南路繞重山心知謾與前期 詩夜如何其古樂府山上更安山楊憑詩行人歸路繞梁山古詩分手易前期 奈向燈前墮淚腸斷蕭娘舊日書辭猶在紙 晉有墮淚碑唐人詩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鴈信絕清宵夢又稀

李義山詩朔鴈傳書絶花閒詞憶君和夢稀

齊天樂 正宮　秋思

蓋取與天齊壽之義

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晉明帝咸和年閒新宮成署日建康宮即今所謂臺城也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剪杜詩凄凄生餘寒揚雄方言蛩幽州謂之促織其聲織織相連勸人機織韓偓詩分明窗下聞裁剪雲窗靜掩歎重拂羅裀頓疏花簟韓詩雲窗霧閣事恍惚花閒詞寂寞繡羅裀李賀詩近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卷韓詩露螢不自暖荊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白樂天詩春愁秋思知何限張賁詩不用荊江歎留滯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賈島詩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後人傳爲呂洞賓詩唐詩兩情宛轉如縈素凭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選凭高望遠則山川悠隔劉孝儀謝賜酒啓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杜荀鶴詩新酒竹篘篘畢卓曰得酒數百斛船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晉山簡每置酒輒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日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木蘭花 高平　暮秋餞別

郊原雨過金英秀風拂霜威寒入袖陳叔達詩霜閒開紫蒂露下發金英庾肩吾詩霜威正折縣感君一曲斷腸歌勸我十分和淚酒樂天詩一曲四絃并八疊從頭總是斷腸聲古道塵清榆柳瘦繫馬郵亭人散後隋煬帝河堤種榆柳韋莊詩江亭繫馬綠楊短今宵燈盡酒醒時可惜朱顏成皓首柳詞今宵酒醒何處李白詩朱顏凋落盡

霜葉飛 大石

杜甫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

露迷衰草疏星挂涼蟾低下林表素娥青女鬬嬋娟正倍添悽悄李商隱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漸颯颯丹楓撼曉謝玄暉詩曉霜楓葉丹橫天雲浪魚鱗小呂氏春秋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波似故人相看又透入清暉半餉特地留照顏延年云清暉在天容光必照沈警感異記將別女郎曰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又半餉言半飯之久也迢遞望極關山波穿千里度日如歲難到江淹恨賦云關山無極毛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鳳樓今夜聽秋風柰五更愁抱幽冥錄曰鄴城五層樓安金鳳凰二頭其上白氏六帖云聽秋風於靜室想玉匣哀絃閉了孟東野云玉匣五絃在請君時一鳴無心重理相思調杜甫詩哀絃繞白雪陶詞云琵琶撥盡相思調見皓月牽離恨屏掩孤顰淚流多少李嶠詩思婦屏輝掩

蕙蘭芳引 仙呂

劉禹錫詩窮巷秋風起先摧蕙蘭芳

寒瑩晚空點清鏡斷霞孤鶩湛方生云青天瑩如鏡王勃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對客館深局霜草未衰更綠吳融詠曉賦旅館猶局謝玄暉詩春草秋更綠倦游厭旅史記司馬長卿故倦游但夢繞阿嬌金屋漢武故事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想故人別後盡日空疑風竹李益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塞北氍毹風俗通云織毛褥謂之氍毹李賀詩醉臥氍毹滿堂月江南圖障是處温燠更花管雲牋猶寫寄情舊曲音塵迢遞但勞遠目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言語音風塵之遠也韓愈詩遠目增雙明今夜長爭柰枕單人獨魏文帝云漫漫秋夜長

塞垣春 大石

後漢鮮卑傳云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塞垣謂邊塞之長地也

暮色分平野杜詩云星垂平野闊傍葦岸征帆卸烟村極浦杜甫詩尊罍臨極浦樹藏孤館秋景如畫漸別離氣味難禁也更物象供瀟洒物象萬物形象也杜甫詩秋色正瀟洒念多材渾衰減一懷幽恨難寫書金縢云周公多材多藝追念綺窗人

天然自風韻嫻雅〔吳均詩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綺窗蓮花掩洞戶琉璃開麗情集蓮花妓序富辭豔色風韻嫻雅後漢馬援傳注日嫻雅尤沈靜也〕竟夕起相思謾嗟怨遙夜又還將兩袖珠淚沈吟向寂寥寒燈下〔河上公日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玉骨爲多感瘦來無一把〔東坡云司馬公子見王度謂客日此兒神如秋水而清徹骨如皓玉而美秀一把俗云一搦也李百藥詩一搦掌中腰〕

丁香結 〔商調〕

〔古詩云芳草牽愁遠丁香結恨深〕

蒼蘚沿堦〔古松詩蒼蘚靜沿離石上〕冷螢黏屋庭樹望秋先隕〔晉顧悅日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漸雨淒風迅澹暮色倍覺園林清潤〔詩云風雨淒淒杜詩云回塘澹暮色〕漢姬紈扇在重吟玩棄擲未忍〔班姬扇詩新製齊紈素裁成合歡扇常恐秋節至捐棄箱篋中〕登山臨水此恨自古消磨不盡〔宋玉九辨登山臨水兮送將歸黃損詩一別人閒歲月多歸來人事盡消磨〕牽引記試酒歸時映月同看鴈陣〔王勃序云鴈陣驚寒〕寶幄香纓〔李白詩瓊筵寶幄連枝錦劉馮事始日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事五色綵爲之〕薰鑪象尺〔溫庭筠織錦詞象尺薰鑪未覺秋〕夜寒燈暈〔韓愈云夢覺燈生暈〕誰念留滯故國舊事勞方寸〔蜀志徐庶云今母老方寸之地亂矣〕惟丹青相伴那更塵昏蠹損

片玉集卷之五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六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秋景

氏州第一 商調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遥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風破鴈東坡云丹楓翻鴉伴水宿杜甫詩云驚風吹鴻鵠天角孤雲縹緲東坡云煙雲縹緲鬱孤臺官柳蕭疏甚尚挂微微殘照景物關情川途換目頓來催老漸解狂朋歡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坐上琴心史記司馬相如往卓王孫家一坐盡傾時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機中錦字晉竇滔妻蘇氏能屬文符堅時滔坐徙流沙蘇氏以回文七言詩織錦上以寄滔辭甚清婉又李白詩機中織錦秦川女覺最縈懷抱也知人懸望久薔薇謝歸來一笑賈島詩云薔薇花謝秋風起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又曉文選楚襄王與宋玉望高唐觀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樂天歌曰秋燈挑盡不成眠耿耿銀河欲曙天

解蹀躞 商調

古詩曰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蹀躞緩行貌候館丹楓吹盡韓詩府州三百里候館同魚鱗乃驛舍之館也面旋隨風舞坡詞面旋落英飛玉蘂夜寒霜月飛來伴孤旅還是獨擁秋衾夢餘酒困都醒滿懷離苦甚情緒深念淩波微步子建洛神賦河洛之神名曰宓妃體迅飛鳧飄忽若神淩波微步羅襪生塵幽房暗相遇淚珠都作秋宵枕前雨此恨音驛難通待憑征鴈歸時帶將愁去

少年游 商調

幷刀如水杜詩焉得幷州快剪刀吳鹽勝雪李白詩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如雪纖手破新橙古詩云纖纖出素手錦幄初溫幄帷帳之類山谷詩十年辭錦幄長安巧工丁緩作博山香鑪為奇禽怪獸煙自獸口出獸煙不斷注見上句相對坐調笙王建宮詞云云沈香火底坐吹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杜甫云只愁騎馬滑又霜濃木石滑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慶春宮 越調

雲接平岡山圍寒野路回漸轉孤城衰柳啼鴉驚風驅鴈杜詩天風吹斷柳啼殺後棲鴉山谷詩驚風鴻鴈不成行動人一片秋聲蕭瑟云山樹動秋聲倦途休駕淡煙裏微茫見星塵埃憔悴生怕黃昏離思牽縈華堂舊日逢迎花豔參差香霧飄零韓愈詩花豔大堤倡杜詩云香霧雲鬟溼絃管當頭偏憐嬌鳳夜深簧暖笙清眼波傳意恨密約悤悤未成韓偓云眼波向我無端豔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餉留情毛女詩云一餉雲游碧落閒

醉桃源 大石

冬衣初染遠山青雙絲雲鴈綾樂天繚綾篇織為雲外秋鴈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夜寒袖溼欲成冰都緣珠淚零天寶遺事楊妃初入宮與父母別淚落凍成紅冰情黯黯悶騰騰身如秋後蠅杜甫詩況乃秋後轉多蠅若教隨馬逐郎行不辭多少程

第二

菖蒲葉老水平沙臨流蘇小家李白菖蒲猶短未平沙李賀詩錢塘蘇小小畫欄曲徑宛秋蛇晉王獻之字字若綰秋蛇此言欄徑屈曲宛若秋蛇金英垂露華陳叔達詩云露下發金英燒蜜炬李賀詩云蜜炬千枝爛引蓮娃酒香薰臉霞風俗通曰南楚以美色為娃再來重約日西斜倚門聽暮鴉古詩寒鴉飛去日銜山

點絳脣 仙呂

孤館迢迢暮天草露霑衣潤王仲宣云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夜

來秋近月暈通風信類說云月暈而風今日原頭黃葉
飛成陣杜甫詩村疏黃葉落知人悶故來相趁共結臨歧恨
杜詩不作臨歧恨

夜游宮般涉

或曰唐明皇與虢國夫人正月十五夜游宮中觀燈
葉下斜陽照水捲輕浪沈沈千里九歌云洞庭波兮木葉下橋
上酸風射眸子李賀詩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立多時看
黃昏燈火市古屋寒窗底吳融詠曉賦臥幽幽於古屋聽幾
片井桐飛墜魏文帝云雨桐生空井不戀單衾再三起有誰
知爲蕭娘書一紙注見前

第二

客去車塵未斂古簾暗雨苔千點李賀云南雨古簾暗月皎
風清在處見奈今宵照初弦吹一箭虞世南初弦月彩新
池曲河聲轉李賀詩天河夜轉漂回星杜甫詩河漢聲西流念歸計眼迷
魂亂明日前村更荒遠且開尊任紅鱗生酒面石悉
詩鸚鵡杯中未覺貧寒生酒面不生鱗

訴衷情商調

堤前亭午未融霜風緊鴈無行杜甫詩風急鴈無行重尋舊
日歧路茸帽北游裝宋書沈慶之好著狐皮帽期信杳別離
長遠情傷風翻酒慢寒凝茶煙又是何鄉無雙歌云紅簾
如水隔神仙月清露冷隔茶煙茶煙未滅簾中語一寸深心暗與傳

傷情怨林鍾

枝頭風勢漸小看暮鴉飛了又是黃昏閉門收返
照杜詩云返照入江翻石壁絕塞愁時早閉門江南人去路渺信未
通愁已先到怕見孤燈霜寒催睡早

冬景

紅林檎近雙調

高柳春纔軟凍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孟東野詩人多清峭
玉塵散林塘何遜詩誰言非玉塵那堪飄風遞冷故遣度幕
穿窗似欲料理新妝李白昇平調詞可憐飛燕倚新妝呵手弄絲
簧唐宮女詩云金刀呵手裁冷落詞賦客蕭索水雲鄉舒亶詩故
園正在水雲鄉謝惠連雪賦梁王游於兔園召鄒生延枚皐相如授簡於司馬曰抽子祕思爲賦之
援毫授簡注見上文風流猶憶東梁望虛檐徐轉迴廊
未掃夜長莫惜空酒觴

第二

風雪驚初霽晉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謝靈運詩幸及風雪霽水鄉增暮
寒樹杪墮飛羽檐牙挂琅玕韓愈雪詩定非燖鵠鷺墮毛羽也真是屑
瓊瑰琅玕當得此餘意纔喜門堆巷積可惜迤邐消殘漸看
低竹翻翻清池漲微瀾坡詩云積雨生微瀾步屐晴正好
杜甫詩花殘步屐遲謝靈運有登山屐宴席晚方歡梅花耐冷亭亭
來入冰盤對前山橫素愁雲變色放杯同覓高處
看謝靈運雪賦寒風積愁雲繁劉禹錫雪詩閑時駐馬望高處捲簾看

滿路花仙呂

金花落燼燈韓愈詩囊裏排金粟鄭谷詩靜燈微落燼粟花也燼煤也銀礫鳴
窗雪夜深微漏斷行人絕風扉不定竹圃琅玕折
杜詩風扉掩不定杜荀鶴詩巖谷惟聞折竹聲蘇子由詩云綠竹琅玕色玉人新間闊
晉裴楷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西漢間者闊焉久不聞問著甚情悰蘇子美詩云翠香脫
落加情悰更當恁地時節無言欹枕陳鳶燕子樓詩云風清玉簟閑
敧枕帳底流清血韓子卞和抱玉泣於楚山下淚盡繼之以血也愁如春後
絮來相接杜牧詩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知他那裏爭信人心
切除共天公說不成也還似伊無箇分別

片玉集卷之六

片玉集卷之七

錢塘周邦彦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單題

解語花 高平　元宵

開元天寶遺事云帝與妃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

風消焰蠟杜詩云花催蠟炬消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張正見詩耿耿長河曙泛濫宿雲浮月下嫦娥落風驚纖女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杜詩云楚女腰肢亦可憐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劉遵詩腕動飄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新記日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望千門如畫杜工部詩駐馬望千門易齋云舊本作千門如畫者誤也雖有妙手安能畫其明耶嬉笑游冶鈿車羅帕鈿車注見前麗情集云賈生遇雲容夫人杜蘭若臨別贈賈秋雲羅帕云此玉蠶繭織成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蘇味道詩暗塵隨馬去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曹子建云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

六幺令 仙呂　重九

快風收雨亭館清殘燠池光靜橫秋影岸柳如新沐聞道宜城酒美昨日新醅熟宜城見虞美人注輕鑣相逐衝泥策馬來折東籬半開菊陶潛采菊東籬下華堂花豔對列一一驚郎目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李司徒閑居洛一日開筵杜引三爵吟日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吟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梁武帝襄陽歌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歌韻巧共泉聲間雜琮琤玉韓愈云泉聲玉琮琤惆悵周郎已老莫唱當時曲吳志云周瑜曉音樂府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幽歡難卜杜詩云幽歡卜夜闌明年誰健更把茱萸再三囑杜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再把茱萸子細看

倒犯 仙呂　新月

霽景對霜蟾乍昇素煙如掃杜詩云朝來霽景鮮千林夜縞徘徊處漸移深窈李商隱月詩影占徘徊處何人正弄孤影蹁躚揮犀集東坡對句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西窗悄冒霜冷貂裘後漢東平王蒼來朝帝以蒼冒涉霜露賜之貂裘玉斝邀雲表西漢武帝作銅柱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卯斝也共寒光飲清醥蜀都賦置酒高堂觴以清醥淮左舊游記送行人歸來山路窵駐馬望素魄印遙碧金樞小呂延濟注日大明月也金樞月之沒處月有窟故云穴也言駐馬立望之素月之魂遙貼西方金樞之穴將沒也愛秀色初娟好隋煬帝云秀色若可餐念漂浮緜緜思遠道蔡邕樂府云青青河堤草緜緜思遠道料異日宵征詩云肅肅宵征必定還相照奈何人自衰老漢武帝秋風辭曰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大酺 越調　春雨

西漢文帝令天下大酺

對宿煙收劉賓客詩林清宿煙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柳飾道詩花裏弄春禽杜詩云飛雨動華屋牆頭青玉旆洗鉛霜都盡嫩梢相觸潤逼琴絲寒侵枕障蟲網吹黏簾竹王充論衡云天且雨琴絃緩沈約詩網蟲垂戶織郵亭無人處聽簷聲不斷困眠初熟奈愁極頻驚夢輕難記自憐幽獨杜詩云衰年怯幽獨行人歸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車轂荀子云涓涓潦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怎奈向蘭成憔悴後周庾信小字蘭成常有鄉關之思遂作哀江南賦又作愁賦憔悴此也衛玠清羸晉衛玠先有羸疾卒時年二十七人謂看殺衛玠惟濟詩云衛玠清羸欲不狂等閑時易傷心目未怪平陽平陽客馬融也自序日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獨臥平陽鄗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師逾年暫聞甚悲乃作笛賦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況蕭索青蕪國溫庭筠詩花庭忽作青蕪國紅糝鋪地門外荊桃如菽韓愈

云桃枝綴紅糝夜游共誰秉燭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

玉燭新 雙調 梅花

爾雅云四時調和謂之玉燭

溪源新臘後見數朵江梅翦裁初就暈酥砌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崔珏詩人心亦似春心逸前村昨夜想弄月黃昏時候齊己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林逋詩暗香浮動月黃昏孤岸峭疏影橫斜濃香暗霑襟袖林逋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注見上句

尊前賦與多材問嶺外風光故人知否白氏六帖云大庚嶺上有梅花壽陽謾鬬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檐下梅花落其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之競效為梅妝終不似照水一枝清瘦參寥梅花詩數枝清瘦出疏籬風嬌雨秀李賀詩風嬌小葉學蛾眉好亂插繁花盈首杜詩云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須信道羌管無情看看又奏李賀詩羌笛奏落梅蓋古樂府有梅花之曲

花犯 小石 梅花

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風味杜詩云花枝照眼句還成林逋詩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別調角中吹露痕輕綴疑淨洗鉛華無限佳麗王介甫梅詩不御鉛華知國色梁簡文美女篇佳麗盡關情去年勝賞曾孤倚冰盤同宴喜韓愈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薰素被杜甫詩云雪樹元同色應劭注漢官儀日尚書每入直臺中女侍二人執香爐燒薰以從使護衣服篝落也可薰衣用梅花如篝雪如被

今年對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墜相將見脆丸薦酒東坡詩云不趁青梅嘗煑酒人正在空江煙浪裏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林逋詩見上注

醜奴兒 大石 梅花

肌膚綽約真仙子莊子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來伴冰霜洗盡鉛黃素面初無一點妝楊妃外傳云虢國夫人不施妝粉自有美豔尋花不用持銀燭暗裏聞香零落池塘分付餘妍與壽陽壽陽注見上暗香即林逋詩拆用耳

水龍吟 越調 梨花

李賀詩雌龍怨吟寒水光

素肌應怯餘寒豔陽占立青蕪地和靖霜深應怯夜來寒杜詩偷眼豔陽天又整履步青蕪樊川照日辛氏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川有梨靈關遮路謝朓梨啓云味出靈關之陰注曰靈關山名遮路多也殘紅斂避傳火樓臺妒花風雨僧祖可詩未須風雨勸梨花杜詩云春寒細雨出疏籬風妒紅花卻倒吹長門深閉亞簾櫳半溼一枝在手偏句引黃昏淚樂天詩閑折雨枝時在手花間詞偏能句引淚闌干

別有風前月底布繁英滿園歌吹樂天詩惟聽梨園歌吹發朱鉛退盡潘妃卻酒齊紀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昭君乍起琴操昭君歌曰梨葉萋萋其葉黃有鳥處此集於苞桑雪淚翻空粉裳縞夜韓愈詩風揉雨練雪羞比波淚翻空杏無涘王介甫詩云積李兮縞夜不成春意恨玉容不見瓊英謾好與何人比樂天云玉容寂寞淚闌干談助元有女名瓊英幼以香屑雜食啖之長而肌香因名香兒又見紺珠集

六醜 中呂 落花

晉志云漢儀后親蠶桑著十二笄步搖衣青乘神蓋雲母安車駕六醜馬注曰醜類

正單衣試酒恨客裏光陰虛擲劉賓客詩遙羨光陰不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跡杜甫詩村墟過翼稀為問花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西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溫庭筠詩夜來風雨落殘花釵鈿墮處遺香澤杜詩云神女花鈿落香澤注見前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劉賓客詩桃蹊柳陌好經過多情為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裴說詩遊蜂與胡蝶來往亦多情東園岑寂容游池亭詩岑寂東園可散愁漸蒙籠暗碧文選云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丘靜繞珍叢底成歎息長條故

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盧仝詩此情終無極殘英小
強簪巾幘應璩詩醉酒巾幘落終不似一朶釵頭顫裊向人
敧側漂流處莫趁潮汐陳无落花詩終尋流水送漂流王介甫高舉詩百年滄洲自潮汐恐斷鴻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撫遺云烏衣國寄王榭詩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

虞美人 正宮

金閨平帖春雲暖江淹別賦金閨之諸彥注云金馬門也杜詩云雲暖麝香山
晝漏花前短玉顏酒解豔紅消李白玉顏豔紅緑雲髮非素絲一
面捧心啼困不成嬌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效矉里人見而走別來新翠迷行徑窗鎖玲瓏影砑綾小
字夜來封王介甫詩小砑紅綾闕詩句斜倚曲欄凝睇數歸鴻嵇康詩云目送歸鴻

第二

廉纖小雨池塘偏細點看萍面韓愈云廉纖小雨守朱門一雙
燕子守朱門溫飛卿詩一雙青瑣燕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
宜城酒泛浮香絮細作更闌語相將鬭思亂如
雲謝景山詩野思到春亂如雲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

片玉集卷之七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八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單題

蘭陵王 越調 柳

細珠集北齊蘭陵長恭白皙而美風姿乃著假面對敵數立功齊人作舞效之曰代面舞

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魏野柳詩絲絲能繫別離情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緜送行色隋煬帝疏洛為河抵江都宮道皆種柳朱延齡登臨望故國柳詩遙憐拂水輕杜詩云生憎柳絮白於緜莊子云不見車馬有行色馮衍賦云望秦晉之故國誰識京華倦客杜詩云旅食京華春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魏文帝柳賦柔條婀娜而拖紳文選詩云攀條折其榮將以為所思此物何足惜但感別經時閑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杜詩云哀絃繞白雪韓愈日蝕油燈不照席反用爾梨花榆火催寒食樂天詩云手撚梨花寒食心周禮春官四時變國火清明取榆柳之火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歐陽詢詩急風吹緩箭弱水取強弓披詩云池中半篙水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梅堯臣詩里堠環數驛悽惻恨堆積江淹別賦行子腸斷百感悽惻漸別浦縈回王勃云窮島嶼之縈回水小口別通日浦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詩云攜手同行露橋聞笛李白聞笛詩此夜曲中聞折柳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白樂天詩前事思如昨

蝶戀花 商調 柳

愛日輕明新雪後左傳注日冬日可愛柳眼星星漸欲穿窗牖杜荀鶴詩柳欲開春眼南史何長瑜書青青不解久星星還復出不待長亭傾別酒許渾詩道遠書難寄長亭酒重持一枝已入騷人手韓翃詩云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有長條似舊時也應攀折他人手淺淺挼藍輕蠟透古詩云春水似挼藍過盡冰霜便與春爭秀強對青銅簪白首老來風味難依舊賈島詩匣有青銅鏡時將照鬢看

第二

桃萼新香梅落後李若水詩小桃脫萼柳梢柔暗葉藏鴉苒苒垂亭牖李賀詩柳葉未藏鴉杜詩云苒苒柳枝碧舞困低迷如著酒樂天詩柳似舞腰池似鏡崔徽詩舞態低迷誤招拍亂絲偏近游人手柳惲詩楊柳亂如絲雨過朦朧斜日透客舍青青特地添明秀莫話揚鞭回別首渭城荒遠無交舊王維贈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且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

蠹蠹黃金初脫後李白詩云柳色黃金嫩暖日飛緜取次黏窗牖不見長條低拂酒花蘂夫人詩早春煙柳引長條贈行應已輸先手僧慕幽柳詩千里憑君一贈行幾回折盡復重生鶯擲金梭飛不透古詩鶯穿絲柳擲金梭小樹危樓處處添奇秀何日隋堤縈馬首路長人遠空思舊隋堤注見上

第四

小閣陰陰人寂後王維詩陰陰夏木囀黃鸝翠幕褰風燭影搖疏牖夜半霜寒初索酒杜詩云指點銀瓶索酒嘗金刀正在柔荑手唐宮女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毛詩云手如柔荑綵薄粉輕光欲透小葉尖新未放雙眉秀鄭玄傳秀眉明目韓愈詩細柳豔明眉記得長條垂鷁首細珠集云江東人呼船頭為鷁首或曰飛閭別離情味還依舊魏野柳詩絲絲能繫別離情

西河 大呂 金陵

唐大曆初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占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節奏頗有新聲

佳麗地謝玄暉詩金陵帝王州江南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謝玄暉天際識歸舟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

空遺舊跡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賞心東望淮水 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又樂府詩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折兩槳催送莫愁來韓偓詩應是石城艇子來兩槳伊啞過花塢又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帆去帆來風浩渺花開花謝春悲涼總龜詩話云賞心亭丁晉公所作秦淮絕致蕭斧詩云千里秦淮在玉壺曹子建詩天容何寥廓山樹鬱蒼蒼建康實錄云有白石壘藥壘 酒旗戲鼓甚處市 歐陽永叔詩西風酒旗市 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漁隱叢話云王謝是二姓卽王導謝安之族所居名烏衣巷有日烏衣之聚不當作樹字是後人附會入劉禹錫詩其詩日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今乃引唐王樹航海遇風抵一所見烏衣國王以女妻之後樹思歸取飛雲軒令樹入其中閉目少息至其家視之梁上雙燕呢喃後寄詩日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獨憐才雲軒漂去無消息酒淚春風幾百回女答日昔日相逢冥數合今時暌遠若生離來年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此小說虛誕何可信也

歸去難 仙呂　期約

佳約人未知背地伊先變惡會稱停事看深淺如今信我委的論長遠好采無可怨 國語日分均無怨 洎合教伊因些事後分散　密意都休待說先腸斷此恨除非是天相念堅心更守未死終相見 陳鴻長恨歌傳玉妃取金釵一股鈿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堅如鈿上為天人下為世人重相見時歡合如舊 多少閑磨難到得其時知他做甚頭眼

三部樂 商調　梅雪

南史羊侃嘗宴賓客三百餘人奏三部樂至夕侍婢俱執金花燭

浮玉霏瓊向邃館靜軒倍增清絕夜窗垂練何用交光明月 杜詩云縈窗素月垂文練 近聞道官閣多梅趁暗香未遠凍蘂初發 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林逋詩云暗香浮動月黃昏 倩誰摘取寄贈情人桃葉 晉王獻之有情人桃葉其妹日桃根獻之作桃葉歌日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迴文近傳錦字 竇滔妻織錦字迴文寄之 道為君瘦損是人都說 杜詩云思君令人瘦 祇知染紅著手膠梳黏髮轉思量鎮長墮睫 李善注文選孟嘗君太息淚承睫 都只為情深意切欲報消息無一句堪愈愁結

菩薩蠻 正平　梅雪

唐大中初女蠻國貢獻其人皆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

銀河宛轉三千曲 銀河天河也出崑崙虛其色白也 浴鳧飛鷺澄波綠 杜詩云浴鳧飛鷺晚悠悠 何處是歸舟夕陽江上樓 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劉賓客詩江上樓高十二梯 天憎梅浪發故下封枝雪 西京雜記太平之代雪不封條 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 韓偓詩側臥捲簾看

品令 商調　梅花

夜闌人靜 杜詩云夜闌接軟語 月痕寄梅梢疏影 林逋詩注見前 簾外曲角闌干近舊攜手處花霧寒成陣 沈約詩落花紛似霧 應是不禁愁與恨 東坡云孔聖年老失意不禁愁恨 縱相逢難問黛眉曾把春衫印 李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 後期無定腸斷香消盡 齊己詩此別應難問後期錢翊詩篋香消盡別時衣

玉樓春 仙呂　惆悵

樂天詩云玉樓宴罷醉和春

玉琴虛下傷心淚 杜詩云收書動玉琴李白詩瑤臺弄玉琴 只有文君知曲意 卽相如琴心挑文君之事 簾烘樓迥月宜人 杜詩云樓迥獨移時又宜人移桂林 酒暖香融春有味 李賀詩云人閒酒暖春茫茫 萋萋芳草迷千重惆悵王孫行未已 文選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天涯回首一消魂 杜詩云回首可憐歌舞地江淹賦云黯然消魂 二十四橋歌舞地 杜牧寄揚州韓判官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黃鸝繞碧樹 雙調 春情

雙闕籠嘉氣吳都賦朱門雙立東漢鬱鬱蔥蔥真嘉氣也寒威日晚歲華將暮蕭子雲歲暮賦曰孀女度歲華之暮小院閑庭對寒梅照雪澹烟凝素沈約詩云長烟引輕素忍當迅景動無限傷春情緒楚辭云月極千里兮傷春心春秋正義云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故曰情緒也猶賴是上苑風光漸好芳容將煦謝玄暉詩風光草際浮注曰風本無光草上有光光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纂要云日出温曰煦也草莢蘭芽漸吐帝王世紀云唐堯之時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月盡矣韓愈云蘭茁其芽且尋芳更休思慮這浮世甚驅馳利祿奔競塵土晉書云悠悠風塵此焉奔競縱有魏珠照乘未買得流年住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唐張紵詩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度爭如盛飲流霞抱朴子曰項曼都入山學仙十年歸家曰仙人但以流霞一升飲之輒不飢渴後人以爲酒名也醉偎瓊樹崔豹古今注魏宮人帝所愛者瓊柱薛夜來皆日夜在側薛昭遇美婦詩曰自疑飛到蓬山頂瓊樹三株半夜春

滿路花 呂仙 思情

簾烘淚雨乾毛詩云泣涕如雨酒壓愁城破庾信愁賦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門終不開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杜詩云檐動玉壺冰朱消粉退絕勝新梳裹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注見前殢人猶要同臥　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注見瑞龍吟黃昏風弄雪門深鎖文粹詩洞門深鎖碧窗寒蘭房密愛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著甚情悰你但忘了人呵

片玉集卷之八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九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雜賦

綺寮怨中呂　思情

文選魏都賦云皦日籠光於綺寮說文曰綺文繒也寮小窗也言綺窗之人有所思而怨感耳

上馬人扶殘醉曉風吹未醒李白詩阿誰扶上馬古詞云曉風吹人酒醒時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楊裏乍見津亭杜詩云野寺垂楊裏當時曾題敗壁韓愈詩敗壁剝寒月蛛絲罩淡墨苔暈青念去來歲月如流謝靈運序歲月如流徘徊久歎息愁思盈去去倦尋路程古詩云復去去荀子曰程者物之準也程以立數江陵江陵府古荆州也楊瓊事未詳舊事何曾再問楊瓊舊曲淒清斂愁黛與誰聽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關情何須渭城歌聲未盡處先淚零渭城注見前卷杜詩云吞聲躑躅涕淚零

拜星月高平　秋思

夜色催更清塵收露元徽夫人詩朱履從清塵小曲幽坊月暗竹檻燈窗識秋娘庭院秋娘注見瑞龍吟笑相遇似覺瓊枝玉樹相倚暖日明霞光爛古離別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晉謝玄云芝蘭玉樹生於庭階杜詩云明霞爛復閣水眄蘭情總平生稀見韓琮集吳魚嶺鴈無消息水眄蘭情別來久畫圖中舊識春風面杜詩云畫圖省識春風面誰知道自到瑤臺畔拾遺記云崐崙山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乃仙人所居眷戀雨潤雲溫苦驚風吹散念荒寒寄宿無人館重門閉敗壁秋蟲歎怎奈向一縷相思隔溪山不斷杜詩云秋蟲聲不去又歐公秋聲賦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尉遲杯大石　離恨

隋堤路漸日晚密靄生深樹陰陰淡月籠沙杜牧詩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寄酒家還宿河橋深處無情畫舸都不管煙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擁重衾載將離恨歸去唐鄭仲賢詩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因念舊客京華長偎傍疏林小檻歡聚冶葉倡條俱相識李義山詩冶葉倡條偏相識仍慣見珠歌翠舞楊妃外傳明皇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樂天寄賈常州崔湖州珠翠歌鐘俱繞身青娥遞舞俱爭妙如今向漁村水驛夜如歲焚香獨自語有何人念我無憀戰國策上下相愁民無聊賴夢魂凝想鴛侶司馬長卿賦忽寢寐而夢想兮若君之在傍

繞佛閣大石　旅情

暗塵四斂注見前篇樓觀迥出高映孤館清漏將短厭聞夜久籤聲動書幔桂華又滿韓愈賦桂華吐耀閑步露草偏愛幽遠毛詩云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花氣清婉杜詩云花氣渾如百和香望中迤邐城陰度河岸何遜詩城陰度塹墨倦客最蕭索醉倚斜橋穿柳線還似汴堤虹梁橫水面李白詩雙橋落彩虹蘇子美詩水面沈沈落彩虹看浪颭春燈杜詩云風起春燈亂舟下如箭慎子云河水初下龍門其流如竹箭此行重見歎故友難逢羈思空亂兩眉愁向誰舒展古詩云兩條眉鎖萬年愁

一寸金小石　江路

州夾蒼崖下枕江山是城郭望海霞接日紅翻水面晴風吹草青搖山腳波暖鳧鷖作沙痕退夜潮正落疏林外一點炊煙山谷詩岑寂無炊煙渡口參差正寥廓吳融詠曉賦參差而物象將開又云動乾坤之寥廓參差不齊貌寥廓幽遠也自歎勞生經年何事京華信漂泊念渚蒲汀柳空歸閑夢崔豹古今注曰蒲柳生水邊杜詩云渚蒲芽白水荇青風輪雨檝終辜前約情景牽心眼流連處利名易薄回頭謝冶葉倡

條便入漁釣樂 張銳注歸田賦曰且與漁釣之父樂

蝶戀花 商調 秋思

梁簡文帝紹古歌云翻階蛺蝶戀花情

月皎驚烏棲不定 畢公叔早行詩水遠天俱白煙深月欲黃驚烏棲不定拂下一林霜 更漏將殘轆轤牽金井 杜詩云硯寒金井水又六一公詞金井轆轤聞汲水 喚起兩眸清炯炯 潘安仁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寢 淚花落枕紅緜冷 李賀詩九山靜綠淚花紅 執手霜風吹鬢影 李賀詩春風吹鬢影 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闌干橫斗柄 劉賓客詩咿喔晨雞鳴闌干橫斗垂 露寒人遠雞相應 金樓子云桃都山大樹有天雞日出卽鳴則天下雞皆鳴故此云相應

如夢令 中呂 思情

唐莊宗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

塵滿一絣文繡淚溼領巾紅皺 楊妃外傳風吹貴妃領巾覆於賀懷智巾上又唐逸史崔生仙女擲領巾成五色虹橋韓愈聯句云紅皺曬簷瓦 初暖綺羅輕腰勝武昌官柳 劉賓客庾亮樓中初見時武昌春柳似腰肢 長晝長晝困臥午窗中酒 晉徐邈中聖人蓋清酒爲聖人酒

第二 閨情

門外迢迢行路誰送郎邊尺素 見一落索 巷陌雨餘風當面溼花飛去 注見第三卷 無緒無緒閑處偷垂玉筯 胡曾詠王昭君詩明妃遠嫁泣西風玉筯雙垂出漢宮

月中行 怨恨

青瑣早行詩云主人燈下別嬴馬月中行又劉賓客晚泊詩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

蜀絲趁日染乾紅微暖面脂融博山細篆靄房櫳 晉東宮舊事有銅博山香爐房櫳見早梅芳注 靜看打窗蟲 李商隱詩門戶暗蟲猶打窗 愁多膽怯疑虛幕 麗情集愛愛歌云帳虛膽怯夢易破 聲不斷

暮景疏鐘團團四壁小屏風啼盡夢魂中 吳孫亮作綠琉璃屏風薄布瑩徹月下清夜舒之寵四姬皆振世絕色使入四坐屏風內望之若無隔帷香氣不通於外一本又作淚盡夢啼中

浣溪沙 黃鍾

日薄塵飛官路平眼前喜見汴河傾 宋武帝晉義熙十三年十二月自洛入河開汴河 地遙人倦莫兼程 下馬先尋題壁字出門閑記牓村名 孟東野詩官家牓村路 早收燈火夢傾城 注見六醜下

第二

貪向津亭擁去車不辭泥雨濺羅襦 裴餘慶云從教水濺羅襦溼知道巫山行雨歸 淚多脂粉了無餘 酒醲未須令客醉路長終是少人扶早教幽夢到華胥 注見華胥引

第三

不爲蕭娘舊約寒何因容易別長安 蕭娘見四園竹注文選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 預愁衣上粉痕乾 幽閣深沈燈熖喜 元稹白苧云簾幕四垂燈熖暖杜詩云燈花何太喜 小壚鄰近酒杯寬 杜詩云誰家數去酒杯寬 爲君門外脫歸鞍

點絳脣 仙呂 傷感

遼鶴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 神仙傳遼東城門華表柱有鶴集其上人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杜詩云愁趨欲赴傷心地 寸書不寄魚浪空千里 劉向列仙傳云陵陽子明釣得白魚腹中有書 憑仗桃根說與淒涼意 桃根注見三部樂下 愁無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門淚 東門注見浪淘沙下

少年游 黃鍾 樓月

檐牙縹緲小倡樓 檐牙注見前杜詩云獨立縹緲之飛樓李賀詩倡樓嵯峨明月孤 涼月挂銀鉤 杜詩云涼月白紛紛鮑昭詩纖纖如玉鉤 聒席笙歌透

簾燈火樂天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風景似揚州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畫不如當時面色欺春雪南史云北齊盧士深妻崔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䪼面云取桃紅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雪白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姸華曾伴美人游今日重來更無人問獨自倚欄愁

望江南大石　詠妓

歌席上無賴是橫波文選舞賦云目流睇而橫波隋煬帝詩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蹙小蛾正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睡意如何寶髻玲瓏攲玉燕韓偓詩歡餘玉燕攲郭子橫洞冥記云漢元鼎元年起昭陵閑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旦視釵匣惟有白燕直昇天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云繡巾柔膩染香羅人好自宜多　無箇事因甚斂雙蛾劉長卿昭君怨云雙蛾長向胡天愁淺淡梳妝疑見畫惺鬆言語勝聞歌惺鬆猶清輕也何況會婆娑婆娑舞也詩東門之枌序日歌舞於市井爾首章婆娑其下

片玉集卷之九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卷之十

錢塘周邦彥美成　廬陵陳元龍少章集注

雜賦

意難忘 中呂　美詠

衣染鶯黃温庭筠舞衣詩云偷得鶯黃瑣金縷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杜牧續張會真詩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私語口脂香方干美人詩些些私語恐人知杜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檐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麗情集漁家女吟詩曰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謝生荅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王令詩好使渴來能劇飲舒亶詩空得淋浪酒滿衣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相端相猶正視也知音見說無雙樂府古詞焦仲卿妻精妙世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吳志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長顰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箇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崔氏詩自從消瘦減容光

迎春樂 雙調　攜妓

人人花豔明春柳憶筵上偷攜手趁歌停舞罷來相就醒醒箇無些酒灼灼歌舞停歌罷來中坐比目香囊新刺繡南越記云有比目魚傳燈錄錦繡紅香囊風吹滿院連隔坐一時薰透爲甚月中歸長是他隨車後李白詩取醉月中歸韓退之詩只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定風波 商調　美情

周武王渡孟津波逆流而上瞋目而麾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義當出此

莫倚能歌斂黛眉嚴武詩莫倚善題鸚鵡賦此歌能有幾人知杜詩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用此意他日相逢花月底重理好聲須記得來時劉賓客詩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苦恨城頭更漏永無情豈解惜分飛休訴金尊推玉臂杜詩云清輝玉臂寒從醉明朝有酒遣誰持沈休文詩勿言一尊酒明日誰重持

紅羅襖 大石　秋悲

畫燭尋歡去羸馬載愁歸胡曾詠史詩比乘羸馬到燕然念取酒東壚尊罍雖近採花南浦蜂蝶須知冉宗敏未開牡丹詩密藏嫩蘂蜂難見微斂香濃蝶已知自分袂天闊鴻稀謝惠連詩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空懷夢約心期楚客憶江蘺楚客經云扈江蘺與薜荔兮紉秋蘭以爲佩算宋玉未必爲秋悲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爲氣也

玉樓春 大石

當時攜手城東道月墮檐牙人睡了酒邊難一作誰使客愁驚驚一作輕杜詩云客愁連蟋蟀帳底不教春夢到別來人事如秋草坡詩云古今換易如秋草應有吳霜侵翠葆吳霜翠葆事注見前夕陽深鎖綠苔門一任盧郎愁裏老南部新書曰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爲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爲戲崔立成詩曰不怨檀郎年幾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又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

第二

大堤花豔驚部目注見前六幺令下秀色穠華看不足休將寶瑟寫幽懷西漢金日磾傳莽何羅觸寶瑟僵坐上有人能顧曲顧曲乃周瑜事注見意難忘下平波落照涵赬玉宋迪八景有漁村落照詩水中落日如赤玉李賀詩誰揭赬玉盤東方發紅照畫舸亭亭浮澹淥鄭賢詩亭亭畫舸繫寒潭東京賦曰淥水澹澹臨分何以祝深情只有別愁三萬斛韓愈詩臨分不忍去古詩云但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

第三

玉奩收起新妝了鬢畔斜枝紅裊裊魏收詩裊裊春枝弱淺

顰輕笑百般宜試著春衫猶更好李義山代離筵妓作新人橋上著春衫裁金簇翠天機巧子建洛神賦戴金翠之首飾不稱野人簪破帽晉王濛美姿容帽破入市買之郡嫗閱之遺以帽也滿頭聊插片時狂頓減十年塵土貌言面色塵埃坡詩江山清空我塵土

第四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謝玄暉詩秋藕折輕絲當時相候赤闌橋北夢瑣言曰唐李匡威少年好勇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闌橋之側自以酒祝之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魚長三尺人甚異之焉今日獨尋黃葉路談苑云僧惟鳳秋日送人詩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煙中列岫青無數文選云窗中列遠岫鴈背夕陽紅欲暮溫庭筠詩蝶翎胡粉重鴈背夕陽多人如風後入江雲杜詩云風入渡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參寥詩禪心已作黏泥絮

夜飛鵲道宮　別情

河橋送人處涼夜何其斜月遠墮餘輝銅盤燭淚已流盡李賀詩銅盤膩燭黃霏霏涼露霑衣西漢淮南王傳宮中生荊棘涼露霑衣相將散離會探風前津鼓王介甫詩月落聞津鼓樹杪參旗花驄會意杜詩云初得花驄大宛種又丹青引先帝天馬玉花驄縱揚鞭亦自行遲李賀詩何忍重揚鞭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何意重紅滿地遺鈿不見遺鈿事注見六醜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殘陽欲與人齊兔葵燕麥事注見瑞龍吟但徘徊班草王介甫次韻留別詩班草數行衣上淚又待追西路聊班草想卽如班荊之義也唏噓酹酒極望天西揚雄方言云哀而不泣曰唏噓以酒澆地曰酹也

早梅芳正宮　別恨

花竹深房櫳好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西漢班婕妤傳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檻也夜闌無人到隔窗寒雨向壁孤燈弄餘照周易云闃其戶闃其無人注闃寂也李賀詩向壁燈垂花杜詩云水宿仍餘照淚多羅袖重丁偓妻詩淚涇香羅袖意密鶯聲小正魂驚夢怯門外已知曉晏小山詞意密絃聲碎去難留話未了早促登長道風披宿霧陶潛詩朝霞開宿霧露洗初陽射林表初陽注見蘇幕遮亂愁迷遠覽張鏡賦縱目遠覽苦語縈懷謾回頭更堪歸路杳

第二　牽情

繚牆深叢竹繞西都賦繚以周牆杜詩何以占叢竹宴席臨清沼微呈纖履故隱烘簾自嬉笑粉香妝暈薄帶緊腰圍小看鴻鶩鳳翥滿坐歎輕妙陸士衡賦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酒醒時會散了回首城南道吳競擬採桑曲羅敷十五六採桑城南道河陰高轉露腳斜飛夜將曉李賀詩露腳斜飛溼寒兔古詩云夜深天將曉異鄉淹歲月醉眼迷登眺蔡琰詩登高遠眺望路迢迢恨滿千里草江淹賦路貫千里兮綠草深

鳳來朝越調　佳人

逗曉看嬌面小窗深弄明未徧梁武帝詩浥露曉逗光愛殘朱宿粉雲鬟亂最好是帳中見劉緩照鏡賦訝宿粉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說夢雙蛾微斂錦衾溫酒香未斷待起難捨捹任日炙畫欄暖腟說拭翠斂雙蛾李賀詩日炙錦嫣王未醒

芳草渡雙調　別恨

昨夜裏又再宿桃源醉邀仙侶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夾岸從山口入豁然明朗其中有人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不復出問今是何世聽碧窗風快珠簾半捲疏雨多少離恨苦方留連啼訴鳳帳曉又是悤悤獨自歸去　愁覩滿懷淚粉瘦馬衝泥尋去路謾回首煙迷望眼依稀見朱戶似凝似醉暗惱損凭欄情緒澹暮色看盡棲鴉

亂舞杜詩回塘澹暮色又啼殺後棲鴉

感皇恩大石　標韻

露柳好風標嬌鶯能語獨占春光最多處長春花詩獨占春光向此中淺顰輕笑未肯等閑分付爲誰心子裏長長苦洞房見說雲深無路憑仗青鸞道情素麗情集云青鸞既許傳消息酒空歌斷杜詩云寧辭酒盞空又老畏歌聲斷又被濤江催去韓愈有觀濤江詩怎柰向言不盡愁無數周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虞美人正宮

燈前欲去仍留戀腸斷朱扉遠未須紅雨洗香題待得薔薇花謝便歸來賈島詩薔薇花謝秋風起舞腰歌板閑時按李賀詩試問酒旗歌板地又細腰舞一任旁人看金爐應見舊殘煤古春詞云金爐煙裊麝煤殘莫使恩情容易似寒灰郭象注曰死灰取其寂寞無情寒灰亦然

第二

疏籬曲徑田家小雲樹開清曉杜詩云田家樹木低又清曉楚宮南天寒山色有無中歐陽公詞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野外一聲鐘起送孤蓬李白送友人詩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添衣策馬尋亭堠愁抱惟宜酒杜詩解愁惟是酒菰蒲睡鴨占陂塘蘇養直詩菰蒲深處浴鴛鴦山谷有睡鴨詩雨鳧相倚睡秋江縱被行人驚散又成雙杜牧鷺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雙飛去又回頭

第三

玉觴纔掩朱絃悄彈指壺天曉禮記朱絃疏越費長房隨壺公入謫天中李白日壺中別有日月天回頭猶認倚牆花只向小橋南畔便天涯銀蟾依舊當窗滿徐陵雜曲云歌扇當窗似秋月顧影魂先斷漢書王昭君顧影徘徊淒風猶颭半殘燈纂要曰秋風曰淒風

擬倩今宵歸夢到雲屏文選七命云雲屏爛汗李善曰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李周翰曰屏牆也畫之有雲

片玉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片玉集校記

序

少章名元龍時嘉定辛未杪臘 原本無據黃蕘圃藏本補

卷之一

瑞龍吟 褪粉 明本樂府雅詞褪作退 因念 雅詞作曾記記毛子晉本同

侵晨 一簾 雅詞侵作清一作入

瑣窗寒 桐花 元巾箱本花作陰 夜闌 明洪武本草堂詩餘夜作更

風流子· 繡閣 元本下有裏字 愁近清觴 毛本近作轉觴作商商雅詞同

遙知應自 最苦 雅詞遙知作暗想自作是最苦作苦恨 說與 毛本

說作御雅詞同 佳音 寄將秦鏡 廝見 雅詞佳作嘉寄作暗秦鏡

作潘鬢廝作相

渡江雲 自剔 毛本自作頰

應天長 條風 陽春白雪條作蕙 池塘 元本塘作臺毛本同 愁寂 陽春

白雪愁作岑 載酒 原本載作帶从元本

荔枝香 □看 原本無□从鄭叔問校 共翦 毛本是句作如今誰念淒楚

第二 初會 燈偏 鄭叔問曰初會下脫二字偏蓋本作偏當在方薰下

卷之二

解連環 無託 草堂無作誰 信妙手 舟移 毛本信作縱移作依

玲瓏四犯 細念想 原本無細字从毛本按方楊和作並作七字句

丹鳳吟 天邪 庭角 元本邪作斜庭作亭毛本並同 但覺 草堂但作

便痛引 長怕 毛本引作飲長作生

滿江紅 悄無言 無人 毛本悄作儘人作心

西平樂 元本題作元豐初予以布衣西上過天長道中後四十餘年辛丑正月避賊復遊故

地感歎歲月偶成此詞 歇雨 盡去 迢遞 毛本歇作渴盡去作去盡

迢遞作區區區區草堂同

浪淘沙 晝陰 毛本晝作曉 攬結 原本攬作纜从毛本

憶舊游 燭光 元本光作花毛本草堂並同 照晚 滿目 毛本晚作

曉目作眼眼草堂同 京塵 陽春白雪京作驚

卷之三

驀山溪 菱荇 入衣襟 毛本菱作藻入作撲 獨愛 元本獨作偏毛

本同

少年游 毛本題作荊州作 耐朝寒 毛本耐作柰

第二 小橋 元本橋作樓毛本同

秋蘂香 水暖 雅詞水作煙 問知 毛本問作聞雅詞同 夢春 原本作春

夢从雅詞毛本春作魂

漁家傲 架上 毛本作上架陽春白雪作上格 如著酒 毛本如作新

第二 惻惻 原本作測測从毛本按方楊和作並押惻字

南鄉子 颼颼 欲挽 毛本下颼字作颼挽作綰綰草堂同

望江南 未成蹊 毛本未作自

浣溪沙 撥盡 毛本作破撥

第二 珠簾一桁 毛本作疏籬一帶

第三 已成 都上 毛本已作看上作入

一落索 第二 思歸 催去 毛本思作催催作歸

垂絲釣 繡簾 苑路 似水 毛本簾作匳苑作宛似作如 梁

燕 原本梁下衍閑字从元本

卷之四

滿庭芳 元本題作夏日無想山作 嘉樹 雅詞作槐影 新綠 毛本綠作淥 人

靜 擬泛 繁絃 雅詞靜作去擬作疑繁作危危花庵詞選同

隔浦蓮 元本題作中山縣圃姑射亭避暑作 落驚 雅詞作驚落 濃翠 毛本翠作

靄花庵同 驟雨 雅詞驟作暴 簾花檐影 雅詞簾作檐檐作簾草堂同 困

臥 草堂困作醉

法曲獻仙音 朱戶 毛本朱作庭

過秦樓　地溽陽春白雪溽作溼　虹雨毛本虹作紅
側犯　寂靜靜韻與上複按方楊及陳允平和作並押迥字
浣溪沙　碧紗對掩毛本紗作綃掩作捲捲雅詞同　橫塘雅詞橫作池
第二　淚珠毛本淚作碎雅詞同　扇影雅詞扇作花
第四　頻憶毛本作偏盆　要人雅詞要作看
點絳脣　酒行莫放毛本注日清真集作筵欲散欲散雅詞同　畫煙浦毛本煙作蓮雅詞同
訴衷情　猶印原本印作有从元本
卷之五
風流子　分襟雅詞襟作衿　難拚毛本拚作堪雅詞同　還垂　暗愁雅詞還作偷暗作舊
華胥引　如葉毛本如作似草堂同
四園竹原本注官本作西園竹
齊天樂　玉液雅詞玉作淥
木蘭花　風拂　勸我毛本拂作掃勸作送
霜葉飛　似故人　見皓月毛本似故人作見皓月見皓月作念故人草堂並同
丁香結　試酒　映月毛本試作醉映作對
卷之六
氏州第一　又曉元本又作已毛本同
解蹀躞　帶將花庵帶作寄
少年游　纖手破雅詞作纖指劃劃毛本同　獸煙毛本煙作香雅詞同　調笙毛本調作吹　誰行雅詞行作邊　直是草堂作真自自雅詞同
慶春宮　雲接　路回漸轉　驅鴈　偏憐嬌鳳　只爲雅詞雲作天回作長漸作乍驅作過偏憐嬌鳳作惟他絕藝只作都　當時元本當作常　留情雅詞留作心

點絳脣　秋近　臨歧雅詞近作盡臨作分
紅林檎近二　飛羽毛本飛作毛　前山原本作山前从元本毛本同
滿路花　銀礫原本礫作鑠从元本毛本同　夜深　著甚情悰毛本夜作庭甚作這悰作懷
卷之七
解語花　熠燿　烘爐　花市毛本熠作絳烘爐作紅蓮花作燈
纖腰　只見陽春白雪纖作宮見作有
倒犯　霜冷　衰老毛本霜作露衰字無
大酺　頻驚　衛玠毛本頻作頻衛玠作樂廣
花犯　佳麗雅詞佳作清　同宴喜元本同作共　更可惜陽春白雪作最好是　高樹　吟望雅詞樹作士吟作凝凝花庵同　脆丸毛本丸作圓雅詞同
水龍吟　占立草堂立作盡　繁英毛本英作陰雅詞同　潘妃　春意雅詞妃作郎意作思
六醜毛本題作薔薇謝後作　恨客裏　花何在　葬楚宮草堂恨作悵花作家葬作送　爲誰毛本爲作最草堂作更　斷鴻陽春白雪鴻作紅按龐元英談藪謂御溝紅葉本朝詞人罕用其事惟清真六醜詠落花云恐斷紅尚有相思字則鴻字疑誤
虞美人二　香絮毛本香作春　相將元本將作看
卷之八
蘭陵王　煙裏毛本裏作縷　誰識　應折　念月榭　沈思雅詞識作惜應作攀念作空沈作追
蝶戀花　愛日　新雪毛本注云清真集愛作煖雪作霽　騷人勞巽卿鈔振綺堂本騷作離　挼藍毛本作柔黃
第三　先手勞本先作纖
第四　綵薄粉輕毛本綵作粉粉作絲

西河 毛本題作金陵懷古 空遺 毛本遺作餘 賞心 花庵賞作傷 東望 草堂望作畔

歸去難 伊先變 原本先字脫从元本 泊合 因些 相見 毛本泊作自因作推相作斷

三部樂 摘取 寄贈 毛本摘作折寄作持 祇知 原本祇作秖从詞譜

消息 堪愈 毛本消作信愈作喻

菩薩蠻 是歸舟 毛本是作望

品令 花霧 腸斷 原本花下衍發字腸斷作斷腸从毛本雅詞同

黃鸝繞碧樹 盛飲流霞 毛本作剩引榴花

滿路花 情悰 毛本悰作懷

卷之九

綺寮怨 朱檐 毛本檐作簾

拜星月 相倚 原本脫从毛本 水眄 舊識 怎柰向 毛本眄作盼舊作誤怎作爭

尉遲杯 南浦 因念 毛本南作前念作思 凝想 原本凝作疑从毛本

繞佛閣 舒展 毛本舒作行

一寸金 毛本題作新定詞花庵作新定作 便入 毛本便作更

蝶戀花 毛本題作早行 轣轆 原本作轣轤从毛本草堂同 徊徨 毛本作徘徊

如夢令 塵滿一絣 困臥 毛本滿作暗絣作枰困作閑

月中行 面脂 毛本面作口 細篆 雅詞篆作灶 團團 元本下團字作圜雅詞同 啼盡 毛本啼作淚 夢魂 元本魂作啼毛本雅詞並同

浣溪沙 眼前 毛本眼作明

點絳脣 寸書 雅詞寸作錦 東門 毛本門作風

少年游 倡樓 雅詞倡作紅

望江南

卷之十

意難忘 愛停歌 駐拍 雅詞愛作解拍作客 檐露滴 元本檐作蓮花庵作荷雅詞作蓮滴作泠

夜漸深 籠燈就月 子細 雅詞作漏漸深移燈背壁細輿細輿花庵同

換羽 長顰 惱人 試說 雅詞羽作黴長顰作顰眉人作心試作待

問息 毛本問作聽 瘦減 元本減作損草堂同

迎春樂 花豔 舞罷 毛本花豔作豔色罷作歇

定風波 相逢 雅詞作風前 更漏永 毛本更作傳永下空二格雅詞永作水下有催起二字 豈解 分飛 休訴 雅詞豈作那分飛作相思休作莫

紅羅襖 南浦 元本浦作圃毛本同

玉樓春 難使 愁驚 綠苔 毛本難作誰驚作輕苔作楊

第二 別愁 原本愁作離从毛本

第三 猶更好 毛本猶作應 簇翠 原本簇作鏃元本毛本同 从 聊插 毛本插作作

第四 相候 赤欄橋 草堂作無柰鳥聲哀 獨尋 草堂獨作重

夜飛鵲 涼夜 毛本涼作良草堂同 重紅滿地 元本紅作經滿作前毛本同 欲與 毛本欲作影草堂同

早梅芳 長道 毛本長作途草堂同

第二 纖履 看鴻驚 歎輕妙 雅詞履作展看作歎歎作看

鳳來朝 未徧 殘朱 酒香 毛本徧作辦朱作妝酒作歎 難 捨拚 毛本注日清真集作待起又如何拚 畫闌 毛本闌作樓

芳草渡 珠簾 疏雨 愁覩 毛本珠作疏疏作愁覩作覷

感皇恩 催去 怎向 原本作怎柰向从毛本按律是句五字柳永過澗歇秦觀鼓笛慢並有怎向語可證

虞美人 未須 莫使 毛本未作不使作遺

第二 清曉 毛本清作秋 縱被 又成 雅詞縱作疑又作不

第三 天涯 原本天作生从元本毛本同 猶颭 元本猶作休雅詞同

片玉集校記

跋

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陳元龍少章集注汲古閣舊藏半塘翁目爲元板者也美成詞刻於宋世者一爲嚴州本名清真詩餘景定嚴州續志載州校書板有清真集復有詩餘是也黄昇花庵詞選據之一爲溧水本名清真詞直齋書錄解題謂邦彥嘗爲溧水令故邑有詞集即晉陽強煥爲序者是也西麓繼周集據之一爲圈法美成詞見詞源一爲美成長短句見毛子晉跋語又有三英集乃與方千里楊澤民和作同刻者皆無注若曹杓注清真詞亦見書錄解題其書久佚然茲集劉必欽序謂病舊注之簡略詳而疏之所云舊注疑即曹注嘗見士禮居別藏本與茲本悉同惟卷五注中有異又序尾有嘉定辛未云云(今已據補)其爲宋刻無疑茲本雖削嘉定辛未字詞中譌脱較尠注亦加詳卷五注尤多增改其爲少章手訂覆刻亦無疑毛氏祕本書目謂爲元刻半塘翁因之蓋未睹黄本標明嘉定也毛刻用強煥序本清真詞乃以茲集之名名之老友曹君直謂其跋中最後得宋刻云云明指強本余見評注龐雜云云復指陳本懸牛頭市馬脯令人迷罔而所謂長短句者未知視茲集增損何如亦湮沒不可考爲尤可惜也庚申小除日歸安朱孝臧跋於禮霜堂

石湖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村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石湖詞目錄

滿江紅四　千秋歲
浣溪沙七　朝中措五
蝶戀花　南柯子三
水調歌頭二　西江月二
鵲橋仙　宜男草二
秦樓月五　念奴嬌五
惜分飛　夢玉人引二
如夢令二　菩薩蠻三
臨江仙二　減字木蘭花五
鷓鴣天四　好事近二
卜算子二　三登樂四
浪淘沙　虞美人四
醉落魄

補遺

醉落魄　朝中措
眼兒媚　霜天曉角
惜分飛　菩薩蠻
滿江紅　謁金門
秦樓月　玉樓春
醉落魄　玉樓春
菩薩蠻　水龍吟
酹江月　醉落魄
霜天曉角　法駕導引

原书空白页

吳郡　范成大　致能

滿江紅冬至

寒谷春生薰叶氣玉琯吹穀新陽後便占新歲吉雲清穆休把心情關藥裹但逢節序添詩軸笑强顏風物豈非癡終非俗　清晝永佳眠熟門外事何時足且團圝同社笑歌相屬著意調停雲露釀從頭檢舉梅花曲縱不能將醉作生涯休拘束

又

竹裏行廚來問訊諸侯賓老春滿座彈絲未徧揮毫先了雲避仁風收雨腳日隨和氣薰林表向尊前來訪白鬚翁衰何早　志千里功名兆光萬丈文章耀洗氷壺胸次月秋霜曉應念一堂塵網暗故將百和香雲繞算賞心情話古來多如今少

又雨後攜家遊西湖荷花盛開

柳外輕雷催幾陣雨絲飛急雷雨過半川荷氣粉融香浥弄蕊攀條春一笑從教水濺羅衣溼打梁州簫鼓浪花中跳魚立　山倒影雲千疊橫浩蕩舟如葉有采菱清些桃根雙檝忘卻天涯漂泊地尊前不放閑愁入任碧筩十丈捲金波長鯨吸

又

翠畫溪山行欲徧風蒲還舉天漸遠水雲初靜柁樓人語月色波光看不定玉虹橫臥金鱗舞算五湖今夜只扁舟追千古　懷往事漁樵侶曾共醉松江渚算今年依舊一杯滄浦宇宙此身元是客不須悵望家何許但中秋時節好溪山皆吾土

千秋歲重到桃花塢

北城南埭玉水方流匯青檝裏紅塵外萬桃春不老雙竹寒相對回首處滿城明月曾同載　分散西園蓋消減東陽帶人事改花源在神仙難可學功行無過醉新酒好就船況有魚堪買

浣溪沙燭下海棠

傾坐東風百媚生萬紅無語笑逢迎照妝醒睡蠟煙輕　采蝀橫斜春不夜絳霞濃淡月微明夢中重到錦官城

又

催下珠簾護綺叢花枝紅裏燭枝紅燭光花影夜蔥蘢　錦地繡天香霧裏珠星璧月采雲中人閒別有幾春風

又新安驛席上留別

送盡殘春更出遊風前蹤迹似沙鷗淺斟低唱小淹留　月見西樓清夜醉雨添南浦綠波愁有人無計戀行舟

又

歙浦錢塘一水通閑雲如幕碧重重吳山應在碧雲東　無力海棠風淡蕩半眠官柳日蔥蘢眼前春色爲誰濃

又元夕後二日王文明席上

寶髻雙雙出綺叢妝光梅影各春風收燈時候卻相逢　魚子牋中詞宛轉龍香撥上語玲瓏明朝車馬莫西東

又

紅錦障泥杏葉韉解鞍呼渡憶當年馬驕不肯上航船　茅店竹籬開席市絳裙青袂斸薑田臨平風物故依然

又

白玉堂前綠綺疏燭殘歌罷困相扶問人春思肯濃無　夢裏粉香浮枕簟覺來煙月滿琴書箇儂情分更何如

朝中措丙午立春大雪是歲十二月九日丑時立春

東風半夜度關山和雪到闌干怪見梅梢未暖情知柳眼猶寒　青絲菜甲銀泥餅餌隨分杯盤已把宜春縷勝更將長命題旛

又

身閑身健是生涯何況好年華看了十分秋月重陽更插黃花　消磨景物瓦盆社釀石鼎山茶飽喫紅蓮香飯儂家便是仙家

又

繫船沽酒碧帘坊酒滿勝鵝黃醉後西園入夢東風柳色花香　水浮天處夕陽如錦恰似鱸鄉中有憶人雙淚幾時流到橫塘

又

海棠如雪殿春餘禽哢晚晴初倦客長慚杜宇佳辰且醉提壺　逍遥放浪還他漁子輸與樵夫一棹何時歸去扁舟終要江湖

又

天容雲意寫秋光木葉半青黃珍重西風祛暑輕衫早怯秋涼　故人情分留連病客孤負清觴陌上千愁易散尊前一笑難忘

蝶戀花

春漲一篙添水面芳草鵝兒綠滿微風岸畫舫夷猶灣百轉橫塘塔近依前遠　江國多寒農事晚村北村南穀雨纔耕徧秀麥連岡桑葉賤看看嘗麪收新繭

南柯子

槁項詩餘瘦愁腸酒後柔晚涼團扇欲知秋臥看明河銀影界天流　鵲警人初靜蟲吟夜更幽佳辰祇合算花籌除了一天風月更何求

又

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　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

又七夕

銀渚盈盈渡金風緩緩吹晚香浮動五雲飛月姊妒人顰畫一彎眉　短夜難留處斜河欲淡時半愁半喜是佳期一度相逢添得兩相思

水調歌頭

細數十年事十處過中秋今年新夢忽到黃鶴舊山頭老子箇中不淺此會天教重見今古一南樓星漢淡無色玉鏡獨空浮　斂秦煙收楚霧熨江流關河離合南北依舊照清愁想見姮娥冷眼應笑歸來霜鬢空敝黑貂裘釃酒問蟾兔肯去伴滄洲

又燕山九日作

萬里漢家使雙節照清秋舊京行徧中夜呼禹濟黃流寥落桑榆西北無限太行紫翠相伴過盧溝歲晚客多病風露冷貂裘　對重九須爛醉莫牽愁黃花爲我一笑不管鬢霜羞袖裏天書咫尺眼底關河百二歌罷此生浮惟有平安信隨鴈到南州

西江月

十月誰云春小一年兩見紅嬌人閒霜葉滿庭臯別有東風不老　百媚朝天淡粉六銖步月生綃雲英寂寞倚藍橋誰伴玉京霜曉

又

北客開眉樂歲東君著意華年遮風藏雨晚雲天應怕杏梢紅淺　不惜燈前放夜從教雪後留寒水晶簾箔萬花鈿聽徹南樓曉箭

鵲橋仙七夕

雙星良夜耕慵織嬾應被羣仙相妒娟娟月姊滿眉顰更無柰風姨吹雨　相逢草草爭如休見重攪別離心緒新歡不抵舊愁多倒添了新愁歸去

宜男草

籬菊灘蘆被霜後嫋長風萬重高柳天爲誰展盡湖光渺渺應爲我扁舟入手　橘中曾醉洞庭酒輾雲濤挂帆南斗追舊遊不減商山杳杳猶有人能相記否

又

舍北煙霏舍南浪雪傾籬雨荒薇漲問小橋別後誰過惟有迷烏羇雌來往　重尋山水閒無恙掃柴荊土花塵網留小桃先試光風從此芝草琅玕日長

秦樓月

窗紗薄日穿紅幔催梳掠催梳掠新晴天氣畫檐聞鵲　海棠逗曉都開卻小雲先在闌干角闌干角楊花滿地夜來風惡

又

珠簾狹卷簾春院花園合花園合晝長人靜雙雙胡蝶　花前苦殢金蕉葉瞢騰午睡扶頭怯扶頭怯閒愁無限遠山斜疊

又

香羅薄帶圍寬盡無人覺無人覺東風日暮一簾花落　西園空鎖鞦韆索簾垂簾卷閒池閣閒池閣黃昏香火畫樓吹角

又

樓陰缺闌干影臥東廂月東廂月一天風露杏花如雪　隔煙催漏金虬咽羅幃暗淡燈花結燈花結片時春夢江南天闊

又

浮雲集輕雷隱隱初驚蟄初驚蟄鵓鳩鳴怒綠楊風急　玉鑪煙重香羅浥拂牆濃杏燕支溼燕支溼花梢缺處畫樓人立

念奴嬌

雙峯疊障過天風海雨無邊空碧月姊年年應好在玉闕瓊宮愁寂誰喚癡雲一杯未盡夜氣寒無

色碧城凝望高樓縹緲西北　腸斷桂冷蟾孤佳期如夢又把闌干拍霧鬢風鬟相借問浮世幾回今夕圓缺晴陰古今同恨我更長爲客嬋娟明夜尊前誰念南陌

又

十年舊事醉京花蜀酒萬葩千萼一棹歸來吳下看俯仰心情今昨強倚雕闌羞簪雪鬢老恐花枝覺揩摩愁眼霧中相對依約　聞道家讌團圝光風轉夜月傍西樓落打徹梁州春自遠不飲何時歡樂沾惹天香留連國豔莫散燈前酌襪塵生處爲君重賦河洛

又

吳波浮動看中流翻月半江金碧醉舞空明三萬頃不管姮娥愁寂指點瓊樓憑虛有路鯨背橫東極水雲飄蕩闌干千丈無力　家世回首滄洲煙波漁釣有鴟夷仙迹一笑閑身遊物外來訪扁舟消息天上今宵人閑此地我是風前客濤生殘夜魚龍驚聽橫笛

又

水鄉霜落望西山一寸脩眉橫碧南浦潮生帆影去日落天青江白萬里浮雲被風吹散又被風吹積尊前歌罷滿空凝淡寒色　人世會少離多都來名利似蠅頭蟬翼贏得長亭車馬路千古羈愁如織我輩情鍾悤悤相見一笑真難得明年誰健夢魂飄蕩南北

又和徐尉遊石湖

湖山如畫繫孤篷柳岸莫驚魚鳥料峭春寒花未徧先共踈梅索笑一夢三年松風依舊蘿月何曾老鄰家相問這回真箇歸到　綠鬢新點吳霜尊前強健不怕衰翁號賴有風流車馬客來覓香雲花島似我麤豪不通姓字只要銀瓶倒奔名逐利亂帆誰在天表

惜分飛

易散浮雲難再聚遮莫相隨百步誰喚行人去石湖煙浪漁樵侶　重別西樓腸斷否多少淒風苦雨休夢江南路路長夢短無尋處

夢玉人引

送行人去猶追路再相見天末交情長是合堂同席從此尊前便頓然少箇江南羈客不忍悤悤少駐船梅驛　酒斟雖滿尚少如別淚萬千滴欲語吞聲結心相對嗚咽燈火淒清笙歌無顏色從別後儘相忘算也難忘今夕

又

共登臨處飄然袂倚空碧兩卷雲飛長有桂娥看客簫鼓生春徧錦城如畫雪山無色一夢纔成況天涯南北　舞餘歌罷料宣華回首盡陳迹萬里秦吳有情應問消息我欲歸耕如何重來得故人若望江南且折梅花相憶

如夢令

罨畫屏中客住水色山光無數斜日滿江聲何處撐來小渡休去休去驚散一洲鷗鷺

又

兩兩鶯啼何許尋徧綠陰濃處天氣潤羅衣病起卻忺微暑休雨休雨明日榴花端午

菩薩蠻

小軒今日開窗了揉藍染碧緣堦草檐佩可憐風杏梢煙雨紅　飄零歡事少鬢點吳霜早天色不愁人眼前無限春

又元夕立春

雪林一夜收寒了東風恰向燈前到今夕是何年新春新月圓　綺叢香霧隔猶記疎狂客留取縷金旛夜娥相並看

又

黃梅時節春蕭索越羅香潤吳紗薄絲雨日朧明柳梢紅未晴　多愁多病後不識曾中酒愁病送春歸恰如中酒時

臨江仙

羽扇綸巾風嫋嫋東廂月到薔薇新聲誰喚出羅幃龍鬚將笛繞鴈字入箏飛　陶寫中年須箇裏留連月扇雲衣周郎去後賞音稀爲君持酒聽那肯帶春歸

又

萬事灰心猶薄宦塵埃未免勞形故人相見似河清恰逢梅柳動高興逐春生　卜晝怱怱還卜夜仍須月墮河傾明年我去白鷗盟金閨三玉樹好問紫霄程

減字木蘭花

玉煙浮動銀闕三山連海凍翠袖闌干不怕樓高酒力寒　雙松凍折忽憶衰翁容易別想見鷗邊壓損年時小釣船

又

折殘金菊橙子香時新酒熟誰伴芳尊先問梅花借小春　道人破戒染酒題詩金鳳帶愁病相關不似年時酒量寬

又

波嬌鬢嫋中隱堂前人意好不柰春何拚卻輕寒透薄羅　翦梅新曲欲斷還聯三疊促圍坐風流饒我尊前第一籌

又

枕書睡熟珍重月明相伴宿寶鴨金寒香滿圍屏宛轉山　雞人聲杳瑤井玉繩相對曉黯淡窗紗卻下風簾護燭花

又

臘前三白春到西園還見雪紅紫花遲借作東風萬玉枝　歸田計決麥飯熟時應快活身在高樓心在山陰一葉舟

鷓鴣天

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從今嫋嫋盈盈處誰復端端正正看　模淚易寫愁難瀟湘江上竹枝斑碧雲日暮無書寄寥落煙中一鴈寒

又

蕩漾西湖采綠蘋揚鞭南埭滾紅塵桃花暖日茸茸笑楊柳光風淺淺顰　章貢水鬱孤雲多情爭似桂江春崔徽卷軸瑤姬夢縱有相逢不是真

又

嫩綠重重看得成曲闌幽檻小紅英酴醿架上蜂兒鬧楊柳行閒燕子輕　春晼晚客飄零殘花淺酒片時清一杯且買明朝事送了斜陽月又生

又雪梅

壓蕊拈鬚粉作團疎香辛苦顫朝寒須知風月尋常見不似層層帶雪看　春髻重曉眉彎一枝斜並縷金旛酒紅不解東風凍驚怪釵頭玉燕乾

好事近

雲幕暗千山腸斷玉樓金闕應是高唐小婦妒姮娥清絕　夜涼不放酒杯寒醉眼漸生纈何待桂華相照有人人如月

又

昨夜報春來的皪嶺梅開雪攜手玉人同賞比看誰奇絕　闌干倚偏憶多情怕角聲嗚咽與折一枝斜戴襯鬢雲梳月

卜算子

涼夜竹堂虛小睡悤悤醒銀漏無聲月上堦滿地闌干影　何處最知秋風在梧桐井不惜駿鸞弄玉簫露溼衣裳冷

又

雲壓小橋深月到重門靜冷蕊疎枝半不禁更著橫窗影　回首故園春往事難重省半夜清香入夢來從此熏鑪冷

三登樂

一碧鱗鱗橫萬里天垂吳楚四無人艣聲自語向浮雲西下處水村煙樹何處繫船暮濤漲浦　正江南搖落後好山無數儘乘流興來便去對青燈獨自歎一生羇旅敧枕夢寒又還夜雨

又

路轉橫塘風卷地水肥帆飽眼雙明曠懷浩渺問菟裘無恙否天教重到木落霧收故山更好　過溪門休蕩槳恐驚魚鳥算年來識翁者少喜山林蹤迹在何曾如掃歸鬢任霜醉紅未老

又

今夕何期拔岫幌雲關重啓引冰壺素空似洗卷簾中敧枕上月星浮水天鏡夜明半窗萬里　盼庭柯都老大樹猶如此六年前轉頭未幾喚鄰翁來話舊同鬻新蟻秉燭夜闌又疑夢裏

又

方帽衡寒重檢校舊時農圃荒三徑不知何許但姑蘇臺下有蒼然平楚人笑此翁又來訪古　況五湖元自有扁舟祖武記滄洲白鷗伴侶歎年來孤負了一蓑煙雨寂寞暮潮喚回棹去

浪淘沙

黯淡養花天小雨能慳煙輕雲薄有無閒官柳絲絲都綠徧猶有春寒　空翠溼征鞍馬首千山多情若是肯俱還別有玉杯承露冷留共君看（自注玉杯官舍中牡丹絕品也）

虞美人寄人覓梅

霜餘好探梅消息日日溪橋側不如君有似梅人歌裏工顰妍笑兩眉春　疎枝冷蕊風情少卻稱

衰翁老從教來作靜中鄰冷淡無言無笑也無顰

又

落梅時節冰輪滿何似中秋看瓊樓玉宇一般明只為姮娥添了萬枝燈　錦江城下杯殘後還照鄞江酒天東相見說天西除卻衰翁和月更誰知

又

玉簫驚報同雲重仍怪金瓶凍清明將近雪花翻不道海棠消瘦柳絲寒　王孫沈醉狨氈幕誰怕羅衣薄燭燈香霧兩厭厭髣髴有人愁損上眉尖

又紅木犀

誰將擊碎珊瑚玉裝上交枝粟恰如嬌小萬瓊妃塗罷額黃嫌怕污燕支　夜深未覺清香絕風露溶溶月滿身花影弄淒涼無限月和風露一齊香

醉落魄元夕

春城勝絕暮林風舞催花發垂雲卷盡添空闊吹上新年美滿十分月　紅蕖影下句絲抹老來牽強隨時節無人知道心情別惟有蛾兒驚見鬢邊雪

原书空白页

石湖詞校記

浣溪沙 一 錦官城　鮑本官作宮
又 四 官柳　鮑本官作宮
朝中措 一 鏤勝　鮑本鏤作縷
又 四 禽哢　鮑本哢作弄
水調歌頭 二 盧溝　鮑本盧作蘆
西江月 二　鮑本上結注云一作雲英此夕度藍
橋人意花枝都好下結注云一作人閒霜葉滿
庭皋別有東風不老按陳三聘和詞第三四七
八句用饒好高老四韻竝不盡合
宜男草 二 雪傾籬　鮑本雪作雲
減字木蘭花　玉繩　鮑本繩作人
鷓鴣天　卷軸　鮑本軸作袖
三登樂　暮潮　鮑本作潮暮
虞美人　夜深　鮑本夜作日
法駕導引　按是調首句宜疊疑蘆浦筆記誤脫
右石湖詞一卷附補遺半塘翁手校知不足齋
本乙巳夏閒寄余粤東翁旋歸道山以未詳所
據久庋匧衍去年吳伯宛以鮑淥飲原鈔本見
示其誤與刊本同覆檢翁校精審無可疑豈出
舊本耶遂付剞氏以補四印齋叢刻之所未逮
云原鈔詞後有小齋雲江立跋首闋滿江紅詞
亦江氏手錄補遺僅九闋刊本玉樓春以下八
闋殆淥飲輯也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白玉樓
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後石湖跋有法駕
導引步虛詞六章原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間俗史意匠可到晴窗淨几盡卷展玩恍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今併附卷尾癸丑上巳歸
安朱孝臧跋於無著庵
愛日精廬藏書志云滿江紅第二闋脫始生之
日丘宗卿使君攜具來爲壽坐中賦詞次韻謝
之二十二字按宗卿滿江紅壽石湖詞正同其
韻又云三聘和醉落魄元夕詞欲知此夜碧天
闊下脫一葉據目錄尚有醉落魄唱和兩闋眼
兒媚唱和兩闋末葉何人爲我丁寧驛使來到
江干蓋眼兒媚和詞尾句據此知石湖與陳夢
弢詞唱和相閒原編爲一卷補遺眼兒媚非夢
弢韻所輯殆尚未盡也癸丑四月朔上疆邨人
再記

石湖詞校記二

滿江紅二題 情話 毛鈔題同愛日精廬藏書志情作清

南柯子三轡畫 毛鈔畫作盡

水調歌頭二莫牽愁 毛鈔牽作牢

西江月一上下結竝同鮑注

秦樓月三日穿紅幔 毛鈔作日紅穿幔

又二春院 毛鈔春作西

念奴嬌二春自遠 毛鈔遠作透

夢玉人引一從別後 毛鈔從作縱

又二飄然袂 況天涯 毛鈔然作風況作怳

菩薩蠻二夜娥 毛鈔娥作蛾

鷓鴣天三且買 毛鈔買作置

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藏毛子晉鈔本石湖詞曹君直校舉若干條取其可從者記而刊之孝臧

石湖詞補遺

醉落魄

棲烏飛絕絳河綠霧星明滅燒香曳簟眠清樾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　好風碎竹聲如雪昭華三弄臨風咽鬢絲撩亂綸巾折涼滿北窗休共軟紅說

朝中措

長年心事寄林扃塵鬢已星星芳意不如水遠歸心欲與雲平　留連一醉花殘日永雨後山明從此量船載酒莫教閒卻春情

眼兒媚 萍鄉道中乍晴臥輿中困甚小憩柳塘

酣酣日腳紫煙浮妍暖試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底午夢扶頭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洩洩東風無力欲皺還休

霜天曉角 梅

晚晴風歇一夜春威折脈脈花疎天淡雲來去數枝雪　勝絕愁亦絕此情誰共說惟有兩行低鴈知人倚畫樓月 以上四闋見絕妙好詞

惜分飛 南浦舟中與江西帥漕酌別夜後忽大雪

畫戟錦車皆雅故簫鼓留連客住南浦春波暮難忘羅襪生塵處　明日船旗應不駐且唱斷腸新句卷盡珠簾雨雪花一夜隨人去

菩薩蠻 湘東驛

客行忽到湘東驛明朝真是瀟湘客晴碧萬重雲幾時逢故人　江南如塞北別後書難得先自鴈來稀那堪春半時

滿江紅 清江風帆甚快作此與客劇飲歌之

千古東流聲卷地雲濤如屋橫浩渺檣竿十丈不勝帆腹夜雨翻江春浦漲船頭鼓急風初熟似當年呼禹亂黃川飛梭速　擊楫誓空驚俗休拊髀都生肉任炎天冰海一杯相屬荻筍蔞芽新入饌鵾絃鳳吹能翻曲笑人間何處似尊前添銀燭

謁金門 宜春道中野塘春水可喜有懷舊隱

塘水碧仍帶麴塵顏色泥泥縠紋無氣力東風如愛惜　恰似越來溪側也有一雙鸂鶒只欠柳絲千百尺繫船春弄笛

秦樓月 寒食日湖南提舉胡元高家席上聞琴

湘江碧故人同作湘中客湘中客東風回鴈杏花寒食　溫溫月到藍橋側醒心絃裏春無極春無極明朝殘夢馬嘶南陌 以上五闋見花菴絕妙詞選

玉樓春 梅花

佳人無對甘幽獨竹雨松風相澡浴山深翠袖自生寒夜久玉肌元不粟　卻尋千樹煙江曲道骨仙風終絕俗絳裙縞袂各朝元只有散仙名蕚綠

醉落魄 海棠

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歌逐款門不問誰家竹只揀紅妝高處燒銀燭　碧雞坊裏花如屋燕王宮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關山曲只為海棠也合來西蜀

玉樓春 牡丹

雲橫水繞芳塵陌一萬重花春拍拍藍橋仙路不崎嶇醉舞狂歌容倦客　真香解語人傾國知是

紫雲誰敢覓滿蹊桃李不能言分付仙家君莫惜

菩薩蠻 木芙蓉

冰明玉潤天然色淒涼拚作西風客不肯嫁東風殷勤霜露中　綠窗梳洗晚笑把玻瓈盞斜日上妝臺酒紅和困來 以上四闋見全芳備祖

水龍吟 壽留寺

仙翁家在叢霄五雲八景來塵表黃扉紫闥化鈞高妙風霆揮掃漠北寒煙嶠南和氣笑談都了自玉麟歸去金牛再款卻回首人閒少　天與丹臺舊籍笑蒼生祝公難老春葩秋葉暄寒易變壺天長好物外新聞鳳歌鸞翥龍蟠虎繞想知心高會寒霜夜永儘橫參曉 右一闋見翰墨全書

酹江月 嚴子陵釣臺

浮生有幾歎歡娛常少憂愁相屬富貴功名皆由命何必區區僕僕燕蝠塵中雞蟲影裏見了還追逐山閒林下幾人真箇幽獨　誰似當日嚴君故人龍衮獨抱羊裘宿試把漁竿都掉了百種千般拘束兩岸煙林半溪山影此處無榮辱荒臺遺像至今嗟詠不足 右一闋見花草粹編

醉落魄

雪晴風作松梢片片輕鷗落玉樓天半褰珠箔一笛梅花吹裂凍雲幕　去年小獵灕山腳弓刀溼徧猶橫槊今年翻怕貂裘薄寒似去年人比去年覺

霜天曉角

少年豪縱袍錦團花鳳曾是京城遊子馳寶馬飛金鞚　舊遊渾似夢鬢點吳霜重多少燕情鶯意都瀉入玻瓈甕 以上二闋見陽春白雪

法駕導引 步虛詞

琳霄境卻似化人宮梵炁彌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晴空一片寶光中

又

浮黎路依約太微閒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閒遙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

又

剛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煙光寒一色扶闌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

又

流鈴響龍馭簫雲來夾道搴華籠綵仗紅雲扶輅輾天街迎駕鶴軿䡣

又

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

又

樓闌外輦道插非煙閒上鬱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仙 以上六闋見蘆浦筆記

稼軒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四印齋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稼軒長短句目錄

卷一
哨遍三
六州歌頭
蘭陵王二
賀新郎二十二
卷二
念奴嬌十九
沁園春十三
卷三
水調歌頭三十五
玉蝴蝶二
木蘭花慢五
卷四
滿江紅三十三
卷五
水龍吟十三
摸魚兒三
西河
永遇樂五
歸朝歡四
一枝花
喜遷鶯
瑞鶴仙三
聲聲慢四
卷六
八聲甘州二
雨中花慢二
漢宮春六
滿庭芳四
六幺令二
醉翁操
醜奴兒近
洞仙歌七
驀山溪二
最高樓八
上西平二
卷七
新荷葉六
御街行二
祝英臺近二
婆羅門引五
千年調二
粉蝶兒
千秋歲
江神子十二
青玉案
感皇恩五
行香子四
一翦梅二
踏莎行四
卷八
定風波十一
破陣子五
臨江仙二十四
蝶戀花十二
小重山三
南鄉子五
卷九
鷓鴣天六十
瑞鷓鴣五
卷十
玉樓春十七
鵲橋仙七
西江月十五
朝中措六
清平樂十五
好事近四
卷十一
菩薩蠻十八
卜算子十三
醜奴兒八
浣溪沙十五
山花子八
虞美人四
浪淘沙三
減字木蘭花三
卷十二
南歌子三
醉太平

漁家傲
錦帳春
太常引四
東坡引三
夜游宮
戀繡衾
杏花天三
唐河傳
醉花陰
品令
惜分飛
柳梢青三
河瀆神
武陵春二
謁金門三
洒泉子
霜天曉角二
點絳唇二
生查子十
尋芳草
阮郎歸
昭君怨三
烏夜啼三
一絡索二
如夢令
憶王孫
補遺
生查子
滿江紅
菩薩蠻二
一剪梅二
念奴嬌三
江城子
惜奴嬌
南鄉子
糖多令
踏歌
眼兒媚
如夢令
鷓鴣天三
踏莎行
□□□
謁金門
鵲橋仙
好事近三
水調歌頭二
洞仙歌
賀新郎
漁家傲
霜天曉角
蘇武慢
綠頭鴨
烏夜啼
品令

稼軒長短句卷之一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哨遍

秋水觀

蝸角鬬爭左觸右蠻一戰連千里君試思方寸此心微總虛空并包無際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從來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形鳩鵬自樂之二蟲又何知記跖行仁義孔丘非更殤樂長年老彭悲火鼠論寒冰鼃語熱定誰同異　噫貴賤隨時連城纔換一羊皮誰與齊萬物莊周吾夢見之正商略遺篇翩然顧笑空堂夢覺題秋水有客問洪河百川灌雨涇流不辨涯涘於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盡在己渺滄溟望洋東視逡巡向若驚歎謂我非逢子大方達觀之家未免長見悠然笑耳此堂之水幾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

用前韻

一壑自專五柳笑人晚乃歸田里問誰知幾者動之微望飛鴻冥冥天際論妙理濁醪正堪長醉從今自釀躬耕米嗟美惡難齊盈虛如代天耶何必人知試回頭五十九年非似夢裏歡娛覺來悲夔乃憐蚿穀亦亡羊算來何異　嘻物諱窮時豐狐文豹罪因皮富貴非吾願皇皇乎欲何之正萬籟都沉月明中夜心彌萬里清如水却自覺神遊歸來坐對依稀淮岸江涘看一時魚鳥忘情喜會我已忘機更忘己又何曾物我相視非魚濠上遺意要是吾非子但教河伯休慚海若大小均爲水耳世間喜慍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

趙昌父之祖季思學士退居鄭圃有亭名魚計宇文叔通爲作古賦今昌父之弟成父於所居鑿池築亭榜以舊名昌父爲成父作詩屬余賦詞余爲賦哨遍莊周論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其義美矣然上文論蟲託於豕而得焚羊肉爲蟻所慕而致殘下文將併結二義乃獨置豕蟲不言而遽論魚其義無所從起又間於羊蟻兩句之間使羊蟻之義離不相屬何耶其必有深意存焉顧後人未之曉耳或言蟻得水而死羊得水而病魚得水而活此最穿鑿不成意趣余嘗反復尋繹終未能得意世必有能讀此書而了其義者他日倘見之而問焉姑先識余疑於此詞云爾

池上主人人適忘魚魚適還忘水洋洋乎翠藻青萍裏想魚兮無便於此嘗試思莊周正談兩事一明豕蝨一羊蟻說蟻慕於羶於蟻棄知又說於羊棄意甚蝨焚於豕獨忘之却驟說於魚爲得計千古遺文我不知言以我非子　噫子固非魚魚之爲計子焉知河水深且廣風濤萬頃堪依有網罟如雲鵜鶘成陣過而留泣計應非其外海茫茫下有龍伯飢時一啖千里更任公五十犗爲餌使海上人人厭腥味似鵾鵬變化能幾東遊入海此計直以命爲嬉古來謬算狂圖五鼎烹死指爲平地嗟魚欲事遠遊時請三思而行可矣

六州歌頭

屬得疾暴甚醫者莫曉其狀小愈困臥無聊戲作以自釋

晨來問疾有鶴止庭隅吾語汝只三事太愁余病難扶手種青松樹礙梅塢妨花逕纔數尺如人立却須鋤　秋水堂前曲沼明於鏡可燭眉鬚被山頭急雨耕壟灌泥塗誰使吾廬映汚渠　歎青山好簷外竹遮欲盡有還無刪竹去吾乍可食無魚愛扶疎又欲爲山計千百慮累吾軀·凡病此吾過矣子奚如口不能言臆對雖盧扁藥石難除有要言妙道事見七發往問北山愚庶有瘳乎按六州歌頭　欽定詞譜係雙調元刻作四疊姑仍之汲古閣本作三疊

蘭陵王

賦一丘一壑

一丘壑老子風流占却茅簷上松月桂雲脈脈石泉逗山脚尋思前事錯惱殺晨猿夜鶴終須是鄧禹輩人錦繡麻霞坐黃閣　長歌自深酌看天闊鳶飛淵靜魚躍西風黃菊香噴薄悵日暮雲合佳人何處紉蘭結佩帶杜若入江海曾約　遇合事難托莫擊磬門前荷蕢人過仰天大笑冠簪落待說與窮達不須疑著古來賢者進亦樂退亦樂

己未八月二十日夜夢有人以石研屏見饟者其色如玉光潤可愛中有一牛磨角作鬬狀云湘潭里中有張其姓者多力善鬬號張難敵一日與人搏偶敗忿赴河而死居三日其家人來視之浮水上則牛耳自後並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輒不利夢中異之爲作詩數百言大抵皆取古之怨憤變化

異物等事覺而志其言後三日賦詞以識其異

恨之極恨極銷磨不得萇弘事人道後來其血三年化爲碧鄭人緩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夢沈痛化余秋柏之間既爲實　相思重相憶被怨結中腸潛動精䰟望夫江上巖巖立嗟一念中變後期長絶君看啟毋憤所激又俄頃爲石　難敵最多力甚一忿沈淵精氣爲物依然困鬬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尋思人世只合化夢中蝶

賀新郎

賦水仙

雲臥衣裳冷看蕭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生塵凌波去湯沐煙波萬頃愛一點嬌黃成暈不記相逢曾解佩甚多情爲我香成陣待和淚收殘粉　靈均千古懷沙恨記當時匆匆忘把此仙題品煙雨淒迷僝僽損翠袂搖搖誰整謾寫入瑤琴幽憤絃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皪銀臺潤愁殢酒又獨醒

賦海棠

著厭霓裳素染臙脂苧羅山下浣沙溪渡誰與流霞千古醞引得東風相誤從臾入吳宮深處鬢亂釵横渾不醒轉越江剗地迷歸路煙艇小五湖去　當時倩得春留住就錦屏一曲種種斷腸風度纔是清明三月近須要詩人妙句笑援筆慇懃爲賦十樣蠻牋紋錯綺粲珠璣淵擲驚風雨重喚酒共花語

賦滕王閣

高閣臨江渚訪層城空餘舊迹黯然懷古畫棟珠簾當日事不見朝雲暮雨但遺意西山南浦天宇修眉浮新綠映悠悠潭影長如故空有恨奈何許　王郎健筆誇翹楚到如今落霞孤鶩競傳佳句物換星移知幾度夢想珠歌翠舞爲徙倚闌干凝佇目斷平蕪蒼波晚快江風一瞬澄襟暑誰共飲有詩侶

賦琵琶

鳳尾龍香撥自開元霓裳曲罷幾番風月最苦潯陽江頭客畫舸亭亭待發記出塞黄雲堆雪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絃解語恨難說　遼陽驛使音塵絶瑣窗寒輕攏慢撚淚珠盈睫推手含情還却手一抹梁州哀徹千古事雲飛煙滅賀老定場無消息想沉香亭北繁華歇彈到此爲嗚咽

柳暗凌波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千里瀟湘葡萄漲人解扁舟欲去又檣燕留人相語艇子飛來生塵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鳴櫓　黄陵祠下山無數聽湘娥泠泠曲罷爲誰情苦行到東吳春已暮正江闊潮平穩渡望金雀觚稜翔舞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愁爲倩么絃訴

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遊鵝湖且會朱晦菴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笛悲甚爲賦乳燕飛以見意又五日同父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踏松梢殘雪要破帽多添華髮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鴈也蕭瑟　佳人重約還輕别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問誰使君來愁絶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

老大那堪說似而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髮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換鳴瑟　事無兩樣人心别問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絶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

用前韻贈金華杜仲高

細把君詩說悵餘音鈞天浩蕩洞庭膠葛千丈陰崖塵不到惟有層冰積雪乍一見寒生毛髮自昔佳人多薄命對古來一片傷心月金屋冷夜調瑟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魚龍慘淡風雲開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銷殘戰骨歎夷甫諸人清絶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簷間鐵南共北正分裂

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懷趙丞相經始

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誰來照影臥龍山下煙雨偏宜晴更好約略西施未嫁待細把江山圖畫千頃光中堆灩澦似扁舟欲下瞿塘馬中有句浩難寫　詩人例入西湖社記風流重來手種綠成陰也陌上游人誇故國十里水晶臺榭更複道横空清夜粉黛中洲歌妙曲問當年魚鳥無存者堂上燕又長夏

和前韻

覔句如東野想錢塘風流處士水仙祠下更憶小孤煙浪裏望斷彭郎欲嫁是一色空濛難畫誰解胸中吞雲夢試呼來艸賦看司馬須更把上林寫　雞豚舊日漁樵社問先生帶湖春漲幾時歸也爲愛琉璃三萬頃正卧水亭煙樹對玉塔微瀾深夜鴈鶩如雲休報事被詩逢敵手皆勍者春艸夢也宜夏

又和前韻

碧海成桑野笑人間江翻平陸水雲高下自是三山顏色好更著雨婚煙嫁料未必龍眠能畫擬向詩人求幼婦倩諸君妙手皆談馬須進酒爲陶寫　回頭鷗鷺瓢泉社莫吟詩莫拋尊酒是吾盟也千騎而今遮白髮忘却滄浪亭榭但記得灞陵呵夜我輩從來文字飲洎壯懷激烈須歌者蟬噪也綠陰夏

別茂嘉十二弟鵜鴂杜鵑實兩種見離騷補註

綠樹聽鵜鴂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題趙兼善龍圖東山小魯亭

下馬東山路恍臨風周情孔思悠然千古寂寞東家丘何在縹緲危亭小魯試重上巖巖高處更憶公歸西悲日正濛濛陌上多零雨嗟費却幾章句　謝公雅志還成趣記風流中年懷抱長攜歌舞政爾良難君臣事晚聽秦箏聲苦快滿眼松篁千畝把似渠垂功名淚算何如且作溪山主雙白鳥又飛去

題傅君用山園

曾與東山約爲儵魚從容分得清泉一勺堪笑高人讀書處多少松窗竹閣甚長被遊人占却萬卷何言達時用士方窮早與人同樂新種得幾花藥　山頭怪石蹲秋鶚俯人間塵埃野馬孤撐高攫拄杖危亭扶未到已覺雲生兩脚更換却朝來毛髮此地千年曾物化莫呼猿且自多招鶴吾亦有一丘壑

用韻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余謂當築陂於其前

拄杖重來約到東風洞庭張樂滿空簫勺巨海拔犀頭角出東向北山高閣尚依舊爭前又却老我傷懷登臨際問何方可以平哀樂唯是酒萬金藥　勸君且作橫空鶚更休論人間腥腐紛紛烏攫九萬里風斯在下翻覆雲頭雨脚快直上崑崙濯髮好卧長虹陂十里是誰言聽取雙黃鶴攜翠影浸雲壑

韓仲止判院山中見訪席上用前韻

聽我三章約有談功談名者舞談經深酌作賦相如親滌器識字子雲投閣算枉把精神費却此會不如公榮者莫呼來政爾妨人樂醫俗士苦無藥　當年衆鳥看孤鶚意飄然橫空直把曹吞劉攫老我山中誰來伴須信窮愁有脚似剪盡還生僧髮自斷此生天休問倩何人說與乘軒鶴吾有志在丘壑起用世說語

邑中園亭僕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沈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再用前韻

烏倦飛還矣笑淵明缾中儲粟有無能幾蓮社高人留翁語吾醉寧論許事試沽酒重斟翁喜一見蕭然音韻古想東籬醉卧參差是千載下竟誰似　元龍百尺高樓裏把新詩慇懃問我停雲情味北夏門高從拉攞何事須人料理翁曾道繁華朝起塵土人言寧可用顧青山與我何如耳歌且和楚狂子

題傅巖叟悠然閣

路入門前柳到君家悠然細說淵明重九晚歲淒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更風雨東籬依舊頻顧南山高如許是先生拄杖歸來後山不記何年有　是中不減康廬秀倩西風爲君喚起翁能來否鳥倦飛還平林去雲自無心出岫賸準備新詩幾首欲辨忘言當年意慨遙遙我去羲農久天下事可無酒

用前韻再賦

肘後俄生柳歎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右手淋浪才有用閒却持螯左手謾贏得傷今感舊投閣先生惟寂寞笑是非不了身前後持此語問烏有　青山幸自重重秀問新來蕭蕭木落頗堪秋否總被西風都瘦損依舊千嵒萬岫把萬事無言搔首翁比渠儂

人誰好是我常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一盃酒

嚴和之好古博雅以嚴本莊姓取蒙莊子陵四事曰濮上曰濠梁曰齊澤曰嚴瀨爲四圖屬余賦詞余爲蜀君平之高揚子雲所謂雖隋和何以加諸者班孟堅獨取子雲所稱述爲王貢諸傳序引不敢以其姓名列諸傳尊之也故余以謂和之當併圖君平像置之四圖之間庶幾嚴氏之高節備焉作乳燕飛詞使歌之

濮上看垂釣更風流羊裘澤畔精神孤矯楚漢黃金公卿印比著魚竿誰小但過眼纔堪一笑惠子焉知濠梁樂望桐江千丈高臺好煙雨外幾魚鳥　古來如許高人少細平章兩翁似與巢由同調已被堯知方洗耳畢竟塵汚人了要名字人間如掃我愛蜀莊沈冥者解門前不使徵車到君爲我畫三老

和徐斯遠下第謝諸公載酒韻

逸氣軒眉宇似王良輕車熟路驊騮欲舞我覺君非池中物咫尺蛟龍雲雨時與命猶須天賦蘭佩芳菲無人問歎靈均欲向重華訴空鬱鬱共誰語　兒曹不料揚雄賦怪當年甘泉誤說青葱玉樹風引船回滄溟闊目斷三山伊阻但笑指吾廬何許門外蒼官三百輩盡堂堂八尺鬚髯古誰載我帶湖去

稼軒長短句卷之二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念奴嬌

書東流村壁

野塘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能說　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斷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

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來弔古上危樓贏得閒愁千斛虎踞龍蟠何處是只有興亡滿目柳外斜陽水邊歸鳥隴上吹喬木片帆西去一聲誰噴霜竹　却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兒輩功名都付與長日惟消棋局寶鏡難尋碧雲將莫誰勸盃中綠江頭風怒朝來波浪翻屋

西湖和人韻

晚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趁笙歌席坐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　遥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僊伯茆舍疎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說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

和韓南澗載酒見過雪樓觀雪

兎園舊賞悵遺蹤飛鳥千山都絕縞帶銀盃江上路惟有南枝香別萬事新奇青山一夜對我頭先白倚巖千樹玉龍飛上瓊闕　莫惜霧鬢雲鬟試教騎鶴去約尊前月自與詩翁磨凍硯看掃幽蘭新闋便擬明年人間揮汗留取層冰潔此君何事晚來曾為腰折

賦雨巖效朱希真體

近來何處有吾愁何處還知吾樂一點凄涼千古意獨倚西風寥闊剪竹尋泉和雲種樹喚做真閒箇此心閒處未應長藉丘壑　休說往事皆非而今覺是且把清尊酌醉裏不知誰是我非月非雲非鶴露冷松梢風高桂子醉了還醒却北窗高臥莫教啼鳥驚著

雙陸和陳仁和韻

少年橫槊氣憑陵酒聖詩豪餘事袖手傍觀初未識兩兩三三而已變化須臾鷗翻石鏡鵲抵星橋外搗殘秋練玉砧猶想纖指　堪笑千古爭心等閒一勝拚了光陰費老子忘機渾謾與鴻鵠飛來天際武媚宮中韋娘局上休把興亡記布衣百萬看君一笑沉醉

賦白牡丹和范先之韻

對花何似似吳宮初教翠圍紅陣欲笑還愁羞不語惟有傾城嬌韻翠蓋風流牙籤名字舊賞那堪省天香染露曉來衣潤誰整　最愛弄玉團酥就中一朵曾入揚州詠華屋金盤人未醒燕子飛來春盡最憶當年沉香亭北無限春風恨醉中休問夜深花睡香冷

和信守王道夫席上韻

風狂雨橫是邀勒園林幾多桃李待上層樓無氣力塵滿闌干誰倚傍火添衣移香就枕莫捲珠簾起元宵過也春寒猶自如此　為問幾日新晴鳩鳴屋上鵲報簷前喜揩拭老來詩句眼要看拍堤春水月下憑肩花邊繫馬此興今休矣溪南酒賤光陰只在彈指

戲贈善作墨梅者

江南盡處墮玉京僊子絕塵英秀彩筆風流偏解寫姑射冰姿清瘦笑殺春工細窺天巧妙絕應難有丹青圖畫一時都愧凡陋　還似籬落孤山嫩寒清曉秪欠香沾袖淡竚輕盈誰付與弄粉調朱纖手疑是花神謫來人世占得佳名久松篁佳韻倩君添做三友

韻梅

疎疎淡淡問阿誰堪比太真顏色笑殺東君虛占斷多少朱朱白白雪裏溫柔水邊明秀不借春工力骨清香嫩迥然天與奇絕　嘗記寶籞寒輕瑣窗人睡起玉纖輕摘漂泊天涯空瘦損猶有當年標格萬里風煙一溪霜月未怕欺他得不如歸去閬風有箇人惜

瓢泉酒酣和東坡韻

倘來軒冕問還是古今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名酒壚身世可惜蒙頭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傑　休歎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裏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鴻明滅萬事從教浮雲來去枉了衝冠髮故人何在長庚應伴殘月

再用韻和洪莘之通判丹桂詞

道人元是道家風來作煙霞中物翠幰裁犀遮不定紅透玲瓏油壁借得春工惹將秋露薰做江梅雪我評花譜便應推此爲傑　憔悴何處芳枝十郎手種看明年花發坐斷虛空香色界不怕西風起滅別駕風流多情更要簪滿嫦娥髮等閒折盡玉斧重倩修月

洞庭春晚舊傳恐是人間尤物收拾瑤池傾國艷來向朱欄一壁透戶龍香隔簾鶯語料得肌如雪月妖真態是誰教避人傑　酒罷歸對寒窗相留昨夜應是梅花發賦了高唐猶想像不管孤燈明滅半面難期多情易感愁點星星髮繞梁聲在爲伊忘味三月

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余和韻

看公風骨似長松磊落多生奇節世上兒曹都蓄縮凍芋旁堆秋瓞結屋溪頭境隨人勝不是江山別紫雲如陣妙歌爭唱新闋　尊酒一笑相逢與公臭味菊茂蘭須悅天上四時調玉燭萬事宜詢黃髮看取東歸周家叔父手把玄龜說祝公長似十分今夜明月

和趙國興知錄韻

爲沽美酒過溪來誰道幽人難致更覺元龍樓百尺湖海平生豪氣自歎年來看花索句老不如人意東風歸路一川松竹如醉　怎得身似莊周夢中蝴蝶花底人間世記取江頭三月暮風雨不爲春計萬斛愁來金貂頭上不抵銀瓶貴無多笑我此篇聊當賓戲

重九席上

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兵共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　須信采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愛說琴中如得趣絃上何勞聲切試把空林翁還肯道何必盃中物臨風一笑請翁同醉今夕

用韻答傅先之提舉

君詩好處似鄒魯儒家還有奇節下筆如神彊押韻遺恨都無毫髮炙手炎來掉頭冷去無限長安客丁寧黃菊未消勾引蜂蝶　天上絳闕清都聽君歸去我自癯山澤人道君才剛百鍊美玉都成泥切我愛風流醉中傾倒丘壑胸中物一盃相屬莫孤風月今夕

賦傅巖叟香月堂兩梅

未須草草賦梅花多少騷人詞客總被西湖林處士不肯分留風月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把斷春消息試將花品細參今古人物　看取香月堂前歲寒相對楚兩龔之潔自與詩家成一種不係南昌仙籍怕是當年香山老子姓白來江國謫仙人字太白還又名白

余既爲傅巖叟兩梅賦詞傅君用席上有請云家有四古梅今百年矣未有一品題乞援香月堂例欣然許之且用前篇體製戲賦

是誰調護歲寒枝都把蒼苔封了茆舍疏籬江上路清夜月高山小摸索應知曹劉沈謝何況霜天曉芬芳一世料君長被花惱　惆悵立馬行人一枝最愛竹外橫斜好我向東鄰曾醉裏喚起詩家二老杜杖而今婆娑雪裏又識商山皓請君置酒看渠與我傾倒

沁園春

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爲蓴羹鱸鱠哉秋江上看驚絃雁避駭浪船回　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疏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送趙景明知縣東歸再用前韻

佇立瀟湘黃鵠高飛望君未來快東風吹斷西江對語怎呼斗酒旋拂塵埃卻怪英姿有如君者猶欠封侯萬里哉空贏得道江南佳句只有方回　錦帆畫舫行齋悵雪浪粘天江景開記我行南浦送君折柳君逢驛使爲我攀梅落帽山前呼鷹臺下人道花須滿縣栽都休問看雲霄高處鵬翼徘徊

戊申歲奏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挂冠因賦此

老子平生笑盡人間兒女怨恩況白頭能幾定應獨往青雲得意見說長存抖擻衣冠憐渠無恙合挂當年神武門都如夢算能爭幾許雞曉鐘昏　此心無有新冤況抱甕年來自灌園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慇懃對佛欲問前因卻怕青山也妨賢路休鬥尊前見在身山中友試高吟楚些重與招魂

期思舊呼奇獅或云碁獅皆非也余考之荀卿書云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屬弋陽

郡此地舊屬弋陽縣雖古之弋陽期思見之
圖記者不同然有弋陽則有期思也橋壞復
成父老請余賦作沁園春以證之

有美人兮玉佩瓊琚吾夢見之問斜陽猶照漁樵故里長橋誰記今古期思物化蒼茫神遊彷彿春與猿吟秋鶴飛還驚笑向晴波忽見千丈虹霓　覺來西望崔嵬更上有青楓下有溪待空山自薦寒泉秋菊中流却送桂棹蘭旗萬事長嗟百年雙鬢吾非斯人誰與歸憑闌久正清愁未了醉墨休題

答余叔良

我試評君君定何如玉川似之記李花初發乘雲共語梅花開後對月相思白髮重來畫橋一望秋水長天孤鶩飛同吟處看珮搖明月衣捲青霓　相君高節崔嵬是此處耕巖與釣溪被西風吹盡村簫社鼓青山留得松蓋雲旗弔古愁濃懷人日暮一片心從天外歸新詞好似淒涼楚些字字堪題

答楊世長

我醉狂吟君作新聲倚歌和之算芬芳定向梅間得意輕清多是雪裏尋思朱雀橋邊何人會道野草斜陽春燕飛都休問甚元無霽雨却有晴霓　詩壇千丈崔嵬更有筆如山墨作溪看君才未數曹劉敵手風騷合受屈宋降旗誰識相如平生自許慷慨須乘駟馬歸長安路問垂虹千柱何處曾題

靈山齊菴賦時築偃湖未成

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閑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　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

弄溪賦

有酒忘盃有筆忘詩弄溪奈何看從橫斗轉龍蛇起陸崩騰決去雪練傾河嫋嫋東風悠悠倒影搖動雲山水又波還知否欠菖蒲攢港綠竹緣坡　長松誰剪嵯峨笑野老來耘山上禾算只因魚鳥天然自樂非關風月閒處偏多芳艸春深佳人日暮濯髮滄浪獨浩歌裴回久問人間誰似老子婆娑

期思卜築

一水西來千丈晴虹十里翠屏喜艸堂經歲重來杜老斜川好景不負淵明老鶴高飛一枝投宿長笑蝸牛戴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處著箇茅亭　青山意氣崢嶸似爲我歸來嫵媚生解頻教花鳥前歌後舞更催雲水莫送朝迎酒聖詩豪可能無勢我乃而今駕馭卿清溪上被山靈却笑白髮歸耕

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盃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　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盃盃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須來

城中諸公載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爲解遂
破戒一醉再用韻

盃汝知乎酒泉罷侯鴟夷乞骸更高陽入謁都稱虀臼杜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將麴蘗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　君言病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沈菑欲聽公言慙非勇者司馬家兒解覆盃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爲故人來用邴原事

壽趙茂嘉郎中時以置兼濟倉賑濟里中除
直祕閣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僊都夢覺金闕名存　門前父老忻忻煥奎閣新褒詔語溫記他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和吳子似縣尉

我見君來頓覺吾廬溪山美哉悵平生肝膽都成楚越只今膠漆誰是陳雷搔首踟躕愛而不見要得詩來渴望梅還知否快清風入手日看千回　直須抖擻塵埃人怪我柴門今始開向松間乍可從他喝道庭中且莫踏破蒼苔豈有文章謾勞車馬待喚青芻白飯來君非我任功名意氣莫恁徘徊

原书空白页

稼軒長短句卷之二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水調歌頭

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周顯先韻

落日塞塵起胡馬獵清秋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層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髇血汚風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過揚州倦遊欲去江上手種橘千頭二客東南名勝萬卷詩書事業嘗試與君謀莫射南山虎直覓富民侯

又

落日古城角把酒勸君留長安路遠何事風雪敝貂裘散盡黃金身世不管秦樓人怨歸計狎沙鷗明夜扁舟去和月載離愁　功名事身未老幾時休詩書萬卷致身須到古伊周莫學班超投筆縱得封侯萬里憔悴老邊州何處依劉客寂寞賦登樓

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馬監趙卿王漕餞別司馬賦水調歌頭席間次韻時王公明樞密薨坐客終夕爲興門戶之歎故前章及之

我飲不須勸正怕酒尊空別離亦復何恨此別恨匆匆頭上貂蟬貴客花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誰雄出門一笑去千里落花風　孫劉輩能使我不爲公余髮種種如是此事付渠儂但得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風月此外百無功毫髮皆帝力更乞鑑湖東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席上留別

折盡武昌柳挂席上瀟湘二年魚鳥江上笑我往來忙富貴何時休問離別中年堪恨憔悴鬢成霜絲竹陶寫耳急羽且飛觴　序蘭亭歌赤壁繡衣香使君千騎鼓吹風采漢侯王莫把離歌頻唱可惜南樓佳處風月已淒涼在家貧亦好此語試平章

盟鷗

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先生杖屨無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白鶴在何處嘗試與偕來　破青萍排翠藻立蒼苔窺魚笑汝癡計不解舉吾盃廢沼荒丘疇昔明月清風此夜人世幾歡哀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

湯朝美司諫見和用韻爲謝

白日射金闕虎豹九關開見君諫疏頻上談笑挽天回千古忠肝義膽萬里蠻煙瘴雨往事莫驚猜政恐不免耳消息日邊來　笑吾廬門掩艸徑封苔未應兩手無用要把蟹螯盃說劍論詩餘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白髮寧有種一一醒時栽

巖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韻因再和謝之

寄我五雲字恰向酒邊開東風過盡歸雁不見客星回均道瑣窗風月更著詩翁杖屨合作雪堂猜　子文作雪齋　寄書云近以旱無以延客歲旱莫留客霖雨要渠來　短燈檠長劍鋏欲生苔雕弓挂壁無用照影落清盃多病關心藥裹小摘親鉏菜甲老子政須哀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

和趙景明知縣韻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邊來君如無我問君懷抱向誰開但放平生丘壑莫管傍人嘲罵深蟄要驚雷白髮還自笑何地置衰頹　五車書千石飲百篇才新詞未到瓊瑰先夢滿吾懷已過西風重九且要黃花入手詩興未關梅君要花滿縣桃李趁時栽

壽趙漕介菴

千里渥洼種名動帝王家金鑾當日奏艸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　喚雙成歌弄玉舞綠華一觴爲飲千歲江海吸流霞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邊去雲裏認飛車

和王正之右司吳江觀雪見寄

造化故豪縱千里玉鸞飛等閒更把萬斛瓊粉蓋玻璨好卷垂虹千丈只放冰壺一色雲海路應迷老子舊遊處回首夢耶非　謫仙人鷗鳥伴兩忘機掀髯把酒一笑詩在片帆西寄語煙波舊侶聞道蓴鱸正美休裂芰荷衣上界足官府汗漫與君期

九日遊雲洞和韓南澗尚書韻

今日復何日黃菊爲誰開淵明謾愛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關人何事政自不能不爾誰遣白衣來醉把西風扇隨處障塵埃　爲公飲須一日三百盃此山高處東望雲氣見蓬萊翳鳳驂鸞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臺歸路踏明月人影共徘徊

呈南澗再用韻

千古老蟾口雲洞插天開漲痕當日何事洶湧到崔嵬攫土摶沙兒戲翠谷蒼崖幾變風雨化人來萬里須臾耳野馬驟空埃　笑年來蕉鹿夢畫蛇盃黃花憔悴風露野碧漲荒萊此會明年誰健後日猶今視昔歌舞只空臺愛酒陶元亮無酒正徘徊

再用韻李子永提幹

君莫賦幽憤一語試相開長安車馬道上平地起崔
嵬我愧淵明久矣猶借此翁湔洗素壁寫歸來斜日
透虛隙一線萬飛埃　斷吾生左持蟹右持盃買山
自種雲樹山下斵煙萊百鍊都成繞指萬事直須稱
好人世幾輿臺劉郎更堪笑剛賦看花回

慶韓南澗尚書七十

上古八千歲纔是一春秋不應此日剛把七十壽君
侯看取垂天雲翼九萬里風在下與造物同遊君欲
計歲月嘗試問莊周　醉淋浪歌窈窕舞溫柔從今
杖屨南澗白日為君留聞道鈞天帝所頻上玉巵春
酒冠蓋擁龍樓快上星辰去名姓動金甌

席上用黃德和推官韻壽南澗

上界足官府公是地行僊青氈劍履舊物玉立近天
顏莫怪新來白髮恐是當年柱下道德五千言南澗
舊活計猿鶴且相安　歌秦缶寶康瓠世皆然不知
清廟鐘磬零落有誰編莫問行藏用舍畢竟山林鐘
鼎底事有虧全再拜荷公賜雙鶴一千年公以雙鶴
見壽

和信守鄭舜舉蔗菴韻

萬事到白髮日月幾西東羊腸九折岐路老我慣經
從竹樹前溪風月雞酒東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樂
竟誰覺天外有冥鴻　味平生公與我定無同玉堂
金馬自有佳處著詩翁好鎖雲煙窗戶怕入丹青圖
畫飛去了無蹤此語更癡絕真有虎頭風

送信守王桂發

酒罷且勿起重挽使君鬚一身都是和氣別去意何
如我輩情鍾休問父老田頭說尹淚落獨憐渠秋水
見毛髮千尺定無魚　望青闕左黃閣右紫樞東風
桃李陌上下馬拜除書屈指吾生餘幾多病妨人痛
飲此事正愁余江湖有歸雁能寄艸堂無

送鄭厚卿赴衡州

寒食不少住千騎擁春衫衡陽石鼓城下記我舊停
驂襟以瀟湘桂嶺帶以洞庭青艸紫蓋屹西南文字
起騷雅刀劍化耕蠶　看使君於此事定不凡奮髯
抵几堂上尊俎自高談莫信君門萬里但使民歌五
袴歸詔鳳凰銜君去我誰飲明月影成三

提幹李君索余賦野秀綠遶二詩余詩尋醫
久矣姑合二榜之意賦水調歌頭以遺之然
君才氣不減流輩豈求田問舍而獨樂其身
耶

文字覷天巧亭榭定風流平生丘壑歲晚也作稻粱
謀五畝園中秀野一水田將綠遶罷稏不勝秋飯飽
對花竹可是便忘憂　吾老矣探禹穴欠東遊君家
風月幾許白馬去悠悠插架牙籤萬軸射虎南山一
騎容我攬鬚不更欲勸君酒百尺臥高樓

元日投宿博山寺見者驚歎其老

頭白齒牙缺君勿笑衰翁無窮天地今古人在四之
中臭腐神奇俱盡貴賤賢愚等耳造物也兒童老佛
更堪笑談妙說虛空　坐堆豗行答颯立龍鍾有時
三盞兩盞淡酒醉濛鴻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
路拄杖倚牆東老景竟何似只與少年同

送楊民瞻

日月如磨蟻萬事且浮休君看簷外江水滾滾自東
流風雨瓢泉夜半花艸雪樓春到老子已菟裘歲晚
問無恙歸計橘千頭　夢連環歌彈鋏賦登樓黃雞
白酒君去村社一番秋長劍倚天誰問夷甫諸人堪
笑西北有神州此事君自了千古一扁舟

送施樞密聖與帥江西信之讖云水打烏龜
石方人也大奇實施字

相公倦台鼎要伴赤松遊高牙千里東下笳鼓萬貔
貅試問東山風月更著中年絲竹留得謝公不孺子
宅邊水雲影自悠悠　占古語方人也正黑頭穹龜
突兀千丈石打玉溪流金印沙堤時節畫棟珠簾雲
雨一醉早歸休賤子祝再拜西北有神州

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
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畮秋菊更餐英門外
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盃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
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
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題張晉英提舉玉峯樓

木末翠樓出詩眼巧安排天公一夜削出四面玉崔
嵬疇昔此山安在應為先生見晚萬馬一時來白鳥
飛不盡却帶夕陽回　勸君飲左手蟹右手盃人間
萬事變滅今古幾池臺君看莊生達者猶對山林皐
壤哀樂未忘懷我老尚能賦風月試追陪

三山用趙丞相韻荅帥幕王君且有感於中
秋近事併見之末章

說與西湖客觀水更觀山淡粧濃抹西子喚起一時

觀種柳人今天上對酒歌翻水調醉墨捲秋瀾老子
興不淺歌舞莫教閑　看尊前輕聚散少悲歡城頭
無限今古落日曉霜寒誰唱黃雞白酒猶記紅旗清
夜千騎月臨關莫說西州路且盡一盃看
即席和金華杜仲高韻幷壽諸友惟醻乃佳
耳
萬事一盃酒長歎復長歌杜陵有客剛賦雲外築婆
娑須信功名兒輩誰識年來心事古井不生波種種
看余髮積雪就中多　二三子問丹桂倩素娥平生
螢雪男兒無奈五車何看取長安得意莫恨春風看
盡花柳自蹉跎今夕且歡笑明月鏡新磨
醉吟
四坐且勿語聽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
禽鴻雁初飛江上蟋蟀還來牀下時序百年心誰要
卿料理山水有清音　歡多少歌長短酒淺深而今
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閑處直須行樂良夜更教秉
燭高會惜分陰白髮短如許黃菊倩誰簪
題趙晉臣敷文真得歸方是閑二堂
十里深窈窕萬瓦碧參差青山屋上流水屋下綠橫
溪真得歸來笑語方是閑中風月剩費酒邊詩點檢
笙歌了琴罷更圍碁　王家竹陶家柳謝家池知君
勳業未了不是枕流時莫向癡兒說夢且作山人索
價頗怪鶴書遲一事定嗔我已辦北山移
賦傅巖叟悠然閣
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悠然政須兩字長笑退之
詩自古此山元有何事當時纔見此意有誰知君起
更斟酒我醉不須辭　回首處雲正出鳥倦飛重來
樓上一句端的與君期都把軒窗寫遍更使兒童誦
得歸去來兮辭萬卷有時用植杖且耘耔
題吳子似瑱山經德堂堂陸象山取名也
喚起子陸子經德問何如萬鍾於我何有不負古人
書聞道千章松桂剩有四時柯葉霜雪歲寒餘此是
瑱山境還似象山無　耕也餒學也祿孔之徒青山
畢竟升斗此意頗關渠天地清寧高下日月東西寒
暑何用著工夫兩字君勿惜借我榜吾廬
賦松菊堂
淵明最愛菊三徑也栽松何人收拾千載風味此山
中手把離騷讀遍自掃落英餐罷杖屨曉霜濃皎皎
太獨立更插萬芙蓉　水潺湲雲澒洞石巃嵸素琴
濁酒喚客端有古人風卻怪青山能巧政爾橫看成

嶺轉面已成峯詩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
將遷新居不成戲作時以病止酒且遣去歌
者末章及之
我亦卜居者歲晚望三閭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
鳧好在書攜一束莫問家徒四壁往日置錐無借車
載家具家具少於車　舞烏有歌亡是飲子虛二三
子者愛我此外故人疎幽事欲論誰共白鶴飛來似
可忽去復何如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趙昌父七月望日用東坡韻敘太白東坡事
見寄過相褒借因用韻為謝兼寄吳子似
我志在寥闊疇昔夢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俛仰已千
年有客驂鸞並鳳云遇青山赤壁相約上高寒酌酒
援北斗我亦蝨其間　少歌曰神甚放形則眠鴻鵠
一再高舉天地睹方圓欲重歌兮夢覺推枕惘然獨
念人事底虧全有美人可語秋水隔嬋娟
題永豐楊少游提點一枝堂
萬事幾時足日月自西東無窮宇宙人是一粟太倉
中一葛一裘經歲一鉢一瓶終日老子舊家風更著
一盃酒夢覺大槐宮　記當年嚇腐鼠歎冥鴻衣冠
神武門外驚倒幾兒童休說須彌芥子看取鵾鵬斥
鷃小大若為同君欲論齊物須訪一枝翁
席上為葉仲洽賦
高馬勿捶面千里事難量長魚變化雲雨無使寸鱗
傷一壑一丘吾事一斗一石皆醉風月幾千場鬚作
蝟毛磔筆作劍鋒長　我憐君癡絕似顧長康綸巾
羽扇顛倒又似竹林狂解道長江如練准備停雲堂
上千首買秋光怨調為誰賦一斛貯檳榔
玉蝴蝶
追別杜仲高
古道行人來去香紅滿樹風雨殘花望斷青山高處
都被雲遮客重來風流觴詠春已去光景桑麻苦無
多一條垂柳兩箇啼鴉　人家疎疎翠竹陰陰綠樹
淺淺寒沙醉兀籃輿夜來豪飲太狂些到如今都齊
醒卻只依舊無奈愁何試聽呵寒食近也且住為佳
杜仲高書來戒酒用韻
貴賤偶然渾似隨風簾幕籬落飛花空使兒曹馬上
羞面頻遮向空江誰捐玉珮寄離恨應折疏麻暮雲
多佳人何處數盡歸鴉　儂家生涯蠟屐功名破甑
交友摶沙往日曾論淵明似勝臥龍些算從來人生
行樂休更說日飲亡何快斟呵裁詩未穩得酒良佳

原书空白页

稼軒長短句卷之四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滿江紅

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

鵬翼垂空笑人世蒼然無物又還向九重深處玉階山立袖裏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且歸來談笑護長江波澄碧　佳麗地文章伯金縷唱紅牙拍看尊前飛下日邊消息料想寶香黃閣夢依然畫舫清溪笛待如今端的約鍾山長相識

中秋寄遠

快上西樓怕天放浮雲遮月但喚取玉纖橫管一聲吹裂誰做冰壺涼世界最憐玉斧修時節問嫦娥孤令有愁無應華髮　雲液滿瓊盃滑長袖舞清歌咽歎十常八九欲磨還缺但願長圓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別把從前離恨總包藏歸時說

中秋

美景良辰算只是可人風月況素節揚輝長是十分清徹著意登樓瞻玉兔何人張幕遮銀闕倩飛廉得得爲吹開憑誰說　弦與望從圓缺今與昨何區別羨夜來把手桂花堪折安得便登天柱上從容陪伴酬佳節更如今不聽麈談清愁如髮

又

點火櫻桃照一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見龍孫穿破紫苔蒼壁乳燕引雛飛力弱流鶯喚友嬌聲怯問春歸不肯帶愁歸腸千結　層樓望春山疊家何在煙波隔把古今遺恨向他誰說蝴蝶不傳千里夢子規叫斷三更月聽聲聲枕上勸人歸歸難得

暮春

可恨東君把春去春來無迹便過眼等閑輸了三分之一晝永暖翻紅杏雨風清扶起垂楊力更天涯芳艸最關情烘殘日　湘浦岸南塘驛恨不盡愁如織算年年辜負對他寒食便凭歸來能幾許風流早已非疇昔凭畫欄一綫數飛鴻沉空碧

又

家住江南又過了清明寒食花徑裏一番風雨一番狼藉紅粉暗隨流水去園林漸覺清陰密算年年落盡刺桐花寒無力　庭院靜空相憶無說處閑愁極怕流鶯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處也綵雲依舊無踪跡謾教人羞去上層樓平蕪碧

贛州席上呈太守陳李陵侍郎

落日蒼茫風纔定片帆無力還記得眉來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遠近佳人已卜歸消息便歸來只是賦行雲襄王客　些箇事如何得知有恨休重憶但楚天特地暮雲凝碧過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今頭白笑江州司馬太多情青衫溼

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瀘深入白羽生風貔虎譟青溪路斷鼪鼯泣早紅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　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勳業到雲霄浯溪石

又

漢水東流都洗盡髭胡膏血人盡說君家飛將舊時英烈破敵金城雷過耳談兵玉帳冰生頰想王郎結髮賦從戎傳遺業　腰間劍聊彈鋏尊中酒堪爲別況故人新擁漢壇旌節馬革裹屍當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說但從今記取楚臺風庾樓月

江行簡楊濟翁周顯先

過眼溪山怪都似舊時曾識還記得夢中行遍江南江北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　吳楚地東南坼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樓觀甫成人已去旌旗未卷頭先白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

又

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吹簫聲斷倚樓人獨滿眼不堪三月暮舉頭已覺千山綠但試把一紙寄來書從頭讀　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時足滴羅襟點點淚珠盈掬芳艸不迷行路客垂楊只礙離人目最苦是立盡月黃昏欄干曲

又

倦客新豐貂裘敝征塵滿目彈短鋏青蛇三尺浩歌誰續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翻沉陸　休感慨澆醽醁人易老歡難足有玉人憐我爲簪黃菊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酧黃犢甚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

又

風捲庭梧黃葉墜新涼如洗一笑折秋英同賞弄香挼蘂天遠難窮休久望樓高欲下還重倚拚一襟寂寞淚彈秋無人會　今古恨沉荒壘悲歡事隨流水想登樓青鬢未堪憔悴極目煙橫山數點孤舟月淡

人千里對嬋娟從此話離愁金尊裏

冷泉亭

直節堂堂看夾道冠纓拱立漸翠谷羣仙來下珮環聲急誰信天峯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是當年玉斧削方壺無人識　山水潤瑕玕溼秋露下瓊珠滴向危亭橫跨玉淵澄碧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恨此中風物本吾家今爲客

再用前韻

照影溪梅悵絕代佳人獨立便小駐雍容千騎羽觴飛急琴裏新聲風響珮筆端醉墨鴉棲壁是使君文雅舊知名今方識　高欲臥雲還溼清可漱泉長滴快晚風吹帽滿懷空碧寶馬嘶歸紅旆動龍團試水銅瓶泣怕他年重到路應迷桃源客

席間和洪景盧舍人兼司馬漢章大監

天與文章看萬斛龍文筆力聞道是一詩曾換千金顏色欲說又休新意思彊啼偷笑真消息算人人合與共乘鸞鑾坡客　傾國豔難再得還可恨還堪憶看書尋舊錦衫裁新碧鶯蝶一春花裏活可堪風雨飄紅白問誰家却有燕歸梁香泥溼

送湯朝美司諫自汴歸金壇

瘴雨蠻煙十年夢尊前休說春正好故園桃李待君花發兒女燈前和淚拜雞豚社裏歸時節看依然舌在齒牙牢心如鐵　活國手封侯骨騰汗漫排閶闔待十分做了詩書勳業當日念君歸去好而今却恨中年別笑江頭明月更多情今宵缺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蜀道登天一盃送繡衣行客還自歎中年多病不堪離別東北看驚諸葛表西南更艸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筆　兒女淚君休滴荊楚路吾能說要新詩準備廬山山色赤壁磯頭千古浪銅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

送信守鄭舜舉被召

湖海平生算不負蒼髯如戟聞道是使君著意太平長策此老自當兵十萬長安正在天西北便鳳凰飛詔下天來催歸急　車馬路兒童泣風雨暗旌旗溼看野梅官柳東風消息莫向蔗菴追笑語只今松竹無顏色問人間誰管別離愁杯中物

和楊民瞻送祐之弟還侍浮梁

塵土西風便無限淒涼行色還記取明朝應恨今宵輕別珠淚爭垂華燭暗雁行欲斷哀箏切看扁舟幸自澀清溪休催發　白石路長亭側千樹柳千絲結怕行人西去棹歌聲闋黃卷莫教詩酒污玉階不信仙凡隔但從今伴我又隨君佳哉月

遊南巖和范先之韻

笑拍洪崖問千丈翠巖誰削依舊是西風白鳥北村南郭似整復斜僧屋亂欲吞還吐林煙薄覺人間萬事到秋來都搖落　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隱尋幽約且丁寧休負北山猿鶴有鹿從渠求鹿夢非魚定未知魚樂正仰看飛鳥却譍人回頭錯

和范先之雪

天上飛瓊畢竟向人間情薄還又跨玉龍歸去萬花搖落雲破林梢添遠岫月明屋角分層閣記少年駿馬走韓盧掀東郭　吟凍雁嘲飢鵲人已老歡猶昨對瓊瑤滿地與君酬酢最愛霏霏迷遠近卻收擾擾還空闊待羔兒酒罷又烹茶揚州鶴

病中俞山甫教授訪別病起寄之

曲几團蒲記方丈君來問疾更夜雨匆匆別去一盃南北萬事莫侵閑鬢髮百年正要佳眠食最難忘此語重殷勤千金值　西崦路東巖石攜手處今塵迹望東來猶有舊盟如日莫信蓬萊風浪隔垂天自有扶搖力對梅花一夜苦相思無消息

餞鄭衡州厚卿席上再賦

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還記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對花渾醉夢而今醒眼看風月恨牡丹笑我倚東風頭如雪　榆莢陣菖蒲葉時節換繁華歇算怎禁風雨怎禁鵜鴂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也不因春去有閑愁因離別

送徐衍仲撫幹

絕代佳人曾一笑傾城傾國休更歎舊時青鏡而今華髮明日伏波堂上客老當益壯翁應說恨苦遭鄧禹笑人來長寂寂　詩酒社江山筆松菊徑雲煙屐怕一觴一詠風流絃絕我夢橫江孤鶴去覺來却與君相別記功名萬里要吾身佳眠食

又

紫陌飛塵望十里雕鞍繡轂春未老已驚臺榭瘦紅肥綠睡雨海棠猶倚醉舞風楊柳難成曲問流鶯能說故園無曾相熟　巖泉上飛鳧浴巢林下棲禽宿恨荼蘼開晚謾翻船玉蓮社豈堪談昨夢蘭亭何處尋遺墨但羈懷空自倚鞦韆無心蹴

盧國華由閩憲移漕建安陳端仁給事同諸

公餞別余爲酒困臥清涂堂上三鼓方醒國華賦詞留別席上和韻青涂端仁堂名也

宿酒醒時算只有清愁而已人正在清涂堂上月華如洗紙帳梅花歸夢覺尊羹鱸鱠秋風起問人生得意幾何時吾歸矣　君若問相思事料長在歌聲裏這情懷只是中年如此明月何妨千里隔顧君與我如何耳向尊前重約幾時來江山美

和盧國華

漢節東南看駟馬光華周道須信是七閩還有福星來到庭艸自生心意足榕陰不動秋光好問不知何處著君侯蓬萊島　還自笑人今老空有恨縈懷抱記江湖十載厭持旌纛瓠落我材無所用易除殆類無根潦但欲搜好語謝新詞羞瓊報

山居即事

幾箇輕鷗來點破一泓澄綠更何處一雙鸂鶒故來爭浴細讀離騷還痛飲飽看脩竹何妨肉有飛泉日日供明珠五千斛　春雨滿秧新穀閑日永眠黃犢看雲連麥隴雪堆蠶簇若要足時今足矣以爲未足何時足被野老相扶入東園枇杷熟

和傅巖叟香月韻

半山佳句最好是吹香隔屋又還怪冰霜側畔蜂兒成簇更把香來薰了月却教影去斜侵竹似神清骨冷住西湖何由俗　根老大穿坤軸枝夭嫋蟠龍斛快酒兵長俊詩壇高築一再人來風味惡兩三盃後花緣熟記五更聯句失彌明龍銜燭

壽趙茂嘉郎中前章記兼濟倉事

我對君侯怪長見兩眉陰德還夢見玉皇金闕姓名仙籍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却五車書都無物　山左右溪南北花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屨蒼髯如戟種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且住五千年如金石

呈趙晉臣敷文

老子平生原自有金盤華屋還又要萬間寒士眼前突兀一舸歸來輕似葉兩翁相對清如鵠道如今吾亦愛吾廬多松菊　人道是荒年穀還又似豐年玉甚等閑却爲鱸魚歸速野鶴溪邊留杖屨行人牆外聽絲竹問近來風月幾篇詩三千軸

游清風峽和趙晉臣敷文韻

兩峽嶄巖問誰占清風舊築更滿眼雲來鳥去澗紅山綠世上無人供笑傲門前有客休迎肅怕淒涼無物伴君時多栽竹　風采妙凝冰玉詩句好餘膏馥嘆只今人物一夔應足人似秋鴻無定住事如飛彈須圓熟笑君侯陪酒又陪歌陽春曲

木蘭花慢

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

漢中開漢業問此地是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興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　一篇書是帝王師小試去征西更艸艸離筵匆匆去路愁滿旌旗君思我回首處正江涵秋影雁初飛安得車輪四角不堪帶減腰圍

滁州送范倅

老來情味減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只管送歸船秋晚蓴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艸却遣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殢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醉來時響空弦

題上饒郡圃翠微樓

舊時樓上客愛把酒對南山笑白髮如今天教放浪來往其間登樓更誰念我却回頭西北望層欄雲雨珠簾畫棟笙歌霧鬢風鬟　近來堪入畫圖看父老願公歡甚拄笏悠然朝來爽氣正爾相關難忘使君後日便一花一艸報平安與客攜壺且醉雁飛秋影江寒

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

路傍人怪問此隱者姓陶不甚黃菊如雲朝吟莫醉喚不回頭縱無酒成悵望只東籬搔首亦風流與客朝湌一笑落英飽便歸休　古來堯舜有巢由江海去悠悠待說與佳人種成香艸莫怨靈脩我無可無不可意先生出處有如丘聞道問津人過殺雞爲黍相留

中秋飲酒將旦客謂前人詩詞有賦待月無送月者因用天問體賦

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纔見光景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姮娥不嫁誰留　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瓊樓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沈浮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

原书空白页

稼軒長短句卷之五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
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
看了闌干拍徧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儘
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
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
英雄淚

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
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
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況有文章山斗對
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
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
先生壽

次年南澗用韻為僕壽僕與公生日相去一
日再和以壽南澗

玉皇殿閣微涼看公重試薰風手高門畫戟桐陰閣
道青青如舊蘭佩空芳蛾眉誰妬無言搔首甚年年
卻有呼韓塞上人爭問公安否　金印明年如斗向
中州錦衣行晝依然盛事貂蟬前後鳳麟飛走富貴
浮雲我評軒冕不如杯酒待從公痛飲八千餘歲伴
莊椿壽

盤園任子嚴安撫挂冠得請客以高風名其
堂書來索詞為賦

斷崖千丈孤松挂冠更在松高處平生袖手故應休
矣功名良苦笑指兒曹人間醉夢莫嗔驚汝問黃金
餘幾旁人欲說田園計君推去　嘆息薌林舊隱對
先生竹窗松戶一花一草一觴一詠風流杖屨野馬
塵埃扶搖下視蒼然如許恨當年九老圖中忘卻畫
盤園路

寄題京口范南伯知縣家文官花花先白次
緋次紫唐會要載學士院有之

倚闌看碧成朱等閒褪了香袍粉上林高選匆匆又
換紫雲衣潤幾許春風朝薰莫染為花忙損笑舊家
桃李東塗西抹有多少凄涼恨　擬倩流鶯說與記
榮華易消難整人間得意千紅萬紫轉頭春盡白髮
憐君儒冠曾悞平生官冷算風流未減年年醉裏把

花枝問

題雨巖巖類今所畫觀音普陀巖中有泉飛
出如風雨聲

普陀大士虛空翠巖誰記飛來處蜂房萬點似穿如
礙玲瓏窗戶石髓千年已垂未落嶙峋冰柱有怒濤
聲遠落花香在人疑是桃源路　又說春雷鼻息是
臥龍彎環如許不然應是洞庭張樂湘靈來去我意
長松倒生陰壑細吟風雨竟茫茫未曉只應白髮是
開山祖

瓢泉

稼軒何必長貧放泉簷外瓊珠瀉樂天知命古來誰
會行藏用舍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料當年
曾問飯蔬飲水何為是栖栖者　且對浮雲山上莫
匆匆去流山下蒼顏照影故應零落輕裘肥馬遶齒
冰霜滿懷芳乳先生飲罷笑挂瓢風樹一鳴渠碎問
何如啞

用瓢泉韻戲陳仁和兼簡諸葛元亮且督和
詞

被公驚倒瓢泉倒流三峽詞源瀉長安紙貴流傳一
字千金爭舍割肉懷歸先生自笑又何廉也但啣盃
莫問人間豈有如孺子長貧者　誰識稼軒心事似
風乎舞雩之下回頭落日蒼茫萬里塵埃野馬更想
隆中臥龍千尺高吟纔罷倩何人與問雷鳴瓦釜甚
黃鐘啞

用此語再題瓢泉歌以飲客聲語甚諧客皆
為之釂

聽兮清珮瓊瑤些明兮鏡秋毫些君無去此流昏漲
膩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飲汝寧猿猱些大而流
江海覆舟如芥君無助狂濤些　路險兮山高些愧
余獨處無聊些冬槽春盎歸來為我製松醪些其外
芬芳團龍片鳳煮雲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余之樂樂
簞瓢些

過南澗雙溪樓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
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
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
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
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
斜陽纜

愛李延年歌淳于髡語合為詞庶幾高唐神

女洛神賦之意云

昔時曾有佳人翩然絕世而獨立未論一顧傾城再顧又傾人國寧不知其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看行雲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下襄王側　堂上更闌燭滅記主人留髡送客合尊促坐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止乎禮義不淫其色但啜其泣矣啜其泣矣又何嗟及

別傅先之提舉時先之有召命

只愁風雨重陽思君不見令人老行期定否征車幾輛去程多少有客書來長安却早去聲傳聞追詔問歸來何日君家舊事直須待爲霖了　從此蘭生蕙長吾誰與玩茲芳艸自憐拙者功名相避去如飛鳥只有良朋東阡西陌安排似巧到如今巧處依然又拙把平生笑

又

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白髮西風折腰五斗不應堪此問北窗高臥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　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儕心事古今長在高山流水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爲蒼生起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觀潮上葉丞相

望飛來半空鷗鷺須臾動地鼙鼓截江組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虎朝又莫誚慣得吳兒不怕蛟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旆驚飛跳魚直上蹙踏浪花舞　憑誰問萬里長鯨吞吐人間兒戲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車東去堪恨處人道是屬鏤怨憤終千古功名自誤謾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煙雨

雨巖有石狀甚怪取離騷九歌名曰山鬼因賦摸魚兒改名山鬼謠

問何年此山來此西風落日無語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紅塵不到今猶古一盃誰舉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鳥覆盃去　須記取昨夜龍湫風雨門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燈嘯驚倒世間兒女依然處還問我清遊杖屨公良苦神交心許待萬里攜君鞭笞鸞鳳誦我遠遊賦石浪菴外巨石也長三十餘丈

西河

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

西江水道是西江人淚無情却解送行人月明千里從今日倚高樓傷心煙樹如薺　會君難別君易艸艸不如人意十年著破繡衣茸種成桃李問君可是厭承明東方鼓吹千騎　對梅花更消一醉看明年調鼎風味老病自憐憔悴過吾廬定有幽人相問歲晚淵明歸來未

永遇樂

送陳仁和自汴東歸陳至上饒之一年得子甚喜

紫陌長安看花年少無限歌舞白髮憐君尋芳較晚捲地驚風雨問君知否鴟夷載酒不似井瓶身誤細思量悲歡夢裏覺來總無尋處　芒鞋竹杖天教還了千古玉樓佳句落魄東歸風流贏得掌上明珠去起看青鏡南冠好在拂了舊時塵土向君道雲霄萬里這回穩步

梅雪

怪底寒梅一枝雪裏直恁愁絕問訊無言依稀似妒天上飛英白江上一夜瓊瑤萬頃此段如何妒得細看來風流添得自家越樣標格　晚來樓上對花臨鏡學作半粧宮額著意爭妍那知却有人妒花顏色無情休問許多般事且自訪梅踏雪待行過溪橋夜半更邀素月

戲賦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調

烈日秋霜忠肝義膽千載家譜得姓何年細參辛字一笑君聽取艱辛做就悲辛滋味總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擣殘堪吐　世間應有芳甘濃美不到吾家門戶比著兒曹纍纍却有金印光垂組付君此事從今直上休憶對牀風雨但贏得韡紋緺面記余戲語

檢校停雲新種杉松戲作時欲作親舊報書紙筆偶爲大風吹去末章因及之

投老空山萬松手種政爾堪嘆何日成陰吾年有幾

似見兒孫晚古來池館雲煙艸棘長使後人淒斷想當年良辰已恨夜闌酒空人散 停雲高處誰知老子萬事不關心眼夢覺東窗聊復爾爾起欲題書簡霎時風怒倒翻筆硯天也只教吾懶又何事催詩急雨片雲斗暗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艸艸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歸朝歡

靈山齊菴菖蒲港皆長松茂林獨野櫻花一株山上盛開照映可愛不數日風雨摧敗殆盡意有感因效介菴體為賦且以菖蒲綠名之丙辰歲三月三日也

山下千林花太俗山上一枝看不足春風正在此花邊菖蒲自蘸清溪綠與花同艸木問誰風雨飄零速莫悲歌夜深巖下驚動白雲宿 病怯殘年頻自卜老愛遺篇難細讀苦無妙手畫於菟人間雕刻真成鵠夢中人似玉覺來更憶腰如束許多愁問君有酒何不日絲竹

寄題三山鄭元英巢經樓樓之側有尚友齋欲借書者就齋中取讀書不借出

萬里康成西走蜀藥市船歸書滿屋有時光彩射星躔何人汗簡讎天祿好之寧有足請看良賈藏金玉記斯文千年未喪四壁聞絲竹 試問辛勤攜一束何似牙籤三萬軸古來不作借人癡有朋只就芸窗讀憶君清夢熟覺來笑我便便腹倚危樓人間誰舞掃地八風曲

題趙晉臣敷文積翠巖

我笑共工緣底怒觸斷峨峨天一柱補天又笑女媧忙却將此石投閑處野煙荒艸路先生拄杖來看汝倚蒼苔摩挲試問千古幾風雨 長被兒童敲火苦時有牛羊磨角去霍然千丈翠巖屏鏘然一滴甘泉乳結亭三四五會相暖熱攜歌舞細思量古來寒士不遇有時遇

丁卯歲寄題眉山李參政石林

見說岷峨千古雪都作岷峨山上石君家右史老泉公千金費盡勤收拾一堂真石室空庭更與添突兀記當時長編筆硯日日雲煙溼 野老時逢山鬼泣誰夜持山去難覓有人依樣入明光玉堦之下巖巖立琅玕無數碧風流不數平原物欲重吟青葱玉樹須倩子雲筆

一枝花

醉中戲作

千丈擎天手萬卷懸河口黃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騎弓刀揮霍遮前後百計千方久似鬬艸兒童贏箇他家偏有 算枉了雙眉長恁皺白髮空回首那時閒說向山中友看丘隴牛羊更辨賢愚否且自栽花柳怕有人來但只道今朝中酒

喜遷鶯

謝趙晉臣敷文賦芙蓉詞見壽用韻為謝

暑風涼月愛亭亭無數綠衣持節掩冉如羞參差似妒擁出芙渠花發步襯潘娘堪恨貌比六郎誰潔添白鷺晚晴時公子佳人並列 休說搴木末當日靈均恨與君王別心阻媒勞交疎怨極恩不甚兮輕絕千古離騷文字芳至今猶未歇都休問但千盃快飲露荷翻葉

瑞鶴仙

壽上饒倅洪莘之時攝郡事且將赴漕舉

黃金堆到斗怎得似長年畫堂勸酒蛾眉最明秀向水沉煙裏兩行紅袖笙歌擁就爭說道明年時候被姮娥做了慇懃仙桂一枝入手 知否風流別駕近日人呼文章太守天長地久□歲上迺翁壽記從來人道相門出相金印纍纍儘有但直須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賦梅

雁霜寒透幙正護月雲輕嫩冰猶薄溪奩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豔粧難學玉肌瘦弱更重重龍綃襯著倚東風一笑嫣然轉盼萬花羞落 寂寞家山何在雪後園林水邊樓閣瑤池舊約鱗鴻更仗誰托粉蝶兒只解尋桃覓柳開遍南枝未覺但傷心冷落黃昏數聲畫角

南澗雙溪樓

片帆何太急望一點須臾去天咫尺舟人好看客似三峽風濤嵯峨劍戟溪南溪北正遐想幽人泉石看漁樵指點危樓却羨舞筵歌席 嘆息山林鐘鼎意倦情還本無欣戚轉頭陳迹飛鳥外晚煙碧問誰憐

舊日南樓老子最愛月明吹笛到而今撲面黃塵欲歸未得

聲聲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和李清宇韻

征埃成陣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層樓指點簷牙高處浪湧雲浮今年太平萬里罷長淮千騎臨秋凭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　千古懷嵩人去還笑我身在楚尾吳頭看取弓刀陌上車馬如流從今賞心樂事剩安排酒令詩籌華胥夢願年年人似舊游

嘲紅木犀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

開元盛日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十里芬芳一枝金粟玲瓏管絃凝碧池上記當時風月愁儂翠華遠但江南艸木煙鎖深宮　只爲天姿冷澹被西風醞釀徹骨香濃枉學丹蕉葉底偷染妖紅道人取次裝束是自家香底家風又怕是爲淒涼長在醉中

送上饒黃倅職滿赴調

東南形勝人物風流白頭見君恨晚便覺君家叔度去人未遠長憐士元驥足道直須別駕方展問箇裏待怎生銷殺胸中萬卷　況有星辰劍履是傳家合在玉皇香案零落新詩我欠可人消遣留君再三不住便直饒萬家淚眼怎抵得這眉間黃色一點

檃括淵明停雲詩

停雲靄靄八表同昏盡日時雨濛濛搔首良朋門前平陸成江春醪湛湛獨撫恨彌襟閑飲東窗空延佇恨舟車南北欲往何從　嘆息東園佳樹列初榮枝葉再競春風日月于征安得促席從容翩翩何處飛鳥息庭柯好語和同當年事問幾人親友似翁

稼軒長短句卷之六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八聲甘州

壽建康帥胡長文給事時方閱拆紅梅之舞
且有錫帶之寵

把江山好處付公來金陵帝王州想今年燕子依然
認得王謝風流只用平時尊俎彈壓萬貔貅依舊鈞
天夢玉殿東頭　看取黃金橫帶是明年準擬丞相
封侯有紅梅新唱香陣卷溫柔且畫堂通宵一醉待
從今更數八千秋公知否邦人香火夜半纔收

夜讀李廣傳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楊民瞻約
同居山間戲用李廣事賦以寄之

故將軍飲罷夜歸來長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
未識桃李無言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落魄封
侯事歲晚田園　誰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馬移住
南山看風流慷慨談笑過殘年漢開邊功名萬里甚
當時健者也曾閑紗窗外斜風細雨一陣輕寒

雨中花慢

登新樓有懷趙昌甫徐斯遠韓仲止吳子似
楊民瞻

舊雨常來今雨不來佳人偃蹇誰留幸山中芋栗今
歲全收貧賤交情落落古今吾道悠悠怪新來却見
文反離騷詩發秦州　功名只道無之不樂那知有
更堪憂怎奈向兒曹抵死喚不回頭石臥山前認虎
蟻喧牀下聞牛為誰西望憑欄一餉却下層樓

吳子似見和再用韻為別

馬上三年醉帽吟鞍錦囊詩卷長留悵溪山舊管風
月新收明便關河杳杳去應日月悠悠笑千篇索價
未抵蒲桃五斗涼州　停雲老子有酒盈尊琴書端
可消憂渾未解傾身一飽淅米矛頭心似傷弓塞雁
身如喘月吳牛曉天涼夜月明誰伴吹笛南樓

漢宮春

立春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旛無端風雨未肯收
盡餘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
酒更傳青韭堆盤　却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
沒些閑閑時又來鏡裏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
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即事

行李溪頭有釣車茶具曲几團蒲兒童認得前度過
者籃輿時時照影甚此身偏滿江湖悵野老行歌不
住定堪與語難呼　一自東籬搖落問淵明歲晚心
賞何如梅花政自不惡曾有詩無知翁止酒待重教
蓮社人沽空悵望風流已矣江山特地愁余

會稽蓬萊閣懷古

秦望山頭看亂雲急雨倒立江湖不知雲者為雨雨
者雲乎長空萬里被西風變滅須臾回首聽月明天
籟人間萬竅號呼　誰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
鹿姑蘇至今故國人望一舸歸歟歲云莫矣問何不
鼓瑟吹竽君不見王亭謝館冷煙寒樹啼烏

會稽秋風亭觀雨

亭上秋風記去年嫋嫋曾到吾廬山河舉目雖異風
景非殊功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疎吹不斷斜陽依
舊茫茫禹跡都無　千古茂陵詞在甚風流章句解
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書報莫因循
忘却蓴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

答李兼善提舉和章

心似孤僧更茂林脩竹山上精廬維摩定自非病誰
遣文殊白頭自惜數相逢語密情疎傾蓋處論心一
語只今還有公無　最喜陽春妙句被西風吹墮金
玉鏗如夜來歸夢江上父老歡余荻花深處喚兒童
吹火烹鱸歸去也絕交何必更脩山巨源書

答吳子似總幹和章

達則青雲便玉堂金馬窮則茅廬逍遙小大自適鵬
鷃何殊君如星斗燦中天密密疎疎荒草外自憐螢
火清光暫有還無　千古季鷹猶在向松江道我問
訊何如白頭愛山下去翁定嗔余人生謾爾豈食魚
必膾之鱸還自笑君詩頓覺胸中萬卷藏書

滿庭芳

和洪丞相景伯韻

傾國無媒入宮見妒古來顰損蛾眉看公如月光彩
衆星稀袖手高山流水聽羣蛙鼓吹荒池文章手直
須補袞藻火燦宗彝　癡兒公事了吳蠶纏繞自吐
餘絲幸一枝麤穩三徑新治且約湖邊風月功名事
欲使誰知都休問英雄千古荒草沒殘碑

和洪丞相景伯韻呈景盧內翰

急管哀絃長歌慢舞連娟十樣宮眉不堪紅紫風雨
曉稀稀惟有楊花飛絮依舊是萍滿芳池酴醾在青
虯快剪插遍古銅彝　誰將春色去鸞膠難覓絃斷
蛛絲恨牡丹多病也費醫治夢裏尋春不見空斷腸

怎得春知休惆悵一觴一詠須刻右軍碑

遊豫章東湖再用韻

柳外尋春花邊得句怪公喜氣軒眉陽春白雪清唱古今稀曾是金鑾舊客記鳳凰獨遶天池揮毫罷天顏有喜催賜尚方彝公在詞掖嘗拜尚方寶彝之賜　只今江山遠釣天夢覺清淚如絲算除非痛把酒療花治明日五湖佳興扁舟去一笑誰知溪堂好且拚一醉倚杖讀韓碑堂記公所製也

和章泉趙昌父

西崦斜陽東江流水物華不爲人留崢然一葉天下已知秋屈指人間得意問誰是騎鶴揚州君知我從來雅興未老已滄洲　無窮身外事百年能幾一醉都休恨兒曹抵死謂我心憂況有溪山杖屨阮籍輩須我來游還堪笑機心早覺海上有驚鷗

六么令

用陸氏事送玉山令陸德隆侍親東歸吳中

酒羣花隊攀得短轅折誰憐故山歸夢千里蓴羹滑便整松江一棹檢點能言鴨故人歡接醉懷霜橘墮地金圓醒時覺　長喜劉郎馬上肯聽詩書說誰對叔子風流直把曹劉壓更看君侯事業不負平生學離觴愁怯送君歸後細寫茶經煑香雪

再用前韻

倒冠一笑華髮玉簪折陽關自來淒斷却怪歌聲滑放淚兒童歸舍莫惱比鄰鴨水連山接看君歸興如醉中醒夢中覺　江上吳儂問我一一煩君說忍使尊酒頻空賸欠珍珠壓手把漁竿未穩長向滄浪學問愁誰怯可堪楊柳先作東風滿城雪

醉翁操

頃余從范先之求觀家譜見其冠冕蟬聯世載勳德先之甚文而好修意其昌未艾也時覃慶勳臣子孫無見仕者命官之先是屢詔甄錄元祐黨籍家合是二者先之應仕矣將告諸朝行有日請余作詩以贈屬余避謗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先之之請又念先之與余遊八年日從事詩酒間意相得歡甚於其別也何獨能恝然顧先之長於楚詞而妙於琴輒擬醉翁操爲之詞以敘別異時先之綰組東歸僕當買羊沽酒先之爲鼓一再行以爲山中盛事云

長松之風如公肯余從山中人心與吾今誰同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楓噫送子于東望君之門兮九重女無悅己誰適爲容　不龜手藥或一朝兮取封昔與遊兮皆童我獨窮兮今翁一魚兮一龍勞心兮忡忡噫命與時逢子之所食兮萬鍾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千峯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　午睡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覷着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

洞仙歌

壽葉丞相

江頭父老說新來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見朱顏綠鬢玉帶金魚相公是舊日中朝司馬　遙知宣勸處東閤華燈別賜仙韶接元夜問天上幾多春只似人間但長見精神如畫好都取山河獻君王看父子貂蟬玉京迎駕

紅梅

冰姿玉骨自是清涼□此度濃粧爲誰改向竹籬茆舍幾誤佳期招伊怪滿臉顏紅微帶　壽陽粧鑑裏應是承恩纖手重勻異香在怕等閑春未到雪裏先開風流㷀說與羣芳不解更㧞做北人未識伊據品調難作杏花看待

訪泉於期思得周氏泉爲賦

飛流萬壑共千巖爭秀孤負平生弄泉手歎輕衫短帽幾許紅塵還自喜濯髮滄浪依舊　人生行樂耳身後虛名何似生前一盃酒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

浮石山莊余友月湖道人何同叔之別墅也山類羅浮故以名同叔嘗作遊山次序榜示余且索詞爲賦洞仙歌以遺之同叔頃遊羅浮遇一老人龐眉幅巾語同叔云當有晚年之契蓋僊云

松關桂嶺望菁葱無路賫盡銀鉤榜佳處悵空山歲晚窈窕誰來須著我醉臥石樓風雨　僊人瓊海上握手當年笑許君攜半山去劖疊嶂卷飛泉洞府淒涼又却怕先生多取怕夜半羅浮有時還好長把雲煙再三遮住

開南溪初成賦

婆娑欲舞怪青山歡喜分得青溪半篙水記平沙鷗鷺落日漁樵湘江上風景依然如此　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十里漲春波一棹歸來只做箇五湖范蠡是則是一般弄扁舟爭知道他家有箇西子

趙晉臣和李能伯韻屬余同和趙以兄弟有職名爲寵詞中頗敘其盛故末章有裂土分茅之句

舊交貧賤太半成新貴冠蓋門前幾行李看匆匆西笑爭出山來憑誰問小草何如遠志　悠悠今古事得喪乘除莫四朝三又何異任掀天事業冠古文章有幾箇笙歌晚歲況滿屋貂蟬未爲榮記裂土分茅是公家世

丁卯八月病中作

賢愚相去算其間能幾差以毫釐繆千里細思量義利舜跖之分孳孳者等是雞鳴而起　味甘終易壞歲晚還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餉聚飛蚊其響如雷深自覺昨非今是羨安樂窩中泰和湯更劇飲無過半醺而已

驀山溪

停雲竹逕初成

小橋流水欲下前溪去喚起故人來伴先生風煙杖屨行穿窈窕時歷小崎嶇斜帶水半遮山翠竹栽成路　一尊遐想剩有淵明趣山上有停雲看山下濛濛細雨野花啼鳥不肯入詩來還一似笑翁詩自沒安排處

趙昌父賦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體

飯蔬飲水客莫嘲吾拙高處看浮雲一丘壑中間甚樂功名妙手壯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堪釣前溪月　病來止酒辜負鸕鷀杓歲晚念平生待都與鄰翁細說人間萬事先覺者賢乎深雪裏一枝開春事梅先覺

最高樓

醉中有索四時歌爲賦

長安道投老倦遊歸七十古來稀藕花雨溼前湖夜桂枝風澹小山時怎消除須殢酒更吟詩　也莫向竹邊辜負雪也莫向柳邊辜負月閑過了總成癡種花事業無人問惜花情緒只天知笑山中雲出早鳥歸遲

和楊民瞻席上用韻賦牡丹

西園買誰載萬金歸多病勝游稀風斜畫燭天香夜涼生翠蓋酒酣時待重尋居士譜謫僊詩　看黃底御袍元自貴看紅底狀元新得意如斗大笑花癡漢妃翠被嬌無奈吳姬粉陣恨誰知但紛紛蜂蝶亂笑春遲

送丁懷忠教授入廣渠赴調都下久不得書或謂從人辟置或謂徑歸閩中矣

相思苦君與我同心魚沒雁沈沈是夢他松後追軒冕是化爲鶴後去山林對西風直悵望到如今　待不飲奈何君有恨待痛飲奈何吾又病君起舞試重斟蒼梧雲外湘妃淚鼻亭山下鷓鴣吟早歸來流水外有知音

慶洪景盧內翰七十

金閨彥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僊

聞前岡周氏旌表有期

君聽取尺布尚堪縫斗粟也堪舂人間朋友猶能合古來兄弟不相容棣華詩悲二叔吊周公　長歎息脊令原上急重歎息豆萁煎正泣形則異氣應同周家五世將軍後前岡千載義居風看明朝丹鳳詔紫泥封

客有敗棊者代賦梅

花知否花一似何郎又似沈東陽瘦稜稜地天然白冷清清地許多香笑東君還又向北枝忙　著一陣霎時間底雪更一箇缺些兒底月山下路水邊牆風流怕有人知處影兒守定竹旁廂且饒他桃李趁少年場

用韻答趙晉臣敷文

花好處不趁綠衣郎縞袂立斜陽面皮兒上因誰白骨頭兒裏幾多香儘饒他心似鐵也須忙　甚喚得雪來白倒雪便喚得月來香殺月誰立馬更窺牆將軍止渴山南畔相公調鼎殿東廂忒高才經濟地戰爭場

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

吾衰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暫忘設醴抽身去未曾得米棄官歸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　待葺箇

園兒名佚老更作箇亭兒名亦好閑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

上西平　會稽秋風亭觀雪

九衢中盃逐馬帶隨車問誰解愛惜瓊華何如竹外靜聽窣窣蟹行沙自憐是海山頭種玉人家　紛如鬭嬌如舞纔整整又斜斜要圖畫還我漁蓑凍吟應笑羔兒無分謾煎茶起來極目向彌茫數盡歸鴉

送杜叔高

恨如新新恨了又重新看天上多少浮雲江南好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夜來風雨春歸似欲留人　尊如海人如玉詩如錦筆如神更能幾字盡殷勤江天日莫何時重與細論文綠楊陰裏聽陽關門掩黃昏

稼軒長短句卷之七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新荷葉

和趙德莊韻

人已歸來杜鵑欲勸誰歸綠樹如雲等閒付與鶯飛兎葵燕麥問劉郎幾度沾衣翠屏幽夢覺來水繞山圍　有酒重攜小園隨意芳菲往日繁華而今物是人非春風半面記當年初識崔徽南雲雁少錦書無箇因依

再和前韻

春色如愁行雲帶雨纔歸春意長閒游絲盡日低飛閒愁幾許更晚風特地吹衣小窗人靜棋聲似解重圍　光景難攜任他鶗鴂芳菲細數從前不應詩酒皆非知音絃斷笑淵明空撫餘徽停盃對影待邀明月相依

再題傅巖叟悠然閣

種豆南山零落一頃為萁歲晚淵明也吟艸盛苗稀風流剗地向尊前采菊題詩悠然忽見此山正繞東籬　千載襟期高情想像當時小閣橫空朝來翠撲人衣是中真趣問騁懷遊目誰知無心出岫白雲一片孤飛

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再用韻

物盛還衰眼看春葉秋萁貴賤交情翟公門外人稀酒酣耳熱又何須幽憤裁詩茂林脩竹小園曲逕疎籬　秋以為期西風黃菊開時拄杖敲門任他顛倒裳衣去年堪笑醉題詩醒後方知而今東望心隨去鳥先飛

上巳日吴子似謂古今無此詞索賦

曲水流觴賞心樂事良辰蘭蕙光風轉頭天氣還新明眸皓齒看江頭有女如雲折花歸去綺羅陌上芳塵　能幾多春試聽啼鳥殷勤對景興懷向來哀樂紛紛且題醉墨似蘭亭別敘時人後之覽者又將有感斯文

徐思上巳乃子似生日因改定

曲水流觴賞心樂事良辰今幾千年風流禊事如新明眸皓齒看江頭有女如雲折花歸去綺羅陌上芳塵　絲竹紛紛楊花飛鳥銜巾爭似羣賢茂林脩竹蘭亭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清歡未了不如留住青春

御街行

闌干四面山無數供望眼朝與暮好風催雨過山來吹盡一簾煩暑紗廚如霧簟紋如水別有生涼處　冰肌不受鉛華污更旎旎真香聚臨風一曲最妖嬈唱得行雲且住藕花都放木犀開後待與乘鸞去

山中問盛復之提幹行期

山城甲子冥冥雨門外青泥路杜鵑只是等閒啼莫被他催歸去垂楊不語行人去後也會風前絮　情知夢裏尋鵷鷺玉殿追班處怕君不飲太愁生不是苦留君住白頭笑我年年送客自喚春江渡

祝英臺近

晚春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

與客飲瓢泉客以泉聲喧靜為問余醉未及畣或者以蟬噪林逾靜代對意甚美矣翌日為此賦詞以褒之

水縱橫山遠近拄杖占千頃老眼羞明水底看山影試教水動山搖吾生堪笑似此箇青山無定　一瓢飲人問翁愛飛泉來尋箇中靜遶屋聲喧怎做靜中境我眠君且歸休維摩方丈待天女散花時問

婆羅門引

別杜叔高叔高長於楚詞

落花時節杜鵑聲裏送君歸未消文字湘纍只怕蛟龍雲雨後會渺難期更何人念我老大傷悲　已而已而算此意只君知記取旗亭買酒雲洞題詩爭如不見纔相見便有別離時千里月兩地相思

用韻別郭逢道

綠陰啼鳥陽關未徹早催歸歌珠悽斷纍纍回首海山何處千里共襟期歎高山流水絃斷堪悲　中心悵而似風雨落花知更擬停雲君去細和陶詩見君何日待瓊林宴罷醉歸時人爭看寶馬來思

用韻畣傳先之時傳宰龍泉歸

龍泉佳處種花滿縣却東歸腰間玉若金纍須信功名富貴長與少年期恨高山流水古調今悲　臥龍暫而算天上有人知最好五十學易三百篇詩男兒事業看一日須有致君時端的了休便尋思

用韻畣趙晉臣敷文

不堪鷤鴂早教百艸放春歸江頭愁殺吾纍却覺君侯雅句千載共心期便留春甚樂樂了須悲　瓊而素而被花惱只鶯知正要千鍾角酒五字裁詩江東日莫道繡斧人去未多時還又要玉殿論思

趙晉臣敷文張燈甚盛索賦偶憶舊游未章因及之

落星萬點一天寶焰下層霄人間疊作僊鼇最愛金蓮側畔紅粉裊花梢更鳴鼉擊鼓噴玉吹簫　曲江畫橋記花月可憐宵想見閒愁未了宿酒纔消東風搖蕩似楊柳十五女兒腰人共柳那箇無聊

千年調

開山徑得石壁因名曰蒼壁事出望外意天之所賜邪喜而賦

左手把青霓右手挾明月吾使豐隆前導叫開閶闔周遊上下徑入寥天一覽玄圃萬斛泉千丈石　鈞天廣樂燕我瑤之席帝飲予觴甚樂賜汝蒼壁嶙峋突兀正在一丘壑余馬懷僕夫悲下恍惚

蔗菴小閣名曰巵言作此詞以嘲之

巵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滑稽坐上更對鴟夷笑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箇和合道理近日方曉學人言語未會十分巧看他們得人憐秦吉了

粉蝶兒

和趙晉臣敷文賦落梅

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下得雨僝風僽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　而今春似輕薄蕩子難久記前時送春歸後把春波都釀作一江醇酎約清愁楊柳岸邊相候

千秋歲

金陵壽史帥致道時有版築役

塞垣秋艸又報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湯生氣象珠玉霏譚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難老　莫惜金尊倒鳳詔看看到留不住江東小從容帷幄裏整頓乾坤了千百歲從今盡是中書考

江神子

和人韻

臢雲殘日弄陰晴晚山明小溪横枝上綿蠻休作斷腸聲但是青山山下路青到處總堪行　當年綵筆賦蕪城憶平生若爲情試把靈槎歸路問君平花底夜深寒鼓甚須拚却玉山傾

又

梨花著雨晚來晴月朧明淚縱横繡閣香濃深鎖鳳簫聲未必人知春意思還獨自遶花行　酒兵昨夜壓愁城太狂生轉關情寫盡胸中磈磊未全平却與平章珠玉價看醉裏錦囊傾

和陳仁和韻

玉簫聲遠憶驂鸞幾悲歡帶羅寬且對花前痛飲莫留殘歸去小窗明月在雲一縷玉千竿　吳霜應點鬢雲斑綺窗閒夢連環說與東風歸與有無間芳艸姑蘇臺下路和淚看小屏山

又

寶釵飛鳳鬢驚鸞望重歡水雲寬腸斷新來翠被粉香殘待得來時春盡也梅結子筍成竿　湘筠簾捲淚痕斑珮聲閒玉垂環箇裏柔溫容我老其間却笑平生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

和人韻

梅梅柳柳鬬纖穠亂山中爲誰容試著春衫依舊怯東風何處踏青人未去呼女伴認驕驄　兒家門戶幾重重記相逢畫樓東明日重來風雨暗殘紅可惜行雲春不管裙帶褪鬢雲鬆

博山道中書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横斜有人家被雲遮雪後疎梅時見兩三花比著桃源溪上路風景好不爭些　旗亭有酒徑須賒晚寒咱怎禁他醉裏匆匆歸騎自隨車白髮蒼顔吾老矣只此地是生涯

聞蟬蛙戲作

簟鋪湘竹帳籠紗醉眠些夢天涯一枕驚回水底沸鳴蛙借問喧天成鼓吹良自苦爲官哪　心空喧靜不爭多病維摩意云何掃地燒香且看散天花斜日綠陰枝上噪還又問是蟬麽

送元濟之歸豫章

亂雲擾擾水潺潺笑溪山幾時閒更覺桃源人去隔僊凡桃源乃王氏酒壚與濟之作別處萬壑千巖樓外雪瓊作樹玉爲欄　倦遊回首且加餐短篷寒畫圖間見說嬌顰擁髻待君看二月東湖湖上路官柳嫩野梅殘

賦梅寄余叔良

暗香横路雪垂垂晚風吹曉風吹花意爭春先出歲寒枝畢竟一年春事了緣太早却成遲　未應全是雪霜姿欲開時未開時粉面朱唇一半點胭脂醉裏

謗花花莫恨渾冷澹有誰知

別吳子似未寄潘德久

看君人物漢西都過吾廬笑談初便說公卿元自要通儒一自梅花開了後長怕說賦歸歟　而今別恨滿江湖怎消除算何如杖屨當時聞早放教疎今代故交新貴後渾不寄數行書

侍者請先生賦詞自壽

兩輪屋角走如梭大忙些怎禁他擬倩何人天上勸羲娥何似從容來左右傾美酒聽高歌　人生今古不消磨積教多似塵沙未必堅牢剗地實堪嗟莫道長生學不得學得後待如何

和李能伯韻呈趙晉臣

五雲高處望西清玉階升棣華榮築屋溪頭樓觀畫難成長夜笙歌還起問誰放月又西沉　家傳鴻寶舊知名看長生奉嚴宸且把風流水北畫耆英咫尺西風詩酒社石鼎句要彌明

青玉案

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它千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感皇恩

滁州壽范倅

春事到清明十分花柳喚得笙歌勸君酒酒如春好春色年年依舊青春元不老君知否　席上看君竹清松瘦待與青春鬭長久三山歸路明日天香襟袖更持金盞起爲君壽

又

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松姿雖瘦偏耐雪寒霜曉看君雙鬢底青青好　樓雪初晴庭闈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用靈丹仙艸更看一百歲人難老

慶嬸母王恭人七十

七十古來稀未爲希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牀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　遙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爲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讀莊子聞朱晦菴即世

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會說忘言始知道萬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霽青天好　一壑一丘輕衫短帽白髮多時故人少子雲何在應有玄經遺艸江河流日夜何時了

壽鉛山陳丞及之

富貴不須論公應自有且把新詞祝公壽當年僊桂父子同攀希有人言金殿上他年又　冠冕在前周公拜手同日催班魯公後此時人羡綠鬢朱顏依舊親朋來賀喜休辭酒

行香子

三山作

好雨當春要趁歸耕況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側聽簷聲恨夜來風夜來月夜來雲　花絮飄零鶯燕丁寧怕妨儂湖上閒行天心肯後費甚心情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

山居客至

白露園蔬碧水溪魚笑先生釣罷還鋤小窗高臥風展殘書看北山移盤谷序輞川圖　白飯青芻赤脚長鬚客來時酒盡重沽聽風聽雨吾愛吾廬歎苦無心剛自瘦此君疎

博山戲呈趙昌甫韓仲止

少日嘗聞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長存由來至樂總屬閒人且飲瓢泉弄秋水看停雲　歲晚情親老語彌真記前時勸我慇懃都休殢酒也莫論文把相牛經種魚法教兒孫

雲巖道中

雲岫如簪野漲挼藍向春闌綠醒紅酣青裙縞袂兩兩三三把麴生禪玉版局一時參　拄杖彎環過眼嵌巖岸輕烏白髮鬖鬖他年來種萬桂千杉聽小綿蠻新格磔舊呢喃

一翦梅

游蔣山呈葉丞相

獨立蒼茫醉不歸日莫天寒歸去來兮探梅踏雪幾何時今我來思楊柳依依　白石岡頭曲岸西一片閒愁芳艸萋萋多情山鳥不須啼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中秋無月

憶對中秋丹桂叢花在盃中月在盃中今宵樓上一尊同雲溼紗窗雨溼紗窗　渾欲乘風問化工路也難通信也難通滿堂惟有燭花紅盃且從容歌且從容

踏沙行

庚戌中秋後二夕帶湖篆岡小酌

夜月樓臺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來去是誰秋到便淒涼當年宋玉悲如許 隨分盃盤等閑歌舞問他有甚堪悲處思量却也有悲時重陽節近多風雨

賦木犀

弄影闌干吹香嵒谷枝枝點點黃金粟未堪收拾付薰爐窗前且把離騷讀 奴僕葵花兒曹金菊一秋風露清涼足傍邊只欠箇姮娥分明身在蟾宮宿

賦稼軒集經句

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衡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衞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爲是栖栖者

和趙國興知錄韻

吾道悠悠憂心悄悄最無聊處秋光到西風林外有啼鴉斜陽山下多衰艸 長憶商山當年四老塵埃也走咸陽道爲誰書到便幡然至今此意無人曉

稼軒長短句卷之八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定風波

少日春懷似酒濃插花走馬醉千鍾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荼甌香篆小簾籠　卷盡殘花風未定休恨花開元自要春風試問春歸誰得見飛燕來時相遇夕陽中

大醉歸自葛園家人有痛飲之戒故書於壁

昨夜山翁倒載歸兒童應笑醉如泥試與扶頭渾未醒休問夢魂猶在葛家溪　欲覓醉鄉今古路知處溫柔東畔白雲西起向綠窗高處看題徧劉伶元自有賢妻

用藥名招婺源馬荀仲游雨巖馬善醫

山路風來艸木香雨餘涼意到胡牀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隄防風月費篇章　孤負尋常山間醉獨自故應知子艸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誰伴只甘松竹共淒涼

藥名

仄月高寒水石鄉倚空青碧對禪房白髮自憐心似鐵風月史君子細與平章　平昔生涯筇竹杖來往卻慚沙鳥笑人忙便好剩留黃絹句誰賦銀鉤小艸晚天涼

施樞密聖與席上賦

春到蓬壺特地晴神仙隊裏相公行翠玉相挨呼小子須記笑簪花底是飛瓊　總是傾城來一處誰妒誰攜歌舞到園亭柳妒腰肢花妒豔聽看流鶯直是妒歌聲

席上送范先之游建鄴

聽我尊前醉後歌人生無奈別離何但使情親千里近須信無情對面是山河　寄語石頭城下水居士而今渾不怕風波借使未成鷗鷺伴經慣也應學得老漁蓑

三山送盧國華提刑約上元重來

少日猶堪話別離老來怕作送行詩極目南雲無雁過君看梅花也解寄相思　無限江山行未了父老不須和淚看旌旗後會丁寧何日是須記春風十里放燈時

用韻時國華置酒歌舞甚盛

莫望中州歎黍離元和盛德要君詩老去不堪誰似我歸臥青山活計費尋思　誰築詩壇高十丈直上看君斬將更搴旗歌舞正濃還有語記取鬚髯不似少年時

自和

金印纍纍佩陸離河梁更賦斷腸詩莫擁旌旗真箇去何處玉堂元自要論思　且約風流三學士同醉春風看試幾槍旗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那邊應是說儂時

賦杜鵑花

百紫千紅過了春杜鵑聲苦不堪聞卻解啼教春小住風雨空山招得海棠魂　恰似蜀宮當日女無數猩猩血染赭羅巾畢竟花開誰作主記取大都花屬惜花人

再用韻和趙晉臣敷文

野草閒花不當春杜鵑卻是舊知聞謾道不如歸去住梅雨石榴花又是離魂　前殿羣臣深殿女□數赭袍一點萬紅巾莫問興亡今幾許聽取花前毛羽已羞人

破陣子

為范南伯壽時南伯為張南軒辟宰盧溪南伯遲遲未行因作此詞以勉之

擲地劉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風流今在此萬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　燕雀豈知鴻鵠貂蟬元出兜鍪卻笑盧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試手不壽君雙玉甌

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贈行

少日春風滿眼而今秋葉辭柯便好消磨心下事也憶尋常醉後歌新來白髮多　明日扶頭顛倒倩誰伴舞婆娑我定思君拚瘦損君不思兮可奈何天寒將息呵

趙晉臣敷文幼女縣主覓詞

菩薩蠻中惠眼碩人詩裏蛾眉天上人間真福相畫就描成好靨兒行時嬌更遲　勸酒偏多最劣笑時猶有些癡更著十年君看取兩國夫人更是誰殷勤秋水詞

峽石道中有懷吳子似縣尉

宿麥畦中雉鷕桑葉陌上蠶生騎火須防花月暗玉睡長攜綵筆行隔牆人笑聲　莫說弓刀事業依然詩酒功名千載圖中今古事萬石溪頭長短亭小塘風浪平時修圖經棨亭媛

臨江仙

探梅

老去惜花心已懶愛梅猶遶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　賸向青山餐秀色為渠著句清新竹根流水帶溪雲醉中渾不記歸路月黃昏

醉宿崇福寺寄祐之弟祐之以僕醉先歸

莫向空山吹玉笛壯懷酒醒心驚四更霜月太寒生被翻紅錦浪酒滿玉壺冰　小陸未須臨水笑山林我輩鍾情今宵依舊醉中行試尋殘菊處中路候淵明

再用韻送祐之弟歸浮梁

鍾鼎山林都是夢人間寵辱休驚只消閑處過平生酒盃秋吸露詩句夜裁冰　記取小窗風雨夜對牀燈火多情問誰千里伴君行曉山眉樣翠秋水鏡般明

又

小靨人憐都惡瘦曲眉天與長顰沉思歡事惜腰身枕添離別淚粉落却深勻　翠袖盈盈渾力薄玉笙嫋嫋愁新夕陽依舊倚窗塵葉紅苔蘚碧深院斷無人

又

逗曉鶯啼聲昵昵掩關高樹冥冥小渠春浪細無聲井牀聽夜雨出蘚轆轤青　碧艸旋荒金谷路烏絲重記蘭亭彊扶殘醉遶雲屏一枝風露溼花重入疎櫺

即席和韓南澗韻

風雨催春寒食近平原一片丹青溪頭喚渡柳邊行花飛蝴蝶亂桑嫩野蠶生　綠野先生閑袖手却尋詩酒功名未知明日定陰晴今宵成獨醉却笑衆人醒

為岳母壽

住世都知菩薩行仙家風骨精神壽如山岳福如雲金花湯沐誥竹馬綺羅裙　更願昇平添喜事大家禱祝殷勤明年此地慶佳辰一盃千歲酒重拜太夫人

和信守王道夫韻謝其為壽時僕作閩憲

記取年年為壽客只今明月相隨莫教絃管便生衣引壺觴自酌須富貴何時　入手清風詞更好細書白蠶烏絲海山問我幾時歸棗瓜如可啖直欲見安期

又

春色饒君白髮了不妨倚綠偎紅翠鬟催喚出房櫳垂肩金縷窄醮甲寶杯濃　睡起鴛鴦飛燕子門前沙暖泥融畫樓人把玉西東舞低花外月唱徹柳邊風

又

金谷無煙宮樹綠嫩寒生怕春風博山微透暖薰籠小樓春色裏幽夢雨聲中　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

戲為期思詹老壽

手種門前烏桕樹而今千尺蒼蒼田園只是舊耕桑盃盤風月夜簫鼓子孫忙　七十五年無事客不妨兩鬢如霜綠窗劃地調紅粧更從今日醉三萬六千場

又

手撚黃花無意緒等閑行盡回廊捲簾芳桂散餘香枯荷難睡鴨疎雨暗添塘　憶得舊時攜手處如今水遠天長羅巾浥淚別殘粧舊歡新夢裏閑處却思量

和葉仲洽賦羊桃

憶醉三山芳樹下幾曾風韻忘懷黃金顏色五花開味如盧橘熟貴似荔枝來　聞道商山餘四老橘中自釀秋醅試呼名品細推排重重香腑腑偏髣聖賢盃

又

冷雁寒雲渠有恨春風自滿余懷更教無日不花開未須愁菊盡相次有梅來　多病近來渾止酒小槽空壓新醅青山却自要安排不須連日醉且進兩三盃

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

一自酒情詩興懶舞裙歌扇闌珊好天良夜月團團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錢看　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留連楊花榆筴雪漫天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

諸葛元亮席上見和再用韻
夜雨南堂新瓦響三更急雨珊珊交情莫作碎沙團
死生貧富際試向此中看　記取他年耆舊傳與君
名字牽連清風一枕晚涼天覺來還自笑此夢倩誰
圓

壬戌歲生日書懷
六十三年無限事從頭悔恨難追已知六十二年非
只應今日是後日又尋思　少是多非惟有酒何須
過後方知從今休似去年時病中留客飲醉裏和人
詩

再用圓字韻
窄樣金盃教換了房櫳試聽珊珊莫教秋扇雪團團
古今悲笑事長付後人看　記取桔槔春雨後短畦
菊艾相連拙於人處巧於天君看流水地難得正方
圓

戲爲山園蒼壁解嘲
莫笑吾家蒼壁小稜層勢欲摩空相知惟有主人翁
有心雄泰華無意巧玲瓏　天作高山誰得料解嘲
試倩揚雄君看當日仲尼窮從人賢子貢自欲學周
公

簪花屢墮戲作
鼓子花開春爛熳荒園無限思量今朝拄杖過西鄉
急呼桃葉渡爲看牡丹忙　不管昨宵風雨橫依然
紅紫成行白頭陪奉少年場一枝簪不住推道帽簷
長

又
醉帽吟鞭花不住却招花共商量人生何必醉爲鄉
從教斟酒淺休更和詩忙　一斗百篇風月地饒他
老子當行從今三萬六千場青青頭上髮還作柳絲
長

昨日得家報牡丹漸開連日少雨多晴常年
未有僕留龍安蕭寺諸君亦不果來豈牡丹
留不住爲可恨耶因取來韻爲牡丹下一轉
語
秖恐牡丹留不住與春約束分明未開微雨半開晴
要花開定準又更與花盟　魏紫朝來將進酒玉盤
盂樣先呈鞓紅似向舞腰横風流人不見錦繡夜間
行

又
老去渾身無著處天教只住山林百年光景百年心
更歎須歎息無病也呻吟　試向浮瓜沉李處清風
散髮披襟莫嫌淺後更頻斟要他詩句好須是酒盃
深

停雲偶作
偶向停雲堂上坐曉猿夜鶴驚猜主人何事太塵埃
低頭還說向被召又重來　多謝北山山下老殷勤
一語佳哉借君竹杖與芒鞋徑須從此去深入白雲
堆

蝶戀花
和趙景明知縣韻
老去怕尋年少伴畫棟珠簾風月無人管公子看花
朱碧亂新詞攪斷相思怨　涼夜愁腸千百轉一雁
西風錦字何時遣畢竟啼烏才思短喚回曉夢天涯
遠

和楊濟翁韻首句用丘宗卿書中語
檢點笙歌多釀酒蝴蝶西園暖日明花柳醉倒東風
眠錦晝覺來小院重攜手　可惜春殘風雨又收拾
情懷閒把詩僝僽楊柳見人離別後腰肢近日和他
瘦

繼楊濟翁韻餞范南伯知縣歸京口
淚眼送君傾似雨不折垂楊只倩愁隨去有底風光
留不住煙波萬頃春江艣　老馬臨流癡不渡應惜
障泥忘了尋春路身在稼軒安穩處書來不用多行
數

席上贈楊濟翁侍兒
小小年華才月半羅幕春風幸自無人見剛道羞郎
低粉面傍人瞥見回嬌盼　昨夜西池陪女伴柳困
花慵見說歸來晚勸客持觴渾未慣未歌先覺花枝
顫

用趙文鼎提舉送李正之提刑韻送鄭元英
莫向樓頭聽漏點說與行人默默情千萬總是離愁
無近遠人間兒女空恩怨　錦繡心胸冰雪面舊日
詩名曾道空梁燕傾蓋未償平日願一盃早唱陽關
勸

客有燕語鶯啼人乍遠之句用爲首句
燕語鶯啼人乍遠却恨西園依舊鶯和燕笑語十分
愁一半翠圍特地春光暖　只道書來無過雁不道
柔腸近日無腸斷柄玉莫搖湘淚點怕君喚作秋風
扇

送祐之弟

衰艸斜陽三萬頃不算飄零天外孤鴻影幾許淒涼須痛飲行人自向江頭醒　會少離多看兩鬢萬縷千絲何況新來病不是離愁難整頓被他引惹其他恨

元日立春

誰向椒盤簪綵勝整整韶華爭上春風鬢往日不堪重記省爲花常把新春恨　春未來時先借問晚恨開遲早又飄零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

月下醉書雨巖石浪

九畹芳菲蘭佩好空谷無人自怨蛾眉巧寶瑟泠泠千古調朱絲絃斷知音少　冉冉年華吾自老水滿汀洲何處尋芳艸喚起湘纍歌未了石龍舞罷松風曉

用前韻送人行

意態憨生元自好學畫鴉兒舊日偏他巧蜂蝶不禁花引調西園人去春風少　春已無情秋又老誰管閑愁千里青青艸今夜倩簪黃菊了斷腸明日霜天曉

又

洗盡機心隨法喜看取尊前秋思如春意誰與先生寬髮齒醉時惟有歌而已　歲月何須溪上記千古黃花自有淵明比高臥石龍呼不起微風不動天如醉

又

何物能令公怒喜山要人來人要山無意恰似哀箏絃下齒千情萬意無時已　自要溪堂韓作記今代機雲好語花難比老眼狂花空處起銀鉤未見心先醉

小重山

席上和人韻送李子永提幹

旋製離歌唱未成陽關先畫出柳邊亭中年懷抱管絃聲難忘處風月此時情　夜雨共誰聽儘教清夢去兩三程商量詩價重連城相如老漢殿舊知名

三山與客泛西湖

綠漲連雲翠拂空十分風月處著衰翁垂楊影斷岸西東君恩重教且種芙蓉　十里水晶宮有時騎馬去笑兒童殷勤却謝打頭風船兒住且醉浪花中

茉莉

倩得薰風染綠衣國香收不起透冰肌略開些箇未多時窗兒外却早被人知　越惜越嬌癡一枝雲鬢上那人宜莫將他去比荼蘼分明是他更韻些兒

南鄉子

隔戶語春鶯纔掛簾兒歛袂行漸見淩波羅襪步盈盈隨笑隨顰百媚生　著意聽新聲盡是司空自教成今夜酒腸難道窄多情莫放紗籠蠟炬明

舟中記夢

欹枕艣聲邊貪聽咿啞聒醉眠夢裏笙歌花底去依然翠袖盈盈在眼前　別後兩眉尖欲說還休夢已闌只記埋冤前夜月相看不管人愁獨自圓

慶前岡周氏旌表

無處著風光天上飛來詔十行父老歡呼童穉舞前岡千載周家孝義鄉　艸木盡芬芳更覺溪頭水也香我道烏頭門側畔諸郎準備他年晝錦堂

送趙國宜赴高安戶曹趙乃茂嘉郎中之子

茂嘉嘗爲高安幕官題詩甚多

日日老萊衣更解風流蠟鳳嬉膝上放教文度去須知要使人看玉樹枝　剩記乃翁詩綠水紅蓮覓舊題歸騎春衫花滿路相期來歲流觴曲水時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稼軒長短句卷之九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鷓鴣天
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歷遍楚山川但將痛飲酬風
月莫放離歌入管絃　縈綠帶點青錢東湖春水碧
連天明朝放我東歸去後夜相思月滿船
和張子志提舉
別後粧成白髮新空教兒女笑陳人醉尋夜雨旗亭
酒夢斷東風輦路塵　騎騄駬籋青雲看公冠佩玉
階春忠言句句唐虞際便是人間要路津
又
樽俎風流有幾人當年未遇已心親金陵種柳歡娛
地庾嶺逢梅寂寞濱　樽似海筆如神故人南北一
般春玉人好把新粧樣淡畫眉兒淺注唇
代人贈
晚日寒鴉一片愁柳塘新綠却溫柔若教眼底無離
恨不信人間有白頭　腸已斷淚難收相思重上小
紅樓情知已被雲遮斷頻倚闌干不自由
又
陌上柔桑破嫩芽東鄰蠶種已生些平岡細草鳴黃
犢斜日寒林點暮鴉　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
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
又
撲面征塵去路遙香篝漸覺水沉銷山無重數周遭
碧花不知名分外嬌　人歷歷馬蕭蕭旌旗又過小
紅橋愁邊剩有相思句搖斷吟鞭碧玉梢
又
唱徹陽關淚未乾功名餘事且加餐浮天水送無窮
樹帶雨雲埋一半山　今古恨幾千般只今離合是
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
鵝湖道中
一榻清風殿影涼涓涓流水響回廊千章雲木鉤輈
叫十里溪風䆉稏香　衝急雨趁斜陽山園細路轉
微茫倦途却被行人笑只為林泉有底忙
鵝湖歸病起作
枕簟溪堂冷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渾如
醉白鳥無言定自愁　書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
風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嬾上樓
又
指點芳尊特地開風帆莫引酒船回方驚共折津頭
柳却喜重尋嶺上梅　催月上喚風來莫愁瓶罄恥
金罍只愁畫角樓頭起急管哀絃次第催
又
著意尋春嬾便回何如信步兩三盃山纔好處行還
倦詩未成時雨早去聲催　攜竹杖更芒鞋朱朱粉
粉野蒿開誰家寒食歸寧女笑語柔桑陌上來
又
翠木千尋上薜蘿東湖經雨又增波只因買得青山
好却恨歸來白髮多　明畫燭洗金荷主人起舞客
高歌醉中只恨歡娛少無奈明朝酒醒何
又
困不成眠奈夜何情知歸未轉愁多暗將往事思量
遍誰把多情惱亂他　些底事誤人哪不成真箇不
思家嬌癡却妒香香睡喚起醒鬆說夢些
鄭守厚卿席上謝余伯山用其韻
夢斷京華故倦遊只今芳草替人愁陽關莫作三疊
唱越女應須為我留　看逸韻自名流青衫司馬且
江州君家兄弟真堪笑箇箇能修五鳳樓
和人韻有所贈
趁得西風汗漫遊見他歌後怎生愁事如芳草春長
在人似浮雲影不留　眉黛斂眼波流十年薄倖說
揚州明朝短棹輕衫夢只在溪南罨畫樓
徐衡仲撫幹惠琴不受
千丈陰崖百丈溪孤桐枝上鳳偏宜玉音落落雖難
合横理庚庚定自奇山谷聽摘阮歌云玄璧庚庚有
横理　人散後月明時試彈幽憤淚空垂不如却付
騷人手留和南風解慍詩
用前韻和趙文鼎提舉賦雪
莫上扁舟訪剡溪淺斟低唱正相宜從教犬吠千家
白且與梅成一段奇　香暖處酒醒時畫簷玉筯已
偷垂笑君解釋春風恨倩拂蠻牋只費詩
重九席上
戲馬臺前秋雁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
處不入當年二謝詩　傾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
心期明朝九日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
又
有甚閑愁可皺眉老懷無緒自傷悲百年旋逐花陰
轉萬事長看鬢髮知　溪上枕竹間棋怕尋酒伴嬾
吟詩十分筋力誇彊健只比年時病起時

送范先之秋試

白苧新袍入嫩涼春蠶食葉響迴廊禹門已準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鵬北海鳳朝陽又攜書劍路茫茫明年此日青雲上却笑人間舉子忙

又

一夜清霜變鬢絲怕愁剛把酒禁持玉人今夜相思不想見頻將翠枕移　真箇恨未多時也應香雪減些兒菱花照面須頻記曾道偏宜淺畫眉

送歐陽國瑞入吳中

莫避春陰上馬遲春來未有不陰時人情輾轉閑中看客路崎嶇倦後知　梅似雪柳如絲試聽別語慰相思短篷炊飯鱸魚熟除却松江枉費詩

又

木落山高一夜霜北風驅雁又離行無言每覺情懷好不飲能令興味長　頻聚散試思量爲誰春艸夢池塘中年長作東山恨莫遣離歌苦斷腸

席上再用韻

水底明霞十頃光天教鋪錦襯鴛鴦最憐楊柳如張緒却笑蓮花似六郎　方竹簟小胡牀晚來消得許多涼背人白鳥都飛去落日殘鴉更斷腸

石門道中

山上飛泉萬斛珠懸崖千丈落鼪鼯已通樵逕行還礙似有人聲聽却無　閑略彴遠浮屠溪南修竹有茅廬莫嫌杖屨頻來往此地偏宜著老夫

敗棋罰賦梅雨

漠漠輕陰撥不開江南細雨熟黃梅有情無意東邊日已怒重驚忽地雷　雲柱礎水接臺羅衣費盡博山灰當時一識和羹味便道爲霖消息來

黃沙道中即事

句裏春風正翦裁溪山一片畫圖開輕鷗自趁虛船去荒犬還迎野婦回　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殘雪鬬疏梅亂鴉畢竟無才思時把瓊瑤蹴下來

元溪不見梅

千丈冰溪百步雷柴門都向水邊開亂雲賸帶炊煙去野水閑將日影來　穿窈窕過崔嵬東林試問幾時栽動搖意態雖多竹點綴風流却欠梅

戲題村舍

雞鴨成羣晚未收桑麻長過屋山頭有何不可吾方羨要底都無飽便休　新柳樹舊沙洲去年溪打那邊流自言此地生兒女不嫁余家即聘周

春日即事題毛村酒壚

春日平原薺菜花新耕雨後落羣鴉多情白髮春無奈晚日青帘酒易賒　閑意態細生涯牛欄西畔有桑麻青裙縞袂誰家女去趁蠶生看外家

睡起即事

水荇參差動綠波一池虵影噤羣蛙因風野鶴飢猶舞積雨山梔病不花　名利處戰爭多門前蠻觸日干戈不知更有槐安國夢覺南柯日未斜

又

石壁虛雲積漸高溪聲遶屋幾周遭自從一雨花零落却愛微風艸動搖　呼玉友薦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認是翁來却過橋

送元濟之歸豫章

欹枕婆娑兩鬢霜起聽簷溜碎喧江那邊玉筯銷啼粉這裏車輪轉別腸　詩酒社水雲鄉可堪醉墨幾淋浪畫圖恰似歸家夢千里河山寸許長

尋菊花無有戲作

掩鼻人間臭腐場古今惟有酒偏香自從來住雲煙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老伴共秋光黃花何處避重陽要知爛熳開時節直待西風一夜霜

席上吳子似諸友見和再用韻答之

翰墨諸公久擅場胸中書傳許多香都無絲竹銜盃樂却有龍蛇落筆忙　閑意思老風光酒徒今有幾高陽黃花不怯西風冷只怕詩人兩鬢霜

又

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懶取名多居山一似庚桑楚種樹真成郭橐駝　雲子飯水晶瓜林間攜客更烹茶君歸休矣吾忙甚要看蜂兒晚趁衙

三山道中

拋却山中詩酒窠却來官府聽笙歌閑愁做弄天來大白髮栽埋日許多　新劍戟舊風波天生予嬾奈予何此身已覺渾無事却教兒童莫恁麼

又

點盡蒼苔色欲空竹籬茅舍要詩翁花餘歌舞歡娛外詩在經營慘澹中　聽軟語笑衰容一枝斜墜翠鬟鬆淺顰深笑誰堪醉看取蕭然林下風

用前韻賦梅三山梅開時猶有青葉余時病齒

病繞梅花酒不空齒牙牢在莫欺翁恨無飛雪青松畔却放疏花翠葉中　冰作骨玉爲容當年宮額鬢

雲鬆直須爛醉燒銀燭橫笛難堪一再風

又

桃李漫山過眼空也宜惱損杜陵翁若將玉骨冰姿比李蔡爲人在下中　尋驛使寄芳容壠頭休放馬蹄鬆吾家籬落黃昏後剩有西湖處士風

有感

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車方載太公歸誰知寂寞空山裏却有高人賦采薇　黃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時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間自在飛

讀淵明詩不能去手戲作小詞以送之

晚歲躬耕不怨貧隻雞斗酒聚比隣都無晉宋之間事自是羲皇以上人　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

又

髮底青青無限春落紅飛雪謾紛紛黃花也伴秋光老何似尊前見在身　書萬卷筆如神眼看同輩上青雲箇中不許兒童會只恐功名更逼人

戊午拜復職奉祠之命

老退何曾說著官今朝放罷上恩寬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綴文書舊殿班　扶病脚洗衰顏快從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渾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難

和趙晉臣敷文韻

綠鬢都無白髮侵醉時拈筆越精神愛將蕪語追前事更把梅花比那人　回急雪遏行雲近時歌舞舊時情君侯要識誰輕重看取金盃幾許深

和傅先之提舉賦雪

泉上長吟我獨清喜君來共雪爭明已驚並水鷗無色更怪行沙蟹有聲　添爽氣動雄情奇因六出憶陳平却嫌鳥雀投林去觸破當樓雲母屏

博山寺中

不向長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厭逢迎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　寧作我豈其卿人間走遍却歸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

不寐

老病那堪歲月侵霎時光景值千金一生不負溪山債百藥難醫書史淫　隨巧拙任浮沉人無同處面如心不妨舊事從頭記要寫行藏入笑林

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側角切）銀胡䩮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祝良顯家牡丹一本百朵

占斷雕欄只一株春風費盡幾工夫天香夜染衣猶溼國色朝酣醉未蘇　嬌欲語巧相扶不妨老幹自扶疎恰如翠幙高堂上來看紅衫百子圖

賦牡丹主人以謗花索賦解嘲

翠蓋牙籤幾百株楊家姊妹夜遊初五花結隊香如霧一朵傾城醉未蘇　閒小立困相扶夜來風雨有情無愁紅慘綠今宵看恰如吳宮教陣圖

再賦

濃紫深黃一畫圖中間更有玉盤盂先裁翡翠裝成蓋更點胭脂染透酥　香瀲灩錦模糊主人長得醉工夫莫攜弄玉欄邊去羞得花枝一朵無

又

去歲君家把酒盃雪中曾見牡丹開而今紈扇薰風裏又見疎枝月下梅　歡幾許醉方回明朝歸路有人催低聲待向他家道帶得歌聲滿耳來

壽吳子似縣尉時攝事城中

上巳風光好放懷故人猶未看花回茂林映帶誰家竹曲水流傳第幾盃　擒錦繡寫瓊瑰長年富貴屬多才要知此日生男好更有周公祓禊來

寄葉仲洽

是處移花是處開古今興廢幾池臺背人翠羽偷魚去抱蘂黃鬚趁蝶來　掀老甕撥新醅客來且盡兩三盃日高盤饌供何晚市遠魚鮭買未回

登一丘一壑偶成

莫殢春光花下遊便須準備落花愁百年雨打風吹却萬事三平二滿休　將擾擾付悠悠此生於世百無憂新愁次第相抛舍要伴春歸天盡頭

和吳子似山行韻

誰共春光管日華朱朱粉粉野蒿花閒愁投老無多子酒病而今較減些　山遠近路橫斜正無聊處管絃譁去年醉後猶能記細數溪邊第幾家

過峽石用韻答吳子似

數息頻年廩未高新詞空賀此丘遭遙知醉帽時時落見說吟鞭步步搖　乾玉唾禿錐毛只今明月費招邀最憐烏鵲南飛句不解風流見二喬

吳子似過秋水

秋水長廊水石間有誰來共聽潺潺羨君人物東西晉分我詩名大小山　窮自樂晚方閒人間路窄酒

盃寬看君不了癡兒事又似風流靖長官

和章泉趙昌父

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風細看爽氣今猶在惟有南山一似翁　情味好語言工三賢高致古來同誰知止酒停雲老獨立斜陽數過鴻

瑞鷓鴣

京口有懷山中故人

暮年不賦短長詞和得淵明數首詩君自不歸歸甚易今猶未足足何時　偷閑定向山中老此意須教鶴輩知聞道只今秋水上故人曾榜北山移

京口病中起登連滄觀偶成

聲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與願違山艸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　何人可覓安心法有客來觀杜德機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萬頃白鷗飛

又

膠膠擾擾幾時休一出山來不自由秋水觀中山月夜停雲堂下菊花秋　隨緣道理應須會過分功名莫彊求先^(去聲)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乙丑奉祠歸舟次餘干賦

江頭日日打頭風憔悴歸來邴曼容鄭賈正應求死鼠葉公豈是好真龍　孰居無事陪犀首未辦求封遇萬松却笑千年曹孟德夢中相對也龍鍾

又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橋邊酒數盃人影不隨流水去醉顏重帶少年來　疎蟬響澀林逾靜冷蝶飛輕菊半開不是長卿終慢世只緣多病又非才

稼軒長短句卷之十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玉樓春

席上贈别上饒黄倅

往年龍從堂前路路上人誇通判雨去年拄杖過瓢泉縣吏垂頭民歎語 學窺聖處文章古清到窮時風味苦尊前老淚不成行明日送君天上去 龍從雨巖堂名通判雨當時民謠吏垂頭亦渠攝郡時事

效白樂天體

少年才把笙歌醆夏日非長愁夜短因他老病不相饒把好心情都做嬾 故人别後書來勸乍可停盃彊喫飯云何相見酒邊時却道達人須引滿

用韻答葉仲洽

狂歌擊碎村醪醆欲舞還憐衫袖短心如溪上釣磯閒身似道旁官堠嬾 山中有酒提壺勸好語憐君甚飫飯至今有句落人間渭水秋風黄葉滿 諺云饞如鷂子嬾如堠子

用韻答吳子似縣尉

君如九醞臺粘醆我似茅柴風味短幾時秋水美人來長恐扁舟乘興嬾 高懷自飲無人勸馬有青芻奴白飯向來珠履玉簪人頗覺斗量車載滿

客有遊山者忘攜具而以詞來索酒用韻以答余時以病不往

山行日日妨風雨風雨晴時君不去牆頭塵滿短轅車門外人行芳草路 城南東野應聯句好記琅玕題字處也應竹裏著行廚已向甕邊防吏部

再和

人間反覆成雲雨鳧雁江湖來又去十千一斗飲中仙一百八盤天上路 舊時楓落吳江句今日錦囊無著處看封關外水雲侯剩按山中詩酒部

戲賦雲山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雲猜是汝常時相對兩三峯走遍溪頭無覓處 西風瞥起雲横度忽見東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誇且喜青山依舊住

用韻答傅巖叟葉仲洽趙國興

青山不解乘雲去怕有愚公驚著汝人間踏地出租錢借使移將無著處 三星昨夜光移度妙語來題橋上柱黄花不插滿頭歸定倩白雲遮不住

又

無心雲自來還去元共青山相爾汝霎時迎雨障崖嵬雨過却尋歸路處 侵天翠竹何曾度遥見屹然星砥柱今朝不管亂雲深來伴仙翁山下住

又

瘦笻倦作登高去却怕黄花相爾汝嶺頭拭目望龍安更在雲煙遮斷處 思量落帽人風度休說當年功紀柱謝公直是愛東山畢竟東山留不住

又

風前欲勸春光住春在城南芳草路未隨流落水邊花且作飄零泥上絮 鏡中已覺星星誤人不負春春自負夢回人遠許多愁只在梨花風雨處

又

三三兩兩誰家婦聽取鳴禽枝上語提壺沽酒已多時婆餅焦時須早去 醉中忘却來時路借問行人家住處只尋古廟那邊行更過溪南烏桕樹

寄題文山鄭元英巢經樓

悠悠莫向文山去要把襟裾牛馬汝遥知書帶草邊行正在雀羅門裏住 平生插架昌黎句不似拾柴東野苦侵天且擬鳳凰巢掃地從他鸜鵒舞

樂令謂衛玠人未嘗夢擣虀餐鐵杵乘車入鼠穴以謂世無是事故也余謂世無是事而有是理樂所謂無猶云有也戲作數語以明之

有無一理誰差别樂令區區猶未達事言無處未嘗無試把所無憑理說 伯夷飢采西山蕨何異擣虀餐杵鐵仲尼去衛又之陳此是乘車穿鼠穴

隱湖戲作

客來底事逢迎晚竹裏鳴禽尋未見日高猶苦聖賢心門外誰酣蠻觸戰 多方為渴泉尋徧何日成陰松種滿不辭長向水雲來只怕頻頻魚鳥倦

有自九江以石中作觀音像持送者因以詞賦之

琵琶亭畔多芳草時對香爐峯一笑偶然重傍玉溪行不是白頭誰覺老 普陀大士神通妙影入石頭光了了看來持獻可無言長似慈悲顏色好

乙丑京口奉祠西歸將至仙人磯

江頭一帶斜陽樹總是六朝人住處悠悠興廢不關心惟有沙洲雙白鷺 仙人磯下多風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直須抖擻盡塵埃却趁新涼秋水去

鵲橋仙

為人慶八十席上戲作

朱顏暈酒方瞳點漆閒傍松邊倚杖不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　今朝盛事一盃深勸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兒額上

和范先之送祐之弟歸浮梁

小窗風雨從今便憶中夜笑談清軟啼鴂衰柳自無聊更管得離人腸斷　詩書事業青氈猶在頭上貂蟬會見莫貪風月臥江湖道日近長安路遠

壽徐伯熙察院

豸冠風采繡衣聲價曾把經綸少試看看有詔日邊來便入侍明光殿裏　東君未老花明柳媚且引玉船沈醉好將三萬六千場自今日從頭數起

己酉山行書所見

松岡避暑茆簷避雨閒去閒來幾度醉扶怪石看飛泉又却是前回醒處　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夜費一天風露

慶岳母八十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盃春釀臙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　綵衣更著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記新詞遇著箇十年便唱

贈鷺鷥

溪邊白鷺來吾告汝溪裏魚兒堪數主人憐汝汝憐魚要物我欣然一處　白沙遠浦青泥別渚剩有鰕跳鰍舞聽君飛去飽時來看頭上風吹一縷

席上和趙晉臣敷文

少年風月少年歌舞老去方知堪羨歎折腰五斗賦歸來問走了羊腸幾遍　高車駟馬金章紫綬傳語渠儂穩便問東湖帶得幾多春且看凌雲筆健

西江月

江行采石岸戲作漁父詞

千丈懸崖削翠一川落日鎔金白鷗來往本無心選甚風波一任　別浦魚肥堪膾前村酒美重斟千年往事已沈沈閒管興亡則甚

壽范南伯知縣

秀骨青松不老新詞玉佩相磨靈槎準擬泛銀河剩摘天星幾箇 南伯去歲七月生子 奠枕樓頭風月駐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金印明年斗大

和楊民瞻賦丹桂韻

宮粉厭塗嬌額濃粧再壓秋花西真人醉憶仙家飛珮丹霞羽化　十里芬芳未足一亭風露先加杏腮桃臉費鉛華終慣秋蟾影下

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經從建安席上和陳安行舍人韻

風月亭危致爽管絃聲脆休催主人只是舊情懷錦瑟傍邊須醉　玉殿何曾儂去沙堤正要公來看看紅藥又翻階趁取西湖春會

用韻和李兼濟提舉

且對東君痛飲莫教華髮空催瓊瑰千字已盈懷消得津頭一醉　休唱陽關別去只今鳳詔歸來五雲兩兩望三台已覺精神聚會

三山作

貪數明朝重九不知過了中秋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　萬象亭中殢酒九仙閣上扶頭城鴉喚我醉歸休細雨斜風時候

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箇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茆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春晚

賸欲讀書已嬾只因多病長閒聽風聽雨小窗眠過了春光大半　往事如尋去鳥消愁難解連環流鶯不肯入西園喚起畫梁飛燕

木樨

金粟如來出世蘂宮仙子乘風清香一袖意無窮洗盡塵緣千種　長爲西風作主更居明月光中十分秋意與玲瓏拚却今宵無夢

壽祐之弟時新居落成

畫棟新垂簾幙華燈未放笙歌一盃瀲灩泛金波先向太夫人賀　富貴吾應自有功名不用渠多只將綠鬢抵羲娥金印須教斗大

遣興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和趙晉臣敷文賦秋水瀑泉

八萬四千偈后更誰妙語披襟紉蘭結佩有同心喚取詩翁來飲　鏤玉裁冰著句高山流水知音胸中不受一塵侵却怕靈均獨醒

悠然閣

一柱中擎遠碧兩峯旁聳高寒橫陳削盡短長山莫把一分增減　我望雲煙目斷人言風景天慳被公

詩筆盡追還重上層梯一覽
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
醉宜遊宜睡　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迺翁
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又
粉面都成醉夢霜髯能幾春秋來時送我伴牢愁一
見尊前似舊　詩在陰何側畔字居羅趙前頭錦囊
來往幾時休已遣蛾眉等候
朝中措
醉歸寄祐之弟
籃輿嫋嫋破重岡玉笛兩紅粧這裏都愁酒盡那邊
正和詩忙　爲誰醉倒爲誰歸去都莫思量白水東
邊籬落斜陽欲下牛羊
又
綠萍池沼絮飛忙花入蜜脾香長怪春歸何處誰知
箇裏迷藏　殘雲膩雨些兒意思直恁思量不是流
鶯驚覺夢中啼損紅粧
又
夜深殘月過山房睡覺北窗涼起遶中庭獨步一天
星斗文章　朝來客話山林鐘鼎那處難忘君向沙
頭細問白鷗知我行藏
爲人壽
年年黃菊豔秋風更有拒霜紅黃似舊時宮額紅如
此日芳容　青青未老尊前要看兒輩平戎試釀西
江爲壽西江綠水無窮
又
年年金蘂豔西風人與菊花同霜鬢經春重綠仙姿
不飲長紅　焚香度日儘從容笑語調兒童一歲一
盃爲壽從今更數千鍾
九日小集時楊世長將赴南宮
年年團扇怨秋風愁絕玉盃空山下臥龍手度臺前
戲馬英雄　而今休也花殘一似人老花同莫怪東
籬韻減只今丹桂香濃
清平樂
博山道中即事
柳邊飛鞚露溼征衣重宿鷺窺沙孤影動應有魚鰕
入夢　一川明月疏星浣沙人影娉婷笑背行人歸
去門前稚子啼聲
又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艸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
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
賴溪頭看剝蓮蓬
獨宿博山王氏菴
遶牀飢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
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夢
覺眼前萬里江山
檢校山園書所見
連雲松竹萬事從今足拄杖東家分社肉白酒牀頭
初熟　西風梨棗山園兒童偷把長竿莫遣旁人驚
去老夫靜處閑看
又
斷崖松竹竹裏藏冰玉路轉清溪三百曲香滿黃昏
雪屋　行人繫馬疏籬折殘猶有高枝留得東風數
點只緣嬌嫩春遲
爲兒鐵柱作
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鵷鶵花樹下斷了驚驚
怕怕　從今日日聰明更有潭妹嵩兒看取辛家鐵
柱無災無難公卿
木樨
月明秋曉翠蓋團團好碎剪黃金教恁小都著葉兒
遮了　打來休似年時小窗能有高低無頓許多香
處只消三兩枝兒
再賦
東園向曉陣陣西風好喚起仙人金小小翠羽玲瓏
裝了　一枝枕畔開時羅幃翠幙低垂恁地十分遮
護打窗早有蜂兒
憶吳江賞木樨
少年痛飲憶向吳江醒明月團團高樹影十里水沈
煙冷　大都一點宮黃人間直恁芬芳怕是秋天風
露染教世界都香
壽信守王道夫
此身長健還却功名願枉讀平生三萬卷滿酌金盃
聽勸　男兒玉帶金魚能消幾許詩書料得今宵醉
也兩行紅袖爭扶
壽趙民則提刑時新除且素不喜飲
詩書萬卷合上明光殿案上文書看未遍眉裏陰功
早見　十分竹瘦松堅看君自是長年若解尊前痛
飲精神便是神仙
題上盧橋

清泉犇快不管青山礙十里盤盤平世界更著溪山襟帶　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此地居然形勝似曾小小興亡

又

清詞索笑莫厭銀盃小應是天孫新與巧剪恨裁愁句好　有人夢斷關河小窗日飲亡何想見重簾不捲淚痕滴盡湘娥

呈趙昌甫時僕以病止酒昌甫作詩數篇末及之

雲煙艸樹山北山南兩溪上行人相背去惟有啼鴉一處　門前萬斛春寒梅花可煞摧殘使我長忘酒易要君不作詩難

書王德由主薄扇

溪回沙淺紅杏都開遍鸂鶒不知春水煖猶傍垂楊春岸　片帆千里輕船行人想見欹眠誰似先生高舉一行白鷺青天

好事近

中秋席上和王路鈐

明月到今宵長是不如人約想見廣寒宮殿正雲梳風掠　夜深休更喚笙歌簷頭雨聲惡不是小山詞就這一場寥索

送李復州致一席上和韻

和淚唱陽關依舊字嬌聲穩回首長安何處怕行人歸晚　垂楊折盡只啼鴉把離愁勾引却笑遠山無數被行雲低損

席上和王道夫賦元夕立春

綵勝鬬華燈平把東風吹却喚取雪中明月伴使君行樂　紅旗鐵馬響春冰老去此情薄惟有前村梅在倩一枝隨著

和城中諸友韻

雲氣上林梢畢竟非空非色風景不隨人去到而今留得　老無情味到篇章詩債怕人索却笑近來林下有許多詞客

稼軒長短句卷之十一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菩薩蠻

金陵賞心亭爲葉丞相賦

青山欲共高人語聯翩萬馬來無數煙雨却低回望
來終不來　人言頭上髮總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鷗
一身都是愁

用前韻

錦書誰寄相思語天邊數徧飛鴻數一夜夢千回梅
花入夢來　漲痕紛樹髮霜落蕭湘白心事莫驚鷗
人間千萬愁

又

江搖病眼昏如霧送愁直到津頭路歸念樂天詩人
生足別離　雲屏深夜語夢到君知否玉筯莫偷垂
斷腸天不知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
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
山深聞鷓鴣

又

西風都是行人恨馬頭漸喜歸期近試上小紅樓飛
鴻字字愁　闌干閒倚處一帶山無數不似遠山橫
秋波相共明

又

功名飽聽兒童說看公兩眼明如月萬里勒燕然老
人書一編　玉階方寸地好趁風雲會他日赤松游
依然萬戶侯

送祐之弟歸浮梁

無情最是江頭柳長條折盡還依舊木葉下平湖雁
來書有無　雁無書尚可好語憑誰和風雨斷腸時
小山生桂枝

送鄭守厚卿赴闕

送君直上金鑾殿情知不久須相見一日甚三秋愁
來不自由　九重天一笑定是留中了白髮少經過
此時愁奈何

送曹君之莊所

人間歲月堂堂去勸君快上青雲路聖處一燈傳工
夫螢雪邊　麯生風味惡辜負西窗約沙岸片帆開
寄書無雁來

席上分賦得櫻桃

香浮乳酪玻璃盌年年醉裏嘗新慣何物比春風歌
唇一點紅　江湖清夢斷翠籠明光殿萬顆瀉輕勻
低頭愧野人

賦摘阮

阮琴斜挂香羅綬玉纖初試琵琶手桐葉雨聲乾珍
珠落玉盤　朱絃調未慣笑倩東風伴莫作別離聲
且聽雙鳳鳴

雪樓賞牡丹席上用楊民瞻韻

紅牙籤上羣仙格翠羅蓋底傾城色和雨淚闌干沉
香亭北看　東風休放去怕有流鶯訴試問賞花人
曉粧勻未勻

和盧國華提刑

旌旗依舊長亭路尊前試點鶯花數何處捧心顰人
間別樣春　功名君自許少日聞雞舞詩句到梅花
春風十萬家 時籍中有放自便者

贈張醫道服爲別且令饒河豚

萬金不換囊中術上醫元自能醫國軟語到更闌綈
袍范叔寒　江頭楊柳路馬踏春風去快趁兩三杯
河豚欲上來

趙晉臣席上 時張菩提葉燈趙茂嘉扶病攜歌者

看燈元是菩提葉依然會話菩提法法似一燈明須
臾千萬燈　燈邊花更滿誰把香花散說與病維摩
而今天女歌

題雲巖

游人占却巖中屋白雲只在檐頭宿[虎鳥]鳥苦相催夜
深歸去來　松篁通一徑噤嗲山花冷今古幾千年
西鄉小有天

重到雲巖戲徐斯遠

君家玉雪花如屋未應山下成三宿啼鳥幾曾催西
風猶未來　山房連石徑雲臥衣裳冷倩得李延年
清歌送上天

晝眠秋水

葛巾自向滄浪濯朝來漉酒那堪着高樹莫鳴蟬晚
涼秋水眠　竹床能幾尺上有華胥國山上咽飛泉
夢中琴斷弦

卜算子

尋春作

脩竹翠蘿寒遲日江山莫幽逕無人獨自芳此恨知
無數　只共梅花語懶逐遊絲去著意尋春不肯香

香在無尋處
　爲人賦荷花
紅粉靚梳粧翠蓋低風雨占斷人間六月涼明月鴛
鴦浦　根底藕絲長花裏蓮心苦只爲風流有許愁
更襯佳人步
　聞李正之茶馬訃音
欲行且起行欲坐重來坐坐坐行行有倦時更枕閑
書臥　病是近來身懶是從前我淨掃瓢泉竹樹陰
且恁隨緣過
　飲酒敗德
盜跖儻名丘孔子如名跖跖聖丘愚直到今美惡無
真實　簡策寫虛名螻蟻侵枯骨千古光陰一霎時
且進盃中物
　用莊語
一以我爲牛一以我爲馬人與之名受不辭善學莊
周者　江海任虛舟風雨從飄瓦醉者乘車墜不傷
全得於天也
　漫興
夜雨醉瓜廬春水行秧馬點檢田間快活人未有如
翁者　禿兎毫錐磨透銅臺瓦誰伴楊雄作解嘲
烏有先生也
　又
珠玉作泥沙山谷量牛馬試上纍纍丘壠看誰是彊
梁者　水浸淺深簷山壓高低瓦山水朝來笑問人
翁早歸來也
　又
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爲人在下中却是封
侯者　芸艸去陳根筧竹添新瓦萬一朝廷舉力田
舍我其誰也
　用韻答趙晉臣敷文趙有真得歸方是閑堂
百郡怯登車千里輸流馬乞得膠膠擾擾身却笑區
區者　野水玉鳴渠急雨珠跳瓦一榻清風方是閒
真是歸來也
　又
萬里籋浮雲一噴空凡馬歎息曹瞞老驥詩伏櫪如
公者　山鳥哢窺簷野鼠飢翻瓦老我癡頑合住山
此地菟裘也
　齒落
剛者不堅牢柔的難摧挫不信張開口角看舌在牙
先墮　已闕兩邊廂又豁中間箇說與兒曹莫笑翁
狗竇從君過
　飲酒成病
一箇去學仙一箇去學佛仙飲千盃醉似泥皮骨如
金石　不飲便康彊佛壽須千百八十餘年入涅盤
且進盃中物
　飲酒不寫書
一飲動連宵一醉長三日廢盡寒温不寫書富貴何
由得　請看塚中人塚似當時筆萬札千言只恁休
且進盃中物
　醜奴兒
　醉中有歌此詩以勸酒者聊櫽括之
晚來雲淡秋光薄落日晴天落日晴天堂上風斜畫
燭煙　從渠去買人間恨字字都圓字字都圓腸斷
西風十四絃
　又
尋常中酒扶頭後歌舞支持歌舞支持誰把新詞喚
住伊　臨岐也有傍人笑笑已爭知笑已爭知明月
樓空燕子飛
　書博山道中壁
煙蕪露麥荒池柳洗雨烘晴洗雨烘晴一樣春風幾
樣青　提壺脫袴催歸去萬恨千情萬恨千情各自
無聊各自鳴
　又
此生自斷天休問獨倚危樓獨倚危樓不信人間別
有愁　君來正是眠時節君且歸休君且歸休說與
西風一任秋
　又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彊
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
天涼好箇秋
　又
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解相憐誰解相憐又把愁來做
箇天　都將今古無窮事放在愁邊放在愁邊却自
移家向酒泉
　和鉛山陳簿韻二首
鵝湖山下長亭路明月臨關明月臨關幾陣西風落
葉乾　新詞誰解裁冰雪筆墨生寒筆墨生寒會說
離愁千萬般
　又
年年索盡梅花笑疎影黃昏疎影黃昏香滿東風月

一痕　清詩冷落無人寄雪豔冰魂雪豔冰魂浮玉溪頭煙樹村

浣溪沙

未到山前騎馬回風吹雨打已無梅共誰消遣兩三盃　一似舊時春意思百無是處老形骸也曾頭上戴花來

黃沙嶺

寸步人間百尺樓孤城春水一沙鷗天風吹樹幾時休　突兀趁人山石狠朦朧避路野花羞人家平水廟東頭

壽內子

壽酒同斟喜有餘朱顏却對白髭鬚兩人百歲恰乘除　婚嫁剩添兒女拜平安頻拆外家書年年堂上壽星圖

瓢泉偶作

新葺茆簷次第成青山恰對小窗橫去年曾共燕經營　病却盃盤甘止酒老依香火苦翻經夜來依舊管絃聲

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

細聽春山杜宇啼一聲聲是送行詩朝來白鳥背人飛　對鄭子眞嵒石臥赴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誦北山移

常山道中即事

北隴田高踏水頻西溪禾早已嘗新隔牆沽酒煑纖鱗　忽有微涼何處雨更無留影霎時雲賣瓜人過竹邊村

偕杜叔高吳子似宿山寺戲作

花向今朝粉面勻柳因何事翠眉顰東風吹雨細於塵　自笑好山如好色只今懷樹更懷人閒愁閒恨一翻新

又

歌串如珠箇箇勻被花勾引笑和顰向來驚動畫梁塵　莫倚笙歌多樂事相看紅紫又拋人舊巢還有燕泥新

又

父老爭言雨水勻眉頭不似去年顰殷勤謝却甑中塵　啼鳥有時能勸客小桃無賴已撩人梨花也作白頭新

別杜叔高

這裏裁詩話別離那邊應是望歸期人言心急馬行遲　去雁無憑傳錦字春泥抵死汚人衣海棠過了有荼蘼

席上趙景山提幹賦溪臺和韻

臺倚崩崖玉滅瘢青山却作捧心顰遠林煙火幾家村　引入滄浪魚得計展成寥闊鶴能言幾時高處見層軒

又

妙手都無斧鑿瘢飽參佳處却成顰恰如春入浣花村　筆墨今宵光有豔管絃從此悄無言主人席次兩眉軒

種松竹未成

草木於人也作疎秋來咫尺異榮枯空山歲晚孰華余　孤竹君窮猶抱節赤松子嫩已生鬚主人相愛肯留無

種梅菊

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須詩句與推排不然喚近酒邊來　自有陶潛方有菊若無和靖即無梅秪今何處向人開

別澄上人併送性禪師

梅子生時到幾回桃花開後不須猜重來松竹意徘徊　慣聽禽聲應可譜飽觀魚陣已能排晚風挾雨喚歸來

山花子

答傳嵒叟酬春之約

豔杏夭桃兩行排莫攜歌舞去相催次第未堪供醉眼去年栽　春意纔從梅裏過人情都向柳邊來咫尺東家還又有海棠開

用韻謝傳嵒叟瑞香之惠

句裏明珠字字排多情應也被春催怪得名花和淚送雨中栽　赤脚未安芳斛穩娥眉早把橘枝來報道錦薰籠底下麝臍開

三山戲作

記得瓢泉快活時長年耽酒更吟詩驀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　遶屋人扶行不得閒窗學得鷓鴣啼却有杜鵑能勸道不如歸

又

日日閒看燕子飛舊巢新壘畫簾低玉曆今朝推戊己却銜泥　先自春光留不住那堪更著子規啼一陣晚香吹不斷落花溪

與客賞山茶一朵忽墮地戲作

酒面低迷翠被重黃昏院落月朦朧墮髻啼粧孫壽
醉泥秦宮　試問花留春幾日略無人管雨和風曾
向綠珠樓下見墜殘紅

　簡傅嵓叟

總把平生入醉鄉大都三萬六千場今古悠悠多少
事莫思量　微有些寒春雨好更無尋處野花香年
去年來還又笑燕飛忙

　用前韻謝傅嵓叟餽名花鮮䈁

楊柳溫柔是故鄉紛紛蜂蝶去年場大率一春風雨
事最難量　滿把攜來紅粉面堆盤更覺紫芝香幸
自麴生閒去了又教忙纔止酒

　病起獨坐停雲

彊欲加餐竟未佳只宜長伴病僧齋心似風吹香篆
過也無灰　山下朝來雲出岫隨風一去未曾回次
第前村行雨了合歸來

虞美人

　賦荼蘼

羣花泣盡朝來露爭怨春歸去不知庭下有荼蘼偷
得七分春色怕春知　淡中有味清中貴飛絮殘紅
避露華微浸玉肌香恰似楊妃初試出蘭湯

　壽趙文鼎提舉

翠屏羅幙遮前後舞袖翻長壽紫髯冠佩御爐香看
取明年歸奉萬年觴　今宵池上蟠桃席咫尺長安
日寶煙飛焰萬花濃試看中間白鶴駕仙風

　用前韻

一杯莫落他人後富貴功名壽胸中書傳有餘香寫
得蘭亭小字記流觴　問誰分我漁樵席江海消閑
日看看天上拜恩濃却怕畫樓無處著春風

　賦虞美人草

當年得意如芳草日日春風好拔山力盡忽悲歌飲
罷虞兮從此奈君何　人間不識精誠苦貪看青青
舞驀然斂袂却亭亭怕是曲中猶帶楚歌聲

浪淘沙

　山寺夜半聞鐘

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箇英雄雨打風吹
何處是漢殿秦宮　夢入少年叢歌舞匆匆老僧夜
半誤鳴鐘驚起西窗眠不得捲地西風

　賦虞美人草

不肯過江東玉帳匆匆只今艸木憶英雄唱著虞兮
當日曲便舞春風　兒女此情同往事朦朧湘娥竹
上淚痕濃舜蓋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

　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風月追陪扁舟千里興佳哉不似子猷
行半路却棹船回　來歲菊花開記我清杯西風雁
過瑣山臺把似倩他書不到好與同來

　減字木蘭花

　宿僧房有作

僧窗夜雨茶鼎熏爐宜小住却恨春風勾引詩來惱
殺翁　狂歌未可且把一尊料理我我到士何却聽
農家陌上歌

　又

昨朝官告一百五年村父老更莫驚疑剛道人生七
十稀　使君喜見恰限華堂開壽宴問壽如何百代
兒孫擁太婆

　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用其
　意為賦

盈盈淚眼往日青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輸與尋常姊
妹家　水村山驛日暮行雲無氣力錦字偷裁立盡
西風雁不來

稼軒長短句卷之十二　宋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南歌子

山中夜坐

世事從頭減秋懷徹底清夜深猶送枕邊聲試問清溪底事未能平　月到愁邊白雞先遠處鳴是中無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曉有人行

獨坐蔗菴

玄入參同契禪依不二門細看斜日隙中塵始覺人間何處不紛紛　病笑春先到閑知懶是真百般啼鳥苦撩人除却提壺此外不堪聞

新開池戲作

散髮披襟處浮瓜沉李時涓涓流水細侵階鑿箇池兒喚箇月兒來　畫棟頻搖動紅蕖盡倒開鬭勻紅粉照香腮有箇人人把做鏡兒猜

醉太平

春晚

態濃意遠眉顰笑淺薄羅衣窄絮風軟鬢雲欺翠捲南園花樹春光暖紅香徑裏榆錢滿欲上鞦韆又驚懶且歸休怕晚

漁家傲

爲余伯熙察院壽信之讖云水打烏龜石三台出此時伯熙舊居城西直龜山之北溪水齧山足矣意伯熙當之耶伯熙學道有新功一日語余云溪上嘗得異石有文隱然如記姓名且有長生等字余未之見也因其生朝姑摭二事爲詞以壽之

道德文章傳幾世到君合上三台位自是君家門戶事當此際龜山正抱西江水　三萬六千排日醉鬢毛只恁青青地江裏石頭爭獻瑞分明是中間有箇長生字

錦帳春

席上和杜叔高

春色難留酒盃常淺更舊恨新愁相間五更風千里夢看飛紅幾片這般庭院　幾許風流幾般嬌懶問相見何如不見燕飛忙鸎語亂恨重簾不捲翠屏平遠

太常引

建康中秋夜爲呂潛叔賦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髮欺人奈何　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壽韓南澗尚書

君王著意履聲間便合押紫宸班今代又尊韓道吏部文章泰山　一盃千歲問公何事早伴赤松閑功業後來看似江左風流謝安

賦十四絃

仙機似欲織纖羅髣髴度金梭無奈玉纖何卻彈作清商恨多　朱簾影裏如花半面絕勝隔簾歌世路苦風波且痛飲公無渡河

壽趙晉臣敷文

論公耆德舊宗英吳季子百餘齡奉使老於行更看舞聽歌最精　須同衞武九十入相蓀竹自青青富貴出長生記門外清溪姓彭　彭溪晉臣居也

東坡引

閨怨

玉纖彈舊怨還敲繡屏面清歌自送西風雁雁行吹字斷雁行吹字斷　夜深拜月瑣窗西畔但桂影空階滿翠帷自掩無人見羅衣寬一半羅衣寬一半

又

君如梁上燕妾如手中扇團團青影雙雙伴秋來腸欲斷秋來腸欲斷　黃昏淚眼青山隔岸但咫尺如天遠病來只謝傍人勸龍華三會願龍華三會願

又

花稍紅未足條破驚新綠重簾下偏闌干曲有人春睡熟有人春睡熟　鳴禽破夢雲偏目蹙起來香腮褪紅玉花時愛與愁相續羅裙過半幅羅裙過半幅

夜游宮

苦俗客

幾箇相知可喜才廝見說山說水顛倒爛熟只這是怎奈何一回說一回美　有箇尖新底說底話非名卽利說的口乾罪過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

戀繡衾

無題

長夜偏冷添被兒枕頭兒移了又移我自是笑別人底卻元來當局者迷　如今只恨因緣淺也不曾抵死恨伊合手下安排了那筵席須有散時

杏花天

無題

病來自是於春懶但別院笙歌一片蛛絲網遍玻璃

盞更問舞裙歌扇　有多少鶯愁蝶怨甚夢裏春歸
不管楊花也笑人情淺故故沾衣撲面

又

牡丹昨夜方開徧畢竟是今年春晚荼蘼付與薰風
管燕子忙時鶯嬾　多病起日長人倦不待得酒闌
歌散甫能得見茶甌面卻早安排腸斷

嘲牡丹

牡丹比得誰顏色似宮中太眞第一漁陽鼙鼓邊風
急人在沉香亭北　買栽池館多何益莫虛把千金
拋擲若教解語應傾國一箇西施也得

唐河傳

傚花間體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夢攜西子覺來村巷夕陽斜幾
家短牆紅杏花　晚雲故造些兒雨折花去岸上誰
家女太顛狂那邊柳綿被風吹上天

醉花陰

爲人壽

黃花謾說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綠鬢不驚秋若鬭尊
前人好花堪笑　蟠桃結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島何
日跨飛鸞滄海飛塵人世因緣了

品令

族姑慶八十來索俳語

更休語便是箇住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
見底道纔十八　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椿龜鶴只
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惜分飛

春思

翡翠樓前芳艸路寶馬墜鞭暫駐最是周郎顧幾度
歌聲誤　望斷碧雲空日暮流水桃源何處聞道春
歸去更無人管飄紅雨

柳梢青

和范先之席上賦牡丹

姚魏名流年年攬斷雨恨風愁解釋春光剩須破費
酒令詩籌　玉肌紅粉溫柔更染盡天香未休今夜
簪花他年第一玉殿東頭

三山歸途代白鷗見嘲

白鳥相迎相憐相笑滿面塵埃華髮蒼顏去時曾勸
聞早歸來　而今豈是高懷爲千里蓴羹計哉好把
移文從今日日讀取千回

辛酉生日前兩日夢一道士話長年之術夢
中痛以理折之覺而賦八難之辭

莫鍊丹難黃河可塞金可成難休辟穀難吸風飲露
長忍飢難　勸君莫遠遊難何處有西王母難休采
藥難人沉下土我上天難

河瀆神

女城詞效花間體

芳草綠萋萋斷腸絕浦相思山頭人望翠雲旗蕙肴
桂酒君歸　惆悵畫簷雙燕舞東風吹散靈雨香火
冷殘簫鼓斜陽門外今古

武陵春

春興

桃李風前多嫵媚楊柳更溫柔喚取笙歌爛熳遊且
莫管閒愁　好趁晴時連夜賞雨便一春休草草盃
盤不要收纔晚又扶頭

又

走去走來三百里五日以爲期六日歸時已是疑應
是望多時　鞭箇馬兒歸去也心急馬行遲不免相
煩喜鵲兒先報那人知

謁金門

遮素月雲外金蛇明滅翻樹啼鴉聲未徹雨聲驚落
葉　寶炬成行嫌熱玉腕藕絲誰雪流水高山絃斷
絕怒蛙聲自咽

又

山吐月畫燭從教風滅一曲瑤琴纔聽徹金蕉三兩
葉　驟雨微涼還熱似欠舞瓊歌雪近日醉鄉音問
絕有時清淚咽

又

歸去未風雨送春行李一枕離愁頭徹尾如何消遣
是　遙想歸舟天際綠鬢瓏璁慵理好夢未成鶯喚
起粉香猶有殢

酒泉子

流水無情潮到空城頭盡白離歌一曲怨殘陽斷人
腸　東風官柳舞雕牆三十六宮花濺淚春聲何處
說興亡燕雙雙

霜天曉角

旅興

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
此　宦游吾倦矣玉人留吾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
住爲佳耳

又

算山層碧掠岸西風急一葉軟紅深處應不是利名客
玉人還佇立綠窗生怨泣萬里衡陽歸恨先倩雁寄消息

點絳唇

留博山寺聞光風主人微恙而歸時春漲斷橋

隱隱輕雷雨聲不受春回護落梅如許吹盡牆邊去
春水無情礙斷溪南路憑誰訴寄聲傳語沒箇人知處

又

身後虛名古來不換生前醉青鞋自喜不踏長安市
竹外僧歸路指霜鐘寺孤鴻起丹青手裏剪破松江水

生查子

山行寄楊民瞻

昨宵醉裏行山吐三更月不見可憐人一夜頭如雪
今宵醉裏歸明月關山笛收拾錦囊詩要寄揚雄宅

民瞻見和再用韻

誰傾滄海珠簸弄千明月喚取酒邊來軟語裁春雪
人間無鳳凰空費穿雲笛醉裏卻歸來松菊陶潛宅

有覓詞者為賦

去年燕子來繡戶深深處花徑得泥歸都把琴書污
今年燕子來誰聽呢喃語不見捲簾人一陣黃昏雨

獨游雨巖

溪邊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雲人在行雲裏
高歌誰和余空谷清音起非鬼亦非僊一曲桃花水

又

青山招不來偃蹇誰憐汝歲晚太寒生喚我溪邊住
山頭明月來本在天高處夜夜入清溪聽讀離騷去

又

青山非不佳未解留儂住赤腳踏層冰為愛青溪故
朝來山鳥啼勸上山高處裁意不關渠自在尋詩去

簡吳子似縣尉

高人千丈崖太古儲冰雪六月火雲時一見森毛髮
俗人如盜泉照影成昏渴高處掛吾瓢不飲吾寧渴

和趙晉臣敷文春雪

漫天春雪來纔抵梅花半最愛雪邊人楚些裁成亂
雪兒偏解歌只要金盃滿誰道雪天寒翠袖闌干暖

又

梅子褪花時直與黃梅接煙雨幾曾開一春江裏活
富貴使人忙也有閒時節莫作路旁花長教人看殺

題京口郡治塵表亭

悠悠萬世功矻矻當年苦魚自入深淵人自居平土
紅日又西沉白浪長東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尋芳草

嘲陳莘叟憶內

有得許多淚更閒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
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卻有書中意排幾箇人人字

阮郎歸

耒陽道中為張處父推官賦

山前燈火欲黃昏山頭來去雲鷓鴣聲裏數家村瀟湘逢故人
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如今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

昭君怨

豫章寄張守定叟

長記瀟湘秋晚歌舞橘洲人散走馬月明中折芙蓉
今日西山南浦畫棟珠簾雲雨風景不爭多奈愁何

送晁楚老游荊門

夜雨剪殘春韭明日重斟別酒君去問曹瞞好公安
試看如今白髮卻為中年離別風雨正崔嵬早歸來

又

人面不如花面花到開時重見獨倚小闌干許多山
落葉西風時候人共青山都瘦說到夢陽臺幾曾來

烏夜啼

山行約范先之不至

江頭醉倒山公月明中記得昨宵歸路笑兒童　溪

欲轉山已斷兩三松一段可憐風月欠詩翁

先之見和復用韻

人言我不如公酒盃中更把平生湖海問兒童　千尺蔓雲葉亂繫長松卻笑一身纏繞似衰翁

又

晚花露葉風條燕燕高行過長廊西畔小紅橋　歌再唱人再舞酒纔消更把一盃重勸摘櫻桃

一絡索

閨思

羞見鑑鸞孤卻倩人梳掠一春長是爲花愁甚夜夜東風惡　行遶翠簾珠箔錦牋誰記玉觴淚滿卻停觴怕酒似郎情薄

信守王道夫席上用趙達夫賦金林檎韻

錦帳如雲處高不知重數夜深銀燭淚成行算都把心期付　莫待燕飛泥汚問花花訴不知花定有情無似卻怕新詞妒

如夢令

賦梁燕

燕子幾曾歸去只在翠巖深處重到畫梁間誰與舊巢爲主深許深許聞道鳳凰來住

憶王孫

秋江送別集古句

登山臨水送將歸悲莫悲兮生別離不用登臨怨落暉昔人非惟有年年秋雁飛

大德己亥中呂月刊畢于廣信
書院後學孫粹然同職張公俊

余素不解詞而所藏宋元諸名家詞獨富如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中所載原稿皆在焉然皆精抄舊抄而無有宋元槧本頃從郡故家得此元刻稼軒詞而歎其珍祕無匹也稼軒詞卷帙多寡不同以此十二卷者爲最善毛氏亦從此抄出惜其行款體例有不同耳澗蘋據毛抄以增補闕葉非憑空撰出者可比而洞仙歌中缺一字抄本亦無因以墨釘識之其十一卷中四之五一葉亦卽是卷七之八一葉之例非文有脫落而故強就之也是書得此補足幾還舊觀至于是書精刻純乎元人松雪翁書而俗子不知妄爲描寫可謂浮雲之汙甚至強作解事校改原文如卷十中爲人慶八十席上戲作有云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兒額上校者云下兒字當作孫澗蘋以爲兒兒或是奴家之稱二語之意當以八字作眉字解如此則改兒爲孫豈不大可笑乎本擬滅此幾字恐損古書故凡遇俗手描寫處皆不滅其痕後之明眼人當自領之嘉慶己未黃丕烈識

文獻通考稼軒詞四卷陳氏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此元大德間所刊以卷數考之蓋出於信州本宋史藝文志云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亦卽此也嘉慶己未蕘圃買得於骨董肆內缺三葉出舊藏汲古閣抄本命予補之因拾卷中所有之字集而爲之所無者僅十許耳既成遂識數語于後七月二十二日澗蘋書

光緒丁亥九月從楊鳳阿同年假元大德信州書院十二卷本校毛刻一過按毛本實出元刻特體例既別又併十二卷爲四爲不同耳元本所缺三葉毛皆漏刻又無端奪去新荷葉朝中措各一闋尤可咲者元本第六卷缺處醜奴兒近後半適與洞仙歌飛流萬壑一首相接毛遂牽連書之幾似醜奴兒近有三疊令人無從句讀又鵲橋仙壽詞長貼在兒兒額上句校者妄書下兒字當作孫爲顧澗蘋黃蕘圃所嗤毛刻於此正改作兒孫是以確知其出於此也中間譌奪觸處皆是然亦有元本譌奪而毛刻是正之處顧跋謂元本奪葉用汲古閣抄本校補何以此本缺處又適與元刻相符殊不可解往年刻雙白漱玉詞成卽擬續刊蘇辛二集以無善本而止今此本既已校正聞鳳阿家尚有宋槧眉山樂府倘再假我以畢此志其爲益爲何如耶又稼軒詞向以信州十二卷者爲足本莫子偲經眼录有跋萬載辛氏編刻稼軒全集云詞五卷校汲古閣本增多三十六闋按毛本雖云四卷實併十二爲四併非不足其間缺漏亦只校元本共少十闋不知辛氏所補云何附誌以俟知音者先冬三日半塘老人記

是刻既成適同里況夔笙孝廉周儀來自蜀中攜有萬載辛啓泰編刻稼軒全集其長短句四卷悉仍毛刻詩文四卷詞補遺一卷則云自永樂大典抄出補詞共三十六闋內唯洞仙歌壽葉丞相一闋已見元刻近又見明人李濂評點稼軒詞爲萬曆間刻本始知毛刻誤處皆沿襲於此安得蕘圃所云毛抄舊本一爲讎勘也半塘再記

校栞稼軒詞成率題三絕于後

曉風殘月可人憐婀娜新詞競莞弦何似三郎催羯鼓夙酲餘穢一時捐

層樓風雨黯傷春烟柳斜陽獨愴神多少江湖憂樂意漫呼青兕作詞人

信州足本銷沈久汲古叢編亥豕多今日雕鐫撥雲霧廬山眞面問如何

戊子初春臨桂王鵬運幼霞書於四印齋

原

书

空

白

页

稼軒詞補遺目錄

生查子　滿江紅
菩薩蠻二　一翦梅二
念奴嬌三　江城子
惜奴嬌　南鄉子
唐多令　踏歌
眼兒媚　如夢令
鷓鴣天三　踏莎行
□□□　謁金門
鵲橋仙　好事近三
水調歌頭二　洞仙歌
賀新郎　漁家傲
霜天曉角　蘇武慢
綠頭鴨　烏夜啼
品令

原书空白页

稼軒詞補遺

歷城　辛棄疾　幼安

生查子和夏中玉

一天霜月明幾處砧聲起客夢已難成秋色無邊際
旦夕是重陽菊有黃花蘂只怕又登高未飲心先醉

滿江紅

老子當年飽經慣花期酒約行樂處輕裘緩帶繡鞍金絡明月樓臺簫鼓夜梨花院落鞦韆索共何人對飲五三鍾顏如玉　嗟往事空蕭索懷新恨又飄泊但年來何待許多幽獨海水連天凝望遠山風吹雨征衫薄向此際羸馬獨駸駸情懷惡

菩薩蠻

稼軒日向兒曹說帶湖買得新風月頭白早歸來種花花已開　功名渾是錯更莫思著見說小樓東好山千萬重

和夏中玉

與君欲赴西樓約西樓風急征衫薄且莫上蘭舟怕人清淚流　臨風橫玉管聲散江天滿一夜旅中愁蛩吟不忍休

一翦梅

塵灑衣裾客路長霜林已晚秋蘂猶香別離觸處是悲涼夢裏青樓不忍思量　天宇沈沈落日黃雲遮望眼山割愁腸滿懷珠玉淚浪浪欲倩西風吹到蘭房

又

歌罷尊空月墜西百花門外煙翠霏微絳紗籠燭照于飛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酒入香顋分外宜行行問道還肯相隨嬌羞無力應人遲何幸如之何幸如之

念奴嬌謝王廣文雙姬詞

西真姊妹料凡心忽起共辭瑤闕燕燕鶯鶯相並比的當兩團兒雪合韻歌喉同茵舞袖舉措□□別江梅影裏迥然雙蘂奇絕　還聽別院笙歌倉皇走報笑語渾重疊拾翠洲邊攜手處疑是桃根桃葉並蒂芳蓮雙頭紅藥不意俱攀折今宵鴛帳有同對影明月

三友同飲借赤壁韻

論心論相便擇術滿眼紛紛何物踏碎鐵鞋三百緉不在危峯絕壁龍友相逢窪樽緩舉議論敲冰雪何妨人道聖時同見三傑　自是不日同舟平戎破虜豈由言輕發任使窮通相鼓弄恐是真□難滅寄食王孫喪家公子誰握周公髮冰□皎皎照人不下霜月

贈夏成玉

妙齡秀發湛靈臺一點天然奇絕萬壑千巖歸健筆掃盡平山風月雪裏疏梅霜頭寒菊迥與餘花別識人青眼慨然憐我疏拙　遐想後日蛾眉兩山橫黛談笑風生頰握手論文情極處冰玉一時清潔掃斷塵勞招呼蕭散滿酌金蕉葉醉鄉深處不知天地空闊

江城子戲同官

留仙初試砑羅裙小腰身可憐人江國幽香曾向雪中聞過盡東園桃與李還見此一枝春　庾郎襟度最清真挹芳塵便情親南館花深清夜駐行雲拚卻日高呼不起燈半滅酒微醺

惜奴嬌戲同官

風骨蕭然稱獨立羣仙首春江雪一枝梅秀小樣香檀映朗玉纖纖手未久轉新聲泠泠山溜　曲裏傳情更濃似尊中酒信傾蓋相逢如舊別後相思記敏政堂前柳知否又拚了一場消瘦

南鄉子贈妓

好箇主人家不問因由便去嗏病得那人妝晃子巴巴繫上裙兒穩也哪　別淚沒些些海誓山盟總是賒今日新歡須記取孩兒更過十年也似他

唐多令

淑景鬬清明和□拂面輕小杯盤同集郊坰頰著箇轎兒不肯上須索要大家行　行步漸輕盈行行語笑頻鳳鞋兒微褪些根蘗忽地倚人陪笑道真箇是腳兒疼

踏歌

攧厥看精神壓一寵兒劣更言語一似春鶯滑一團兒美滿天和雪　去也把春衫換卻同心結向人道不怕輕離別問昨宵因甚歌聲咽　秋被夢春閨月舊家事卻對何人說告第一莫趁蜂和蝶有春歸花落時節

眼兒媚妓

煙花叢裏不宜他絕似好人家淡妝嬌面輕注朱脣一朵梅花　相逢比著年時節顧意又爭些來朝去也莫因別箇忘了人咱

如夢令 贈歌者
韻勝仙風縹渺的皪嬌波宜笑弄玉一聲歌占斷多
情風調清妙清妙留住飛雲多少
鷓鴣天 樵歌
天上人閒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一杯能變愁山
色三琖全迴冷谷春　歡後笑怒時瞋醒來不記有
何因古時有道陶元亮解道君當恕醉人
和陳提幹
翦燭西窗夜未闌酒豪詩興兩聯縣香歎瑞獸金三
尺人插雲梳玉一彎　傾笑語捷飛泉觥籌到手莫
留連明朝再作東陽約肯把鸞膠續斷絃
又
有箇仙人捧玉巵滿斟堅勸不須辭瑞龍透頂香難
比甘露澆心味更奇　開道域洗塵機融融天樂醉
瑶池霓裳拽住君休去待我醒時更一杯
踏莎行 春日有感
萱草齊階芭蕉弄葉亂紅點點團香蝶過牆一陣海
棠風隔簾幾處梨花雪　愁滿芳心酒潮紅頰年年
此際傷離別不妨橫管小樓中夜闌吹斷千山月
□□□ 出塞春寒有感
鶯未老花謝東風掃鞦韆人倦綵繩閒又被清明過
了　日長減破夜長眠別聽笙簫吹曉錦牋封與怨
春詩寄與歸雲縹緲
謁金門 和陳提幹
山共水美滿一千餘里不避曉行并早起此情都為
你　不怕與人尤殢只怕被人調戲因甚無箇阿鵲
地沒工夫說裏
鵲橋仙 送粉卿行
轎兒挑了擔兒裝了杜宇一聲催起從今一步一回
頭怎睚得一千餘里　舊時行處舊時歌處空有燕
泥香墜莫嫌白髮不思量也須有思量去裏
好事近 春日郊遊
春動酒旗風野店芳醪留客繫馬水邊幽寺有梨花
如雪　山僧欲看醉魂醒茗椀泛香白微記碧苔歸
路嫋一鞭春色
又
花月賞心天擅舉多情詩客取次錦袍須貰愛春醅
浮雪　黃鸝何處故飛來點破野雲白一點暗紅猶
在正不禁風色
又
春意滿西湖湖上柳黃時節瀕水霧窗雲戶貯楚宮
人物　一年管領好花枝東風共披拂已約醉騎雙
鳳玩三山風月
水調歌頭 和馬叔度遊月波樓
客子久不到好景為君留西樓著意吟賞何必問更
籌喚起一天明月照我滿懷冰雪浩蕩百川流鯨飲
未吞海劍氣已橫秋　野光浮天宇迥物華幽中州
遺恨不知今夜幾人愁誰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
爾決策尚悠悠此事費分說來日且扶頭
聾采若壽
泰嶽倚空碧汶□卷雲寒萃茲山水奇秀列宿下人
寰八世家傳素業一舉手攀丹桂依約笑談閒賓幕
佐儲副和氣滿長安　分虎符來近甸自金鑾政平
訟簡無事酒社與詩壇會看沙隄歸去應使神京再
復款曲問家山玉佩揖空闊碧霧翳蒼鸞
洞仙歌 為葉丞相壽
江頭父老說新來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見朱顏綠
鬢玉帶金魚相公是舊日中朝司馬　遙知宣賜處
東閣華鐙別賜仙韶接元夜問天上幾多春只似人
閒但長見精神如畫好都取山河獻君王看父子貂
蟬玉京迎駕
賀新郎 和吳明可給事安撫
世路風波惡喜清時邊夫袖手□將帷幄正值春光
二三月兩兩燕穿簾幕又怕箇江南花落與客攜壺
連夜飲任蟾光飛上闌干角何時唱從軍樂　歸歟
已賦居巖壑悟人世正類春蠶自相纏縛眼畔昏鴉
千萬點□欠歸來野鶴都不戀黑頭黃閣一詠一觴
成底事慶康寧天賦何須藥金琖大為君酌
漁家傲 湖州幕官作舫室
風月小齋模畫舫綠窗朱戶江湖樣酒是短橈歌是
槳和情放醉鄉穩到無風浪　自有拍浮千斛釀從
教日日蒲桃漲門外獨醒人也訪同俯仰賞心卻在
鴟夷上
霜天曉角 赤壁
雪堂遷客不得文章力賦寫曹劉興廢千古事泯陳
迹　望中磯岸赤直下江濤白半夜一聲長嘯悲天
地為予窄
蘇武慢 雪
帳暖金絲杯乾雲液戰退夜□颼颼障泥繫馬掃路
迎賓先借落花春色歌竹傳觴探梅得句人在玉樓

瓊室喚吳姬學舞風流輕轉弄嬌無力　塵世換老盡青山鋪成明月瑞物已深三尺豐登意緒婉娩光陰都作暮寒堆積回首驅羊舊節入蔡奇兵等閑陳迹總無如現在尊前一笑坐中贏得

綠頭鴨　七夕

歎飄零離多會少堪驚又爭如天人有信不同浮世難憑占秋初桂花散采向夜久銀漢無聲鳳駕催雲紅帷卷月泠泠一水會雙星素杼冷臨風休織深訴隔年誠飛光淺青童語款丹鵲橋平　看人間爭求新巧紛紛女伴歡迎避鐙時綵絲未整拜月處蛛網先成誰念監州蕭條官舍燭搖秋扇坐中庭笑此夕金鈿無據遺恨滿蓬瀛敧高枕梧桐聽雨如是天明

烏夜啼　戲贈籍中人

江頭三月清明柳風輕巴峽誰知還是洛陽城　春寂寂嬌滴滴笑盈盈一段烏絲闌上記多情

品令

迢迢征路又小舸金陵去西風黃葉淡煙衰草平沙將暮回首高城一步遠如一步　江邊朱戶忍追憶分攜處今宵山館怎生禁得許多愁緒辛苦羅巾搵取幾行淚雨

原书空白页

稼軒詞補遺校記

菩薩蠻稼軒　□思原本作想思誤

念奴嬌西真　□□原本作脱體誤

又論心　真□原本闕文未空格　冰□原本作冰雪誤

唐多令　和□原本作和氣氣疑風誤

踏歌按此爲雙曳頭調原本分二段以問昨宵句作過片据朱敦儒樵歌改正

鷓鴣天天上

又有箇　以上二首見樵歌

□□□原本作謁金門誤按此調詞律及詞律拾遺竝未載俟考

水調歌頭泰嶽　汶□原本作汶文誤

洞仙歌按此詞元大德本稼軒長短句有之

賀新郎　□欠原本闕文未空格

蘇武慢　夜□原本闕文未空格

稼軒詞補遺一卷萬載辛敬甫啓泰輯得於永樂大典中者稼軒詞毛氏汲古閣刊本四卷與文獻通考合王氏四印齋重刊元大德信州書院本十二卷視毛本增多十一闋是卷補毛本之遺其見諸大德本者僅洞仙歌壽葉丞相一闋編纂大典者殆亦未睹大德本耶敬甫稼軒集誌語謂所得長短句五十首詞跋則稱三十六首蓋初有他人之作後又芟汰者而鷓鴣天有二闋曾見朱希真樵歌當時或未致詳審今大典已散佚殆盡此數十闋者使非敬甫表襮而出之幾何不有亡書之歎也卷中訛誤閒亦未免刊既畢爲條舉所校者如右壬子立冬後四日彊邨遺民朱孝臧跋

蚤歲居南昌館俸所入先大夫命以聚書竭十年之力蓋得書數十萬卷宋代文籍尤所篤嗜洎遊江淮挾以自隨萬載辛氏輯刻稼軒集其一也其補遺詞三十餘闋爲他本所無半塘老人刊稼軒詞跋稱未見此本蓋流傳亦已尠矣夫辛氏輯刻在嘉慶中葉距今不踰百年世遂詫爲罕見於此可徵古籍之散佚有什百千萬於此者也滬尹先生嘗與論及相爲嘅歎遂出篋衍謀付梓人俾稼軒之詞海內復覩足本宗元所著錄之籍亦以流布此豈兵塵澒洞中所易得耶宗元嘗造聽楓之園坐無著之龕積書如山几塵不掃先生歗歌其閒屛謝世事他日必更有佳刻以餉學人此又宗元矯首跂踵以請於先生者也

癸丑夏孟紹興諸宗元跋

白石道人詩集歌曲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愉園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白石道人詩詞序

臣里雅譚文字昵於陶詠寓公傳作名氏繡於湖山則有番陽布衣松陵遊客蕭家詩派詫白石之有雙宋代詞流除玉田而無偶然而最工令慢或掩詩名絶妙歌行分傳別集是以史臣箸錄但標叢稿之名嘉泰初編僅有歌曲之刻流傳將七百載剞劂且十餘家縱復競握靈蛇未必盡窺全豹兵塵況涉板槧亦灰偶貰叢殘匙離㒵盋吁其惜矣邁孫許丈熱腸媚古目湮散爲可傷明眼求書斳un蒼稡而後快以爲君臣南渡存於客子文詞士女西湖飲彼勝流膏潤矧如白石翁者卽論人品有晉宋閒風別擅書名似申韓家法幸餘述造大恩畸零於是羅百琲之散珠胖兩珪爲合璧梨鐫並槧楮帙同函集長短句而傳及拍文彙五七言而增以詩說既評跋倡詶之旁采復遺聞軼事之兼蒐斯則南村手鈔以還無茲慼舉祠堂善本而外後爲寶書者也嗟乎翰墨有靈煙霜多感酹馬塍之酒墓門沒於花田度石函之橋寓亭荒於水磨謝爾費將油素於傳授簡之人更誰贈得小紅解唱吹簫之我光緒甲申天中節錢唐張預序於東城之量月樓

白石道人詩集自敘

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黃初迄於今人異韞故所出亦異或者弗省遂豔其各有體也近過梁谿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余曰誠齋之說政爾昔聞其歷數作者亦無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千巖於瀟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遺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可○祠堂本作所以爲合耶抑亦欲俎豆余於作者之閒而姑謂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唶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釣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自敘二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祠堂本有不字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兼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或曰不可物以蛻而化不以蛻而累以其有蛻是以有化君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爲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

南宋番陽姜堯章以布衣擅能詩聲所爲樂章更妙絶一世今所傳白石道人詩集一卷蓋本臨安睦親坊陳起所刊羣賢小集更竄入麗水姜特立梅山藁中詩幾於邾婁之無辨樂章自黄叔暘所輯花庵絶妙詞選二十餘闋外流傳者寡雖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搜討亦未見其全疑白石道人歌曲六卷著錄於貴與馬氏者久爲廣陵散矣近雲閑樓廉使敬思購得元陶南村手鈔則六卷完好無恙若有神物護持者余友符戸部藥林從都下寄示因幷詩集亟爲開雕公之同好詩集稍分各體釐定去竄入之作歌曲第二卷第六卷爲數寥寥因合爲四卷其中自製曲俱有譜旁注雖未析其節奏悉依元本鉤摹以俟知音識曲者論定云爾乾隆癸亥冬十月既望江都

陸鍾輝書

原书空白页

白石道人小傳

嚴　杰

姜夔字堯章系出九真唐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輔之裔八世祖泮任饒州教授卽家於鄱陽父噩紹興庚午擢進士第以新喻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遊流落古沔恬澹寡欲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衣工書法箸續書譜以繼孫過庭頗造翰墨閫域詩律高秀詞亦精深華妙尤嫺於音律初學詩於蕭𣅜攜至苕上遂以兄子妻之時張鎡楊萬里皆折節與交而樓鑰范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曾以青衣小紅贈之紹興中秦檜當國隱箬坑之丁山參政張鎡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以儲夔嘗患樂典久墜欲正頌臺樂律寧宗慶元丁巳上書論雅樂幷進大樂議詔付有司收掌時有嫉其能者以議不合而罷己未作鐃歌鼓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潔意度高遠有超越騂騮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故蘇泂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箸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禊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叢藁十卷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子二瓊太廟齋郎瑛嘉禾郡僉判

白石道人小象

康郎之山彭蠡之水靈秀所鍾篤生逸士上書論樂天子色喜尚使審音一夔足矣人嫉其能時止則止去而隱焉同彼冉里答對溉云有大才而無貴仕否於白石亦曰如是

何起瀛贊　徐惟琨錄

綴言

宋史藝文志載姜夔白石叢藁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白石道人集三卷今所傳詩集非足本也王晦叔炎有和堯章九日送菊詩二首陳唐卿造有次堯章寄贈詩原韻五首又次堯章餞南卿韻二首集中無此詩亦未著於目錄恐此外佚者尙多從此遂成廣陵散矣

白石道人歌曲無論宋嘉泰本不可得見即貴與馬氏本亦少流傳就所知者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本華亭張奕樞本歙縣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揚州知足知不足齋本陸版後入江鶴亭家再歸阮文達道光癸卯燬於火張版入南潯張氏書三味樓後亦不存陸本洪本祠堂本皆詩詞合刻餘則有詞無詩近又有閩中倪耘劬本臨桂王鵬運本至於斠勘精審當推陸本爲最茲据陸本重刊閒有與別本互異者附刊本字之下以墨圍隔之

南匯張嘯山徵君文虎著舒藝室餘筆載白石道人歌曲攷證謂陸鍾輝本所刻譜式以意竄改每失故步不如張奕樞所刻之善不知陸張兩刻皆從樓敬思所藏陶南邨手鈔本錄出陸本刻於乾隆癸亥張本刻於己巳相去才數年中閒或以鈔胥致譌兩本對勘似陸刻猶勝於張嘯山但据張本訂正指陸爲譌其實陸本未嘗譌也安得嘉泰本一正是之

白石道人歌曲第四卷後有嘉泰壬辰至日刻於東巖之讀書堂雲閒錢希武十九字似陶南邨從宋本錄存

原书空白页

白石道人詩集目錄

卷上

五言古詩

以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爲韻奉別沔鄂親友

赤松圖

虞美人草

華藏寺雲海亭望具區

夏日寄朴翁朴翁時在靈隱

春日書懷四首

箜篌引

待千巖

古樂府

雪中訪石湖 范成大和詩附

賦千巖曲水

李陵臺

呈徐通仲兼簡仲錫通仲與誠齋爲鄉人近來赴調而誠齋去國又通仲久與千巖有苕霅之約而未至余挽通仲欲與同歸千巖故末章及之

和轉庵丹桂韻

昔遊詩 潘檉韓淲書後詩附

七言古詩

送王孟玉歸山陰

烏夜啼

余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予曰白石道人且以詩見畀其辭曰人閒官爵似摶蒱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予以長句報貺

丁巳七月望湖上書事

送陳敬甫

生雲軒

送項平甫倅池陽

書乞米帖後

契丹歌

禽言如曰哥哥

次韻誠齋送僕往見石湖長句 楊萬里原作附

卷下

五言律詩

題華亭錢參園池

同朴翁登臥龍山

坐上和約齋

出北關

答沈器之二首

悼石湖三首

七言律詩

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

寄上張參政

京口留別張思順

次朴翁遊蘭亭韻

次韻胡仲方因楊伯子見寄

賀張肖翁參政

陳君玉以小集見歸用余還誠齋朝天續集韻作七字奬報貺

寄田郎

送王德和提舉淮東
寄時甫
送李萬頃
次韻千巖雜謠
寄上鄭郎中
送左眞州還長沙
乍涼寄朴翁
張平甫哀挽
五言絕句
同潘德久作明妃詩
東堂聯句
與和甫時甫分題畫卷孌得剡溪圖
六言絕句
金神夜獵圖二首
次韻鴛鴦梅二首
馬上值牧兒
七言絕句
過湘陰寄千巖
雁圖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臨安旅邸答蘇虞叟
姑蘇懷古
次韻德久
次石湖書扇韻
竹友爲徐南卿作
壽朴翁
湖上寓居雜詠
平甫見招不欲往
三高祠
過桐廬
登烏石寺觀張魏公劉安成岳武穆留題劉云侍兒意眞奉命題記
過垂虹
訪費山人
牛渚
武康丞宅同朴翁詠牽牛
朴公悼牽牛甚奇余亦作
過德淸
項里
雪中六解
越中士女春遊
送范仲訥往合肥三首
下菰城
平甫放三十二〇祠堂本作六鷗於吳松余不及與盟
蕭山
戊午春帖子
偶題
陳日華侍兒讀書
女郎山
釣雪亭
綠萼梅
次韻武伯

觀燈口號十首
陪張平甫遊禹廟
寄俞子二首
集外詩
燈詞
春詞
同朴翁過淨林廣福院
嘉泰壬戌上元日訪全老於淨林廣福院觀沈傅師碑隆茂
宗畫贈詩
龍井
自題畫像
句
白石道人詩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白石道人詩集卷上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五言古詩

以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爲韻奉別沔鄂親友

滔滔沔鄂留有覥三宿桑持鉢了白日事賤丸蛣蜣舍(○祠堂本作念)當去石友煙席淩江湘爲君試歌商歌短意則長佳人魯山下(謂楊大昌正之)日弄清漢波促絃調寶瑟哀思感人多咬哇秦缶擊冷落郢客歌知音良不易如此粲者何英英白龍孫(鄭仁舉文皐)眉目古人氣拮据營數椽下簾草生砌文章作逕庭功用見造次無庸垂磬嗟遺安鹿門意詩人辛國士(辛泌克清)句法似阿駒別墅滄浪曲綠陰禽鳥呼頗參金粟眼漸造文字無兒輩例學語屋壁祝蒲(○舊鈔本作呼)盧山陰千載人揮灑照八極只今定武刻猶帶龍虎筆單侯出機杼(單煒炳文)豈是劍舞得餘波入竹石絕歎咄咄逼異時之眾君在涅守白顥黃鐘欠牛鐸淋漓弔遺稿有子殊可人(蔡迨堅吾子字武伯)特未見此老客來請論文但道曲肱好中郎遊千霜曲高復誰爲龐翁趣無絃鄭伯功斲鼻春風桃花溪寒淥繞蒼翠何當從兩君放浪計幽事宦達羞故妻貧賤厭邱嫂上書雲雨迴還舍筍蕨老江皐鉏帶經決計恨不早士無五羖皮沒世抱枯槁伐木響虛牝吾願友褐夫九關呀虎豹何時內高袪黃鵠渺雲樹鸎鷂澹煙蕪倚杖得清賞洗心觀本初孤鴻度關山風霜催翅翎影低白雲暮哀嗷那忍聽士生有如此儲粟不滿瓶著書窮愁濱可續離騷經

赤松圖

山東隆準公未語心已解按劍堂下人成事汝應退非無帶礪約政爾有恩害平生三寸舌松閒漱寒瀨

虞美人草

夜闌浩歌起玉帳生悲風江東可千里棄妾蓬蒿中化石那解語作草猶可舞陌上望騅來翻愁不相顧

華藏寺雲海亭望具區(寺爲張循王功德院)

茫茫復茫茫中有山蒼蒼大哉夫差國坐占天一方夫差醉蓮宮巨浪搖不醒越師何從來奪我玉萬頃年年亭上秋一笛千古愁誰能知許事飛下雙白鷗

夏日寄朴翁朴翁時在靈隱

風吹松樹枝懷我松閒友雲從北山來令我屢回首山雲夜夜起山雨侵人衣遙知竹窗裏自吟新雨詩

春日書懷四首

九真何蒼蒼乃在清漢尾衡茅依草木念遠獨伯姊春來衆芳滋春去衆芳萎兄弟各天涯啼鴂見料理漢江出巨魚風雷入驅使安得挾我翰西征二千里

春雲驛路暗遊子渺歸程永懷故山下風雨悲柏庭翁仲不解語幽鳥時時鳴人家插垂柳客裏又清明

垂楊大別寺春草郎官湖家巷有石友合并不待呼瘦藤倚花樹花片藉玉壺老鄭譚絕妙辛楊句敷腴平生子姚子貌古心甚儒時邀野僧語閒與琴工俱酒闌興未了左轉城南隅大江圍楚碧煙水入元虛留落不自恨惟嗟故人疏一月三見夢夢中相與娛日日潮風起悵望武昌魚

武昌十萬家落日紫煙低亭亭頭陀塔高處白鳥棲白鳥忽飛去春山空四圍南樓有佳人再召且再辭閉門課文事(○舊鈔本作史)攖物深天機斯人不可致白鳥會來歸

箜篌引

箜篌且勿彈老夫○舊鈔本作大不可聽河邊風浪起亦作箜篌聲古人抱恨死今人抱恨生南鄰賣妻者秋夜難爲情長安買歌舞半是良家婦主人雖愛憐賤妾那久住緣貧來賣身不緣觸夫怒日日登高樓悵望宮南樹

待千巖

褰裳望洞庭眼過天一角初别未甚愁别久今始覺作箋非無筆寒雁不肯落蘆花待挐音○舊鈔本作舟怪底北風惡若人金石心試命○舊鈔本作問洞庭浪傳聞下巴陵瀝酒喜無恙我行丹楓林屢騁白蘋望烏鵲不可嗔論功當坐上

古樂府

裁衣贈所歡曲領再三安歡出無人試閨中自著看甚欲逐郎行畏人笑無媒日日東風起西家桃李開令我歌一曲曲終郎見留萬一不當意翻作平生羞

雪中訪石湖

雪矸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黄蘆陣野鷺我自將十萬三載○祠堂本作戰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笑粲

次韻堯章雪中見贈　范成大致能

玉龍陣長空皐比忽先犯鱗甲塞天飛戰退三百萬當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蓬華愧三粲

賦千巖曲水

紅雨灑溪流下瀨仍小駐魚隊獵殘香故故作吞吐老子把一盞微風忽吹去

李陵臺

李陵歸不得高築望鄉臺長安一萬里鴻雁隔年回望望雖不見時時一上來

呈徐通仲兼簡仲錫通仲與誠齋爲鄉人近來赴調而誠齋去國又通仲久與千巖有苕霅之約而未至余挽通仲欲與同歸千巖故末章及之

斯文準乾坤作者難屈指我從李郭遊知有徐孺子春風橘洲前白月太湖尾懷哉○舊鈔本作我來無期玉唾炯在紙去年識仲氏何啻空谷喜合并忽自天顛倒見底裏維君天下士竹箭東南美胡不在石渠諸公當料理千巖今林宗泉石助風軌示疾不下堂有句高八米此老筆硯交誠齋古元禮毫端灑秋露去國詞愈偉屬聞都門别回首即桑梓獨憐苕溪上垂榻俟行李煙波肯尋盟歸櫂爲君艤

和轉庵丹桂韻

野人復何知自謂山澤好來禅奉常議識笳鼓羽葆誰憐老垂垂卻入鬧浩浩營巢猶是寓學圃何不早淮桂手所植漢甕躬自抱花開不忍出花落不忍掃佳客夜深來清尊月中倒一禪兩居士更約踐幽討

昔遊詩

夔蚤歲孤貧再走川陸數年以來始獲寧處秋日無謂追述舊遊可喜可愕者吟爲五字古句時欲展閱自省生平不足以爲詩也

洞庭八百里玉盤盛水銀長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輪我舟度其中晃晃驚我神朝發黄陵祠暮至赤沙曲借問此何處滄灣三十六青蘆望不盡明月耿如燭灣灣無人家只就蘆邊宿

放舟龍陽縣洞庭包五河○舊鈔本作灃沅瀆湘大江湖洶洶不得道茫茫將柰何篙師請小泊石矸沈泥沙是中大無岸強指葦與莎滯留三四晨大浪山嵯峨同舟總下淚自謂餵黿鼉白水日以長僅存青草芽轉盼又已沒但見千頃波此時羨白鳥飛入青山阿

九山如馬首一一奔洞庭小舟過其下幸哉波浪平大風忽怒起我舟如葉輕或升千丈坡或落千丈坑回望九馬山政與大浪爭如飛

鵝車礟亂打睢陽城又如白獅子山下跳髩鬖須臾入別浦萬死得
一生始知茵席溼盡覆杯中羹作獰獰髩鬖一
蕭蕭湘陰縣寂寂黃陵祠喬木蔭樓殿畫壁半傾攲蘆洲雨中澹漁
網煙外歸重華不可見但見江鷗飛假令無恨事過此亦依依
我乘五板船將入沌河口大江風浪起夜黑不見手同行子周子渠
膽大如斗長竿插蘆席船作野馬走不知何所詣生死付之偶忽聞
入草聲燈火亦稍有杙船遂登岸亟買野家酒
天寒白馬渡漢川縣界落日山陽村是時無霜雪萬里風奔奔外旃吹已
透內纊冰不温吹馬馬欲倒吹笠任飛翻不見行路人但見草木番
忽看野燒起大燄燒乾坤聲如震舊鈔本作電雷震勢若江湖吞虎豹走
散亂麇鹿不足言夜投野店宿無壁亦無門此行值三厄幸得軀命
存明發見老姊斗酒爲招魂
揚舲下大江日日風雨雪留滯鼇背洲十日不得發岸冰一尺厚刀
劍觸舟楫岸雪一丈深屹如玉城舊鈔本作成堞同舟二三士頗壯不恐
懾蒙氈閉祠堂本作閉篷臥波裏任傾側晨興視氈上積雪何皎潔欲上
不得梯欲留岸頻裂扳援始得上幸有人見接荒村兩三家寒苦衣
食缺買豬祭波神入市路已絕如今得安坐閑對妻兒說
青草長沙境洞庭渺相連洞庭西北角雲邊更無邊後有白湖沌渺
莽里數千豈惟大盜窟神龍所盤旋白湖辛巳歲忽墮死蜿蜒一鱗
大如箕一鬐大如椽白身青鬐鬣兩角上揞天半體臥沙上半體猶
沈淵里正聞之官官使吏致虔作齋爲禳祓觀者足闐闐斂席覆其
體數里聞腥羶一夕雷雨過此物忽已還遺跡陷成川中可行大船
是年虜亮至送死江之壖或云祖龍讖詭異非偶然近日山陽人采
菱不知還望見三龍浮目若電火然見龍多見尾少見四體全一龍
已爲異三者亦罕傳又因漁湖側水中忽生煙煙中一驢出繞身步
蹁躚俄隨霹靂去欲語無由緣我聞語此事乘舟往觀焉徑往枯葭
浦白鷺爭相先湖有劉備廟實司浩渺權徘徊無所見歸櫂月明前
昔遊桃源山先次白馬渡桃源縣界渡頭何清深鵁鶄在高樹白馬亦洞
天昔人有奇遇洞門不可見但聞水聲怒瞻彼羽人宅乃乘方船渡
修廊夾五殿重閣映千樹規模象魏壯四合綠陰護山椒望五溪壺
頭入指顧故宮在其北屋瓦帶松霧古杉晉時物中空野人住外圍
四十尺內可十客聚我遊瞿仙館壇上表遺步卻下八疊坡一亭衆
妙具兩山抱澄潭老木枝榦互瞻前秀而迴坐久凜難駐桃源獨不
見僻在宮南路山行轉深邃狙猿紛上下石竇出微涓令我意猶豫
昔聞漁舟子水際見洞戶今看去溪遠定自後人誤惆悵卻歸來此
遊不得屢於今二十年歷歷經行處
昔遊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掃積雪萬萬玉花凝或如生綃挂或
如薄霧橫紛紛虎豹吼往往蛟龍驚人語不相聞濺雹漂風纓有魚
緣峭壁上上終不停此中有神物雷雨周八紘
昔遊衡山上未曉入幽谷欲識所坐輿橫板挂兩竹狀如秋千垂高
下不傾覆登山九千丈中道多佛屋一峯高一峯峯峯秀林木仰看
同來客木末見冠服高臺石橋路尋常雲所宿下方雷雨時此上自
晴旭紫蓋何突兀萬里在一目餘峯六七十僅如翠浪蹙北有懶瓚
巖大石庇樵牧下窺半厓花杯盂琢紅玉飛雲身畔過攬之不盈掬
祝融最高絕紫蓋不足錄俯視同仰觀蒼蒼萬形伏惟餘岣嶁峯南
睇半空綠髣髴認瀟湘向嶽流屈曲高處驚我魂翻思宅平陸其東
有雷穴靈異謹勿觸雲來緜世界雲去一峯獨僧窗或留鋪雲入不
可逐絕頂横石梁仙人有遺躅山多金光草夜半如列燭靈藥不可
尋吁嗟歸太速
濠梁四無山坡陁互長野吾披紫茸氈縱飲面無赭自矜意氣豪敢
騎雪中馬行行逆風去初亦略瀟灑疾風吹大片忽若亂飄瓦側身
當其衝絲鞚袖中把重圍萬箭急馳突更叱咤酒力不支吾數里進

一舁燎茅烘溼衣客有見留者徘徊望神州沈歎英雄寡
既離湖口縣未至落星灣舟中兩三程程程見廬山廬山遮半天五
老雲爲冠朝看金疊疊暮看紫巉巉瀑布在山半髣髴認一斑廬山
忽不見雲雨滿人閒
雪霽下揚子閒望江上山山山如白玉日照金孱顏是時江水淨影
落清鏡寒潮催庾信老雲送佛貍還萬古感心事惆悵垂楊灣
衡山爲真宮道士飲我酒共坐有何人山中白衣叟問叟家何在近
住山洞口殷勤起見邀徐步入林藪雲深險徑黑石亂湍水吼尋源
行漸遠茅屋翦如帚老烹茶味苦野琢琴形醜叟云司馬遷學道此
居久屋東大磐石碁畫今尚有古木庇覆之清泉石根走因悲百年
內汲汲成白首仙人固難值隱者亦可偶追惟恍如夢欲畫無好手

書昔遊詩後　　潘　檉德久

我行半天下未能到瀟湘君詩如畫圖歷歷記所嘗起我遠遊興
其如髩毛霜何以舒此懷轉軫彈清商

又　　韓　淲仲止

平生未踏洞庭野亦不曾登南嶽峯因君譚舊遊恍如常相從江
淮歷歷轉湘浦裘馬意氣傳邊烽吾嘗汎大江只見匡廬松乘風
醉臥帆影底高浪直濺嵐光濃日暮泊船時是夜方嚴冬雪花壓
船船背重纜搖柂鼓聲如鐘當年意淺語不到無句可寫波濤舂
君詩乃如許景物不易供盡歸一毫端狀□□飛龍人閒勝處貴
著眼雖有此興無由逢錢唐山水亦自好奈何薄宦難從容南高
北高一十丈潮頭日夜鳴靈蹤應有隱者爲識賞青鞵布韤扶杖
笻君無詑彼我愧此急還詩卷心徒忪

七言古詩

送王孟玉歸山陰

淮南雪落雲繞戍王郎鳴鞭獵狐兔問君本是山陰人何不扁舟剡
溪去人生樂事將無同知君此心如太空只今去踏龍尾道也似寒
江蓑笠翁鑑湖一曲荷花浦君不歸來花有語舊宅應添竹幾竿到
家不覺秋如許十年雪裏看淮南聚米能作淮南山籌邊妙處須急
吐政自不容修竹閒人道長江無六月日光正射青蘆葉何以贈君
濯炎熱雪卽是詩詩是雪

烏夜啼

老烏棲棲飛且號晨來枝上啄楮桃楮桃已空楮葉死猶啄枯枝覓
蟲蟻老烏賦分何其貧未啼已被鄰公嗔吁嗟老烏不自知牆頭屋
上紛成羣吳中貴遊重鸚鵡千金遠致能言語花底紅絛鄭袖擎盤
中碧果秦宮取天生靈物得人憐過者須來鸚鵡邊老烏事事無足
錄人閒猶傳夜啼曲

余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予曰白石道人且
以詩見畀其詞曰人閒官爵似擣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
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予以長句報貺

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煑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
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真祖只在南山南我欲從
之不憚遠無方煑石何由軟佳名錫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囊
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嚥之轉庵德久自號云

丁巳七月望湖上書事

白天碎碎如拆綿黑天昧昧如陳玄白黑破處青天出海月飛來光
尚溼是月○祠堂本作夜太史奏月蝕三家各自矜算術或云七分或食既
或云食晝不在夕上令御史登吳山下視海門監月出年來曆失無
人修三家之說誰爲優乍如破鏡光炯炯漸若小兒初食餅時方下
令嚴禁銅破鏡何爲來海東天邊有餅不可食聞說飢民滿淮北是
鏡是餅且勿論須臾還我黃金盆金盆當空四山靜平波倒浸雲天
影下連八表共此光上接銀河通一冷御史歸家太史眠人閒不聞

鐃鼓傳白石道人呼釣船一瓢欲酌湖中天荷葉擺頭君睡去西風急送敲窗句

送陳敬甫

十年所聞溢吾耳去年誦君書一紙古人三語得奇士況此磊落數百字相逢千巖萬壑裏有客如君請兄事才高自古人所忌論高不信〇祠堂本作售反驚世好詩取客如券契我無二者猶至是如君之貧不可避如君之貧不可避呼舟徑度寒潮外

生雲軒

在山長與雲同齋出山憶雲雲不來千金買得太湖石數峯相對寒崔嵬朝來忽覺青苔溼㸌㸌如炊石間出白雲何處不相逢卻怪年年枉相憶王郎胸中横一邱在山出山雲與遊更呼白石老居士來倚雲根吟七字

送項平甫倅池陽

項君聲名天宇窄與君俱是荆湖客向來相聞不相值長安城中乃相識論文要得文中天邯鄲學步終不然如君筆墨與性合妙處特過蘇李前我如切切秋蟲語自謂平生用心苦神凝或與元氣接屢舉似君君亦許西湖一曲古牆陰清坐論詩夜向深見謂人閒有公等不知來者不如今乾坤雖大知者少君不見古人拙處今人巧我徂山林口挂壁如君合救狂瀾倒石渠春水綠泱泱閣下無人白日長萬里江湖入歸夢子雲不顧校書郎九華山色梅根渡半日風帆卽秋浦六條察吏安用許幸有千巖作詩侶

書乞米帖後

銀鉤鐵畫太師字從人乞米亦可憐五倉空虛胃神哭竟日悄悄無炊煙仙人留書說服氣道士辟穀期引年人生不食淚自苦獨不見子桑鼓琴十日雨

契丹歌都下聞蕭總管自說其風土如此

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車如水馬若龍春來草色一萬里芍藥牡丹相閒紅大胡牽車小胡舞彈胡琵琶調胡女一春浪蕩不歸家自有穹廬障風雨平沙軟草天鵝肥胡兒千騎曉打圍皁旗低昂圍漸急驚作羊角淩空飛海東健鶻健如許韝上風生看一舉萬里追奔未可知劃見紛紛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無年年海上驅羣胡一鵝先得金百兩天使走送賢王廬天鵝之飛鐵爲翼射生小兒空看得腹中驚怪有新薑元是江南經宿食

禽言如曰哥哥

君不見苕溪西南石鼓山鳥如鸜鵒啼其閑一人相傳是阿弟千呼萬喚去復還身爲獨鴈失儔侶所愧鶺鴒圖急難繞林哀哀訴明月夜闌月落聲漸咽天地闊遠兄不聞蒼崖下淚山竹裂豈無鴉舅與鵓姑人各有心非友于陟岡四顧空欷歔君不見江南望夫誰家子登山化石不得語

次韻誠齋送僕往見石湖長句

客來讀賦作雌蜺平生未聞衡說詩省中詩人官事了狎鷗入夢心無機韻高落落懸清月鏗鏘妙語春冰裂一自長安識子雲三歎鄴中無白雪范公蕭爽思出塵有客如此渠不貧堂堂五字作城守平章勁敵君在口二公句法妙萬夫西來囊中藏魯璵只今擊節烏棲曲不愧當年賀鑑湖

送姜堯章謁石湖先生　楊萬里廷秀

釣璜英氣横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詩江山愁訴鶯爲泣鬼神露索天洩機彭蠡波心弄明月詩星入腸肺肝裂吐作春風百種花吹散蘋湖數峯雪青鞋布襪軟紅塵千詩只博一字貧吾友夷陵蕭太守逢人說項不離口袖詩東來謁老夫慚無高價索璠璵翻然欲買松江艇逕去蘇州參石湖

白石道人詩集卷上

原书空白页

白石道人詩集卷下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五言律詩

題華亭錢參園池

花裏藏仙宅簾邊駐客舟浦涵滄海潤雲接洞庭秋草木山山秀闌干處處幽機雲韜世業暇日此夷猶

同朴翁登臥龍山

龍尾回平野簷牙出翠微望山憐綠遠坐樹覺春歸草合平吳路鷗忘霸越機午涼松影亂白羽對禪衣

坐上和約齋

句入冰輪冷愁因玉宇開可無如此客猶恨不能杯好句長城立塞鴉結陣來箜篌莫停手拚卻斷腸回

出北關

吳兒臨水宅四面見行舟蒲葉侵鵝項楊枝韉馬頭年年人去國夜夜月窺樓傳語城中客功名半是愁

答沈器之二首

江漢乘流客乾坤不繫舟玉琴虛素月金劍落清秋野鹿知隨草飢鷹故上韝風流大隄曲一唱使人愁

涉遠身良苦登高望欲迷試吟青玉案不是白銅鞮露下秋蟲怨風高北馬嘶槎頭有新味人在太湖西

悼石湖三首

身退詩仍健官高病已侵江山平日眼花鳥暮年心九轉終無助三高竟欲尋尚留巾墊角胡虜有知音

未作龍蛇夢驚聞露電身百年無此老千首屬何人安得公長健邪知事轉新酸風憂國淚高塚臥麒麟

未定情鍾痛何堪更悼亡遺書知伏枕來弔只空堂雪裏評詩句梅邊按樂章沈思酒杯落天闊意（一作正）茫茫

七言律詩

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

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祠堂本作柂）江東日暮雲

寄上張參政

姑蘇臺下梅花樹應為調羹故早開燕寢休誇香霧重鴛行卻望袞衣來前時甲第仍垂柳今度沙隄已種槐應念無枝夜飛鵲月寒風勁羽毛摧

京口留別張思順

伯勞飛燕若為忙還憶東齋夜共牀別後無書非棄我春前會面卻他鄉連宵為說經憂患異日相逢各老蒼更欲少留天不許曉風吹艇入垂楊

次朴翁遊蘭亭韻

亞字橋亭面面風六人同坐樹陰中松交歸路如留客石礙流杯故惱公山色最憐秦望綠野花只作晉時紅夕陽啼鳥人將散俯仰興懷自昔同（右軍祠堂有杜鵑花兩株極照灼）

次韻胡仲方因楊伯子見寄

此去廬陵定幾程向來卭（○舊鈔本作笻）杖未經行懸知征棹雲邊集大有吟情雪裏生楚渡食萍應甚美舜祠吹玉直能清二君即日青冥上惟我春山帶雨耕（仲方得萍鄉宰伯子得營道倅）

賀張肖翁參政

太乙圖書客屢談已知上相出淮南銀臺日月非虛過金鼎功名得細參從此與人為雨露應憐有客臥雲嵐明朝起為蒼生賀旋著藤冠紫竹簪

陳君玉以小集見歸用余還誠齋朝天續集韻作七字夔報貺

筆陣無功汗左輪而今老去不能軍水邊白鳥閒於我窗外梅花疑是君欲向江湖行此語可無朋友託斯文新篇大是相料理因憶西山揚子雲

寄田郎

楚楚田郎亦大奇少年風味我曾知春城寒食誰相伴夜月梨花有所思翦燭屢呼金鑿落倚窗閑品玉參差含情不礙逢人說鸚鵡能歌自作詞

送王德和提舉淮東

京塵吹帽汗淋衣相見頻年只道歸省裏移文那得了家邊持節未爲非貴乾碧海知誰用劃盡黃雲尚告饑可得不爲根本計秋風還是鴈南飛

寄時甫

遲君日日數歸程到得君歸我已行一路好山思共看半年有酒不同傾吾儕正坐清貧累各自而今白髮生人物渺然須強飯天工應不負才名

送李萬頃

猛相思裏得君來正喜歡時卻便回別路恐無青柳折到家應有小桃開起居五馬兼堂上問信千巖及阿灰（張禕姪張曙小字阿灰）兒女癡頑夫婦健漂零何日共尊罍

次韻千巖雜謠

中散平生七不堪鳳塵時時伴燕譚道士有神傳火棗故人無字入雲藍雨涼竹葉宜三酌日落荷花倚半酣極欲扁舟南蕩去冷鷗輕燕略相諳

寄上鄭郎中

梅根東望九華雲中有風流衣繡人名下一生勞夢想尊前數語倍情親節旄在道催歸漢花鳥留君且作春見說祥風挾時雨故園松菊亦精神

送左眞州還長沙

吳兒牽挽醉尊罏今日西歸略自如別路冷雲隨驛馬望鄉喬木記吾廬湘中花月偏憐酒淮左兒童待擁車凡我舊遊君更歷橘洲相見訝無書

乍涼寄朴翁

前日松閑步屧歸更將荷葉障秋暉如今城裏拋團扇應是山中試夾衣水有秋容蓮漸少樹含涼氣鳥慵飛炎天旣懶趨城市從此尤須戀翠微

張平甫哀挽

將軍家世出臞儒合上青雲作計疏吳下宅成花未種湖邊地吉草新鉏空嗟過隙催人世賴有提孩讀父書他日石羊芳草路弟兄來此一沾裾

五言絕句

同潘德久作明妃詩

明妃未嫁時滿宮妒蛾眉一朝辭玉陛人人淚雙垂

年年心隨雁日日穹廬中遙見沙上月忽憶建章宮

身同漢使來不同漢使歸雖爲胡中婦只著漢家衣

東堂聯句

金風涼夜深吹我蕭蕭鬢（趙雍和仲）起折丹桂枝驚落花上月（白石）

與和甫時甫分題畫卷夔得剡溪圖

枯槎啅乾鵲交臂失夫君柰此一尊酒憑高空水雲

六言絕句

金神夜獵圖二首

夜半金神羽獵奔走山川百靈雲氣於旗來下颯然已入青冥
後宮嬋娟玉女自鞚八尺飛龍兩兩鳴鞭爭導綠雲斜墜春風

次韻鴛鴦梅二首

晴日小溪沙暖春夢憐渠頸交只怕笛聲驚散費人月詠風嘲
漠漠江南煙雨于飛似報初春折過女郎山下料應愁殺佳人

馬上值牧兒

馬背何如牛背短衣落日空山只麽身歸盤谷未須名滿人閒

七言絕句

過湘陰寄千巖

渺渺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雁圖

萬里晴沙夕照西此心唯有斷雲知年年數盡秋風字想見江南搖落時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此詩錄寄誠齋得報云所寄十詩有裁雲縫霧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

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煙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美人臺上昔歡娛今日空臺望五湖殘雪未融青草死苦無麋鹿過姑蘇

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一作擊）流冰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

千門列炬散林鴉兒女相思未到家應是不眠非守歲小窗春意入燈花

三生定是陸天隨只○（祠堂本作又）向吳松作客歸已拚新年舟上過倩人和雪洗征衣

沙尾風迴一棹寒椒花今夕不登盤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詞翦燭看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閒篝火卻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明年少行役自裁白紵作春衫

少小知名翰墨場十年心事只淒涼舊時曾作梅花賦研墨於今亦自香

環玦隨波冷未銷古苔留雪臥牆腰誰家玉笛吹春怨看○（舊鈔本作照）見鵝黃上柳條

臨安旅邸答蘇虞叟

垂楊風雨小樓寒宋玉秋詞不忍看萬里青山無處隱可憐投老客長安

姑蘇懷古

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鷺眠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

次韻德久

籬落青青花倒垂避人黃鳥雨中飛西郊寂寞無車馬時有溪童賣菜歸

次石湖書扇韻

橋西一曲水通村岸閣浮萍綠有痕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處別開門

竹友為徐南卿作

髮已星星帶已寬徐卿猶自客長安家山竹好無由看漫種庭前○（祠堂本作心）一兩竿

世路蒼黃○（祠堂本作茫）總是愁暮年須得小優游如今漸覺知心少賸種青青伴白頭

壽朴翁

與師同月不同年歸墨歸儒各自緣想得山中無壽酒但攜茶到菊花前

湖上寓居雜詠

荷葉披披一浦涼青蘆奕奕夜吟商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

湖上風恬月澹時臥看雲影入玻瓈輕舟忽向窗邊過搖動青蘆一兩枝

秋風低結亂山愁千頃銀波礙○祠堂本作凝不流隄畔畫船隄上馬綠楊風裏兩悠悠

處處虛堂望眼寬荷花荷葉過闌干遊人去後無歌○舊鈔本作簫鼓白水青山生晚寒

輦路垂楊兩行栽苑門秋水欲平階朝朝南望宮雲起白鳥一雙山下來

微波銜得綠萍開數點青青黏石階綠封自來還自去來時須載白鷗來

布衣何用揖王公歸向蘆根濯軟紅自覺此心無一事小魚跳出綠萍中

囊封萬字總空言露滴桐枝欲斷絃時事悠悠吾亦嬾臥看秋水浸山煙

苑牆曲曲柳冥冥人靜山空見一燈荷葉似雲香不斷小船搖曳入西陵

處士風流不並時移家相近若依依夜涼一舸孤山下林黑草深螢火飛

臥榻看山綠漲天角門長泊釣魚船而今漸欲拋塵事未了菟裘一悵然

鉤窗不忍見南山下有三雛骨未寒惆悵古今同此味二陵風雨晉師還

柳下軒窗枕水開畫船忽載故人來與君同過西城路卻指煙波獨自回

指點移舟著柳隄美人相顧復相攜上橋更覺秋香重花在西陵小苑西

平甫見招不欲往

老去無心聽管絃病來杯酒不相便人生難得秋前雨乞我虛堂自在眠

樓閣萬重秋雨裏峯巒四合暮湖邊鳳城今夕涼如水多少人家試管絃

三高祠

越國霸來頭已白洛京歸後夢猶驚沈思只羨天隨子蓑笠寒江過一生

過桐廬

橫看山色仰看雲十幅風帆不藉人記取合江江畔樹他年此處好垂綸

命題記

登烏石寺觀張魏公劉安成岳武穆留題劉云侍兒意真奉

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字壓崔嵬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胭脂汙綠苔

過垂虹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訪費山人

稻叢茁茁欲齊肩楊柳僛僛不蔽蟬忽憶石頭橋○舊鈔本作城祠堂本同下路

槿花斜壓釣魚船

牛渚

牛渚磯邊渺渺秋笛聲吹月下中流西風不識張京兆畫得蛾眉如許愁

武康丞宅同朴翁詠牽牛

青花綠葉上疏籬別有長條竹尾垂老覺澹妝差有味滿身秋露立多時

朴公悼牽牛甚奇余亦作

不見青青繞竹生西風籬落挽枯藤道人一任空花過愁殺山陰覓句僧

過德清

木末誰家縹緲亭畫堂臨水更虛明經過此處無相識塔下秋雲爲我生

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煙波漸遠橋東去猶見闌干一點愁

項里 ○舊鈔本下有苔梅二字

項里項王之里也在山陰西南二十餘里地多楊梅苔梅皆妙天下王性之賦項里楊梅云只今枝頭萬顆紅猶似咸陽三月火予近得苔梅一株古怪特甚爲作七言

舊國婆娑幾樹梅將軍逐鹿未歸來江東父老空相憶枝上年年長綠苔

雪中六解

寒草汀雲護玉鞍連天花落路漫漫如今卻憶當時健下馬題詩不怕寒

黃鶴磯邊晚渡時柳花風急片帆飛一聲長笛魚龍舞白浪如山不肯歸

萬馬行空轉屋簷高寒壓索酒杯添故人家住吳山上借得西湖自捲簾

曾泛扁舟訪石湖恍然坐我范寬圖天寒遠挂一行雁三十六峯生玉壺

萬壑千巖一樣寒城中別有玉龍蟠舊人乘與扁舟處○舊鈔本作去今日詩仙○舊鈔本作成戴笠看

沈香火裏笙簫合煖玉鞍邊雉兔空辦得煎茶有驕色先生只合作詩窮

越中士女春遊

秦山越樹兩依依閒倚闌干看落暉楊柳梢頭春又暗玉簫聲裏夜遊歸

送范仲訥往合肥三首

壯志只便鞍馬上客夢長在江淮閒誰能辛苦運河裏夜與商人爭往還

我家曾住赤闌橋鄰里相過不寂寥君若到時秋已半西風門巷柳蕭蕭

小簾燈火屢題詩回首青山失後期未老劉郎定重到煩君說與故人知

下菰城

人家多在竹籬中楊柳疏疏尙帶風記得下菰城下路白雲依舊兩三峯

平甫放三十二○祠堂本作六鷗於吳松余不及與盟

橋下松陵綠浪橫來遲不與白鷗盟知君久對青山立飛盡梨花好句成

蕭山

歸心已逐晚雲輕又見越中長短亭十里水邊山下路桃花無數麥

青青

戊午春帖子

晴窗日日擬雕蟲惆悵明時不易逢二十五絃人不識淡黃楊柳舞春風

偶題

阿八宮中酒未醒天風吹髮夜泠泠歸來只怕扶桑晚赤脚横騎太乙鯨

陳日華侍兒讀書

繹句尋章久未休花房日晏不梳頭誰教郎主能多事乞與冥冥千古愁

女郎山漢陽縣西二十里

不見郢中能賦客可憐負此女郎山冰魂寂寞無歸處獨宿鴛鴦沙水寒

釣雪亭

闌干風冷雪漫漫惆悵無人把釣竿時有官船橋畔過白鷗飛去落前灘

綠萼梅

黃雲承韈知何處招得冰魂付北枝金谷樓高愁欲墮斷腸誰把玉龍吹

次韻武伯

楊柳風微約暮寒野禽容與只波閑道人心性如天馬欲攬青絲十二閑

觀燈口號十首

世間形象盡成燈烘火旋紗巧思生列肆又多看不遍○舊鈔本作偏○行祠堂本作遊人一一把燈行

市樓歌吹太喧譁燈若連珠照萬家太守令嚴君莫舞遊人空帶玉梅花

遊人總戴孟家蟬爭託星毬萬眼圓鬧裏傳呼大官過後車多少盡嬋娟

花帽籠頭幾歲兒女兒學著內人衣燈前月下無歸路不到天明亦不歸

好燈須買不論錢別有琉璃價百千都下貴人多預賞買時長在一陽前

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紛紛鐵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戰年若使英雄知□事不教兒女戲燈前

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

修內司人編戲鼓輦官營裏獨燒燈春風到處皆君賜金柳絲絲滿鳳城

正好嬉遊天作魔翠羃無柰雨沾何御街暗裏無燈火處處但聞樓上歌

陪張平甫遊禹廟

鏡裏山林綠到天春風只在禹祠前一聲何處提壺鳥猛省紅塵二十年

寄俞子二首

此郎都無子弟氣夜對黃嬭籠青燈君今落脚墮鳶外欲往從之歎未能

郎罷才名今白髮佐州亦復坐窮邊甚欲出手相料理東南風高難寄箋

白石道人詩集卷下

淳熙丙午立夏余遊南嶽至雲密峯徘徊禹溪橋下上愛其幽絶即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閒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闓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温便邀入舍內煎苦茶共食從容問從何來適吟何語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留意玆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匆匆不暇觀但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慶曆閒生始大驚意必得長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啜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偕來在官道上相候告别出至橋上馬徧詢土人無知者惟一老父歎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猶在耶與欲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鞍細讀其書甚偉常寘枕中時時翫味好事者有聞閑來取觀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白石姜夔堯章序

原书空白页

白石道人詩說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爲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意盡辭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櫂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于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

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兎忘筌者乎噫吾之說已得罪于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白石道人詩說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宋陳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閒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周公謹曰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子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某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耀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閒若此則軒冕鐘鼎真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炳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于考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閒名士大夫多與之遊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閒得其手稾數篇尙思所以廣其傳焉齊東野語

又曰白石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騂騮之意硯北雜志

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詩曰姜夔劉過竟何爲空向江湖老布衣又題史主簿授庵集藁後云姜夔荒塚白蘋深鸑鷟無聲結綠沈

黃叔暘曰白石詞極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絕妙詞選

沈伯時曰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詞旨

張叔夏曰詞要清空不宜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有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離芳洲前八字恐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疏快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澹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詞源

作慢詞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于過變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同上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

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事此皆用事不爲所使同上

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絶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同上

陶九成曰姜堯章書法迥脱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廟堂書史會要

國朝朱竹垞曰謫仙云詩傳謝朓清惟清之至乃能麗窑唐之孟襄陽宋之姜白石明之徐迪功盡洗鉛華極蕭散自得之趣故獨步一時曝書亭集

又曰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鈔得僅存六卷爾堯章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黄長睿王順伯爲優同上

王阮亭曰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温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遊於諸公閒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黄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帶經堂集

又曰余於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於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黄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香祖筆記

白石道人集外詩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燈詞見武林舊事

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

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因不盡婆娑意更向階心弄影看

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

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覺春溫

春詞見武林舊事

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羣臣

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同朴翁過淨林廣福院見咸淳臨安志

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日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孱顏

嘉泰壬戌上元日訪全老於淨林廣福院觀沈傳師碑隆茂宗畫贈詩見咸淳臨安志

深衣跨羸驂杳杳春山路入寺君未知閑看移桂樹

沈碑含秀潤隆畫出神奇道人那得此老子乃耽之

龍井見咸淳臨安志

年時六月海揚塵遙見青山起白雲聞有高僧來誦呪巖前拋珓問龍君

自題畫像見硯北雜志

鶴氅如煙羽扇風寄情芳草綠陰中黑頭辦了人間事來看淩霄數點紅

句

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見歸田詩話

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見愛日齋叢鈔

白石道人集外詩

原书空白页

附錄諸賢酬贈詩

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　楊萬里廷秀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題堯章新成草堂　周文璞晉仙

早將心事付漁樵若被幽人苦見招多種竹將挑筍喫旋栽松待斫柴燒壁閒古畫身都碎架上枯琴尾半焦猶有住山窮活計仙經盈卷一村瓢

姜堯章金塗佛塔歌　又

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捨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現國主身虵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天封拆開卽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秦外銛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曾薰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銅緣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溼

弔堯章　又

相逢蕭寺已黯然自詠離騷講太玄極目舊遊惟白石傷心孤塚只蒼煙兒從外舍收殘稿客向空山泣斷猿帝所修文與張樂魂兮應是到鈞天

和堯章九日送菊二首　王炎晦叔

對花懶舉玉東西孤負金錢滿綠枝短髮不堪重落帽枯腸何可強搜詩

花品若將人品較此花風味似吾儒秋英餐罷含清思曾有離騷續筆無

題堯章舊遊詩卷　又

出郭栽花涉小園歸調琴譜輯詩編少年豪健今摯斂休羡騎鯨李謫仙

臘中得雪快晴成古風呈堯章銛老　又

蒼頭熟睡喚不應光射紙窗疑月明更籌可數夜方半杙上一雞先誤鳴曉起飛花堆戶外幻出人閒無色界九街車馬不知寒蹴蹋銀杯翻縞帶杲杲日升東海東須臾光彩蒸霞紅不憂桂玉頓增價人在沖融和氣中貝闕珠宮五雲際遙知天上龍顏喜麥畦白白覆青青農事年來定豐美

清明日訪白石不值　葛天民無懷

花齋懸燈柳拂簷老懷那得似錫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

重訪白石　又

長安惟白石與我最相關每到難逢面翻思懶下山欲歸愁路永小住待君還盡日看幽桂無人似我閑

六月一日與堯章泛湖　又

六月西湖帶雨山小舟終日傍鷗閑風煙如許關情甚賓主相推下語難幾點送君歸大雅一涼今夜滿長安江湖遠思知多少歸去風前各倚闌

因過田倅坐閒得姜堯章所贈詩卷以七字爲報　張鎡功甫

京塵輿馬競揚埃何礙騷人獨往回我住水邊奚自識詩如雲外寄將來一從風槩攜歸看屢向松亭靜展開應是冰清逢玉潤只因佳句不因媒千巖居士蕭東夫卽姜婦翁也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補遺

白石道人集三卷鄱陽姜夔堯章撰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遊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爲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陳直齋書錄解題

姜白石詩家名流詞尤精妙不減清真其閑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簫多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有詠蟋蟀齊天樂一闋最勝其詞見集中其過苕霅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嘗記章臺走馬雁磧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人日詞云池面冰膠牆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湘月詞云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昌黎緣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縈紅檐牙飛翠酒祓清愁花銷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我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有輕盈換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句法奇麗其腔皆自度者惜舊譜零落未能被之管絃也詞品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硯北雜記

往余見姜白石詩一卷有絕句作小草尤佳云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閑其愛此詩第恨不通畫不能使無聲詩有聲畫相表裏此爲欠事因戲作前馬又念此句此馬終無出路復成後紙去冬有瘦馬一匹寄天台僧存書記鶴臞亦以書來取畫久之未報今得此歸丈室如有數也天隨言凡物爲散者爲得二馬得失何如白石不可作析而辨之其在鶴臞有知道能言者倂幸惠教楚龔開式古堂書畫彙考

元松陵陸子敬居分湖之北壘石爲山樹梅成林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楊廉夫東維子集

諸賢酬贈詩詞補遺

番陽姜堯章以詩寄贈用次原韻五首荅之　　陳造唐卿

徐郎巢已焚庭竹亦無在太倉五升米擧室枵腹待云何鮭菜供日與長翁對世有作金術閭里頗猜怪邱嫂翦髻餘舊質疊新儥

詩傳侯王家翰墨到省寺姜郎粲然文羣飛見孔翠論交辱見子盧馬果同異念君聚百指一飽仰臺餽我亦多病過忍口嚴酒戒終勝柳柳州吐水賦解祟

壯年志在行皇皇困無君老矣此念灰去住如閑雲詩壇二三子一見勝百聞徐郎吳下業絢麗工語言滔天自濫觴昔人求其源隱几有妙領未覺市聲喧

自甘謝祖風屑屑掃一室準擬高史來函丈置三席聲名絶輩行文字追古昔黃白馬上郎覿面不相挹

眼青節食事日耐飢雷吼玆幸陪衆後酒巵甫到口不離寂寞濱徑造無何有問津歸有期尚許尋盟否

次堯章餞南卿韻二首

姜郎未仕不求田倚賴生涯九萬箋捆載珠璣肯分我北關當有合肥船

又

風調心期契鑰同誰教社燕辟秋鴻暮年孤陋仍漂泊可得斯人慰眼中

三部樂

賦姜石帚漁隱　　吳文英君特

江鷗初飛蕩萬里素雲際空如沫詠情吟思不在秦箏金屋夜潮上明月蘆花傍釣蓑夢遠句清敲玉翠嬰汲曉欸乃一聲秋曲

片篷障雨乘風半竿渭水伴鷺汀幽宿那知煐袍挾錦低簾籠燭鼓春波載花萬斛帆鬣轉銀河可掬風定浪息蒼茫外天浸寒綠

三姝媚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會飲總宜即事寄毛荷塘

酣春清鏡裏照清波明眸暮雲愁斂半綠垂絲正楚腰纖瘦舞衣初試燕客漂零煙樹冷青驄曾繫畫館朱橋還把青尊慰春顦顇

又

離苑幽芳深閉恨淺薄東風褪香銷膩綵扇翻歌最賦情偏在笑紅顰翠暗拍闌干看散盡斜陽船市付與嬌鶯金衣清曉花深未起此詞較他作多二字嬌鶯二字疑衍

解連環

留別姜石帚

思和雲結斷江樓望睫雁飛無極正岸柳衰不堪攀忍持贈故人送秋行色歲晚來時暗香亂石橋南北又長亭葺雪點點泪痕總成相憶　杯前寸陰似擲幾酬花唱月連夜浮白省聽風聽雨笙簫向別枕倦醒絮颺空碧片葉愁紅趁一舸西風潮汐歎滄波路長夢短甚時到得

拜星月慢

姜石帚以盆蓮數十置中庭宴客其中

絳雪生涼碧霞籠夜小立中庭蕪地昨夢西湖老扁舟身世歎遊蕩暫賞吟花酌露尊俎冷玉紅香罍洗眼眩意迷古陶洲十里

又

翠參差澹月平芳砌甎花滉小浪魚鱗起霧盎淺障青羅洗湘娥春膩蕩蘭煙麝馥濃侵酒吹不散繡屋重門閉又怕便綠減西風泣秋檠燭外

齊天樂

贈姜石帚

餘香纔潤鸞綃汗秋風夜來先起霧鎖林深藍浮野闊一笛漁蓑

又

漚外紅塵萬里就中決銀河冷涵空翠岸觜沙平水楊陰下晚初

鱗　桃溪人住最久浪吟誰得到蘭蕙疏綺研色寒雲鐵聲亂葉
蕲竹簟紋如水笙歌醉裏步明月丁東靜傳環佩更展芳塘種花

招燕子

惜紅衣

予從姜石帚遊苕霅閒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聊以

詠懷　　又

鷺老秋絲蘋愁暮雪髩那不白倒柳移栽如今暗溪碧烏衣細語
傷伴惹茸紅曾約南陌前度劉郎尋流花蹤迹　朱樓水側雪面
波光汀蓮沁顏色當時醉近繡箔三十六磯重到清夢冷雲南北
買釣舟溪上應有煙蓑相識

暗香疏影

猶記己卯庚辰之閒初識堯章于維揚己丑嘉興再會自
此契闊聞堯章死西湖嘗助諸丈爲殯之今又不知幾年
矣自昭忽錄示堯章暗香疏影二詞因信手酬酢弁賡潘
德久之詞云　　吳　潛毅夫

雪來比色對澹然一笑休喧笙笛莫怪廣平鐵石心腸爲伊折偏
是三花兩蘂消萬古才人騷筆尙記得醉臥東園天幕地爲席
回首往事寂正雨暗霧昏萬種愁積錦江路悄媒聘音沈兩空憶
終是茅檐竹戶難指望淩煙金碧顱頳了羌管裏怨誰始得右暗香
佳人步玉待月來弄影天挂參宿冷透屏幃清入肌膚風敲又聽
檐竹前村不管深雪閉猶自繞枝南枝北笑平生此段幽奇占壓
百花曾獨　閒想羅浮舊恨有人正醉裏珠翠蛾綠夢斷魂驚幾
許淒涼却是千林梅屋雞聲野渡溪橋滑又角引戍樓悲曲怎得
知清足亭邊自在杖藜巾幅梅聖俞詩云十分清意足余別墅有梅亭扁曰清足　右疏影

白石道人逸事

慶元三年丁巳四月□日饒州布衣姜夔上書論雅樂事幷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詔付奉常有司以其用工頗精留書以備採擇慶元會要

海昌人家有古琴音韻清越相傳是單炳文遺姜堯章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懷我白石東望黃鵠硯北雜志

小紅順陽公石湖卽范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姜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洞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同上

姜白石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甚奇煙雲過眼錄

姜堯章嘗寓吳興張仲遠家仲遠屢出外其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性頗妒堯章戲作百宜嬌以遺仲遠詞見集中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不能出外云耆舊續聞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姑蘇懷古詩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二詩俱見集中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勿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近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詩人到老窮謝遺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甫也鶴林玉露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浚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同上

白石道人逸事補遺

姜堯章長於音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慶元五年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大樂時嫉其能是以不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

吳興掌故

先是孝宗廟乃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以肅祀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歎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篴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當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當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隱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令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篴孤篴曰雙韻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篴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沈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爲準其宅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簇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爲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宮爲曲其閑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鐘者羣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驁夏之義也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

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愼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旣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鍾奏黃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鍾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師以鍾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旣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箋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旣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于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晉亦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卻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頒之太常以播于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濁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山邃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于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宋史樂志）

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絃琴各述轉絃合調圖五絃琴圖說曰琴爲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絃散聲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七絃琴圖說曰七絃散而扣之則閒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假如宮調五絃十暉應七絃散聲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大絃十暉應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今無知之者竊謂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暉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暉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暉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暉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九絃琴圖說曰絃有七有九實卽五絃七絃倍其二九絃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爲散聲也或欲以七絃配五音二變以餘兩絃爲倍若七絃分配七音則是今之十四絃也聲律訣云琴瑟齗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變則於律法不諧矣或曰如此則琴無二變之聲乎曰附木取之二變之聲固在也合五七九絃琴總述取應聲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聲取絃暉之應皆以次列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閒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沖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

梓漆之全設二十五絃絃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絃其尺則用漢尺凡瑟絃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二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夔於琴瑟之議其詳如此同上

鄱陽姜堯章流寓吳興嘗暇日遊金閶裴徊弔古賦柳枝詞有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之句楊誠齋極喜誦之蕭東父尤愛其詞以其兄之子妻焉樂府紀聞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水磨頭近石函橋武林舊事

廖瑩中羣玉號藥洲刻陳簡齋姜堯章任希逸盧柳南四家遺墨十三卷志雅堂雜鈔

白石撰有絳帖平續書譜大樂議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絕妙詞箋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監察御史許寶善家藏本

宋姜夔撰夔有絳帖平已著錄此其樂府詞也夔詩格高秀為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並冠絕一時其詩所謂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者風致尚可想見惟其集久無善本舊有毛晉汲古閣刊版僅三十四闋而題下小序往往不載原文康熙甲午陳撰刻其詩集以詞附後亦僅五十八闋且小序及題下自註多意為刪竄又出毛本之下此本從宋槧翻刻最為完善卷一宋鐃歌十四首越九歌十首琴曲一首卷二詞三十二首總題曰令卷三詞二十首總題曰慢卷四詞十三首皆題曰自製曲別集詞十八首不復標列總名疑後人所掇拾也其九歌皆註律呂於字旁琴曲亦註指法於字旁皆尚可解惟自製曲一卷及二卷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皆記拍於字旁宋代曲譜今不可見亦無人能歌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然歌詞之法僅留此一綫錄而存之安知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刌者乎魯鼓薛鼓亡其音而留其譜亦此意也舊本卷首冠以詩說僅三頁有餘殆以不成卷帙附詞以行然夔自有白石道人詩集列於詞集殊為不類今移附詩集之末此不復錄焉

宋白石老仙世所稱詞壇大宗也奕樞自總角時卽喜誦其小令既讀竹垞朱氏詞綜及黑蝶齋詩餘序俱云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僅數十闋蓋竹垞亦未見全書矣壬子春客都門與周子畊餘過澹慮汪君邸舍見案頭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係陶南邨手鈔本而樓觀察敬思所珍藏者澹慮爲誦異書渾似借荆州之句意頗矜之因共襄鋟劂加校讎焉嗣是南北分馳居諸荏苒迨戊午秋而澹慮云亡畊餘以鈔本屬余顧自維雖好倚聲未諳音律質之黃宮允唐堂厲孝廉樊榭陸大令恬浦先後重加點勘而與姚徵士鱸香商定付諸梓噫以前輩之博雅蒐輯不遺餘力猶且殘闕爲恨余生也晚乃獲出而表章之俾數百年收藏墨寶一旦流傳藝苑其愉快當何如邪抑未審竹垞所云五卷與今本有異同否邪惜乎刻甫竣而畊餘又作道山遊末由起而欣賞之乾隆己巳中秋漁邨老叟張奕樞書於松桂讀書堂南唫舫

重刻白石道人歌曲序

白石道人洞僩音律大樂建議趯諸太常故其爲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虛且又騷雅昔哲所譽自稽極程宜乎五音平章百祀馨祝龍䶒可辨雜林不欺仁和許邁孫先生雅遜好古專以遠聞擷詞苑之菁華浣聖湖之煙水國工吹笛尋孤山之往游青樓似花續西園之一醉新聲古泛宛約其情芳樹温央英山箾籤符采流映高吟清逌所刻山中白雲詞詞源諸集皆遴弄之祖構篷林之宗鄉香風不墮虞心大佳白石歌曲舊槧尟存依乎昔軌最爲衆实守旁記曲拍底量音分刌不踰情文既翕百年心事惟有玉闌之知十畝梅花不隔生香之路撫玆一卷契諸千秋鸞簫無聲綠沈永結琵琶誰撥紅萼何言此地宜有詞仙並世已無作者琴家三昧樂府一綖誰其知音君洵大雅光緒甲申二月會稽陶方琦

白石道人歌曲目錄

卷一

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

上帝命
河之表
淮海濁
沅之上
皇威暢
蜀山邃
時雨霈
望鍾山
大哉仁
謳歌歸
伐功繼
帝臨墉
維四葉
炎精復

越九歌

帝舜
王禹
越王
越相
項王
濤之神
曹娥
龐將軍
旌忠
蔡孝子

琴曲一首

古怨

卷二

令

小重山令
江梅引
驀山溪
鶯聲繞紅樓
鬲溪梅令
阮郎歸二首
好事近
點絳脣二首
虞美人二首
憶王孫
少年遊
鷓鴣天七首
夜行船
杏花天影
醉吟商小品
玉梅令
踏莎行
訴衷情
浣溪紗六首

卷三

慢
霓裳中序第一
慶宮春
齊天樂
滿江紅
一蕚紅
念奴嬌二首
眉嫵
月下笛
清波引
法曲獻仙音
琵琶仙
玲瓏四犯
側犯
水龍吟
探春慢
八歸
解連環
喜遷鶯慢
摸魚兒
卷四
自製曲
揚州慢
長亭怨慢
澹黃柳
石湖仙
暗香
疏影
惜紅衣
角招
徵招
秋宵吟
淒涼犯
翠樓吟
湘月
別集
小重山令
念奴嬌
卜算子八首
洞仙歌
鷓山溪
永遇樂
永遇樂
虞美人
永遇樂
水調歌頭
漢宮春二首

白石道人歌曲目錄

白石道人歌曲卷一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歌曲

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

慶元五年青龍在己亥○按慶元五年太歲在己未　番陽民姜夔頓首上尙書臣聞鐃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鐃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續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擾聲文罔傳中興文儒荐有擬述不麗于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鐃歌咸敘威武卹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眞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義安曆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威德其辭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二篇譜文乖訛因事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耤帝后冊寶發引升祔五禮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淸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藏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臣夔頓首上尙書

上帝命太祖受命也五季亂極人心戴宋太祖無心而得天下也

上帝命惟皇皇假作宋祚五王不綱陳橋之夕帝服自黃惟帝念民惟民念靖八紘一春不曰予聖璇題玉除龍路孔蓋得之非心遜亦云易有弟聖賢我祚萬年十世之後乃復其天

河之表破澤州也李筠不知天命自憑其勇不能降心以至於叛而死也

河之表曰上黨彼耽耽踞奥壤交韔百斤不如一仁撥汗千里莫能脫身帝整其旅疇曰汝武心飛太行膽落戰鼓

淮海濁定維揚也李重進自謂周大臣不屈於太祖作鐵券以安之猶據鎮叛

淮海濁老將戾帝心堯舜信在券外汝胡弗思與越豨輩皇威壓之燕壘自碎維宋佐命維周碩臣汝獨狐疑用殲厥身

沅之上取湖南也湖南有難乞援於我至則拒焉我師取之

沅之上故王都今焉在空雲蕪勢危則啍勢謐則叛背予德心緊爾作難東居巴邛西盡九疑蠻師委伏願還耕犂岩岩鎮山火德之紀眞人方興百神仰止

皇威暢得荆州也我師救湖南道荆州高繼冲懼歸其土

皇威暢附庸讋渚宮二月春草發漢家旌旗繞城堞小臣不敢煩大威再拜敢以荆州歸帝得荆州不爲喜百萬愁鱗濯春水

蜀山邃取蜀也孟昶恃其國險且結河東以拒命兵加國除

蜀山邃蜀主肆謂當萬年不亮天意帝曰全斌汝征自秦關門不守吏啼白雲帝曰光誼汝征自峽瞿唐反波助我肆伐蜀人號呼乞生于師蜀囚素衣天子憐之

時雨霈取廣南也劉鋹淫虐我師弔其民俘鋹以歸

時雨霈旱火絕聖人出虐政滅五嶺之君盲風怪雲毒蛇臻臻相其不仁南兵象陳自謂孔武有獻在廟僞臣僞主降者榮之叛者生之將不若是彼死爭之十僞之夷一用此道天祐烈祖仁以易暴

望鍾山下江南也李煜乍臣乍叛勢窮乃降而我師未嘗戮一人也

望鍾山睇揚子波湯湯雲霏霏主歌臣謠樂未已詔書屢啍不爲起

釣絲夜緯匪魴鯉長虹西徠波可履嗚呼憑陵果何恃辯士疾馳拜前陛曰臣有罪當萬死帝曰盍歸予宥爾我師入其都矢不踐螻蟻至今鍾山雲猶帶仁義氣

大哉仁吳越錢俶獻其國也

大哉仁萬世輔后皇明明監于下俶若曰亶爲民封殖一姓吁不仁瞻彼日月爝火敢出震震皇皇帝命是式吏其稅租府其版圖爾豈固負俾民作俘維宋之仁中天建國吳山越濤衞我帝宅維俶之仁世世麗澤子孫來朝車馬玉帛

謳歌歸陳洪進以漳泉來獻也

謳歌歸兮四海一強國潰兮弱國入彼無諸兮訏將安出天不震兮民不荼象齒貢兮沈水輸保室家兮長娭娛

伐功繼克河東也始太祖之伐河東誓不殺一人又哀劉氏之不祀故緩取之至太宗始得其地

伐功繼吁以時烈祖有造太宗濟之河東雖微方命再世河東雖強卒奪其帥惟漢之業保于此都烈祖念汝乃貸未鉏一夫殘生帝也不取雨露旣洽河東自舉河東旣平九有以寧嗚呼太宗繼伐有聲

帝臨墉親征契丹於澶淵也

帝臨墉六師厲胡如雲暗九地帝曰吁胡儆予準曰帝毋庸虞晉之謝胡宅夏驕弗懲薄茲野我謀臧我武揚帝在茲胡且亡椎虞機激流矢一酋仆萬胡靡勝不戰惟唐虞魄斯褫焚穹廬帝曰吁棄○祠堂本作貰汝過粤明年使來賀

維四葉美致治也

維四葉聖承烈羣生熙德施浹吁嗟仁兮帝垂衣澹無爲日月出照玉墀吁嗟仁兮帝乘輅六龍儼神示下繹鐘鼓吁嗟仁兮周八區者以醇稼如海桑如雲吁嗟仁兮

炎精復歌中興也

炎精復天馬度人漢思狄爲懼洛水深深漠雲陰陰維帝傷心帝心激烈將蹀胡血天地動色惟哀盡劉馳使之轉包將之矛皇基再峙有統有紀施于孫子天醻帝仁適符夢靈適臻太平

越九歌

越人好祠其神多古聖賢予依九歌爲之辭且系其聲使歌以祠之

南蕤林南林黃太姑蕤姑太姑林黃清太清黃清　應南林南黃太黃姑蕤
央央帝旂羣霓相輿聿來我嫣我芸緣滋　維湘與楚謂狩在階雲
姑太姑林黃太黃　南黃清應南蕤林蕤姑黃太黃姑應南林南　太黃
橫九疑帝若來下　我懷厥初孰耕孰漁勿忘惠康疇匪帝餘　博
清清應南蕤林蕤姑姑太黃姑蕤林黃黃清
碩于俎維錯于豆瑤灑玉離侑此桂酒

右帝舜楚調　黃鍾宮

林南林仲夾林南無黃林仲夾　黃清太清黃清無南黃清無南林夾仲林
登崇邱懷美功窋窕在雲其濛　享維德輯萬國轍轇轕蹇時宅
仲太黃夾仲林無黃清太清黃清南無南林　仲夾林仲太黃林仲林無南
珠爲橇玉爲車報我則腆不當厥拘　王旆返風偃偃山鳥呼觚棱
林黃清太清黃清林仲夾
晚豐予謀菲可薦

右王禹吳調　夾鍾宮

黃清太清黃清南林南姑太黃南無黃清　姑南太清黃清無南林姑太姑黃姑太
雲蒼涼山巘嶭瞻靈旗闖越絕　故宮淒淒生綠蕪謀臣安在空五
姑林南太清黃清無南黃清　太清黃清南黃清無南林南林南黃姑太姑林南太清
湖酹君君毋西入吳　洪濤卷地龍工呼函堅操剡何睢盱彼茁竹
林黃清太清黃清　無南林姑無林南仲姑太姑林姑太黃黃清
箭楊梅朱　壺觴有酎盤有魚千春萬春勿忘此故都

右越王越調　無射商

應清黃應南蕤應南應清太應南蕤姑太黃太　太南應南清太蕤南應清太
淒其我思永矢弗遊鳧曰予肖以鋈與鏐　載尸載謁子惠思越翩
應南蕤姑太黃太
其來而乘濤駕月

右越相側商調　黃鍾商

無清黃無仲太仲南林仲林清太清黃無林南林仲無太姑太　仲太仲林
民荼羸天紀瀆羣雄橫徂君逐鹿傳懸於投匪智伊福　或肉以昌
太黃清清無清太仲林南林無清太仲無　仲太仲林清太清黃無清太仲林南林南
或斧以亡謂予復歸有如大江　我無君尤君胡我慊亦有子孫在
無黃太　仲太仲林無清太清黃清無
阿在峗　靈兮歸來築宮崔嵬

右項王古平調　無射宮

林仲清黃無南林仲太黃林仲夾仲南林仲南黃太仲太夾仲林仲
海雲碧兮崔嵬潭上去兮潭下來子乘舟兮遲女目屢眩兮漚飛
林仲黃　太仲南清黃清太清南林仲林南黃太仲太夾太黃無南
白馬駃○舊鈔本作駛兮素縿舞驅銀山兮疊萬鼓汨予從天兮南逝經西
林仲太夾仲　南黃太仲黃太仲南林仲南清黃清太清南林南清黃夾太
陵兮掠漁浦　夫在舡兮婦在房風浩浩兮波茫茫灑予酒兮神龍
黃林仲黃太仲林仲
府我征至兮無所苦

右濤之神雙調

仲夾仲清黃林夷清黃清太清林仲夾仲太夾太黃夾林夷黃夾仲字折仲
玉副笄錦結褵含清揚兮鬱翠眉嚶嚶歌兮有待柳屢舞兮儽儽
清黃清太清黃無夷清黃仲太夾太黃夾仲夾仲林清黃無黃夷黃夾仲仲字折仲
昔何止兮水湄今何徵兮未來吾無欲兮女之佩羌猶豫兮而衰回

清黃清太清黃夷清黃仲太夾太黃仲夾仲林　夷仲夾仲字折仲　仲
黃頭兮呼風旗尾兮栩栩潮枯兮沙○祠堂本作汐遲將子兮無怒　舟
夾清黃林夷林仲太夾仲
去兮無歸花落兮烏啼

右曹娥蜀側調　夷則羽

應南應清太太姑應林蕤姑字折姑　應字折應林南應蕤林蕤姑太姑
鞭臥龍躍鏡浦靈之來曀如雨　環玉㡡翠繽紛靈之逝屏出雲
南應字折應南應南林蕤姑蕤林太蕤太姑　南應字折應林南林應字折
我行其野有稱有稌入其閭閻載歌載儛　祓我家室曰予父母高
應南林太蕤太姑　南應字折應蕤林南應林清太太姑字折姑
田萊蕪下田烏鹵　爾澤毋三爾煦毋五益嚴祀其終古

右龐將軍高平調　林鍾羽

夷南夷蕤夾姑蕤夾夷南夷蕤夾字折夾夷蕤夾蕤姑夾大蕤夷蕤清太
師環城兮烏不度萬夫投戈兮子獨武車轍厲兮螗螂怒抗子義兮
應清太應　清太應南夷蕤夷夾蕤夷夾南夷蕤夾夷應夾字折夾夾南夷
出行伍　詩書發冢兮嗟彼傖父父老死兮後生莫知其故廟無人
蕤姑夾大應清太應夷蕤夷應
兮鼠穴堵歌予詩兮詔萬古

右旌忠中管商調　南呂商

無清太清黃無林夷無無夷林仲仲夾仲黃清太清黃無大夾仲夷無夷林仲
愛子親兮保予體將臨淵兮髮上指子青衿兮父爲史不如緹縈兮
夷無字折無　清太清黃無清黃無夷無太夷林仲太夾仲無清太清黃無夷林仲
鬱陶以死　豺爲政兮吾已矣望裔淪兮倏而逝臥龍山兮若耶水
夾仲夾太無字折無　無清太清黃無林夷無無夷林仲大夾仲夷無清太清黃
靈不歸兮父思子　雨鳴荷兮風入葦若伊優兮泣未已率我子兮
無仲夷清黃無夷字折無

與弟屋陽阿兮招爾

右蔡孝子中管般贍調　大呂羽

古今譜法

合下四四下一一上勾尺下工工下凡凡六下五五一五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黃清大清太清夾清

折字法

篪笛有折字假如上折字下無字即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金石弦匏無折字取同聲代之

琴曲

側商調

琴七弦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鍾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它言側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予既得此調因製品弦法幷古怨〇祠堂本有云字

調弦法

慢角調慢四一暉取二弦十一暉應慢六一暉取四弦十暉應

大弦黃鍾宮　二弦黃鍾商

三弦黃鍾角　四弦黃鍾變徵側

五弦黃鍾羽　六弦黃鍾變宮側

七弦黃鍾清商

古怨

[illegible]

日暮四山兮煙霧暗前浦將維舟兮無所追我前兮不逮懷後來兮

[illegible]

何處屢回顧

泛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事兮何據手翻覆兮雲雨過金谷兮花謝委塵土悲佳人兮薄命

[illegible]

誰爲主豈不猶有春兮妾自傷兮遲暮髮將素

[illegible]

歡有窮兮恨無數弦欲絕兮聲苦滿目江山兮淚沾屨君不見年年

[illegible]

汾水上兮惟秋雁飛去

白石道人歌曲卷一

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令

小重山令

賦潭州紅梅

人繞湘皋月墜時斜橫花樹小浸愁漪一春幽事有誰知東風冷香遠茜裙歸　鷗去昔遊非遙憐花可可夢依依九疑雲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

江梅引

丙辰之冬予留梁溪將詣淮而不得因夢思以述志

人閒離別易多時見梅枝忽相思幾度小窗幽夢手同攜今夜夢中無覓處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溼紅恨墨淺封題寶箏空無雁飛俊遊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暉舊約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罷淮南春草賦又萋萋漂零客淚滿衣

驀山溪

題錢氏溪月

與鷗爲客綠野留吟屐兩行柳垂陰是當日○詞譜作年仙翁手植一亭寂寞煙外帶愁橫荷冉冉展涼雲橫臥虹千尺　才因老盡秀句君休覓萬綠正迷人更愁入山陽夜笛百年心事惟有玉闌知吟未了放船回月下空相憶

鶯聲繞紅樓

甲寅春平甫與予自越來吳攜家妓觀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國工吹笛妓皆以柳黃爲衣

十畝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手多時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爲予吹人妒垂楊綠春風爲染作仙衣垂楊卻又妒腰肢近平聲前舞絲絲

鬲溪梅令仙呂調

丙辰冬自無錫歸作此寓意

⺈フ人⺈ム一⺈⺈⺈一么ス フ人⺈ㄋマㄣ一人⺈ㄋ⺈　⺈

好花不與殢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風歸去綠成陰玉鈿何處尋　木

フ人⺈フ⺈⺈⺈　⺈⺈一么スフ人⺈ㄋマㄣ一人

蘭雙槳夢中雲小○歷代詩餘作水汲古閣本同橫陳謾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

⺈ㄋ⺈

啼一春

阮郎歸

爲張平甫壽是日同宿湖西定香寺

紅雲低壓碧玻璃惺憁花上啼靜看樓角拂長枝朝寒吹翠眉　休涉筆且裁詩年年風絮時繡衣夜半草符移月中雙槳歸

又

旌陽宮殿昔裴徊一壇雲葉垂與君閑看壁閒題夜涼笙鶴期　茅店酒壽君時老楓臨路岐年年強健得追隨名山遊遍歸

好事近

賦茉莉

涼夜摘花鈿苒苒動搖雲綠金絡一團香露正紗廚人獨　朝來碧縷放長穿釵頭罣層玉記得如今時候正荔枝初熟

點絳唇

丁未冬過吳松作

燕鴈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　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凭闌懷古殘柳參差舞

又

金谷人歸綠楊低掃吹笙道數聲啼鳥也學相思調　月落潮生掇送劉郎老淮南好甚時重到陌上生春草

虞美人

賦牡丹

西園曾爲梅花醉葉翦春雲細玉笙涼夜隔簾吹臥看花梢搖動一枝枝　娉娉嫋嫋教誰惜空壓紗巾側沈香亭北又青苔唯有當時蝴蝶自飛來

又

摩挲紫蓋峯頭石下瞰蒼厓立玉盤搖動半厓花花樹扶疏一半白雲遮　盈盈相望無由摘惆悵歸來屐而今仙迹杳難尋那日青樓曾見似花人

憶王孫

番陽彭氏小樓作

冷紅葉葉下塘秋長與行雲共一舟零落江南不自由兩綢繆料得吟鸞夜夜愁

少年遊

戲平甫

雙螺未合雙蛾先斂家在碧雲西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　扁舟載了匆匆歸去○詞譜無歸字今夜泊前溪楊柳津頭梨花牆外心事兩人知

鷓鴣天

己酉之秋苕溪記所見

京洛風流絕代人因何風絮落溪津籠鞵淺出鴉頭韈知是淩波縹緲身　紅乍笑綠長嚬與誰同度可憐春鴛鴦獨宿何曾慣化作西樓一縷雲

又

予與張平甫自南昌同遊西山玉隆宮止宿而返蓋乙卯三月十四日也是日卽平甫初度因買酒茅舍並坐古楓下古楓旌陽在時物也旌陽嘗以草屨懸其上土人以屨爲屩因名曰挂屩楓蒼山四圍平野盡綠隔澗野花紅白照影可喜使人採擷以藤糾纏著楓上少焉月出大於黃金盆逸興橫生遂成痛飲午夜乃寢明年平甫初度欲治舟往封禺松竹閒念此遊之不可再也歌以壽之

曾共君侯歷聘來去年今日踏莓苔旌陽宅裏疏疏磬挂屩楓前草草盃　呼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移家徑入藍田縣急急船頭打鼓催

又

丁巳元日

柏綠椒紅事事新隔籬燈影賀年人三茅鐘動西窗曉詩鬢無端又一春　慵對客緩開門梅花閒伴老來身嬌兒學作人閒字鬱壘神荼寫未真

又

正月十一日觀燈

巷陌風光縱賞時籠紗未出馬先嘶白頭居士無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隨　花滿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遊人緩緩歸

又

元夕不出

憶昨天街預賞時柳慳梅小未教知而今正是歡遊夕卻怕春寒自掩扉　簾寂寂月低低舊情惟有絳都詞芙蓉影暗三更後臥聽鄰娃笑語歸

（一○歷代詩餘作憶汲古閣本同）

又

元夕有所夢

肥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夢中未比丹青見暗裏忽驚山鳥啼　春未綠鬢先絲人閒別久不成悲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沈

吟各自知

又

十六夜出

輦路珠簾兩行本作桁○舊鈔垂千枝銀燭舞僛僛東風歷歷紅樓下誰識三生杜牧之　歡正好夜何其明朝春過小桃枝鼓聲漸遠行鈔本○舊作游人散惆悵歸來有月知

夜行船

己酉歲寓吳興同田幾道尋梅北山沈氏圃載雪而歸

略彴橫溪人不度聽流澌佩環無數屋角垂枝船頭生影算唯有春知處　回首江南天欲暮折寒香倩誰傳語玉笛無聲詩人有句花休道輕分付

杏花天影

丙午之冬發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風日清淑小舟挂席容與波上

人フ人ㄋ大フ今人リ大人ㄌ么今人フリ一人勺又人ㄋ久ㄅ久

綠絲低拂鴛鴦浦想桃葉當時喚渡又將愁眼與春風待去倚蘭橈

フㄌ今　ㄅ大勺大リ匁人ㄅ久人ㄋ么今人フリ一人么ㄋ人

更少駐　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汀芳草不成歸日

ㄋ大ㄅ大フㄌ今

暮更移舟向甚處

醉吟商小品

石湖老人謂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濩索一日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湖作胡○詞譜濩弦渭州歷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湖作胡○詞譜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

ㄥㄋ么フ人　么大フ久リフムマㄋ么マ么ㄋマムフ•ㄥ么

又正是春歸無又字○詞譜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

ㄋマム人么ㄋ分

心休訴琵琶解語逐句分段○按葉譜夢

玉梅令高平調

石湖家自製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范邨梅開雪落竹院深靜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戲及之

么リㄅ今フリ今ㄥリフㄥ一人フ人ㄋ人リリㄋ人フリ今ㄥリ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鎖舊家亭館有玉梅幾樹背立怨東風

ㄥ一マリ　マㄥㄌリ　ㄅリフㄋ　ㄅ人ㄥリ

高花未吐無高字○詞譜暗香已遠　公來領客本作略○舊鈔梅花能勸作梅下○詞譜

フㄥ一人フ人ㄋ人リフㄅ人フリ人ㄥ一人フ么マ人ㄥリ

花能勸花長好願公更健便揉春爲酒翦雪作新詩拚一日繞花千轉

踏莎行

自沔東來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夢而作

燕燕輕盈鶯鶯嬌輭分明又向華胥見夜長爭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別後書辭別時鍼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訴衷情

端午宿合路

石榴一樹浸溪紅零落小橋東五日淒涼心事山雨打船篷　諳世味楚人弓莫沖沖白頭行客不採蘋花孤負薰風

浣溪紗

予女須家沔之山陽左白湖右雲夢春水方生浸數千里冬寒沙露衰草入雲丙午之秋予與安甥或蕩舟採菱或

舉火罝兔或觀魚籪下山行野吟自適其適憑虛悵望因賦此闋

著酒行行滿袂風草枯霜鶻落晴空銷魂都在夕陽中　恨入四弦人欲老夢尋千驛意難通當時何似莫匆匆

又

己酉歲客吳興收燈夜闔戶無聊俞商卿呼之不○舊鈔本作共出因記所見

春點疏梅雨後枝翦燈心事峭寒時市橋攜手步遲遲　蜜炬來時人更好玉笙吹徹夜何其東風落靨不成歸

又

辛亥正月二十四日發合肥

釵燕籠雲晚不忺擬將裙帶繫郎船別離滋味又今年　楊柳夜寒猶自舞鴛鴦風急不成眠些兒閒事莫縈牽

又

丙辰歲不盡五日吳松作

雁怯重雲不肯啼畫船愁過石塘西打頭風浪惡禁持　春浦漸生迎棹綠小梅應長亞門枝一年燈火要人歸

又

丙辰臘與俞商卿銛朴翁同寓新安溪莊舍得臘花○舊鈔本作梅韻甚賦二首

花裏春風未覺時美人呵蕊綴橫枝鬲簾飛過蜜蜂兒　書寄嶺頭封不到影浮盃面誤人吹寂寥惟有夜寒知

又

翦翦寒花小更垂阿瓊愁裏弄妝遲東風燒燭夜深歸　落蕊半黏釵上燕露橫斜映鬢邊犀老夫無味已多時

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慢

霓裳中序第一

丙午歲留長沙登祝融因得其祠神之曲曰黃帝鹽蘇合香又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闋皆虛譜無辭按沈氏樂律霓裳道調此乃商調樂天詩云散序六闋此特兩闋未知孰是然音節閑雅不類今曲予不暇盡作作中序一闋傳於世予方羈遊感此古音不自知其辭之怨抑也

人ㄠマ一人マ㓜マ　ㄙ人ㄋ㓜一マㄙ　マ一リ

亭皐正望極亂落江（○歷代詩餘作紅詞譜同）蓮歸未得多病卻（○詞譜作怯）無氣力

マ一マㄠㄌㄆリマㄅ　ㄌㄆ㓜マㄙ人ㄆ㓜人ㄠフリ㓜人

況紈扇漸疏羅衣初索（○借叶）流光過隙歎杏梁雙燕如客人何在一

ㄠ人リ人㓜ㄙㄆ㓜　ㄆ㓜ㄋ㓜ㄌ㓜マ㓜マ人ㄠ一人ㄱ人ㄠマ

簾櫳月彷彿照顏色　幽寂亂蛩吟壁動庾信清愁似織沈思年少

ㄠㄋㄆ一フ人ㄠ一リㄠ人リマ㓜人リㄆㄌㄆㄆ㓜ㄆフ人㓜リ

浪跡笛裏關山柳下坊陌墜紅無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

人フム一　ㄥㄋㄆㄋ

今何意醉臥酒壚側

慶宮春

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迥雪（○絕妙好詞作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纏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闋蓋過旬塗藁乃定朴翁咎予無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予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

雙槳蓴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采香涇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答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如今安在唯有闌干伴人一霎

齊天樂（黃鍾宮）

丙辰歲與張功父會飲張達可之堂聞屋壁閒蟋蟀有聲功父約予同賦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辭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閒仰見秋月頓起幽思尋亦得此蟋蟀中都呼為促織善鬬好事者或以二三十萬錢致一枚鏤象齒為樓觀以貯之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謾與（○舊鈔本作譜）笑籬落呼燈世閒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宣政閒有士大夫製蟋蟀吟）

滿江紅

滿江紅舊調（○絕妙好詞作詞）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聞遠岸簫鼓聲問之舟師云居人為此湖神姥壽也予因祝曰得一席（○絕妙好詞作夕）風徑至居巢當以平韻滿江紅為迎送神曲言訖風與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珮環則協律矣書以綠箋沈于白浪辛亥

正月晦也是歲六月復過祠下因刻之柱間有客來自居巢云土人祠姥輒能歌此詞按曹操至濡須口孫權遺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口與東關相近江湖水之所出入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歸其功於姥云

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旌旗共（○絶妙好詞作擁）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軛相從諸娣玉爲冠（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珮環　神奇處君試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關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

一萼紅

丙午人日予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徑深曲穿徑而南官梅數十株如椒如菽或紅破白露枝影扶疏著屐蒼苔細石間埜興橫生亟命駕登定王臺亂湘流入麓山湘雲低昂湘波容與興盡悲來醉吟成調

古城陰有官梅幾許紅萼未宜簪池面冰膠牆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翠藤共閑穿徑竹漸笑語驚起臥沙禽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呼喚登臨　南去北來何事蕩湘雲楚水目極傷心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楊（○歷代詩餘作柳汲古閣本同）還裊萬絲金待得歸鞍（○詞潔作鞭）到時只怕春深（○方輿勝覽云定王臺在潭州俗傳漢長沙定王載米博長安土築臺於此以望其母唐姬張安國名曰定王臺自爲書匾）

念奴嬌

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焉古城野水喬木參天予與二三友日蕩舟其間薄荷花而飲意象幽閒不類人境秋水且涸荷葉出地尋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見日清風徐來綠雲自動閒于疏處窺見遊人畫船亦一樂也揭來吳興數得

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絶故以此句寫之

鬧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爲侶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翠葉吹（○舊鈔本作招）涼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　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淩波去只恐舞衣寒（○歷代詩餘作容詞譜同）易落愁入西風南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田田多少幾回沙際歸路

又

謝人惠竹榻

楚山修竹自娟娟不受人間袢暑我醉欲眠伊伴我一枕涼生如許象齒爲材花藤作面終是無真趣梅風吹溽此君直恁清苦　須信下榻殷勤脩然成夢夢與秋相遇翠袖佳人來共看漠漠風煙千畝蕉葉窗紗荷花池館別有留人處此時歸去爲君聽盡秋雨

眉嫵　一名百宜嬌

戲仲遠

看垂楊連苑杜若侵（○歷代詩餘作吹詞譜同）沙愁損未歸眼信馬青樓去重簾下娉婷人妙飛燕翠樽共款聽豔歌郎意先感便攜手月地雲階裏愛良夜微暖　無限風流疏散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明日闌津鼓湘江上催人還解春纜亂紅萬（○詞譜作數）點悵斷魂煙水遙遠又爭似相攜乘一舸鎮長見

月下笛

與客攜壺梅花過了夜來風雨幽禽自語啄香心度牆去春衣都是柔荑翦尙沾惹殘茸半縷悵玉鈿似埽朱門深閉再見無路　凝竚曾遊處但繫馬垂楊認郎鸚鵡揚州夢覺彩雲飛過何許多情須倩梁間燕問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誤了人年少自恁虛度

清波引

予久客古沔滄浪之煙雨鸚鵡之草樹頭陀黃鶴之偉觀

郎官大別之幽處無一日不在心目閒勝友二三極意吟
賞揭來湘浦歲晚淒然步繞園梅摛筆以賦

冷雲迷浦倩誰喚玉妃起舞歲華如許野梅弄眉嫵屐齒印蒼蘚漸
為尋花來去自隨秋雁南來望江國渺何處　新詩漫與好風景長
是暗度故人知否抱幽恨難(○詞譜作誰)語何時共漁艇莫負滄浪煙雨
況有清夜啼猿怨人良苦

法曲獻仙音(俗名大石)　黃鍾商

張彥功官舍在鐵冶嶺上即昔之教坊使宅高齋下瞰湖
山光景奇絕予數過之為賦此

虛閣籠寒小簾通月暮色偏憐高處樹隔離宮水平馳道湖山盡入
尊俎柰楚客淹留久砧聲帶愁去　屢回顧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
我重見冷楓紅舞喚起澹粧人問逋仙今在何許象筆鸞牋甚而今
不道秀句怕平生幽恨化作沙邊煙雨

琵琶仙　黃鍾商

吳都賦云戶藏煙浦家具畫船唯吳興為然春遊之盛西
湖未能過也己酉歲予與蕭時父載酒南郭感遇成歌

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奇(○舊鈔本作愁)
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
說　又還是宮(○歷代詩餘作宮詞譜同)燭分煙柰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
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
關故人初別

玲瓏四犯(此曲雙調世別有大石調一曲)

越中歲暮聞簫鼓感懷

疊鼓夜寒垂燈春淺匆匆時事如許倦遊歡意少俛仰悲今古江淹
又吟恨賦記當時送君南浦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　揚
州柳垂官路有輕盈換(○汲古閣本作喚)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
聲去文章信美知何用謾贏得天涯羈旅教說與春來要尋花伴侶

側犯

詠芍藥

恨春易去甚春卻向揚州住微雨正繭栗梢頭弄詩句紅橋二十四
總是行雲處無語漸半脫宮衣笑相顧　金壺細葉千朵圍歌舞誰
念我鬢成絲來此共尊俎後日西園綠陰無數寂寞劉郎自修花譜

水龍吟

黃慶長夜泛鑑湖有懷歸之曲課予和之

夜深客子移舟處兩兩沙禽驚起紅衣入槳青燈搖浪微涼意思把
酒臨風不思(○詞譜作忘)歸去有如此水況茂陵遊倦長干望久芳心事
簫聲裏　屈指歸期尚未鵲南飛有人應喜畫闌桂子留香小待提
攜影底我已情多十年幽夢略曾(○舊鈔本作約略)如此甚謝郎也恨飄零
解道月明千里

探春慢

予自孩幼從先人宦于古沔女須因嫁焉中去復來幾二
十年豈惟姊弟之愛沔之父老兒女子亦莫不予愛也丙
午冬千巖老人約予過苕霅歲晚乘濤載雪而下顧念依
依殆不能去作此曲別鄭次皐辛克清姚剛中諸君

衰草愁煙亂鴉送日風(○歷代詩餘作飛)沙回旋平野拂雪金鞭欺寒茸帽
還記章臺走馬誰念漂零久謾贏得幽懷難寫故人清沔相逢小窗
閒共情話　長恨離多會少重訪問竹西珠淚盈把雁磧波(○歷代詩餘作
沙舊鈔本同)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無柰苕溪月又照(○歷代詩餘作喚汲古閣本同)
我扁舟東下甚日歸來梅花零亂春夜

八歸

湘中送胡德華

芳蓮墜粉疏桐吹綠庭院暗雨乍歇無端抱影銷魂處還見篠牆螢

暗藓階蛩切送客重尋西去路問水面琵琶誰撥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鴂　長恨相從未款而今何事〇絕妙詞作處好又對西風離別渚寒煙澹棹移人遠縹緲行舟如葉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羅韈歸來後翠尊雙飲下了珠簾玲瓏閒看月

解連環

玉鞭〇歷代詩餘作鞍汲古閣本同重倚卻沈吟未上又縈離思爲大喬能撥春風小喬妙移箏雁啼秋水柳怯雲鬆更何必十分梳洗道郎攜羽扇那日隔簾半面曾記　西窗夜涼雨霽歎幽歡未足何事輕棄問後約空指薔薇算如此溪山甚時重至水驛燈昏又見在曲屏近底念唯有夜來皓月照伊自睡

喜遷鶯慢

功父新第落成

玉珂朱組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窗戶新成青紅猶潤雙燕爲君胥宇秦淮貴人宅第問誰記六朝歌舞總付與在柳橋花館玲瓏深處　居士閒記取高臥未成且種松千樹覓句堂深寫經窗靜他日任聽風雨列仙更教誰做一院〇舊鈔本無一院二字雙成儔侶世間住且休將雞犬雲中飛去

摸魚兒

辛亥秋期子寓合肥小雨初霽偃臥窗下心事悠然起與趙君猷露坐月飲戲吟此曲蓋欲一洗鈿合金釵之塵他日野處見之甚爲予擊節也

向秋來漸疏班扇雨聲時過金井堂虛已放新涼入湘竹最宜欹枕閒記省又還是斜河舊約今再整天風夜冷自織錦人歸乘槎客去此意有誰領　空贏得今古三星炯炯銀波相望千頃柳州老矣猶兒戲瓜果爲伊三請雲路迥謾說道年年野鵲曾並影無人與問但濁酒相呼疏簾自捲微月照清飲

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自製曲

揚州慢 中呂宮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久リフ人久リ丂久一人リ一ㄙ丂人フ人ㄙㄙㄥㄙ分ㄢ分一フ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
人久ㄢフㄋリ久丂久人ㄙ一ㄙ一リ分久ㄢ久人ㄙ丂ㄙ丂　今
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
ㄙフ今一フ人リㄙㄙ丂フㄢ久ㄢ久リ人ㄙㄋㄙ今リ分一人リ
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
久丂ㄋリ久一人ㄙフㄥ一フ今久ㄢ今人ㄙ丂ㄙ丂
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長亭怨慢 中呂宮

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闋多不同桓大司馬云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語予深愛之

ㄙㄙ一久リフ人ㄙ人フ人ㄙㄙㄙ一ㄢ今リ人ㄥ一人ㄙ今ㄢ今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回暮帆零亂向何許
ㄙㄙ丁今リ久一ㄙ一ㄙㄙㄙ一フ今リㄙ人ㄙ丂ㄙ
○歷代詩餘作處詞譜同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
丂　ㄙ丂ㄙフ人ㄙㄙ人ㄙㄙ一ㄙ丂ㄙㄔㄋㄙㄙ一
此○歷代詩餘作許詞譜同　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

ㄙフ今ㄙ今ㄙフ人ㄙリリ久リ久一人ㄙ一ㄙㄙㄙ丂フ人久人
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算只有并刀難翦
ㄙ丂ㄙ丂
離愁千縷

淡黃柳 正平調近

客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異唯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此闋以紓客懷

フ人ㄙ　ㄋリ久ㄙ一マㄙフ丂久丂リ丂ㄙマリマㄙフリ
空城曉○詞譜作畫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
久一丂ㄙㄙ丂　丂ㄙ丂ㄋ人ㄙリフㄙ久久リフ人フ人リ丂
是江南舊相識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攜酒小喬宅怕梨花落盡
久今ㄙリ久　ㄙㄙㄙリリ今リ久ㄙマㄥ丂
成秋色燕燕○舊鈔本作子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石湖仙 越調

壽石湖居士

久ㄢフ今ㄙ一人フ一マㄥリ丂マㄙㄢ一人一　フ
松江煙浦是千古三高遊衍佳處須信石湖仙似○汲古閣本作侶舊鈔本同鴟
人一マㄢ一ㄢ今ㄋㄥ一人フ久ㄢフ丂丁丂一人フㄢ久丂丂
夷翩然引去浮雲安在我自愛綠香紅舞容與看世間幾度今古
一マㄥ一ㄢ人一フ人一マㄙ丂リ久ㄢ今ㄙマ一マㄙ丂人フ丂
盧溝舊曾駐馬爲黃花閑吟秀句見說胡兒也學綸巾欹雨玉友金
久丂久丂人一ㄢ今丁ㄢ丂久フㄢ丂丂
蕉玉人金縷緩移箏柱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

暗香 仙呂宮

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止既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舊鈔本作二妓隸○舊鈔本作肄習之音

ㄙ久リ久ム一ㄙフ久リフリ丂ム一ㄙ人ㄙフマㄅ今ㄅ今ㄙ一
節諧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
丂久り今フム人ㄙ⺈マ丂ム一ㄙフㄙ今リ久一⺈リ丂　リ丂
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
ㄙフ久フク久ク久一フリ丂ム一ㄙ人ㄙ⺈マ今久丂今ㄙ一ㄅ
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樽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
久り今フㄥ人ㄙ⺈マ丂ム一ㄙフㄙ今リ今丅丂
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別本作折。吳穀夫文韻亦用
折　此註應移前段摘字韻下

疏影

丂久⺈今ム一ㄙフ久リフリ丂ム一ㄙ人ㄙ⺈マムリ⺈リ久丂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
久丂久フㄥㄙ　マ一ㄙフリ久フ人今フム人ㄙ一
竹昭君不慣胡○歷代詩餘詞譜同作龍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舊
鈔本作下　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
ム一ㄙ人ㄙ⺈マムリ⺈リ久ㄅ久丂久フムㄙマ一ㄙフリ久フ
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
人今フム人ㄙ　一丂ムリ久一⺈リ丂
哀曲等恁時再○詞律作重。詞潔同　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惜紅衣 無射宮

吳興號水晶宮荷華盛麗陳簡齋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
路荷華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丁未之夏予遊千巖數往
來紅香中自度此曲以無射宮歌之

リ久　ㄙ丂人ㄙ人丂ㄙ⺈久丂人フ人今人ㄙ丂ㄙ丂今丂
簟枕○詞譜作枕簟　邀涼琴書換日睡餘無力細灑冰泉并刀破甘碧牆頭
⺈今ク人フ丂久今今丂人ㄙ人リ丂久⺈久今　⺈今今⺈リ
喚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　虹梁水陌魚
マ人ㄙㄅ久リ久丂フ人一今フリ⺈　ㄙ丂ㄙ人⺈
浪吹香紅衣半狼藉維舟試望故國眇○舊鈔本作渺　天北可惜柳○詞潔作渚汲
ㄙ丂り久ㄅㄙリ久今丂ㄙ人リㄙ丂人ㄙ人丂久ㄅ
古闔本同　邊沙外不共美人遊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

角招 黃鍾角

甲寅春予與俞商卿燕遊西湖觀梅於孤山之西邨玉雪
照映吹香薄人已而商卿歸吳興予獨來則山橫春煙新
柳被水遊人容與飛花中悵然有懷作此寄之商卿善歌
聲稍以儒雅緣飾予每自度曲吟洞簫商卿輒歌而和之
極有山林縹緲之思今予離憂商卿一行作吏殆無復此
樂矣

丅人丂久リフムマム一リ丂丂ム一マム一一人久リ一人リフ
為春瘦何堪更繞西湖盡是垂柳自看煙外岫記得與君湖上攜手
ㄅ今今⺈ム一
君歸未久早亂落香紅千畝一葉淩波縹緲過三十六離宮遣遊人
リ丂　リ丂ㄥ一久フ久リフムマム一リ丂ム一マム一一人久
回首　猶有畫船障袖青樓倚扇相映人爭秀翠翹光欲溜愛著宮
リフ⺈今今⺈ム一リフりㄥ一ㄥマ一マムラ⺈リ久ㄅ
黃而今時候傷春似舊蕩一點春心如酒寫入吳絲自奏問誰識曲
リフ人ム丂
中心花前後○舊鈔本作友

徵招

越中山水幽遠予數上下西興錢清閒襟抱清曠越人善
爲舟卷篷方底舟師行歌徐徐曳之如偃臥榻上無動搖
突兀勢以故得盡情騁望予欲家焉而未得作徵招以寄
興徵招角招者政和閒大晟府嘗製數十曲音節駁矣予
嘗攷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
古少徵調曲也徵爲去母調如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
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
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說詳於予所作琴書然
黃鍾以林鍾爲徵住聲於林鍾若不用黃鍾聲便自成林
鍾宮矣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鍾均一句似林
鍾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予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
於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
宮離而不附者是已因再三推尋唐譜幷琴弦法而得其
意黃鍾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鍾
聲若不用黃鍾而用蕤賓應鍾即是林鍾宮矣餘十一均
徵調倣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
燕樂故燕樂闕徵調不必補可也此一曲乃予昔所製因
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
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鍾下徵調角
招曰黃鍾清角調

久リフ㔾一マムフ乚一人フ今フ久ヲ幻フ人乚ラシヲム一マ
潮回卻過西陵浦扁舟僅容居士去得幾何時黍離離如此客途今
ムラ人フリフ人乚丂人リリフ㔸乚一ム一今フ今　フ今フリ
倦矣漫贏得一襟詩思記憶江南落帆沙際此行還是　迤邐剡中
フろマムフ乚一人フ今フ久ヲ幻フ人乚ラリ丂ム一フムフ人
山重相見依依故人情味似怨不來遊擁愁鬟十二一邱聊復爾也

フリフ人乚丂人フリフ㔸乚一ム一ラフ与
孤負幼輿高致水葓晚漠漠搖煙奈未成歸計

秋宵吟 越調

リフ人ム一人フ㔸フ人ク今ろマム一人フヲ久㔸久ゟ么㔸フ
古簾空墜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漸漏水丁丁箭壺催曉引涼
人ム一人フ㔸フ人ク今ろフム一人フヲ久リ久ヲ与　ろリヲ
颸動翠葆露腳斜飛雲表因嗟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煙草　帶眼銷
今一人フ一マムヲ人フリ一人フゟ久フ㔸ㄅゟ么フ久㔸フ介
磨爲近日愁多頓老衛娘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縈繞搖落江楓早
一人フ人一フム一一フ人一㔸フ人　ヲ久リヲ人フ与
嫩約無憑幽夢又杳但盈盈淚灑單衣○舊鈔本作衾今夕何夕恨未了

凄涼犯 仙呂調犯商調

合肥巷陌皆種柳秋風夕起騷騷然予客居闔戶時聞馬
嘶出城四顧則荒煙野草不勝淒黯乃著此解琴有淒涼
調假以爲名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
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
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
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
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
可犯商角羽耳予歸行都以此曲示國工田正德使以啞
觱栗吹之其韻極美亦曰瑞鶴仙影

ヲ久フ彡人ノムムフろムリ多一ム人ゟ久リムフ㔸各ゟ久ゟ
綠楊巷陌秋風起邊城一片離索馬嘶漸遠人歸甚處戍樓吹角情
クろ彡人フ久ム一ム今一久人ろ人ムフムラ彡ろ多　ろ多人
懷正惡更衰草寒煙淡薄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　追念西

フムフ人么マろ⺈ろ⺈么フ人ろ⺈久リヌフ人⺈予夕マ今ス
湖上小舫攜歌晚花行樂舊遊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等
フム么一么⺈一ス人ろ人么フムろ⺈
新鴈來時繫著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

翠樓吟 雙調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遠樓成與劉去非諸友落之度曲見
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鸚鵡洲者聞小姬歌此詞
問之頗能道其事還吳爲予言之興懷昔遊且傷今之離
索也

スリフ人么マム人么マろ么人⺈フ人フムマフろ久フ今リ⺈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新翻胡部曲聽氈幕元戎歌吹
夕力⺈⺈ムマ人么ろマムフム乃フ今久人么マろ⺈人⺈　人
層樓高峙看檻曲縈紅簷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　此
⺈フ久リ　フフム人么久ろ么人⺈フ人フムマフろ
地宜有詞○歷代詩餘作神詞譜同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
久フ今么⺈乃ろ⺈久フムマ人⺈マム　フム乃フろ久
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銷○歷代詩餘作嬌英氣西山外晚
人么マろ⺈人⺈
來還捲一簾秋霽

湘月

長溪楊聲伯典長沙檝櫂居瀕湘江窗閒所見如燕公郭
熙畫圖臥起幽適丙午七月既望聲伯約予與趙景魯景
望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
煙月交映淒然其爲秋也坐客皆小冠練服或彈琴或浩
歌或自酌或援筆搜句予度此曲卽念奴嬌鬲指聲也於
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
便能過腔也

五湖舊約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
倦網都收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　誰解
喚起湘靈煙鬟霧鬢理哀弦鴻陣玉麈談元○詞譜作清譚歎坐客多少風
流名勝暗柳蕭蕭飛星○詞譜作螢冉冉夜久知秋信鱸魚應好舊家樂
事誰省

嘉泰壬辰至日刻于東巖之讀書堂

雲閒錢希武

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白石道人歌曲別集

番陽姜夔堯章著　仁和許增邁孫校栞

小重山令

趙郎中諭告迎侍太夫人將來都下予喜爲作此曲

寒食飛紅滿帝城慈烏相對立柳青青玉階端笏細陳情天恩許春盡可還京　鵲報倚門人安輿扶上了更親擎看花攜樂緩行程爭迎處堂下拜公卿

念奴嬌

毀舍後作

昔遊未遠記湘皐聞瑟澧浦捐褋因覓孤山林處士來踏梅根殘雪獠女供花傖兒行酒臥看青門轍一邱吾老可憐情事空切　曾見海作桑田仙人雲表笑汝真癡絕說與依依王謝燕應有涼風時節越只青山吳惟芳草萬古皆沈滅繞枝三匝白頭歌盡明月

卜算子

吏部梅花八詠夔次韻

江左詠梅人夢繞青青路因向凌風臺下看心事還將與　憶別庾郎時又過林逋處萬古西湖寂寞春惆悵誰能賦

又

月上海雲沈鷗去吳波迥行過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靜　又見水沈亭舉目悲風景花下鋪氈把一盃緩飲春風影西泠橋在孤山之西水沈亭在孤山之北亭廢

又

蘚榦石斜妨玉蕊松低覆日暮冥冥一見來略比年時瘦　涼觀酒初醒竹閣吟纔就猶恨幽香作許慳小遲春心透涼觀在孤山之麓南北梅最奇竹閣在涼觀西今廢

又

家在馬城西曾賦梅屏雪梅雪相兼不見花月影玲瓏徹　前度帶愁看一晌和愁折若使逋仙及見之定自成愁絕馬城在都城西北梅屏甚見珍愛

又

摘蕊暝禽飛倚樹懸冰落下竺橋邊淺立時香已漂流卻　空逕晚煙平古寺春寒惡老子尋花第一番常恐吳兒覺下竺寺前磵石上風景甚妙

又

綠萼更橫枝多少梅花樣惆悵西村一塢春開過無人賞　細草藉金輿歲歲長吟想枝上幺禽一兩聲猶似宮娥唱綠萼橫枝皆梅別種凡二十許名西村在孤山後梅皆阜陵時所種

又

象筆帶香題龍笛吟春咽楊柳嬌癡未覺愁花管人離別　路出古昌源石瘦冰霜潔折得青鬚碧蘚花持向人閒說越之昌源古梅妙天下

又

御苑接湖波松下春風細雲綠峨峨玉萬枝別有仙風味　長信昨來看憶共東皇醉此樹婆娑一惘然苔蘚生春意聚景官梅皆植之高松之下芘蔭歲久萼盡綠夔舊歲觀梅於彼所聞於園官者如此末章及之

洞仙歌

黃木香贈辛稼軒

花中慣識壓架玲瓏雪乍見緗蕤閒琅葉恨春風將了染額人歸留得箇裊裊垂香帶月　鵝兒真似酒我愛幽芳還比酴醾又嬌絕自種古松根待看黃龍亂飛上蒼髯五鬣更老仙添與筆端春敢喚起桃花問誰優劣

驀山溪

詠柳

青青官柳飛過雙雙燕樓上對春寒捲珠簾瞥然一見如今春去香絮亂因風霑逕草惹牆花一一教誰管　陽關去也方表人腸斷幾

度拂行軒念衣冠尊前易散翠眉織錦紅葉浪題詩煙渡口水亭邊長是心先亂

永遇樂

次韻辛克清先生

我與先生夙期已久人閑無此不學楊郎南山種豆十一徵微利雲霄直上諸公袞袞乃作道邊苦李五千言老來受用肯教造物兒戲東岡記得同來胥宇歲月幾何難計柳老悲桓松高對阮未辦為鄰地長干白下青樓朱閣往往夢中槐蟻卻不如窪尊放滿老夫未醉

虞美人

栝蒼煙雨樓石湖居士所造也風景似越之蓬萊閣而山勢環繞峯嶺高秀過之觀居士題顏且歌其所作虞美人夔亦作一解

闌干表立蒼龍背三面攙天翠東遊纔上小蓬萊不見此樓煙雨未應回　而今指點來時路卻是冥濛處老仙鶴馭幾時歸未必山川城郭是耶非

永遇樂

北固樓本作祠堂○亭次稼軒韻

雲隔迷樓苔封很石人向何處數騎秋煙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使君心在蒼厓綠嶂苦被北門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虎前身諸葛來遊此地數語便酬三顧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長淮金鼓問當時依依種柳至今在否

水調歌頭

富覽亭永嘉作

日落愛山紫沙漲省潮回平生夢猶不到一葉眇西來欲訊桑田成海人世了無知者魚鳥兩相猜天外玉笙杳子晉只空臺　倚闌干二三子總仙才爾歌遠遊章句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頗憶謝生雙屐處處長青苔東望赤城近吾興亦悠哉

漢宮春

次韻稼軒

雲曰歸歟縱垂天曳曳終反衡廬揚州十年一夢俛仰差殊秦碑越殿悔舊遊作計全疏分付與高懷老尹管弦絲竹寧無　知公愛山入剡若南尋李白問訊何如年年雁飛波上愁亦關予臨皋領客向月邊攜酒攜鱸今但借秋風一榻公歌我亦能書

又

次韻稼軒蓬萊閣

一顧傾吳苧蘿人不見煙杳重湖當時事如對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間千古須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猶疑水鳥相呼　秦山對樓自綠怕越王故壘時下樵蘇只今倚闌一笑然則非與小叢解唱倩松風為我吹竽更坐待千巖月落城頭眇眇啼烏

白石道人歌曲別集

白石道人歌曲跋

歌曲特文人餘事耳或者少諧音律白石留心學古有志雅樂如會要所載奉常所錄未能盡見也聲文之美槪具此編嘉泰壬戌刻於雲閒之東巖其家轉徙自隨珍藏者五十載淳祐辛亥復歸嘉禾郡齋千歲令威夫豈偶然因筆之以識歲月端午日菊坡趙與訔書

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正月望日如葉君居仲本于錢唐之用拙幽居既畢因以識其後云天台陶宗儀九成

此書俾他人抄錄故多有誤字今將善本勘讎方可人意後十一年庚子夏四月也

夢窗詞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村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夢窗詞集目錄

瑣窗寒　尉遲杯
渡江雲三犯　三部樂
霜葉飛　瑞鶴仙 八
滿江紅 二　解連環 二
夜飛鵲　一寸金 二
繞佛閣 二　拜星月慢
水龍吟 九　玉燭新
解語花 二　慶春宮 二
塞垣春　宴清都 六
齊天樂 九　丹鳳吟
掃花遊 五　應天長
風流子 二　過秦樓
法曲獻仙音 二　還京樂
塞翁吟 二　丁香結
六幺令　蕙蘭芳引
隔浦蓮近　垂絲釣近
荔枝香近 二　西河
浪淘沙慢　西平樂慢
瑞龍吟 三　大酺
解蹀躞　倒犯
花犯 二　蝶戀花 二
浣溪沙 八　玉樓春 二
點絳脣 三　秋蕊香 二
訴衷情 四　夜遊宮 二
醉桃源 四　如夢令 二
望江南 二　定風波
月中行　虞美人
菩薩蠻 二　賀新郎 二
江城梅花引　婆羅門引 二
祝英臺近 五　西子妝慢
江南春　夢芙蓉
高山流水　霜花腴
澡蘭香　玉京謠
探芳新　鳳池吟
暗香　暗香疏影
念奴嬌　惜紅衣
江南好　雙雙燕
無悶　水調歌頭
洞仙歌　秋思
江神子 六　沁園春 二
珍珠簾　風入松 五
鶯啼序 三　天香 二
玉漏遲　金琖子 二
永遇樂 三　玉蝴蝶
絳都春 六　惜秋華 五
惜黃花慢 二　十二郎
醉蓬萊　燭影搖紅 七
醜奴兒慢 二　木蘭花慢 七
喜遷鶯 四　探芳信 五
聲聲慢 九　高陽臺 五
倦尋芳 三　三姝媚 三

畫錦堂　漢宮春三
秋霽　花心動二
龍山會　八聲甘州三
新雁過妝樓二　淒涼犯
尾犯二　東風第一枝
夜合花　探春慢

夢窗詞集

四明　吳文英　君特

瑣窗寒　無射商俗名越調犯中呂宮又犯正宮

玉蘭

紺縷堆雲清顋潤玉汜人初見蠻腥未洗海谷一懷悽惋渺征槎去乘閬風占香上國幽心展□遺芳掩色真姿凝澹返魂騷畹　一盼千金換又笑伴鴟夷共歸吳苑離煙恨水夢杳南天秋晚比來時瘦肌更消冷薰沁骨悲鄉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西風怨汜人原鈔汜作記毛本同从杜文瀾校海谷毛本海作梅按谷疑客誤遺芳原鈔遺上未空格毛本同从張仲炘校

尉遲杯　夾鍾商俗名雙調按清真集作大石

賦楊公小蓬萊

垂楊徑洞鑰啓時見流鶯迎涓涓暗谷流紅應有緗桃千頃臨池笑靨春色滿銅華弄妝影記年時試酒湖陰褪花曾采新杏　蛛窗繡網玄經纔石研開匳雨潤雲凝小小蓬萊香一掬愁不到朱嬌翠靚清尊伴人閑永日斷琴和棋聲竹露冷笑從前醉臥紅塵不知仙在人境湖陰原鈔湖作新毛本同从詞綜

渡江雲三犯　中呂商

西湖清明

羞紅顰淺恨晚風未落片繡點重茵舊隄分燕尾桂棹輕鷗寶勒倚殘雲千絲怨碧漸路入仙隖迷津腸漫回隔花時見背面楚腰身　逡巡題門惆悵墮履牽縈數幽期難準還始覺留情緣眼寬帶因春明朝事與孤煙冷做滿湖風雨愁人山黛暝塵波澹綠無痕緣眼寬帶塵波毛本緣作寬寬帶作帶眼塵作澄

三部樂　黃鍾調俗名大石按調當作商

賦姜石帚漁隱

江鶂初飛蕩萬里素雲際空如沐詠情吟思不在秦箏金屋夜潮上明月蘆花傍釣蓑夢遠句清敲玉翠罌汲曉欸乃一聲秋曲　越裝片篷障雨瘦半竿渭水鷺汀幽宿那知煖袍挾錦低簾籠燭鼓春波載花萬斛帆鬣轉銀河可掬風定浪息蒼茫外天浸寒綠際空原鈔空作雲从毛本如沐毛本沐作沐傍釣蓑原鈔傍字脫从毛本越裝句毛本作片篷障雨乘風鷺汀帆鬣轉原鈔鷺汀作伴汀鷺轉作搏並从毛本

霜葉飛　大石

重九

斷煙離緒關心事斜陽紅隱霜樹半壺秋水薦黃花香噀西風雨縱玉勒輕飛迅羽淒涼誰弔荒臺古記醉蹋南屏綵扇咽寒蟬倦夢不知蠻素　聊對舊節傳杯塵牋蠹管斷闋經歲慵賦小蟾斜影轉東籬夜冷殘蛩語早白髮緣愁萬縷驚飆從捲烏紗去漫細將茱萸看但約明年翠微高處

瑞鶴仙　林鍾羽俗名高平

淚荷抛碎璧正漏雲篩雨斜捎窗隙林聲怨秋色對小山不迭寸眉愁碧涼欺岸幘暮砧催銀屏翦尺最無聊燕去堂空舊幕暗塵羅額　行客西園有分斷柳淒花似曾相識西風破屐林下路水邊石念寒蛩

殘夢歸鴻心事那聽江村夜笛看雪飛蘋底蘆梢未

如鬘白

題（原鈔作秋感毛本同詞綜無題据删鄭文焯曰宋人詞不盡標題自分類本行世如花庵詞選草堂詩餘輒增春景秋情諸目便依時附類當箋慓唱而已毛本甲乙二稿無一詞無題者其中秋感春情春晴夏景及有感感懷諸題凡二十餘見猶踵其習應一律删去今从其說）

又

晴絲牽緒亂對滄江斜日花飛人遠垂楊暗吳苑正

旗亭煙冷河橋風煗蘭情蕙盼惹相思春根酒畔又

爭知吟骨縈消漸把舊衫重翦　淒斷流紅千淚缺

月孤樓總難留燕歌塵凝扇待憑信拌分鈿試挑鐙

欲寫還依不忍牋幅偷和淚捲寄殘雲賸雨蓬萊也

應夢見

題（毛本作春感）吳苑（毛本吳作芙）又爭知　淒斷（原鈔知作如淒作漢）

（毛本同並从陽春白雪）

又

贈絲鞋莊生

藕心抽瑩繭引翠針行處冰花成片金門從迴輦兩

玉鳧飛上繡絨塵輭絲絇侍宴曳天香春風宛轉傍

星辰直上無聲緩躡素雲歸晚　奇踐平康得意醉

躡香泥潤紅沾線艮工詫見吳蠶唾海沈楦任真珠

裝綴春申客屨今日風流霧散待宣供禹步宸遊退

朝燕殿

奇踐　海沈楦（毛本奇踐作寄迹楦作檀）裝綴（原鈔裝作妝毛本同从南宋雜事詩注）

春申（毛本申作中）待宣供　宸遊（原鈔待作待毛本同宸作晨毛本作辰並从南宋雜事詩注）

又

丙午重九

亂紅生古嶠記舊遊惟怕秋光不早人生斷腸草歎

如今搖落暗驚懷抱誰臨晚眺吹臺高霜歌縹緲想

西風此處留情肯著故人衰帽　聞道萸香西市酒

熟東鄰浣花人老金鞭驋裹追吟賦倩年少想重來

新雁傷心湖上消減紅深翠窈小樓寒睡起無聊半

簾晚照

題（原鈔作秋感从毛本）亂紅　故人（毛本紅作雲人作山）

又

壽史雲麓

記年時茂苑正畫堂凝香璇奎初煥天邊歲華轉向

九重春近仙桃傳宴銀罌翠管寶香飛蓬萊小殿荷

玉皇恩重千秋翠麓峻齊雲漢　須看鴻飛高處地

闊天寬弋人空羨梅清水煗苕谿上幾吟卷算金門

聽漏玉墀班早贏得風霜滿面總不如綠野身安鏡

中未晚

題（毛本作壽雲麓先生）茂苑　正畫堂　小殿　荷玉皇

地闊　苕谿上　班早　滿面（毛本茂苑作秋半正作看殿作苑荷作感地作野上作畔早作平面作臉）

又

癸卯歲壽方蕙巖寺簿

轆轤春又轉記旋草新詞江頭憑雁乘槎上銀漢想

車塵纔躡東華紅輭何時賜見漏聲移深宮夜半問

蓴鱸今幾西風未覺歲華遲晚　一片丹心白髮露

滴研朱雅陪清宴班回柳院蒲團底小禪觀望罘罳

明月初圓此夕應共嬋娟茂苑願年年玉兔長生聳

秋井幹

題原鈔無癸卯歲三字毛本同从鐵網珊瑚春又轉　東華毛本春作秋華作葉紅輭原鈔紅作塵从毛本漏聲句原鈔聲作夜从毛本毛本是句移作涼深作移露滴　明月毛本露滴作滴露明作朗此夕鐵網珊瑚作午夜

又

餞郎糾曹之嚴陵　分韻得直字

夜寒吳館窄漸洒闌燭暗猶分香澤輕帆展爲翩送高鴻飛過長安南陌漁磯舊迹有陳蕃虛牀挂壁掩庭扉蛛網黏花細草靜搖春碧　還憶洛陽年少風露秋檠歲華如昔長吟墮幘暮潮送富春客算玉堂不染梅花清夢宮漏聲中夜直正逋仙清瘦黃昏幾時覓得

又

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

彩雲棲翡翠聽鳳笙吹下飛軿天際晴霞翦輕袂澹春姿雪態寒梅清泚東皇有意旋安排闌干十二早不知爲雨爲雲盡日建章門閉　堪比紅綃纖素紫燕輕盈內家標致遊仙舊事星斗下夜香裏□華峯□□紙屏橫幅春色長供午睡更醉乘玉井秋風采花弄水

紫燕原鈔燕字脫从毛本華峯原鈔二字上下未空格毛本同从詞綜紙屏按前七闋是句首字皆平聲紙疑低誤

滿江紅　夷則宮俗名仙呂宮

澱山湖

雲氣樓臺分一派滄浪翠蓬開小景玉盆寒浸巧石盤松風送流花時過岸浪搖晴練欲飛空算鮫宮祇隔一紅塵無路通　神女駕淩曉風明月佩響丁東對兩蛾猶鎖怨綠煙中秋色未教飛盡雁夕陽長是墜疏鐘又一聲欸乃過前巖移釣篷

晴練原鈔練作棟毛本同从詞綜

又

甲辰歲盤門外寓居過重午

結束蕭仙嘯梁鬼依還未滅荒城外無聊閑看野煙一抹梅子未黃愁夜雨榴花不見簪秋雪又重羅紅字寫香詞年時節　簾底事憑燕說合歡縷雙條脫自香消紅臂舊情都別湘水離魂菰葉怨揚州無夢銅華闕倩臥簫吹裂晚天雲看新月

結束原鈔結作絡从毛本重羅毛本重作金

解連環　夷則商

暮檐涼薄疑清風動竹故人來邈漸夜久閑引流螢弄微照素懷暗呈纖白夢遠雙成鳳笙杳玉繩西落掩練帷倦入又惹舊愁汗香闌角　銀缾恨沈斷索歎梧桐未秋露井先覺抱素影明月空閑早塵損丹青楚山依約翠冷紅衰怕驚起西池魚躍記湘娥絳綃暗解褪花墜萼

題原鈔作秋情毛本同刪練帷毛本練作練

又

留別姜石帚

思和雲結斷江樓望睫雁飛無極正岸柳衰不堪攀忍持贈故人送秋行色歲晚來時暗香亂石橋南北又長亭暮雪點點淚痕總成相憶　杯前寸陰似擲幾酬花唱月連夜浮白省聽風聽雨笙簫向別枕倦

醒絮颺空碧片葉愁紅趁一舸西風潮汐歎滄波路
長夢短甚時到得

夜飛鵲　黃鍾商（按清真集作道宮）

蔡司戶席上南花

金規印遙漢庭淚無紋清雪冷沁花薰天街曾醉美
人畔涼枝移插烏巾西風驟驚散念梭懸愁結蔕翦
離痕中郎舊恨寄橫竹吹裂哀雲　空腈露華煙彩
人影斷幽坊深閉千門渾似飛仙入夢䙰羅微步流
水青蘋輕冰潤□悵今朝不共清尊怕雲槎來晚流
紅信杳縈斷秋魂

梭懸　幽坊（毛本梭作枝坊作芬）䙰羅（原鈔作羅䙰毛本同从王鵬運校本）潤
□（原鈔未空格毛本同戈載選本補玉字）

一寸金　中呂商俗名小石

贈筆工劉衍

秋入中山臂隼牽盧縱長獵見駭毛飛雪章臺獻穎
臞腰束縞湯沐疏邑篔管珽瓊牒蒼梧恨帝娥暗泣
陶郎老憔悴玄香禁苑猶催夜俱入　自歎江湖雕
龍心盡相攜蠹魚篋念醉魂悠颺折釵錦字黠髯掀
舞流觴春帖還倚荆谿襯金刀氏尚傳舊業勞君爲
脫帽篷窗寓情題水葉

雕龍　篷窗（原鈔龍作蘢篷作蓬毛本同並从杜校）寓情（毛本寓作寫）

又

秋壓更長看見姮娥瘦如束正古花搖落寒蛩滿地
參梅吹老玉龍橫竹霜被芙蓉宿紅綟透尚欺暗燭
年年記一種淒涼繡幌金圓挂香玉　頑老情懷都
無歡事良宵愛幽獨歎畫圖難倣橘村砧思笠蓑有
約蓴洲漁屋心景憑誰語商絃重袖寒轉軸疏籬下
試覓重陽醉擘青露菊

題（原鈔作秋毛本同刪）感　橫竹（原鈔竹作笛毛本同从詞譜）紅綟（毛本綟作錦）
幽獨（原鈔獨作燭毛本同从詞律）

繞佛閣　夾鍾商（按夾當作黃清真集作大石原鈔是調有周邦彥暗塵四斂一闋原刪）

與沈野逸東皐天街盧樓追涼小飲

夜空似水橫漢靜立銀浪聲杳瑤鏡奩小素娥乍起
樓心弄孤照絮雲未巧梧韻露井偏惜秋早晴暗多
少怕教徹膽寒光見懷抱　淚迹尚爲客恨滿長安
千古道還記暗螢穿簾街語悄歎步影歸來人鬢花
老紫簫天渺又露飲風前涼墮輕帽酒杯空數星橫
曉

題（原鈔作天街追涼盧長笛樓从毛本）偏惜　晴暗（毛本惜作借晴暗作暗情）寒
光（原鈔寒作蟾从毛本）

又

贈郭季隱

蒨霞豔錦星媛夜織河漢鳴杼紅翠萬縷送幽夢與
人閒繡芳句怨宮恨羽孤劍漫倚無限淒楚□□□
□賦情縹緲東風颺花絮　鏡裏半髯雪向老春深
鶯曉處長閉翠陰幽坊楊柳戶看故苑離離城外禾
黍短藜青屨笑寄隱閒追雞社歌舞最風流墊巾沾
雨

繡芳句（毛本繡作秀）颺花絮（毛本颺上衍搖字空格在絮下）向老（原鈔向作
句毛本作詞从夏敬觀校）翠陰（原鈔翠作醉从毛本）城外（毛本作偏生）

拜星月慢　林鍾羽俗名高平

姜石帚以盆蓮數十置中庭宴客其中

絳雪生涼碧霞籠夜小立中庭蕪地昨夢西湖老扁舟身世歎遊蕩暫賞吟花酹露尊俎冷玉紅香罍洗眼眩魂迷古陶洲十里　翠參差澹月平芳砌甎花滉小浪魚鱗起霧盎淺障青羅洗湘娥春膩蕩蘭煙麝馥濃侵醉吹不散繡屋重門閉又怕便綠減西風泣秋檠燭外

遊蕩（鐵網珊瑚遊作飄）魂迷（原鈔魂作意毛本同从鐵網珊瑚）十里小浪（鐵網珊瑚十作千小作細）侵醉（原鈔醉作酒毛本同从詞律）泣秋檠燭外（鐵網珊瑚泣作法外作淚）

水龍吟　無射商俗名越調

惠山酌泉

豔陽不到青山古陰冷翠成秋苑吳娃點黛江妃擁髻空濛遮斷樹密藏谿草深迷市峭雲一片二十年舊夢輕鷗素約霜絲亂朱顏變　龍吻春霏玉濺貢銀餅羊腸車轉臨泉照影清寒沁骨客塵都浣鴻漸重來夜深華表露零鶴怨把閑愁換與樓前晚色棹滄波遠

題（陽春白雪題首有登字鐵網珊瑚作賦惠泉山）古陰（鐵網珊瑚作澹煙）都浣（原鈔浣作涴毛本同从鐵網珊瑚）滄波（鐵網珊瑚波作淚）

又

用見山韻餞別

夜分谿館漁鐙巷聲乍寂西風定河橋徑遠玉簫吹斷霜絲舞影薄絮秋雲澹蛾山色宦情歸興怕煙江渡後桃花又汎宮溝上春流緊　新句欲題還省透香煤重牋誤隱西園已負林亭移酒松泉薦茗攜手同歸處玉奴喚綠窗春近想驕驄又躡西湖二十四番花信

題（原鈔作春晴从毛本）徑遠　花信（毛本徑作逕信作訊）

又

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

有人獨立空山翠髯未覺霜顏老新香秀粒濃光綠浸千年春小布影參旗障空雲蓋沈沈秋曉駟蒼虬萬里笙吹鳳女驂飛乘天風娟　般巧霜斤不到漢遊仙相從最早皺鱗細雨層陰藏月朱絃古調問訊東橋故人南嶺倚天長嘯待淩霄謝了山深歲晚素心纔表

笙吹　長嘯（原鈔吹作飛長字脫毛本同並从詞譜）

又

壽嗣榮王

望中璇海波新訊槎又市銀河轉金風細娟龍枝聲奏鈞簫秋遠南極飛仙夜來催駕祥光重見紫霄承露掌瑤池蔭密蟠桃秀蠡蓮綻　新棟晴暈淩漢半涼生蘭檠書卷繡裳五色昆臺十二香深簾捲花萼樓高處連清曉千秋傳宴賜長生玉宇鸞迴鳳舞下蓬萊殿

題（原鈔無嗣字从毛本）訊查　蘭檠（毛本訊作汛檠作綮）

又

壽尹梅津

望春樓外滄波舊年照眼青銅鏡鍊成寶月飛來天上銀河流影紺玉鉤簾處橫犀麈天香分鼎記殿雲殿鎖裁花翦露曲江畔春風勁　槐省紅塵晝靜午

朝回吟生晚與春霖繡筆鶯邊清曉金狨旋整閬苑芝仙貌生綃對綠窗深景弄瓊英數點宮梅信早占年光永

又

送萬信州

幾番時事重論座中共惜斜陽下今朝翦柳東風送客功名近也約住飛花暫聽留燕更攀情話問千牙過闕一封入奏忠孝事都應寫　聞道蘭臺清暇載鵾夷煙江一舸貞元舊曲如今誰聽惟公和寡兒騎空迎舜瞳迴盼玉階前借便急回煖律天邊海上正春寒夜

載鵾夷（原鈔載作幾毛本同从王校）

又

過秋壑湖上舊居寄贈

外湖北嶺雲多小園暗碧鶯啼處朝回勝賞墨池香潤吟船繫雨霓節千妃錦帆一箭攜將春去算歸期未卜青煙散後春城詠飛花句　黃鶴樓頭月午奏玉龍江梅解舞薰風紫禁嚴更清夢思懷幾許秋水生時賦情還在南屏別墅看章臺走馬長隄種取柔絲千樹

外湖（原鈔外作小毛本同从王校按秋壑居葛嶺故云外湖北嶺也）香潤　樓頭（原鈔潤作酒樓作來並从毛本）

又

癸卯元夕

澹雲籠月微黃柳絲淺色東風緊夜寒舊事春期新恨眉山碧遠塵陌飄香繡簾垂戶趁時妝面鈿車催去急珠囊袖冷愁如海情一線　猶記初來吳苑未清霜飛鶯雙鬟嬉遊是處風光無際舞蔥歌蒨陳迹征衫老容華鏡歡悰都盡向殘鐙夢短梅花曉角爲誰吟怨

雙鬟　歌蒨　華鏡（毛本雙作霜蒨作舊鏡作境）

又

壽梅津

杜陵折柳狂吟硏波尚溼紅衣露仙桃宴早江梅春近還催客句宮漏傳雞禁門嘶騎宦情熟處正黃編夜展天香字煖春蔥翦紅蜜炬　宮帽鸞枝醉舞思飄颻臞仙風舉星羅萬卷雲驅千陣飛毫海雨長壽杯深探春腔穩江湖同賦又看看便繫金狨鶯曉傍西湖路

江梅　醉舞（原鈔江作紅醉字脫並从毛本）

玉燭新　黃鍾商（按黃當作夾清真集作雙調）

花穿簾隙透向夢裏消春酒中延晝嫩篁細掐相思字墮粉輕黏綀袖章臺別後展繡絡紅蔫香舊□□□應數歸舟愁凝畫闌眉柳　移鐙夜語西窗逗曉帳迷香問何時又素紈乍試還憶是繡嬾思酸時候蘭清蕙□總未比蛾眉螓首誰訴與惟有金籠春簧細奏

題（原鈔作春情毛本同刪）輕黏（原鈔黏下注沾字毛本同）綀袖（毛本綀作練）蕙□（原鈔未空格毛本同杜校補秀字）春簧（原鈔簧作篁毛本同从杜校）

解語花　高平調

梅花

門橫皺碧路入蒼煙春近江南岸暮寒如翦臨谿影

一一半斜清淺飛霙弄晚蕩千里暗香平遠端正看瓊樹三枝總似蘭昌見　酥瑩雲容夜煖伴蘭翹清瘦簫鳳柔婉冷雲荒翠幽棲久無語暗申春怨東風半面料準擬何郎詞卷歡未闌煙雨青黃宜晝陰庭館

冷雲荒翠（杜校引毛斧季校作翠深荒院）

又

立春風雨中餞處靜

檐花舊滴帳燭新啼香潤殘冬被澹煙疏綺淩波步暗阻傍牆挑薺梅痕似洗空點點年華別淚花鬢愁釵股籠寒綵燕沾雲膩　還鬭辛盤蔥翠念青絲牽恨曾試纖指雁回潮尾征帆去似與東風相避泥雲萬里應翦斷紅情綠意年少時偏愛輕憐和酒香宜睡

題（毛本作立春風雨並餞翁處靜江上之役）

慶春宮　無射商俗名越調（原鈔是調有周邦彥雲接平岡一闋刪）

越中錢得閑園

春屋圍花秋池沿草舊家錦籍川原蓮尾分津桃邊迷路片紅不到人閑亂篁蒼暗料惜把行題共刪小晴簾捲獨占西牆一鏡清寒　風光未老吟潘嘶騎征塵祇付憑闌鳴瑟傳杯辟邪翻燼繫船香斗春寬晚林青外亂鴉著斜陽幾山粉消莫染猶是秦宮綠擾雲鬟

題（毛本作題錢得閑園池）　亂篁（原鈔篁作暗从毛本）　西牆（毛本牆作嬙）

又

殘葉翻濃餘香棲苦障風怨動秋聲雲影搖寒波塵消膩翠房人去深扃晝成淒黯雁飛過垂楊轉青闌干橫暮酥印痕香玉腕難憑　菱花乍失娉婷別岸圍紅千豔傾城重洗清杯同追深夜豆花寒落愁鐙近歡成夢斷雲隔巫山幾層偷相憐處熏盡金篝消瘦雲英

題（原鈔作秋感毛本無題據刪）　難憑（毛本難作雖）　近歡（原鈔歡作夢从毛本）　熏盡（毛本熏作重）

塞垣春

丙午歲旦

漏瑟侵瓊管潤鼓借烘鑪煖藏鉤怯冷畫雞臨曉鄰語鶯囀殢綠窗細呪浮梅琖換蜜炬花心短夢驚回林鴉起曲屏春事天遠　迎路柳絲裙看爭拜東風盈灞橋岸髻落寶釵寒恨花勝遲燕漸街簾影轉還似新年過郵亭一相見南陌又鐙火繡囊塵香淺

畫雞　鶯囀（毛本雞作難囀作轉）

宴清都　夾鍾羽俗名中呂調

餞嗣榮王仲亨還京

翠羽飛梁苑連催發暮檣留話江燕塵階墮珥瑤扉乍鑰綵繩雙罥新煙暗葉成陰效翠嫵西陵送遠又趁得蕊露天香春留建章花晚　歸來笑折仙桃瓊樓宴萼金漏催箭蘭亭秀語烏絲潤墨漢宮傳玩紅敧醉玉天上倩鳳尾時題畫扇問幾時重駕巫雲蓬萊路淺

題（原鈔無嗣字从毛本毛本亨作享）　翠嫵西陵（原鈔翠作嬖陵上衍施字从毛本）

又

紅敧（毛本敧作歌）

連理海棠

繡幄鴛鴦柱紅情密膩雲低護秦樹芳根兼倚花梢鈿合錦屏人妒東風睡足交枝正夢枕瑤釵燕股障灩蠟滿照歡叢嫠蟾冷落羞度　人閑萬感幽單華清慣浴春盎風露連鬟並㶿同心共結向承恩處憑誰爲歌長恨暗殿鎖秋鐙夜語敘舊期不負春盟紅朝翠暮

兼倚按兼字疑誤集中是處無用平聲者燕股原鈔燕作蕪毛本同从歷代詩餘

又

壽榮王夫人

萬壑蓬萊路非煙霽五雲城闕深處璇源媲鳳瑤池種玉鍊顏金姥長虹夢入仙懷便洗日桐華翠渚向瑞世獨占長春蟠桃正飽風露　殷勤漢殿傳卮隔江雲起暗飛青羽南山壽石東周寶鼎千秋鞏固何時地拂龍衣待迎入玉京閬圃看□□賸擁湖船三千綵御

看□□原鈔看下未空格毛本同从杜校

又

壽秋壑

翠帀西門柳荊州昔未來時正春瘦如今賸舞西風舊色勝東風秀黄粱露溼秋江轉萬里雲檣蔽晝正虎落馬靜晨嘶連營夜沈刁斗　含章換幾桐陰千官邃幄韶鳳還奏席前夜久天低宴密御香盈袖星槎信約長在醉興渺銀河賦就對小弦月挂南樓涼浮桂酒

換幾原鈔脫換字从毛本

又

送馬林屋赴南宮分韻得動字

柳色春陰重東風力快將雲雁高送書藥細雨吟窗亂雪井寒筆凍家林秀橘霜老笑分得蟾邊桂種應茂苑斗轉蒼龍唯潮獻奇吳鳳　玉眉暗隱年華淩雲氣壓千載雲夢名牋濺墨恩袍翠草紫騮青鞚飛香杏園新句眩醉眼春遊乍縱弄喜音鵲繞庭花紅簾影動

井寒　唯潮毛本井作天唯作淮鄭文焯曰唯潮用潮過唯亭故實中吳紀聞夷亭舊無潮汐李樂庵嘗見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吳志唯夷通用今吳人猶有此諺年華毛本年作華

又

萬里關河眼愁凝處渺渺殘照紅斂天低遠樹潮分斷港路迴淮甸吟鞭又指孤店對玉露金風送晚恨自古才子佳人此景此情多感　吳王故苑別來良朋雅集空歎蓬轉揮毫記燭飛觴趕月夢消香斷區區去程何限倩片紙丁寧過雁寄相思寒雨鐙窗芙蓉舊院

題原鈔作秋感毛本同刪斷港毛本港作巷趕月原鈔趕作趕毛本同从王校去程毛本程作情

齊天樂黃鍾宮俗名正宮

與馮深居登禹陵

三千年事殘鴉外無言倦憑秋樹逝水移川高陵變谷那識當時神禹幽雲怪雨翠萍溼空梁夜深飛去雁起青天數行書似舊藏處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慳會遇同翦鐙語積蘚殘碑零圭斷壁重拂人閒塵

土霜紅罷舞漫山色青青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畫旗
喧賽鼓
題原鈔作登禹陵从毛本 久坐 積蘚 喧賽鼓毛本久坐作坐久積作敗喧字脫

又

白酒自酌有感

芙蓉心上三更露茸香漱泉玉井自洗銀舟徐開素
酌月落空杯無影庭陰未瞑度一曲新蟬韻秋堪聽
瘦骨侵冰怕驚紋簟夜深冷 當時湖上載酒翠雲
開處共雪面波鏡萬感瓊漿千莖鬢雪煙鎖藍橋花
徑留連暮景但偷覓孤歡強寬秋興醉倚修篁晚風
吹半醒
題毛本作飲白醪感少年事 漱泉玉井原鈔作漱井玉泉从毛本 偷覓毛本偷字脫

又

齊雲樓

凌朝一片陽臺影飛來太空不去棟與參橫簾鉤斗
曲西北城高幾許天聲似語便閶闔輕排虹河平遡
問幾陰晴霸吳平地漫今古 西山橫黛瞰碧眼明
應不到煙際沈鷺臥笛長吟層霾乍裂寒月溟濛千
里憑虛醉舞夢凝白闌干化爲飛霧淨洗青紅驟飛
滄海雨
千里歷代詩餘里作縷杜校作樹按紙語通叶宋詞屢見里字未敢云誤

又

新煙初試花如夢疑收楚峯殘雨茂苑人歸秦樓燕
宿同惜天涯爲旅遊情最苦早柔綠迷津亂莎荒圃

數樹梨花晚風吹墮半汀鷺 流紅江上去遠翠尊
曾共醉雲外別墅澹月鞦韆幽香巷陌愁結傷春深
處聽歌看舞駐不得當時柳蠻櫻素睡起懨懨洞簫
誰院宇
題原鈔作春暮毛本同詞綜無題據刪

又

毘陵陪兩別駕宴丁園

竹深不放斜陽度橫披澹墨林沼斷莽平煙殘莎賸
水宜得秋深纔好荒亭旋掃正著酒寒輕弄花春小
障錦西風半圍歌袖半吟草 獨遊清興易嬾景饒
人未勝樂事長少柳下交車尊前岸幘同撫雲根一
笑秋香未老漸風雨西城暗欹客帽背月移舟亂鴉
谿樹曉
題原鈔作秋遊从毛本 斜陽度毛本度作入 橫披原鈔披作波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殘莎毛本莎作荷 西風原鈔西字脫从毛本 獨遊 交車 背月 谿樹曉毛本獨字脫交作停月作日曉作晚

又

會江湖諸友汎湖

麴塵猶沁傷心水歌蟬暗驚春換露藻清啼煙蘿澹
碧先結湖山秋怨波簾翠捲歎霞薄輕綃汜人重見
傍柳追涼暫疏懷袖負紈扇 南花清鬬素靨畫船
應不載坡靜詩卷汎酒芳篇題名蠹壁重集湘鴻江
燕平蕪未翦怕一夕西風鏡心紅變望極愁生暮天
菱唱遠
坡靜王校靜應作靖集中木蘭花慢靜梅香底句同按漁隱叢話癸辛雜志林和靖並作和靜

又

煙波桃葉西陵路十年斷魂潮尾古柳重攀輕鷗聚別陳迹危亭獨倚涼飀乍起渺煙磧飛帆暮山橫翠但有江花共臨秋鏡照憔悴　華堂燭暗送客眼波回盼處芳豔流水素骨凝冰柔蔥蘸雪猶憶分瓜深意清尊未洗夢不溼行雲漫沾殘淚可惜秋宵亂蛩疏雨裏

題（原鈔作別情毛本同陽春白雪無題据刪）西陵路　聚別（陽春白雪路作渡聚作敘）

又

壽榮王夫人

玉皇重賜瑤池宴瓊筵第二十四萬象澄秋羣裾曳玉清澈冰壺人世鼇峯對起許分得鈞天鳳絲龍吹翠羽飛來舞鸞曾賦曼桃字　鶴胎曾夢電繞桂根看驟長王幹金蕊少海波新芳茅露滴涼入堂階綵戲香霖乍洗擁蓮媛三千羽裳風佩聖姥朝元鍊顏銀漢水

芳茅（原鈔茅作苐毛本同从歷代詩餘）

又

贈姜石帚

餘香纔潤鸞綃汗秋風夜來先起霧鎖林深藍浮野闊一笛漁蓑鷗外紅塵萬里就中決銀河冷涵空翠岸觜沙平水楊陰下晚初艤　桃谿人住最久浪吟誰得到蘭蕙疏綺硏色寒雲籤聲亂葉蘄竹紗紋如水笙歌醉裏步明月丁東靜傳環珮更展芳塘種花招燕子

紗紋（原鈔作紗紗疑文紗字譌毛本作簟紋今各从其一）

丹鳳吟　無射商俗名越調

賦陳宗之芸居樓

麗景長安人海避影繁華結廬深寂鐙窗雪戶光映夜寒東壁心彫鬢改鏤冰刻水縹簡離離風籤索索怕遺花蟲蠹粉自采秋芸熏架香汎纖碧　更上新梯窈窕暮山澹著城外色舊雨江湖遠問桐陰門巷燕曾相識吟壺天小不覺翠蓬雲隔桂斧月宮三萬手計元和通籍輭紅滿路誰聘幽素客

題（原鈔作芸居从毛本）麗景（毛本景作錦）　自采（原鈔自字脫从毛本）

掃花遊　夾鍾商俗名雙調

西湖寒食

冷空澹碧帶翳柳輕雲護花深霧豔晨易午正笙簫競渡綺羅爭路驟倦風埃半掩長蛾翠嫵散紅縷漸紅溼杏泥愁燕無語　乘蓋爭避處就解佩旗亭故人相遇恨春太妒濺行裙更惜鳳鉤塵汙酹入梅根萬點啼痕暗樹峭寒暮更蕭蕭隴頭人去

競渡　長蛾（原鈔渡作波蛾作娥毛本同並从杜校）　紅縷（按紅字與下句紅溼複疑誤）

又

春雪

水雲共色漸斷岸飛花雨聲初峭步帷素嫋想玉人誤惜章臺春老岫斂愁蛾半洗鉛華未曉艤輕棹似山陰夜晴乘興初到　心事春縹緲記徧地梨花弄月斜照舊時鬭草恨凌波路鎖小庭深窈凍澀瓊簫漸入東風郢調煥回早醉西園亂紅休掃

路鎖（原鈔鎖作鑰毛本同鄭文焯曰宜从王校作鎖）

又

贈芸隱

草生夢碧正燕子簾幃影遲春午倦茶薦乳看風籤亂葉老沙昏雨古簡蟫篇種得雲根療蠹最清楚帶明月自鋤花外幽圃　醒眼看醉舞到應事無心與閒同趣小山有語恨逋仙占卻暗香吟賦煥通書牀帶草春搖翠露未歸去正長安輭紅如霧

煥通（毛本通作逼按集中探芳信江神子詞兩用通字並注去聲此特未注耳）

又

送春古江村

水圍沁碧驟夜雨飄紅竟空林島豔春過了有塵香墜鈿尚遺芳草步繞新陰漸覺交枝徑小醉深窈愛綠葉翠圓勝看花好　芳架雪未掃怪翠被佳人困迷清曉柳絲繫棹問閶門自古送春多少倦蝶慵飛故撲簪花破帽酹殘照掩重城暮鐘不到

又

賦瑤圃萬象皆春堂

煖波印日倒秀影秦山曉鬟梳洗步帷豔綺正梁園未雪海棠猶睡藉綠盛紅怕委天香到地畫船繫舞西湖暗黃虹臥新霽　天夢春枕被和鳳鋶東風宴歌曲水海宮對起燦驪光乍溼杏梁雲氣夜色瑤臺禁蠟初傳翡翠喚春醉問人閒幾番桃李

應天長　夷則商俗名林鍾商（按林鍾商當作商調）

吳門元夕

麗花鬬靨清麝濺塵春聲徧滿芳陌竟路障空雲幕冰壺浸霞色芙蓉鏡詞賦客競繡筆醉嫌天窄素娥下小駐輕鑣眼亂紅碧　前事頓非昔故苑年光渾與世相隔向暮巷空人絕殘鐙耿塵壁淩波恨簾戶寂聽怨寫墮梅哀笛竚立久雨暗河橋譙漏疏滴

徧滿（原鈔作偏漏毛本同从王校）　芙蓉鏡（原鈔鏡字脫毛本同杜校从花草粹編補）

天窄（原鈔作天色注云作窄毛本同据改）

風流子　黃鍾商俗名大石調

芍藥

金谷已空塵薰風轉國色返春魂半欹雪醉霜舞低鸞翅絳籠蜜炬綠映龍盆窈窕繡窗人睡起臨砌脈無言慵整墮鬟怨時遲暮可憐憔悴啼雨黃昏　輕橈移花市秋娘渡飛浪溼濺行裙二十四橋南北羅薦香分念碎劈芳心縈思千縷贈將幽素偷翦重雲終待鳳池歸去催詠紅翻

又

前題

温柔酣紫曲揚州路夢繞翠盤龍似日長傍枕墮妝偏鬢露濃如酒微醉欹紅自別楚嬌天正遠傾國見吳宮銀燭夜闌暗聞香澤翠陰秋寂重返春風　芳期嗟輕誤花君去腸斷妾若為容惆悵舞衣疊損露綺千重料繡窗曲理紅牙拍碎禁階敲徧白玉盂空猶記弄花相謔十二闌東

花君（毛本花作訛）

過秦樓　黃鍾商

芙蓉

藻國淒迷麴塵澄映怨入粉煙藍霧香籠麝水膩漲紅波一鏡萬妝爭妒湘女歸魂佩環玉冷無聲凝情

誰愬又江空月墮淩波塵起彩鴛愁舞　還暗憶鈿合蘭橈絲牽瓊腕見的更憐心苦玲瓏翠屋輕薄冰綃穩稱錦雲留住生怕哀蟬暗驚秋被紅衰啼珠零露能（原注去聲）西風老盡羞趁東風嫁與

麴塵澄映（鐵網珊瑚塵作瀾映作碧）誰愬（原鈔愬作想毛本同从鐵網珊瑚）彩鴛　翠屋（鐵網珊瑚彩鴛作繡鴛屋作轂）

法曲獻仙音　黃鍾商俗名大石

秋晚紅白蓮

風拍波驚露零秋覺斷紅衰白江上豔拂潮妝澹凝冰靨別翻翠池花浪過數點斜陽雨啼綃粉痕冷宛相向指汀洲素雲飛過清麝洗玉井曉霞佩響寸藕折長絲笑何郎心似春蕩半掬微涼聽嬌蟬聲度菱唱伴鴛鴦秋夢酒醒月斜輕帳

斷紅衰白（毛本作斷綠衰紅）潮妝（原鈔潮作朝从毛本）笑何郎　春蕩　聽嬌蟬聲度（毛本笑字脫春下衍風字聽字脫聲下衍遠字）

又

放琴客和宏庵韻

落葉霞翻敗窗風咽暮色淒涼深院瘦不關秋淚緣輕別情消鬢霜千點悵翠冷搔頭燕那能語恩怨紫簫遠記桃枝向隨春渡愁未洗鉛水又將恨染粉縞纚離箱忍重拈鐙夜裁翦望極藍橋彩雲飛羅扇歌斷料鶯籠玉鎖夢裏隔花時見

題（毛本上三字脫）輕別（毛本輕作生）桃枝（按枝疑根譌）

還京樂　黃鍾商俗名大石

友人汎湖命樂工以箏笙琵琶方響迭奏

宴蘭溆促奏絲縈管裂飛緐響似漢宮人去夜深獨語胡沙淒哽對雁斜玫柱瓊瓊弄月臨秋影鳳吹遠河漢去杳天風飄冷　汎清商竟轉銅壺敲漏瑤牀二八青娥環佩再整菱歌四碧無聲變須臾翠翳紅暝歎梨園今調絕音希愁深未醒桂檝輕如翼歸霞時點清鏡

題（原鈔上八字脫从鐵網珊瑚）鳳吹（原鈔鳳作風毛本同从詞律）去杳（原鈔杳作杳毛本同鐵網珊瑚作裊从王校）飄冷（原鈔飄作吹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塞翁吟　黃鍾商俗名大石

贈宏庵

草色新宮綬還跨紫陌驕驄好花是晚開紅冷菊最香濃黃簾綠幕蕭蕭夢鐙外換幾秋風敘往約桂花宮爲別翦珍叢　雕櫳行人去秦腰褪玉心事稱吳妝暈濃向春夜閨情賦就想初寄上國書時唱入眉峯歸來共酒窈窕紋窗蓮卸新蓬

綠幕蕭蕭（原鈔四字闕毛本同王校从陸輔之詞旨補）吳妝（原鈔妝作女毛本同从王校）暈濃（濃與上闋韻複杜校疑作穠鄭文焯曰宋詞不忌重韻如周美成花心動重就韻西河重水韻夢窗采桑子時字此詞濃字皆然但分上下闋耳）

又

餞梅津除郎赴闕

有約西湖去移棹晚折芙蓉算纔是稱心紅染不盡薰風千桃過眼春如夢還認錦疊雲重弄晚色舊香中旋撐入深叢　從容情猶賦冰車健筆人未老南屏翠峯轉河影浮槎信早素妃叫海月歸來太液池東紅衣卸了結子成蓮天勁秋濃

算纔是（毛本纔作終）天勁（杜校天作香）

丁香結　夷則商俗名商調

秋日海棠

香嫋紅霏影高銀燭曾縱夜遊濃醉正錦温瓊膩被燕蹋煗雪驚翻庭砌馬嘶人散後秋風換故園夢裏吳霜融曉陸覺暗動偷春花意　還似海霧冷仙山喚覺環兒半睡淺薄朱脣嬌羞豔色自傷時背簾外寒挂澹月向日鞦韆地懷春情不斷猶帶相思舊子

題鐵網珊瑚日作小春　秋　陸覺鐵網珊瑚覺作頓　暗動　冷仙山　朱脣　向日　舊子毛本暗作晴冷作似脣作辱日作立子作字

六幺令　夷則商俗名仙呂宮按商當作宮

七夕

露蛩初響機杼還催織婺星爲情慵嬾竚立明河側不見津頭艇子望絶南飛翼雲梁千尺塵緣一點回首西風又陳迹　那知天上計拙乞巧樓南北瓜果幾度凄涼寂寞羅池客人事回廊縹緲誰見金釵擘今夕何夕杯殘月墮但耿銀河漫天碧

蕙蘭芳引　林鍾商俗名歇指調按清真集作仙呂

賦藏一家吳郡王畫蘭

空翠染雲楚山迥故人南北秀骨冷盈盈清洗九秋澗緑奉車舊畹料未許千金輕償淺笑還不語蔓草羅裙一幅　素女情多阿真嬌重喚起空谷弄野色煙姿宜掃怨蛾澹墨光風入戶媚香傾國湘佩寒幽夢小窗春足

題毛本藏一上有陳字畫蘭作畫圖墨蘭　染雲　清洗二句　不語　喚起毛本染字及清洗下九字並脫不作輕起字脫　空谷　春足原鈔谷字脫春作幽並从毛本

隔浦蓮近　黃鍾商

泊長橋過重午

榴花依舊照眼愁褪紅絲腕夢繞煙江路汀菰緑薰風晚年少驚送遠吳蠶老恨緒縈抽繭　旅情嬾扁舟繫處青帘濁酒須換一番重午旋買香蒲浮琖新月湖光蕩素練人散紅衣香在南岸

素練　人散毛本練作煉散作教

垂絲釣近　夷則商俗名商調

雲麓先生以畫舫載洛花宴客

聽風聽雨春殘花落門掩乍倚玉闌旋翦夭豔攜醉靨放遡谿遊纜波光撼映燭花黯澹　碎霞澄水吳宮初試菱鑑舊情頓減孤負深杯灩衣露天香染通夜飲問漏移幾點

題原鈔作牡丹从毛本　花落原鈔作落花毛本同从詞律　波光撼毛本撼作掩

荔枝香近　黃鍾商俗名大石按清真集作歇指

送人遊南徐

錦帶吳鉤征思橫雁水夜吟敲落霜紅船傍楓橋繫相思不管年華喚酒吳娃市因話駐馬新隄步秋綺　淮楚尾暮雲送人千里細雨南樓香密錦温曾醉花谷依然秀靨偷春小桃李爲語夢窗憔悴

雁水　因話毛本雁作淮話作詁　駐馬原鈔馬作車毛本同从杜校

又

七夕

睡輕時聞晚鵲噪庭樹又說今夕天津西畔重歡遇蛛絲暗鎖紅樓燕子穿簾處天上未比人閒更情苦　秋鬢改妒月姊長眉嫵過雨西風數葉井梧愁舞夢入藍橋幾點疏星映朱戶淚溼沙邊凝竚

西河　中呂商俗名小石

陪鶴林登袁園

春乍霽清漣畫舫融洩螺雲萬疊暗凝愁黛蛾照水
漫將西子比西湖谿邊人更多麗　步危徑攀豔蕊
掬霞到手紅碎青蚍細折小迴廊去天半咫畫闌日
暮起東風棋聲吹下人世　海棠藉雨半繡地正殘
寒初御羅綺除酒消春何計向沙頭更續殘陽一醉
雙玉杯和流花洗

題毛本袁作花凝愁原鈔愁作秋毛本同从夏敬觀校半咫日暮毛本
咫作尺日作入正殘寒初御毛本作殘寒退初卸向沙頭殘陽毛本
向作高殘作斜

浪淘沙慢　夷則商俗名商調

賦李尚書山園

夢仙到吹笙路杳度巘雲滑谿谷冰綃未裂金鋪畫
鎖乍掣見竹靜梅深春海闊有新燕簾底低說念漢
履無聲跨鯨遠年年謝橋月　曲折畫闌盡日憑熱
半蠶起玲瓏樓閣畔縹緲鴻去絕飛絮颺東風天外
歌闋睡紅醉纈還是催寒食看花時節花下蒼菭盛
羅襪銀燭短漏壺易竭料池柳不攀春送別倩玉兔
別擣秋香更醉踏千山冷翠飛晴雪

低說原鈔低字脫毛本同杜校从姚子箴鈔本補

西平樂慢　中呂商俗名小石

過西湖先賢堂傷今感昔泫然出涕

岸壓郵亭路敧華表隄樹舊色依依紅索新晴翠陰
寒食天涯倦客重歸歎廢綠平煙帶苑幽渚塵香蕩
晚當時燕子無言對立斜暉追念吟風賞月十載事
夢惹綠楊絲　畫船爲市夭妝豔水日落雲沈人換
春移誰更與苔根洗石菊井招魂漫省連車載酒立
馬臨花猶認蔫紅傍路枝歌斷宴闌榮華露草冷落
山丘到此徘徊細雨西城羊曇醉後花飛

題原鈔作春感注云重過西湖先賢堂毛本同从鐵網珊瑚倦客鐵網珊瑚作客又廢
綠原鈔廢字脫毛本同从鐵網珊瑚洗石毛本洗作澆連車蔫紅
冷落到此三句鐵網珊瑚連作隨蔫作嫣冷作擬零到此三句作到此西湖恨
西州羊曇淚落沾衣

瑞龍吟　黃鍾商俗名大石調犯正平調

賦蓬萊閣

墮虹際層觀翠冷玲瓏五雲飛起玉虯縈結城根澹
煙半野斜陽半市　瞰危睇門巷去來車馬夢遊宮
蟻秦鬟古色凝愁鏡中暗換明眸皓齒　東海青桑
生處勁風吹淺瀛洲清泚山影汎出瓊壺碧樹人世
槍芽焙綠曾試雲根味巖流濺涎香慣攪嬌龍春睡
露草啼清淚酒香斷到文丘廢隧今古秋聲裏情漫
黯寒鴉孤村流水半空畫角落梅花地

翠冷危睇瓊壺槍芽毛本翠冷作冷翠睇作梯瓊壺二字脫槍
上衍旗字焙綠原鈔焙作暗从毛本慣攪斷到半空二句毛本
慣作怕到字脫半空二句作半空裏畫角落月地

又

送梅津

黯分袖腸斷去水流萍住船繫柳吳宮嬌月嬈花醉
題恨倚蠻江豆蔻　吐春繡筆底麗情多少眼波眉
岫新園鎖卻愁陰露黃漫委寒香半畝　還背垂虹
秋去四橋煙雨一宵歌酒猶憶翠微攜壺烏帽風驟

西湖到日重見梅鈿皺誰家聽琵琶未了朝驄嘶漏印剖黃金籀待來共凭齊雲話舊莫唱朱櫻口生怕遣樓前行雲知後淚鴻怨角空教人瘦

又

嬌月毛本嬌作曉注云當作嬌漫委原鈔漫上衍半字毛本衍迷字从戈選刪

德清清明競渡

大谿面遙望繡羽衝煙錦梭飛練桃花三十六陂鮫宮睡起嬌雷乍轉　去如箭催趁戲旗遊鼓素瀾雪濺東風冷溼蛟腥澹陰送晝輕霏弄晚　洲上青蘋生處鬬春不管懷沙人遠殘日半開一川花影零亂山屏醉纈連棹東西岸闌干倒千紅妝靨鉛香不斷傍暝疏簾捲翠漣皺淨笙歌未散簪柳門歸嬾猶自有玉龍黃昏吹怨重雲暗閣春霖一片

門歸嬾原鈔作門猶嫩毛本作嬌桃嫩从陽春白雪

大酺　無射商俗名越調

荷塘小隱

峭石帆收歸期差林沼年消紅碧漁蓑樵笠畔買佳鄰翻蓋浣花新宅地鑿桃陰天澄藻鏡聊與漁郎分席滄波耕不碎似藍田初種翠煙生壁料情屬新蓮夢驚春草斷橋相識　平生江海客秀懷抱雲錦當秋織任歲晚陶籬菊暗逋塚梅荒總輸玉井嘗甘液忍棄紅香葉集楚裳西風催著正明月秋無極歸隱何處門外垂楊天窄放船五湖夜色

年消毛本年作半浣花原鈔浣作涴毛本同从詞綜

解蹀躞　夷則商俗名商調

醉雲又兼醒雨楚夢時來往倦蜂剛著梨花惹遊蕩還做一段相思冷波葉舞愁紅送人雙槳　暗凝想情共天涯秋黯朱橋鎖深巷會稀投得輕分頓惆悵此去幽曲誰來可憐殘照西風半妝樓上

題原鈔作別情毛本同刪

倒犯　夾鍾商俗名雙調按清真集作仙呂

贈黃復庵

茂苑共鶯花醉吟歲華如許江湖夜雨傳書問雁多幽阻清谿上慣來往扁舟輕如羽到與嬾歸來玉冷耕雲圃按瓊簫賦金縷　回首詞場動地聲名春雷初啓戶枕水臥漱石數閑屋梅一隖待共結良朋侶載清尊隨花追野步要未若城南分取谿隈住晝長看柳舞

花犯　中呂商

謝黃復庵除夜寄古梅枝

翦橫枝清谿分影翛然鏡空曉小窗春到憐夜冷孀娥相伴孤照古苔淚鎖霜千點蒼華人共老料淺雪黃昏驛路飛香遺凍草　行雲夢中認瓊娘冰肌瘦窈窕風前纖縞殘醉醒屏山外翠禽聲小寒泉貯紺壺漸暖年事對青鐙驚換了但恐舞一簾蝴蝶玉龍吹又杳

孀娥原鈔孀作霜毛本同从周之琦心日齋詞錄凍草原鈔凍作冷毛本同鄭文焯曰當从詞綜作凍

又

郭希道送水仙索賦

小娉婷清鉛素靨蜂黃暗偷暈翠翹敧鬢昨夜冷中庭月下相認睡濃更苦淒風緊驚回心未穩送曉色

一壺蔥蒨纔知花夢準　湘娥化作此幽芳淩波路
古岸雲沙遺恨臨砌影寒香亂凍梅藏韻熏鑪畔旋
移傍枕還又見玉人垂紺鬟料喚賞清華池館臺杯
須滿引

題原鈔作水仙毛本同从鐵網珊瑚還又紺鬟原鈔還又作又還鬟作鬟毛本同並从鐵網珊瑚池館鐵網珊瑚館作曉

蝶戀花

題華山道女扇

北斗秋橫雲髻影鶯羽衣輕腰減青絲賸一曲遊仙
聞玉磬月華深院人初定　十二闌干和笑凭風露
生寒人在蓮花頂睡重不知殘酒醒紅簾幾度啼鴉
暝

一曲遊仙原鈔作一一迷仙从毛本紅簾毛本二字脫

又

九日和吳見山韻

明月枝頭香滿路幾日西風落盡花如雨倒照秦眉
天鏡古秋明白鷺雙飛處　自摘霜蔥宜薦俎可惜
重陽不把黃花與帽墮笑憑纖手取清歌莫送秋聲
去

題毛本無首二字重陽不把原鈔四字闕从毛本

浣溪沙原鈔是調有秦觀青杏園林南唐後主手捲珠簾晏殊一曲新詞蘇軾簌簌衣巾李清照小院閑窗各闋並刪

仲冬望後出迓履翁舟中即興

新夢遊仙駕紫鴻數家鐙火灞橋東吹簫樓外凍雲
重　石瘦谿根船宿處月斜梅影曉寒中玉人無力
倚東風

又

題李中齋舟中梅屏

冰骨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蘭時嬾妝斜立澹春
姿　月落谿窮清影在日長春去畫簾垂五湖水色
掩西施

又

題毛本作笙齋

觀吳人歲旦遊承天

千蓋籠花鬭勝春東風無力掃香塵盡沿高閣步紅
雲　閒裏暗牽經歲恨街頭多認舊年人晚鐘催散
又黃昏

又

琴川慧日寺蠟梅

蝶粉蜂黃大小喬中庭寒盡雪微消一般清瘦各無
聊　窗下和香封遠訊牆頭飛玉怨鄰簫夜來風雨
洗春嬌

又

門隔花深夢舊遊夕陽無語燕歸愁玉纖香動小簾
鉤　落絮無聲春墮淚行雲有影月含羞東風臨夜
冷於秋

題原鈔作春情毛本同刪

又

波面銅花冷不收玉人垂釣理纖鉤月明池閣夜來
秋　江燕話歸成曉別水花紅減似春休西風梧井
葉先愁

題原鈔作秋情毛本無題据刪

又

題史菊屏扇

門巷深深小畫樓闌干曾識凭春愁新蓬遮卻繡鴛遊 桃觀日斜香掩戶蘋谿風起水東流紫萸玉腕又逢秋

又

桂

曲角深簾隱洞房正嫌玉骨易愁黃好花偏占一秋香 夜氣清時初傍枕曉光分處未開窗可憐人似月中孀

玉樓春 原鈔是調有晏殊綠楊芳草一闋删

京市舞女

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 問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

又

爲故人母壽

華堂夜宴連清曉醉裏笙歌雲窈窕釀來千日酒初嘗過卻重陽秋更好 阿兒早晚成名了玉樹階前春滿抱天邊金鏡不須磨長與妝樓懸晚照

題 毛本母壽作壽母 夜宴 釀來 初嘗 毛本夜作宿 來作成 嘗作香 金鏡 原鈔金作天从毛本 懸晚照 毛本懸作慚

點絳脣

推枕南窗楝花寒入單紗淺雨簾不捲空凝調雛燕 一握柔葱香染榴巾汗音塵斷畫羅閑扇山色天涯遠

又

題 原鈔作初夏感情 毛本無題据删 楝花 畫羅 毛本楝作練 畫作盡

時霎清明載花不過西園路嫩陰綠樹正是春留處 燕子重來往事東流去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溼風簾絮

題 原鈔作春暮 毛本同 陽春白雪無題据删 西園 陽春白雪園作湖

又

試鐙夜初晴

捲盡愁雲素娥臨夜新梳洗暗塵不起酥潤淩波地 輦路重來彷彿鐙前事情如水小樓熏被春夢笙歌裏

暗塵 毛本暗作情

秋蕊香

和吳見山落桂

寶月驚塵墮曉愁鎖空枝斜照古苔幾點露螢小消減秋光旋少 佩丸尚憶春酥娟故人老斷香忍和淚痕掃魂返東籬夢窅

斜照 魂返 毛本斜作殘 返作近

又

七夕

嬾浴新涼睡早雪靨酒紅微笑倚樓起把繡針小月冷波光夢覺 怕聞井葉西風到恨多少粉河不語墮秋曉雲雨人閑未了

微笑 波光 毛本微作侵 波光作秋波

訴衷情

陰陰綠潤暗啼鴉陌上斷香車紅雲深處春在飛出

建章花　春此去那天涯幾煙沙忍教芳草狼藉斜
陽人未歸家
題原鈔作春曉毛本同删

又
柳腰空舞翠裙煙盡日不成眠花塵浪捲清晝漸變
晚陰天　吳社水繫遊船又經年東風不管燕子初
來一夜春寒
題原鈔作春情毛本同删

又
片雲載雨過江鷗水色澹汀洲小蓮玉慘紅怨翠被
又經秋　涼意思到南樓小簾鉤半窗鐙暈幾葉芭
蕉客夢牀頭
題原鈔作秋情毛本無題据删

又
七夕
西風吹鶴到人閒涼月滿緱山銀河萬里秋浪重載
客槎還　河漢女巧雲鬟夜闌干釵頭新約針眼嬌
顰樓上秋寒

夜遊宮
竹窗聽雨坐久隱几就睡既覺見水仙娟娟於鐙
影中
窗外捎谿雨響映窗裏嚼花鐙冷渾似瀟湘繫孤艇
見幽仙步淩波月邊影　香苦欺寒勁牽夢繞滄濤
千頃夢覺新愁舊風景紺雲敧玉搔斜酒初醒

又
春語鶯迷翠柳煙隔斷晴波遠岫寒壓重簾幔抱繡
袖鑪香倩東風與吹透　花訊催時候舊相思偏供
閑晝春澹情濃半中酒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
題原鈔作春情毛本無題据删

醉桃源
荷塘小隱賦燭影
金丸一樹帶霜華銀臺搖豔霞燭陰樹影兩交加秋
紗機上花　飛醉筆駐吟車香深小隱家明朝新夢
付啼鴉歌闌月未斜
豔霞原鈔作絳霞注云當作豔霞與毛本合　香深　新夢毛本深作浮新作客

又
贈盧長笛
沙河塘上舊遊嬉盧郎年少時一聲長笛月中吹和
雲和雁飛　驚物換歎星移相看兩鬢絲斷腸吳苑
草淒淒倚樓人未歸

又
芙蓉
青春花姊不同時淒涼生較遲豔妝臨水最相宜風
來吹繡漪　驚舊事問長眉月明仙夢回凭闌人但
覺秋肥花愁人不知

又
會飲豐樂樓
翠陰濃合曉鶯隄春如日墜西畫圖新展遠山齊花
深十二梯　風絮晚醉魂迷隔城聞馬嘶落紅微沁
繡鴛泥鞦韆教放低

如夢令原鈔是調有曹組門外綠陰一闋删
春在綠窗楊柳人與流鶯俱瘦眉底暮寒生簾額時

翻波皺風驟風驟花徑啼紅滿袖

題　原鈔作春暮毛本無題据删

又

鞦韆爭鬧粉牆閒看燕紫鶯黃啼到綠陰處喚回淚子閒忙春光春光正是拾翠尋芳

題　原鈔作春景毛本同删

望江南

賦畫靈照女

衣白苧雪面墮愁鬟不識朝雲行雨處空隨春夢到人間留向畫圖看　慵臨鏡流水洗花顏自織蒼煙湘淚冷誰撈明月海波寒天澹霧漫漫

題　毛本靈作臨按傳鐙錄襄州居士龐蘊將入滅女靈照遽登父坐合掌坐亡鄭文焯曰此借古人名義之例類本集有放琴客題琴客爲顧況侍兒以琴客稱人妾猶之以靈照稱人女也

又

茶

松風遠鶯燕靜幽坊妝褪宮梅人倦繡夢回春草日初長瓷盌試新湯　笙歌斷情與絮悠颺石乳飛時離鳳怨玉纖分處露花香人去月侵廊

幽坊　毛本坊作芳

定風波

密約偷香□踏青小車隨馬過南屏回首東風消鬢影重省十年心事夜船鐙　離骨漸塵橋下水到頭難滅景中情兩岸落花殘酒醒煙冷人家垂柳未清明

題　原鈔作春情毛本同删

月中行

和黃復庵

疏桐翠井早驚秋葉葉雨聲愁鐙前倦客老貂裘燕去柳邊樓　吳宮寂寞空煙水渾不認舊釆菱洲秋花旋結小盤虬蝶怨夜香留

翠井　毛本甲稿井作竹丁稿複刻作井

虞美人

背庭緣恐花羞墜心事遙山裏小簾愁捲月籠明一寸秋懷禁得幾蛩聲　井梧不放西風起供與離人睡夢和新月未圓時起看檐蛛結網又尋思

題　原鈔作秋感毛本同删

菩薩蠻

落花夜雨辭寒食塵香明日城南陌玉靨溼斜紅淚痕千萬重　傷春頭竟白來去春如客人瘦綠陰濃日長簾影中

題　原鈔作春寒毛本無題据删

又

綠波碧草長隄色東風不管春狼藉魚沫細痕圓燕泥花唾乾　無情牽怨抑畫舸紅樓側斜日起憑闌垂楊舞曉寒

題　原鈔作春情毛本同删　怨抑　毛本抑作柳

賀新郎

湖上有所贈

湖上芙蓉早向北山山深霧冷更看花好流水茫茫城下夢空指遊仙路杳笑蘿障雲屏親到雪玉肌膚春溫夜飲湖光山淥成花貌臨澗水弄清照　著愁不盡宮眉小聽一聲相思曲裏賦情多少紅日闌干

鴛鴦枕那枉裙腰褪了算誰識垂楊秋娟不是秦樓
無緣分點吳霜羞帶簪花帽但殢酒任天曉
山深毛本丁稿複刻山作煙 秋娟毛本秋作枝

又

為德清趙令君賦小垂虹

浪影龜紋皺蘸平煙青紅半溼枕谿窗牖千尺晴霞
慵臥水萬疊羅屏擁繡漫幾度吳船回首歸雁五湖
應不到問蒼茫釣雪人知否樵唱杳度深秀 重來
趁得花時候記留連空山夜雨短亭春酒桃李新裁
成蹊處盡是行人去後但東閣官梅清瘦欸乃一聲
山水綠燕無言風定垂簾晝寒正悄韓吟袖
晴霞慵臥水 羅屏 歸雁 垂簾毛本丁稿複刻晴霞慵臥水作晴虹映碧滿羅作蘿雁作輿垂作紅

江城梅花引

贈倪梅村

江頭何處帶春歸玉川迷路東西一雁不飛雪壓凍
雲低十里黃昏成曉色竹根籬分流水過翠微 帶
書傍月自鋤畦苦吟詩生鬢絲半黃煙雨翠禽語似
說相思惆悵孤山花盡草離離半幅寒香家住遠小
簾垂玉人誤聽馬嘶
煙雨毛本煙作細

婆羅門引 羽調

為懷寧趙仇香賦

香霏汎酒瘴花初洗玉壺冰西風乍入吳城吹徹玉
笙何處曾說董雙成奈司空經慣未暢高情 瑤臺
幾層但夢繞曲闌行空憶雙蟬□翠寂寂秋聲堂空
露涼倩誰喚行雲來洞庭團扇月只隔煙屏
□翠歷代詩餘作疊翠

又

郭清華席上為放琴客而新有所盼賦以見喜

風漣亂翠酒霏飄汗洗新妝幽情暗寄蓮房弄雪調
冰重會臨水暮追涼正碧雲不破素月微行 雙成
夜笙斷舊曲解明璫別有紅嬌粉潤初試霓裳分蓬
調郎又拈惹花茸碧唾香波暈切一盼秋光
分蓬詞譜作蓮蓬

祝英臺近

悼得趣贈宏庵

黯春陰收鐙後寂寞幾簾戶一片花飛人駕彩雲去
應是蜘網金徽拍天寒水恨聲斷孤鴻洛浦 對君
訴團扇輕委桃花流紅為誰賦□□□□從今醉何
處可憐憔悴文園曲屏春到斷腸句落梅愁雨
蜘網毛本蜘作蛛

又

餞陳少逸被倉臺檄行部

問流花尋夢草雲煥翠微路錦雁峯前淺約晝行處
不教嘶馬飛春一匳越鏡那消盡紅吟綠賦 送人
去長絲初染柔黃晴和曉煙舞心事偷占鶯漏漢宮
語趁得羅蓋天香歸來時候共留取玉闌春住

又

春日客龜谿遊廢園

采幽香巡古苑竹冷翠微路鬭草谿根沙印小蓮步
自憐兩鬢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雲山深處 晝閒

度因甚天也慳春輕陰便成雨綠暗長亭歸夢趁風
絮有情花影闌干鶯聲門徑解留我霎時凝佇
題 毛本圓作圖

又

上元

晚雲開朝雪霽時節又鐙市夜約遺香南陌少年事
笙簫一片紅雲飛來海上繡簾捲緗桃春起 舊遊
地素娥城闕年年新妝趁羅綺玉練冰輪無塵涴流
水曉霞紅處啼鴉良宵一夢畫堂正日長人睡
素娥 毛本娥作蛾

又

除夜立春

翦紅情裁綠意花信上釵股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
有人添燭西窗不眠侵曉笑聲轉新年鶯語 舊尊
俎玉纖曾擘黃甘柔香繫幽素歸夢湖邊還迷鏡中
路可憐千點吳霜寒消不盡又相對落梅如雨

西子妝慢 自度腔

湖上清明薄遊

流水麴塵豔陽酷酒畫舸遊情如霧笑拈芳草不知
名□凌波斷橋西堍垂楊漫舞總不解將春繫住燕
歸來問綵繩纖手如今何許 歡盟誤一箭流光又
趁寒食去不堪衰鬢著飛花傍綠陰冷煙深樹玄都
秀句記前度劉郎曾賦最傷心一片孤山細雨
西子妝慢 按調下自度腔三字當統下八調而言 酷酒 詞潔酷作醅戈選云說文酷酒厚味不誤 凌波 原鈔凌上未空格毛本同从王校詞譜補作字

江南春 中呂宮 鐵網珊瑚作小石按小石為中呂商之俗名宮疑商誤

賦張菂翁杜衡山莊

風響牙籤雲寒古硯芳銘猶在棠笏秋牀聽雨妙謝
庭春草吟筆城市喧鳴轍清谿上小山秀潔便向此
搜松訪石葺屋營花紅塵遠避風月 瞿塘路隨漢
節記羽扇綸巾氣凌諸葛青天萬里料漫憶蓴絲鱸
雪車馬從休歇榮華事醉歌耳熱天與此翁芳芷嘉
名紉蘭佩兮瓊玦
題 原鈔作杜衡山莊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芳銘 原鈔銘作名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棠
笏 毛本棠作堂 營花 毛本營作縈 從休歇 榮華 鐵網珊瑚從作沒華作辱

夢芙蓉

趙昌芙蓉圖 梅津所藏

西風搖步綺記長隄驟過紫騮十里斷橋南岸人在
晚霞外錦温花共醉當時曾共秋被自別霓裳應紅
消翠冷霜枕正慵起 慘澹西湖柳底搖蕩秋魂夜
月歸環佩畫圖重展驚認舊梳洗去來雙翡翠難傳
眼恨眉意夢斷瓊娘仙雲深路杳城影蘸流水
共醉 鄭文焯曰共字與下句曾共複疑有一誤

高山流水 黃鍾商

丁基仲側室善絲桐賦詠曉達音呂備歌舞之妙

素絃一一起秋風寫柔情都在春葱徽外斷腸聲霜
霄暗落驚鴻低顰處翦綠裁紅仙郎伴新製還賡舊
曲映月簾櫳似名花並蒂日日醉春濃 吳中空傳
有西子應不解換徵移宮蘭蕙滿襟懷唾碧總噴花
茸後堂深想費春工客愁重時聽蕉寒雨碎淚溼瓊
鍾恁風流也稱金屋貯嬌慵

唾碧總噴（杜校引姚子箴鈔本作碧窗唾噴）

霜花腴　無射商

重陽前一日汎石湖

翠微路窄醉晚風憑誰爲整敧冠霜飽花腴燭消人瘦秋光做也都難病懷強寬恨雁聲偏落歌前記年時舊宿淒涼暮煙秋雨野橋寒　妝靨鬢英爭豔度清商一曲暗墜金蟬芳節多陰蘭情稀會晴暉稱拂吟牋更移畫船引佩環邀下嬋娟算明朝未了重陽紫萸應耐看

澡蘭香　林鍾羽

淮安重午

盤絲繫腕巧篆垂簪玉隱紺紗睡覺銀缾露井綵箑雲窗往事少年依約爲當時曾寫榴裙傷心紅綃褪萼黍夢光陰漸老汀洲煙蒻　莫唱江南古調怨抑難招楚江沈魄薰風燕乳暗雨梅黃午鏡澡蘭簾幕念秦樓也擬人歸應翦菖蒲自酌但悵望一縷新蟾隨人天角

黍夢（詞譜黍上增炊字）

玉京謠

陳仲文自號藏一蓋取坡詩中萬人如海一身藏語爲度夷則商犯無射宮腔製此贈之

蝶夢迷清曉萬里無家歲晚貂裘敝載取琴書長安閑看桃李爛繡錦人海花場任客燕飄零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壘　微吟怕有詩聲翳鏡慵看但小樓獨倚金屋千嬌從他鴛㶿秋被蕙帳移煙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泚終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繡錦（毛本作錦繡）　任客燕（原鈔任作任毛本同从隨隱漫錄）

探芳新　高平（二字据鐵網珊瑚補）

吳中元日承天寺遊人

九街頭正輭塵潤酥雪消殘溜禊賞祇園花豔雲陰籠畫層梯峭空麝散擁淩波縈翠袖歎年端連環轉爛漫遊人如繡　腸斷迴廊竚久便寫意濺波傳愁蹙岫漸沒飄鴻空惹閑情春瘦椒杯香乾醉醒怕西窗人散後暮寒深遲回處自攀庭柳

題（鐵網珊瑚作賦元日能仁寺薄遊）　層梯峭（原鈔峭字脫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鳳池吟

慶梅津自畿漕除右司郎官

萬文巍臺碧罘罳外衮衮野馬遊塵舊文書几閣昏朝醉暮覆雨翻雲忽變清明紫垣敕使下星辰經年事靜公門如水帝甸陽春　長□父老相語幾百年見此獨駕冰輪又鳳鳴黃幕玉霄平遡鵲錦新恩畫省中書半紅梅子薦鹽新歸來晚待賡吟殿閣南薰

長□（原鈔作長老毛本作長年並誤疑當作長安）　新恩　畫省　賡吟（原鈔新作輕畫作事賡作慶毛本同並从詞綜）

暗香　仙呂宮

送魏句濱宰吳縣解組分韻得闔字

縣花誰葺記滿庭燕麥朱扉斜闔妙手作新公館青紅曉雲溼天際疏星趁馬簾畫隙冰絃三疊盡換卻吳水吳煙桃李靚春靨　風急送帆葉正雁水夜清臥虹平帖輭紅路接塗粉闌深早催入懷㶿天香宴果花隊簇輕軒銀蠟更問訊湖上柳兩隄翠帀

題（毛本句作勺）　簾畫（毛本作畫簾）

暗香疏影

賦墨梅

占春壓一捲峭寒萬里平沙飛雪數點酥鈿淩曉東風□吹裂獨曳橫梢瘦影入廣平裁冰詞筆記五湖清夜推篷臨水一痕月 何遜揚州舊事五更夢半醒胡調吹徹若把南枝圖入淩煙香滿玉樓瓊闕相將初試紅鹽味到煙雨青黃時節想雁空北落冬深澹墨晚天雲闊

暗香疏影原鈔調下注有前用暗香腔後用疏影腔十字疑出校者毛本暗香二字脫按是調詞譜未載拾遺收張肯一闋見夢庵聯芳詞詞序標夾鍾宮或仿夢窗而作 酥鈿 吹裂 獨曳 一痕月毛本鈿下空四格吹上未空格獨下衍自字痕下衍微字

念奴嬌

賦德清縣圃明秀亭

思生晚眺岸烏紗平步春雲層綠罨畫屏風開四面各樣鶯花結束寒欲殘時香無著處千樹風前玉遊蜂飛過隔牆疑是金谷 偏稱晚色橫煙愁凝峨髻澹生綃裙幅縹緲孤山南畔路相對花房竹屋谿足沙明巖陰石秀夢冷吟亭宿松風古澗高調月夜清曲

題毛本清作明

惜紅衣

余從姜石帚遊苕霅閒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聊以詠懷

鷺老秋絲蘋愁暮雪鬢那不白倒柳移栽如今暗谿碧烏衣細語傷絆惹茸紅曾約南陌前度劉郎尋流花蹤迹 朱樓水側雪面波光汀蓮沁顏色當時醉近繡箔夜吟寂三十六磯重到清夢冷雲南北買釣舟谿上應有煙蓑相識

絆惹毛本絆作伴 劉郎按白石玉田李萊老詞是句第三字皆用仄聲劉疑阮誤 夜吟寂原鈔寂字脫毛本同从詞綜

江南好

友人還中吳密圜坐客杯深情浹不覺沾醉越翼日吾儕載酒問奇字時齋示江南好詞紀前夕之事輒次韻

行錦歸來畫眉添嫵暗塵重拂雕櫳穩餅泉煥花隘鬬春容圜密籠香晻靄煩纖手新點團龍溫柔處垂楊韡髻□暗豆花紅 行藏多是客鶯邊話別橘下相逢算江湖幽夢頻繞殘鐘好結梅兄礬弟莫輕侶西燕南鴻偏宜醉寒欺酒力簾外凍雲重

江南好王校云按此調即滿庭芳殆以東坡詞有江南好句別易是名詞律於水調歌頭注有云夢窗名江南好詞律拾遺謂與鳳凰臺上憶吹簫相近均誤 雕櫳原鈔櫳作龍毛本同从王校 □暗原鈔未空格毛本同王校云按集中慶春宮詞有豆花寒落愁鐙句疑脫鐙字

雙雙燕

小桃謝後雙雙燕飛來幾家庭戶輕煙曉暝湘水暮雲遙度簾外餘寒未捲共斜入紅樓深處相將占得雕梁似約韶光留住 堪舉翩翩翠羽楊柳岸泥香半和梅雨落花風輭戲促亂紅飛舞多少呢喃意緒盡日向流鶯分訴還過短牆誰會萬千言語

題原鈔作賦題毛本同刪 暮雲原鈔雲作雨毛本同从詞譜 戲促原鈔促作從毛本同从王校 還過詞譜作還憐又過

無悶

催雪

霓節飛瓊鸞駕弄玉杳隔平雲弱水倩皓鶴傳書衛姨呼起莫待粉河凝曉趁夜月瑤笙飛環佩正蹇驢吟影茶煙竈冷酒亭門閉　歌麗泛碧蟻放繡簾半鉤寶臺臨砌要須借東君灞陵春意曉夢先迷楚蝶早風戾重寒侵羅被還怕掩深院梨花又作故人清淚

無悶（原鈔調作催雪題作賦題詞律此以無悶賦催雪之詞後傳其題而逸其調名耳按丁注王沂孫無悶詞並與此合据改）　正蹇驢　繡簾（毛本正字脫簾作箔）

水調歌頭

賦魏方泉望湖樓

屋下半流水屋上幾青山當心千頃明鏡入座玉光寒雲起南峯未雨雲斂北峯初霽健筆寫青天俯瞰古城堞不礙小闌干　繡鞍馬軟紅路乍回班層梯影轉亭午信手展緗編殘照遊船收盡新月書簾纔捲人在翠壺閒天際笛聲起塵世夜漫漫

當心　亭午（毛本當作賞亭作停）

洞仙歌

方庵春日花勝宴客爲得雛慶花翁賦詞俾屬韻末

芳辰良宴人日春朝並細縷青絲裹銀餅更玉犀金綵沾座分簪歌圍煥梅靨桃脣鬭勝　露房花曲折鶯入新年添箇宜男小山枕待枝上飽東風結子成陰藍橋去還覓瓊漿一飲料別館西湖最情濃爛晝舫月明醉宮袍錦

秋思　夾鍾商

荷塘爲括蒼名姝求賦其聽雨小閣

堆枕香鬟側驟夜聲偏稱畫屏秋色風碎串珠潤侵歌板愁壓眉窄動羅箑清商寸心低訴敘怨抑映夢窗零亂碧待漲綠春深落花香泛料有斷紅流處暗題相憶　歡酌檐花細滴送故人粉黛重飾漏侵瓊瑟丁東敲斷弄晴月白怕一曲霓裳未終催去驂鳳翼歎謝客猶未識漫瘦卻東陽鐙前無夢到得路隔重雲雁北

秋思（毛本作秋思秏詞律同按秋思爲琴曲見白居易池上篇序當即詞調所本或別本題首有字傳寫誤衍作秏俟考）　歡酌（毛本酌作夕）

江神子

賦洛北碧沼小庵

長安門外小林丘碧壺秋浴輕鷗不放啼紅流水通宮溝（原注去聲）時有晴空雲過影華鏡裏翳魚遊　綺羅塵滿九衢頭晚香樓夕陽收波面琴高仙子駕黃蚪清磬數聲人定了池上月照虛舟

題（原鈔無洛北二字从毛本）　啼紅（按啼疑題誤）　通宮溝（毛本通作透按字書通無仄聲或當時方音也）　九衢（毛本衢作街）

又

喜雨上麓翁

一聲玉磬下星壇步虛闌露華寒平曉阿香油壁碾青鸞應是老鱗眠不得雲礮落雨瓢翻　身閒猶耿寸心丹炷鑪煙暗祈年隨處蛙聲鼓吹稻花田秋水一池蓮葉晚吟喜雨拍闌干

雨瓢（毛本作海潮）

又

李別駕招飲海棠花下

翠紗籠袖映紅霏冷香飛洗凝脂睡足嬌多還是夜
深宜翻怕迴廊花有影移燭暗放簾垂　尊前不按
駐雲詞料花枝妒蛾眉丁屬東風莫送片紅飛春重
錦堂人盡醉和曉月帶花歸
冷香飛按飛與下闋片紅飛韻複丁屬原鈔屬作祝毛本同从王校

又

送桂花吳憲時已有檢詳之命未赴闕

天街如水翠塵空建章宮月明中人未歸來玉樹起
秋風寶粟萬釘花露重催賜帶過垂虹　夜涼沈水
繡簾櫳酒香濃霧濛濛釵列吳娃腰褭帶金蟲三十
六宮蟾觀冷留不住佩丁東

又

十日荷塘小隱賞桂呈朔翁

西風來晚桂開遲月宮移到東籬簌簌驚塵吹下半
冰規擬喚阿嬌來小隱金屋底亂香飛　重陽還是
隔年期蝶相思客情知吳水吳煙愁裏更多詩一夜
看承應未別秋好處雁來時

又

送翁五峯自鶴江還都

西風一葉送行舟淺遲留艤汀洲新浴紅衣綠水帶
香流應是離宮城外晚人竚立小簾鉤　新歸重省
別來愁黛眉頭半痕秋天上人間斜月繡針樓湘淚
莫迷花蝶夢江上約負輕鷗

沁園春

冰漕鑿方泉賓客請以名齋邀賦

澄碧西湖軟紅南陌銀河地穿見華星影裏仙棋局
靜清風行處瑞玉圭寒斜谷山深望春樓遠無此峥
嶸小渭川一泓地解新波不涸獨障狂瀾　老蘇而
後坡仙繼菊井嘉名相與傳試摩挲勁石無令角折
丁寧明月莫涴規圓漫結鷗盟那知魚樂心止中流
別有天無塵夜聽吾伊正在秋水闌干
題原鈔作方泉毛本同从鐵網珊瑚一泓　新波　而後　角折毛本一上行春字新作不而作兩角折作折角

又

送翁賓暘遊鄂渚

情如之何暮塗爲客忍堪送君便江湖天遠中宵同
月關河秋近何日清塵玉塵生風貂裘明雪幕府英
雄今幾人行須早料剛腸肯殢淚眼離鞾　平生秀
句清尊到帳動風開自有神聽夜鳴黃鶴樓高百尺
朝馳白馬筆掃千軍賈傅才高岳家軍在好勒燕然
石上文松江上念故人老矣甘臥閑雲
同月　須早　離鞾　軍在　松江上毛本月作舟須作清
離作難在作壯松江三字闕

珍珠簾

春日客龜谿過貴人家隔牆聞簫鼓聲疑是按歌
竚立久之

蜜沈燼煖餘煙嫋層簾捲竚立行人官道麟帶壓愁
香聽舞簫雲渺恨縷情絲春絮遠悵夢隔銀屏難到
寒峭有東風嫩柳學得腰小　還近綠水清明歎孤
身如燕將花頻繞細雨溼黃昏半醉歸懷抱蠹損歌
紈人去久漫淚沾香蘭如笑書杳念客枕幽單看看

春老

題（毛本作舞歌）燼煙　層簾捲　銀屏　嫩柳（毛本燼作鑪層簾三字脫屏作餅嫩作垂）醉歸（原鈔醉作時从毛本）看看春老（毛本作看春漸老）

風入松

爲友人放琴客賦

春風吳柳幾番黃歡事小蠻窗梅花正結雙頭夢□玉龍吹散幽香昨夜鐙前歌黛今朝陌上啼妝　最憐無侶伴雛鶯桃葉已春江曲屏先煖鴛衾慣夜寒深都是思量莫道藍橋路遠行雲只隔幽坊

玉龍（原鈔玉上未空格毛本同从王校）歌黛（毛本歌作斂）

又

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鶯　西園日日埽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鞦韆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

題（原鈔作春晚感懷毛本同絕妙好詞無題据刪）

又　桂

蘭舟高蕩漲波涼愁被矮橋妨暮煙疏雨西園路誤秋娘淺約宮黃還泊郵亭喚酒舊曾送客斜陽　蟬聲空曳別枝長似曲不成商御羅屏底翻歌扇憶西湖臨水開窗和醉重尋幽夢殘衾已斷熏香

矮橋妨（原鈔妨作坊毛本同从歷代詞餘）

又　麓翁園堂宴客

一番疏雨洗芙蓉玉冷佩丁東轆轤聽帶秋聲轉早涼生傍井梧桐歡宴良宵好月佳人修竹清風　臨池飛閣乍青紅移酒小垂虹貞元供奉梨園曲稱十香深蘸瓊鍾醉夢孤雲曉色笙歌一派秋空

題（毛本麓翁作雲麓）梧桐（毛本梧字闕）良宵（原鈔良作涼毛本同與上句早涼複从歷代詩餘）

又　鄰舟妙香

畫船簾密不藏香飛作楚雲狂傍懷半捲金鑪燼怕煖消春日朝陽清馥晴熏殘醉斷煙無限思量　憑闌心事隔垂楊樓燕鎖幽妝梅花偏惱多情月慰谿橋流水昏黃哀曲霜鴻悽斷夢魂寒蝶幽颺

慰谿橋（按慰疑熨譌）

鶯啼序　豐樂樓

天吳駕雲閬海凝春空燦綺倒銀海蘸影西城四碧天鏡無際彩翼曳扶搖宛轉雩龍降尾交新霽近玉虛高處天風笑語吹墜　清濯緇塵快展曠眼傍危闌醉倚面屏障一一鶯花薜蘿浮動金翠慣朝昏晴光雨色燕泥動紅香流水步新梯藐視年華頓非塵世　麟翁衮舄領客登臨座有誦魚美翁笑起離席而語敢詫京兆以役爲功落成奇事明良慶會賡歌熙載隆都觀國多閑暇遣丹青雅飾繁華地平瞻太極天街潤納璇題露牀夜沈秋緯　清風觀闕麗日罘罳正午長漏遲爲洗盡脂痕茸唾淨捲麴塵永晝低垂繡簾十二高軒駟馬峨冠鳴佩班回花底修禊飲御鑪香分惹朝衣袂碧桃數點飛花湧出宮溝遡

春萬里

鶯啼序（原鈔以豐樂樓爲調題作節齋新建此樓夢窗淳祐十一年二月作是時樓新建大書於壁望幸焉毛本略同毛本丁稿後附刻此詞標鶯啼序調据改）雲龍句（毛本附刻作雲龍虹尾交相曳）以役（毛本作後役）繡簾（毛本附刻簾作帷）分惹（原鈔惹字脫毛本同从毛本附刻）

又

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
春事遲暮畫船載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羈
情遊蕩隨風化爲輕絮　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
塵軟霧遡紅漸招入仙谿錦兒偷寄幽素倚銀屏春
寬夢窄斷紅溼歌紈金縷暝隄空輕把斜陽總還鷗
鷺　幽蘭漸老杜若還生水鄉尚寄旅別後訪六橋
無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幾番風雨長波妒盼遙山
羞黛漁鐙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檝桃根渡青樓彷
佛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澹塵土　危亭望極草色
天涯歎鬢侵半苧暗點檢離痕歡唾尚染鮫綃嚲鳳
迷歸破鸞慵舞殷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霞遼海沈過
雁漫相思彈入哀箏柱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
魂在否

題（原鈔作春晚感懷毛本同詞綜無題据刪）殷勤（毛本作般動）

又

荷（和趙修全韻）

橫塘棹穿豔錦引鴛鴦弄水斷霞晚笑折花歸紺紗
低護鐙蕊潤玉瘦冰輕倦浴斜拕鳳股盤雲墜聽銀
牀聲細梧桐漸攪涼思　窗隙流光冉冉迅羽訴空
梁燕子誤驚起風竹敲門故人還又不至記琅玕新
詩細掐早陳迹香痕纖指怕因循羅扇恩疎又生秋
意　西湖舊日畫舸頻移歎幾縈夢寐霞佩冷疊瀾
不定麝靄飛雨乍溼鮫綃暗盛紅淚練單夜共波心
宿處瓊簫吹月霓裳舞向明朝未覺花容悴嫣香易
落回頭澹碧消煙鏡空畫羅屏裏　殘蟬度曲唱徹
西園也感紅怨翠念省慣吳宮幽憩暗柳追涼曉岸
參斜露零漚起絲縈寸藕留連歡事桃笙平展湘浪
影有昭華穠李冰相倚如今鬢點淒霜半篋秋詞恨
盈蝨紙

題（毛本作詠荷）棹穿（原鈔作穿棹毛本乙稿同从毛本丁稿復刻）低護（毛本復刻低作籠）漸攪冉冉（原鈔攬作覽冉冉作過如毛本乙稿同並从毛本復刻）記琅玕二句（毛本復刻作記琅玕新詩陳迹招香痕纖蔥玉指）練單二句（毛本復刻互倒）

天香

熏衣香

珠絡玲瓏羅囊閑鬭酥懷煖麝相倚百和花鬚十分
風韻半襲鳳箱重綺茜垂四角慵未揭流蘇春睡熏
度紅薇院落煙消畫屏沈水　溫泉絳綃乍試露華
侵透肌蘭泚漫省淺谿月夜暗浮花氣荀令如今老
矣但未減韓郎舊風味遠寄相思餘薰夢裏

茜垂　未揭　未減（毛本垂字闕揭作結減作識）

又

蠟梅

蟫葉黏霜蠅苞綴凍生香遠帶風峭嶺上寒多谿頭
月冷北枝瘦南枝小玉奴有姊先占立牆陰春早初
試宮黃澹薄偷分壽陽纖巧　銀燭淚深未曉酒鍾

慳貯愁多少記得短亭歸馬暮衙蜂鬧豆蔻釵梁恨
嫋但悵望天涯歲華老遠信難封吳雲雁杳
蟫葉毛本蟫作蟬　北枝句詞綜作枝北枝南開小

玉漏遲　夷則商原鈔是調有趙聞禮絮花寒食路宋祁杏花飄禁苑二闋並刪

瓜涇度中秋夕賦

雁邊風訊小飛瓊望杳碧雲先晚露冷闌干定怯藹
絲冰腕淨洗浮空片玉勝花影春鐙相亂秦鏡滿素
娥未肯分秋一半　每圓處即良宵甚此夕偏饒對
歌臨怨萬里嬋娟幾許霧屏雲幔孤兔淒涼照水曉
風起銀河西轉摩淚眼瑤臺夢回人遠
題原鈔作中秋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浮空原鈔空作雲與上碧雲字複毛本同从鐵網珊瑚　對歌原鈔對作臨从毛本　萬里鐵網珊瑚作共一

金錢子　夾鍾商

賦秋壑西湖小築

卜築西湖種翠蘿猶傍輭紅塵裏來往載清吟為偏
愛吾廬畫船頻繫笑攜雨色晴光入春明朝市石橋
鎖煙霞五百名仙第一人是　臨酒論深意流光轉
鶯花任亂委泠然九秋肺腑應多夢巖扃冷雲空翠
漱流枕石幽情寫猗蘭綠綺專城處他山小隊登臨
待西風起
臨酒按酒字應叶疑當作醉　猗蘭　專城毛本猗作漪專作轉

又

吳城連日賞桂一夕風雨悉已零落獨寓窗晚花
方作小蕾未及見開有新邑之役揭來西館籬落
閒嫣然一枝可愛見似人而喜為賦此解

賞月梧園恨廣寒宮樹曉風搖落莓砌埽珠塵空腸
斷熏鑪燼消殘萼殿秋尚有餘花鎖煙窗雲幄新雁
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　籬角夢依約人一笑
惺忪翠袖薄悠然醉魂喚醒幽叢畔淒香霧雨漠漠
晚吹乍顫秋聲早屏空金雀明朝想猶有數點蜂黃
伴我斟酌

永遇樂　林鍾商

過李氏晚妝閣見壁間舊所題詞遂再賦

春酌沈沈晚妝的的仙夢遊慣錦溆維舟青門倚蓋
還被籠鶯喚裴郎歸後崔娘沈恨漫客請傳芳卷聯
題在頻經翠袖勝隔紺紗塵幔　桃根杏葉膠黏緗
縹幾回凭闌人換蛾髻愁雲蘭香膩粉都為多情褪
離巾拭淚征袍染醉強作酒朋花伴留連怕風姨浪
妒又吹雨斷
多情褪戈選褪作散按彰阮通叶集中屢見褪字不誤

又

乙巳中秋風雨

風拂塵徽雨侵涼榻纔動秋思緩酒消更移鐙傍影
淨洗芭蕉耳銅華滄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算
陰晴渾似幾番渭城故人離會　青樓舊日高歌取
醉喚出玉人梳洗紅葉流光蘋花兩鬢心事成秋水
白凝虛曉香吹輕燼倚窗小餅疏桂問深宮姮娥正
在妒雲第幾
題原鈔乙巳二字脫从毛本　秋思　喚出玉人毛本秋作幽喚出玉人作玉妃
□□輕燼原鈔燼作鑪毛本同从杜校

又

探梅　次時齋韻

閣雪雲低捲沙風急驚雁失序戶掩寒宵屏閉冷夢鐙颭昏似語堪憐窗景都閑刺繡但續舊愁一縷鄰歌散羅襟印粉袖溼蒨桃紅露　西湖舊日留連清夜愛酒幾將花誤遺襪塵消題裙墨黯天遠吹笙路吳臺直下緗梅無限未放野橋香度重謀醉揉香弄影水清淺處

似語（毛本作語似）

玉胡蝶　夷則商（原鈔是調有史達祖晚雨未摧一闋刪）

角斷籤鳴疏點倦螢透隙低弄書光一寸悲秋生動萬種淒涼舊衫染唾凝花碧別淚想妝洗蜂黃楚魂傷雁汀沙冷來信微茫　都忘孤山舊賞水沈熨露岸錦宜霜敗葉題詩御溝應不到流湘數客路又隨淮月羨故人還買吳航兩凝望滿城風雨催送重陽

題（原鈔作秋感毛本同刪）

絳都春　仙呂（原鈔是調有丁仙現融和又報一闋刪）

為郭清華內子壽

香深霧煗正人在錦瑟年華深院舊日漢宮分得紅蘭滋吳苑臨池羞落梅花片弄水月初勻妝面紫煙籠處雙鸞共跨洞簫低按　歌管紅圍翠袖凍雲外似覺東風先轉繡畔晝遲花底天寬春無限仙郎驕馬瓊林宴待捲上珠簾教看更傳鶯入新年寶釵夢燕

又

餞李太博赴括蒼別駕

羃雲旅雁斂倦羽寄棲牆陰年晚問字翠尊刻燭紅牋慳曾展冰灘鳴佩舟如箭笑烏幘臨風重岸傍鄰垂柳清霜萬縷送將人遠　吳苑千金未惜買新賦共賞文園詞翰流水翠微明月清風平分半梅深驛路香不斷萬玉舞眾匯東畔料應花底春多輭紅霧煗

羃雲　傍鄰　未惜　梅深　東畔　料應（毛本羃雲作長亭傍鄰作可憐惜作散梅作花畔作苑料作祗）

又

題蓬萊閣鐙屏　履翁帥越

螺屏煗翠正霧捲暮色星河浮霽路幕遞香街馬銜塵東風細梅槎淩海橫鼇背倩穩載蓬萊雲氣寶階斜轉冰娥素影夜清如水　應記千秋化鶴舊華表認得山川猶是暗解繡囊爭擲金錢遊人醉笙歌曉度晴霞外又上苑春生一葦便教接宴鶯花萬紅鏡裏

題（毛本無旁注四字）　寶階（毛本階作街）

又

為李筼房量珠賀

情黏舞線悵駐馬灞橋天寒人遠旋翦露痕移得春嬌栽瓊苑流鶯常語煙中怨恨三月飛花零亂豔陽歸後紅藏翠掩小坊幽院　誰見新腔按徹背鐙暗共倚筼屏蔥蒨繡被夢輕金屋妝深沈香換梅花重洗春風面正谿上參橫月轉並禽飛上金沙瑞香霧煗

筼屏（毛本筼作寶）　妝深（原鈔妝作裝毛本同从杜校）　霧煗（原鈔霧作雲毛本同）

（按前後五調是處皆用去聲从歷代詩餘）

又

燕亡久矣京口適見似人悵怨有感

南樓墜燕又鐙暈夜涼疏簾空捲葉吹暮喧花露晨晞秋光短當時明月娉婷伴悵客路幽扃俱遠霧鬟依約除非照影鏡空不見　別館秋娘乍識似人處最在雙波凝盼舊色舊香閒雨閒雲情終淺丹青誰畫真真面便秖作梅花頻看更愁花變梨雯又隨夢散

又

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賦詠屢矣感昔傷今益不堪懷乃復作此解

春來雁渚弄豔冶又入垂楊如許困舞瘦腰啼溼宮黃池塘雨碧沿蒼蘚雲根路尚追想淩波微步小樓重上憑誰爲唱舊時金縷　凝竚煙蘿翠竹欠羅袖爲倚天寒日暮強醉梅邊招得花奴來尊俎東風須惹春雲住□莫把飛瓊吹去便教移取熏籠夜溫繡戶

惜秋華　夾鍾商

重九

細響殘蛩傍鐙前似說深秋懷抱怕上翠微傷心亂煙殘照西湖鏡掩塵沙翳曉影秦鬟雲擾新鴻喚淒涼漸入紅萸烏帽　江上故人老視東籬秀色依然娟好晚夢趁鄰杵斷乍將愁到秋娘淚溼黃昏又滿城雨輕風小閒了看芙蓉畫船多少

又

八日登高飛翼樓

思渺西風悵行蹤浪逐南飛高雁怯上翠微花樓更堪憑晚蓬萊對起幽雲澹野色山容愁捲清淺瞰滄波靜銜秋痕一線　十載寄吳苑慣東籬深把露黃偷翦移暮影照越鏡意消香斷秋娥賦得閒情倚翠尊小眉初展深勸待明朝醉巾重岸

又

七夕

露罥蛛絲小樓陰墮月秋驚華鬢宮漏未央當時鈿釵遺恨人閒夢隔西風算天上年華一瞬相逢縱相疏勝卻巫陽無準　何處動涼訊聽露井梧桐楚騷成韻彩雲斷翠羽散此情難問銀河萬古秋聲但望中婺星清潤輕俊度金針漫牽方寸

又

七夕前一日送人歸鹽官

數日西風打秋林棗熟還催人去瓜果夜深斜河擬看星度怱怱便倒離尊悵遇合雲消萍聚留連有殘蟬韻晚時歌金縷　綠水暫如許柰南牆冷落竹煙槐雨此去杜曲已近紫霄尺五扁舟夜宿吳江正水佩霓裳無數眉嫵問別來解相思否

又

木芙蓉

路遠仙城自王郎去後芳卿憔悴錦段鏡空重鋪步

障新綺凡花瘦不禁秋幻膩玉腴紅鮮麗相攜試新妝乍畢交扶輕醉　長記斷橋外驟玉驄過處千嬌凝睇昨夢頓醒依約舊時眉翠愁邊暮合碧雲倩唱入六幺聲裏風起舞斜陽闌干十二（原注大曲六幺王子高芙蓉城事有樓名碧雲）去後　步障（毛本後作卻障作幢）

惜黃花慢　夷則羽

菊

粉靨金裳映繡屏認得舊日蕭娘翠微高處故人帽底一年最好偏是重陽避春祇怕春不遠望幽徑偷理秋妝殢醉鄉寸心似翦飄蕩愁觴　潮頰笑入清霜鬬萬花樣巧深染蜂黃露痕千點自憐舊色寒泉半掬百感幽香雁聲不到東籬畔滿城但風雨淒涼最斷腸夜深怨蝶飛狂

一年（原鈔二字脫从毛本）望幽徑（毛本望作傍）

又

次吳江小泊夜飲僧窗惜別邦人趙簿攜小妓侑尊連歌數闋皆清真詞酒盡已四鼓賦此詞餞尹梅津

送客吳皋正試霜夜冷楓落長橋望天不盡背城漸杳離亭黯黯恨水迢迢翠香零落紅衣老暮愁鎖殘柳眉梢念瘦腰沈郎舊日曾繫蘭橈　仙人鳳咽瓊簫悵斷魂送遠九辨難招醉鬟留盼小窗翦燭歌雲載恨飛上銀霄素秋不解隨船去敗紅趁一葉寒濤夢翠翹怨鴻料過南譙

題（毛本邦人作邦乂）怨鴻（原鈔鴻作紅與上句敗紅字複毛本同从王校）

十二郎

垂虹橋（上有垂虹亭屬吳江）

素天際水浪拍碎凍雲不凝記曉葉題霜秋鐙吟雨曾繫長橋過艇又是賓鴻重來後猛賦得歸期纔定嗟繡鴨解言香鱸堪釣尚廬人境　幽興爭如共載越娥妝鏡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向淞江照影酹酒蒼茫倚歌平遠亭上玉虹腰冷迎醉面暮雪飛花幾點黛愁山暝

醉蓬萊　夷則商（按樂章集作林鍾商）

七夕和方南山

□碧天書斷寶枕香留淚痕盈袖誰識秋娘比行雲纖瘦象尺熏鑪翠針金縷記倚牀同繡月韓瓊梳冰消粉汗南花熏透　盡是當時少年清夢臂約痕深帕綃紅皺憑鵲傳音恨語多輕漏潤玉留情沈郎無柰向柳陰期候數曲催闌雙鋪深掩風鐶鳴獸

碧天　秋娘　翠針（毛本首句作碧天書信斷娘作娥針作鍼）

燭影搖紅　大石調

壽荷塘（時荷塘寓京）

西子西湖賦情合載鴟夷棹斷橋直去是孤山應為梅花到幾度吟昏醉曉背東風偷閑鬬草亂鴉啼後解佩歸來春懷多少　千里嬋娟茂園今夜同清照櫻脂茸唾聽吟詩爭似還家好呢呢西窗語笑鳳雲深瓊簫縹緲願春如舊柳帶同心花枝壓帽

題（毛本作毛荷塘生日留京不歸賦以寄意）

又

麓翁夜宴園堂

新月侵階彩雲林外笙簫透銀臺雙引繞花行紅墜
香沾袖不管籤聲轉漏更明朝棋消永晝靜中閑看
倦羽飛還遊雲出岫　隨處春光翠陰那只西湖柳
去年谿上牡丹時還試長安酒都把愁懷抖擻笑流
鶯啼春漫瘦曉風惡盡妒雪寒消青梅如豆
題（毛本麓翁作雲麓堂作亭）那只（毛本只作抵）惡盡（毛本惡盡作盡惡）寒消（原鈔
寒作梅从毛本）青梅句（毛本作梅梢成豆）

又

餞馮深居　翼日其初度

飛蓋西園晚秋卻勝春天氣霜花開盡錦屏空紅葉
新裝綴時放清杯汎水暗淒涼東風舊事夜吟不絕
松影闌干月籠寒翠　莫唱陽關但憑綵袖歌千歲
秋星入夢隔明朝十載吳宮會一棹回潮度葦正西
窗鐙花報喜柳蠻櫻素試酒爭憐不教不醉
卻勝（毛本卻作恰）時放（原鈔放作泛从毛本）不絕（毛本絕作就）

又

元夕雨

碧澹山姿暮寒愁沁歌眉淺障泥南陌潤輕酥鐙火
深深院入夜笙歌漸煖綵旗翻宜男舞偏恣遊不怕
素襪塵生行裙紅濺　銀燭籠紗翠屏不照殘梅怨
洗妝清靨溼春風宜帶啼痕看楚夢留情未散素娥
愁天深信遠曉窗移枕酒困香殘春陰簾捲
清靨（原鈔清作素按前後六調是處無用去聲者从毛本）天深（毛本深作長）

又

壽嗣榮王

天桂飛香御花簇座千秋宴笑從王母摘仙桃瓊醴
雙金琖掌上龍珠照眼映蘿圖星暉海潤浮槎遠到
水淺蓬萊秋明河漢　寶月將弦晚鉤斜挂西簾捲
未須十日便中秋爭看清光滿淨洗紅塵障面賀朝
霖催班正殿喜回天上紫府開筵瑤池宣勸
蘿圖（毛本蘿作羅）浮槎（原鈔浮字闕从毛本）

又

賦德清縣圃古紅梅

莓鎖虹梁稽山祠下當時見橫斜無分照谿光珠網
空凝偏姑射青春對面駕飛虯羅浮路遠千年春在
新月落池黃昏山館　花滿河陽爲君羞褪晨妝蒨
雲根直下是銀河客老秋槎變雨外紅鉛洗斷又晴
霞驚飛暮管倚闌祇怕弄水鱗生乘東風便

又

越上霖雨應禱

秋入鐙花夜深檐影琵琶語越娥青鏡洗紅埃山鬭
秦眉嫵相閑金茸翠畝認城陰春耕舊處晚舂相應
新稻炊香疏煙林莽　清磬風前海沈宿嫋芙蓉炷
阿香秋夢起嬌啼玉女傳幽素人駕梅槎未渡試梧
桐聊分宴俎采菱別調留取蓬萊霎時雲住
梅槎（毛本梅作海）

醜奴兒慢　黃鍾商

雪　麓翁飛翼樓觀

東風未起花上纖塵無影峭雲溼凝酥深隖乍洗梅
清釣捲愁絲冷浮虹氣海空明若耶門閉扁舟去嬾
客思鷗輕　幾度問春倡紅冶翠空媚陰晴看真色
千巖一素天澹無情醒眼重開玉鉤簾外曉峯青相

扶輕醉越王臺上更最高層

醜奴兒慢原鈔慢字脫毛本同从王校毛本丙稿複刻作愁春未醒題毛本作麓翁飛翼樓觀雪鈞捲毛本作鉤簾越王二句毛本複刻作越山更上臺最高層

又

雙清樓錢塘門外

空濛乍斂波影簾花晴亂正西子梳妝樓上鏡舞青鸞潤逼風襟滿湖山色入闌干天虛鳴籟雲多易雨長帶秋寒　遙望翠凹隔江時見越女低鬟算堪羨煙沙白鷺暮往朝還歌管重城醉花春夢半香殘乘風邀月持杯對影雲海人閒

題毛本錢塘上有在字低鬟原鈔作鬟低毛本同从歷代詩餘

木蘭花慢

遊虎丘陪倉幕時魏益齋已被親擢陳芬窟李方庵皆將滿秩

紫騮嘶凍草曉雲鎖岫眉顰正蕙雪初消松腰玉瘦憔悴真真輕藜漸穿險磴步荒苔猶認瘗花痕千古興亡舊恨半丘殘日孤雲　開尊重弔吳魂嵐翠冷洗微醺問幾曾夜宿月明起看劍水星紋登臨總成去客更輕紅先有探芳人回首滄波故苑落梅煙雨黃昏

曉雲鎖原鈔鎖作銷毛本同从歷代詩餘

又

重遊虎丘

步層丘翠莽□□處更春寒漸晚色催陰風花弄雨愁起闌干驚翰帶雲去杳任紅塵一片落人閒青塚麒麟有恨臥聽簫鼓遊山　年年葉外花前腰豔楚鬟成潘鬢寶匳瘗久青蓱共化裂石空磐塵緣酒沾粉汙問何人從此濯清泉一笑掀髯付與寒松瘦倚蒼巒

□□處　腰豔楚毛本闕文未空格腰作嬌

又

送翁五峯遊江陵

送秋雲萬里算舒捲總何心歎路轉羊腸人營燕壘霜滿蓬簪愁侵庾塵滿袖便封侯那羨漢淮陰一醉蓴絲膾玉忍教菊老松深　離音又聽西風金井樹動秋吟向暮江目短鴻飛渺渺天色沈沈沾襟四絃夜語問楊瓊往事到寒砧爭似湖山歲晚靜梅香底同斟

題毛本陵字脫　舒捲　目短毛本舒捲作捲舒短作斷

又

重泊垂虹

酹清杯問水慣曾見幾逢迎自越棹輕飛秋蓴歸後杞菊荒荆孤鳴舞鷗慣下又漁歌忽斷晚煙生雪浪閒消釣石冷楓頻落江汀　長亭春恨何窮目易盡酒微醒悵斷魂西子淩波去杳環佩無聲陰晴最無定處被浮雲多翳鏡華明□曉東風霽色綠楊樓外山青

題毛本垂虹二字脫

又

餞韓似齋赴江東鹺幕

潤寒梅細雨捲燈火暗塵香正萬里胥濤流花漲膩春共東江雲檣未傳燕語過罘罳垂柳舞鵝黃留取

行人繫馬輭紅深處聞鶯　悠颺霽月清風凝望久
鄮山蒼又紫簫一曲還吹別調楚際吳旁仙方袖中
祕寶遺蓬萊弱水變飛霜寒食春城秀句趁花飛入
宮牆

題(原鈔鹺作醝毛本同从杜校)悠颺　鄮山(毛本悠颺在凝望下鄮作鄮王校云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明州理鄮縣宋史食貨志鹽法在浙江曰明州昌國東西兩監鄮屬均州與鹺幕無涉)趁花(原鈔趁作赴毛本同从杜校)

又

餞趙山臺

指罘罳曉月動涼信又催歸正玉漲松波花穿畫舫
無限紅衣青絲傍橋淺繫問笛中誰奏鶴南飛西子
冰綃冷處素娥寶鏡圓時　清奇好借秋光臨水色
寫瑤巵向醉中織就天孫雲錦一杼新詩依稀數聲
禁漏又東華塵染帽檐緇爭似西風小隊便乘鱸膾
秋肥

又

施芸隱隨繡節過浙東作詞留別用其韻以餞

幾臨流送遠漸荒落舊郵亭念西子初來當時望眼
啼雨難晴娉婷素紅共載到越吟翻調倚吳聲得意
東風去棹怎憐會重離輕　雲零夢繞浮觴流水畔
敘幽情恨賦筆分攜江山委秀桃李荒荆經行問春
在否過汀洲暗憶百花名鶯縷爭堪細折御黃隄上
重盟

喜遷鶯　太蔟宮中管高宮

同丁基仲過希道家看牡丹

凡塵流水正春在絳闕瑤階十二㷰日明霞天香盤
錦低映曉光梳洗故苑浣花沈恨化作妖紅斜紫困
無力倚闌干還倩東風扶起　公子留意處羅蓋牙
籤一一花名字小扇翻歌密圍留客雲葉翠温羅綺
豔波紫金杯重人倚妝臺微醉夜和露翦殘枝點點
花心清淚

浣花(毛本浣作涴)

又

吳江與閑堂　王臞庵家

煙空白鷺乍飛下似呼行人相語細縠春波微痕秋
月曾認片帆來去萬頃素雲遮斷十二紅簾鉤處黯
愁遠向虹腰時送斜陽凝竚　輕許孤夢到海上璣
宮玉冷深窗戶遙指人閑隔江煙火漠漠水蘋搖暮
看葺斷磯殘釣替卻珠歌雪舞吟未了去悤悤清曉
一闌煙雨

題(毛本作王臞庵與閑堂)　璣宮(毛本璣作幾)　深窗戶(原鈔深作涼从毛本)　煙
火　水蘋(毛本煙作鐙蘋作蘋)

又

福山蕭寺歲除

江亭年暮趁飛雁又聽數聲柔艣藍尾杯單膠牙餳
澹重省舊時羈旅雪舞野梅籬落寒擁漁家門戶晚
風峭做初番花訊春還知否　何處圍豔冶紅燭畫
堂博簺良宵午誰念行人愁先芳草輕送年華如羽
自剔短檠不睡空索綵桃新句便歸好料鵝黃已染
西池千縷

知否(原鈔知作春从毛本)

又

甲辰冬至寓越兒輩尙留瓜涇蕭寺
冬分人别渡倦客晚潮傷頭俱雪雁影秋空蝶情春
蕩幾處路窮車絕把酒共温寒夜倚繡添慵時節又
底事對愁雲江國離心還折　吳越重會面點檢舊
吟同看鐙花結兒女相思年華輕送鄰戶斷簫聲噎
待移杖藜雪後猶怯蓬萊寒闊晨起嬾任鴉林催曉
梅窗沈月
春蕩　晨起嬾 原鈔春作秋晨作最嬾作晚並从毛本

探芳信　夾鍾羽
與李方庵聯舟入杭時方庵至嘉興索舊燕同載
是夕雪大作林麓洲渚皆瓊瑤方庵馳小序求詞
且約訪蔡公甫
夜寒重見羽葆將迎飛瓊入夢整素妝歸處中宵按
瑤鳳舞春歌夜棠梨岸月冷和雲凍畫船中太白仙
人錦袍初擁　應過語谿否試笑挹中郎還叩清弄
粉黛湖山欠攜酒共飛韉洗杯時換銅甌水待作梅
花供問何時帶雨鋤煙自種
語谿 原鈔語作浯毛本同从王校

又
丙申歲吳鐙市盛常年余借宅幽坊一時名勝遇
合置杯酒接殷勤之歡甚盛事也 分鏡字韻
煖風定正賣花吟春去年曾聽旋自洗幽蘭銀缾釣
金井斗窗香煖慳留客街鼓還催暝調雛鶯試遣深
杯喚將愁醒　鐙市又重整待醉勒遊韁緩穿斜徑
暗憶芳盟綃帕淚猶凝吳宮十里吹笙路桃李都羞
靚繡簾人怕惹飛梅翳鏡

又
爲春瘦更瘦如梅花花應知否任枕函雲墜離懷半
中酒雨聲樓閣春寒裏寂寞收鐙後甚年年鬭草心
期探花時候　嬌嬾強拈繡暗背裏相思閒供晴晝
玉合羅囊蘭膏漬紅豆舞衣疊損金泥鳳妒折闌干
柳幾多愁雨點天涯遠岫
題 原鈔作春情毛本無題据刪　紅豆 毛本紅上有透字

又
麓翁小園早飲客供棋事琴事
轉芳徑見霧捲晴漪魚弄遊影旋解纓濯翠臨流撫
菱鏡半林竹色花香處意足多新詠試衣單雁欲來
時舊寒纔定　門巷對深靜但酒敵春濃棋消日永
舊曲猗蘭待留向月中聽藻池不通 原注去聲 宮溝水任
汎流紅冷小闌干笑拍東風醉醒
臨流撫菱鏡　半林　試衣五字　對深靜　春
濃　棋消　猗蘭　藻池不通　醉醒 毛本流作枰撫菱鏡作都三字闕半作修試衣五字作試把龍脣供對作春濃作曉寒棋作供猗蘭作漪瀾藻池不通作藻蘋密布醉作醇

又
賀麓翁祕閣滿月
探春到見綵花釵頭玉燕來早正紫龍眠重明月弄
清曉夜塵不浸銀河水金盎供新澡鎮帷犀護緊東
風秀藏芝草　星斗粲懷抱問霧煖藍田玉長多少
禁苑傳香柳邊語聽鶯報片雲飛趁春潮去紅輭長
安道試回頭一點蓬萊翠小
題 毛本麓翁作雲麓先生　不浸 毛本浸作沁

聲聲慢 原鈔是調有劉涇梅黃金重一闋刪

詠桂花

藍雲籠曉玉樹懸秋交加金釧霞枝人起昭陽禁寒粉粟生肌濃香最無著處漸冷香風露成霏繡茵展怕空階驚墜化作螢飛　三十六宮愁重問誰持金鍤和月都移蟄鎖西廂清尊素手重攜秋來鬢華多少任烏紗醉壓花低正搖落歎淹留客又未歸濃香 按香字與下句冷香複疑有一誤

又

四香 友人以梅蘭瑞香水仙供客曰四香分韻得風字

雲深山隖煙冷江皋人生未易相逢一笑燈前釵行兩兩春容清芳夜爭真態引生香撩亂東風探花手與安排金屋懊惱司空　憔悴敲翹委佩恨玉奴消瘦飛趁輕鴻試問知心尊前誰最情濃連呼紫雲伴醉小丁香纔吐微紅還解語待攜歸行雨夢中伴醉 原鈔醉作最注云當作醉毛本同据改

又

陪幕中餞孫無懷於郭希道池亭閏重九前一日

檀欒金碧婀娜蓬萊遊雲不蘸芳洲露柳霜蓮十分點綴成秋新彎畫眉未穩似含羞低護牆頭愁送遠駐西臺車馬共惜臨流　知道池亭多宴掩庭花長是驚落秦謳膩粉闌干猶聞凭袖香留輸他翠漣拍甃瞰新妝時浸明眸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

題 毛本作閏重九敘郭園 霜蓮 陽春白雪蓮作蓬 成秋 低護 時浸明眸 毛本成作殘護作度時浸明眸作終日嬾眸

又

飲時貴家即席三姬求詞

春星當戶眉月分心羅屏繡幕圍香歌綏□□輕塵暗斂文梁秋桐汎商絲雨恨未回飄雪垂楊連寶鏡更一家姊妹曾入昭陽　鶯燕堂深誰到爲殷勤須放醉客疏狂量減離懷孤負蘸甲清觴曲中倚嬌佯誤算只圖一顧周郎花鎮好駐年華長在瑣窗

歌綏 暗斂 原鈔綏下未空格斂作歛毛本同並从王校

又

宏庵宴席有持桐子侑俎者自云其姬親剝之

寒筲驚墜香豆初收銀牀一夜霜深亂瀉明珠金盤來薦清斟綠窗細剝檀皺料水晶微損春簪風韻處惹手香酥潤櫻口脂侵　重省追涼前事正風吟莎井月碎落陰顆顆相思無情漫攪秋心銀臺翦花杯散夢阿嬌金屋沈沈甚時見露十香釵燕墜金

寒筲 十香 毛本筲作簫十作拾

又

幾灃新樓 上尹梅津

清漪衛苑御水分流阿階西北青紅朱栱浮雲碧窗宿霧濛濛璇題淨橫秋影笑南飛不過新鴻延桂景見素娥梳洗微步瓊空　城外湖山十里想無時長敞罨畫簾櫳暗柳回隄何須繫馬金狨鶯花翰林千首彩毫飛海雨天風鳳池上又相思春夜夢中

題 毛本灃下有廨建二字 衛苑 原鈔衛作街毛本同从王校 罨畫 毛本畫作盡

又

贈藕花洲尼

六銖衣細一葉舟輕黃蘆堪笑浮槎何處汀洲雲瀾錦浪無涯秋姿澹凝水色豔真香不染春華笑歸去傍金波開戶翠屋爲家　回施紅妝青鏡與一川平綠五月晴霞禎玉杯中西風不到窗紗端的舊蓮深蕙料采蔆新曲羞誇秋瀲灩對年年人勝似花

題原鈔尾字脫毛本同从王校　翠屋　回施　舊蓮深蕙毛本屋作喔施作首蓮作蓮蕙作意

又

壽魏方泉

鶯團橙徑鱸躍蓴波重來雨過中秋酒市漁鄉西風勝似春柔宿春去年村塢看黃雲還委西疇鳳池去信吳人有分借與遲留　應是香山續夢又凝香追詠重到蘇州青鬢江山足成千歲風流圍腰御仙花底襯月中金粟香浮夜宴久攬秋雲平倚畫樓

題毛本魏字脫

又

餞魏繡使泊吳江爲友人賦

旋移輕鷁淺傍垂虹還因送客遲留淚雨橫波遙山眉上新愁行人倚闌心事問誰知只有沙鷗念聚散幾楓丹霜渚蓴綠春洲　漸近香菰炊黍想紅絲織字未遠青樓寂寞漁鄉爭如連醉温柔西窗夜深翦燭夢頻生不放雲收共悵望認孤煙起處是州

是州毛本州作洲

高陽臺

豐樂樓分韻得如字

修竹凝妝垂楊駐馬憑闌淺畫成圖山色誰題樓前有雁斜書東風緊送斜陽下弄舊寒晚酒醒餘自消凝能幾花前頓老相如　傷春不在高樓上在鐙前攲枕雨外熏鑪怕艤遊船臨流可柰清臞飛紅若到西湖底攪翠瀾總是愁魚莫重來吹盡香緜淚滿平蕪

題原鈔無分韻五字毛本同从絕妙好詞　垂楊毛本楊作陽　斜陽鄭文焯曰斜字與上句斜複疑作殘書　能幾　怕艤絕妙好詞能幾作幾許艤作有　莫重來原鈔重作愁毛本同从絕妙好詞

又

落梅

宮粉雕痕仙雲墮影無人野水荒灣古石埋香金沙鎖骨連環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半飄零庭上黃昏月冷闌干　壽陽空理愁鸞問誰調玉髓暗補香瘢細雨歸鴻孤山無限春寒離魂難倩招清些夢縞衣解佩谿邊最愁人啼鳥晴明葉底青圓

庭上陽春白雪上作院　空理愁鸞絕妙好詞作宮裏愁鸞鏡杜校云鸞字叶韻後闋詞揚揚字亦叶另一體毛本空作宮

又

送王歷陽以右曹赴闕

淝水秋寒淮隄柳色別來幾換年光紫馬行遲纔生夢草池塘便乘丹鳳天邊去禁漏催春殿稱觴過松江雪弄飛花冰解鳴璫　芳洲酒社詞場賦高臺陳迹曾醉吳王重上逋山詩清月瘦昏黃春風侍女衣篝畔早鵲袍已熯天香到東園應費新題千樹蒼

衣篝畔原鈔畔字闕从毛本

又

壽毛荷塘

風娟垂楊雪消蕙草何如清潤潘郎風月襟懷揮毫倚馬成章仙都觀裏桃千樹映麴塵十里荷塘未歸來應戀花洲醉玉吟香　東風晴晝濃如酒正十分皓月一半春光燕子重來明朝傳夢西窗朝寒幾㷇金鑪燼料洞天日月偏長杏園詩應待先題嘶馬平康

又按原鈔是詞誤列畫錦堂調毛本同杜校从詞律改標慶春澤即高陽臺也今以集中分調之例移此

過種山即越文種墓

帆落迴潮人歸故國山椒感慨重遊弓折霜寒機心已墮沙鷗鐙前寶劍清風斷正五湖雨笠扁舟最無情巖上閑花腥染春愁　當時白石蒼松路解勒回玉輦霧掩山羞木客歌闌青春一夢荒丘年年古苑西風到雁怨啼綠水萍秋莫登臨幾樹殘煙西北高樓

倦尋芳　林鍾羽

花翁遇舊歡吳門老妓李憐邀分韻同賦此詞

墜𨥙恨井分鏡迷樓空閑孤燕寄別崔徽清瘦畫圖春面不約舟移楊柳繫有緣人映桃花見敘分攜悔香瘢漫爇綠鬢輕翦　聽細語琵琶寫怨客鬢蒼華衫袖溼遍漸老芙蓉猶自帶霜宜看一縷情深朱戶掩雨痕愁起青山遠被西風又驚吹夢雲分散

又

題原鈔吳門下十三字脫从毛本分鏡毛本分作壁空閑孤燕　悔香瘢原鈔空作只孤字悔字脫並从毛本宜看毛本宜字脫詞旨引作五字句

上元

海霞倒影空霧飛香天市催晚暮靨宮梅相對畫樓簾捲羅襪輕塵花笑語寶釵爭豔春心眼亂簫聲正風柔柳弱舞肩交燕　念窈窕東鄰深巷鐙外歌沈月上花淺夢雨離雲點點漏壺清怨珠絡香消空念往紗窗人老羞相見漸銅壺閑春陰曉寒人倦

又空念往原鈔往作往毛本同从詞綜銅壺按壺字與上漏壺複疑華誤

餞周糾定夫

暮帆挂雨冰岸飛梅春思零亂送客將歸偏是故宮離苑醉酒曾同涼月舞尋芳還隔紅塵面去難留悵芙蓉路窄綠楊天遠　便繫馬鶯邊清曉煙草晴花沙潤香輭爛錦年華誰念故人遊倦寒食相思隄上路行雲應在孤山畔寄新吟莫空回五湖春雁

三姝媚　夷則商

吹笙池上道爲王孫重來旋生芳草水石清寒過半春猶自燕沈鶯悄稺柳闌干晴蕩漾禁煙殘照往事依然爭忍重聽怨紅淒調　曲榭方亭初掃印蘚迹雙鴛記穿林窈頓隔年華似夢回花上露晞平曉恨逐孤鴻客又去清明還到便鞚牆頭歸騎青梅已老

又

題原鈔作詠春情毛本同刪

過都城舊居有感

湖山經醉慣漬春衫啼痕酒痕無限又客長安歎斷襟零袂涴塵誰浣紫曲門荒沿敗井風搖青蔓對語東鄰猶是曾巢謝堂雙燕　春夢人閑須斷但怪得

當年夢緣能短。繡屋秦箏傍海棠偏愛夜深開宴舞
歇歌沈花未減紅顏先變佇久河橋欲去斜陽淚滿
又客 絕妙好詞又作久 浣塵 毛本浣作汗 但怪得 夜深 原鈔怪作惟深作淺毛本同並从陽春白雪

又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會飲總宜堂即事寄毛荷塘
酣春青鏡裏照清波明眸暮雲愁髻半綠垂絲正楚
腰纖瘦舞衣初試燕客飄零煙樹冷青驄曾繫畫館
朱樓還把清尊慰春憔悴 離苑幽芳深閉恨淺薄
東風褪花消膩綵箑翻歌最賦情偏在笑紅顰翠暗
拍闌干看散盡斜陽船市付與金衣清曉花深未起
題 原鈔末四字脫从毛本 愁髻 朱樓 毛本髻作斂樓作嬌 幽芳 按芳疑坊誤 金衣 毛本上衍嬌鶯二字

畫錦堂 中呂商
舞影鐙前簫聲酒外獨鶴華表重歸舊雨殘雲仍在
門巷都非愁結春情迷醉眼老憐秋鬢倚蛾眉難忘
處猶恨繡籠無端誤放鶯飛 當時征路遠歡事差
十年輕負心期楚夢秦樓相遇共歎相違淚香沾溼
孤山雨瘦腰折損六橋絲何時向窗下翦殘紅燭夜
杪參移
題 原鈔作有感毛本同刪

漢宮春 夾鍾商
牡丹 追和尹梅津賦俞園牡丹
花姥來時帶天香國豔羞掩名姝日長半嬌半困宿
酒微蘇沈香檻北比人閒風異煙殊春恨重盤雲墜
髻碧花翻吐瓊盂 洛苑舊移仙譜向吳娃深館曾
奉君娛猩唇露紅未洗客鬢霜鋪蘭詞沁壁過西園
重載雙壺休漫道花扶人醉醉花卻要人扶
題 毛本首二字脫

又
壽梅津
名壓年芳倚竹根新影獨照清漪千年禹梁蘚碧重
發南枝冰凝素質遣凡桃羞澀塵姿寒正峭東風似
海香浮夜雪春霏 練鵲錦袍仙使有青娥傳夢月
轉參移逋山傍鶯繫馬玉翦新辭宮妝鏡裏笑人閒
花信都遲春未了紅鹽薦鼎江南煙雨黃時
羞澀 原鈔澀作濁从毛本

又
壽王虞州
懷得銀符捲朝衣歸袖猶惹天香星移太微幾度飛
出西江吳城駐馬趁鱸肥臘蟻初嘗紅霧底金門候
曉爭如小隊春行 何用倚樓看鏡算橋中深趣日
月偏長江山待吟秀句梅嚴催妝東風水煖弄煙嬌
語燕飛檣來歲醉鶴樓勝處紅圍舞袖歌裳
來歲醉 原鈔醉作酒从毛本

秋霽
雲麓園長橋
一水盈盈漢影隔遊塵淨洗寒綠秋沐平煙日回西
照乍驚飲虹天北彩闌翠馥錦雲直下花成屋試縱
目空際醉乘風露跨黃鵠 追想縹緲釣雪松江恍
然煙蓑秋夢重續問何如臨池膾玉扁舟空艤洞庭
宿也勝飲湘然楚竹夜久人悄玉妃喚月歸來桂笙

聲裏水宮六六漢影原鈔影字脫从毛本醉乘毛本乘作來

花心動

郭清華新軒

入眼青紅小玲瓏飛檐度雲微溼繡檻展春金屋寬花誰管采蓤波狹翠深知是深多少都不放夕陽紅入待裝綴新漪漲翠小圜荷葉　此去春風滿篋應時鎖蛛絲淺虛塵榻夜雨試鐙晴雪吹梅趁取玳簪重盍捲簾不解招新燕春須笑酒慳歌澀半窗掩日長困生翠睫飛檐毛本檐作簷吹梅原鈔吹作攵毛本同从詞譜

又

柳

十里東風嫋垂楊長似舞時腰瘦翠館朱樓紫陌青門處處燕鶯晴晝乍看搖曳金絲細春淺映鵝黃如酒嫩陰裏煙滋露染翠嬌紅溜　此際雕鞍去久空追念郵亭短枝盈首海角天涯寒食清明淚點絮花沾袖去年折贈行人遠今年恨依然纖手斷腸也羞眉畫應未就金絲細原鈔細作衫毛本作袖从王校去年毛本去作遠

龍山會　夷則商

芙蓉陪毘陵幕府載酒雙清

石徑幽雲冷步障深深豔錦青紅亞小橋和夢過仙佩杳煙水茫茫城下何處不秋陰問誰借東風豔冶最嬌嬈愁侵醉頰淚綃紅灑　搖落翠莽平沙競挽斜陽駐短亭車馬曉妝羞未墮沈恨起金谷魂飛深夜驚雁落清歌酹花倩觥船快瀉去未捨待月向井梧梢上挂

題毛本作陪毘陵幕府諸名勝載酒雙清賞芙蓉幽雲冷詞譜冷作鏻步障和夢過仙佩毛本障作帳過作醒仙作環醉頰原鈔頰作霜毛本同从詞譜淚綃紅灑競挽毛本綃灑二字互誤競字闕酹花倩原鈔花字脫从毛本毛本倩字闕去未捨二句毛本未作來待字脫詞譜作去來捨井梧上有玉蟾遙挂

八聲甘州

靈巖陪庚幕諸公遊

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厓雲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徑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時靸雙鴛響廊葉秋聲　宮裏吳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天無語華髮柰山青水涵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

題毛本作陪庚幕諸公遊靈巖膩水　蒼天　闌干絕妙好詞膩作劍天作波闌干作閣凭

又

姑蘇臺和施芸隱韻

步晴霞倒影洗閑愁深杯灩風漪望越來清淺吳歈杳靄江雁初飛輦路淩空九險粉冷濯妝池歌舞煙霄頂樂景沈暉　別是青紅闌檻對女牆山色碧瀍宮眉問當時遊鹿應笑古臺非有誰招扁舟漁隱但寄情西子卻題詩閑風月暗消磨盡浪打鷗磯

青紅鐵網珊瑚青作新宮眉原鈔宮作空毛本同从鐵網珊瑚當時　寄情鐵網珊瑚當時作姑餘寄作賦

又

和梅津

記行雲夢影步淩波仙衣翦芙蓉念杯前燭下十香揾袖玉煙屏風分種寒花舊盎蘚土蝕吳蛩人遠雲槎渺煙海沈蓬 重訪樊姬鄰里怕等閒易別那忍相逢試潛行幽曲心蕩□怱怱井梧彫銅鋪低亞映小眉瞥見立驚鴻空惆悵醉秋香畔往事朦朧

怱怱 原鈔上未空格从王校杜校補更字

新雁過妝樓 夾鍾羽

夢醒芙蓉風檐近渾疑佩玉丁東翠微流水都是惜別行蹤宋玉秋花相比瘦賦情更苦似秋濃小黃昏紺雲暮合不見征鴻 宜城當時放客認燕泥舊迹返照樓空夜闌心事鐙外敗壁寒蛩江寒夜楓怨落怕流作題情腸斷紅行雲遠料澹蛾人在秋香月中

題 原鈔作秋感毛本同陽春白雪無題据刪 秋濃 陽春白雪秋作春

又

中秋後一夕李方庵月庭延客命小妓過新水令坐閒賦詞

閬苑高寒金樞動冰宮桂樹年年翦秋一半難破萬戶連環織錦相思樓影下鈿釵暗約小簾閒共無眠素娥慣得西墜闌干 誰知壺中自樂正醉圍夜玉淺鬬嬋娟雁風自勁雲氣不上涼天紅牙潤沾素手聽一曲清歌雙霧鬟徐郎老恨斷腸聲在離鏡孤鸞

淒涼犯 仙呂調犯雙調 按白石道人歌曲雙調作商調原鈔是調有姜夔綠楊巷陌一闋刪

重臺水仙

空江浪闊清塵凝層層刻碎冰葉水邊照影華裾曳

翠露搔淚溼湘煙暮合□塵襪淩波半涉怕臨風□欺瘦骨護冷素衣疊 樊姊玉奴恨小鈿疏脣洗妝輕怯汜人最苦粉痕深幾重愁靨花隘香濃猛熏透霜綃細摺倚瑤臺十二金錢暈半掐

塵襪 欺瘦骨 原鈔塵上欺上未空格毛本同並从王校 霜綃 半掐 毛本綃作絹掐字闕

尾犯 黃鍾宮 原鈔是調有柳永夜雨滴空階一闋刪

贈陳浪翁重客吳門

翠被落紅妝流水膩香猶共吳越十載江楓冷霜波成纈鐙院靜涼花乍翦桂園深幽香旋折醉雲吹散晚樹細蟬時替離歌咽 長亭曾送客為偷賦錦雁留別淚接孤城渺平蕪煙闊半菱鏡青門重售采香隄秋蘭共結故人憔悴遠夢越來谿畔月

題 毛本陳字脫 鐙院靜 為偷賦 毛本靜作靚為字脫 谿畔月 按畔字應用平聲疑誤

又

甲辰中秋

紺海掣微雲金井暮涼梧韻風急何處樓高想清光先得江汜冷冰綃乍洗素娥忺蔆花再拭影留人去忍向夜深簾戶照陳迹 竹房苔徑小對日暮數盡煙碧露蓼香涇記年時相識二十五聲聲秋點夢不認屏山路窄醉魂幽颺滿地桂陰無人惜

風急 毛本急作息 江汜 鄭文焯曰汜疑妃譌 素娥忺 對日句 香涇 毛本忺作歡對日句作對日莫教煙碧涇作輕

東風第一枝 大石調

傾國傾城非花非霧春風十里獨步勝如西子妖嬈

更比太真澹泞鉛華不御漫道有巫山洛浦似恁地標格無雙鎮鎖畫樓深處　曾被風容易送去曾被月等閑留住似花翻使花羞似柳任從柳妒不教歌舞恐化作彩雲輕舉信下蔡陽城俱迷看取宋玉詞賦

題原鈔作情刪澹泞原鈔泞作竚毛本同从杜校化作原鈔作字脫毛本同从詞譜

夜合花　黃鍾商

自鶴江入京泊葑門有感

柳暝河橋鶯晴臺苑短策頻惹春香當時夜泊溫柔便入深鄉詞韻窄酒杯長翦蠟花壺箭催忙共追遊處淩波翠陌連棹橫塘　十年一夢淒涼似西湖燕去吳館巢荒重來萬感依前喚酒銀罌谿雨急岸花狂趁殘鴉飛過蒼茫故人樓上憑誰指與芳草斜陽

鶯晴原鈔晴作暗毛本同从歷代詩餘銀罌蒼茫毛本罌作缸蒼作滄

探春慢

憶兄翁石龜

落徑深念斷無故人輕敲幽戶細草春回目送流光一羽重雲冷哀雁斷翠微空愁蝶舞蕩鳴澌遊蓬小夢枕殘雲驚寤　還識西湖醉路向柳下並鞍銀袍吹絮事影難追那負鐙牀聞雨冰谿憑誰照影有明月乘興去暗相思梅孤瘦共江亭暮

探春慢按此調見白石道人歌曲別是一體是作句律與集中探芳新同惟起二字未合疑落徑二字誤倒同爲毛本作龜翁下世後登研自度腔而異其名也題意按戴復古石屏集有京口別石龜翁際可詩浩然齋雅談翁時可與吳君特爲親伯仲題稱石龜爲兄意亦時可昆弟行也落徑二句毛本作落徑曲深深不見故人蕩鳴澌毛本作逞鳴鞭遊蓬按蓬疑篷誤殘雲毛本雲字脫

夢窗詞集

夢窗詞集補目錄

柳梢青　生查子
一翦梅　點絳脣
西江月　桃源憶故人
木蘭花慢　夜行船
朝中措　風入松
西江月　朝中措
聲聲慢　點絳脣二
玉樓春　柳梢青
浣谿沙二　一翦梅
燕歸梁　烏夜啼
浪淘沙　踏莎行
浪淘沙　思佳客
滿江紅　極相思
思佳客　醉落魄
朝中措　杏花天
滿江紅　朝中措
夢行雲　天香
謁金門　點絳脣
夜遊宮　瑤華
思佳客　六醜
青玉案　采桑子
水龍吟　望江南
采桑子　清平樂
燕歸梁　西江月
滿江紅　夜行船

好事近　鷓鴣天
虞美人影　花上月令
卜算子　鳳棲梧
霜天曉角　烏夜啼
夜行船　鳳棲梧
生查子　霜天曉角
西江月　戀繡衾
杏花天　醉桃源
唐多令　好事近
憶舊遊　宴清都
金縷歌　醉落魄
朝中措　青玉案二
好事近　杏花天
浪淘沙　思佳客
采桑子慢　古香慢
踏莎行

原书空白页

夢窗詞集補

四明　吳文英　君特

柳梢青

與龜翁登研意觀雪懷癸卯歲臘朝斷橋並馬之遊

斷夢遊輪孤山路杳越樹陰新流水凝酥征衫沾淚都是離痕　玉屏風冷愁人醉爛漫梅花翠雲傍夜船回惜春門掩一鏡香塵

生查子

稽山對雪有感

暮雲千萬重寒夢家鄉遠愁見越谿娘鏡裏梅花面醉情啼枕冰往事分釵燕三月灞陵橋心翦東風亂

一翦梅

贈友人

遠目傷心樓上山愁裏長眉別後峨鬟暮雲低壓小闌干教問孤鴻因甚先還　瘦倚谿橋梅夜寒雪欲消時淚不禁彈翦成釵勝待歸看春在西窗鐙火更闌

峨鬟（毛本峨作蛾从歷代詩餘）

點絳唇

越山見梅

春未來時酒攜不到千巖路瘦還如許晚色天寒處無限新愁難對風前語行人去暗消春素橫笛空山暮

西江月

賦瑤圃青梅枝上晚花

枝嫋一痕雪在葉藏幾豆春濃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　香力添熏羅被瘦肌猶怯冰綃綠陰青子老谿橋羞見東鄰嬌小

桃源憶故人

越山青斷西陵浦一片密陰疏雨潮帶舊愁生暮曾折垂楊處　桃根桃葉當時渡嗚咽風前柔艣燕子不留春住空寄離檣語

木蘭花慢

壽秋壑

記瓊林宴起輾紅路幾西風想漢影千年荊江萬頃槎信長通金狨錦韉賜馬又霜橫漢節棗仍紅細柳春陰喜色四郊秋事年豐　從容歲晚玉關長不閉靜邊鴻訪武昌舊壘山川相繆日費詩篇蘭宮繫書翠羽帶天香飛下玉芙蓉明月瑤笙奏徹倚樓黃鶴聲中

槎信（毛本槎作查从王校）棗仍紅（王校棗作葆按秋壑生日在八月其進荊湖制置大使時爲淳祐九年是詞殆作於是年八月正用邵風語義若以棗爲葆專指漢節則僅賀進秩矣劉克莊詞榆塞外恰棗紅時節想羽書忙謂防秋期候亦一時義也）

夜行船

贈趙梅壑

碧甃清漪方鏡小綺疏淨半塵不到古鬲香深宮壺花換留取四時春好　樓上眉山雲窈窕香衾夢鎮疏清曉並蔕蓮開合歡屏煖玉漏又催朝早

窈窕（毛本作窕窈从杜本）

朝中措

贈趙梅壑

吳山相對越山青湘水一春平粉字情深題葉紅波香染浮蘋　朝雲暮雨玉壺塵世金屋瑤京晚雨西陵潮汎沙鷗不似身輕

風入松

壽梅壑

一帆江上暮潮平騎鶴過瑤京湘波山色青天外紅香蕩玉佩東丁西圃仍圓夜月南風微弄秋聲　阿咸才俊玉壺冰王母最憐生萬年枝上千年葉垂楊鬢春共青青連喚碧筩傳酒雲回一曲雙成

西江月

登蓬萊閣看桂

清夢重遊天上古香吹下雲頭簫聲三十六宮愁高處花驚風驟　客路羇情不斷闌干晚色先收千山濃綠未成秋誰見月中人瘦

朝中措

題陸桂山詩集

殷雲彫葉晚晴初籬落認奚奴纔近西窗鐙火旋收殘夜琴書　秋深露重天空海闊玉界香浮木落秦山清瘦西風幾許工夫

聲聲慢

和沈時齋八日登高韻

憑高入夢搖落關情寒香吹盡空巖墜葉消紅欲題秋訊難緘重陽正隔殘照趁西風不響雲尖乘半暝看殘山灌翠賸水開匳　暗省長安年少幾傳杯弔甫把菊招潛身老江湖心隨飛雁天南烏紗倩誰重整映風林鉤玉纖纖漏聲起亂星河入影畫檐

點絳脣

和吳見山韻

金井空陰枕痕歷盡秋聲鬧夢長難曉月樹愁鴉悄　梅壓檐梢寒蝶尋香到窗黏了翠池春小波冷鴛鴦覺

又

有懷蘇州

明月茫茫夜來應照南橋路夢遊熟處一枕啼秋雨　可惜人生不向吳城住心期誤雁將秋去天遠青山暮

玉樓春

和吳見山韻

闌干獨倚天涯客心影暗彫風葉寂千山秋入雨中青一雁暮隨雲去急　霜花強弄春顏色相弔年光澆大白海煙沈處倒殘霞一杼鮫綃和淚織

柳梢青

題錢得閒四時圖畫

翠嶂圍屏留連迅景花外油亭澹色煙昏濃光清曉一幅閒情　輞川落日漁罾寫不盡人閒四并亭上秋聲鶯籠春語難入丹青

煙昏（按二字疑當倒與下清曉為對）鶯籠（毛本籠作能从王校）

浣谿沙

陳少逸席上用聯句韻有贈

秦黛橫愁送暮雲越波秋淺暗啼昏空庭春草綠如裙　綵扇不歌原上酒青門頻返月中魂花開空憶

倚闌人

又

一曲鸞簫別彩雲燕釵塵澀鏡華昏灞橋舞色褪藍裙　湖上醉迷西子夢江頭春斷倩離魂旋緘紅淚寄行人

一翦梅

賦處靜以梅花枝見贈

老色頻生玉鏡塵雪澹春姿越看精神谿橋人去幾黃昏流水泠泠都是啼痕　煙雨輕寒暮掩門萼綠鐙前酒帶香温風情誰道不因春春到一分花瘦一分

燕歸梁

對雪醒坐上雲麓先生

一片游塵拂鏡鸞素影護梅殘行人無語看春山背東風兩蒼顏　夢飛不到梨花外孤館閉五更寒誰憐消渴老文園聽谿聲瀉冰泉

五更寒（毛本五字脫从花草粹編）

烏夜啼

題趙三畏舍館海棠

醉痕深暈潮紅睡初濃寒食來時池館舊東風　銀燭換月西轉夢魂中明日春和人去繡屏空

浪淘沙

有得越中故人贈楊梅者爲賦贈

綠樹越谿灣過雨雲殷西陵人去暮潮還鉛淚結成紅粟顆封寄長安　別味帶生酸愁憶眉山小樓鐙外楝花寒衫袖醉痕花唾在猶染微丹

楝花（毛本楝作棟从杜校）

踏莎行

潤玉籠綃檀櫻倚扇繡圈猶帶脂香淺榴心空疊舞裙紅艾枝應壓愁鬟亂　午夢千山窗陰一箭香瘢新褪紅絲腕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

浪淘沙

九日從吳見山覓酒

山遠翠眉長高處淒涼菊花清瘦杜秋娘淨洗綠杯牽露井聊薦幽香　烏帽壓吳霜風力偏狂一年佳節過西廂秋色雁聲愁幾許都在斜陽

思佳客

賦半面女髑髏

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又飛　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塚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起結習空時不點衣

滿江紅

餞方蕙巖赴闕

竹下門敲又呼起胡蝶夢清閑裏看鄰牆梅子幾度仁生鐙外江湖多夜雨月邊河漢獨晨星向草堂清曉捲琴書猨鶴驚　宮漏靜朝馬鳴西風起已關情料希音不在女瑟媧笙蓮蕩折花香未晚野舟橫渡水初晴看高鴻飛上碧雲中秋一聲

極相思

題陳藏一水月梅扇

玉纖風透秋痕涼與素懷分乘鸞歸後生綃淨翦一片冰雲　心事孤山春夢在到思量猶斷詩魂水清

月冷香消瘦影人立黄昏

思佳客

閏中秋

丹桂花開第二番東籬展卻宴期寬人閑寶鏡離仍合海上仙槎去復還　分不盡半涼天可憐閑賸此嬋娟素娥未隔三秋夢贏得今宵又倚闌

仍合鐵網珊瑚仍作還

醉落魄

題藕花洲尼扇

春温紅玉纖衣學翦嬌鴉綠夜香燒短銀屏燭偷擲金錢重把寸心卜　翠深不礙鴛鴦宿采菱誰記當時曲青山南畔紅雲北一葉波心明滅澹妝束

朝中措

題蘭室道女扇

楚皋相遇笑盈盈江碧遠山青露重寒香有恨月明秋佩無聲　銀鐙炙了金鑪燼煖真色羅屏病起十分清瘦夢闌一寸春情

杏花天

詠湯

蠻薑豆蔻相思味算卻在春風舌底江清愛與消殘醉憔悴文園病起　停嘶騎歌眉送意記曉色東城夢裏紫檀暈淺香波細腸斷垂楊小市

蠻薑按集中瑞龍吟詞有蠻江豆蔻句用韓偓蠻江豆蔻連生語也薑爲江譌腸斷毛本腸作腰从歷代詩餘

滿江紅

劉朔齋賦菊和韻

露浥初英早遺恨參差九日還卻笑萸隨節過桂彫無色杯面寒香蜂共汎籬根秋訊蛩催織愛玲瓏篩月水屏風千枝結　芳井韻寒泉咽霜著處微紅溼共評花索句看誰先得好漉烏巾連夜醉莫愁金鈿無人拾算遺蹤猶有枕囊留相思物

朝中措

聞桂香

海東明月鎖雲陰花在月中心天外幽香輕漏人閑仙影難尋　并刀翦葉一枝曉露綠鬢曾簪惟有別時難忘冷煙疏雨秋深

夢行雲原注即六幺花十八

和趙修全韻

簟波皺纖縠朝炊熟眠未足青奴細膩未拌真珠斛素蓮幽怨風前影搔頭斜墜玉　畫闌枕水垂楊梳雨青絲亂如乍沐嬌笙微韻晚蟬理秋曲翠陰明月勝花夜那愁春去速

理秋曲毛本理作亂从杜引毛斧季校

天香

壽鈎塘內子

碧藕藏絲紅蓮並蔕荷塘水煖香斗窈窕文窗深沈書幔錦瑟歲華依舊洞簫韻裏同跨鶴青田碧岫蔆鏡妝臺挂玉芙蓉豔褥鋪繡　西鄰障蓬漾手共華朝夢蘭分秀未冷綺簾猶捲淺冬時候秋到霜黄半畝便準擬攜花就君酒花酒年華天長地久

題按詞首三句意鈎疑荷誤漾手　夢蘭毛本漾作漂蘭作闌並从王校

謁金門

和勿齋韻
雞唱晚斜照西窗白煖一枕午酲幽夢遠素衾春絮
輭　紫燕紅樓歌斷錦瑟華年一箭偷果風流輸曼
倩畫陰生繡線

點絳脣
香汎羅屏夜寒著酒宜偎倚翠偏紅墜喚起芙蓉睡
一曲伊州秋色芭蕉裏嬌和醉眼情心事愁隔湘
江水

夜遊宮
人去西樓雁杳敘別夢揚州一覺雲澹星疏楚山曉
聽啼烏立河橋話未了　雨外蛩聲早細織就霜絲
多少說與蕭娘未知道向長安對秋鐙幾人老
星疏（毛本作疏星从歷代詩餘）

瑤華
分韻得作字戲虞宜興
秋風采石羽扇揮兵認紫騮飛躍江蘺塞草應笑春
空鎖淩煙高閣胡歌秦隴問鐃鼓新詞誰作有秀蕤
來染吳香瘦馬青芻南陌　冰澌細響長橋蕩波底
蛟腥不涴霜鍔烏絲醉墨紅袖煖十里湖山行樂老
仙何處算洞府光陰如昨想地寬多種桃花豔錦東
風成幄

思佳客
癸卯除夜
自唱新詞送歲華鬢絲添得老生涯十年舊夢無尋
處幾度新春不在家　衣嬾換酒難賖可憐此夕看
梅花隔年昨夜青鐙在無限妝樓盡醉譁
醉譁（毛本作翠華與上韻複从鄭文焯校）

六醜
壬寅歲吳門元夕風雨
漸新鵝映柳茂苑鎖東風初掣館娃舊游羅襦香未
滅玉夜花節記向留連處看街臨晚放小簾低揭星
河瀲灩春雲熱笑靨敧梅仙衣舞纈澄澄素娥宮闕
醉西樓十二銅漏催徹　紅消翠歇歎霜簪練髮過
眼年光舊情盡別泥深厭聽啼鴂恨愁霏潤沁陌頭
塵襪青鸞杳鈿車音絕卻因甚不把歡期付與少年
華月殘梅瘦飛趁風雪向夜永更說長安夢鐙花正
結
向夜永（毛本向作丙从王校按永疑來誤是處應平聲）

青玉案
重游谿葵園
東風客雁谿邊道帶春去隨春到認得蹋青香徑小
傷高懷遠亂雲深處目斷湖山杳　梅花似惜行人
老不忍輕飛送殘照一曲秦娥春態少幽香誰采舊
寒猶在歸夢啼鶯曉
題（王校云丙稿況英臺近題曰春日客龜谿遊廢圃疑谿上脫龜字葵為廢譌）

采桑子
瑞香
茜羅結就丁香顆顆顆相思猶記年時一曲春風酒
一卮　彩鸞依舊乘雲到不負心期清睡濃時香趁
銀屏胡蝶飛
濃時（杜校時重韻）

水龍吟

雲麓新葺北墅園池

好山都在西湖斗城轉北多流水屋邊五畝橋通雙沼平煙蘸翠旋疊雲根半開竹徑鷗來須避四時長把酒臨花傍月無一日不春意　獨樂當時高致醉吟篇如今還繼舉頭見日葵心傾□□□歸計浮碧亭□汎紅波迴桃源人世待天香□□開時又勝翠陰青子

舉頭　亭□ 毛本頭字脫亭下未空格並从杜校

望江南

三月暮花落更情濃人去鞦韆閑挂月馬停楊柳倦嘶風隄畔畫船空　懨懨醉長日小簾櫳宿燕夜歸銀燭外啼鶯聲在綠陰中無處覓殘紅

采桑子

水亭花上三更月扇與人閑弄影闌干玉燕重抽攏墜簪　心期偷卜新蓮子秋入眉山翠破紅殘半簟湘波生曉寒

清平樂

書梔子扇

柔柯翦翠胡蝶雙飛起誰墮玉鈿花徑裏香帶薰風臨水　露紅滴□秋枝金泥不染禪衣結得同心成了任教春去多時

燕歸梁

書水仙扇

白玉搔頭墜髻鬆怯冷翠裙重當時離佩解丁東澹雲低暮江空　青絲結帶鴛鴦殘歲華晚又相逢綠塵湘水避春風步歸來月宮中

西江月

江上桃花流水天涯芳草青山樓臺春鎖碧雲灣都入行人望眼　一鏡波平鷗去千林日落鴉還天風娟娟送輕帆驀過星槎銀漢

日落 毛本作落日按此與波平爲對从王校

滿江紅

翠幕深庭露紅晚閑花自發春不斷亭臺成趣翠陰蒙密紫燕雛飛簾額靜金鱗影轉池心闊有花香竹色賦閑情供吟筆　閑問字評風月時載酒調冰雪似初秋入夜淺涼欺葛人境不教車馬近醉鄉莫放笙歌歇倩雙成一曲紫雲迴紅蓮折

夜行船

寓化度寺

鴉帶斜陽歸遠樹無人聽數聲鐘暮日與愁長心灰香斷月冷竹房扃戶　畫扇青山吳苑路傍懷袖夢飛不去憶別西池紅綃盛淚腸斷粉蓮啼露

好事近

僧房聽琴

翠冷石牀雲海上偷傳新曲彈作一檐風雨碎芭蕉寒綠　冰泉輕瀉翠簫香林果薦紅玉早是一分秋意到臨窗修竹

鷓鴣天

化度寺作

池上紅衣伴倚闌棲鴉常帶夕陽還殿雲度雨疏桐落明月生涼寶扇閑　鄉夢窄水天寬小窗愁黛澹秋山吳鴻好爲傳歸信楊柳閶門屋數間

虞美人影

詠香橙

黃包先著風霜勁獨占一年佳景點點吳鹽雪凝玉膾和虀冷　洋園誰識黃金徑一棹洞庭秋興香薦蘭皋湯鼎殘酒西窗醒

花上月令

文園消渴愛江清酒腸怯怕深觥玉舟曾洗芙蓉水瀉清冰秋夢淺醉雲輕　庭竹不收簾影去人睡起月空明瓦缾汲井和秋葉薦吟醒夜深重怨遙更夜深重（詞譜重作裏按深疑涼譌重不誤）吟醒（按醒疑醒譌）

卜算子

涼挂曉雲輕聲度西風小井上梧桐應未知一葉雲鬢嫋　來雁帶書遲別燕歸程早頻探秋香開未開恰似春來了

鳳棲梧

甲辰七夕

開過南枝花滿院新月西樓相約同針線高樹數聲蟬送晚歸家夢向斜陽斷　夜色銀河清一片輕帳偷歡銀燭羅屏怨陳迹曉風吹霧散簾鉤空帶蛛絲捲

霜天曉角

題胭脂嶺陶氏門

煙林褪葉紅藉遊人屧十里秋聲松路嵐雲重翠濤涉　屵立閑素箋畫屏蘿嶂疊明月雙成歸去天風裏鳳笙浹

紅藉（毛本紅下衍藉字詞繫改作偶杜校從之按是調有四十三字四十四字二體毛本藉字涉下藉字誤衍）

烏夜啼

桂花

西風先到巖扃月籠明金露啼珠滴翠小銀屏　一顆顆一星星是秋情香裂碧窗煙破醉魂醒

夜行船

逗曉闌干沾露水歸期杳畫檐鵲喜粉汗餘香傷秋中酒月落桂花影裏　屏曲巫山和夢倚行雲重夢飛不起紅葉中庭綠塵斜□應是寶箏慵理

鳳棲梧

化度寺池蓮一花最晚有感

湘水煙中相見早羅蓋低籠紅拂猶嬌小妝鏡明星爭晚照西風日送淩波杳　惆悵來遲羞窈窕一霎留連相伴闌干悄今夜西池明月到餘香翠被空秋曉

生查子

秋社

當樓月半奩曾買菱花處愁影背闌干素髮殘風露　神前雞酒盟歌斷秋香戶泥落畫梁空夢想青春語

霜天曉角

香莓幽徑滑縈繞秋曲折簾額紅搖波影魚驚墜暗吹沫　浪闊輕棹撥武陵曾話別一點煙紅春小桃花夢半林月

西江月

丙午冬至

添線繡牀人倦翻香羅幕煙斜五更簫鼓貴人家門外曉寒嘶馬　帽壓半檐朝雪鏡開千靨春霞小帘沽酒看梅花夢到林逋山下

戀繡衾

頻摩書眼怯細文小窗陰天氣似昏獸鑪熄慵添困帶茶煙微潤寶薰　少年嬌馬西風冷舊春衫猶涴酒痕夢不到梨花路斷長橋無限暮雲

杏花天

鬢棱初翦玉纖弱早春入屏山四角少年買困成歡謔人在濃香繡幄　霜絲換梅殘夢覺夜寒重長安紫陌東風入戶先情薄吹老鐙花半萼

醉桃源

元日

五更櫪馬靜無聲鄰雞猶怕驚日華平曉弄春明暮寒愁翳生　新歲夢去年情殘宵半酒醒春風無定落梅輕斷鴻長短亭 右六十八闋見汲古閣本

唐多令

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　年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漫長是繫行舟

題 花庵中興詞選作惜別刪

好事近 按此闋汲古閣刻蒲江詞有之今考明鈔足本蒲江詞不載

雁外雨絲絲將恨和愁都織玉骨西風添瘦減尊前歌力　袖香曾枕醉紅顋依約唾痕碧花下淩波入夢引春雛雙鵝

題 花庵中興詞選作秋飲刪

憶舊游

別黃澹翁

送人猶未苦苦送春隨人去天涯片紅都飛盡□陰陰潤綠暗裏啼鴉賦情頓雪雙鬢飛夢逐塵沙歎病渴淒涼分香瘦減兩地看花　西湖斷橋路想繫馬垂楊依舊敧斜葵麥迷煙處問離巢孤燕飛過誰家故人爲寫深怨空壁掃秋蛇但醉上吳臺殘陽草色歸思賒

陰陰 花庵本上未空格毛本同杜校補正字

宴清都

病渴文園久梨花月夢殘春故人舊愁彈枕雨衰翻帽雪爲情僝僽千金醉躍驕驄試問取朱橋翠柳痛恨不買斷斜陽西湖醞入春酒　吳宮亂水斜煙留連倦客慵更回首幽蛩韻苦哀鴻叫絕斷音難偶題紅汎葉零亂想夜冷江楓暗瘦付與誰一半悲秋行雲在否

金縷歌

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

喬木生雲氣訪中興英雄陳迹暗追前事戰艦東風慳借便夢斷神州故里旋小築吳宮閑地華表月明歸夜鶴歎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濺清淚　遨頭小簇行春隊步蒼苔尋幽別隝問梅開未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寒梢凍蕊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 右五闋見花庵中興詞選

醉落魄

院姬□主出爲戍婦

柔懷難託老天如水人情薄燭痕猶刻西窗約歌斷梨雲留夢繞羅幕　寒更唱徧吹梅角香消臂趁弓弰削主家衣在羞重著獨掩營門春盡柳花落

朝中措

晚妝慵理瑞雲盤針線傍鐙前燕子不歸簾捲海棠一夜孤眠　蹋青人散遺鈿滿路雨打鞦韆尚有落花寒在綠楊未褪春絲　右二闋見陽春白雪

青玉案

短亭芳草長亭柳記桃葉煙江口今日江村重載酒殘杯不到亂紅青塚滿地閑春繡　翠陰曾摘梅枝嗅還憶鞦韆玉蔥手紅索倦將春去後薔薇花落故園胡蝶粉薄殘香瘦

又

新腔一唱雙金斗正霜落分甘手已是紅窗人倦繡春詞裁燭夜香温被怕滅銀壺漏　吳天雁曉雲飛後百感情懷頓疏酒綵扇何時翻翠袖歌邊拌取醉魂和夢化作梅邊瘦

好事近

飛露灑銀牀葉葉怨梧啼碧蘄竹粉連香汗是秋來陳迹　藕絲空纜宿湖船夢闊水雲窄還繫鴛鴦不住老紅香月白

杏花天

重午

幽歡一夢成炊黍知綠暗汀菰幾度竹西歌斷芳塵去寬盡經年臂纏　梅黃後林梢更雨小池面啼紅怨暮當時明月重生處樓上宮眉在否

浪淘沙

鐙火雨中船客思緜緜離亭春草又秋煙似與輕鷗盟未了來去年年　往事一潸然莫過西園淩波香斷綠苔錢燕子不知春事改時立鞦韆

思佳客

迷蝶無蹤曉夢沈寒香深閉小庭心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樓前柳淺深　愁自遣酒孤斟一簾芳景燕同吟杏花宜帶斜陽看幾陣東風晚又陰

采桑子慢

九日

桐敲露井殘照西窗人起悵玉手曾攜烏紗笑整風敧水葉沈紅翠微雲冷雁慵飛樓高莫上魂消正在搖落江蘺　走馬斷橋玉臺妝榭羅帕香遺歎人老長安鐙外愁換秋衣醉把茱萸細看清淚溼芳枝重陽重處寒花怨蝶新月東籬　右七闋見絕妙好詞

烏紗　按詞律紗字應用仄聲疑帽字誤　妝榭　鄭文焯曰榭當作謝與香遺爲對

古香慢　自度腔　夷則商犯無射宮

賦滄浪看桂

怨娥墜柳離佩搖葓霜訊南圃漫憶橋扉倚竹袖寒日暮還問月中遊夢飛過金風翠羽把殘雲賸水萬頃暗熏冷麝淒苦　漸浩渺淩山高處秋澹無光殘照誰主露粟侵肌夜約羽林輕誤翦碎惜秋心更腸斷珠塵蘚路怕重陽又催近滿城風雨　右見鐵網珊瑚

蹋莎行

敬賦草窗絕妙詞

楊柳風流蕙花清潤蘋□未數張三影沈香倚醉調清平新辭□□□□□　鮫室裁綃□□□□□□白雪爭歌郢西湖同結杏花盟東風休賦丁香恨右見蘋洲漁笛譜附錄

夢窗詞集一卷明萬曆二十六年太原張廷璋氏藏
舊鈔本彊邨先生重校墨版者也始先生與半塘翁
約斠夢窗寔歲己亥越數年又發匧孴覈同異蘄竟
翁志馳書海內藏家求汲古以前傳本不可得輟簡
跂詠疚焉於心久之謀於滬則獲焉急迻副歸碩夥
纖屑曤旦鉤撢凡訂補二百餘言蓋先生治夢窗半
塘翁寔牖之今三矣其勤也若此夢窗詞殿天水一
朝分鑣清真碎璧零璣觸之皆寶雖埋藩涵其精神
行天壤固自不敝顧閱歲七百自汲古外無詗之者
半塘翁始通其郵而先生益發其蔀精神乃與古通
文之顯晦孰見魄兆而果諭白耶書成距半塘翁沒
八稔矣先生顧以不及商榷見此書布樂苑爲感雖
然當半塘翁世士大夫久饜承平豢養詬詞爲噍殺
不祥之音先生與半塘翁獨理孤槧振危緒汲汲然
謀所以永之今則清響闃然錦繡湖山但有頹涕昔
之韜光沈馨煙答霞唱又何如其果足感也哉陸牆
東題玉田詞源感於梨園白髮濞宮蛾眉所謂言外
之意異代誰復知者撫是編不禁彌襟同歎也癸丑
仲春遯堪居士錢塘張爾田跋

夢窗詞毛氏汲古閣刻甲乙丙丁稿外傳槧極尠此
舊鈔本不分卷明萬曆中太原張廷璋藏今歸嘉興
張氏涵芬樓疑卽子晉所稱或云夢窗詞一卷者也
通卷分調類次略同甲乙稿而小有出入汰去誤入
他人之作凡得二百五十六首視毛本少六十八首
標注宮調者六十有四爲從來著錄家所未載則沈
翳也久矣君特以雋上之才舉博麗之典審音拈韻
習諳古譜故其爲詞也沈邃縝密脈絡井井縋幽抉
潛開徑自行學者匪造次所能陳其義趣余治之二
十年一校於己亥再勘於戊申深鑒戈氏杜氏肆爲
專輒之敝一守半塘翁五例不敢妄有竄亂迷誤方
來今遘是編覆審彙刻都凡訂補毛刊二百餘事並
調名亦有舉正者舊校疏記兼爲理董依詞散附取
便繙帋質之聲家或無訾焉比見鄧正闇羣碧樓藏
書目有張夫人學象手錄吳夢窗詞集一卷夫人
國初時從父拱端僑吳中亦屬籍太原與廷璋同氏
里而後之百年所錄或出一源他日稽譔異同倘猶
有挪獲於是編之外者當別爲校錄云歸安朱孝臧
跋於無著庵

原书空白页

夢窗詞集小箋　　歸安朱孝臧

花庵中興絕妙詞選吳君特名文英自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遊山陰尹煥叙其詞略曰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按蘋洲漁笛譜附錄夢窗所題蹋莎行又稱覺翁蓋晚年之號　毛晉夢窗詞跋或云夢窗詞一卷或又云凡四卷以甲乙丙丁釐目或又云君特謝世後同遊集其丙丁兩年稿釐爲二卷

尉遲杯　楊公小蓬萊

雲煙過眼錄楊彥瞻伯嵒號泳齋　絕妙好詞箋楊伯嵒字彥瞻楊和王諸孫淳祐閒除工部郎出守衢州錢塘薛尚功之外孫弁陽周公謹之外舅也有六帖補二十卷九經補韻一卷行於世　癸辛雜識先子爲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　蘋洲漁笛譜長亭怨慢序歲丙午丁未先君子監州太末時刺史楊泳齋員外别駕牟存齋西安令翁浩堂郡博士洪恕齋一時名流星聚倅居據龜阜先子作堂曰嘯詠撮登覽要俯官河相望一水則小蓬萊在焉諸公載酒論文清彈豪吹筆硯琴尊之樂蓋無虛日也

瑞鶴仙　絲鞋莊生

咸淳臨安志內諸司御絲鞋局　老學庵筆記禁中專有絲鞋局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壽皇卽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卽以羅鞋易之　南宋雜事詩注莊生蓋當時供奉者

又　丙午

按丙午爲理宗淳祐六年

又　史雲麓

癸辛雜識史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按寧波府志史子仁心非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諫避勢遠嫌退處月湖寧宗御書碧沚賜之不云彌遠子

又　癸卯歲壽方蕙巖

按癸卯爲理宗淳祐三年　詩品衆芳方萬里字鵬飛號蕙巖　按武衍適安稿有聞角呈宗諭方蕙巖詩

又　道女陳華山內夫人

按集中有蝶戀花題華山道女扇詞內夫人疑是宮人入道者

滿江紅　澱山湖

元史河渠志太湖爲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水瀦蓄之餘分匯爲澱山湖東流入海　名勝志薛澱湖亦名澱山湖以其中有澱山也　王鏊姑蘇志澱山湖界長洲崑山吳江三縣之閒吐納東南諸水比諸湖特大王峯續志云湖屬華亭惟此岸屬崑山耳

又　甲辰歲盤門外寓居

按甲辰爲理宗淳祐四年　吳郡志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鎭此又云水陸縈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

繞佛閣　沈野逸　盧樓

洞霄詩集野逸名中行　按集中有醉桃源贈盧長笛詞疑卽樓之主人詞云沙河塘上舊遊嬉盧郞年少時沙河塘在錢塘縣南五里

水龍吟　惠山酌泉

陸羽遊慧山寺記慧山古華山也山有九隴俗謂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云鬬龍山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其水九曲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花池一名纑塘一名浣沼　慧山記慧山於錫諸山最大其脈宛轉歷天目而來至是峯九起故又曰九龍泉出龍首爲第一峯慧之爲山以泉名唐人陸羽品爲天下第二故名第二泉又名陸子泉源出石中

又　張斗墅家古松五粒

南宋羣賢小集邗州張蘊字仁溥有斗野支稿　按尤袤詩注斗野亭在江都邵伯鎭梵行院之側仁溥邗人或取以爲號徐光溥自號錄作斗埜墅字疑兼涉野埜而訛　癸辛雜識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松暄翠粒新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所謂粒者鬣也

又　嗣榮王

宋史理宗紀父希瓐追封榮王家於紹興府山陰縣　又度宗紀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　又世系表希瓐子與芮

又　尹梅津

絕妙好詞箋尹煥字惟曉山陰人嘉定十年進士自畿漕除右司郞官有梅津集

又　秋壑湖上舊居

齊東野語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山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搆架焉通名之曰後樂園又以爲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通謂之水竹院落焉

解語花　處靜

絕妙好詞箋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句章人　浩然齋雅談時可與吳君特爲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甚少　按沈義父樂府指迷壬寅秋識靜翁癸卯識夢窗亦連舉之靜翁疑卽處靜

宴清都　嗣榮王仲亨

按仲亨當是與芮之字

又　榮王夫人

宋史度宗紀帝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邸初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理宗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詞云長虹夢入仙懷又齊天樂壽榮王夫人云鸖胎曾夢電繞皆當時實事也

齊天樂　與馮深居登禹陵

宋史列傳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寶祐元年召爲宗學諭　按長沙釋道璨有絶妙好詞箋馮去非號深居　按長沙釋道璨有哭馮深居常簿詩是深居又官太常也　一統志禹陵在會稽山禹廟側宋乾德中嘗復會稽縣五戶奉禹陵禁樵採

又　齊雲樓

盧熊蘇州府志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相傳即古月華樓也吳地記云唐曹恭王所造白公詩亦云改號齊雲樓蓋取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之義又據此則自樂天始也治平中裴煜建爲飛雲閣政和五年秋重作齊雲樓成紹興十四年王喚重建兩挾循城爲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嘉定六年陳芾十六年沈皞嘉熙二年史宅之並重修有記按此詞疑史宅之重修時作

又　毗陵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縣毗陵注季札所居舊延陵漢改之　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常州望毗陵郡

丹鳳吟　陳宗之

按瀛奎律髓趙師秀贈賣書陳秀才詩注云陳起字宗之睦親坊賣書開肆又劉後村贈陳起詩云陳侯生長繁華地卻似芸香自沐薰注此所謂賣書陳彥才亦曰陳道人則宗之即書棚陳道人也

又按江湖前後諸集皆陳起所編宋季高逸之士詩篇刻以傳世詞中所云舊兩江湖遠蓋指此

掃花游　芸隱

南宋羣賢小集施樞字知言有芸隱橫舟倦游二稿　按集中有木蘭花慢施芸隱留別用其韻以餞詞

又　古江村

馮桂芬蘇州府志西園在閶門西洛人趙思別業也張孝祥大書其扁曰古江村中有足娛堂

又　瑤圃

按滎邸瑤圃在紹興見癸辛雜識

法曲獻仙音　放琴客和宏菴韻

按琴客爲柳渾侍兒唐顧況有宜城放琴客歌此則假以稱人妾也　絶妙好詞箋丁宥字基仲號宏菴

蕙蘭芳引　賦藏一家吳郡王畫蘭

四庫提要藏一話腴四卷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崇隨隱漫錄中　宋史外戚傳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以恩補官帝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益封太寧郡王蓋封新興郡王　書史會要吳居父太寧郡王益之子世稱吳七郡王性寡嗜好日臨古帖以自娛字畫類米芾以詞翰被遇孝宗　按居父名琚號雲壑歷尚書郎部使者直學士慶元閒以鎮安節度使留守建康遷少保卒諡忠惠有雲壑集

隔浦蓮近　長橋

吳郡志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曆八年縣尉王

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後因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海內絕景也

垂絲釣近　洛花

續博物志牡丹初不載文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　按宋人稱牡丹曰大花或曰洛花歐陽修牡丹記洛花以穀雨爲開候周密蘋洲漁笛譜楚宮春爲洛花度無射宮是也

荔枝香近　南徐

宋書地理志元嘉八年立南徐以東海爲治下郡以丹徒屬焉

西河　陪鶴林登袁園

宋詩紀事吳泳字叔永號鶴林潼川人嘉定元年進士理宗朝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終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有鶴林集　按劉光祖號鶴林紹熙間名臣先於夢窗丁南亦號鶴林居烏墩見烏青文獻　又按吳履齋有水調歌頭小憩袁氏園詞

浪淘沙慢　李尚書山園

按南宋李姓官尚書與夢窗同時者據宋史凡三人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拜侍御史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吏部端平三年拜參知政事李知孝字孝章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拜殿中侍御史紹定五年遷工部尚書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居嘉興官淮東制置使進權工部尚書夢窗所賦山園當是曾伯曾伯居嘉興宜有園在浙西也又李伯玉亦權禮部尚書在度宗卽位數年之後時代不甚相合矣

西平樂慢　西湖先賢堂

武林舊事先賢堂名仰高祠許由以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蹟中有振衣古香清風堂山亭流芳花竹縈紆小山曲徑今歸旌德觀

瑞龍吟　蓬萊閣

輿地紀勝紹興郡治在臥龍山上蓬萊閣在郡設廳後取元微之謫居猶得近蓬萊句也　會稽志張伯玉州宅詩序云越守王工部至和中新葺蓬萊閣成畫圖來乞詩工部乃王逵也

又　德清清明競渡

周學濬湖州府志唐天授二年分武康東境十七鄉置武源縣景雲二年改名臨溪天寶元年改名德清　按歲時廣記引越地傳云競渡起於越王句踐殆習之以爲水戰者荆楚歲時記亦云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蓋競渡之俗在荆楚以五月五日爲弔屈原在越俗則以春水方生便於水事流傳爲清明水嬉故實吳郡志競渡亦用清明寒食是其證也

浣溪沙　履翁

絕妙好詞箋吳潛字毅夫號履齋寧國人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淳祐中觀文殿大學士封慶國公改封許國公景定初安置循州卒贈少師有履齋詩餘三卷

又　承天
吳郡志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卽梁重乂寺入國朝爲承天寺　按蘇州府盧志載元黃滔平江承天能仁寺記云平江承天能仁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衞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也故集中探芳新題承天寺而鐵網珊瑚載夢窗墨蹟作能仁寺

又　琴川慧日寺
馮桂芬蘇州府志常熟琴川橫港七派如琴絃然嘉熙初王爚增闢榜曰琴川　盧熊蘇州府志慧日禪寺在常熟縣治北九十步梁吳僧慧嚮建按馮志又云寺梁天監間建宋舊名壽聖又名安安大中祥符元年敕爲慧日禪院

醉桃源　豐樂樓
咸淳臨安志豐樂樓在豐豫門外舊名聳翠樓據西湖之會千峯連環一碧萬頃爲游覽最顧以官酤喧雜樓亦卑小弗與景稱咸淳九年趙安撫與𥳑始撤新之瑰麗宏特高切雲漢遂爲西湖之壯縉紳多聚拜於此　武林舊事豐樂樓舊爲衆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閒趙京尹與𥳑重建宏麗爲湖山冠吳夢窗嘗大書所作鶯啼序於壁一時爲人傳誦

望江南　靈照女
傳燈錄襄州居士龐蘊一女名靈照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

賀新郎　德清趙令君小垂虹
按德清縣志南宋知縣趙伯摶嘉定六年任趙善春嘉定十七年任令君未知孰是又小虹橋在縣東疑卽小垂虹

婆羅門引　懷寧
宋史地理志淮南西路安慶府縣五懷寧上

又　郭清華
按集中花犯郭希道送水仙詞有清華池畹語清華疑卽希道

祝英臺近　得趣
按得趣居士周氏見陽春白雪集中高山流水題云丁基仲側室善絲桐賦詠曉達音呂備歌舞之妙陽春白雪有得趣和基仲瑞鶴仙詞基仲有水龍吟見絕妙好詞卽悼得趣之作

又　龜谿
德清縣志龜谿古名孔愉澤卽餘不谿之上流也昔孔愉微時常經谿上見漁者籠一白龜買而放之中流龜左顧數四而沒

西子妝慢
山中白雲西子妝慢序吳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與羅景良野游江上綠陰芳草景況離離因填此解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

夢芙蓉　趙昌

聖朝名畫評趙昌劒南人性傲易雖遇彊勢亦不肯下之善畫花果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　宣和畫譜趙昌字昌之工畫花果作折枝大有生意

霜花腴

按蘋洲漁笛譜有玉漏遲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山中白雲有聲聲慢題夢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後意當時此曲盛傳遂以標其詞卷也

澡蘭香　淮安

宋史地理志淮南東路南渡後州九揚楚海泰泗滁淮安眞通紹定元年升山陽縣爲淮安軍端平元年改軍爲淮安州

鳳池吟　梅津除右司郎官

按咸淳臨安志秩官門兩浙轉運名氏尹煥下注淳祐六年運判七年除左司則此詞淳祐七年作也特左右異耳

暗香　魏句濱宰吳縣解組

按陽春白雪魏句濱名庭玉蘇州府馮志吳令魏庭玉宛陵人嘉熙四年任又寧國志句溪在府城東源出歙之叢山魏爲宛陵人故取以爲號　又按蘇州府盧志官宇門吳縣縣門淳祐三年魏廷玉修飾尤爲壯麗又知縣廳東有勤清堂魏廷玉建故祠有妙手作新公館青紅語又學校門云吳縣學嘉熙四年知縣魏廷玉主學孔曄始爲修葺知廷玉任吳縣在嘉熙四年前其解組在淳祐三年後矣

念奴嬌　德清縣圃明秀亭

德清縣志明秀亭周植桃與海棠榜曰紅雲塢在縣治後圃

惜紅衣　從姜石帚游苕霅間三十五年

按蘋洲漁笛譜拜星月慢敘稱作於景定癸亥草窗詞別題爲寄夢窗劉毓崧據爲夢窗此年尚在而白石詞刻在嘉泰壬戌下距景定癸亥已逾六十年其寓吳興又在嘉泰壬戌前十二三年則景定癸亥年已八九十其從遊時代惜無可徵實矣

江南好　時齋

按集中有聲聲慢和沈時齋八日登高詞　四庫提要樂府指迷一卷沈義父撰字伯時翁大年刊本跋曰時齋震澤人嘉熙元年以賦領鄉薦爲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致仕講學學者稱時齋先生著時齋集遺世頌樂府指迷

水調歌頭　魏方泉

癸辛雜識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

洞仙歌　方庵　花翁

按集中木蘭花慢遊虎丘詞題云李方庵將滿秩蓋亦官吳中者　劉克莊孫花翁墓誌季蕃貫開封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於婺後去婺遊留蘇杭最久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　直齋書錄解題花翁集一卷開封孫惟信季蕃撰在江湖中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多聞舊事善雅談長短句尤工

秋思　括蒼
方輿記括蒼山在台州府城西南周三百里
江神子　朔翁
齊東野語劉震孫字長卿號朔齋嘗爲宛陵令與吳毅夫唱酬　按汲古閣本夢窗丁稿有滿江紅和劉朔齋詞朔翁疑卽朔齋
又　翁五峯
絕妙好詞箋翁孟寅字賓暘號五峯錢塘人　四朝聞見錄翁中丞彥國建之崇安人子謙之進士孫孟寅嘗首臨安鄉薦
鶯啼序　豐樂樓
汲古閣本注云節齋新建此樓夢窗淳祐十一年二月甲子作是詞大書於壁望幸焉　宋詩紀事趙與𥲅字德淵號節齋太祖十世孫理宗朝歷官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終淮浙發運使知平江府致仕　按自號錄趙與𥲅號節齋淳祐九年十一月與𥲅爲資政殿學士提領國用浙西安撫使見宋史理宗紀
玉漏遲　瓜涇
王鏊姑蘇志長洲縣村一百四瓜涇在三十一都
蘇州府馮志瓜涇港在吳江縣北九里分太湖支流東北出夾浦會吳淞江
永遇樂　乙巳
按乙巳爲理宗淳祐五年
玉胡蝶
按是詞用柳永韻

絳都春　李太博赴括蒼別駕
癸辛雜識別集李伯玉字純甫乙未殿試第三人當史嵩之柄國時爲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爲陳劾去又史嵩之始末條云嵩之父彌忠殂於家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闋日除職與宮觀於是臺臣章琰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太博李伯玉亦上疏力爭疑此李太博卽伯玉其爲括蒼別駕正援章李被劾時也
又　履翁帥越
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八月以吳潛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按是年十二月以潛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是詞賦上元景物疑爲次年正月作
又　李篔房
古今詞話李彭老字商隱有篔房詞　景定建康志彭老淳祐中沿江制置司屬官
惜秋華　飛翼樓
詩家鼎臠王邁飛翼樓詩亭前一望海東流更有雄樓在上頭燕子飛來春漠漠鴟夷仙去水悠悠題注云舊傳說范蠡故址
又　鹽官
宋史地理志兩浙路臨安府縣九鹽官上紹興中升鎮
又　大曲六幺王子高芙蓉城事
雲麓漫鈔王迥字子高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

作傳或用其傳作六幺武林舊事載官本雜劇段數有王子高六幺是也

惜黃花慢　吳江

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平江府縣六吳江緊

木蘭花慢　江陵

宋史地理志荊湖北路江陵府縣八江陵次赤

又　趙山臺

江湖後集趙汝績字庶可浚儀人有山臺吟稿自號錄趙汝績字山臺

喜遷鶯　吳江與閑堂王臞菴家

吳郡志臞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圍江湖以入圃圃中有與閑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煙雨觀橫秋閣淩風臺鬱峨城釣雪灘琉璃沼臞翁澗等處而浮天閣爲第一總謂之臞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爲大冶令歸休老焉

又　福山

王鏊姑蘇志福山在常熟縣治西北四十里高九十五丈周五里本名覆釜唐天寶六載改爲金鳳後梁乾化三年又改今名

探芳信　嘉興

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嘉興府本秀州軍事政和七年賜郡名曰嘉禾慶元元年以孝宗所生之地升府嘉定元年升嘉興軍節度

又　丙申

按丙申爲理宗端平三年

聲聲慢　繼漕新樓上尹梅津

咸淳臨安志兩浙轉運司東廳福星樓淳祐閒尹運判煥建咸淳三年運副潛說友重修

又　藕花洲

咸淳臨安志臨平山去仁和縣舊治五十四里上有塔下有藕花洲即鼎湖也

又　壽魏方泉

吳郡志魏峻知平江府淳祐四年四月到六年三月除刑部侍郎　按武衍適庵餘稿哀魏方泉詩云每見中吳士多稱太守賢又云詔下催歸覲人傳便尹京班纔聯從橐庭忽舞銘旌蓋秩滿還朝而卒夢窗此詞猶其重莅吳中時作故有吳人有分云云若水調歌頭賦方泉望湖樓詞則爲其已至京師時矣

三姝媚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會飲總宜堂

西湖志姜夔寓館在水磨頭近石函橋　咸淳臨安志總宜園在斷橋路口中貴張氏園

八聲甘州　靈巖

吳郡志靈巖山即古石鼓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琴臺響屧廊山前十里有采香徑斜橫如臥箭云

又　姑蘇臺

吳郡志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

又　葑門

吳郡志葑門續圖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爲名今但曰葑門俗或訛呼富門　又續圖經謂

封門取封禺山以爲名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越伐吳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鱄鮓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鱄門謂鮓門也今名葑門葑鮓音相近云

新雁過妝樓　新水令

按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有樂昌分鏡犄覺寮雜記云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李方庵命妓所歌卽此故詞云徐郎老又云離鏡孤鸞也

夜合花　鶴江

盧熊蘇州府志白鶴江本松江之別派在嘉定界與今上海縣合界疑卽鶴江

探春慢　憶兄翁石龜

按翁逢龍號石龜四明人嘉熙中平江通判見宋詩紀事戴復古石屏集有京口別石龜翁際可詩周公謹謂翁時可與吳君特爲親伯仲時可名元龍君特兄稱石龜殆時可昆弟行也

生查子　稽山

十道山川考會稽山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北二十里

思佳客　半面女髑髏

浩然齋雅談坡翁嘗作女髑髏贊其後徑山大慧師宗杲亦作半面女髑髏贊

又　閏中秋

按宋史寧宗嘉定十七年甲申閏八月

謁金門　勿齋

自號錄楊至質字休文號勿齋　宋詩紀事楊至質閤皁山道士淳祐中敕賜高士右街鑒儀主管教門公事著有竹宮表制太乙宮代言之文也

霜天曉角　胭脂嶺

武林舊事湖山勝概葛嶺路胭脂嶺以土色得名

憶舊遊　黃澹翁

按陽春白雪澹翁名中載其瑞鶴仙一詞又施樞芸隱橫舟稿云開鑪次夕以不禁離抱來訪宏庵挑鐙細語漏促忘歸卽事有賦時黃澹翁在焉

金縷歌　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

中吳紀聞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爲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余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爲韓王所得矣　吳潛賀新郎吳中韓氏滄浪亭和吳夢窗韻詞撲盡征衫氣小夷猶尊罍杖履蹋開花事邂逅山翁行樂處何似烏衣舊里歎荒草舞臺歌地百歲光陰如夢斷算古今興廢都如此何用灑兒曹淚江南自有漁樵隊想家山猿愁鶴怨問人歸未寄語寒梅休放盡留取三花兩蕊待老子領些春意皎皎風流心自許儘何妨瘦影橫斜水煩翠羽伴醒醉　按履齋和夢窗詞又有聲聲慢賦梅浪淘沙席上贈別二調今夢窗集中無此詞蓋遺佚者多矣

蹋莎行　草窗絕妙詞

都穆鐵網珊瑚周密字公謹齊人寓居吳興置別業於弁山自號弁陽老人　絶妙好詞箋周密自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又號蕭齋又號四水潛夫詩名蠟屐集詞名蘋洲漁笛譜　按夢窗此調附錄漁笛譜後是賦公謹自著詞非題其所編絶妙好詞也

蘋洲漁笛譜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村叢書江氏考證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蘋洲漁笛譜目錄

卷一

木蘭花慢十　浪淘沙
浣溪沙三　東風第一枝
楚宮春　大聖樂
三犯渡江雲　露華
桃源憶故人　唐多令
西江月　菩薩蠻
繡鸞鳳花犯　探春慢
瑤花慢　玉京秋
鷓鴣天　夜行船
采綠吟　解語花
曲游春　大聖樂
桂枝香　杏花天二
南樓令二　秋霽
齊天樂　憶舊游
一枝春二　點絳脣
戀繡衾　江城子
綠蓋舞風輕　玲瓏四犯
謁金門　眼兒媚
拜星月慢　好事近

卷二

長亭怨慢　齊天樂
月邊嬌　宴清都
梅花引　瑞鶴仙
倚風嬌近　英臺近
浪淘沙　浣溪沙二
齊天樂　大酺
霓裳中序第一　過秦樓
聲聲慢二　風入松
浪淘沙　鷓鴣天
夜行船　齊天樂
滿庭芳　清平樂二
乳燕飛　掃花游
龍吟曲　風入松
鳳棲梧　少年游
西江月　清平樂
朝中措　聞鵲喜
浣溪沙　吳山青
英臺近　長相思
清平樂三　柳梢青四
南樓令二　聲聲慢
明月引二　六幺令二
謁金門　好事近
聲聲慢　憶舊游
水龍吟二　徵招
酹江月

集外詞

夜合花　水龍吟
天香　珍珠簾
疏影　齊天樂
滿江紅　玉漏遲

西江月　杏花天
好事近　四字令
醉落魄　祝英臺近
甘州二　齊天樂
憶舊游　聲聲慢
踏莎行　國香慢
一萼紅　掃花游
三姝媚　獻仙音
高陽臺　慶宮春
高陽臺　探芳訊
四字令　西江月
江城子　少年游
好事近　西江月
醉落魄　朝中措
醉落魄　浣溪沙
踏莎行

蘋洲漁笛譜卷一

齊人周密公謹　　廣陵江昱賓谷考證

木蘭花慢

西湖十景尚矣張成子嘗賦應天長十闋誇余曰是古今詞家未能道者余時年少氣銳謂此人閒景余與子皆人閒人子能道余顧不能道耶冥搜六日而詞成成子驚賞敏妙許放出一頭地異日霞翁見之曰語麗矣如律未協何遂相與訂正閱數月而後定是知詞不難作而難於改語不難工而難於協翁往矣賞音寂然姑述其概以寄余懷云

昱按絕妙好詞張龍榮字成子號梅深齊東野語往時余客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諳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灝然太古之遺音也翁往矣同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閑素琴第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瓈餅洛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笑語竟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補浩然齋雅談楊纘字嗣翁號守齋又號紫霞本鄱陽洪氏恭慎太后姪楊石之子麟孫早夭遂祝爲嗣公洞曉律呂嘗自製琴曲二百操又嘗云琴一絃可以盡曲中諸調當廣坐合奏一字之誤公必顧之仕至司農卿浙東帥以女選進淑妃贈少師所度曲多自製譜後皆散失

蘇堤春曉

恰芳菲夢醒漾殘月轉湘簾正翠崦收鐘彤墀放仗臺榭輕煙東園夜遊乍散聽金壺逗曉歇花鑱宮柳微開露眼小鶯寂妒春眠　冰奩黛淺紅鮮臨曉鑑競晨妍怕誤卻佳期宿妝旋整忙上雕軿都緣探芳起早看堤邊早有已開船薇帳殘香淚蠟有人病酒懨懨

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周迴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遊歌鼓之聲不絕好事者嘗命十題云

云西湖志宋元祐間蘇軾築堤湖上自南山抵北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張龍榮應天長蘇堤春曉云曙林帶暝晴靄弄霏鶯花未認遊客草色舊迎雕輦蒙茸暗香陌秋千架閑曉索正露溼繡鴛痕窄費人省隔夜濃歡醒處先覺重過湧金樓畫舫紅旌催向斷橋泊又怕晚天無準東風妒芳約垂楊岸今勝昨水院近占春先酌恁時候不道歸來香燼鐙落

又

平湖秋月

碧霄澄暮靄引瓊駕碾秋光看翠闕風高珠樓夜午誰擣玄霜滄茫玉田萬頃趁仙查咫尺接天潢彷彿淩波步影露濃佩冷衣涼　明璫淨洗新妝隨皓彩過西廂正霧衣香潤雲鬟紺溼私語相將鴛鴦誤驚夢曉掠芙蓉度影入銀塘十二闌干竚立鳳簫怨徹清商

西湖志宋祝穆方輿勝覽序西湖十景首平湖秋月蓋湖際秋而益澄月至秋而逾潔合水月以觀而全湖之精神始出也張龍榮應天長平湖秋月云候蛩探暝書雁寄寒西風暗翦綃天織長報平道湖鳳秋城催鑰笙歌散無迹冰輪駕星緯逼漸款引素娥遊歷夜妝靚獨展菱花淡絢秋色人在湧金樓漏迥繩低光重裊香滴笑語又驚棲鵲南飛傍林聞孤山影波共碧向此際隱逋如識夢仙遊倚徧霓裳何處聞笛

又

斷橋殘雪

覓梅花信息擁吟袁暮鞭寒自放鶴人歸月香水影詩冷孤山等閑泮寒晛暖看融城御水到人閑瓦隴竹根更好柳邊小駐遊鞍　瑯玕半倚雲灣孤櫂晚載詩還是醉魂醒處畫橋第二奩月初三東闌有人步玉怪冰泥沁溼錦鴛斑還見晴波漲綠謝池夢草相關

西湖志出錢塘門循湖而行入白沙堤第一橋曰斷橋界於前後湖之中水光瀲灔橋影倒浸如玉腰金背凡探梅孤山蠟屐過此輒値春雪未消葛嶺一帶樓臺高下如鋪瓊砌玉晶瑩朗徹不啻玉山上行　張龍榮應天長斷橋殘雪云發澌迓曉篙水漲漪孤山漸捲雲簇又見岸容舒臘萎花照新冰橫斜樹香未北倩點綴數梢疏玉斷腸處日影輕消休怨霜竹簾上湧金樓酒豔酥融金縷試春曲最好半殘鴉鵲登臨快心目瑤臺夢春未足更看取灑窗填屋霽橋外柳下吟鞭歸趁遊燭■帶武林舊事斷橋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如裙

又

雷峯落照

塔輪分斷雨倒霞影漾新晴看滿鑑春紅輕橈占岸疊鼓收聲簾旌半鉤待燕料香濃徑遠趲蜂程芳陌人扶醉玉路旁懶拾遺簪　郊坰未厭遊情雲暮合謾消凝想罷歌停舞煙花露柳都付棲鶯重闉已催鳳鑰正鈿車繡勒入爭門銀燭擎花夜暖禁街淡月黃昏

西湖志淨慈寺北有山自九曜峯來逶迤起伏為南屏之支脈昔郡人雷就居之因名雷峯吳越王妃建塔於峯頂每當夕陽西墜塔影横空此景最佳林逋雷峯詩云夕照前邨見故十景有雷峯夕照之目　張龍榮應天長雷峯夕照云磬圓樹杪舟亂柳津　斜陽又滿東角可是暮情堪翦平分付煙郭西風影吹易落認滿眼脆紅光鑠算惟有塔起半輪千載如昨誰信湧金樓此際憑闌人共楚天約準擬換尊陪月繒空捲塵幕飛鴻倦低未泊闕倒指數來還錯笑聲裹立盡黃昏剛下簾箔

又

麴院風荷

輭塵飛不到過微雨錦機張正蔭綠池幽交枝徑窄臨水追涼宮妝蓋羅障暑泛青蘋亂舞五雲裳迷眼紅綃絳綵翠深偷見鴛鴦　湖光兩岸瀟湘風薦爽扇搖香算惱人偏是縈絲露藕連理秋房涉江采芳舊恨怕紅衣夜冷落橫塘折得荷花忘卻櫂歌唱入斜陽

西湖志九里松旁舊有麴院宋時取金沙澗之水造麴以釀官酒其地多荷花舊稱麴院荷風　張龍榮應天長麴院風荷云換橋渡艇添柳護堤坡仙舊欠今續四面水窗如染香波釀春麴田田處成暗綠正萬羽背風斜矗亂鷗去不信雙鴛午睡猶熟還記湧金樓共撫雕闌低度浣紗曲自與故人輕別縈枯換涼燠亭亭影驚豔目忍到手又成輕觸悄無語獨撚花鬚心事曾卜

又

花港觀魚

六橋春浪暖漲桃雨鱖初肥正短櫂輕蓑牽筒荇帶縈網蓴絲依稀岸紅遡遠漾仙舟誤入武陵溪何處金刀膾玉畫船傍柳頻催　芳堤漸滿斜暉舟葉亂浪花飛聽暮榔聲合鷗沈暗渚鷺起煙磯忘機夜深浪靜任煙寒自載月明歸三十六鱗過卻素牋不寄相思

西湖志蘇堤第三橋曰望山與西岸第四橋斜對水名花港通花家山山下有盧園為宋內侍盧允升別墅景物奇秀鑿池甃石引湖水其中畜異魚數十種稱花港觀魚　張龍榮應天長花港觀魚云岸容浣錦波影墮紅纖鱗巧避鳧唼禹浪未成頭角吞舟膽猶怯湖山外江海帀怕自有暗泉流接楚天遠尺素無期枉語停楫回望湧金樓帶草巒煙縹緲際城堞漸見暮榔敲月輕舫亂如葉濠梁興歸未休怨三疊悵記舊伴夷攜留摺指魚水總是心期

又

南屏晚鐘

疏鐘敲暝色正遠樹綠愔愔看渡水僧歸投林鳥聚煙冷秋屏孤雲漸沈雁影尚殘簫倦鼓別遊人宮柳棲鴉未穩露梢已挂疏星　重城禁鼓催更羅衷怯暮寒輕想綺疏空掩鸞綃翳錦魚鑰收銀蘭鐙伴人夜語怕香消漏永著溫存猶憶回廊待月畫闌倚徧桐陰

西湖志南屏山在淨慈寺右興教寺之後正對蘇堤寺鐘初動山谷皆應逾時乃息蓋茲山隆起內多空穴故傳聲獨遠　張龍榮應天長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堤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歡娛地空浪迹謾記省五更聞得洞天曉夾柳橋疏穩縱香勸前度湧金樓嘯傲東風鷗鷺半相識暗數院僧歸盡長虹臥深碧花閒恨猶記憶正素手暗裁輕拆夜深後不道人來鎖細窗隙

又

柳浪聞鶯

晴空搖翠浪畫禽靜霽煙收聽暗柳啼鶯新簧弄巧如度秦謳誰紬翠絲萬縷颺金梭宛轉織芳愁風裊餘音甚處絮花三月宮溝　扁舟纜繫輕柔沙路遠倦追遊望斷橋斜日蠻腰競舞蘇小牆頭偏憂杜鵑喚去鎮緜蠻竟日挽春留啼覺瓊疏午夢翠丸驚度西樓

西湖志柳浪橋宋時在清波門外聚景園中　張龍榮應天長柳浪聞鶯云翠迷倦舞紅駐老妝流鶯怡與春別過了禁煙寒食東風顫環鐵遊人恨柔帶結更喚醒羽喉宮舌畫船遠不認緜蠻晚棹空歌爭似湧金樓燕燕歸來鉤轉暮簾揭對語畫梁消息香泥砌花脣昆明事休更說費夢繞建章宮闕曉啼處穩繫金絨雙鎖留月

又

三潭印月

遊船人散後正蟾影印寒湫看冷沁鮫眠清宜兔浴皓彩輕浮扁舟泛天鏡裏遡流光澄碧浸明眸棲鷺空驚碧草素鱗遠避金鉤　臨流萬象涵秋懷渺渺水悠悠念漢皋遺佩湘波步襪空想仙遊風收翠奩乍啓度飛星倒影入芳洲瑤瑟誰彈古怨渚宮夜舞潛蚪

西湖志東坡留意西湖極力濬復於湖中立塔以為標表著令塔以內不許侵為菱蕩舊有石塔三土人呼為三塔基名勝志云舊湖心寺外三塔之鼎立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故建浮圖以鎮之　張龍榮應天長三潭印月云桂輪逼彩菱沼漾金潛蚪暗動鮫室水露作凝霜雪明眸洗春色年時事還記憶對萬頃蓊痕龜坼舊遊處不認三潭此際曾識今度湧金樓素練縈窗頻照庾侯席自輿影娥人約移舟弄空碧輕風悄鐵漏滴那便許籠鐙相覓有時縱月被雲妨歸也未得

又

兩峯插雲

碧尖相對處向煙外挹遙岑記舞鶯啼猨天香桂子曾去幽尋輕陰易晴易雨看南峯淡日北峯雲雙塔秋擎露冷亂鐘曉送霜清　登臨望眼增明沙路白海門青正地幽天迥水鳴山籟風奏松琴虛楹半空聚遠倚闌干暮色與雲平明月千巖夜午遡風跨鶴吹笙已下共缺四十二行謹按原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

西湖志南高北高兩峯相去十餘里中間層巒疊嶂蜿蜒盤結列峙爭雄而兩峯獨以高名為會城之巨鎮山勢既峻能興雲雨故其上多奇雲山峯高出雲表時露雙尖望之如插　張龍榮應天長兩峯插雲云暮屏翠冷秋樹蕭疏雙峯對起南北好與霽天相接浮圖現西極岧嶤處雲共碧謾費盡少年遊屐故鄉遠一望空遙水斷煙隔閬苑湧金樓瀲灩波心如洗夢淹筆喚起睡龍蒼角盤空壯商色西湖路成倦客待倩寫素縑千尺便歸去酒底花邊猶自看得

前缺

商西風只在垂楊外

謹按此詞缺文以行格句調求之當是踏莎行歇拍

浪淘沙

新雨洗晴空碧淺眉峯翠樓西畔畫橋東柳線嫩黃纔半染眼眼東風　繡戶掩芙蓉帳減香筒遠煙輕靄弄春容雁雁又歸鶯未到誰寄愁紅

浣溪沙

幾點紅香入玉壺幾枝紅影上金鋪晝長人困鬭摴蒱　花徑日遲蜂課蜜杏梁風軟燕調雛荼蘼開了

有春無

又

波影搖花碎錦鋪竹風清泛玉扶疏畫屏紋枕小紗幮　合色麝囊分翠繡夾羅螢扇縷金書十分涼意淡妝梳

又

淺色初裁試暖衣畫簾斜日看花飛柳搖蛾綠妒春眉　象局懶拈雙陸子寶絃愁按十三徽試憑新燕問歸期

東風第一枝

早春賦

草夢初回柳眠未起新陰纔試花訊雛鶯迎曉偎香小蜨舞晴弄影飛梭庭院早已覺日遲人靜畫簾輕不隔春寒旋減酒紅香暈　吟欲就遠煙催暝人欲醉晚風吹醒瘦肌羞怯金寬笑靨暖融粉沁珠歌緩引更巧試杏妝梅鬢怕等閑虛度芳期老卻翠嬌紅嫩

楚宮春

爲洛花度無射宮

香迎曉白看煙佩霞綃弄妝金谷倦倚畫闌無語情深嬌足雲擁瑤房翠暖繡帳捲東風傾國半捻愁紅念舊遊凝竚蘭翹瑞鸞低舞庭綠　猶想沈香亭北人醉裏芳筆曾題新曲自翦露痕移取春歸華屋絲障銀屏靜掩悄未許鶯窺蜨宿絳蠟夏宵酒半闌重繞鶯機醉靨爭妍紅玉

大聖樂

東園餞春卽席分題

嬌綠迷雲倦紅顰曉嫩晴芳樹漸午陰簾影移香燕語夢回千點碧桃吹雨冷落錦宮人歸後記前度蘭橈停翠浦憑闌久謾凝想鳳翹慵聽金縷　留春問誰最苦柰花自無言鶯自語對畫樓殘照東風吹遠天涯何許怕折露條愁輕別更煙暝長亭啼杜宇垂楊晚但羅袖暗沾飛絮　單煞

都城紀勝城東新開門外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咸淳臨安志富景園規制略倣湖山七修類稿東花園宋之富景園也內有百花池相傳舊矣今園前民家之後尚有大池孝宗嘗奉太后幸此

三犯渡江雲

丁卯歲未除三日乘興棹雪訪李商隱周隱於餘不之濱主人喜余至擁裘曳杖相從於山巔水涯松雲竹雪之閒酒酣促膝笑語盡出笈中畫囊中詩以娛客醉歸船窗紞然夜鼓半矣歸途再雪萬山玉立相映發冰鏡晃耀照人毛髮灑灑清入肝鬲凜然不自支疑行清虛府中奇絕境也朅來故山恍然隔歲慨然懷思何異神遊夢適因竊自念人間世不乏清景往往汨汨塵事不暇領會抑亦造物者故爲是靳靳乎不然戴溪之雪赤壁之月非有至高難行之舉何千載之下寥寥無繼之者耶因賦此解以寄余懷

冰溪空歲晚蒼茫雁影淺水落寒沙那回乘夜與雲雪孤舟曾訪故人家千林未綠芳信暖玉照霜華共凭高聯詩喚酒暝色奪昏鴉　堪嗟澌鳴玉佩山護雲衣又扁舟東下想故園天寒倚竹袖薄籠紗詩筒已是經年別早暖律春動香葭愁寄遠溪邊自折梅

花

歷代詩餘李彭老字商隱號筼房有筼房詞李萊老字周隱號遯翁彭老之弟有秋崖詞　昱按絕妙好詞周隱號秋崖　景定建康志李彭老淳祐中沿江制置司屬官　新定續志嚴州知州李萊老朝請郎咸淳六年任當年丁本生母憂去任　昱按癸辛雜識淳先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壬辰歲生於縣齋則此詞丁卯蓋宋度宗咸淳三年也余　實弘治湖州府治餘不溪出天目山經德清縣至峴山漾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爲苕溪李宗諤圖經水清澈餘則否故名

露華

次張窗雲韻

暖消蕙雪漸水紋漾錦雲淡波溶岸香弄蘂新枝輕裊條風次第燕歸將近愛柳眉桃靨煙濃鴛徑小芳屏聚蜨翠渚飄鴻　六橋舊情如夢記扇底宮眉花下遊驄選歌試舞連宵戀醉珍叢怕裏早鶯唬醒問杏鈿誰點愁紅心事悄春嬌又入翠峯

案浩然齋雅談窗雲張樞字斗南又號寄閑忠烈循王五世孫也筆墨蕭爽人物醞藉喜音律嘗度依聲集百闋音韻諧美真承平佳公子也

桃源憶故人

流蘇靜掩羅屏小春夢苦無分曉一縷舊情誰表暗逐餘香裊　相思謾寄流紅杳人瘦花枝多少郎馬未歸春老空怨王孫草

唐多令

絲雨織鶯梭浮錢點細荷燕風輕庭宇正清和苔面唾茸堆繡徑春去也柰春何　宮柳老青蛾題紅隔翠波扇鸞孤塵暗合歡羅門外綠陰深似海應未比舊愁多

西江月

波影暖浮玉甃柳陰深鎖金鋪湘桃花褪燕調雛又

是一番春暮　碧杜情深鳳怨雲屏夢淺鶯呼繡窗人倦冷熏鑪簾影搖花亭午

菩薩蠻

霜風漸入龍香被夜寒微溼宮壺水滴滴是愁聲聲聲滴到明　夢魂隨雁去飛到蟹眉處雁已過西樓

文還和夢愁

繡鸞鳳花犯

賦水仙

楚江湄湘娥乍見無言灑清淚淡然春意空獨倚東風芳思誰寄淩波路冷秋無際香雲隨步起謾記得漢宮仙掌亭亭明月底　冰絃寫怨更多情騷人恨枉賦芳蘭幽芷春思遠誰歎賞國香風味相將共歲寒伴侶小窗淨沈煙熏翠袂幽夢覺涓涓清露一枝鐙影裏

探春慢

修門度歲和友人韻

綵勝宜春翠盤消夜客裏暗驚時候翦燕心情呼盧笑語景物總成懷舊愁鬢妒垂楊怪穉眼漸濃如豆儘教寬盡春衫畢竟爲誰消瘦　梅浪半空如繡便管領芳菲忍孤詩酒映燭占花臨窗卜鏡還念嫩寒宮東籥鼓動春城競點綴玉梅金柳廝句元宵鐙前共誰攜手

瑤花慢

后土之花天下無二本方其初開帥臣以金缾飛騎進之天上間亦分致貴邸余客輦下有以一枝

已下共缺十八行

朱鈿寶玦天上飛瓊比人閒春別江南江北曾未見
謾擬梨雲梅雪淮山春晚問誰識芳心高潔消幾番
花落花開老了玉關豪傑　金壺翦送瓊枝看一騎
紅塵香度瑤闕韶華正好應自喜初識長安蜂蝶杜
郞老矣想舊事花須能說記少年一夢揚州二十四
橋明月

齊東野語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塘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閒所有者特當時接本彷彿似之耳　山房隨筆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榜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昱按草窗詞意似亦指此又杜斿有瓊花記杜郞句蓋用樊川點出此人　■按此詞原本缺江本據草窗詞載入注中齊東野語條後今移補於此

玉京秋

昱按草窗詞此調名玉京秋　■按玉京秋三字原本缺今補

長安獨客又見西風素月丹楓淒然其爲秋也因
調夾鐘羽一解
煙水闊高林弄殘照晚蜩淒切碧碪度韻銀牀飄葉
衣溼桐陰露冷采涼花時賦秋雪歎輕別一襟幽事
砌蛩能說　客思吟商還怯怨歌長瓊壺暗缺翠扇
恩疏紅衣香褪翻成消歇玉骨西風恨最恨閒卻新
涼時節楚簫咽誰寄西樓淡月

鷓鴣天
清明
燕子時時度翠簾柳寒猶未褪香綿落花門巷家家
雨新火樓臺處處煙　情默默恨懨懨東風吹動畫
秋千拆桐開盡鶯聲老無奈春何只醉眠

夜行船
蛬老無聲深夜靜新霜粲一簾鐙影妒夢鴻高烘愁
月淺縈亂恨絲難整　笙字嬌娥誰爲靚香襟冷怕
看妝印繡閣藏春海棠偷暖還似去年風景

采綠吟
甲子夏霞翁會吟社諸友逃暑於西湖之環碧琴
尊筆妍短葛練巾放舟於荷深柳密閒舞影歌塵
遠謝耳目酒酣采蓮葉探題賦詞余得塞垣春翁
爲翻譜數字短簫按之音極諧婉因易今名云
采綠鴛鴦浦畫舸水北雲西槐薰入扇柳陰浮槳花
露侵詩點塵飛不到冰壺裏紺霞淺壓玻瓈想明璫
凌波遠依依心事寄誰　移櫂艤空明蘋風度瓊絲
霜管清脆咫尺挹幽香悵岸隔紅衣對滄洲心與鷗
閒吟情渺蓮葉共分題停杯久涼月漸生煙合翠微

都城紀勝文士有西湖詩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　咸淳臨安志環碧園在豐豫門外柳洲寺側楊郡王府園董嗣杲環碧園詩繞舍晴波聚釣仙五龍池畔柳洲前清虛不類侯家屋輪奐曾資母后錢三面軒窗秋水觀四時簫鼓夕陽船攬將山北山南翠獨有黃昏得景全　昱按甲子宋理宗景定五年

解語花
羽調解語花音韻婉麗有譜而亡其辭連日春晴
風景韶媚芳思撩人醉撚花枝倚聲成句
晴絲罥蜨暖蜜酣蜂重檐捲春寂寂雨蕁煙梢壓闌
千花雨染衣紅溼金鞍誤約空極目天涯草色閬苑
玉簫人去後惟有鶯知得　餘寒猶掩翠戶梁燕乍

歸芳信未端的淺薄東風莫因循輕把杏鈿狼籍塵侵錦瑟殘日綠窗春夢窄睡起折花無意緒斜倚秋千立

曲遊春

禁煙湖上薄遊施中山賦詞甚佳余因次其韻蓋平時遊舫至午後則盡入裏湖抵暮始出斷橋小駐而歸非習於遊者不知也故中山極擊節余閑卻半湖春色之句謂能道人之所未云

禁苑東風外颺暖絲晴絮春思如織燕約鶯期惱芳情偏在翠深紅隙漠漠香塵隔沸十里亂絃叢笛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卻半湖春色　柳陌新煙凝碧映簾底宮眉堤上遊勒輕暝籠寒怕梨雲夢冷杏香愁冪歌管酬寒食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滿湖碎月搖花怎生去得

武林舊事都城自過收鐙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爲最盛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遊之次第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　馬臻霞外集西湖春日社遊詩畫船過午入西泠人擁孤山陌上塵應被弁陽暮寫盡晚來閑卻半湖春　武林舊事虎頭巖施梅川墓名岳字仲山吳人能詞精於律呂楊守齋爲樹梅作亭以葬薜梯飆爲誌李篔房書周草窗題蓋絕妙好詞施岳曲遊春清明湖上云畫舸西泠路占柳陰花影芳意如織小楫衝波度麴塵扇底粉香簾隙岸轉斜陽隔又過盡別船簫笛傍斷橋翠繞紅圍相對半篙晴色頓頃刻千山暮碧向沽酒樓前猶繫金勒乘月歸來正梨花夜縞海棠煙冪院宇明寒食醉乍醒一庭春寂任滿身露溼東風欲眠未得　昱按志雅堂雜鈔公謹稱施仲山日先友則知仲山實公謹父交也

大聖樂

次施中山蒲節韻

虹雨霽風翠縈蘋渚錦翻葵徑正小亭曲沼幽深簟枕夢囘苔色槐陰清潤暗憶蘭湯初洗玉襯碧霧籠綃垂蕙領輕妝了裊涼花絳縷香滿鸞鏡　人閑午遲漏永看雙燕將雛穿藻井喜玉壺無暑涼涵荷氣波搖簾影畫舸西湖渾如舊又菰冷蒲香驚夢醒歸舟晚聽誰家紫簫聲近

桂枝香

雲洞賦桂

巖霏逗綠又涼入小山千樹幽馥仙影懸霜粲夜楚宮六六明霞洞窅珊瑚冷對清商吟思堪匊麝痕微沁蜂黃淺約數枝秋足　別有雕闌翠屋任滿帽珠塵拚醉香玉瘦倚西風誰見露侵肌粟好秋能幾花前笑繞涼雲重喚銀燭寶屏空曉珍叢怨月夢囘金谷

咸淳臨安志雲洞園在錢塘門外古柳林楊和王園直抵北關最爲廣袤洞築土爲之中通往來其上爲樓又有堂曰萬景天全羣山環列洞之旁爲崇山峻嶺有亭曰紫翠閒尤可遠眺桂亭曰芳所荷亭曰天機雲錦皆號勝處西湖遊覽志雲洞園培土爲洞屈曲通行圖畫雲氣其旁有麗春臺青石爲坡不斲碱齒春時令麗人歌舞爲戲得上坡者受賞園內有方壺瀟碧濯纓五色雲等亭榭玉龍玲瓏金粟天砌等臺洞戶牖輝煌花木蟠鬱最極麗雅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二人

杏花天

賦莫愁

瑞雲盤翠侵妝額眉柳嫩不禁愁積返魂誰染東風筆寫出郢中春色　人去後垂楊自碧歌舞夢欲尋無迹愁隨兩槳江南北日暮石城風急

又

賦昭君

漢宮乍出慵梳掠關月冷玉沙飛幕龍香撥重春憨

弱一曲哀絃謾託　君恩厚空憐命薄青冢遠幾番花落丹青自是難描摸不是當時畫錯

南樓令

次陳君衡韻

桂影滿空庭秋更廿五聲一聲聲都是消凝新雁舊蛩相應和禁不過冷清清　酒與夢俱醒病因愁做成展紅綃猶有餘馨暗想芙蓉城下路花可可霧冥冥

續甬上耆舊傳陳允平資政殿大學士陳卓之姪家居鄞上之梅墟所謂世綸堂者也學於慈湖先生之門德祐時官制置司參議官入元以仇家告變云謀爲崖山接應遭擄掠後事得脫被薦以病免歸昱按絕妙好詞陳允平字衡仲號西麓又歷代詩餘陳允平日湖漁唱二卷西麓繼周集一卷繼周集余有鈔藏卷首稱莆鄭澹室後人蓋其先自莆田遷鄞者其詩詞方回爲序見桐江集補日湖漁唱唐多令桂邊偶成明月可中庭蕭蕭絡緯聲畫闌秋千樹吹香玉宇無塵涼似水消不盡許多清欲醉醉還醒欲吟吟未成撚金英三嗅微馨應有乘鸞天上女隨風露下青冥

又

又次君衡韻

敧枕聽西風蛩階月正中弄秋聲金井孤桐閒省十年吳下路船幾度繫江楓　輦路又迎逢秋如歸興濃歎淹留還見新冬湖外霜林秋似錦一片片認題紅

日湖漁唱唐多令吳江道上寄鄭可大何處是秋風月明霜露中算淒涼未到梧桐曾向垂虹橋上看有幾樹水邊楓客路怕相逢酒濃愁更濃數歸期猶是初冬欲寄相思無好句聊折贈雁來紅

秋霽

乙丑秋晚同盟載酒爲水月遊商令初肅霜風戒寒撫人事之飄零感歲華之搖落不能不以之興懷也酒闌日暮憮然成章

重到西泠記芳園載酒畫船橫笛水曲芙蓉渚邊鷗鷺依依似曾相識年芳易失段橋幾換垂楊色謾自惜愁損庾郎霜點鬢華白　殘蛩露草怨蜨寒花轉眼西風又成陳迹歎如今才消量減尊前孤負醉吟筆欲寄遠情秋水隔舊遊空在凭高望極斜陽亂山浮紫暮雲凝碧

昱按乙丑宋度宗咸淳元年

齊天樂

紫霞翁開宴梅邊謂客曰梅之初綻則輕紅未消已放則一白呈露古今誇賞不出香白顧未及此欠事也施中山賦之余和之

宮檐融暖晨妝懶輕霞未勻酥臉倚竹嬌顰臨流瘦影依約尊前重見盈盈笑靨映珠絡玲瓏翠綃蔥蒨夢入羅浮滿衣清露暗香染　東風千樹易老怕紅顏旋減芳意偷變贈遠天寒吟香夜永多少江南新怨瓊疏靜掩任翦雪裁雲競誇輕豔畫角黃昏夢隨春共遠

憶舊遊

落梅賦

念芳鈿委路粉淚翻空誰補春痕竚立傷心事記宮檐點鬢候館沾襟東君護香情薄不管徑雲深歎金谷樓危避風臺淺消瘦飛瓊　黎雲已成夢謾蜨恨淒涼人怨黃昏撚殘枝重嗅似徐娘雖老猶有風情不禁許多芳思青子漸成陰怕酒醒歌闌空庭夜月羌管清

一枝春

寄閒飲客春窗促坐款密酒酣意洽命清吭歌新製余因爲之沾醉且調新弄以謝之

碧淡春姿柳眠醒似怯朝來酥雨芳程乍數喚起探花情緒東風尚淺甚先有翠嬌紅嫵應自把羅綺圍春占得畫屏春聚　留連繡叢深處愛歌雲裊裊低隨香縷瓊窗夜暖試與細評新譜妝梅媚晚料無那弄顰佯妒還怕裏簾外籠鶯笑人醉語

昱按絕妙好詞張樞字斗南號寄閒鄧牧伯牙琴稱其會詞名世子炎能傳其家學

又

越一日寄閒次余前韻且未能忘情於落花飛絮閒因寓去燕楊姓事以寄意此少游小樓連苑之詞也余遂戲用張氏故實次韻代答亦東坡錦里先生之詩乎

簾影移陰杏香寒乍溼西園絲雨芳期暗數又是去年心緒金花謾翦倩誰畫舊時眉嫵空自想楊柳風流淚滴輭綃紅聚　羅窗那回歌處歎庭花倦舞香消衣縷樓空燕冷碎錦懶尋塵譜幺絃謾賦記曾是倚嬌成妒深院悄閒掩梨花倩鶯寄語

點絳脣

雪霽寒輕與來載酒移吟艇玉田千頃橋外詩情迥　重到孤山往事和愁醒東風緊水邊疏影誰念梅花冷

戀繡衾

賦蝶

粉黃衣薄沾麝塵作南華春夢乍醒活計一生花裏恨曉房香露正深　芳蹊有恨時時見趁遊絲高下弄晴生怕被春歸了趕飛紅穿度柳陰

江城子

賦玉盤盂芍藥寄意

玉肌多病怯殘春瘦稜稜睡騰騰清楚衣裳不受一塵侵香冷翠屏春意靚明月淡曉風輕　樓中燕子夢中雲似多情似無情酒醒歌闌誰爲喚真真晝日璅窗人不到鶯意懶蝶愁深

綠蓋舞風輕

白蓮賦

玉立照新妝翠蓋亭亭淩波步秋綺真色生香明璫搖淡月舞裊斜倚耿耿芳心奈千縷情絲縈繫恨開遲不嫁東風顰怨嬌蘂　花底謾卜幽期素手采珠房粉豔初退雨溼鉛題碧雲深暗聚輭綃清淚訪藕尋蓮楚江遠相思誰寄櫂歌回衣露滿身花氣

玲瓏四犯

戲調夢窗

波暖塵香正嫩日輕陰搖蕩清晝幾日新晴初展綺枰紋繡年少忍負韶華儘占斷豔歌芳酒看翠簾蝶舞蜂喧催趁禁煙時候　杏腮紅透梅鈿皺燕將歸海棠厮句尋芳較晚東風約還在劉郎後憑問柳陌舊鶯人比似垂楊誰瘦倚畫闌無語春恨遠頻回首

絕妙詞選吳君特名文英自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遊　周密浩然齋雅談翁時可與吳君特爲親伯仲按夢窗詞集有憶兄翁石龜詞石龜名逢龍時可名元龍爲兄弟行君特殆本爲翁氏也

謁金門

花不定燕尾翦開紅影幾點露香蜂趕趁日遲簾幕

靜　試把翠蛾輕暈愁滿寶臺鸞鏡屈指一春將次盡歸期猶未穩

眼兒媚

飛絲半溼惹歸雲愁裏又聞鶯淡月秋千落花庭院幾度黃昏　十年一夢揚州路空有少年心不分不曉懨懨默默一段傷春

拜星月慢

癸亥春沿檄荊溪朱墨日賓送忽忽不知芳事落鵑聲草色間郡僚閒載酒相慰薦長歌清醑正爾供愁客夢栩栩已飛度四橋煙水外矣醉餘短弄歸日將大書之垂虹

膩葉陰清孤花香冷迆邐芳洲春換薄酒孤吟悵相如遊倦想人在絮幕香簾凝望誤認幾許煙檣風幔芳草天涯負華堂雙燕　記簫聲淡月梨花院砑牋紅謾寫東風怨一夜落月啼鵑喚四橋吟纜蕩歸心已過江南岸清宵夢遠逐飛花亂幾千萬縷垂楊翦春愁不斷

宜興縣志本吳荊溪地晉置義興郡宋宜興縣常州志荊溪在荊南山北漢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之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即此溪也吳郡志吳江長橋慶曆縣尉王庭堅所建有亭曰垂虹後因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海內絕景也又爾雅云吳越之間具區其湖周迴四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昱按癸亥宋理宗景定四年又按淨慈寺志稱草窗寶祐間為義烏令師友淵源錄稱其咸淳初為運司同僚據此詞癸亥沿檄荊溪是寶祐後又嘗官宜興矣仕宦蹤迹顯然故附著之

好事近

秋水浸芙蓉清曉綺窗臨鏡柳弱不勝愁重染蘭膏微沁　下階笑折紫玫瑰蜂蝶撲雲鬢回首見郎羞走罥繡裙微褪

蘋洲漁笛譜卷一

蘋洲漁笛譜卷二

齊人周密公謹　廣陵江昱賓谷考證

長亭怨慢

歲丙午丁未先君子監州太末時刺史楊泳齋員外別駕牟存齋西安令翁浩堂郡博士洪恕齋一時名流星聚見為奇事倅居據龜阜下瞰萬室外環四山先子作堂曰嘯詠撮登覽要蜿蜒入後圃梅清竹臞虧蔽風月後俯官河相望一水則小蓬萊在焉老柳高荷吹涼竟日諸公載酒論文清彈豪吹筆研琴尊之樂蓋無虛日也余時甚少執杖屨供洒埽諸老緒論殷殷金石聲猶在耳後十年過之則徑草池萍憮然葵麥之感一時交從水逝雲飛無人識令威矣徘徊水竹閒悵然久之因譜白石自製調以寄前度劉郎之懷云

記千竹萬荷深處綠淨池臺翠涼亭宇醉墨題香閒簫橫玉盡吟趣勝流星聚知幾誦燕臺句零落碧雲空歎轉眼歲華如許　凝竚望涓涓一水夢到隔花窗戶十年舊事儘消得庾郎愁賦燕樓鶴表半飄零算惟有盟鷗堪語謾倚偏河橋一片涼雲吹雨

水經注太末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秦以為縣　昱按即今衢州府　唐書地理志咸通中更信安曰西安　弘治衢州府志龜峯山府治在其背西北則綴峥嶸山　昱按齊東野語先世舊藏吳興張維十詠圖直齋陳振孫二卿為之跋云近周明叔使君得古畫三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會余方輯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拱璧因細考而詳錄之云云　又絕妙好詞周晉字明叔號嘯齋觀此詞題中稱先子作堂曰嘯詠雅與嘯齋意義相合則知明叔即草窗之父或以弁陽嘯翁為草窗別號者誤也　癸亥雜識先子為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中　又按絕妙好詞楊伯嵒字彥瞻號泳齋六帖補呂午序云泳齋和王曾孫輯六帖補最精核又作九經補韻行於世又薛尚功所輯鐘鼎款識二十卷後有楊伯嵒跋楊蓋薛之外孫也　又浙江通志楊彥瞻理宗時知衢州軍則此丙午宋理宗淳祐六年丁未七年也　宋史本傳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學於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李方子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尉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擢史館檢閱言六事弁備邊三策史嵩之恕其言已出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入為國子監簿還權禮部郎兼崇政殿說書歷權禮部尚書度宗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進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有存齋集內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公義故事四書易篇春秋輪輻　又宋史王應麟傳稱應麟淳祐進士調西安簿知縣翁甫云云此丙午正淳祐六年知浩堂即甫也　甫字景山崇安人寶慶二年進士累官江西轉運使改知泉州有浩堂類稿　淳安縣志洪夢炎字季思號然齋寶慶二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知衢州府有集　昱按夢炎蓋與西安令翁甫同榜進士而同僚者其初或由郡學升武學也然字草書類恕或有一誤存以備考　又夢窗稿有賦楊公小蓬萊尉遲杯詞

【補】齊東野語自序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歎知為故家文獻也

齊天樂

余自入冬多病吟事盡廢小窗淡月忽對橫枝恍然空谷之見似人也泚筆賦情不復作少年丹白想或者以九方臯求我則庶幾焉

東風又入江南岸年年漢宮春早寶屑無痕生香有韻消得何郎花惱孤山夢繞記路隔金沙那回曾到夜月相思翠尊誰共飲清醥　天寒空念贈遠水邊憑為問春到多少竹外凝情牆陰照影誰見嫣然一笑吟香未了怕玉管西樓一聲霜曉花自多情看花人自老

【補】癸辛雜識余少年多病閑有一二執巾櫛供紉黹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猛勇頓絕斯事以徽數年清淨之福閉閣焚香澄懷觀道同此精

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

月邊嬌

元夕懷舊

酥雨烘晴，早柳盼顰嬌，蘭芽愁醒。九街月淡，千門夜暖，十里寶光花影。塵凝步韈，送豔笑、爭誇輕俊。笙簫迎曉，翠幕捲、天香宮粉。　少年紫曲疏狂，絮花蹤迹，夜蛾心性。戲叢圍錦，鐙簾轉玉，拚卻舞句歌引。前歡謾省，又輦路、東風吹鬢。醺醺倚醉，任夜深春冷。

補 武林舊事：元夕天街茶肆羅列鐙毬等求售，謂之鐙市。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鐙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鐙毬、消金合、蟬貂衷、項帕，而衣多白，蓋月下所宜也。遊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

宴清都

登霅川圖有賦

老去閑情懶，東風外、菲菲花絮零亂。輕鷗漲綠，嘑鵑暗碧，一春過半。尋芳已是來遲，怕迤邐、華年暗換。應悵恨、白雪歌空，秋霜鬢冷誰管。　憑闌自笑清狂，事隨花謝，愁與春遠。持杯顧曲，登樓賦筆，杜郎才減。前歡已隔殘照，但耿耿、臨高望眼。遡流紅、一櫂歸時，半蟾弄晚。

癸辛雜識：趙氏繡谷園，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霅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梅花引

次韻篔房賦落梅

瑤妃鸞影逗仙雲，玉成痕，麝成塵。露冷鮫房，清淚霰珠零。步繞羅浮歸路遠，楚江晚，賦宮斜，招斷魂。　酒醒夢醒惹新恨，褪素妝，愁涴粉。翠禽夜冷，舞香惱、何遜多情。委佩殘鈿，空想墜樓人。欲挽湘裙無處覓，倩誰爲、寄江南，萬里春。

瑞鶴仙

寄閑結吟臺，出花柳半空，閑遠迎雙塔，下瞰六橋，標之曰湖山繪幅。霞翁領客落成之。初筵，翁俾余賦詞，主賓皆賞音。酒方行，寄閑出家姬侑尊，所歌則余所賦也。調閑婉而辭甚習，若素能之者。坐客驚詫敏妙，爲之盡醉。越日過之，則已大書刻之危棟閑矣。

翠屏圍畫錦，正柳織煙綃，花明春鏡。層闌幾回凭看，六橋鶯曉，兩堤鷗暝。晴嵐隱隱，映金碧、樓臺遠近。謾曾誇、萬幅丹青，畫筆畫應難盡。　那更波涵月彩，露裛蓮妝，水描梅影。調朱弄粉，憑誰寫、四時景。問玉奩西子，山眉波盼，多少濃施淺暈。算何如、付與吟翁，緩評細品。

昱按：張約齋鎡爲寄閑先世。約齋桂隱百課云：羣仙繪幅樓，盡見江湖諸山。云云。意湖山繪幅卽其地，或別有所築，而追遡先世風流，沿以舊名，亦未可定。

絕妙好詞張樞壺中天月夕登繪幅堂輿篔房各賦一解：雁橫迴碧，漸煙收極浦，漁唱催晚。臨水樓臺，乘醉倚，雲引吟情閑遠。露腳飛涼，山眉鎖暝，玉宇冰奩滿。平波不動，桂華低印清淺。應是瓊斧修成，鉛霜擣就，舞霓裳曲偏。窈窕西窗誰弄影，紅冷芙蓉深苑。賦雪詞工，留雲歌斷，偏惹文簫怨。人歸鶴唳，翠簾十二空捲。李彭老壺中天登寄閑吟臺：青颷蕩碧，喜雲飛寥廓，清透涼宇。倦鵲驚翻臺榭迴，葉葉秋聲歸樹。珠斗斜河，冰輪輾霧，萬里青冥路。香深屏翠，桂邊滿東風露。煙外冷逼玻璆，漁郎歌渺，擊空明歸去。怨鶴知更蓮漏悄，竹裏篩金簾戶。短髮吹寒，閑情吟遠，弄影花前舞。明年今夜，玉尊知醉何處。　陳允平日湖漁唱木蘭花慢和李篔房題張寄閑家圖韻：愛吟休問瘦，爲詩句、幾憑闌。有可畫亭臺，宜春帳箔，如寄身閑。胸中四時勝景，小蓬萊、幻出五雲閑。一匊蘋香暗沼，半搢松影虛壇。相看倦羽久知還，回首鷺盟寒。記步

倚風嬌近　屧尋雲呼鐙聽雨越嶺吳巒幽情未應共懶把周郎舊曲譜新翻簾外垂楊自舞爲君時按弓彎

填霞翁譜賦大花

雲葉千重麝塵輕染金縷弄嬌風輭霞綃舞花國選傾城暖玉倚銀屏綽約娉婷淺素宮黃爭嫵　生怕春知金屋藏嬌深處蜂蝶尋芳無據醉眼迷花映紅霧修花譜翠毫夜溼天香露

英臺近

燭搖花香裊穗獨自柰春冷過了收鐙纔始作花信無端雨外餘酲鶯邊殘夢又還動惜芳心性　忍重省幾多綠意紅情吟牋倩誰整香減春衫老卻舊荀令小樓深閉東風曲屏斜倚知他是爲誰成病

浪淘沙

芳草碧茸茸染恨無窮一春心事雨聲中窄索宮羅寒尚峭閑倚熏籠　猶記粉闌東同醉香叢金鞍何處驟驊驄裊裊綠窗殘夢斷紅杏東風

浣溪沙

不下珠簾怕燕瞋旋移芳檻引流鶯春光卻早又中分　杏火無煙然綠暗梨雲如雪冷清明冶遊天氣冶遊心

又

絲雨籠煙織晚晴睡餘春酒未全醒翠鈿輕脫隱香痕　生怕柳綿縈舞蝶戲拋梅彈打嘹鶯最難消遣是殘春

齊天樂

丁卯七月既望余偕同志放舟邀涼於三匯之交遠修太白采石坡仙赤壁數百年故事遊興甚逸余嘗賦詩三百言以紀清適坐客和篇交屬意殊快也越明年秋復尋前盟於白荷涼月閒風露浩然毛髮森爽遂命蒼頭奴橫小笛於舵尾作悠揚杳渺之聲使人真有乘查飛舉想也舉白盡醉繼以浩歌

清溪數點芙蓉雨蘋飈泛涼吟艦洗玉空明浮珠沆瀣人靜籟沈波息仙潢咫尺想翠宇瓊樓有人相憶天上人閒未知今夕是何夕　此生此夜此景自仙翁去後清致誰識散髮吟商簪花弄水誰伴涼宵橫笛流年暗惜怕一夕西風井梧吹碧底事閒愁醉歌浮大白

弘治湖州府志　疊翠亭在白蘋亭北北爲三匯亭衆溪皆會於此　昱按三匯之稱他無所見惟亭名自昔以地考之正屬霅溪東南五亭閬蓋餘不前溪北流三水從南來會聚於此而入定安門江子匯者也名或因此又按丁卯宋度宗咸淳三年補草窗韻語詩序咸淳丁卯七月既望會同志避暑於東溪之清賦泛舟三匯之交舟無定遊會意卽止酒無定行隨意斟酌坐客皆幅巾練衣盤薄嘯傲痛飲狂吟不覺達旦真雋遊也吾鄉自昔號水晶宮蓋苕霅二水交匯於一城之中此他郡所無而邦人習玩往往不復管領遂使水月之趣溪山之勝鬱而不彰大是欠事坡翁謂自太白去後世閱二百年無此樂赤壁之遊實取諸此坡去今復二百年矣斯遊也庶幾追前賢之清風爲異日之佳話云

大酺

春陰懷舊

又子規啼荼蘼謝寂寂春陰池閣羅窗人病酒柰牡丹初放晚風還惡燕燕歸遲鶯鶯聲懶閒罥秋千紅索三分春過二尚賸寒猶凝翠衣香薄傍鴛徑鸎籠一池萍碎半簷花落　最憐春夢弱楚臺遠空負朝

雲約謾念想清歌錦瑟翠管瑤尊幾回沈醉東園酌燕麥兎葵恨倩誰訪畫闌紅藥況多病腰如削相如老去賦筆吟牋閑卻此情怕人問著

霓裳中序第一

次篔房韻

湘屏展翠疊恨入宮溝流怨葉紅冷金花暗結又雁影帶霜蛩音淒月珠寬腕雪歎錦牋芳字盈篋人何在玉簫舊約忍對素娥說　愁切夜碪幽咽任帳底沈煙漸滅紅蘭誰采贈別洛汜分綃漢浦遺玦舞鸞光半缺最怕聽離絃乍闋凭闌久一庭香露桂影弄棲蜨

絕妙好詞應灋孫霓裳中序第一和周草窗韻愁雲翠萬疊露柳殘蟬空抱葉簾捲流蘇寶結乍庭戶嫩涼闌干微月玉纖勝雪委素紈塵鎖香篋思前事鶯期燕約寂寞向誰說悲切漏籤聲咽漸寒灺蘭釭未滅良宵長是閑別恨酒凝紅綃粉浣瑤玦鏡盟鸞影缺吹笛西風數闋無言久和衣成夢睡損縷金蜨

過秦樓

避暑次窗雲韻

紺玉波寬碧雲亭小苒苒水楓香細魚牽翠帶燕掠紅衣雨急萬荷喧睡臨檻自采瑤房鉛粉沾襟雪絲縈指喜嘶蟬樹遠盟鷗鄉近鏡奩光裏　簾戶悄竹色侵棋槐陰移漏晝永簟花鋪水清眠乍足晚浴初慵瘦約楚裙尺二曲砌虛庭夜深月透龜紗涼生蟬翅看銀潢瀉露金井嘯鵶漸起

聲聲慢

逃禪作梅瑞香水仙字之曰三香

瑤臺月冷佩渚煙深相逢共話淒涼曳雪牽雲一般淡雅梳妝樊姬歲寒舊約喜玉兒不負蕭郎臨水鏡看清鉛素靨真態生香　長記湘皐春曉仙路迥冰鈿翠帶交相滿引臺杯休待怨笛吟商淩波又歸甚處問蘭昌何似唐昌春夢好倩東風留駐瑣窗

圖繪寶鑑揚无咎字補之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其書從扌不從水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淡閑雅爲世一絕　洞天清錄揚補之作紙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嘗遊臨江城中作折枝梅於樂工矮壁至今往來士大夫多往觀之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金　春雨集補之所居蕭洲之有梅臨之以進徽廟戲曰邨梅南渡後紹興中嘗畫作疏枝冷葉清意逼人自署奉勅邨梅　按已瘧編載此徽廟作德壽

又

逃禪作菊桂秋荷目之曰三逸

妝額黃輕舞衣紅淺西風又到人間小雨新霜苹池蘚徑生寒輸它漢宮姊妹粲星鈿霞佩珊珊涼意早正金盤露潔翠蓋香殘　三十六宮秋好看扶疏仙影伴月長閑寶絡風流何如細蘂堪餐幽香未應便滅傲清霜正自宜看吟思遠負東籬還賦小山

風入松

立春日郎席次寄閑韻

柳梢煙輭已璁瓏嬌眼試東風情絲又逐青絲亂賸寒輕猶戀芳櫳筍玉新裁早燕杏鈿時引晴蜂　當時蘭桂繫花驄人在小樓東鶯嬌戲索迎春句愛露牋新染香紅未信閑情便懶探花拚醉瓊鍾

浪淘沙

柳色淡如秋蜨懶鶯羞十分春事九分休閑盡楝花寒尚在怕上簾鉤　京洛少年遊誰念淹留東風吹雨過西樓殘夢宿酲相合就一段新愁

鷓鴣天

相傍清明晴便慳閉門空自惜花殘海棠半坼難禁雨燕子初歸不耐寒　金鴨冷錦鵷閑銀釭空照小屏山翠羅衷薄東風峭獨倚西樓第幾闌

夜行船

寒菊敧風棲小㨗簾櫳靜半規涼月夢不分明恨無憑據腸斷錦牋盈篋　哀角吹霜寒正怯倚瑤箏暗愁誰說寶獸頻添玉蟲時翦長記舊家時節

齊天樂

曲屏遮斷行雲夢西樓怕聽疏雨研凍凝華香寒散霧呵筆慵題新句長安倦旅歎衣染塵痕鏡添秋縷過盡飛鴻錦牋誰爲寄愁去　簫臺應是怨別曉寒梳洗懶依舊眉嫵酒滴鑪香花圍坐暖閑卻珠韝鈿柱芳心謾語恨柳外遊韁繫情何許暗卜歸期細將梅蘂數

滿庭芳

賦湘梅

玉沁唇脂香迷眼纈肉紅初映仙裳湘皋春冷誰翦茜雲香疑是潘妃乍起霞侵臉微印宮妝還疑是壽陽凝醉無語倚含章　絳綃清淚冷東風寄遠愁損紅娘笑李凡桃俗㨗喜蜂忙莫把杏花輕比怕杏花不敢承當飄零處還隨流水應去誤劉郎

清平樂

次畄雲韻

吹梅聲噎簾捲初弦月一寸春霏消蕙雪愁染垂楊帶結　畫橋平接金沙輭紅淺隔兒家燕子未歸門掩晚妝空對菱花

又

再次前韻

晚鶯嬌囀庭戶溶溶月一樹湘桃飛茜雪紅豆相思漸結　看看芳草平沙遊韉猶未歸家自是蕭郎飄蕩錯教人恨楊花

乳燕飛

辛未首夏以書舫載客遊蘇灣徙倚危亭極登覽之趣所謂浮玉山碧浪湖者皆橫陳於前特吾几席中一物耳遙望具區渺如煙雲洞庭縹緲諸峯矗矗獻狀蓋王右丞李將軍著色畫也松風怒號暝色四起使人浩然忘歸慨然懷古高歌舉白不知身世爲何如也溪山不老臨賞無窮後之視今當有契余言者因大書山楹以紀來遊

波影搖漣甃趁熏風一舸來時翠陰清晝去郭軒楹纔數里蘚磴松關雲岫快屐齒筇枝先後空半危亭堪聚遠看洞庭縹緲爭奇秀人自老景如舊　來帆去櫂還知否問古今幾度斜陽幾番回首晚色一川誰管領都付雨荷煙柳知我者燕朋鷗友笑拍闌干呼范蠡甚平吳卻倩垂綸手吁萬古付卮酒

烏程縣志蘇灣在縣南峴山寺前碧浪湖之西其堤爲蘇軾治郡時所築故名　癸辛雜識趙氏蘇灣園菊坡所刱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趙孟頫吳興山水清遠圖記浮玉山在城南三里玉湖中巨石如積陂陀磊磈葭葦叢焉不以水盈縮爲高卑故曰浮玉　西吳里語碧浪湖一名峴山漾在郡城南羣山四帀諸水匯聚嵐光林影掩映上下　昱按辛未宋度宗咸淳七年是年蒙古初改國號曰元

埽花遊

用清真韻

柳花颺白又火冷餳香歲時荊楚海棠似語惜芳情燕掠錦屏紅舞怕裏流芳暗水嗁煙細雨帶愁去歎寂寞東園空想遊處　幽夢曾暗許柰草色迷雲送春無路翠丸薦俎掩清尊謾憶舞蠻歌素怨碧飄香料得嗁鵑更苦正愁竚暗春陰倦簫殘鼓片玉詞帰花遊曉陰翳日正霧靄煙横遠迷平楚暗黄萬縷聽鳴禽按曲小腰欲舞細繞迴堤駐馬河橋避雨信流去一葉愁題今到何處春事能幾許任占地持杯帰花尋路淚珠濺俎歎將愁度日病傷幽素恨入金徽見説文君更苦黯凝竚掩重關偏城鐘鼓

龍吟曲

賦寶山園表裏畫圖

仙山非霧非煙翠微縹緲樓臺亞江蕪海樹晴光雨色天開圖畫兩岸潮平六橋煙霽晚鉤簾挂自玄暉去後雲情雪意丹青手應難寫　花底朝回多暇倚高寒有人瀟洒東山杖屨西州賓客笑談風雅貯月杯寬護香屏暖好天良夜樂閒中日月清時鐘鼓結春風社

風入松

為謝省齋賦林壑清趣

枇杷花老洞雲深流水泠泠藍田誰種玲瓏玉土華寒暈碧雲根佳興秋英春草好音夜鶴朝禽　閑聽天籟靜看雲心境俱清好風不負幽人意送良宵一枕松聲四友江湖泉石二弃鐘鼎山林

鳳棲梧

賦生香亭

竹窈花深連別墅曲曲迴廊小小閑庭宇忽地香來無覓處杖藜閒趁遊蜂去　老桂懸秋森玉樹澗底孤芳苒苒吹詩句一架幽情知幾許鉤簾半畝藤花雨

少年遊

賦逕雲軒

松風蘭露滴崖陰瑤草入簾青玉鳳驚飛翠蛟時舞噴薄濺春雲　冰壺不受人間暑幽碧呀珍禽花外琴臺竹邊棋墅處處是閒情

西江月

荼蘼閣春賦

花氣半侵雲閣柳陰近隔春城畫闌明月按瑤箏醉倚滿身芳影　翠格素蚪晴雪錦籠紫鳳香雲東風吹玉滿閒庭二十四簾春靚

清平樂

橫玉亭秋倚

詩情畫意只在闌干外雨露天低生爽氣一片吳山越水　宮煙醉柳春晴海風洗月秋明喚取九霞飛佩夜涼跨鶴吹笙

朝中措

東山棊墅

桐陰薇影小闌干晝永瑣窗閒當日清譚賭墅風流猶記東山　犀奩象局驚回槐夢飛雹生寒自有仙機活著未應束手旁觀

聞鵲喜

吳山觀濤

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鼇戴雪山龍起蟄快風吹海

立 數點煙鬟青滴一杼霞綃紅溼白鳥明邊帆影直隔江聞夜笛

名勝志吳山在府城內之南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曰吳山或曰以伍子胥諫伍爲吳故又稱胥山 西湖遊覽志奇峯危巒澄湖靚壑江介海門回環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鍾焉 萬曆錢塘縣志浙江又名曲江枚乘七發曰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今名錢塘江其源發黟縣曲折而東入於海潮水晝夜再上奔騰衝激聲撼地軸郡人以八月十八日傾城觀潮爲樂善泅者泝濤出沒謂之弄潮 浙江通志海潮受龕赭諸山所迫東蹙不得騁與山爭勢拗怒不洩下有沙潬隔礙洪波起而爲濤 武林舊事浙江之潮天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

浣溪沙

題紫清道院

竹色苔香小院深蒲團茶鼎掩山扃松風吹淨世間塵 靜養金芽文武火時調玉軫短長清石牀閒臥看秋雲 長清短清皆琴曲名

吳山青

賦無心處茅亭

山青青水泠泠養得風煙數畝成乾坤一草亭 雲無心竹無心我亦無心似竹雲歲寒同此盟

英臺近

賦攬秀園

步玲瓏尋窈窕瑤草四時碧小小蓬萊花氣透簾隙幾回翠水荷初蒼厓梅小綺寮掩玉壺春色 柳屏窄芳檻日日東風幾醉幾吟筆曲折花房鶯燕似相識最憐鐙影纔收歌塵初靜畫樓外一聲秋笛

長相思

鐙輝輝月微微帳暖香深春漏遲夢回聞子規 欲成詩未成詩生怕春歸春又歸花飛花未飛

清平樂

小橋縈綠密翠藏吟屋千頃風煙森萬玉依約輞川韋曲 臨流照影何人悠然倚杖看雲柳色翠迷山色泉聲清和蟬聲

又

杜陵春遊圖

錦城春曉苑陌芳菲早可是杜陵人未老日日酒迷花惱 歸轎困倚芳酲醒來還有新吟人與杏花俱醉春風一路聞鶯

又

三白圖

靜香真色花與人爭白屬玉雙飛煙月夕點破一匳秋碧 翠羅裹薄天寒笛聲何處關山手撚一枝春色東風怨入江南

柳梢青

余生平愛梅僅一再見逃禪真蹟癸酉冬會疏清翁孤山下出所藏雙清圖奇悟入神絕去筆墨畦徑卷尾補之自書柳梢青四詞辭語清麗翰札遒勁欣然有契於心余因戲云不知點胸老放鶴翁同生一時其清風雅韻優劣當何如哉翁噱曰我知畫而已安與許事君其問諸水濱因次韻載名於後庶異時開卷索笑不爲生客云

昱按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 又按日湖漁唱有壽疏清陳別駕詞亦皆言梅花或即其人

約略春痕吹香新句照影清尊洗盡時妝效顰西子不負東昏 金沙舊事休論儘消得東風返魂一段

真清風前孤驛雪後前邨逃禪詞雪豔烟痕又邀春色來到芳尊憶昨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誰論但永夜空迷夢魂繞徧江南綠牆深院水郭山邨

又

萬雪千霜禁持不過玉雪生光水部情多杜郎老去空惱愁腸　天寒野嶼空廊靜倚竹無人自香一笑相逢江南江北竹屋山窗逃禪詞傲雪淩霜爭他梅蘂擬借春光步繞西湖興餘東閣可柰詩腸娟娟月轉迴廊悄無處安排暗香一夜相思幾枝疏影落在寒窗

又

映水穿籬新霜微月小蘂疏枝幾許風流一聲龍竹半幅鵝溪　江頭悵望多時欲待折相思寄伊真色真香丹青難寫今古無詩逃禪詞茅舍疏籬半飄殘雪斜臥低枝可更相宜煙藏修竹月在寒溪寧寧佇立移時拚瘦損無妨爲伊誰賦才情畫成幽思寫入新詩

又

夜鶴驚飛香浮翠蘚玉點冰枝古意高風幽人空谷靜女深幃　芳心自有天知任醉舞花邊帽攲最愛孤山雪初晴後月未殘時逃禪詞月墮霜飛隔窗疏瘦微見橫枝不道寒香解隨羌管吹到簾幃箇中風味誰知睡乍起烏雲任攲嚼蘂挼英淺顰低笑酒半醒時

南樓令

次陳君衡韻

開了木芙蓉一年秋已空送新愁千里孤鴻搖落江離多少恨吟不盡楚雲峯　往事夕陽紅故人江水東翠衾寒幾夜霜濃夢隔屏山飛不去隨夜鵲繞疏桐日湖漁唱唐多令休去采芙蓉秋江煙水空帶斜陽一片征鴻欲頓閒愁無頓處都著在兩眉峯心事寄題紅畫橋流水東斷腸人無柰秋濃回首層樓歸去懶早新月挂梧桐

又

戲次趙元父韻

好夢不分明楚雲千萬層帶圍寬愁損蘭成玉杵玄霜纔咫尺青羽信便沈沈　水調夜樓清清宵誰共聽砑牋紅空賦傾城幾度欲吟吟不就可煞是沒心情昱按絕妙好詞趙與仁字元父號學舟　宋史宗室世系表燕王德昭十世孫希挺長子

聲聲慢

九日松澗席

橙香小院桂冷閑庭西風雁影涵秋鳳撥龍槽新聲小按梁州鶯吭夜深囀巧凝涼雲應爲歌留慵顧曲歎周郎老去鬢改花羞　何事登臨感慨倩金蕉一洗千古清愁屢舞高歌作成陶謝風流人生最難一笑拚尊前醉倒方休待醉也帶黃花須帶滿頭

明月引

趙白雲初賦此詞以爲自度腔其實即梅花引也陳君衡劉養源皆再和之會余有西州之恨因用韻以寫幽懷

舞紅愁碧晚蕭蕭遡回潮竚仙橈風露高寒飛下紫霞簫一雁遠將千萬恨懷渺渺翦愁雲風外飄　酒醒未醒香旋消采江蘺吟楚招清徽芳筆梅魂冷月影空描錦瑟瑤尊閑度可憐宵二十四闌愁倚徧空悵望短長亭長短橋

江西志趙崇嶓字漢宗南豐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石城令改淳安嘗上疏極論儲嗣未定及中人專橫官至大宗丞朝散大夫有白雲稿宋史宗室世系表商王元份九世孫汝悉長子　瀛奎律髓劉灝天台人嘗為道士還俗學唐詩有所悟謁無成丙子年卒昱按絕妙好詞灝字養源號江邨日湖漁唱明月引和白雲趙宗簿自度曲雨餘芳草碧蕭蕭暗春潮蕩雙橈紫鳳青鸞舊夢帶文簫綽約佩環風不定雲欲墮六銖香天外飄相思為誰蘭恨消渺湘魂無處招素紈猶在真真意還倩誰描舞鏡空懸羞對月明宵鏡裏傷心心裏月君去矣舊東風新畫橋

又

養源再賦余亦載賡

雁霜苔雪冷飄蕭斷魂潮送輕橈翠東珠樓清夜夢瓊簫江北江南雲自碧人不見淚花寒隨雨飄　愁多病多腰素消倚清琴調大招江空年晚淒涼句遠意難描月冷花陰心事負春宵幾度問春春不語春又到到西湖第幾橋

六幺令

次韻劉養源賦雪

凝雲羃葉檐滴夜深悄銀城飛捷翠壠占祥豐年報白戰清吟未了寒鵲驚枝曉鶴迷翠表山陰今日醉臥何人問安道　交映虛窗淨沼不許遊塵到誰念絮帽茸裘歎幼安今老玉鑑修眉未埽白雪詞新草冰蟾光皎梅心香動閑看春風上瓊島

又

再雪再和

回風帶雨凍澀漏聲悄小窗照影虛白幾誤鄰雞報千樹天花綻了鵠立通明曉眼空八表宮袍帶月醉裏應迷灞陵道　風靜瓊林翠沼片片隨春到吟鞴十里新堤恠四山青老玉唾珠塵怕埽句冷池塘草白天寒皎飛瓊何在夢覓梨雲度仙島

謁金門

次西麓韻

芳事晚數點杏鈿香淺惻惻輕寒風翦翦錦屏春夢遠　穉柳扡煙嬌軃花影暗藏深院初試輕衫弃畫扇牡丹紅未展

好事近

次梅溪寄別韻

輕翦楚臺雲玉影半分秋月一餉淒涼無語對殘花幺㨗　碧天愁雁不成書郎意似秋葉閑展鴛綃殘譜捲淚花雙疊

絕妙詞選史邦卿名達祖號梅溪有詞百餘首張功甫姜堯章為序堯章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梅溪詞之張鎡序史生之作情詞俱到織綃泉底去塵眼中四朝聞見錄韓侂胄為平章事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擬旨俱出其手權炙搢紳侍從東札至用申呈韓敗遂黥焉[redacted]浩然齋雅談史達祖邦卿開禧堂吏也當平原用事時盡握三省權一時士大夫無廉恥者皆趨其門呼為梅溪先生韓敗亦貶死詞章多有膾炙人口者李和父云其詩亦間有佳者

聲聲慢

柳花詠

燕泥沾粉魚浪吹香芳堤十里新晴靜惹遊絲花邊裊裊扶春多情最憐飄泊記章臺曾綰青青堪愛處是撲簾嬌軃隨馬輕盈　長是河橋三月做一番晴雪惱亂詩魂帶雨沾衣羅襟點點離痕休綴潘郎鬢影怕綠窗年少人驚捲春去翦東風千縷碎雲

憶舊遊

次韻篔房有懷東園

記花陰映燭柳影飛梭庭戸東風彩筆爭春豔任香迷舞裊醉擁歌叢畫簾靜掩芳晝雲翦玉璁瓏柰恨絶冰絃塵消翠譜別鳳離鴻　鶯籠怨春遠但翠冷閑階墜粉飄紅事逐華年換歎水流花謝燕去樓空繡鴛暗老薇徑殘夢繞雕櫳悵寶瑟無聲愁痕沁碧

江上孤峯

水龍吟

次陳君衡見寄韻

燕翎誰寄愁牋天涯望極王孫草新煙換柳光風浮蕙餘寒尚峭倚杖看雲翦鐙聽雨幾番詩酒歎長安倦客江南舊恨飛花亂清明後　堤上垂楊風驟散香緜輕沾吟袂麴塵兩岸紋波十里暖蒸香透海闊雲深水流春遠夢魂難句問鶯邊按譜花前覓句解相思否

昱按篠有通用乃古音惟三百篇爲然施之於詞反似不協草窗精於聲律當必不爾想因和韻之故蓋西麓他作往往如是平韻亦蕭尤相通也

又

次張斗南韻

舞紅輕帶愁飛寶鞴暗憶章臺路吟香醉雨吹簫門巷飄梭院宇立盡殘陽眼迷晴樹夢隨風絮歎江潭冷落依依舊恨人空老柳如許　錦瑟華年暗度賦行雲空題短句情絲繫燕幺絃彈鳳文君更苦煙水流紅暮山凝紫是春歸處悵江南望遠蘋花自采寄將愁與

附編

徵招

九日登高

江蘺搖落江楓冷霜空雁程初到萬景正悲涼柰曲終人杳登臨嗟老矣問今古清愁多少一夢東園十年心事恍然驚覺　腸斷紫霞深知音遠寂寂怨琴淒調短髮已無多怕西風吹帽黃花空自好問誰是對花懷抱楚山遠九辯難招更晚煙殘照

酹江月

中秋對月

奩霏淨洗喚素娥睡起平分秋色雁背風高孀兔冷露腳侵衣香溼銀浦流雲珠房迎曉鬘影霜爭白玉尊良夜與誰同醉瑤席　忍記倚桂分題簪花籌酒處處成陳迹十二樓空環佩杳惟有孤雲知得如此江山依然風月月底人非昔知音何許淚痕空沁愁碧

昔登霞翁之門翁爲余言草窗樂府妙天下因請其所賦觀之不寧惟協比律呂而意味迴不凡花閑柳氏真可爲輿臺矣翁之賞音信夫近觀徵招酹月之作淒涼掩抑頓挫激昂此時此意猶宋玉之悼屈平也歟一唱三歎使人泫然增疇昔之感因爲書之以識余懷云王槱

癸辛雜識王槱字茂悅號會溪初郴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爲螺鈿屏風圖賈相盛事十項制作極精自度宗即位至淮擒李化各系之贊以獻賈大喜每燕客必設於堂焉行將有要除而茂悅且殂矣　昱按徵招酹月二作原係大字另葉而槱跋低一字差小跋內霞翁草窗皆另行提寫似別刻一牋而後人附入集後之作今一例編入而誌其舊本如此

踏莎行

敬賦草窗絶妙詞　夢窗覺翁吳文英

楊柳風流蕙花清潤蘋□未數張三影沈香□醉

調清平新辭□□□□□　鮫室裁綃□□□□

□□白雪爭歌郢西湖同結杏花盟東風休賦丁

香恨

蘋洲漁笛譜卷二

原书空白页

蘋洲漁笛譜集外詞

廣陵江昱賓谷輯

夜合花

茉莉

月地無塵珠宮不夜翠籠誰煉鉛霜南州路渺仙子誤入唐昌零露滴溼微妝逗清芳婕夢空忙梨花雲暖梅花雪冷應妒秋芳　虛庭夜氣偏涼曾記幽叢采玉素手相將青鬟嫩萼指痕猶映瑤房風透幕月侵牀記夢回粉豔爭香枕屏金絡釵梁絳縷都是思量

昱按草窗詞此調列於瑤花慢後玉京秋前今蘋洲漁笛譜瑤花只存小序前三行玉京秋雖有詞而小序只存後二行計所缺葉內當亦只此一詞然未知瑤花等所缺爲幾行故不便補入

水龍吟

白蓮

素鸞飛下青冥舞衣半惹涼雲碎藍田種玉綠房迎曉一奩秋意擎露盤深憶君涼夜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　應是飛瓊仙會倚涼颸碧簪斜墜輕妝鬬白明璫照影紅衣羞避霽月三更粉雲千點靜香十里聽湘絃奏徹冰綃偷翦聚相思淚

樂府補題浮翠山房賦白蓮昱按集中倡和凡五題白蓮外爲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餘閑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蟹調桂枝香作者凡十五人草窗外爲玉笥王沂孫聖與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賓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真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邨仇遠仁近餘二人無名氏

天香

龍涎香

碧腦浮冰紅薇染露驪宮玉唾誰擣麝月雙心鳳雲百和寶釧佩環爭巧濃熏淺注疑醉度千花春曉金餅著衣餘潤銀葉透簾微裊　素被瓊篝夜悄酒初醒翠屏深窈一縷舊情空趁斷煙飛繞羅裹餘馨漸少帳東閣淒涼夢難到誰念韓郎清愁漸老

樂府補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

珍珠簾

琉璃簾

寶堦斜轉春宵永雲屏敞霧捲東風新霽光動萬星寒曳冷雲垂地暗省連昌遊冶事照炫轉熒煌珠翠難比是鮫人織就冰綃漬淚　獨記夢入瑤臺正玲瓏透月瓊鉤十二金縷逗濃香接翠蓬雲氣縞夜梨花生暖白浸瀲灩一池春水沈醉歸時人在明河影裏

疏影

梅影

冰條木葉又橫斜照水一花初發素壁秋屏招得芳魂彷彿玉□明滅疏疏滿地珊瑚□今誤卻撲花幽婕甚美人忽到窗前鏡裏好春難折　閒想孤山舊事浸清漪倒映千樹殘雪暗裏東風可慣無情攪碎一簾香月輕妝誰寫崔徽面認隱約煙綃重疊記夢回紙帳殘鐙瘦倚數枝清絕

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疏影詠梅影瓊妃臥月任素裳瘦損羅帶重結石徑春寒碧蘚參差相思曾步芳屧離魂分破東風恨又夢入水孤雲闊算如今也厭娉婷帶了一痕殘雪猶記冰輪半掩冷枝畫未就歸櫂親折幾度黃昏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蒼蚪欲捲漣漪去謾蛻卻連環香骨早翠陰

□□蒙茸不似一枝清絕張炎山中白雲詞疏影梅影黃昏片月似碎陰滿地還更清絕枝北枝南疑有疑無幾度背鐙難折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村時節看夜深竹外橫斜應妒過雲明滅窺鏡蛾眉淡抹爲容不在貌獨抱孤潔莫是花光描取春痕不怕麗譙吹徹還驚海上然犀去照水底珊瑚如活做弄得酒醒天寒空對一庭香雪　昱按此二首似與草窗倡和之作但不一韻耳

齊天樂

蟬

槐薰忽送清商怨依稀正聞還歇故苑愁深危絃調苦前夢蛻痕枯葉傷情念別是幾度斜陽幾回殘月轉眼西風一襟幽恨向誰說　輕鬟猶記動影翠蛾應妒我雙鬢如雪枝冷頻移葉疏猶抱孤負好秋時節淒淒切切漸迤邐黃昏砌蛬相接露洗餘悲暮煙聲更咽

樂府補題餘閒書院賦蟬

滿江紅

寄剡中自醉兄

秋水涓涓情渺渺美人何許還記得東堂松桂對牀風雨流水桃花西塞隱茂林修竹山陰路二十年歷歷舊經行空懷古　評研品臨書譜箋畫史修茶具喜一愚天稟一閒天付百戰徵求千里馬十年餖飣三都賦問何如石鼎約彌明同聯句

謹按草窗韻語有題族伯自醉翁吟稾詩此稱自醉兄或題詩時未考明輩行耶

玉漏遲

題吳夢窗詞集

老來歡意少錦鯨仙去紫簫聲杳怕展金匳依舊故人懷抱猶想烏絲醉墨驚俊語香紅圍繞閒自笑與君共是承平年少　雨窗短夢難憑是幾番宮商幾番吟嘯淚眼東風回首四橋煙草載酒倦遊處已換卻花間啼鳥春恨悄天涯暮雲殘照

昱按夢窗詞甲乙丙丁稾四卷山陰尹煥序略云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西江月

懷剡

萬壑千巖剡曲朝南暮北樵中江潭楊柳幾東風猶憶當年手種　鬢雪愁侵秋綠容華酒借春紅非非是是總成空金谷蘭亭同夢

杏花天

金池瓊苑曾經醉是多少紅情綠意東風一枕遊仙睡換卻鶯花人世　漸暮色鵑聲四起正愁滿香溝御水一色柳煙三十里爲問春歸那裏

四字令

訪友不遇

殘月半籬殘雪半枝孤吟自款柴扉聽猨啼鳥啼　人歸未歸無詩有詩水邊竚立多時問梅花便知

醉落魄

洪仲魯之江西書以爲別

寒侵徑葉雁風擊碎珊瑚屑研涼閒試霜晴帖頌菊騷蘭秋事正奇絕　故人又作江西別書樓虛度中秋節碧闌倚偏愁誰說愁是新愁月是舊時月

昱按洪學士燾字仲魯行第十三忠文咨夔之子也癸辛雜識紀其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有入冥之異云此事公嘗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又立復詢顛末書之觀雜識語氣稱之曰公則仲魯故前輩草窗生紹定五年至嘉熙丁酉年甫六歲即聞伯魯言亦尚在先人侍旁此詞見於鈔本草窗詞內玩詞意似不相肖或其父嘯齋之作後人誤收

爲草窗作亦未可知

祝英臺近

后溪次韻日熙堂主人

嫰餘酲尋舊雨愁與病相半綠意陰陰絲竹靜深院

絕憐事逐春移淚隨花落似翦斷鮫房珠串　喜重

見爲誰倦酒慵詩鎨屛掩雙扇白髮潘郎羞見看花

伴可堪好夢殘時新愁生處煙月冷子規聲斷

宏治湖州府志前溪出銅峴山東流至武康縣前名前溪武康縣後又有一溪亦出自銅峴山謂之後溪　絕妙好詞李彭老祝英臺近後溪次周草窗韻杏花初梅花過時節又春半簾影飛梭輕陰小庭院舊時月底秋千吟香醉玉曾細聽歌珠一串忍重見描金小字題情生綃合歡扇老了劉郎天遠玉簫伴幾番鶯外斜陽闌干倚徧恨楊花遮愁不斷[illegible]按草窗韻語挽李太監仁永詩次首云掘衣猶欠日熙堂僅拜儀刑振鷺行此詞與彭老韻合則主人爲彭老疑彭老爲仁永之子也

甘州

鐙夕寄二隱

漸萋萋芳草綠江南輕暉弄春容記少年遊處簫聲

巷陌鐙影簾櫳月暖烘鑪戲鼓十里步香紅敧枕聽

新雨往事朦朧　還是江南夢曉怕等閒愁見雁影

西東喜故人好在水驛寄詩筒數芳程漸催花信送

歸帆知第幾番風空吟想梅花千樹人在其中

昱按二隱疑指二李商隱周隱也集中止二丁卯訪之之作在早年初交尚係各稱餘皆並稱二隱蓋即古一人雙丁兩到之意惟契好故加此徵稱若云別是一人則據各詞意觀之殊非恆流豈有人如此而不更見於他集者或曰十解擬之一詞擬二人乎曰是不見然二李撫饒倡和同工競爽臭味洵無差池擬之何不可並且現擬花閒矣花閒亦一人乎近兩人之詞有傳本即名二隱詞鈔足證予言之非鑿[illegible]浩然齋雅譚秋崖李萊老與其兄篔房競爽號龜溪二隱

又

題疏寮園

信山陰道上景多奇仙翁幻吟壺愛一丠一壑一花

一草窈窕扶疏染就春雲五色更種玉千株咳唾騷

香在四壁驪珠　曲折冷紅幽翠渺流花澗淨步月

堂虛羨風流魚鳥來往賀家湖認秦鬟越妝窺鏡倚

斜陽人在會稽圖□多賞池香洗研山秀藏書

中興館閣續錄高似孫字續古鄞縣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慶元五年除祕書省校書郎六年通判徽州張炎山中白雲詞埽花遊賦高疏寮東墅園煙霞萬壑記曲徑幽尋霽痕初曉綠窗窈窕看隨花甃石就泉通沼幾日不來一片蒼雲未埽自長嘯悵喬木荒涼都是殘照碧天秋浩渺聽虛籟冷泠飛下孤峭山空翠老步仙風怡有采芝人到野色閑門芳草不除更好境深悄比斜川又清多少麓　四朝聞見錄高疏寮居近城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於甃泄之以管淙淙環佩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　佩楚軒客談高續古東墅亭館名秀堂疏閣分繡閣是堂雪廬涼觀聽雪齋雲壑清香館漁莊歷齋綠漪墨沼遊雅齋藏書寮疏寮蘭磴集硯亭朝霞林藻景亭巖壑臺光碧鄉炙興亭蓬萊遊春塢壽雪亭耶溪月木蘭徑陽明麓雪嵒西窰鼇峯昱按以上兩書觀之足證草窗此詞語語精切都非泛設

齊天樂

次二隱寄梅

護春簾幕東風裏當年問花曾到玉影孤搴冰痕半

拆漠漠凍雲迷道臨流更好正雪後逢迎陰光相照

夢入羅浮古苔啁哳翠禽小　一枝空念贈遠遡波

流不到心事誰表倚竹天寒吟香夜冷幾度月昏霜

曉尋芳欠早怕鶴怨山空雁歸書少不恨春遲恨春

容易老

憶舊遊

寄王聖與

記移鐙翦雨換火篝香去歲今朝乍見翻疑夢向梅邊攜手笑挽吟橈依依故人情味歌舞試春嬌對婉娩年芳飄零身世酒趁愁消　天涯未歸客望錦羽沈沈翠水迢迢歎菊荒薇老負故人猨鶴舊隱誰招疏花謾撩愁思無句到寒梢但夢繞西陵空江冷月魂斷隨潮

詞綜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延祐四明志至元中王沂孫慶元路學正志雅堂雜鈔王聖與嘗輯對苑一書甚精凡十餘冊止於三字如獅子菊鳳兒花之類

聲聲慢

送王聖與次韻

瓊壺歌月白髮簪花十年一夢揚州恨入琵琶小憐重見灣頭尊前謾題金縷柰芳情已逐東流還送遠甚長安亂葉都是閒愁　次第重陽近也看黃花綠酒也合遲留脆柳無情不堪重繫行舟百年正消幾別對西風休賦登樓怎去得怕淒涼時節團扇悲秋

花外集聲聲慢迎門高髻倚扇清吭娉婷未數西州淺拂朱鉛春風二月梢頭相逢靚妝俊語有舊家京洛風流斷腸句試重拈彩筆與賦閒愁猶記淩波去後問瑣窗羅韤卻為誰留枉夢相思幾回南浦行舟莫辭玉尊起舞怕重來燕子空樓謾惆悵抱琵琶閒過此秋

踏莎行

題中仙詞卷

結客千金醉春雙玉舊遊宮柳藏仙屋白頭吟老茂陵西清平夢遠沈香北　玉笛天津錦囊昌谷春紅轉眼成秋綠重翻花外侍兒歌休聽酒邊供奉曲

山中白雲詞王碧山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　又洞仙歌觀王碧山花外詞集有感野鵑啼月便角巾還第輕擲詩瓢付流水最無端小院寂歷春空門自掩柳髮離離如此可惜歡娛地雨

冷雲昏不見當時譜銀字舊曲怯重翻總是離愁淚痕洒一簾花碎夢沈沈知道不歸來尚錯問桃根醉魂醒未　昱按王碧山詞余所得鈔本凡二一名玉笥山人　花外詞集為吾郡吳氏本一名玉笥山人詞集為白門周司農檪園先生藏凡南宋鈔本詞十六家余從姑為司農孫婦舉以畀余者校吳本為多

夷則商國香慢

賦子固淩波圖

玉潤金明記曲屏小几翦葉移根經年汜人重見瘦影娉婷雨帶風襟零亂步雲冷鵝管吹春相逢舊京洛素靨塵緇仙掌霜凝　國香流落恨正冰消翠薄誰念遺簪水空天遠應念礬弟梅兄渺渺魚波望極五十絃愁滿湘雲淒涼耿無語夢入東風雪盡江清

嘉興府圖記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入仕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遷翰林學士承旨孟堅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又善作梅花水仙蘭竹於山水尤奇襟度蕭爽時比之米南宮年九十七卒謚文簡　樂郊私語子固入本朝隱居嘉禾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勺畢具往往泊蘆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為事從弟子昂自若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佳否子昂云佳公令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便令蒼頭濯其坐具　畫禪室隨筆子固水仙欲與楊无咎梅花作敵　周草窗極重其品會刺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現也　珊瑚網趙孟堅水墨雙鉤水仙卷自跋云余久不作此又方病目未愈子用徵夙諾艮亟急起描寫轉益拙俗觀者求於形似之外可爾彝齋弁陽老人周密題夷則國香慢云云

一萼紅

登蓬萊閣有感

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未全休鑑曲寒沙茂林煙草俛仰千古悠悠歲華晚飄零漸遠誰念我同載五湖舟磴古松斜厓陰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洒東州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

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妝鏡好江山何事此時遊為喚狂吟老監共賦消憂閣在紹興西浦東州皆其地名勝志蓬萊閣在州治設廳之後吳越錢王所建舊記云蓬萊山正偶會稽　寶慶會稽續志蓬萊閣在設廳後臥龍山下其名以蓬萊閣蓋因元微之詩而始得名也昱按元稹以州宅誇於樂天詩有謫居猶得近蓬萊之句又西湖孤山亦有蓬萊閣故註云云　會稽志張伯玉州宅詩序云越守王工部至和中新葺蓬萊閣成畫圖來乞詩工部乃王逵也

埽花遊

九日懷歸

江蘺怨碧早過了霜花錦空洲渚孤蛬自語正長安亂葉萬家碪杵塵染秋衣誰念西風倦旅恨無據悵望極歸舟天際煙樹　心事曾細數怕水葉沈紅夢雲離去情絲恨縷倩回紋為織那時愁句雁字無多寫得相思幾許暗凝竚近重陽滿城風雨

三姝媚

送聖與還越

淺寒梅未綻正潮過西陵短亭逢雁秉燭相看歎俊遊零落滿襟依黯露草霜花愁正在廢宮蕪苑明月河橋笛外尊前舊情消減　莫訴離腸深淺恨聚散匆匆夢隨帆遠玉鏡塵昏怕賦情人老後逢淒惋一樣歸心又喚起故園愁眼立盡斜陽無語空江歲晚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三姝媚次周公謹故京送別韻蘭缸花半綻正西窗淒淒斷螢新雁別久逢稀謾相看華髮共成消黯總是飄零更休賦梨花秋苑何況如今離思難禁俊才都減今夜山高江淺又月落帆空酒醒人遠彩袖烏紗解愁人惟有斷歌幽婉一信東風再約看紅顋青眼只恐扁舟西去蘋花弄晚

獻仙音

弔雪香亭梅

松雪飄寒嶺雲吹凍紅破數椒春淺襯舞臺荒浣妝池冷淒涼市朝輕換歎花與人凋謝依依歲華晚　共淒黯問東風幾番吹夢應慣識當年翠屏金輦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煙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淚滿又西泠殘笛低送數聲春怨西湖遊覽志清波門外舊有聚景園先是高宗居大內時時屬意湖山孝宗乃建園奉上皇遊幸其後累朝臨幸理宗已後日漸荒落故高疏寮詩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園旁舊有浮屠之廬九並歸園內　絕妙好詞李彭老法曲獻仙音官圃賦梅繼草窗韻雲木槎枒水漭搖落瘦影半臨清淺翠羽迷空粉容羞曉年華柱絃頻換甚何遜風流在相逢共寒晚總依黯念當時看花遊冶曾錦纜移舟寶箏隨輦池苑鎖荒涼嗟事逐鴻飛天遠香徑無人甚蒼蘚黃塵自滿聽鴉啼春寂暗雨蕭蕭吹怨　玉笥山人花外集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層綠峨峨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已消黯況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荏苒一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洒征衣鉛淚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遺一襟幽怨　昱按武林舊事葛嶺集芳園內有雪香一扁說者因謂周詞乃即指此不知集芳初雖張婉儀別墅理宗朝即賜賈似道改名後樂園終屬賈氏並未復還官家今觀倡和諸作皆苑籞興亡之感無一語涉賈則據王詞稱聚景者為得之而當時以諫官陳言罷絕臨幸以致培桑蒔果廢為荒圃則李詞官圃之名復相洽也況咸淳臨安志載聚景諸亭名云又有亭植紅梅而不載亭名安知其不亦名雪香乎故此詞以指聚景園為是

高陽臺

送陳君衡被召

照野旌旗朝天車馬平沙萬里天低寶帶金章尊前茸帽風敧秦關汴水經行地想登臨都付新詩縱英遊疊鼓清笳駿馬名姬　酒酣應對燕山雪正冰河月凍曉隴雲飛投老殘年江南誰念方回東風漸綠西湖柳雁已還人未南歸最關情折盡梅花難寄相思

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高陽臺陳君衡遠遊未還周公謹有懷人之賦倚歌和之駞褐輕裝狨韉小隊冰河夜渡流澌朔雪平沙飛花亂舞蛾眉琵琶已是淒涼調更賦情不比當時想如今人在龍庭初賜金卮一枝芳信應難寄向山邊水際獨抱相思江雁孤回天涯人自歸遲歸來依舊秦淮碧問此愁還有誰知對東風空似垂楊零亂千絲昰按此即用草窗送別體韻但今草窗集內亦未另有懷君衡作

慶宮春

送趙元父過吳

重疊雲衣微茫雁影短篷穩載吳雪霜葉敲寒風鐙搖暈櫂歌人語嗚咽擁衾呼酒正百里冰河乍合千山換色一鏡無塵玉龍吹裂　夜深醉蹋長虹表裏空明古今清絕高臺在否登臨休賦忍見舊時明月翠消香冷怕空負年芳輕別孤山春早一樹梅花待君同折

高陽臺

寄越中諸友

小雨分江殘寒迷浦春容淺入蒹葭雪霽空城燕歸何處人家夢魂欲渡蒼茫去怕夢輕還被愁遮感流年夜汐東還冷照西斜　萋萋望極王孫草認雲中煙樹鷗外春沙白髮青山可憐相對蒼華歸鴻自趁潮回去笑倦遊猶是天涯問東風先到垂楊後到梅花

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高陽臺殘雪庭陰輕寒簾影霏霏玉琯春葭小帖金泥不知春在誰家相思一夜窗前夢柰似人水隔天遮但淒然滿樹幽香滿地橫斜江南自是離愁苦況遊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得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

探芳訊

西泠春感

步晴晝向水院維舟津亭喚酒歎劉郎重到依依謾懷舊東風空結丁香怨花與人俱瘦甚淒涼暗草沿池冷苔侵甃　橋外晚風驟正香雪隨波淺煙迷岫廢苑塵梁如今燕來否翠雲零落空堤冷往事休回首最消魂一片斜陽戀柳

絕妙好詞李彭老探芳信湖上春遊繼草窗韻對芳書甚怕冷添衣傷春疏酒正緋桃如火相看自依舊閑簾深掩梨花雨誰問東陽瘦幾多時漲綠鶯枝墮紅鴛甃堤上寶鞍驟記草色熏晴波光搖岫蘇小門前題字尚存否鞦華短夢隨流水空有詩千首更休言張緒風流似柳山中白雲詞探芳訊西湖春感繼草窗韻清晝正治思縈花餘醒倦酒甚采芳人老芳心尚如舊消魂忍說銅駞事不是因春瘦向西園竹埽頹垣蔓羅荒甃風雨夜來驟歎歌冷鶯簾恨凝蛾岫愁到今年多似去年否舊情懶聽山陽笛目極空搔首我何堪老卻江潭深柳

傚顰十解

四字令

擬花閒

眉消睡黃春凝淚妝玉屏水暖微香聽蜂兒打窗筆塵半妝綃痕半方愁心欲訴垂楊柰飛紅正忙

西江月

延祥觀拒霜擬稼軒

綠綺紫絲步障紅鸞彩鳳仙城誰將三十六陂春換得兩堤秋錦　眼纈醉迷朱碧筆花倦賞丹青斜陽展盡趙昌屏羞死舞鸞妝鏡

西湖遊覽志四聖延祥觀在孤山高宗為康王時嘗使於金夜見四巨人執仗衛行詢之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王心異之即位乃建觀祀之　武林舊事孤山路四聖延祥觀有章太后沈香四聖像小蓬萊閣瀛嶼堂金沙井六一泉花寒水潔氣象幽古三朝臨幸

江城子

擬蒲江

羅窗曉色透花明龍瑤笙按瑤箏試訊東風能有幾分春二十四闌憑玉暖楊柳月海棠陰　依依愁翠沁雙顰愛鶯聲怕鵑聲人自多情春去自無情把酒問花花不語花外夢夢中雲

温州府志盧祖皋字申之永嘉人登慶元第歷館閣嘉定中以軍器少監與閩人徐鳳並直北門時慶澤孔殷綸言杳布祖皋抒思泉湧號爲稱職工樂府詞意清遠江浙閒多歌之有蒲江集絕妙詞選蒲江樓攻媿先生之甥趙紫芝翁靈舒諸賢之詩友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　貴耳集蒲江貌宇修整作小詞纖雅詩如舟中獨酌云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及玉堂有感松江別詩余領先生詞外之旨

補按草窗詞題作擬賀方回

少年遊

宮詞擬梅溪

簾消寶篆捲宮羅蜂蝶撲飛梭一樣東風燕梁鶯院那處春多　曉妝日日隨香輦多在牡丹坡花深深處柳陰陰處一片笙歌

好事近

擬東澤

新雨洗花塵撲撲小庭香逕早是垂楊煙老漸嫩黃成碧　晚簾都捲看青山山外更山色一色梨花新月伴夜窗吹笛

絕妙詞選張宗瑞名輯鄱陽人自號東澤有詞二卷名東澤綺語債朱湛盧爲序稱其得詩法於姜堯章世所傳欵乃集皆以爲采石月下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其詞皆以篇末之語而立新名云

西江月

擬花翁

情縷紅絲冉冉唬花碧裊熒熒迷香雙蝶下庭心一行愔愔簾影　北里紅紅短夢東風雁雁前塵稱消不過牡丹情中半傷春酒病

西湖遊覽志孫惟信字季蕃仕宋光宗時棄官隱西湖上爲長短句好藝花卉自號花翁家徒壁立無日夕之儲彈琴讀書晏如也既卒安撫趙與𥲅葬之墓近水仙王廟仇仁近詩水仙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蔦菊有亭今作圃埽松無子謾留一壙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隴雲欲把管絃歌楚些卻憐度曲不如君兩浙名賢錄孫惟信娶人工詩喜譚諧嘉定初嘗於大雪中登廬皋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作紀遊卷

醉落魄

擬參晦

憶憶憶憶宮羅褶褶消金色吹花有盡情無極淚滴空簾香潤柳枝溼　春愁浩蕩湘波窄紅蘭夢繞江南北燕鶯都是東風客移盡庭陰風老杏花白

昱按絕妙好詞趙汝茪字參晦號霞山宋史宗室世系表商王元份八世孫善官子

朝中措

茉莉擬夢窗

綵繩朱乘駕濤雲親見許飛瓊多定梅魂纔返香瘢半掐秋痕　枕函釵縷熏篝芳焙兒女心情尚有第三花在不妨留待涼生

醉落魄

擬二隱

餘寒正怯金釵影卸東風揭舞衣絲損愁千褶一縷楊絲猶是去年折　臨窗擁髻愁難說花庭一寸燕支雪春花似舊心情別待摘玫瑰飛下粉黃蝶

浣溪沙

擬梅川

蠶已三眠柳二眠雙竿初起畫秋千鶯櫳風響十三絃　魚素不傳新信息鸞膠難續舊因緣薄情明月

幾番圓

絕妙好詞李彭老踏莎行題草窗十擬後紫曲迷香綠窗夢月芳心如對春風說鸞牋象管寫新聲幾番曾試瓊壺缺庾信書愁江淹賦別桃花紅雨梨花雪周郎先自足風流何須更擬秦笙咽 按絕妙好詞箋沈義甫云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淡

踏莎行　與莫兩山譚邗城舊事

遠草情鍾孤花韻勝一樓聳翠生秋暝十年二十四橋春轉頭明月簫聲冷　賦藥才高題瓊語俊蒸香壓酒芙蓉頂景留人去怕思量桂窗風露秋眠醒

昱按絕妙好詞莫崙字子山號兩山正德丹徒縣志崙江都人寓家丹徒度宗咸淳四年陳文龍榜進士 補癸辛雜識梁棟鎮江人與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菜元魚爲饌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奏邸獄成杯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 按項絪輯絕妙好詞小傳云莫崙吳興人

蘋洲漁笛譜集外詞

草窗南宋遺老風雅博洽多所述造於詞尤爲擅場同時如張玉田輩極稱之然所謂蘋洲漁笛譜究未之見昨從慈谿友人處見有副本方體宋字於當時避諱字皆闕點畫似從刻本影鈔者計五十葉中闕四葉後大字有跋者二詞又夢窗題詞一闋字體與前無異末亦脫落數字想皆原刻但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中附己作二十二闋俱不載入此集朱秀水詞綜亦有八闋爲此所無意此或其一集而非生平全稿也嗟乎草窗詞家大宗康柳𧍙蠹之作徧天下而此蕭蕭寸帙不滅沒於網蝨者殆於一線亦可慨已緣鈔而藏之悉仍其舊復以家藏草窗詞諸本編附於後爲集外詞以存草窗一家之全璧至題中人地歲月以及本事軼事詞話倡和之作凡有交涉可互相發明者弁疏附詞後冬釭夏簟時復披玩恍聽漁笛靜吹覺蘋洲夜月差不冷落耳

大清乾隆四年己未五月揚州江昱識

右蘋洲漁笛譜二卷儀徵江明經昱爲之考證集外詞一卷明經所輯以補漁笛譜之遺其弟恂刻於新安郡齋者也明經跋稱原本於宋帝諱皆闕點畫蓋影宋本鈔者祺壽考之朱竹垞詞綜發凡有云周公謹集雖鈔傳賦西湖十景今集無之又舉所選輯諸集有草窗詞而無漁笛譜十景詞乃冠此譜之首知竹垞未見此本也厲樊榭南宋雜事詩注有云西湖十景周草窗賦木蘭花慢已軼不傳是又樊榭所未見雜事詩引用書目雖有此譜恐爲殘本則此本信足貴矣明經考證致精然亦間有疏者如長亭怨慢注稱淳安縣志洪夢炎號然齋昱按然字草書類恕或有一謠存以備考云云祺壽按癸辛雜識續集卷下秦九韶條有云既至徧謁臺幕洪恕齋勳爲憲知恕齋名勳非夢炎也按儀徵縣志昱字賓谷號松泉廩貢生與弟恂篤學孝友著有尚書私學韻歧松泉詩集梅鶴詞瀟湘聽雨錄五種行世而不載及漁笛譜考證志爲劉孟瞻張石樵合纂兩先生熟諳鄉故而皆不知明經此書矧今又百年後乎明經又有山中白雲疏證彊村先生嘗得其稿本刻之爰出示此帙以供賞析先生忻然命工重雕表章先哲惠此來者豐城雙劍久而必合其諸海內倚聲家所樂聞乎歲在彊圉大荒落仲夏之月丹徒陳祺壽跋

原书空白页

蘋洲漁笛譜校記

卷一

楚宮春　曉白按白字疑當作日　繡帳　蘭翹　蝶宿草窗詞帳
作幕翅作燒蝶作燕

大聖樂　簾影草窗詞簾作檐

三犯渡江雲　芳信暖　昏鴉草窗詞暖作綴昏作歸

露華　題草窗詞作憶別和寄閑韻　波溶　珍叢草窗詞溶作容珍作瑤

桃源憶故人　謾寄草窗詞謾作懶

繡鸞鳳花犯　歎賞　翠袂草窗詞歎作笑袂作被

探春慢　笑語　怪稱眼　映燭　嫩寒草窗詞笑作音怪作
早燭作竹嫩作歲

瑤花慢按此調原本題未全詞缺詞从草窗詞補草窗詞題作瓊花

玉京秋按此調名原本缺从草窗詞補

鷓鴣天　拆桐草窗詞拆作刺

夜行船　烘愁草窗詞烘作供

采綠吟　淺壓　岸隔草窗詞壓作靨岸隔作隔岸

曲遊春　亂絃草窗詞絃作絲

大聖樂　霉風原本霉作霙从鮑氏知不足齋本草窗詞作霓

桂枝香　巖霏　露侵肌粟　重喚　珍叢草窗詞霏作屏
侵肌二字倒喚作換珍作孤

杏花天　妝額草窗詞妝作宮

又　撥重草窗詞作重指　春蔥原本蔥字缺據鮑本補草窗詞作風

南樓令　秋更廿五聲　俱醒草窗詞更作宵廿作正聲作更俱作皆

又　孤桐草窗詞孤作梧

秋霽　畫船　似曾　年芳　霜點鬢草窗詞船作舸曾作舊芳
作華霜點鬢作雙鬢點

齊天樂　臨流　旋滅　夜永　輕豔　共遠草窗詞流
作溪旋作漸永作泠輕作新共作去

一枝春　媚晚・無那草窗詞晚作粉那作柰

又　衣縷　謾賦　記曾　閑掩草窗詞衣作冰謾作慢記曾二字倒
閑作門

江城子　春意靚　風輕　蝶愁草窗詞靚作靜輕作清愁作情

綠蓋舞風輕　初退草窗詞退作洗

玲瓏四犯　綺枰　忍負　看翠簾　紅透　將歸
還在劉郎後草窗詞枰作屏忍作恐看作柰透作破將歸作歸時還下衍約字後
上衍歸字

謁金門　愁滿草窗詞滿作薄

眼兒媚　惹歸雲草窗詞惹作・

卷二

宴清都　菲菲　華年　悵恨　流紅草窗詞菲菲作霏霏華年
作年華悵字脫流作輕

梅花引　酒醒原本醒作醒从鮑本　寄江南草窗詞寄作覓

瑞鶴仙　鶯曉　金碧草窗詞曉作晚碧作璧

英臺近　餘醒原本醒作醒从鮑本

浣溪沙　如雪草窗詞如作有

又　晚晴　嗁鶯草窗詞晚作曉嗁作流

齊天樂　吟艤草窗詞吟作吹

大酺　朝雲　沈醉　兔葵恨草窗詞朝作雨期二字沈作輕恨字脫

霓裳中序第一　愁切草窗詞切作絕　洛汜原本注一本有悵字汜作妃从
鮑本　棲蝶草窗詞棲作淒

過秦樓　水楓草窗詞楓作花

聲聲慢　題原本瑞香二字缺从鮑本　怨笛草窗詞笛作羽

風入松　煙輭草窗詞輭作暖　露淺原本淺作淺从鮑本
鷓鴣天　幾闌草窗詞闌作閑
夜行船　誰說草窗詞誰作難
齊天樂　誰爲　遊韁　何許草窗詞爲作與韁作韉許作處
滿庭芳　誰翦十四字草窗詞作照水暗浮香誰翦茜雲侵臉含嬌暈李凡
桃俗草窗詞作桃凡李俗
清平樂二　晚鶯　飄蕩草窗詞晚作曉蕩作泊
乳燕飛　搖漣　幾番回首　鷗友草窗詞搖漣作遙連番作冋冋
作搖鷗作鶯
龍吟曲　旻夜草窗詞旻作涼
鳳棲梧　懸秋草窗詞懸作凝
少年遊　題按詞意題中逕字疑逕誤　幽碧　是閒情草窗詞碧作草是字
脫
西江月　芳影草窗詞芳作花
浣溪沙　松風吹淨草窗詞作長松掃盡
英臺近　幾醉幾吟筆　相識草窗詞醉作陣下幾字作吹相作曾
長相思　微微草窗詞作輝輝
柳梢青　真清草窗詞作清真
又二　生光　情多　空惱草窗詞光作香情多作多情空作去
南樓令　幾夜草窗詞夜作度
聲聲慢　金蕉　須帶草窗詞蕉作焦帶作插
明月引　千萬　酒醒　旋消草窗詞萬作里醒作醒旋作漸
又　隨雨草窗詞隨作向
六幺令　今日　醉臥草窗詞今日作醉臥醉臥作今日
又　天花　夢覓草窗詞天花作天桃覓作覺
好事近　殘譜草窗詞譜作緒

聲聲慢　曾綰　翦東風草窗詞綰作挽翦字脫
憶舊遊　璁瓏　塵消草窗詞璁作玲消作侵
水龍吟二　晴樹原本晴作暗从鮑本草窗詞亦作晴　情絲草窗詞情作晴

附編

徵招　悲涼草窗詞涼作秋
酹江月原本江字脫从草窗詞　霜爭　環佩杳草窗詞霜爭作爭霜杳作冷

集外詞

夜合花　清芳按此卷皆從草窗詞錄輯今以鮑本校之芳作香又按芳疑芬誤
水龍吟　涼夜絕妙好詞涼作清　粉雲原本雲作香从鮑本
珍珠簾　漬淚　獨記鮑本漬作清獨作猶
疏影　木葉按木疑當作未　今誤卻鮑本今作全　美人原本美字缺从鮑本
齊天樂　正聞原本聞字缺从樂府補題鮑本作關
玉漏遲草窗詞題集上有霜花腴三字
四字令按原本此調前有好事近輕翦楚臺雲一闋已見卷二今刪
祝英臺近　靜深院原本靜深二字缺从鮑本
甘州　江南夢曉草窗詞南作春
齊天樂　雪後鮑本後作意
憶舊遊　西陵鮑本陵作冷
夷則商國香慢　吹春原本春作笙从鮑本
三姝媚　離腸鮑本腸作觸　帆遠原本帆作飄疑涉颿而誤从鮑本
慶春宮　雁影鮑本雁作鴻
高陽臺　後到按後字疑當作先
江城子　試訊鮑本作幾信
少年遊　簾消寶篆鮑本消作綃篆作相　鶯院鮑本院作戶
醉落魄　消金原本金作玉从鮑本
浣溪沙　舊因緣鮑本舊作好

躧莎行　一樓原本樓作樓从鮑本

山中白雲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彊村叢書江氏疏證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吾友濟陽賓谷君承其家學稚節嗜古擅淹通之聲既與其弟蔗畦鏃羽括礪自爲師友光華才氣昭灼近遠談藝之外工爲倚聲每謂詞莫尚于南宋景淳德祐間要以白石爲宗主其嗣白石起者無踰于玉田白雲一集可按而知也顧其間有不可以臆測者蓋玉田之先忠烈王以功開國家世蘭錡遭時不偶流落播遷客游無方彳亍南北所與交率遺民退士境會遘適等諸落葉之聚散其詞一往而深隱約結審使非熟悉諸人之生平與其情事之曲折則紀其鏗鏘而不說其義猶然聾于音者已今得濟陽兄弟疏通證明之蒐羅旁魄甄檢精審寤疑而辨惑舛乏一句之訛一字之誤讀之悅悅與諸君子展齒相躡撫塵拂几于一室之中遂使詞之精蘊挹之而逾以出是豈特玉田數百年之桓譚抑亦吾儕後來讀之者之厚幸也昔張華讀書徧三十車其後所作博物志僅十卷左思討論之力遨游逾十稔其所爲文不過三賦夫俗學之相蒙也久矣試訊是編諸所考證是豈尋條步凷聊爾稗販之所能得者哉乾隆癸酉古重陽錢塘陳撰書于韓江寓館之琴牧軒

詞自白石後惟玉田不愧大宗而用意之密適肖題分尤稱極詣率爾讀之雖擊節歎賞而作者苦心或未出也夫集中之題但云某人某地讀者亦僅就其詞臆爲人如是地如是是人與地因詞而見而不知詞實有以確洽其人與地何啻目眩珊瑚木難而不能名耶其或實有所指而本題未能注明則又往往忽略甚且以爲寬泛之語而曾不經意可勝三歎間與弟蔗畦涉獵之餘遇可相發明者輒筆之簡端垂二十年繙書不下萬卷蓋已得十之七八即如賦高疏寮東墅園不讀四朝聞見錄則甃石通沼長嘯虛籟徑屬浮華送陳行之歸不讀安雅堂集則荏苒孤旅背潮歸去未免矛盾不知橫舟之即爲陸垕則弭節澄江肯被留住語難豁然不知遷居乃復還故第則玄觀桃花青門瓜圃辭多瞀若他如野翁東巖同處雪竇春水孤雁並著時名吳菊泉故被召寫經之侶韓竹閒乃從游學詞之人小王闢闢爲一家眷屬壺天□□□□□□□清平樂之無題有爲而作漁隱靜春之兩字實有其人袁伯長琴徵之清容自述墨水仙畫見於霞外集唐至于元叟之非允叟慶承之爲慶樂聵隱之爲戢隱太初之即復初庚寅歲之宜從辛卯歲子昂卷之可並溪山堂一句之訛一字之誤凡此之類不可枚舉率從卷籍不相涉之處參考互證觸類旁通而出既矜捌獲覆繹詞意愈覺神觀飛越恍親歷其時身入其境聆其談笑而罄其曲折向之平淡無奇者今皆見其切事愜心分刌合度而非隨手塡寫僅求好句成篇可比爰加節葺列于各詞之左鄙見則以昱按二字別之至其詞之取撫宏富蘊釀深純則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者讀者當自得之不待緫緫爲之詮釋爾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九日廣陵江昱

原书空白页

原序

吾識張循王孫玉田先輩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一片空狂懷抱日日化雨爲醉自仰扳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于繁華世界飄飄徵情節節弄拍嘲明月以謔樂賣落花而陪笑能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不容半點新愁飛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種懽喜癖快豈無柔劣少年于萬花叢中喚取新鶯稚蝶羣然飛舞下來爲之賞聽三外野人所南鄭思肖書于無何有之鄉

昱按鄭思肖詳見卷五清平樂詞後

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協洽不特可寫音檀□亦可被歌管薦清廟方之古人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世謂詞者詩之餘然詞尤難于詩詞失腔猶詩落韻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乃有四聲五音均拍重輕清濁之別若言順律舛律協言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句皆廢一句未妥一闋皆不光采信戞戞乎其難又怪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余幼有此癖老頗知難然已有三數曲流傳朋友閑山歌村謠是豈足與叔夏詞比哉古人有言曰鉛汞交鍊而丹成情景交鍊而詞成指迷妙訣吾將從叔夏北面而求之

山村居士仇遠

昱按仇遠詳見卷三徵招詞後又按玉田所著樂府指迷議論精到誠度世之金針但止二十餘則爲卷十數繙而已且有訛闕無善本可校惜哉

宋南渡勳王之裔子玉田張君自社稷變置淩煙廢墮落魄縱飲北游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蓴絲慨然襆被而歸不入古杭扁舟浙水東西爲漫浪游散囊中千金裝吳江楚岸楓丹葦白一奚童負錦囊自隨詩有姜堯章深婉之風詞有周清真雅麗之思畫有趙子固瀟灑之意未脫承平公子故態笑語歌哭騷姿雅骨不以夷險變遷也其楚狂歟其阮籍歟其賈生歟其蘇門嘯者歟歲丁酉三月客我寧海將登台峯于其行也舉觴贈言是月既望閬風舒岳祥八十歲書

赤城新志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臨海人寶祐進士官終承直郎年二十六時以文見吳荊溪荊溪稱其異稟靈識如漢終賈後以文學名奉化戴表元在元大德間爲東南大家其學得于嶽祥者爲多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野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藪藪續藪殘藪傳藪肆昔游錄深衣圖說凡二百二十卷學者稱爲閬風先生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閒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六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嘗自謂得聲律之學于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閒王邸侯館歌舞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濞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三十年矣

昔柳河東銘姜祕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江陰陸文圭

昱按陸文圭詳見卷四蝶戀花詞後此序作奎應是圭字之誤又按詞源未見其書今所傳樂府指迷首篇題曰詞源其餘如子方所稱約略多有特殘闕僅存無上下卷之多耳或當時亦名詞源未可知也鄧牧伯牙琴張叔夏詞集序古所謂歌者歌三百止爾唐宋間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見顏色不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歟歲庚子相遇東吳示余詞若干首使爲序云昱按伯牙琴爲錢塘鄧牧心牧所著載有此序不知當時何以不與鄭仇諸序編入故爲附載于此

聲音之道久廢玉田張君獨振戛乎喪亂之餘豈特藉以怡適性情殆將以繼其傳也後之君子得是帙而遡之則去希微不遠矣況幾經兵燹猶自璧全非天有以寶之能至此乎尚德君子幸共表章庶于好古之懷無憾焉耳吳門孝思殷重識

昱按姑蘇志殷奎字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山洪武四年以薦授咸陽教諭奎二弟壁字孝連箕字孝揚此孝思殷重若與行列但名不以經星爲次或其族兄弟耶

成化丙午春二月朔偶見是帙鶴城東門藥肆中即購得之南村先生手鈔者蓋百餘年矣凡三百首惜無錄目五月初九日輯錄以便檢閱或笑余衰遲目眩何不求諸善書者曰身健在飽食終日豈不勝博弈乎何計字之工拙使得時時展玩恍惚坐春風中聽玉田子慷慨灑落之言笑焉併錄以記歲月并時年六十有五

余曩客都亭從宋員外牧仲借鈔玉田詞僅一百五十三闋越數年復覩山中白雲全卷則吾鄉朱檢討竹垞錄錢編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識向購特半豹耳參殷孝思璧全一語更閱陸輔之詞旨載樂笑翁警句奇對無有出于是編之外者知爲完書無疑竹垞釐卷爲八與諸同志辨正魚魯緘寄白門余復與龔主事蘅圃取他本較對或字句互異題目迥別則增入兩存之鋟棗以傳可稱善本繼又從戴帥初袁清容集內得送贈序疏與詩因附刻於後而其生平約略可見余布袍落魄放浪形骸自謂頗類玉田子年來亦以倚聲自遣愛讀其詞今得是帙日與古賢爲友移我情矣嘉興李符

玉田生系出宋邸遭逢不偶遺行不少概見今讀詞集觀其紀地紀時而出處歲月宛然在目如末卷所賦風入松自識爲至大庚戌作賦臨江仙又云甲寅秋寓吳時年六十有七則此甲寅實元仁宗延祐元年也由此知宋理宗淳祐戊申爲玉田生始生之歲第宋史載張循王有五子琦厚顏正仁玉田生出誰後惜無攷耳若舒序所稱北游燕薊蓋在少壯時迨至元庚寅始返江南而年已四十餘矣其先雖出鳳翔然居臨安久故游天台明州山陰平江義興諸地皆稱寓稱客而于吾杭必言歸感歎故園荒蕪之作凡三四見又安得謂之秦人乎吾鄉詞人自周清真知名北宋其後與玉田生同時者惟仇山村爲工他若避俗翁句曲外

史亦有足觀惜皆流傳無幾獨山中白雲得陶井兩君先後藏護竹垞庸亭傳寫于今幸而不至散軼余得借以鏤板嗚呼豈偶然哉錢塘龔翔麟

昱按玉田以至元庚寅入都辛卯南還留北未久此序北游燕薊蓋在少壯時迨至元庚寅始返江南之語蓋緣臺城路詞庚辰之北辰字之誤詳見臺城路詞後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目錄

卷一

南浦　高陽臺
憶舊游　淒涼犯
壺中天　聲聲慢
綺羅香　慶春宮
國香　臺城路
三姝媚　甘州
聲聲慢　掃花游
瑣窗寒　木蘭花慢
三姝媚　掃花游
臺城路　疏影
渡江雲　瑣窗寒
憶舊游　水龍吟
憶舊游　甘州
摸魚子　風入松
鳳凰臺上憶吹簫　解連環
滿庭芳　憶舊游
解連環

卷二

臺城路　聲聲慢
水龍吟　一萼紅
祝英臺近　月下笛
水龍吟　綺羅香
洞仙歌　新雁過妝樓
江神子　塞翁吟
祝英臺近　風入松
瑤臺聚八仙　疏影
木蘭花慢　風入松
臺城路　還京樂
臺城路　梅子黃時雨
西子妝慢　聲聲慢
湘月　長亭怨
徵招　法曲獻仙音
渡江雲　鬬嬋娟
暗香　玉漏遲
長亭怨

卷三

西河　玲瓏四犯
淒涼犯　聲聲慢
燭影搖紅　憶舊游
春從天上來　甘州
慶清朝　真珠簾
探春慢　風入松
渡江雲　探芳信
聲聲慢　徵招
甘州　一萼紅
高陽臺　臺城路
桂枝香　慶春宮
長亭怨　甘州二
疏影　湘月
真珠簾　大聖樂

瑞鶴仙　祝英臺近
戀繡衾　甘州
浣溪紗　菩薩蠻
四字令
卷四
聲聲慢　杏花天
醉落魄　甘州
小重山　聲聲慢
木蘭花慢　玉蝴蝶
南樓令　國香
探春慢　燭影搖紅
木蘭花慢　意難忘
壺中天二　清波引
暗香　一萼紅
霜葉飛　憶舊游
木蘭花慢　瀟瀟雨
臺城路　木蘭花慢
瑤臺聚八仙　摸魚子
壺中天　風入松
數花風　南樓令二
淡黃柳　清平樂
虞美人　減字木蘭花
踏莎行　南鄉子
蝶戀花三　清平樂
卷五
燭影搖紅　露華
解語花　祝英臺近
瑤臺聚八仙　滿江紅
摸魚子　南鄉子
南樓令　醉落魄
壺中天　聲聲慢
清平樂　臺城路
壺中天　如夢令
祝英臺近　如夢令
桂枝香　瑤臺聚八仙三
西江月　霜葉飛
蝶戀花　甘州二
瑤臺聚八仙　壺中天
臺城路　江城子
木蘭花慢　臺城路
月下笛　臺城路
惜紅衣　滿江紅
壺中天
卷六
紅情　綠意
虞美人　踏莎行
南鄉子　臨江仙
南樓令　摸魚子
臺城路　華胥引
風入松　浪淘沙
夜飛鵲　風入松
石州慢　清平樂

點絳脣　卜算子
蝶戀花　新雁過妝樓
洞仙歌　風入松
小重山・　浪淘沙
憶王孫　蝶戀花
如夢令　醜奴兒
浣溪紗　清平樂
木蘭花慢　長相思
南樓令　清平樂
滿江紅

卷七

法曲獻仙音　浣溪紗二
一枝春　水調歌頭
南樓令　南鄉子
朝中措　采桑子
阮郎歸　浣溪紗
風入松　踏莎行
鷓鴣天　摸魚子
滿江紅　木蘭花慢二
浪淘沙・　臨江仙
壺中天　謁金門
清平樂　漁家傲二
壺中天　南樓令
清平樂　浪淘沙
西江月　壺中天
甘州　風入松二
浪淘沙　祝英臺近
臺城路

卷八

長亭怨　憶舊游
踏莎行　浪淘沙
西江月　珍珠令
壺中天　摸魚子
好事近　小重山
蝶戀花　南樓令
風入松　踏莎行
聲聲慢三　木蘭花慢
清平樂三　臨江仙
思佳客　清平樂二
風入松　漁歌子十
一翦梅　南鄉子
清平樂　柳梢青
南歌子　青玉案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卷一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南浦　春水

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是蘇堤纔曉魚沒浪痕圓流紅去翻笑東風難掃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偏絕似夢中芳草　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新淥乍生時孤村路猶憶那回曾到餘情渺渺茂林觴詠如今悄前度劉郎歸去後溪上碧桃多少

鄧牧伯牙琴叔夏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

高陽臺　西湖春感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凄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　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

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周迴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游歌鼓之聲不絕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映月兩峯插雲

憶舊游　大都長春宮即舊之太極宮也

看方壺擁翠太極垂光積雪初晴閶闔開黃道正綠章封事飛上層青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見玉冷閑坡金明邃宇人住深清　幽尋自來去對華表千年天籟無聲別有長生路看花開花落何處無春露臺深鎖丹氣隔水喚青禽尚記得歸時鶴衣散影都是雲

元史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省部六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于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九年改大都輟耕錄大宗師長春真人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為長春梁潛泊庵集同游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遺址白雲觀之西也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其南則原陸而劃門高北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曠然皆昔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閣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蒼翠紺碧隱然煙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嵬雄關壯峙凡在于朝與居于城中者蓋未嘗知惟閑暇登覽于此而後得之也　昱按元史設醮多在長春宮

凄涼犯　北游道中寄懷

蕭疏野柳嘶寒馬蘆花深還見游獵山勢北來甚時曾到醉魂飛越酸風自咽擁吟鼻征衣暗裂正凄迷天涯羈旅不似灞橋雪　誰念而今老懶賦長楊倦懷休說空憐斷梗夢依依歲華輕別待擊歌壺怕如意和冰凍折且行行平沙萬里盡是月

壺中天　夜渡古黃河與沈堯道曾子敬同賦

揚舲萬里笑當年底事中分南北須信平生無夢到卻向而今游歷老柳官河斜陽古道風定波猶直野人驚問泛槎何處狂客　迎面落葉蕭蕭水流沙共遠都無行迹衰草凄迷秋更綠惟有閑鷗獨立浪挾天浮山邀雲去銀浦橫空碧扣舷歌斷海蟾飛上孤白

昱按沈堯道名欽詳見本卷聲聲慢詞後又按子敬疑即心傳八卷風入松別心傳作滿頭風雪昔同游同載月明舟似正指夜渡情事

聲聲慢　都下與沈堯道同賦　別本作北游答曾心傳惠詩

平沙催曉野水驚寒遙岑寸碧煙空萬里冰霜一夜換卻西風晴梢漸無墜葉撼秋聲都是梧桐情正遠柰吟湘賦楚近日偏慵　客裏依然清事愛窗深帳暖戲揀香筒片雲歸程無柰夢與心同空教故林怨鶴掩閒門明月山中春又小甚梅花猶自未逢

吳興掌故會遇字心傳華亭人宋丞相魯公公亮之裔博學敏文詞尤工書學元時以薦授湖州路安吉縣丞致仕與王昭大詹潤徐順孫齊稱為雲間四俊　書史會要心傳前至元末被選入京書泥金字藏經　昱按大觀錄載溫日觀葡萄墨蹟題詞凡三人　調甘州玉田首倡和者鄮州劉沆汴沈欽又曾遇自序及詩玉田云題會心傳所藏溫日觀墨葡萄畫卷想不勞添竹引龍蟠斷梗忽傳芳記珠懸潤碧飄搖秋影曾印禪窗詩外片雲落寞錯認是花光無色空塵眼霧老煙荒一翦靜中生意任相看冷淡真味深長有清風如許吹斷萬紅香且休教夜深人見怕誤他看月上銀牀凝眸久卻愁卷去難博西涼沈欽云心傳索詞屢矣久以繕金字之冗未暇頃綴玉田生乃歌白雪之章汴沈欽就用其韻有吳生醉倒墨池邊西風暗吹芳沈對蒼髯冷挂龍珠萬顆清映經窗卻似仙人黃鶴笛裏換時光靜處觀生意竹老梅荒猶說當年分種是枯槎遠駕萬里途長信留真何許燁燁楮毫香□前度離宮別館正金鋪深掩綠苔牀都休問一番展卷清畫生涼心傳云至元庚寅以寫經之役自杭起驛入京濱行之際先一日過靈隱別虎巖長老出至廊廡一老僧素昧平生聞余華亭鄉音迎揖而笑握手歸房叱其使令于方丈索酒篋款洽執縑素者頃咽于其門皆拒而不納問之甫知其為溫日觀也以遇將有行役引墨作葡萄二紙一寄子昂學士一以相贈且以茶茗相期此意厚甚別後留燕書經訖事將得官而轟薦福之雷此紙偶留集賢翰林諸老處多蒙著語大為歸裝之光今遂哀集成軸南還未及數載不獨溫去卷中名勝半歸鬼伯之阡撫卷成歎係之以詩我初不識溫玉山偶然邂逅湖山間戲寫葡萄贈行色呼酒酌別期茶還人言此僧性絕物法書名畫求不得一時青眼信有緣鄉物鄉人當寶惜淋漓醉墨蛟螭蟠磊落圓珠星斗寒疏略之中自精絕工與造化爭毫端殷勤攜上金臺去袖惹天香雜煙霧價輕不敢博涼州但費玉堂題品句萬里歸來家四壁沙鷗笑人空役役惟餘翰墨爛生光十年俯仰成塵迹曾遇自序大德改元書于學

古家塾又按大觀錄者　本朝吳門吳升子敏就所見書畫彙為一集多出前人編緝之外題有副墨流傳堯道心傳作不少概見玉田作集亦不載昔人詩詞不傳者何限而山中白雲八卷亦不為少乃猶有遺珠良可惜也又錄載沈詞後有秋江二字葫蘆小印及堯道二字印知玉田集中所稱秋江即堯道也

綺羅香　席間代人賦情

候館深燈遼天斷羽近日音書疑絕轉眼傷心慵看剩歌殘闋纔忘了還著思量待去也怎禁離別恨只恨桃葉空江殷勤不似謝紅葉　良宵誰念哽咽對熏鑪象尺閒伴淒切獨立西風猶憶舊家時節隨款步花密藏春聽私語柳疏嫌月今休問燕約鶯期夢游空趁蝶

慶春宮　都下寒食游人甚盛水邊花外多麗環集各以柳圈祓禊而去亦京洛舊事也

波蕩蘭觴鄰分杏酪晝輝冉冉烘晴罥索飛仙戲船移景薄游也自忺人短橋虛市聽隔柳誰家賣餳月題爭繫油壁相連笑語逢迎　池亭小隊秦箏就地圍香臨水湔裙冶態飄雲醉妝扶玉未應閒了芳情旅懷無限忍不住低低問春梨花落盡一點新愁曾到西泠

楊允孚灤京雜詠注上巳日士女競作繡圈臨水禊之即修禊之義也

國香　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鶯柳煙堤記未吟青子曾比紅兒嫻嬌弄春微透鬟翠雙垂不道留仙不住便無夢吹到南枝相看兩流落掩面凝羞怕說當時　淒涼歌楚調娟餘

音不放一朵雲飛丁香枝上幾度款語深期拜了
花梢淡月最難忘弄影牽衣無端動人處過了黃
昏猶道休歸
宋史本傳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疏雋少檢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為正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正字歷祕書監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出知順昌府徙處州卒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于世晉陽強煥序云美成長詞撫寫物態曲盡其妙自題所居曰顧曲堂樂府指迷美成詞渾厚和雅善于融化詩句　清真集意難忘衣染鶯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荷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細與端相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顰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箇事惱人腸待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臺城路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翦雲窗靜掩歎重拂羅裀頓疏花簟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卷荊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落葉空憶詩情宛轉凭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

臺城路庚寅秋九月之北遇汪菊坡一見若驚相
對如夢回憶舊游已十八年矣因賦此詞
十年前事翻疑夢重逢可憐俱老水國春空山城
歲晚無語相看一笑荷衣換了任京洛塵沙冷凝
風帽見說吟情近來不到謝池草　懽游曾步翠
窈亂紅迷紫曲芳意今少舞扇招香歌橈喚玉猶
憶錢塘蘇小無端暗惱又幾度留連燕昏鶯曉回
首妝樓甚時重去好
昱按曾心傳題日觀葡萄自序以至元庚寅入京玉田因同行之侶此題辰字當是寅字之訛

三姝媚海雲寺千葉杏二株奇麗可觀江南所無
越一日過傅巖起清晏堂見古瓶中數枝
云自海雲來名芙蓉杏因愛玩不去巖起
索賦此曲
芙蓉城伴侶乍卸卻單衣茜羅重護傍水開時細
看來渾似阮郎前度記得小樓聽一夜江南春雨
夢醒簫聲流水青蕢舊游何許　誰翦層芳深貯
便洗盡長安半面塵土絕似桃根帶笑痕來伴柳
枝嬌舞莫是孤村試與問酒家何處曾醉梢頭雙
果園林未暑
人海記元方輿勝覽大輿府載佛寺三十八區中有海雲寺元時寺有千葉杏二株名芙蓉杏傅巖起在京師築清晏堂以此花寘瓶中錢塘張叔夏見之稱其奇麗可觀江南所無巖起索叔夏賦之叔夏為填三姝媚詞今失其處故老蔑有知之者矣　昱按元史泰定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傅巖起言三公之職濫假僧人云云又張翥傳稱翥晉寧人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巖起或以字行耶

甘州辛卯歲沈堯道同余北歸各處杭越踰歲堯
道來問寂寞語笑數日又復別去賦此曲并
寄趙學舟別本庚寅作辛卯堯道作秋江趙學舟作曾心傳
記玉關踏雪事清游寒氣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長
河飲馬此意悠悠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
字無題處落葉都愁　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
佩弄影中洲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向尋常野
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空懷感有斜陽處卻
怕登樓
昱按秋江即堯道見前聲聲慢注與曾心傳同以庚寅歲寫經至都為玉田北游之友故前後諸作多沈與曾并別本題正可互參又按絕妙好詞趙與仁字元父號學舟宋史宗室世系表燕王德昭十世孫希挺長子　又按大觀錄曾心傳自序謂庚寅入京前臺城路詞謂庚辰九月辰字乃寅字之訛辨見詞後三姝媚詞觀海雲杏花則係春日尚留燕京而北歸之非本年冬日明矣此庚寅自當從別本作辛卯為是又按庚寅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史稱六月

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

聲聲慢 爲高菊墅賦 別本墅作澗

寒花清事老圃閒人相看秋色霏霏帶葉分根空翠半逕荷衣沅湘舊愁未減有黃金難鑄相思但醉裏把苔牋重譜不許春知　聊慰幽懷古意且頻簪短帽休怨斜暉采摘無多一笑竟日忘歸從教護香徑小似東山還似東籬待去隱怕如今不是晉時

昱按高菊澗宋孝宗時人味此詞意作于元時別本誤

掃花游 賦高疏寮東墅園

煙霞萬壑記曲徑幽尋霽痕初曉綠窗窈窕看隨花甃石就泉通沼幾日不來一片蒼雲未掃自長嘯悵喬木荒涼都是殘照　碧天秋浩渺聽虛籟泠泠飛下孤峭山空翠老步仙風怕有采芝人到野色閒門芳草不除更好境深悄比斜川又清多少

中興館閣續錄高似孫字續古鄞縣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慶元五年除秘書省校書郎六年通判徽州　四朝聞見錄高疏寮居近城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于甕泄之以管淙淙環佩聲入方池　池方四五尺畫亘於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　佩楚軒客談高續古扁東墅亭館名秀堂疏閣分繡閣是堂雪廬涼觀聽雪齋雲壑清香館漁莊歷齋綠漪墨沼游雅齋藏書寮疏寮蘭磴集硯亭朝霞林藻景亭光碧鄉剡興亭蓬萊游探春塢壽雪亭耶溪月木蘭徑陽明麓雪巖西窯鼇峯巖壑　草窗詞甘州賦疏寮園信山陰道上景多奇仙翁幻吟壺愛一丘一壑一花一草窈窕扶疏染就春雲五色更種玉千株咳唾騷香在四壁驪珠曲折冷紅幽翠涉流花澗淨步月堂虛羨風流魚鳥來往賀家湖認秦鬟越妝窺鏡倚斜陽人在會稽圖還多賞池香洗硯山秀藏書　昱按續古仕於宋寧宗時玉田越游在元世祖末成宗初相隔百年續古蓋已久沒故玉田詞遂有喬木荒涼之語非比周詞年分爲近但言其勝也

瑣窗寒 王碧山又號中仙越人也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今絕響矣余悼之玉笥山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

斷碧分山空簾剩月故人天外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醉魂未醒夜臺夢語秋聲碎自中仙去後詞牋賦筆便無清致　都是淒涼意悵玉笥埋雲錦袍歸水形容憔悴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絃黃金鑄出相思淚但柳枝門掩枯陰候蛩愁暗葦

詞綜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延祐四明志至元中王沂孫慶元路學正　志雅堂雜鈔辛卯十二月初夜天放降仙江寧王大圭至問王中仙今何在云在冥司有滯未化有詩云天上人間只寸心烟花雨意抑何深十年尚有梢頭恨燕子樓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珠簾半未殘中年何事早拘攣春風詞筆時塵暗手拂冰絃昨夢寒　又王聖予嘗緝對苑一書甚精凡十餘冊止于三字如獅子橘鳳兒花之類　昱按王碧山詞余所得鈔本凡二一名玉笥山人花外詞集爲吾郡吳氏本一名玉笥山人詞集爲白門周司農櫟園先生藏凡南宋鈔本詞十六家余從姑爲司農孫婦舉以畀余者較吳本爲多　謝采續書譜序姜夔字堯章番陽布衣也自號爲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請于朝欲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有大樂議琴瑟考鏡歌等書傳于世著續書譜一卷議論精到　西江志夔德興人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楊誠齋謂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也紹興間秦檜當國隱居箬坑之丁山參政張燾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貯之以隱逸終　吳興掌故夔少從父宦古沔千巖老人在沔與夔相得遂攜過苕雪以兄之女妻之遂家武康　樂府指迷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惟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絕妙詞選白石中興詩家名流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善吹簫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云　宋名家詞評叔夏瑣窗寒云云其推碧山至矣然如此等詞其清致不更勝碧山耶會稽縣志宛委山在城東南十五里十道志石

簣山一名宛委一名玉笥

木蘭花慢爲越僧樵隱賦樵山

龜峯深處隱巖壑靜萬塵空任一路白雲山童休掃卻似崆峒只恐爛柯人到怕光陰不與世間同　從容吟嘯百年旋采生枝帶葉微煎石鼎團龍　翁行樂少扶筇向鏡水傳心柴桑袖手門掩清風如何晉人去後好林泉都在夕陽中禪外更無今古醉歸明月千松

昱按龜峯在衢州此或衢州僧也

三姝媚送舒亦山游越

蒼潭枯海樹正雪竇高寒水聲東去古意蕭閒問結廬人遠白雲誰侶賀監猶狂還散迹千巖風露抱瑟空游都是淒涼此愁難語　莫趁江湖鷗鷺怕太乙罏荒暗消鉛虎投老心情未歸來何事共成羈旅布韈青鞵休誤入桃源深處待得重逢卻說巴山夜雨

鄧牧伯牙琴四明舒君來杭爲余言某姓嗜山而家平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閟嘗羅數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間久與相忘忽若千巖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山名齋　戴表元剡源集挽舒君寶名襟號亦山玉比清臞鶴比瀛相看中路忽相遺詩材萬斛難供歎藥論千箱不起衰定有意游輕竹杖猶餘手翦碎松枝南山山下徘徊處曾指佳城示阿宜

掃花游台城春飲醉餘偶賦不知詞之所以然

嫩寒禁暖正草色侵衣野光如洗去城數里繞長堤是柳釣船深艤小立斜陽試數花風第幾問春意待留取斷紅心事難寄　芳訊成撚指甚遠客他鄉老懷如此醉餘夢裏尚分明認得舊時羅綺可惜空簾誤卻歸來燕子勝游地想依然斷橋流水

臺城路杭友抵越過鑑曲漁舍會飲

春風不暖垂楊樹吹卻絮雲多少燕子人家夕陽巷陌行入野畦深窈籌花鬭草記小舫尋芳斷橋初曉那日心情幾人同向近來老　消憂何處最好夜深頻秉燭猶是遲了南浦歌闌東林社冷贏得如今懷抱吟悰暗惱待醉也慵聽勸歸啼鳥怕攬離愁亂紅休去掃

謝翺晞髮集山陰王氏鏡湖漁舍記越城東南多隱者居賀監玄真子遺迹猶在王氏別業在城南盡得其勝近又蒔竹萬箇加以幽花貞石引水循亭爲九曲前置屋如列舟面鏡湖扁之曰漁舍稍東累土爲坡室方丈曰小瀛洲負城田可十頃春夏之交水彌望洲小盆浮纖榜其側含嵐浴暉頃刻殊狀不知天壤之有瀛洲也　昱按鏡湖即題中鑑曲而詞內燕子人家夕陽巷陌用劉夢得烏衣巷詩明指王氏故附以備考

疏影余于辛卯歲北歸與西湖諸友夜酌因有感于舊游寄周草窗別本庚寅作辛卯

柳黃未結放嫩晴消盡斷橋殘雪隔水人家渾是花陰曾醉好春時節輕車幾度新堤曉想如今燕鶯猶說縱豔游得似當年早是舊情都別　重到翻疑夢醒弄泉試照影驚見華髮卻笑歸來石老雲荒身世飄然一葉閉門約住青山色自容與吟窗清絕怕夜寒吹到梅花休卷半簾明月

眉公祕笈周密字公謹號草窗齊人寓居吳興實業弁山號弁陽老人著齊東野語癸辛雜志　雲煙過眼錄　朱存理鐵網珊瑚夜山圖跋山東倉父字公謹號草窗樞密之子　淨慈寺志密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四水潛夫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嘗著武林舊事　戴表元剡源集霅周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王諸孫其居之苑籞

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大受昆弟捐其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爲杭人袁桷師友淵源錄周密湖州人與陳厚韓翼甫李義山舍咸淳初爲運司同僚昱按袁父洪爲兩浙運司幹辦俱有吏材約賁日以字稱禁近俗名號周中丞祕曾孫晚以鑒賞游諸公門昱按玉田父名樞號寄閒草窗與唱酬甚洽觀此則草窗固玉田父輩交況草窗生于理宗紹定五年玉田生理宗淳祐四年其年又長倍乎　又按庚寅宜從別本作辛卯詳見前甘州詞註

渡江雲　山陰久客一再逢春回憶西杭渺然愁思

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一簾鳩外雨幾處閑田隔水動春鋤新煙禁柳想如今綠到西湖猶記得當年深隱門掩兩三株　愁余荒洲古溆斷梗疏萍更漂流何處空自覺圍羞帶減影怯燈孤常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笑無書書縱遠如何夢也都無

瑣窗寒　旅窗孤寂雨意垂垂買舟西渡未能也賦此爲錢塘故人韓竹閒問

亂雨敲春深煙帶晚水窗慵凭空簾謾卷數日更無花影怕依然舊時燕歸定應未識江南冷最憐他樹底蔫紅不語背人吹盡　清潤通幽徑待移燈翦韭試香温鼎分明醉裏過了幾番風信想竹閒高閣半開小車未來猶自等傍新晴隔柳呼船待教潮信穩

昱按竹閒韓鑄號詳見五卷聲聲慢詞後

憶舊游　新朋故侶詩酒遲留吳山蒼蒼渺渺兮余懷也寄沈堯道諸公

記開簾過酒隔水懸燈款語梅邊未了清游興又飄然獨去何處山川淡風暗收榆莢吹下沈郎錢歎客裏光陰消磨豔冶都在尊前　留連殢人處是鏡曲窺鸞蘭皐鬧鳧醉拂珊瑚樹寫百年幽恨分付吟牋故鄉幾回飛夢江雨夜涼船縱忘卻歸期千山未必無杜鵑

錢塘縣志自鳳凰山迤邐而來跨據城中舊志云春秋時爲吳南界別于越故曰吳山或曰夫差棲句踐于會稽地盡屬吳遂稱吳山或曰越沼吳後即此山以祀泰伯伍員因謂吳山西湖游覽志奇崿危峯澄湖靚壑江介梅門廻環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鍾焉

水龍吟　白蓮

仙人掌上芙蓉涓涓猶溼金盤露輕妝照水纖裳玉立飄飄似舞幾度消凝滿湖煙月一汀鷗鷺記小舟夜悄波明香遠渾不見花開處　應是浣紗人妒褪紅衣被誰輕誤閑情淡雅冶容清潤憑嬌待語隔浦相逢偶然傾蓋似傳心素怕湘皐佩解綠雲十里卷西風去

樂府補題浮翠山房賦白蓮　昱按樂府補題集中倡和凡五題白蓮外爲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蟹調桂枝香作者凡十五人玉田外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蕢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箕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鏞真卿五松李居仁師呂山村仇遠仁近餘二人無名氏

憶舊游　余離羣索居與趙元父一別四載癸巳春于古杭見之形容憔悴故態頓消以余之況味又有甚于元父者抑重余之惜因賦此調且寄元父當爲余愀然而悲也

歎江潭樹老杜曲門荒同賦飄零乍見翻疑夢對蕭蕭亂髮都是愁根秉燭故人歸後花月鎖春深縱草帶堪題爭如片葉能寄殷勤　重尋已無處

尚記得依稀柳下芳鄰佇立香風外抱孤愁悽惋羞燕慚鶯俯仰十年前事醉後醒還驚又曉日千峯涓涓露溼花氣生

昱按癸巳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甘州題趙藥牖山居見天地心怡顏小柴桑皆其亭名

倚危樓一笛翠屏空萬里見天心度野光清峭晴峯湧日冷石生雲簾卷小亭虛院無地不花陰徑曲知何處春水泠泠　嘯傲柴桑影裏且怡顏莫問誰古誰今任燕留鷗住聊復慰幽情愛吾廬點塵難到好林泉都付與閒人還知否元來卜隱不在山深

摸魚子高愛山隱居

愛吾廬傍湖千頃蒼茫一片清潤晴嵐暖翠融融處花影倒窺天鏡沙浦迴看野水涵波隔柳橫孤艇眠鷗未醒甚占得蓴鄉都無人見斜照起春暝　還重省豈料山中秦晉桃源今度難認林閒卽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跨鶴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

風入松賦稼村

老來學圃樂年華茅屋短籬遮兒孫戲逐田翁去小橋橫路轉三叉細雨一犂春意西風萬寶生涯　攜筇猶記度晴沙流水帶寒鴉門前少得寬閒地繞平疇盡是桑麻卻笑牧童遙指杏花深處人家

陳深寧極齋稿贈陸稼村風雨雞鳴江上村祗今遺叟幾人存翦茶陸羽志塵世學稼樊遲老聖門百尺蒼松心不死千年古井水無渾丹崖翠壁何從見一笑相逢醉竹根　昱按林霽山集註周以農平陽陸源人號稼村未知孰是

鳳凰臺上憶吹簫趙主簿姚江人也風流蘊藉放情花柳老之將至況味凄然以其號孤篷屬余賦之

水國浮家漁村古隱浪游慣占花深猶記得琵琶半面曾溼衫青不道江空歲晚桃葉渡還歎飄零因乘興醉夢醒時卻是山陰　投閒倦呼儔侶競棹入蘆花俗客難尋風渺渺雲拖暮雪獨釣寒清遠溯流光萬里渾錯認片竹寰瀛元來是天上太乙真人

名勝志姚江在餘姚縣南十步許又名舜江

解連環孤雁

楚江空晚悵離羣萬里怳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料因循誤了殘氈擁雪故人心眼　誰憐旅愁荏苒謾長門夜悄錦箏彈怨想伴侶猶宿蘆花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暮雨相呼怕驀地玉關重見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

至正直記錢唐張叔夏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

滿庭芳小春

晴皎霜花曉鎔冰羽開簾覺道寒輕誤聞啼鳥生意又園林閒了凄涼賦筆便而今不聽秋聲消凝處一枝借暖終是未多情　陽和能幾許尋紅探粉也恁忺人笑鄰娃癡小料理護花鈴卻怕驚回

睡蝶恐和他草夢都醒還知否能消幾日風雪灞橋深

昱按此詞似以小春喻元朝也

憶舊游　登蓬萊閣　別本登下有越州二字

問蓬萊何處風月依然萬里江清休說神仙事便神仙縱有即是閒人笑我幾番醒醉石磴掃松陰任狂客難招采芳難贈且自微吟　俯仰成陳迹歎百年誰在闌檻孤凭海日生殘夜看臥龍和夢飛入秋冥還聽水聲東去山冷不生雲正目極空寒蕭蕭漢柏愁茂陵

元和郡縣志浙東觀察使治越州秦會稽郡漢順帝時浙江東西分吳越隋改越州名勝志南渡後始改名紹興府又蓬萊閣在州治設廳之後吳越錢王所建舊記云蓬萊山正偶會稽寶慶會稽續志蓬萊閣在郡設廳後臥龍山下其名以蓬萊者蓋因元微之郡詩而始得名會稽志張伯玉州宅詩序云越守王工部至和中新葺蓬萊閣成畫圖來乞詩工部乃王逵也　昱按西湖孤山亦有蓬萊閣故別本題冠越州以別之

解連環　拜陳西麓墓

句章城郭問千年往事幾回歸鶴歎貞元朝士無多又日冷湖陰柳邊門鑰向北來時無處認江南花落縱荷衣未改病損茂陵總是離索　山中故人去卻但碑寒峴首舊景如昨悵二喬空老春深正歌斷簾空草暗銅雀楚魄難招被萬疊閒雲迷著料猶是聽風聽雨朗吟夜壑　山中樓扁萬疊雲

續甬上耆舊傳陳允平資政殿大學士陳卓之姪家居鄞之梅墟所謂世綸堂者也學于慈湖先生之門德祐時官制置司參議官入元以仇家告變云謀爲崖山接應遭榜掠後事得脫被薦以病免歸　昱按絕妙好詞陳允平字衡仲號西麓歷代詩餘陳允平日湖漁唱二卷西麓繼周集一卷按二集余皆有鈔本繼周集卷首稱莆田鄭瀹一室後人蓋其先自莆田遷四明者其詩詞方回爲序見桐江集　樂府指迷詞欲其雅而正志之所至詞亦至焉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日惟陳西麓日湖漁唱頗有佳者元和郡縣志明州句章故城在州西一里鄞縣志古句章城在鄞南六十里寧郡有兩句章城遺址俱存　名勝志日湖其源與月湖俱出四明山自他山堰經仲夏堰入南門爲日湖

山中白雲卷一

山中白雲卷二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臺城路寄姚江太白山人陳文卿別本文卿作又新

薛濤牋上相思字重開又還重摺載酒船空眠波
柳老一縷離痕難折虛沙動月歎千里悲歌唾壺
敲缺卻說巴山此時懷抱那時節　寒香深處話
別病來渾瘦損懶賦情切太白閑雲新豐舊雨多
少英游消歇回潮似咽送一點秋心故人天末江
影沈沈露涼鷗夢闊

袁桷清容居士集寄陳文卿窗對平湖柳對門隔鄰鐘磬送昏昕水煎菊本傳家舊醞壓桃花勸客醼擬向蠻溪誇矍鑠爭如月窟養絪縕通家欲說先賢事兩岸書燈點點分　昱按袁集別有次韻陳又新詩

聲聲慢送琴友季靜軒還杭

荷衣消翠蕙帶餘香燈前共語生平苦竹黃蘆都
是夢裏游情西湖幾番夜雨怕如今冷卻鷗盟倩
寄遠見故人說道杜老飄零　難挽清風飛佩有
相思都在斷柳長汀此別何如一笑寫入瑤琴天
空水雲變色任愔愔山鬼愁聽興未已更何妨彈
到廣陵

水龍吟春晚留別故人

亂紅飛已無多豔游終是如今少一番雨過一番
春減催人漸老倚檻調鶯卷簾收燕故園空杳柰
關愁不住悠悠萬里渾恰似天涯草　不擬相逢
古道纔疑夢又還驚覺清風在柳江搖白浪舟行
趁曉遮莫重來不如休去怎堪懷抱那知又五柳
門荒曾聽得鵑啼了

一萼紅賦紅梅

倚闌干問綠華何事偷餌九還丹浣錦溪邊餐霞
竹裏翠袖不倚天寒照芳樹晴光泛曉護幺鳳無
處認冰顏露洗春腴風搖醉魄聽笛江南　樹挂
珊瑚冷月歎玉奴妝褪仙掾詩慳謾覓花雲不同
梨夢推篷恍記孤山步夜雪前村問酒幾消凝把
做杏花看得似古桃流水不到人間

祝英臺近與周草窗話舊

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漢南樹轉首青陰芳事頓如
許不知多少消魂夜來風雨猶夢到斷紅流處
最無據長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
事已遲暮幾回聽得啼鵑不如歸去終不似舊時
鸚鵡

月下笛孤游萬竹山中閒門落葉愁思黯然因動黍離之感時寓甬東積翠山舍

萬里孤雲清游漸遠故人何處寒窗夢裏猶記經
行舊時路連昌約略無多柳第一是難聽夜雨謾
驚回淒悄相看燭影擁衾誰語　張緒歸何暮半
零落依依斷橋鷗鷺天涯倦旅此時心事良苦只
愁重灑西州淚問杜曲人家在否恐翠袖正天寒
猶倚梅花那樹

赤城志萬竹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絕頂曰新羅九峯迴環道極險隘嶺上叢薄敷秀平曠幽窈自成一村薛左丞昂詩所謂萬竹源中數百家重重流水繞桑麻是也　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遷吳王夫差于甬東注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水龍吟寄袁竹初
幾番問竹平安雁書不盡相思字籬根半樹村深孤艇闌干屢倚遠草兼雲凍河膠雪此時行李望去程無數并州回首還又渡桑乾水　笑我曾游萬里甚匆匆便成歸計江空歲晚棲遲猶在吳頭楚尾疏柳經寒斷槎浮月依然憔悴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裏

綺羅香紅葉
萬里飛霜千林落木寒豔不招春妒楓冷吳江獨客又吟愁句正船艤流水孤村似花繞斜陽歸路甚荒溝一片淒涼載情不去載愁去　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飄零如許謾倚新妝不入洛陽花譜為回風起舞尊前盡化作斷霞千縷記陰陰綠徧江南夜窗聽暗雨

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綺羅香紅葉玉杵餘丹金刀剩綵重染吳江孤樹幾點朱鉛幾度怨啼秋暮驚舊夢綠鬢訴新恨絳唇微注最堪憐同拂新霜繡容一輕鏡凋晚妝新妒千林搖落漸少何事西風老色爭妍如許二月殘花空誤小車山路重認取流水荒溝怕猶有寄情芳語但淒涼秋苑斜陽冷枝留醉舞　昰按此似倡和之作但不次韻

洞仙歌觀王碧山花外詞集有感
野鵲啼月便角巾還第輕擲詩瓢付流水最無端小院寂歷春空門自掩柳髮離離如此　可惜懽娛地雨冷雲昏不見當時譜銀字舊曲怯重翻總是離愁淚痕灑一簾花碎夢沈沈知道不歸來尚錯問桃根醉魂醒未

周密草窗詞踏莎行題中仙詞卷結客千金醉春雙玉舊游宮柳藏仙屋白頭吟老茂陵西清平夢遠沈香北玉笛天津錦囊昌谷春紅轉眼成秋綠重翻花外侍兒歌休聽酒邊供奉曲

新雁過妝樓賦菊
風雨不來深院悄清事正滿東籬杖藜重到秋氣冉冉吹衣瘦碧飄蕭搖露梗膩黃秀野拂霜枝憶芳時翠微喚酒江雁初飛　湘潭無人弔楚歎落英自采誰寄相思淡泊生涯聊伴老圃斜暉寒香應徧故里想鶴怨山空猶未歸歸何晚問徑松不語只有花知

江神子孫虛齋作四雲庵俾余賦之　雨雲之閒
奇峯相對接珠庭乍微晴又微陰舍北江東如蓋自亭亭翻笑天台連雁蕩隔一片不逢君　此中幽趣許誰鄰境雙清人獨清采藥難尋童子語山深絕似醉翁游樂意林壑靜聽泉聲

塞翁吟友雲
交到無心處出岫細話幽期看流水意俱遲且淡薄相依淩霄未肯從龍去物外共鶴忘機迷古洞掩晴暉翠影溼行衣　飛飛垂天翼飄然萬里愁日暮佳人未歸尚記得巴山夜雨耿無語共說生平都付陶詩休題五朵莫夢陽臺不贈相思

祝英臺近耕雲
占寬閑鋤浩渺船艤水村悄非霧非煙生氣覆瑤草蒙茸數畝春陰夢魂落寞知踏碎梨花多少　聽孤嘯山淺種玉人歸縹緲度晴峭鶴下芝田五色散微照笑他隔浦誰家半江疏雨空吟斷一犁清曉

風入松岫雲
卷舒無意入虛玄丘壑伴雲煙石根清氣千年潤

覆孤松深護啼猿靄靄靜隨仙隱悠悠閑對僧眠
傍花懶向小溪邊空谷覆流泉浮蹤自感今如
此已無心萬里行天記得晉人歸去御風飛過斜
川

瑤臺聚八仙 爲野舟賦

帶雨春潮人不渡沙外曉色迢遙自橫深靜誰見
隔柳停橈知我知魚未是樂轉篷閑趁白鷗招任
風飄夜來酒醒何處江皐　泛宅浮家更好度菰
蒲影裏濯足吹簫坐閱千帆空競萬里波濤他年
五湖訪隱第一是吳淞第四橋玄真子共游煙水
人月俱高 薩天錫詩集雪霽過清溪題道士江野舟南館孤舟橫野水門外雪晴初向日莫放鶴青溪閑釣魚江南　正月半猶自有梅花踏雪去何處青溪道士家　昷按倪瓚清閣全集亦有野舟倪以英才稱之歲辛酉寫圖並詩以贈考以時代雲林後于玉田則此野舟玉田不及見可知故以薩集所指野舟爲近

疏影 梅影

黃昏片月似碎陰滿地還更清絕枝北枝南疑有
疑無幾度背燈難折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
村時節看夜深竹外橫斜應妒過雲明滅　窺鏡
蛾眉淡抹爲容不在貌獨抱孤潔莫是花光描取
春痕不怕麗譙吹徹還驚海上然犀去照水底珊
瑚如活做弄得酒醒天寒空對一庭香雪 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疏影詠梅影瓊妃臥月任素裳瘦損羅帶重結石徑春寒碧蘚參差相思曾步芳塵離魂分破東風恨又夢入水孤雲闕算如今也厭娉婷帶了一痕殘雪猶記冰輪半掩冷枝畫未就歸棹輕折幾度黃昏忽到窗前重報故人初別蒼虬欲卷漣漪去謾蛻卻連環香骨早翠陰□□蒙茸不似一枝清絕　周密草窗詞疏影梅影冰條未葉又橫斜照水一花初發素壁秋屏招得芳魂彷彿玉□明滅疏疏滿地珊瑚冷□誤卻撲花幽蝶甚美人忽到窗前鏡裏好春難折閑想孤山舊事謾清漪倒映千樹殘雪暗裏東風可慣無情攪碎一簾香月輕妝誰寫崔徽面認隱約烟綃重疊記夢回紙帳殘燈瘦倚數枝清絕　昷按此二首似與玉田倡和之作但不次韻耳

木蘭花慢 書鄧牧心東游詩卷後

采芳洲薜荔流水外白鷗前度萬壑千巖晴嵐暖
翠心目娟娟山川自今自古怕依然認得米家船
明月閑延夜語落花靜擁春眠　吟邊象筆蠻牋
清絕處小留連正寂寂江潭樹猶如此那更啼鵑
居塵閉門隱几好林泉都在臥游邊記得當時舊
事誤人卻是桃源 武陵耆舊傳鄧牧字牧心錢塘人隱大滌山人稱爲文行先生所居有超然館晏坐累月不出時時作詩文以自娛其著有洞霄記游山誌雜文稿　都穆鐵網珊瑚錢塘鄧牧心先生生于宋世之季有文數十首名曰伯牙琴　釋善住谷響集鄧隱君牧標格類孤鶴翩然獨往還彈琴坐白石把酒看青山鬚鬢經年改身心竟日閱料知塵世事無復得相關　研北雜志葉林字去文錢塘人鄧牧字牧心俱隱大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所爲文章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葉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訪鄧言別至明年正月八日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墓志又于燈下取其文集讀畢而終

風入松 陳文卿酒邊偶賦

小窗晴碧颭簾波晝影舞飛梭惜春休問花多少
柳成陰春已無多金字初尋小扇銖衣早試輕羅
　園林未肯受清和人醉牡丹坡嘯歌且盡平生
事問東風畢竟如何燕子尋常巷陌酒邊莫唱西
河

臺城路 游北山寺 別本作雪竇寺訪同野翁日東巖

雲多不記山深淺人行半天巖壑曠野飛聲虛空倒影松挂危峯疑落流泉噴薄自窈窕尋源引瓢孤酌倦倚高寒少年游事老方覺　幽尋閒院邃閣樹涼僧坐夏翻笑行樂近竹驚秋穿蘿誤晚都把塵緣消卻東林似昨待學取當年晉人曾約童子何知故山空放鶴

嘉靖寧波府志雪竇山在縣西六十里上有雪竇寺　雪竇寺志按輿圖自天台摘星峯歷華頂至四明山心東來過二十里雲起為雪竇山又名乳峯正峯聳峙四山攢拱兩澗出水交會于前又東折而下逶迤六七里始抵山麓又寺創于晉唐咸通閒名瀑布觀音院宋淳化三年賜御製賦詠建成藏閣咸平二年賜雪竇資聖禪寺額仁宗夢游此山淳祐五年理宗賜應夢名山四大字　成化四明郡志寺前有含珠林錦鏡池千丈巖瀑布泉藤龕隱秀亭左有妙高峯右有隱潭徐鳧巖桃花坑其方丈扁曰天開圖畫　續燈正統靈隱普濟禪師法嗣雪竇野翁炳同禪師　雪竇寺志炳同新昌張氏子首從凝絕于天童既之徑山見無準範乃造大川濟之室川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川遽拈竹篦拄之師豁然有省隱迹仗錫峯一住十二年後出世無錫華藏三年東歸仍還仗錫扁其室曰晚泊閉戶書法華嘗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時雪竇虛席衆堅請乃赴一日輿東巖曰公行寺東偏巖謂師盍遂即此營菟裘既成書寄幻二字揭之往來游憩禪宴其閒大德壬寅八月十五日升座勵衆示別衆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八　續燈正統東巖淨日禪師都昌廖氏子幼絕葷祝髮盧山之香林後為開先無文燦第一座由是譽聞日彰景定中出主圓通繼領東林至元壬辰還育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子主天童師生宋嘉定辛巳終于元至大戊申將示寂書偈而逝就化齒根不壞塔于西巖之清風塢壽八十八臘七十又一　昱按袁桷清容居士集有天童日禪師塔銘又按志載野翁與東巖同時住雪竇故玉田並訪之今集中作野雲誤考釋氏別有野雲名處南乃南宋時僧尚在同師所參無準範之前時世既殊蹤迹復無交涉當從寺志改正作同野翁方確

還京樂　送陳行之歸吳

醉吟處多是琴尊竟日松下語有筆牀茶竈瘦節

相引逢花須住正翠陰迷路年光荏苒成孤旅待趁燕檣休忘了玄都前度　漸煙波遠怕五湖淒冷佳人袖薄修竹依依日暮知他甚處重逢便怱怱背潮歸去莫因循誤了幽期應孤舊雨竚立山風晚月明搖碎江樹

陳旅安雅堂集陳恕可字行之亦字如心光州固始人以蔭補將仕郎咸淳十年中銓試授迪功郎泗州虹縣主薄以平江路吳縣尹致仕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吳興張有自號宛委居士

臺城路　章靜山別業會飲

一窗煙雨不除草移家靜藏深窈東晉圖書南山杞菊誰識幽居懷抱疏陰未掃歎喬木猶存易分殘照慷慨悲歌故人多向近來老　相逢何事欠早愛吟心共苦此意難表野水無鷗閒門斷柳不滿清風一笑荷衣製了待尋壑經丘遡雲孤嘯學取淵明抱琴歸去好

梅子黃時雨　病後別羅江諸友

流水孤村愛塵事頓消來訪深隱向醉裏誰扶滿身花影鷗鷺相看如瘦近來不是傷春病嗟流景竹外野橋猶繫煙艇　誰引斜川歸興便啼鵑縱少無奈時聽待棹擊空明魚波千頃彈到琵琶留不住最愁人是黃昏近江風緊一行柳陰吹暝

昱按赤城志晉太康四年以羅江屬晉安郡羅江即羅陽今溫之瑞安

西子妝慢　吳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與羅景良野游江上綠陰芳草景況離離因塡此解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

白浪搖天青陰漲地一片野懷幽意楊花點點是

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遙岑寸碧有誰識朝來清氣自沈吟甚流光輕擲繁華如此　斜陽外隱約孤村隔塢閑門閉漁舟何似莫歸來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橋靜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謾依依愁落鵑聲萬里

花庵絕妙詞選吳君特名文英自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游山陰尹煥序其詞略曰求詞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有樂府指迷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吳文英夢窗甲稿西子妝湖上清明薄游流水麴塵豔陽酷酒畫舸游情如霧笑拈芳草不知名作凌波斷橋西堍垂楊謾舞總不解將春繫住燕歸來問綵繩纖手如今何許懽盟誤一箭流光又趁寒食去不堪衰鬢著飛花傍綠陰冷烟深樹玄都　秀句記前度劉郎曾賦最傷心一片孤山細雨　昱按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又按先還甫謂楊花句云此詞家李長吉嘔心得來必如是方可謂之造句又云嘔心之句妙在絕不傷氣此其奪胎於堯章也其餘諸公便不能

聲聲慢　賦漁隱

門當竹徑鷺管苔磯煙波自有閑人棹入孤村落照正滿寒汀桃花遠迷洞口想如今方信無秦醉夢醒向滄浪容與淨濯蘭纓　欸乃一聲歸去對筆牀茶竈寄傲幽情雨笠風蓑古意謾說玄真知魚淡然自樂釣清名空在絲綸笑未已笑嚴陵還笑渭濱

鄧牧伯牙琴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

湘月

余載書往來山陰道中每以事奪不能盡興戊子冬晚與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蕭颯中仙有詞雅麗平野作晉雪圖亦清逸可觀余述此調蓋白石念奴嬌鬲指聲也

行行且止把乾坤收入篷窗深裏星散白鷗三四點數筆橫塘秋意岸觜衝波籬根受葉野徑通村市疏風迎面溼衣原是空翠　堪歎敲雪門荒爭棋墅冷苦竹鳴山鬼縱使如今猶有晉無復清游如此落日沙黃遠天雲淡弄影蘆花外幾時歸去翦取一半煙水

紹興府志嵊剡溪在縣南舊經云潭壑鏡澈清流瀉注宋樓鑰云剡溪上山水俱秀邑之四鄉山圍一平野溪行其中自晉王猷訪戴而溪名乃顯故一時名流為山水勝游者必入剡而唐賀知章乞為道士詔賜鑑湖剡川一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湘月長溪楊聲伯典長沙檝棹居瀨湘江窗閱所見如燕公郭熙畫圖臥起幽適丙午七月既望聲伯約余與趙景魯景望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烟月交映淒然其為秋也坐客皆小冠綀服或彈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筆搜句余度此曲即念奴嬌鬲指聲也五湖舊約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倦網都收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誰解喚起湘靈烟鬟霧鬢理哀絃鴻陣玉塵談玄歎坐客多少風流名勝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鱸魚應好舊家樂事誰省　昱按戊子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長亭怨　為任次山賦馴鷺

笑海上白鷗盟冷飛過前灘又顧秋影似我知魚亂蒲流水動清飲歲華空老猶一縷柔絲戀頂慵憶鴛行想應是朝回花徑　人靜悵離羣日暮都把野情消盡山中舊隱料獨樹尚懸蒼暝引殘夢直上青天又何處溪風吹醒定莫負歸舟同載煙波千頃

昱按前結闕一韻疑是徑字

徵招　聽袁伯長琴

秋風吹碎江南樹石牀自聽流水別鶴不歸來引悲風千里餘音猶在耳有誰識醉翁深意去國情

懷草枯沙遠尚鳴山鬼　客裏可消憂人閒世寥寥幾年無此杏老古壇荒把淒涼空指心塵聊更洗傍何處竹邊松底共良夜白月紛紛領一天清氣

元史本傳袁桷字伯長慶元人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時累官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卒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　戴表元剡源集送袁伯長赴麗澤序伯長博聞廣記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　昱按桷本傳初未言其善琴然考桷清容居士集有琴述贈黃依然指陳源緒深悉琴理且有余嘗書司農譜及余之嗜琴諸語又示羅道士略云完顏夫人譜余幼嘗學之玉笥羅道士大章傳余操調云云以及剡源之序則琴固所擅長矣

法曲獻仙音席上聽琵琶有感

雲隱山暉樹分溪影未放妝臺簾卷篝密籠香鏡圓窺粉花深自然寒淺正人在銀屏底琵琶半遮面　語聲輭且休彈玉關愁怨怕喚起西湖那時春感楊柳古灣頭記小憐隔水曾見聽到無聲謾贏得情緒難翦把一襟心事散入落梅千點

渡江雲懷歸

江山居未定貂裘已敝空自帶愁歸亂花流水外訪里尋鄰都是可憐時橋邊燕子似輭語斜日江蘺休問我如今心事錯認鏡中誰　還思新煙驚換舊雨難招做不成春意渾未省誰家芳草猶夢吟詩一株古柳觀魚港傍清深足可幽棲閒趣好白鷗尚識天隨

鬬嬋娟春感

舊家池沼尋芳處從教飛燕頻繞一灣柳護水房春看鏡鸞窺曉暈宿酒雙蛾淡掃羅襦飄帶腰圍小盡醉方歸去又暗約明朝鬬草誰解先到　心緒亂若晴絲那回游處墜紅爭戀殘照近來心事漸無多尚被鶯聲惱便白髮如今縱少情懷不似前時好謾佇立東風外愁極還醒背花一笑

暗香海濱孤寂有懷秋江竹閒二支別本作海濱孤寂魚浪不來寄李商隱

羽音遼邈怪四檐晝悄近來無鵲木葉吹寒極目凝思倚江閣不信相如便老猶未減當時游樂但趁他鬬草籌花終是帶離索　憶昨更情惡謾認著梅花是君還錯石牀冷落閒掃松陰與誰酌一自飄零去遠幾誤了燈前深約縱到此歸未得幾曾忘卻

昱按秋江沈欽號見卷一聲聲慢後竹閒韓鑄號見卷三卷五甘州詞　又按絕妙好詞李彭老字商隱號篔房景定建康志李彭老淳祐中沿江制置司屬官

玉漏遲登無盡上人山樓

竹多塵自掃幽通徑曲禪房深窈空翠吹衣坐對閒雲舒嘯寒木猶懸故葉又過了一番殘照經院悄詩夢正迷獨憐衰草　幽趣盡屬閒僧渾未識人閒落花啼鳥呼酒凭高莫問四愁三笑可惜秦山晉水甚卻向此時登眺清趣少那更好游人老

奉化縣志元至元閒無盡燈禪師建福泉庵有八景

長亭怨歲庚寅會吳菊泉于燕薊越八年再會于甬東未幾別去將復之北遂作此曲

記橫笛玉關高處萬里沙寒雪深無路破卻貂裘遠游歸後與誰譜故人何許渾忘了江南舊雨不

擬重逢應笑我飄零如羽　同去釣珊瑚海樹底事又成行旅煙篷斷浦更幾點戀人飛絮如今又京洛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說與當時歌舞

昱按庚寅越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客杭日記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三日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留小酌文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尊薦亥首德清吳菊泉相遇夜話子源同問茶吳公至元廿七年赴北寫金字經者初五日吳菊泉見過夜話

山中白雲卷二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卷三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西河依綠莊賞荷分淨字韻別本依上有史元叟三字

花最盛西湖曾泛煙艇鬧紅深處小秦箏斷橋夜飲鴛鴦水宿不知寒如今翻被鷺醒　那時事都倦省闌干來此閑凭是誰分得半機雲恍疑晝錦想當飛燕皺裙時舞盤微墮珠粉　輭波不翦素練淨碧盈盈移下秋影醉裏玉書難認且脫巾露髮飄然乘興一葉浮香天風冷袁桷清容居士集寄史允叟故國王孫佩碧蘭春雲涼月倚朱闌玉簫曲趁鶯聲轉金鼎香隨蝶夢殘碧沚波清甚把釣黄塵風急倦彈冠外家文采惟君在笑我冰髭跨曉鞍　文徵明甫田集史守之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禮部侍郎彌大之子避彌遠勢遠退處月湖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昱按袁詩用碧沚事則允叟自屬守之後人此詞自碧盈盈至醉裏玉書句似正指書事疑別本題之元字與袁詩之允字或有一譌

玲瓏四犯杭友促歸調此寄意

流水人家乍過了斜陽一片蒼樹怕聽秋聲卻是舊愁來處因甚尚客殊鄉自笑我被誰留住問種桃莫是前度不擬桃花輕誤　少年未識相思苦最難禁此時情緒行雲暗與風流散方信別淚如雨何況夜鶴帳空怎奈向如今歸去更可憐閑裏白了頭還知否

淒涼犯過鄰家見故園有感

西風暗翦荷衣碎柔絲不解重緝荒煙斷浦晴暉歷亂半江搖碧悠悠望極忍獨聽秋聲漸急更憐他蕭條柳髮相與動愁色　老態今如此猶自留連醉筇遊屐不堪瘦影渺天涯儘成行客因甚忘歸謾吹裂山陽夜笛夢三十六陂流水去未得聲聲慢別四明諸友歸杭

山風古道海國輕車相逢只在東瀛淡薄秋光恰似此日遊情休嗟鬢絲斷雪喜閑身重渡西泠又溯遠趁回潮拍岸斷浦揚舲　莫向長亭折柳正紛紛落葉同是飄零舊隱新招知住第幾層雲疏籬尚存晉菊想依然認得淵明待去也最愁人猶戀故人唐書地理志開元二十六年以鄮縣置明州以境有四明山爲名

燭影搖紅西浙冬春間游事之盛惟杭爲然余冉冉老矣始復歸杭與二三友行歌雲舞繡中亦清時之可樂以詞寫之

舟艤鷗波訪鄰尋里愁都散老來猶似柳風流先露看花眼閑把花枝試揀笑盈盈和香待翦也應回首紫曲門荒當年遊慣　簫鼓黄昏動人心處情無限錦街不甚月明多早已驕塵滿纔過風柔夜暖漸迤邐芳程遞趲向西湖去那里人家依然鶯燕

憶舊遊過故園有感

記凝妝倚扇笑眼窺簾曾款芳尊步屧交枝徑引生香不斷流水中分忘了牡丹名字和露撥花根甚杜牧重來買栽無地都是消魂　空存斷腸草伴幾摺眉痕幾點啼痕鏡裏芙蓉老問如今何處綰綠梳雲怕有舊時歸燕猶自識黄昏待說與覊

秋遙知路隔楊柳門

春從天上來己亥春復回西湖飲靜傳董高士樓作此解以寫我憂

海上回槎認舊時鷗鷺猶戀蒹葭影散香消水流雲在疏樹十里寒沙難問錢塘蘇小都不見擘竹分茶更堪嗟似荻花江上誰弄琵琶　煙霞自延晚照盡換了西林窈窕紋紗蝴蝶飛來不知是夢猶疑春在鄰家一掬幽懷難寫春何處春已天涯減繁華是山中杜宇不是楊花

成化杭州府志董嗣杲字靜傳錢塘人寄迹黃冠中博辨強記談前朝典故如指諸掌作詩詞不經思索下筆輒成有西湖百詠詩行世昱按嗣杲字明德又號靜傳西湖居士後入道改名思學無益所著西湖百詠詩凡九十六題每題賦七字律一首題下有引詳敘故實考訂精核足備志乘之采又有百花詩集仇遠與觀集董靜傳挂冠四聖觀靜授秋淥洗荷衣問隱孤山隻鶴隨得酒可謀千日醉挂冠猶恨十年遲雲和家有仙人譜石鼎今無道士詩莫對梅花談世事此花曾見太平時　又按己亥元成宗大德三年

甘州賦衆芳所在

看涓涓兩水自東西中有百花莊步交枝徑裏簾分晝影窗聚春香依約誰教鸚鵡列屋帶垂楊方喜閑居好翻為詩忙　多少周情柳思向一丠一壑留戀年光又何心逐鹿蕉夢正錢塘且休將扇塵輕障萬山深不是舊河陽無人識牡丹開處重見韓湘

昱按後慶清朝詞題稱韓亦顏歸隱兩水之濱此詞起句即用兩水結語以韓湘事點明則衆芳所在殆即亦顏隱處也又五卷甘州東竹閒詞亦用韓湘事

慶清宮韓亦顏歸隱兩水之濱殆未遜王右丞茱萸沜余從之游盤花旋竹散懷吟眺一任所適太白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

淺草猶霜融泥未燕晴梢潤葉初乾閑扶短策鄰家小聚清歡錯認籬根是雪梅花過了一番寒風還峭較遲芳信恰是春殘　此境此時此意待移琴獨去石冷慵彈飄飄爽氣飛鳥相與俱還醉裏不知何處好詩盡在夕陽山山深杳更無人到流水花間

詞旨斷王孫韓鑄字亦顏雅有才思學詞于樂笑翁一日與周公謹泛舟西湖泊荷花而飲酒半公謹舉似亦顏學詞之意翁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真珠簾梨花

綠房幾夜迎清曉光搖動素月溶溶如水惆悵一株寒記東闌閑倚近日花邊無舊雨便寂寞何曾吹淚燭外謾羞得紅妝而今猶睡　琪樹皎立風前萬塵空獨挹飄然清氣雅淡不成嬌擁玲瓏春意落寞雲深詩夢淺但一似唐昌宮裏元是分明錯認當時玉蕊

探春慢雪霽

銀浦流雲綠房迎曉一抹牆腰月淡暖玉生煙懸冰解凍碎滴瑤階如霰纔放些晴意早瘦了梅花一半也知不做花看東風何事吹散　搖落似成秋苑甚釀得春來怕教春見野渡舟回前村門掩應是不勝清怨次第尋芳去灞橋外蕙香波暖猶妒檐聲看燈人在深院

風入松春游

一春不是不尋春終是不忺人好懷漸向中年減對歌鐘渾沒心情短帽怕黏飛絮輕衫厭撲游塵

暖香十里輭鶯聲小舫綠楊陰夢隨蝴蝶飄零後尚依依花月關心惆悵一株梨雪明年甚處清明

渡江雲 次趙元父韻

錦香繚繞地深燈挂壁簾影浪花斜酒船歸去後轉首河橋那處認紋紗重盟鏡約還記得前度秦嘉惟只有葉題堪寄流不到天涯 驚嗟十年心事幾曲闌干想蕭娘聲價閑過了黃昏時候疏柳啼鴉浦潮夜湧平沙白問斷鴻知落誰家書又遠空江片月蘆花

探芳信 西湖春感寄草窗 別本作次周草窗韻

坐清晝正冶思縈花餘酲倦酒甚采芳人老芳心尚如舊消魂忍說銅駝事不是因春瘦向西園竹掃頹垣蔓羅荒甃 風雨夜來驟歎歌冷鶯簾恨凝蛾岫愁到今年多似去年否舊情懶聽山陽笛目極空搔首我何堪老卻江潭漢柳

絕妙好詞周密探芳信西泠春感步晴晝向水院維舟津亭喚酒歎劉郎重到依依謾懷舊東風空結丁香怨花與人俱瘦正淒涼暗草沿池冷苔侵甃橋外晚風驟正香雪隨波淺煙迷岫廢苑塵梁如今燕來否翠雲零落空堤冷往事休回首最消魂一片斜陽戀柳昱按絕妙好詞李彭老和詞作湖上春游繼草窗韻則題中寄字當是繼字之訛觀上別本題可見

聲聲慢 題吳夢窗遺筆 別本作題夢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後

煙堤小舫雨屋深燈春衫慣染京塵舞柳歌桃心事暗惱東鄰渾疑夜窗夢蝶到如今猶宿花陰待喚起甚江蘺搖落化作秋聲 回首曲終人遠黯消魂忍看朵朵芳雲潤墨空題惆悵醉魄難醒獨憐水樓賦筆有斜陽還怕登臨愁未了聽殘鶯啼

過柳陰

吳文英夢窗甲稿霜花腴重陽前一日泛石湖翠微路窄醉晚風憑誰為整敧冠霜飽花腴燭消人瘦秋光做也都難病懷強寬恨雁聲偏落歌前記年時舊宿淒涼暮煙秋雨野橋寒妝靨鬢英爭豔度清商一曲暗墜金蟬芳節多陰蘭情稀會晴暉稱拂吟牋更移畫船引佩環邀下嬋娟算明朝未了重陽紫萸應耐看

徵招 答仇山村見寄

可憐張緒門前柳相看頓非年少三徑已荒涼更如今懷抱薄游渾是感滿煙水東風殘照古調誰彈古音誰賞歲華空老 京洛染緇塵悠然意獨對南山一笑只在此山中甚相逢不早瘦吟心共苦知幾度翦燈窗小何時更聽雨巴山賦草池春曉

兩浙名賢錄仇遠字仁近自號近村又號山村朱存理鐵網珊瑚夜山圖跋山村先生杭人仕教官杭州知事致仕當時以詩名西湖游覽志遠元初為溧陽州教授工詩文游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有山村集批注唐百家詩選七修類稿山村先生宋咸淳進士博通經史剩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就家錢塘今西城腳下尚有遺址在焉卒葬北山棲霞嶺 昱按詞有規諷亦期以歲寒之意

甘州 餞草窗歸霅

記天風飛佩紫霞邊顧曲萬花深甚相如情倦少陵愁老還歎飄零短夢恍然今昔故國十年心回首三三徑松竹成陰 不恨片篷南浦恨翦燈聽雨誰伴孤吟料瘦筇歸後閑鎖北山雲是幾番柳邊行色是幾番同醉古園林煙波遠筆牀茶竈何處逢君

昱按草窗又號四水潛夫又號弁陽老人四水者苕水餘不前溪北流合入湖郡霅溪卽昔人所謂四水交流霅霅聲是也弁亦郡之鎮山蓋草窗生于湖中年雖遷杭晚仍歸老于湖觀玉

田此詞可見

一萼紅弁陽翁新居堂名志雅詞名蘋洲漁笛譜

製荷衣傍山窗卜隱雅志可閒時款竹門深移花檻小動人芳意菲菲怕冷落蘋洲夜月想時將漁笛靜中吹塵外柴桑燈前兒女笑語忘歸　分得煙霞數畝乍掃苔尋徑撥葉通池放鶴幽情吟鶯懽事老去卻願春遲愛吾廬琴書自樂好襟懷初不要人知長日一簾芳草一卷新詩

吳興掌故公謹祖少傅公僑居郡城天聖寺側公謹復置業弁山　齊東野語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凡有書及金石之刻庋置書種志雅二堂　昱按蘋洲漁笛譜凡二卷流傳頗少嘗得之武林友人其字體似從宋槧影鈔此外余先後尚得二本皆名草窗詞一爲吳氏鈔本一則周司農欑園先生所藏間以三者互校吳本皆周本所有而蘋洲與周本校則蘋洲內西湖十景詞并各詞小序周本悉無之然周本亦有數闋爲蘋洲所無當校定彙爲一集以成弁陽翁之全璧云又草窗著有志雅堂雜鈔

高陽臺慶樂園卽韓平原南園戊寅歲過之僅存丹桂百餘株有碑記在荊榛中故末有亦猶今之視昔之感復歎葛嶺賈相之故廬也

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懽游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卻又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泠秋水觀賈相行樂處

武林舊事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韓侂冑陸放翁爲記後復歸御前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改勝景　蓉塘詩話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有碑石臥荊棘中猶存古桂百餘　夢粱錄內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射圃走馬廊流杯池山洞有堂宇宏麗野店村莊裝點時景觀者不倦內有閣名凌風閣丁香山巍然立於前非古沈卻桔柟耳　白斑西湖賦慶樂有梅關桂林之勝珍禽異獸之繁亭連棟爲十景碑蝕苔以千言記南園之絕景扁西湖之洞天　扣弦憑軾錄讀此詞不禁爲之增感余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矣　昱按禁扁及珊瑚網載此詞真蹟俱作慶樂題中承字應是樂字之訛西湖游覽志葛嶺下有集芳園淳祐間理宗以賜賈似道改名後樂園　又水竹院落似道離亭在西泠橋南波光萬頃與闌檻相值內有秋水觀　又按戊寅宋端宗景炎三年

臺城路送周方山游吳

朗吟未了西湖酒驚心又歌南浦折柳官橋呼船野渡還聽垂虹風雨漂流最苦況如此江山此時情緒怕有鷗夷笑人何事載詩去　荒臺只今在否登臨休望遠都是愁處暗草埋沙明波洗月誰念天涯羈旅荷陰未暑快料理歸程再盟鷗鷺只恐空山近來無杜宇

昱按周暕字伯陽號方山泰州人武林社月泉吟社第十九名自署識字耕夫又至大庚戌嘗爲白斑作湛淵靜語序

桂枝香送賓月葉公東歸

晴江迥闊又客裏天涯還歎輕別萬里潮生一棹柳絲猶結荷衣好向山中補共飄零幾年霜雪賦歸何晚依依徑菊弄香時節　料此去清游未歇引一片秋聲都付吟篋落葉長安古意對人休說相思只在相留處有孤芳可憐空折舊懷難寫山陽怨笛夜涼吹月

昱按虞集道園遺稿有次韻葉賓月山居詩十首

慶春宮金粟洞天

蟾窟研霜蜂房點蠟一枝曾伴涼宵清氣初生丹

心未折濃豔到此都消避風歸去貯金屋妝成漢
嬌粟肌微潤和露吹香直與秋高　小山舊隱重
招記得相逢古道迢遥把酒長歌插花短舞誰在
水國吹簫餘音何處看萬里星河動摇廣庭人散
月淡天心鶴下銀橋
昱按武林舊事楊和王府雲洞園有金粟洞天

長亭怨舊居有感
望花外小橋流水門巷愔愔玉簫聲絶鶴去臺空
佩環何處弄明月十年前事愁千折心情頓別露
粉風香誰爲主都成消歇　淒咽曉窗分袂處同
把帶鴛親結江空歲晚便忘了尊前曾說恨西風
不庇寒蟬便掃盡一林殘葉謝楊柳多情還有緑
陰時節

甘州寄李筠房
望涓涓一水隱芙蓉幾被暮雲遮正憑高送目西
風斷雁殘月平沙未覺丹楓盡老摇落已堪嗟無
避秋聲處愁滿天涯　一自盟鷗別後甚酒瓢詩
錦輕誤年華料荷衣初暖不忍負煙霞記前度翦
燈一笑再相逢知在那人家空山遠白雲休贈只
贈梅花
昱按李彭老號筠房見卷二暗香詞

又趙文升索賦散樂妓桂卿
隔花窺半面帶天香吹動一天秋歎行雲流水寒
枝夜鵲楊柳灣頭浪打石城風急難繫莫愁舟未
了笙歌夢倚棹西州　重省尋春樂事柰如今老
去鬢改花羞指斜陽巷陌都是舊曾游憑寄與采

芳儔侶且不須容易説風流爭得似桃根桃葉明
月妝樓
昱按桂卿姓武氏見本卷戀繡衾詞

疏影題賓月圖
雪空四野照歸心萬里千峯獨立身與天游一洗
襟懷海鏡倒湧秋白相逢懶問盈虧事但脈脈此
情無極是幾番飛蓋追隨桂底露衣香溼　閑款
樓臺夜色料水光未許人世先得影裏分明認得
山河一笑亂山横碧乾坤許大須容我渾忘了醉
鄉猶客待倩誰招下清風共結歲寒三益
任士林松鄉集賓月堂賦并序永嘉葉伯幾士林識之西湖之上清風襲人真長友也未幾遂爲吾州師出其翁賓月堂圖俾賦之翁旣分教江西遠在千里猶未覿也其詞云云昱按林霽山集亦有賓月堂賦

湘月賦雲溪
隨風萬里已無心出岫浮游天地爲問山中何所
有此意不堪持寄淡薄相依行藏自適一片松陰
外石根蒼潤飄飄元是清氣　長伴暗谷泉生晴
光瀲灧溼影摇花碎濁濁波濤江漢裏忽見清流
如此枝上瓢空鷗前沙淨欲洗幽人耳白蘋洲上
浩歌一棹春水
貝瓊清江集題雲溪耕隱屋外青山山似蓮雲溪隱者卽神仙桑麻杜曲非無地雞犬桃源別有天載酒鄰翁時叩戶賣魚溪女不論錢臥龍何事煩三顧秖合隆中老歲年

真珠簾近雅軒卽事
雲深別有深庭宇小簾櫳占取芳菲多處花暗水
房春潤幾番酥雨見説蘇堤晴未穩便懶趁踏青
人去休去且料理琴書夷猶今古　誰見静裏閑

心縱荷衣未葺雪巢堪賦醉醒一乾坤任此情何許茂樹石牀同坐久又卻被清風留住欲住柰簾影妝樓翦燈人語

昱按去住兩二字句正作態取姸處非此調必應如是也

大聖樂華春堂分韻同趙學舟賦

隱市山林傍家池館頓成佳趣是幾番臨水看雲就樹攬香詩滿闌干橫處翠徑小車行花影聽一片春聲人笑語深庭宇對清晝漸長閑教鸚鵡芳情緩尋細數愛碧草平煙紅自雨任燕來鶯去香凝翠暖歌酒清時鐘鼓二十四簾冰壺裏有誰在簫臺猶醉舞吹笙侶倚高寒半天風露

瑞鶴仙趙文升席上代去姬寫懷

楚雲分斷雨問那回因甚琴心先許悤悤話離緒正花房蜂鬧著春無處殘歌剩舞尚隱約當時院宇黯消凝銅雀深深忍把小喬輕誤　休賦玉尊別後老葉沈溝暗珠還浦懽游再數能幾日采芳去最無端做了霎時嬌夢不道風流恁苦把餘情付與秋蛩夜長自語

祝英臺近重過西湖書所見

水西船山北酒多為買春去事與雲消飛過舊時雨謾留一掬相思待題紅葉柰紅葉更無題處正延佇亂花渾不知名嬌小未成語短棹輕裝逢迎段橋路那知楊柳風流柳猶如此更休道少年張緒

戀繡衾代題武桂卿扇

一枝涼玉敲路塵下瑤臺疑是夢雲怕趁取西風去被何人拈住皺裙　溫柔只在秋波裏這些兒真箇動心再同飲花前酒莫都忘今夜夜深

甘州趙文叔與余賦別十年餘余方東游文叔北歸況味俱寥落更十年觀此曲又當何如耶

記當年紫曲戲分花簾影最深深聽惺忪語笑香尋古字譜掐新聲散盡黃金歌舞那處著春情夢醒方知夢夢豈無憑　幾點別餘清淚盡化作妝樓斷雨殘雲指梢頭舊恨豆蔻結愁心都休問北來南去但依依同是可憐人還飄泊何時尊酒卻說如今

昱按文叔與前文升當是一人升叔亦字相似而訛且詞內皆聲伎之感與桂卿之散去姬之懷正同一意

浣溪紗

犀押重簾水院深柳絲撲帳晝愔愔夢回孤蝶弄春陰　乍減楚衣收帶眼初勻商鼎熨香心燕歸搖動護花鈴

菩薩蠻

蕊香不戀琵琶結舞衣折損藏花蝶春夢未堪憑幾時春夢真　愁把殘更數淚落燈前雨歌酒可曾忺情懷似去年

四字令

鶯吟翠屏簾吹絮雲東風也怕花瞋帶飛花趕春鄰娃笑迎嬉游趁晴明朝何處相尋那人家柳陰

山中白雲卷四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江昱賓谷疏證
廣陵江恂于九參較

聲聲慢己亥歲自台回杭雁旅數月復起遠興余冉冉老矣誰能重寫舊游編否

穿花省路傍竹尋鄰如何故隱都荒問取堤邊因甚減卻垂楊消磨縱然未盡滿煙波添了斜陽空歎息又翻成無限杜老淒涼　一舸清風何處把秦山晉水分貯詩囊髮已飄飄休問歲晚空江松陵試招舊隱怕白鷗猶識清狂漸遡遠望并州卻是故鄉

杏花天賦疏杏

湘羅幾翦黏新巧似過雨臙脂全少不教枝上春痕鬧都被海棠分了　帶柳色愁眉暗惱謾遙指孤村自好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賣花人到

醉落魄

柳侵闌角畫簾風輭紅香泊引人蝴蝶翻輕薄已自關情和夢近來惡　眉梢輕把閒愁著如今愁重眉梢弱雙眉不畫愁消卻不道愁痕來傍眼邊覺

甘州題戚五雲雲山圖

過千巖萬壑古蓬萊招隱竟忘還想乾坤清氣霏霏冉冉卻在闌干洞戶來時不鎖歸水映花關只可自怡悅持寄應難　狂客如今何處甚酒船去後煙水空寒正黃塵沒馬林下一身閒幾消凝此圖誰畫細看來元不是終南無心好休教出岫只在深山

方回桐江集跋戚子雲詩余三十年前獲納交于檇李戚君叔開嘗示余岳陽樓長句余驚歎駭服以爲異人今老壽年八十無恙猶爲處士而其子讀書于會稽之五雲山名日明瑞字日子雲復以詩鳴于江湖余讀其吟卷怪也極天下之怪麗也極天下之麗又善押險韻有是父必有是子非歟戚君父子皆無意仕宦然獨有詩名余老矣不能進于是予雲少余二十年其進蓋未艾云　戴表元剡源集五雲山圖子昂爲戚氏作林盧深插紫屏顏一點漁舟帶暝還但得身閒無俯仰人間處處五雲山

小重山賦雲屋

清氣飛來望似空數椽何用草滕堪容卷將一片當簾櫳難持贈只在此山中　魚影倦隨風無心成雨意又西東都緣窗戶自玲瓏江楓外不隔夜深鐘

聲聲慢西湖 別本作與王碧山泛舟鑑曲王蕺隱吹簫余倚歌而和天闊秋高光景奇絕與姜白石垂虹夜游同一清致也

晴光轉樹曉氣分嵐何人野渡橫舟斷柳枯蟬涼意正滿西州怱怱載花載酒便無情也自風流芳晝短柰不堪深夜秉燭來游　誰識山中朝暮向白雲一笑今古無愁散髮吟商此興萬里悠悠清狂未應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鷗須待月許多清都付與秋

紹興府志山陰鏡湖在府城南三里亦名鑑湖任昉述異記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或云黃帝獲寶鏡焉或又云本王逸少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是名鏡湖又名長湖又名大湖　山陰志唐玄宗賜賀知章鑑湖一曲故又名賀監湖　圖繪寶鑑王迪簡字廷吉號蕺隱越人善畫水仙　戴表元剡源集蕺隱記儒者王廷吉家于蕺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蕺隱　昱按張翥蛻庵集題王蕺隱畫水仙張雨貞居詞題王蕺隱五香圖作俱作蕺　吳郡志吳江長

橋慶曆縣尉王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後因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海內絶景也　白石道人歌曲慶春宮紹熙辛亥除夕余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淞山寒天迥雪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纏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闋蓋過旬塗稿乃定朴翁咎余無益然與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余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雙槳蓴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采香涇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答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正凝想明璫素韈如今安在惟有闌干伴人一霎

木蘭花慢 為靜春賦

幽棲身懶動邃庭悄日偏長甚不隱山林不喧車馬不斷生香澄心淡然止水笑東風引得落花忙慵對魚翻暗藻閑留鶯管垂楊　徜徉淨几明窗穿窈窕染芬芳看白鶴無聲蒼雲息影物外行藏桃源去塵更遠問當年何事識漁郎爭似重門晝掩自看生意池塘

昱按靜春袁易號見本卷瀟瀟雨詞

玉蝴蝶 賦玉繡球花

留得一團和氣此花開盡春已規圓虛白窗深恍訝碧落星懸颺芳叢低翻雪羽凝素豔爭簇冰蟬向西園幾回錯認明月秋千　欲覓生香何處盈盈一水空對娟娟待折歸來倩誰偷解玉連環試結取鴛鴦錦帶好移傍鸚鵡珠簾晚階前落梅無數因甚啼鵑

南樓令 壽邵素心席間賦

一片赤城霞無心戀海涯遠飛來喬木人家且向琴書深處隱終勝似聽琵琶　休近七香車年華已破瓜怕依然劉阮桃花欲問長生何處好金鼎內轉丹砂

國香 賦蘭

空谷幽人曳冰簪霧帶古色生春結根未同蕭艾獨抱孤貞自分生涯淡薄隱蓬蒿甘老山林風煙伴憔悴冷落吳宮草暗花深　霽痕消蕙雪向崖陰飲露應是知心所思何處愁滿楚水湘雲肯信遺芳千古尚依依澤畔行吟香痕已成夢短操誰彈月冷瑤琴

探春慢 己亥客闔閭歲晚江空暖雨奪雪篝燈顧影依依可憐作此曲寄戚五雲書之幾脫腕也

列屋烘鑪深門響竹催殘客裏時序投老情懷薄游滋味消得幾多淒楚聽雁聽風雨更聽過數聲柔艣暗將一點歸心試託醉鄉分付　借問西樓在否休忘了盈盈端正窺戶鐵馬春冰柳蛾晴雪次第滿城簫鼓閑見誰家月渾不記舊游何處伴我微吟恰有梅花一樹

燭影搖紅 答邵素心

隔水呼舟采香何處追游好一年春事二分花猶有花多少　容易繁華過了趁園林飛紅未掃舊醒新醉幾日不來綠陰芳草

木蘭花慢 丹谷園

萬花深處隱安一點世塵無步翠麓幽尋白雲自

在流水縈紆，攜歌緩游細賞，倩何人重寫輞川圖。遲日香生，草木淡風聲和琴書。　安居歌引巾車，童放鶴，我知魚。看靜裏閒中，醒來醉後，樂意偏殊。桃源帶春去遠，有園林如此，更何如。回首丹光滿谷，恍然卻是蓬壺。

意難忘 中吳車氏號秀卿，樂部中之翹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聽輒愛歎，不能已，因賦此以贈。余謂有善歌而無善聽，雖抑揚高下，聲字相宣，傾耳者指不多屈，曾不若春蚓秋蛩，爭聲響于月籬煙砌間，絕無僅有。余深感于斯，爲之賞音，豈亦善聽者耶。

風月吳娃，柳陰中認得，第二香車。春深妝減豔，波轉影流花。鶯語滑，透紋紗，有低唱人誇。怕誤卻、周郎醉眼，倚扇佯遮。　底須拍碎紅牙，聽曲終奏雅，可是堪嗟。無人知此意，明月又誰家。塵滾滾，老年華，付情在琵琶。更歎我、黃蘆苦竹，萬里天涯。

壺中天 養拙園夜飲 昱按絕妙好詞作養拙夜飲客有彈箜篌者即事以賦

瘦筇訪隱，正繁陰閉鎖，一壺幽綠。喬木蒼寒圖畫古，窈窕行人韋曲。鶴響天高，水流花淨，笑語通華屋。虛堂松外，夜深涼氣吹燭。　樂事楊柳樓心，瑤臺月下，有生香堪掬。誰理商聲簾外悄，蕭瑟懸璫鳴玉。一笑難逢，四愁休賦，任我雲邊宿。倚闌歌罷，露螢飛上秋竹。

又 賦秀野園清暉堂 別本作爲陸義齋賦清暉山堂

穿幽透密，傍園林宴樂，清時鐘鼓。簾隔波紋分晝影，融得一壺春聚。篆徑通花，花多迷徑，難省來時路。緩尋深靜，野雲松下無數。　空翠暗溼荷衣，夷猶舒嘯，日涉成佳趣。香雪因風晴更落，知是山中何樹。響石橫琴，懸崖擁檻，待月慵歸去。忽來詩思，水田飛下白鷺。

元詩選曹伯啓江陰路經歷公餘每與陸憲史垕史總管孝祥陸文圭輩講磨義理詩詠酬答 昱按伯啓漢泉漫稿有寄謝陸義齋廉使諸公詩略云崢嶸古暨陽事簡風俗淳僕也一何有忝爲幕中賓又云雲間陸公子丰姿邁羣倫妙齡心老大富貴不驕人 又按周弼端平詩雋云小作幽閑傍宅開只須數畝占樓臺石移林屋秋雲至水帶松江暮雨來經草散香迎過屐砌花分影蔭流杯人家園圃應無數不似君能日幾回題作秀野二字似指此園三四林屋松江正江陰親切之景若西湖謝園及劉鄜王錡園亦名秀野以及山陰之秀野則無事牽連及此矣 又按義齋陸垕號見本卷清波引詞後

清波引 橫舟是時以湖湘廉使歸

江濤如許，更一夜聽風聽雨。短篷容與，盤礴那堪數。弭節澄江樹，不爲蓴鱸歸去。怕教冷落蘆花，誰招得舊鷗鷺。　寒汀古漵，盡日無人喚渡。此中清楚，寄情在譚麈。難覓真閒處，肯被水雲留住。泠然棹入川流，去天尺五。

元史孝友傳附陸垕垕字仁重江陰人幼以孝友聞至元閒丞相伯顔以師南下垕時未冠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伯顔奏授爲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江陰志作奏授江陰軍判官事定朝京師授同知云云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使志作陞海南廣東道廉訪使以侍親棄官歸云云年五十卒諡莊簡 江陰縣志城門西北曰澄江宋知軍史寯之修又督學道在大街虹橋東古爲巡撫行臺宋元閒爲澄江驛 昱按橫舟未著姓名觀詞中弭節澄江樹句應屬江陰人而考元史及邑志玉田時爲湖湘廉使者止陸垕一人史稱垕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使題中謂以湖湘廉使歸可知在陞浙之前一時暫歸非遽挂冠鄉里詞中不爲蓴鱸歸去及難覓真閒處肯被水雲留住等語情事正合

況玉田于江陰諸陸往來最密雖史傳舉大略細未及橫舟之號意為參考當屬此公又曹伯啓漢泉漫稿寄謝陸義齋廉使諸公詩亦稱廉使而詩中暨陽又即此詞澄江且六卷義齋壽日臺城路詞怡情楚花湘草渭濱人未老諸句雅輿屋蹤迹相協互證之則義齋亦屋也

暗香　送杜景齋歸永嘉

猗蘭聲歇抱孤琴思遠幾番彈徹洗耳無人寂寂行歌古時月一笑東風又急黯消凝恨聽啼鴂想少陵還歎飄零遺興在吟篋　愁絕更離別待款語遲留賦歸心切故園夢接花影閑門掩春蝶重訪山中舊隱有羇懷未須輕說莫相忘堤上柳此時共折

晉書地理志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括蒼彙紀隋開皇九年廢二郡為縣以括蒼松陽永嘉臨海四縣置處州

一萼紅　東季博園池在平江文廟前

艤孤篷正叢篁護碧流水曲池通傴僂穿巖紆盤尋徑忽見倒影淩空擁一片花陰無地細看來猶帶古春風勝事園林舊家陶謝詩酒相逢　眼底煙霞無數料神仙即我何處崆峒清氣分來生香不斷洞戶自有雲封認奇字摩挲峭石聚萬景只在此山中人倚虛闌喚鶴月白千峯

昰按年譜陵陽集題東季博山園詩有東壑第一溪釣臺雲關諸題　袁易靜春堂集正月十六日與德鈞子敬翼之泊兒子震游東季博山園賦詩我愛山園好芳堂隱薜蘿野雲棲不去風葉掃還多暫憩忘城郭長謠詠瀾阿不嫌頻啓鑰重過意如何詩凡五首悉同起句　姑蘇志宋政和五年以蘇州陞為平江府元至元十四年改平江路

霜葉飛　悼澄江吳立齋南塘不礙雲山皆其亭名

故園空杳霜風勁南塘吹斷瑤草已無清氣礙雲山柰此時懷抱尚記得修門賦曉杜陵花竹歸來早傍雅亭幽榭慣款語英游好懷無限歡笑　不見換羽移商杏梁塵遠可憐都付殘照坐中泣下最誰多歎賞音人少悵一夜梅花頓老今年因甚無詩到待喚起清魂□說與淒涼定應愁了

曹伯啓漢泉漫稿贈立齋主人南塘幽閑似山林是是非非總不侵詩有靜功聯句好坐無俗客話情深花枝徙倚閑居樂柳絮顛狂薄宦心閑說主人村酒熟幾時攜杖一相尋

憶舊游　寄友

記瓊筵卜夜錦檻移春同惱鶯嬌暗水流花徑正無風院落銀燭遲銷鬧枝淺壓髻髻香臉泛紅潮甚如此游情還將樂事輕趁冰消　飄零又成夢但長歌嫋嫋柳色迢迢一葉江心冷望美人不見隔浦難招認得舊時鷗鷺重過月明橋遡萬里天風清聲謾憶何處簫

木蘭花慢　舟中有懷澄江陸起潛皆山樓昔游

水痕吹杏雨正人在隔江船看燕集春蕪漁棲暗竹溼影浮煙餘寒尚猶戀柳怕東風未肯擘晴緜愁重遲教醉醒夢長催得詩圓　樓前笑語當年情款密思留連記白月依絃青天墮酒哀哀山川垂髻至今在否倚飛臺誰擲買花錢不是尋春較晚都緣聽得啼鵑

瀟瀟雨　泛江有懷袁通父唐月心

空山彈古瑟擲長流洗耳復誰聽倚闌干不語江潭樹老風挾波鳴愁裏不須啼鴂花落石牀平歲月鷗前夢耿耿離情　記得相逢竹外看詞源倒瀉一雪塵纓笑匆匆呼酒飛雨夜舟行又天涯零落如此掩閑門得似晉人清相思恨趁楊花去錯

到長亭

續弘簡錄袁易字通甫長洲人丰姿秀朗不求仕進行省使者將薦之朝謝不可辟署石洞書院山長辭歸居吳淞具區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著靜春堂詩集與郡人龔璛郭麟孫爲吳中三君子趙孟頫嘗作臥雪圖貽以美之　昱按靜春堂詩集有寄吳中諸友六首其四爲唐希賢月心云杜策招尋密高談誰浪俱他鄉懷楚奏何日攬桓鬢白月垂文練青天落酒壺看君話心事餘子盡崎嶇又有戲調月心及次月心見寄書懷諸作

臺城路　抵吳書寄舊友

分明柳上春風眼曾看少年人老雁拂沙黃天垂海白野艇誰家昏曉驚心夢覺謾慷慨悲歌賦歸不早想得相如此時終是倦游了　經行幾度怨別酒痕消未盡空被花惱茂苑重來竹溪深隱還勝飄零多少羇懷頓掃尚識得妝樓那回蘇小寄語盟鷗問春何處好

木蘭花慢　趙鶴心問余近況書以寄之

目光牛背上更時把漢書看記落葉江城孤雲海樹漂泊忘還懸知偶然是夢夢醒來未必是邯鄲笑指螢燈借暖愁憐鏡雪驚寒　投閒寄傲怡顏要一似白鷗閒且旋緝荷衣琴尊客裏歲月人間蒐裘漸營瘦竹任重門近水隔花關數畝清風自足元來不在深山

昱按後段起結與卷一甘州題趙藥牖山居詞約略相同豈此鶴心即藥牖耶

瑤臺聚八仙　杭友寄聲以詞答意

秋水涓涓人正遠魚雁待拂吟牋也知游意多在第二橋邊花底鴛鴦深處影柳陰淡隔裏湖船路緜緜夢吹舊笛如此山川　平生幾兩謝屐任放歌自得直上風煙峭壁誰家長嘯竟落松前十年孤劍萬里又何似畦分抱甕泉山中酒且醉餐石髓白眼青天

摸魚子　寓澄江喜魏叔皐至

想西湖段橋疏樹梅花多是風雨如今見說閒雲散煙水少逢鷗鷺歸未許又款竹誰家遠思愁□庾重游倦旅縱認得鄉山長江滾滾隔浦正延佇　垂楊渡握手荒城舊侶不知來自何處春窗翦韭青燈夜疑與夢中相語闌屢拊甚轉眼流光短髮真堪數從教醉舞試借地看花揮毫賦雪孤艇且休去

壺中天　陸性齋築葫蘆庵結茅于上植桃于外扁曰小蓬壺

海山縹緲算人間自有移來蓬島一粒粟中生倒景日月光融丹竈玉洞分春雪巢不夜心寂凝虛照鶴溪游處肯將琴劍同調　休問挂樹瓢空窗前清意贏得不除草只恐漁郎曾誤入翻被桃花一笑潤色茶經評量山水如此閒方好神仙陸地長房應未知道

昱按性齋爲陸行直號詳見卷七祝英臺近詞後

風入松　題澄江仙刻海山圖或云桃源圖夷堅志云七十二女仙正合霓裳古曲仇仁近一詩精妙詳盡余詞不能工也

危樓古鏡影猶寒倒景忽相看桃花不識東西晉想如今也夢邯鄲縹緲神仙海上飄零圖畫人間　寶光丹氣共回環水弱小舟閒秋風難老三珠樹尚依依脆管清彈說與霓裳莫舞銀橋不到深

山

昱按夷堅志宋洪容齋邁所著凡四百二十卷今所傳止五十卷不載此事　仇遠山村遺集海上圖澄江仙刻老仙指甲堅如鐵夜畫枯杉出宮闕翠深紅遠十二樓猶理霓裳舞迴雪山椒覆亭小于笠石脚插船輕似葉桃花幾度春酣酣弱水何日通舟檝醉中作此狡獪事收拾乾坤入毫髮神刓鬼刻未百年不與丹青共磨滅天風頡頏飛霞佩水雲委貼淩波韈我將就此逍遙游高步青雲拾明月

數花風別義興諸友

好游人老秋鬢蘆花共色征衣猶戀去年客古道依然黃葉誰家蕭瑟自笑我如何是得　酒樓仍在流落天涯醉白孤城寒樹美人隔煙水此程應遠須尋梅驛又漸數花風第一

宜興縣志縣在府城南本吳荊溪地晉置義興郡宋宜興縣元陞為府尋罷為縣後復陞為州

南樓令

風雨怯殊鄉梧桐又小窗甚秋聲今夜偏長憶著舊時歌舞地誰得似牧之狂　茉莉擁釵梁雲窩一枕香醉瞢騰多少思量明月半牀人睡覺聽說道夜深涼

又送黃一峰游靈隱

重整舊漁蓑江湖風雨多好襟懷近日消磨流水桃花隨處有終不似隱煙蘿　南浦又漁歌挑雲泛遠波想孤山山下經過見說梅花都老盡憑為問是如何

太平寰宇記靈隱山在縣西十五里許由葛洪皆隱此山　萬曆杭州府志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

淡黃柳贈蘇氏柳兒

楚腰一捻羞翦青絲結力未勝春嬌怯怯暗託鶯聲細說愁蹙眉心鬭雙葉　正情切柔枝未堪折應不解管離別柰如今已入東風睫望斷章臺馬蹄何處閑了黃昏淡月

清平樂

候蛩淒斷人語西風岸月落沙平江似練望盡蘆花無雁　暗教愁損蘭成可憐夜夜關情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

珊瑚網元姑蘇汾湖壺天居士陸行直輔之有家伎名卿卿以才色見稱友人張叔夏為作古清平樂贈之所謂多情因為卿卿是也後二十一載至治月日行直以翰林典籍致政歸則叔夏卿卿皆下世矣行直作碧梧蒼石圖幷書張詞于卷端且和之云楚天雲斷人隔瀟湘岸往事悠悠江水漫怡聽樓前新雁深閨舊夢還成夢中獨記憐卿依約相思碎語夜涼桐葉聲聲　昱按可憐句珊瑚網原本作多情因為卿卿陸和亦卿字韻集中應是後來改作較勝也

虞美人余昔賦柳兒詞今有杜牧重來之歎劉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住隨風好去落誰家作憶柳曲

修眉刷翠春痕聚難翦愁來處斷絲無力綰韶華也學落紅流水到天涯　那回錯認章臺下卻是陽關也待將新恨趁楊花不識相思一點在誰家

減字木蘭花寄車秀卿

鎖香亭榭花豔烘春曾卜夜空想芳游不到秋涼不信愁　酒遲歌緩月色平分窗一半誰伴孤吟手擘黃花碎卻心

踏莎行

柳未三眠風纔一訊催人步屧吹笙徑可曾中酒似當時如今卻是看花病　老願春遲愁嫌晝靜秋千院落寒猶剩卷簾休問海棠開相傳燕子歸

來近

南鄉子憶春

歌扇錦連枝問著東風已不知怪底樓前多種柳相思那葉渾如舊樣眉　醉裏眼都迷遮莫東牆帶笑窺行到尋常游冶處慵歸只道看花似向時

蝶戀花贈楊柔卿

頗愛楊瓊妝淡注猶理螺鬟擾擾鬆雲聚兩翦秋痕流不去佯羞卻把周郎顧　欲訴閑愁無說處幾過鶯簾聽得閑關語昨夜月明香暗度相思忽到梅花樹

又陸子方飲客杏花下

仙子鋤雲親手種春鬧枝頭消得微霜凍可是東風吹不動金鈴懸網珊瑚重　社燕盟鷗詩酒共未足游情剛把斜陽送今夜定應歸去夢青虀流水簫聲弄

元史本傳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穎悟博通經史百家宋咸淳初年十八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宗之朝廷數馳幣聘以老疾不行卒年八十五有牆東類稿二十卷

又賦艾花

巧結分枝黏翠艾翦翦香痕細把泥金界小簇葵榴芳錦隘紅妝人見應須愛　午鏡將拈開鳳蓋倚醉凝嬌欲戴還慵戴約臂猶餘朱索在梢頭添挂朱符袋

清平樂贈處梅

暗香千樹結屋中間住明月一方流水護夢入梨雲深處　清冰隔斷塵埃無人踏碎蒼苔一似逋仙歸後吟詩不下山來

山中白雲卷四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卷五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燭影搖紅 隔窗聞歌

閒苑深迷趁香隨粉都行徧隔窗花氣暖扶春只許鶯鶯占燭𦦨晴烘醉臉想東鄰偷窺笑眼欲尋無處暗掐新聲銀屏斜掩　一片雲閒那知顧曲周郎怨看花猶自未分明畢竟何時見已信仙緣較淺謾凝思風簾倒卷出門一笑月落江橫數峯天遠

露華 碧桃

亂紅自雨正翠蹊誤曉玉洞明春蛾眉淡埽背風不語盈盈莫恨小溪流水引劉郎不是飛瓊羅扇底從教淨冶遠障歌塵　一掬瑩然生意伴壓架酴醾相惱芳吟玄都觀裏幾回錯認梨雲花下可憐仙子醉東風猶自吹笙殘照晚漁翁正迷武陵

王沂孫玉笥山人詞集露華碧桃晚寒佇立記鉛輕黛淺初認冰魂紺羅襯玉猶凝茸唾香痕淨洗妒春顏色勝小紅臨水湔裙煙渡遠應憐舊曲換葉移根山中去年人到怪月悄風輕閒掩重門瓊肌瘦損那看燕子黃昏幾片故溪浮玉似夜歸深雪前村芳夢冷雙禽誤宿粉雲

昱按此似倡和之作但不次韻

解語花 吴子雲家姬號愛菊善歌舞忽有朝雲之感作此以寄

行歌趁月喚酒延秋多買鶯鶯笑蕊枝嬌小渾無柰一掬醉鄉懷抱籌花鬬草幾曾放好春閒了芳意闌可惜香心一夜酸風埽　海上仙山縹緲問玉環何事苦無分曉舊愁空杳藍橋路深掩半庭斜照餘情暗惱都緣是那時年少驚夢回懶說相思畢竟如今老

祝英臺近 余老矣賦此爲猿鶴問

及春游卜夜飲人醉萬花醒轉眼年華白髮半垂領與鷗同一清波風蘋月樹又何事浮蹤不定　靜中省便須門掩柴桑黃卷伴孤隱一粟生涯樂事在瓢飲愛閒休說山深有梅花處更添箇暗香疏影

瑤臺聚八仙 菊日寓義興與王覺軒會飲酒中書送白廷玉

楚竹閒挑千日酒樂意稍稍漁樵那回輕散飛夢便覺迢遥似隔芙蓉無路到如何共此可憐宵舊愁消故人念我來問寂寥　登臨試開笑口看垂垂短髮破帽休飄款語微吟清氣頓掃花妖明朝柳岸醉醒又知在煙波第幾橋懷人處任滿身風露踏月吹簫

江南通志宜興王天覺字覺軒

倪瓚清閟閣集荊溪山水之勝覺軒王先生韞真潛德于其間其曾孫允同與余爲姻契

又覺軒先生學行純正爲宋瑯琊王仲寶之後仕至蘭谿州判官

雲林遺事元鎮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勝伯及覺軒王氏父子

宋濂潛溪集元湛淵先生白公墓誌銘珽字廷玉本四明舒少度遺腹子錢塘白嶸育以爲嗣八歲能賦詩十三爲科舉業有聲場屋間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墮花穴帽不知也授太平儒學正轉常州學教授歷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秩滿署淮東監倉大使遷蘭谿州判官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榜曰湛淵因以自號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葬錢塘縣履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

靈隱寺志廷玉結廬于金沙灘

西湖游覽志珽博綜經史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逼陶韋書逼顏柳嘗著西湖賦二首考據精核

輟耕錄白廷玉先生家多竹忽一

竿上岐爲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沒先生有二子或以爲先兆云

滿江紅贈韞玉傳奇惟吳中子弟爲第一

傳粉何郎比玉樹瓊枝謾誇看□□東塗西抹笑語浮華蝴蝶一生花裏活似花還似恐非花最可人嬌豔正芳年如破瓜　離別□生歎嗟懽情事起喧譁聽歌喉清潤片玉無瑕洗盡人間笙笛耳賞音多向五侯家好思量都在步蓮中裙翠遮

摸魚子別處梅

向天涯水流雲散依依往事非舊西湖見說鷗飛去知有海翁來否風雨後甚客裏逢春尚記花間酒空嗟皓首對茂苑殘紅攜歌占地相趁小垂手　歸時候花徑青紅尚有好游何事詩瘦龜蒙未肯尋幽興曾戀志和漁叟吟嘯久愛如此清奇歲晚忘年友呼船渡口歎西出陽關故人何處愁在渭城柳

南鄉子爲處梅作

風月似孤山千樹斜橫水一環天與清香心獨領怡顏冰雪中間屋數間　庭戶隔塵寰自有雲封底用關卻笑桃源深處隱躋攀引得漁翁見不難

南樓令送韓竹閒歸杭幷寫未歸之意

一見又天涯人生可歎嗟想難忘江上琵琶詩酒一瓢風雨外都莫問是誰家　憐我鬢先華何愁歸路賒向西湖重隱煙霞說與山童休放鶴最零落是梅花

醉落魄題趙霞谷所藏吳夢窗親書詞卷

鏤花鐫葉滿枝風露和香擷引將芳思歸吟篋夢與魂同閒了弄香蝶　小樓簾卷歌聲歇幽篁獨處泉嗚咽短牋空在愁難說霜角寒梅吹碎半江月

壺中天客中寄友

西秦倦旅是幾年不聽西湖風雨我託長鑱垂短髮心事時看天語吟篋空隨征衣休換薜荔猶堪補山能招隱一瓢閒挂煙樹　方歎舊國人稀花間忽見傾蓋渾如故客裏不須談世事野老安知今古海上盟鷗門深款竹風月平分取陶然一醉此時愁在何處

聲聲慢和韓竹閒韻贈歌者關關在兩水居

鬢絲溼霧扇錦翻桃尊前乍識歐蘇賦筆吟牋光動萬顆驪珠英英歲華未老怨歌長空擊銅壺細看取有飄然清氣自與塵疏　兩水猶存三徑歎綠窗窈窕謾長新蒲茂苑扁舟底事夜雨江湖當年柳枝放卻又不知樊素何如向醉裏暗傳香還記也無

黃雲蓑青樓集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鑾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昰按兩水居證之三卷慶清朝詞韓亦顏歸隱兩水之濱云云正復相合故知屬韓之所居而竹閒爲韓別字也

清平樂題處梅家藏所南翁畫蘭

黑雲飛起夜月啼湘鬼魂返靈根無二紙千古不隨流水　香心淡染清華似花還似非花要與閒梅相處孤山山下人家

輟耕錄鄭所南先生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關上疏犯新禁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

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誓不與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過齊子芳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肝義膽于此可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其終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嘗著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工而加十宋也造語奇譎自書其後云當有巨眼識之弘簡錄所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木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不畫土根或問其故云地為他地矣汝不知耶

臺城路　錢千壽道應舉

幾年槐市槐花冷天風又還吹起故篋重尋閒書再整猶記燈窗滋味渾如夢裏見說道如今早催行李快買扁舟第一橋邊趁流水　陽關須是醉酒柳條休要折爭似攀桂舊有家聲榮看世美方了平生英氣瓊林宴喜帶雪絮歸來滿庭春意事業方新大鵬九萬里

元史本傳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父雷龍宗顯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少嗜學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州江州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韓鏞選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謠以紀其績至正三年詔赴闕預修宋史擢集賢待制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于政事尤為長云　元詩選文傳號止齋登第後一夕夢入選挂名為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已而果知長洲縣復知吳江州一時以為希遇云

壺中天　詠周靜鏡園池

萬塵自遠徑松存彷彿斜川深意烏石岡邊猶記得竹裏吟安一字暗葉禽幽虛闌荷近暑薄遲花氣行行且止枯瓢枝上閒寄　不恨老卻流光可憐歸未得翻恨流水落落嶺頭雲尚在一笑生涯如此樹老梅荒山孤人共隔浦船歸未劃然長嘯海風吹下空翠

錢塘縣志烏石峯在紫雲洞上石色如墨昱按兩浙之山以烏石名者非一此詞樹老梅荒山孤人共正和靖事則烏石應屬西湖

如夢令　有感

隱隱煙痕輕注拂拂脂香微度十二小紅樓人與玉簫何處歸去歸去醉插一枝風露

祝英臺近　寄陳直卿

路重尋門半掩苔老舊時樹采藥雲深童子更無語怪我流水迢迢湖天日暮想只在蘆花多處　謾延佇姓名題上芭蕉涼夜未風雨賦了秋聲還賦斷腸句幾回獨立長橋扁舟欲換待招取白鷗歸去

昱按朱德潤存復齋續集有題陳直卿一碧萬頃詩

如夢令　題漁樂圖

不是瀟湘風雨不是洞庭煙樹醉倒古乾坤人在孤篷來處休去休去見說桃源無路

桂枝香如心翁置酒桂下花晚而香益清坐客不談俗事惟論文主人懽甚余歌美成詞

琴書半室向桂邊偶然一見秋色老樹香遲清露綴花疑滴山翁翻笑如泥醉笑生平無此狂逸晉人游處幽情付與酒尊吟筆　任蕭散披襟岸幘歎千古猶今休問何夕髮短霜濃卻恐浩歌消得

明年野客重來此探枝頭幾分消息望西樓遠西湖更遠也尋梅驛

昱按陳恕可亦字如心詳見卷二還京樂詞後又按汲古閣刻片玉集無桂枝香調惟醉落魄小令乃詠桂之作茲所云歌者或指是耶

瑤臺聚八仙　爲焦雲隱賦

春樹江東吟正遠清氣竟入崆峒問余棲處只在縹緲山中此去山中何所有芰荷製了集芙蓉且扶筇倦游萬里獨對青松　行藏也須在我笑晉人爲菊出岫方濃淡然無心古意且許誰同飛符夜深潤物自呼起蒼龍雨太空舒還卷看滿樓依舊霽日光風

又　余昔有梅影詞今重爲模寫

近水橫斜先得月玉樹宛若籠紗散迹苔裀墨暈淨洗鉛華誤入羅浮身外夢似花又卻似非花探寒葩倩人醉裏扶過溪沙　竹籬幾番倦倚看乍無乍有如寄生涯更好一枝時到素壁檐牙香深與春暗卻且休把江頭千樹誇東家女試淡妝顛倒難勝西家

昱按昔詞見卷二疏影

又　詠鴛鴦菊

老圃堪嗟深夜雨紫英猶傲霜華暖宿籬根飛去想怯寒沙采摘浮杯如戲水晚香淡似夜來些背風斜翠苔徑裏描繡人誇　白頭共開笑口看試妝滿插雲鬟雙了蝶也休愁不是舊日疏葩連枝願爲比翼問因甚寒城獨自花悠然意對九江山色還醉陶家

西江月　絕妙好詞乃周草窗所集也

花氣烘人尚暖珠光出海猶寒如今賀老見應難解道江南腸斷　謾擊銅壺浩歎空存錦瑟誰彈莊生蝴蝶夢春還簾外一聲鶯喚

昱按絕妙好詞七卷弁陽老人周密選錄多紹興迄德祐間人樂府指迷近代詞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有可觀但所取不甚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爲精粹惜此板不存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

霜葉飛　毘陵客中聞老妓歌

繡屏開了驚詩夢嬌鶯啼破春悄隱將譜字轉清圓正杏梁聲繞看帖帖蛾眉淡掃不知能聚愁多少歎客裏淒涼尚記得當年雅音低唱還好　同是流落殊鄉相逢何晚坐對真被花惱貞元朝士已無多但暮煙衰草未忘得春風窈窕卻憐張緒如今老且慰我留連意莫說西湖那時蘇小

蝶戀花　題末色褚仲良寫真

濟楚衣裳眉目秀活脫梨園子弟家聲舊諢砌隨機開笑口筵前戲諫從來有　戛玉敲金裁錦繡引得傳情惱得嬌娥瘦離合悲懽成正偶明珠一顆盤中走

昱按此詞近俚蓋率筆應付之作編集者錄入未必爲玉田所自收也

甘州　爲小玉梅賦并柬韓竹閒

見梅花斜倚竹籬邊休道北枝寒□□□翠袖情隨眼盼愁接眉彎一串歌珠清潤綰結玉連環蘇小無尋處元在人間　何事淒涼蚓竅向尊前一笑歌倒狂瀾歎從來古雅欲覓賞音難有如此和聲輭語甚韓湘風雪度藍關君知否挽櫻評柳卻

是香山黄雪蓑青樓集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昱按題中賦梅二字誤倒應正蓋詞止起數句借梅引入餘皆形容色藝并非爲其賦梅也觀青樓集知小玉梅故即其人韓竹閒殆雅耽聲伎者前歌者闕闕詞亦和韓作可證也

又澄江陸起潛皆山樓四景　雲林遠市　君山下枕江流爲羣山冠冕塔院居乎絕頂舊有浮遠堂今廢

俯長江不占洞庭波山拔地形高對扶疏古木浮圖倒影勢壓雄濤門掩翠微僧院應有月明敲物換堂安在斷碣閒拋　不識廬山真面是誰將此屋突兀林坳上層臺回首萬境入詩豪響天心數聲長嘯任清風吹頂髮蕭騷凭闌久青琴何處獨立瓊瑤江陰縣志君山在澄江門外二里舊名瞰江山以春申君易今名隆起平疇橫枕大江邑中諸峯四面環拱北瞰維揚南挹姑蘇東窺海虞西盼京口一方之大觀列郡之雄勝巔之南有浮圖而浮遠堂宋紹興中知軍趙寯之經始取東坡江遠欲浮天之句以名同時仲并有記李鶴田玨淳熙中任江陰軍司法一聯云此水自當兵百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傳誦今就傾廢又君山塔院在君山之巔宋知軍顏耆仲請改爲感化院元季兵廢

瑤臺聚八仙千巖競秀　澄江之山崒嵂清麗奔駛相觸自北而東由東而南笑人應接不暇其秀氣之所鍾歟

屋上青山青未了淩虛試一凭闌亂峯疊嶂無限古色蒼寒正喜雲閒雲又去片雲未識我心閒對林巒底須謝屐何用躋攀　三十六梯眺遠任半空笑語飛落人間賦筆吟牋塵事竟不相關朝來自然氣爽更好是秋屏宜晚看蓬壺裏有天開圖畫休喚邊鸞

壺中天月湧大江　西有大江遠隔淮甸月白潮生神爽爲之飛越

長流萬里與沈沈滄海平分一水孤白爭流蟾不沒影落潛蛟驚起瑩玉懸秋綠房迎曉樓觀光疑洗紫簫聲嫋四檐吹下清氣　遙睇浪擊空明古愁休問消長盈虛理風入蘆花歌忽斷知有漁舟閒艤露已沾衣鷗猶棲草一片瀟湘意人方酣夢長翁元自如此

臺城路遙岑寸碧　澄江衆山外無錫惠峯在其南若地靈湧出不偏不倚處樓之正中簷翠橫陳是斯樓之勝境也

翠屏缺處添奇觀修眉遠浮孤碧天影微茫煙痕黯淡不與千峯同色憑高望極向簾幕中間冷光流入料得吟僧數株松下坐蒼石　泉源猶是故迹煮茶曾味古還記游歷調水符閒登山屐在卻倚闌干斜日輕陰易□看飄忽風雲晦明朝夕爲我飛來傍江橫峭壁陸羽游慧山寺記慧山古華山也山上有方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嶔也山有九隴俗謂九隴之山或云九龍山或云鬭龍山九隴者言山之形若蒼虯縹螭之合沓然鬭龍者相傳隋末山有龍鬭六十日因名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于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其水九曲甃以文石風甓淪淪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花池一名爐塘一名浣沼張又新煎茶水記陸鴻漸言惠山寺石泉水爲天下第二

江城子爲滿春澤賦橫空樓

下臨無地手捫天上雲煙俯山川棲止危巢不隔

道林禪坐處清高風雨隔全萬境一壺懸　我來直欲挾飛仙海爲田是何年如此江聲嘯詠白鷗前老樹無根雲懵懂憑寄語米家船

木蘭花慢游天師張公洞

風雷開萬象散天影入虛壇看峭壁重雲奇峯獻玉光洗琅玕青苔古痕暗裂映參差石乳倒懸山那得虛無幻境元來透徹玄關　躋攀竟日忘還空翠滴逼衣寒想邃宇陰陰鑪存太乙難覓飛丹泠然洞靈去遠甚千年都不到人間見說尋真有路也須容我清閒

宜興縣志張公洞在縣東南五十五里　荊溪外紀尤袤游張公洞詩序舟次湖㳇步行五里入洞靈宮由石徑里許達于洞深數十丈俯僂僅可下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中有小門持炬入丹竈井白在焉由石罅而上皆亂石怪形旁行屈曲益深遠不可到其陽有懸崖滴乳水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憩朱藤纏絡崖上丹花歘歘下墜芬芳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歸　都穆南濠集游記張公洞石壁三面儼如堂宇通明處可四丈謂之天窗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赤烏中震霆所辟中一臺崇三丈可坐百人宋令趙伯淳築以息游者　王稺登荊溪疏張公一云道陵一云果按歷道陵在前赤烏在後雲房丹竈當屬白騾先生

臺城路爲湖天賦

扁舟忽過蘆花浦閒情便隨鷗去水國吹簫虹橋問月西子如今何許危闌謾撫正獨立蒼茫半空飛露倒影虛明洞庭波映廣寒府　魚龍吹浪自舞渺然淩萬頃如聽風雨夜氣浮山晴暉蕩日一色無尋秋處驚鳧自語尚記得當時故人來否勝景平分此心游太古

月下笛寄仇山村溧陽

千里行秋支筇背錦蝢懷清友殊鄉聚首愛吟猶自詩瘦山人不解思猿鶴笑問我韋娘在否記長堤畫舫花柔春鬧幾番攜手　別後都依舊但靖節門前近來無柳盟鷗尚有可憐西塞漁叟斷腸不恨江南老恨落葉飄零最久倦游處減羇愁猶未消磨是酒

西湖游覽志遠元初爲溧陽州教授

臺城路遷居

桃花零落玄都觀劉郎此情誰語鬢髮蕭疏襟懷淡薄空賦天涯羇旅離情萬縷第一是難招舊鷗今雨錦瑟年華夢中猶記豔游處　依依心事最苦片帆渾是月獨抱淒楚屋破容秋牀空對雨迷卻青門瓜圃初荷未暑歎極目煙波又歌南浦燕忽歸來翠簾深幾許

夢粱錄忠烈張循王府在清河坊　鄭元祐僑吳集古牆行序童時侍先人到杭訪諸故家其數至則循王府也府在省西天井巷其北則油車巷也宋諸王子孫居之者如蜂房今幾五十年杭故家掃地盡矣而循王府亦爲江浙省官署　昱按玉田感故居而故園之作不一俱非指所居舊宅惟此作雖不能定其爲清河故第而爲其先業無疑然玩開首卽重其來意通篇皆似遠歸復還故居者豈中間播遷別居他所至是復歸舊宅耶附識俟考

惜紅衣贈伎雙波

兩翦秋痕平分水影炯然冰潔未識新愁眉心倩人貼無端醉裏通一笑柔花盈睫癡絕不解送情倚銀屏斜瞥　長歌短舞換羽移宮飄飄步回雪扶嬌倚扇欲把豔懷說□□杜郎重到只慮空江桃葉但數峯猶在如傍那家風月

滿江紅澄江會復初李尹

江上相逢更秉燭渾疑夢裏寂寞久瑟絃塵斷爲君重理紫綬金章都莫問醉中□送揶揄鬼看滿頭白雪欲消難春風起　雲一片身千里漂泊地東西水歎十年不見我生能幾慷慨悲歌驚淚落古人未必皆如此想今人愁似古人多如何是

昱按江陰志元時尹李師魯字復初范陽人陞文圭爲作去思碑稱其五魯又云遇事不能屈揩致與物忤又任事者怨之府疑似者謗之階此老氏之所以不敢爲天下先而市中之虎卒取證于三人也然而公論之昭昭終不可誣云云詞中感憤正與此合況當時李姓之尹止師魯一人而子方亦玉田同時交契復初太初或傳寫之誤未可知也　又按輟耕錄國初浙省都事李仲方長子從魯仲子師魯字復初仕至淮安總管

壺中天送趙壽父歸慶元

奚囊謝屐向芙蓉城下□□游歷江上沙鷗何所似白髮飄飄行客曠海乘風長波垂釣欲把珊瑚拂近來楊柳卻憐渾是秋色　日暮空想佳人楚芳難贈煙水分明隔老病孤舟天地裏惟有歌聲消得故國荒城斜陽古道可柰花狼藉他時一笑似曾何處相識

戴表元剡源集送趙生游吳序趙生壽父過余曰標孫生于燕家世父兄宦于吳今將往焉又趙壽父游杭詩東浙飢難住西湖遠不多好辭松葉麪來聽竹枝歌水屋花千繞巖林錦一窠秋深道途好老子亦婆娑　續資治通鑑紹熙五年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　尋陞明州爲慶元府　宋史地理志慶元三年分龍泉松源鄉置慶元縣　按今寧波府當時號慶元處州路亦領縣慶元未知孰是

山中白雲卷五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卷六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紅情 疏影暗香姜白石為梅著語因易之曰紅情綠意以荷花荷葉詠之

無邊香色記涉江自采錦機雲密翦翦紅衣學舞波心舊曾識一見依然似語流水遠幾回空憶看□□倒影窺妝玉潤露痕溼　閑立翠屏側愛向人弄芳背酣斜日料應太液三十六宮土花碧清與淩風更爽無數滿汀洲如昔泛片葉煙浪裏臥橫紫笛

綠意

碧圓自潔向淺洲遠渚亭亭清絕猶有遺簪不展秋心能卷幾多炎熱鴛鴦密語同傾蓋且莫與浣紗人說恐怨歌忽斷花風碎卻翠雲千疊　回首當年漢舞怕飛去謾皺留仙裙摺戀戀青衫猶染枯香還歎鬢絲飄雪盤心清露如鉛水又一夜西風吹折喜靜看匹練秋光倒瀉半湖明月

研北雜志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伎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白石道人歌曲暗香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幽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疏影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虞美人 題陳公明所藏曲冊

黃金誰解教歌舞留得當時譜斷情殘意落人間漢上行雲迷卻舊巫山　妝樓何處尋樊素空誤周郎顧一簾秋雨翦燈看無限羈愁分付玉簫寒

踏莎行 盧仝啜茶手卷

清氣崖深斜陽木末松風泉水聲相答光浮椀面啜先春何須美酒吳姬壓　頭上烏巾鬢邊白髮數間破屋從蕪沒山中有此玉川人相思一夜梅花發

南鄉子 杜陵醉歸手卷

晴野事春遊老去尋詩苦未休一似浣花溪上路清幽煙草纖纖水自流　何處偶遲留猶未忘情是酒籌童子策驢人已醉知不醉裏眉攢萬國愁

臨江仙 太白挂巾手卷

憶得沈香歌斷後深宮客夢迢遙硯池殘墨濺花妖青山人獨自早不侶漁樵　石壁蒼寒巾尚挂松風頂上飄飄神仙那肯混塵囂詩魂元在此空向水中招

南樓令

雲冷未全開檐冰雨沍苔入花根暖意先回一夜綠房迎曉白空憶徧嶺頭梅　如幻舊情懷尋春上吹臺正泥深十二香街且問謝家池畔草春必定幾時來

摸魚子己酉重登陸起潛皆山樓正對惠山

步高寒下觀浮遠清暉隔斷風雨醉魂誤入滁陽
路落莫不知何處闌屢拊又卻是秋城自有芙蓉
主重游倦旅對萬壑千巖長江巨浪空翠灑衣屨
景如許都被樓臺占取晴嵐暖靄朝暮乾坤靜
裏閒居賦評泊水經茶譜留勝侶更底用林泉曳
杖尋桑苧休休訪古看排闥青來書牀嘯詠莫向
惠峯去澄江又名芙蓉城

昱按江陰志舊有芙蓉湖在縣南四十里南朝魚子英得赤鯉化爲龍者卽此地也城名蓋以此　又按己酉元武宗至大二年

臺城路陸義齋壽日自澄江放舟清游吳山水間
散懷吟眺一任所適所之既倦乘月夜歸
太白去後三百年無此樂耶

清時樂事中園賦怡情楚花湘草秀色通簾生香
聚酒修景常留池沼閒居自好柰車馬喧塵未教
閒了把菊清游冷紅飛下洞庭曉　尋泉同步翠
杳更將秋共遠書畫船小款竹誰家盟鷗某水白
月光涵圓嶠天浮浩渺稱綠髮飄飄遡風舒嘯緩
築堤沙渭濱人未老

華胥引錢舜舉幅紙畫牡丹梨花牡丹名洗妝紅
爲賦一曲並題二花

溫泉浴罷酣酒纔甦洗妝猶溼落暮雲深瑤臺月
下逢太白素衣初染天香對東風傾國惆悵東闌
炯然玉樹獨立　只恐江空頓忘卻錦袍清逸柳
迷歸院欲遠花妖未得誰寫一枝淡雅傍沈香亭
北說與鶯鶯怕人錯認秋色

畫史會要錢選字舜舉號玉潭李日華云又號巽峯霅川人宋景定間鄉貢進士元初吳興有八俊之號以子昂爲稱首而舜舉與焉及子昂被薦登朝諸公皆相附取宦達獨舜舉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人物山水花鳥師趙昌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尤善作折枝其得意者賦詩其上自云集選耆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將醉時心手調和是其畫趣畫成亦不計較往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不旁附謬詩猥札者蓋贋本非親作也石塘文稿舜舉畫高者至與古人無辨嘗借人白鷹圖夜臨摹裝池翼日以臨本歸之主人弗覺也湖之人經舜舉指授類皆以能畫稱

風入松聽琴中彈樵歌

松風掩畫隱深清流水自泠泠一從柯爛歸來後
愛絃聲不愛枰聲頗笑山中散木翻憐爨下勞薪
透雲遠響正丁丁孤鳳劃然鳴疑行嶺上千秋
雪語高寒相應何人回首更無尋處一江風雨潮
生

浪淘沙秋江

萬里一飛蓬吟老丹楓潮生潮落海門東三兩點
鷗沙外月閒意誰同　一色與天通絕去塵紅漁
歌忽斷荻花風煙水自流心不競長笛霜空

昱按詞意非徒賦秋江景物秋江乃沈堯道號此當爲沈賦者

夜飛鵲大德乙巳中秋會仇山村于溧陽酒酣興
逸各隨所賦余作此詞爲明月明年佳話
云

林霏散浮暝河漢空雲都緣水國秋清綠房一夜
迎向曉海影飛落寒冰蓬萊在何處但危峯縹緲
玉籟無聲文簫素約料相逢依舊花陰　登眺尚
餘佳興零露下衣襟欲醉還醒明月明年此夜頡
頏萬里同此陰晴霓裳夢斷到如今不許人聽正

婆娑桂底誰家弄笛風起潮生

昱按大德乙巳元成宗大德九年

風入松 爲山村賦

晴嵐暖翠護煙霞喬木晉人家幽居只恐歸圖畫喚樵青多種桑麻門掩推敲古意泉分冷淡生涯　無邊風月樂年華留客可茶瓜任他車馬雖嫌僻笑喧喧流水寒鴉小隱正宜深靜休栽湖上梅花

仇遠山村遺稿題高房山寫山村圖卷并序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張淵甫貳車會高彥敬御史于泉月精舍酒半爲余作山村圖頃刻而成元氣淋漓天真爛漫脫去畫工筆墨畦町余方棲遲塵土無山可耕展玩此圖爲之悵然而已我家仇山陽昔有數椽屋誤落塵市閱讀書學干祿井枯竈煙絕況復問松菊如此五十年一出不可復高侯丘壑胸知我志幽獨爲寫隱居圖寒溪入空谷蒼石壓危構白雲養喬木向來仇池夢歷歷在我目何哉草堂貲正爾飯不足覗吾舌尚存吾居有時卜仇山在餘杭溪上因號山村民

昱按張翥跋

石州慢 書所見寄子野公明

野色驚秋隨意散愁踏碎黃葉誰家籬院閒花似語試妝嬌怯行行步影未教背寫腰肢一搦猶立門前雪依約鏡中春又無端輕別　凝絕漢皐何處解佩何人底須情切空引東鄰遺恨丁香空結十年舊夢謾餘恍惚雲窗可憐不是當時蝶深夜醉醒來好一庭風月

清平樂 爲伯壽題四花　牡丹

百花開後一朶疑堆繡絕色年年常似舊因甚不隨春瘦　脂痕淡約蜂黃可憐獨倚新妝太白醉游何處定應忘了沈香

點絳脣 芍藥

獨殿春光此花開後無花了丹青人巧不許芳心老　密影翻階曾爲尋詩到竹西好采香歌杳十里紅樓小

卜算子 黃葵一名側金盞

雅淡淺深黃顧影敧秋雨碧帶猶皴笥指痕不解擎芳醑　休唱古陽關如把相思鑄卻憶銅盤露已乾愁在傾心處

蝶戀花 山茶

花占枝頭忺日焙金汞初抽火鼎鉛華退還似瘢痕塗獺髓胭脂淡抹微酣醉　數朶折來春檻外欲染清香只許梅相對不是臨風珠蓓蕾山童隔竹休敲碎

新雁過妝樓 乙巳菊日寓溧陽聞雁聲因動昔令之感

徧插茱萸人何處客裏頓懶攜壺雁影涵秋絕似暮雨相呼料得曾留堤上月舊家伴侶有書無謾嗟吁數聲怨抑翻致無書　誰識飄零萬里更可憐倦翼同此江湖飲啄關心知是近日何如陶潛尚存菊徑且休羨松風陶隱居沙汀冷揀寒枝不似煙水黃蘆

洞仙歌 寄茅峯梁中砥

中峯壁立挂飛來孤劍蒼雪紛紛墮晴蘚自當年詩酒客裏相逢春尚好鷗散煙波茂苑　只今誰最老種玉人間消得梅花共清淺問我入山期但恐山深松風把紅塵吹斷望蓬萊知隔幾重雲料只隔中間白雲一片

方回桐江集梁君名柱學仙茅山自號塵外道人至正直記遺編宋末士人梁隆吉有詩名其弟中砥柱為黃冠師三茅山陳深寧極齋稿題梁中砥詩畫圖注中砥有送存書記詩云一聲兩聲松子落一片兩片楓葉飛夕陽在山新月上道人相伴一僧歸趙公子昂畫而為圖王圭敬仲集劉有之還京口簡梁中砥知宮為謝詩家塵外人別來消息節無聞如何占得三峯住不寄山中一片雲昱按馬臻霞外集送梁中砥歸句曲白珽湛淵集積金峯訪梁道士趙孟頫松雪齋集贈茅山梁道士俱有詩

風入松贈蔣道錄溪山堂

門前山可久長看留住白雲難溪虛卻與雲相傍對白雲何必深山爽氣潛生樹石晴光竟入闌干　舊家三徑竹千竿蒼雪拂衣寒綠蓑青笠玄真子釣風波不是真閑得似壺中日月依然只在人間

小重山題曉竹圖

淡色分山曉氣浮疏林猶剩葉不多秋林深彷彿昔曾游頻喚酒漁屋岸西頭　不擬此凝眸朦朧清影裏過扁舟行行應到白蘋洲煙水冷傳語舊沙鷗

浪淘沙題許由擲瓢手卷

拂袖入山阿深隱松蘿掬流洗耳厭塵多石上一般清意味不羨漁蓑　日月靜中過俗□消磨風瓢分付與清波卻笑唐求因底事無柰詩何

憶王孫謝安棋墅

爭棋賭墅意欣然心似游絲颺碧天只為當時一著玄笑苻堅百萬軍聲屐齒前

蝶戀花邵平種瓜

秦地瓜分侯已故不學淵明種秫辭歸去薄有田園還種取養成碧玉甘如許　卜隱青門真得趣蕙帳空閑鶴怨來何暮莫說蝸名催及戍長安城下鋤煙雨

如夢令淵明行徑

苔徑獨行清晝瑟瑟松風如舊出岫本無心遲種門前楊柳回首回首籬下白衣來否

醜奴兒子母猿

山人去後知何處風月清虛來往無拘戲引兒孫樂有餘　懸崖挂樹如相語常守枯株久與人疏閑了當年一卷書

浣溪紗雙笛

空色莊嚴玉版師老斑遮護錦綳兒只愁一夜被風吹　潤處似沾貧谷雨斫來如帶渭川泥從空託出鎮帷犀

清平樂平原放馬

轡搖銜鐵蹴踏平原雪勇趁軍聲曾汗血閒過昇平時節　茸茸春草天涯涓涓野水晴沙多少驊騮老去至今猶困鹽車

木蘭花慢

二分春到柳青未了欲婆娑甚書劍飄零身猶是客歲月頻過西湖故園在否怕東風今日落梅多抱瑟空行古道盟鷗頓冷清波　知麼老子狂歌心未歇鬢先皤歎敝卻貂裘驅車萬里風雪關河燈前恍疑夢醒好依然只著舊漁蓑流水桃花漸暖酒船不去如何

長相思贈別笑倩

去來心短長亭只隔中間一片雲不知何處尋悶還顰恨還瞋同是天涯流落人此情煙水深

南樓令有懷西湖且歎客游之漂泊

湖上景消磨飄零有夢過問堤邊春事如何可是而今張緒老見說道柳無多　客裏醉時歌尋思安樂窩買扁舟重緝漁蓑欲趁桃花流水去又卻怕有風波

清平樂題倦耕圖

一犂初卸息影斜陽下角上漢書何不挂老子近來慵跨　煙村草樹離離臥看流水忘歸莫飲山中清味怕教洗耳人知

滿江紅

近日衰遲但隨分蝸涎自足底須共紅塵爭道頓荒松菊壯志已荒圯上履正音恐是溝中木又安知幕下有詞人歸心速　書尚在憐魚腹珠何處驚魚目且依然詩思灞橋人獨不用回頭看墮甑不愁抱石疑非玉忽一聲長嘯出山來黃粱熟

山中白雲卷六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卷七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法曲獻仙音題姜子野雪溪圖

梅失黃昏雁驚白晝脈脈斜飛雲表絮不生萍水疑浮玉此景正宜舒嘯記夜悄曾乘興何必見安道　繫船好想前村未知甚處吟思苦誰游灞橋路杳清飲一瓢寒又何妨分傍茶竈野屋蕭蕭任樓中低唱人笑漸東風解凍怕有桃花流到

浣溪紗寫墨水仙二紙寄曾心傳并題其上

昨夜藍田采玉游向陽瑤草帶花收如今風雨不須愁　零露依稀傾鑿落碎瓊重疊綴搔頭白雲黃鶴思悠悠

又

半面妝凝鏡裏春同心帶舞掌中身因沾弱水褪精神　冷豔喜尋梅共笑枯香羞與佩同紉湘皐猶有未歸人

馬臻霞外詩集集句題張玉田畫水仙賞月吟
風不要論曳裾何處覓王門誰人得似張公子
粉蝶如知合斷魂

一枝春為陸浩齋賦梅南

竹外橫枝並闌干試數風纔一信幺禽對語彷彿醉眠初醒遙知是雪甚都把暮寒消盡清更潤明月飛來瘦卻舊時疏影　東閣謾撩詩興料西湖樹老難認和靖晴窗自好勝事每來獨領融融向暖笑塵世萬花猶冷須釀成一點春腴暗香在鼎

水調歌頭寄王信父

白髮已如此歲序更駸駸化機消息莊生天籟雍門琴頗笑論文說劍休問高車駟馬袞袞□黃金螘在元無夢水競不流心　絕交書招隱操惡圓箴世塵空擾脫巾挂壁且松陰誰對紫微閣下我對白蘋洲畔朝市與山林不用一錢買風月短長吟

南樓令送杭友

聚首不多時烟波又別離有黃金應鑄相思折得梅花先寄我山正在裏湖西　風雪脆荷衣休教鷗鷺知鬢絲絲猶混塵泥何日束書歸舊隱只恐怕種瓜遲

南鄉子竹居

愛此碧相依卜築西園隱逸時三徑成陰門可款幽棲蒼雪紛紛冷不飛　青眼舊心知瘦節終看歲晚期人在清風來往處吟詩更好梅花著一枝

朝中措

清明時節雨聲譁潮擁渡頭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戀天涯　燕簾鶯戶雲窗霧閣酒醒啼鴉折得一枝楊柳歸來插向誰家

采桑子

西園冷罥秋千索雨透花顰雨過花皴近覺江南無好春　杜郎不恨尋芳晚夢裏行雲陌上行塵最是多愁老得人

阮郎歸有懷北游

細車驕馬錦相連香塵逐管絃瞥然飛過水秋千

清明寒食天　花貼貼柳懸懸鶯房幾醉眠醉中不信有題鵑江南二十年

浣溪紗

艾蒳香消火未殘便能晴去不多寒冶游天氣卻身閑　帶雨移花渾懶看應時插柳日須攀最堪惆悵是東闌

風入松閏元宵

向人圓月轉分明簫鼓又逢迎風吹不老蛾兒鬧繞玉梅猶戀香心報道依然放夜何妨款曲行春　錦燈重見麗繁星水影動梨雲今朝準擬花朝醉柰今宵別是光陰簾底聽人笑語莫教遲了□青

昱按元史世祖至元五年成宗大德十年仁宗延祐四年俱閏正月此詞未知何時作

踏莎行詠湯

瑤草收香琪花采汞冰輪碾處芳塵動竹鑪湯暖火初紅玉纖調罷歌聲送　麈去茶經襲藏酒頌一杯清味佳賓共從來采藥得長生藍橋休被瓊漿弄

鷓鴣天

樓上誰將玉笛吹山前水闊暝雲低勞勞燕子人千里落落梨花雨一枝　修禊近賣餳時故鄉惟有夢相隨夜來折得江頭柳不是蘇堤也皺眉

摸魚子春雪客中寄白香巖王信父

又孤吟灞橋深雪千山絕盡飛鳥梅花也著東風笑一夜瘦添多少春悄悄正斷夢愁詩忘卻池塘草前村路杳看野水流冰舟閑渡口何必見安道慵登眺脈脈霏霏未了寒威猶自清峭終須幾日開晴去無柰此時懷抱空暗惱料酒與歌情未肯隨人老惜花起早拚醉□忘歸接䍦更好一笑任傾倒

滿江紅己酉春日

老子今年多準備吟牋賦筆還自喜錦囊添富頓非疇昔書冊琴棋清隊仗雲山水竹閑蹤迹任醉節游屐過平生千年客　回首夢東隅失乘興去桑榆得且怡然一笑探梅消息天下神仙何處有神仙只向人間覓折梅花橫挂酒壺歸白鷗識

昱按己酉元武宗至大二年玉田生於宋理宗淳祐戊申是時蓋年六十二云

木蘭花慢元夕後春意盎然頗動游興呈霅川吟社諸公

錦街穿戲鼓聽鐵馬響春冰甚舞繡歌雲懽情未足早已收燈從今便須勝賞步青青野色一枝藤落魄花間酒侶溫存竹裏吟朋　休憎短髮鬅鬙游興懶我何曾任蹴踏芳塵尋蕉覆鹿自笑無能清狂尚如舊否倚東風嘯詠古蘭陵十里梅花霽雪水邊樓觀先登

太平寰宇記霅溪在烏程縣東南一里凡四水合爲一溪弘治湖州府志卽定安門內江子匯是也霅然有聲故謂之霅溪又謂之霅川

又用前韻呈王信父

江南無賀老看萬壑出清冰想柳思周情長歌短詠密與傳燈山川潤分秀色稱醉揮健筆剡溪藤一語不談俗事幾人來結吟朋　堪憎我髮鬅鬙頻賦曲舊時曾但春蚓秋蛩寒籬晚砌頗歎非能

何如種瓜種秫帶一鉏歸去隱東陵野嘯天風兩耳翠微深處孫登

浪淘沙

寒食不多時燕燕纔歸杏花零落水痕肥淺碧分山初過雨一霎晴暉　閑折小桃枝蝶也相隨晚妝不合整蛾眉驀忽思量張敞畫又被愁知

臨江仙懷辰州教授趙學舟

一點白鷗何處去半江潮落沙虛淡黃柳上月痕初遐觀情悄悄凝想步徐徐　每一相思千里夢十年有此相疏休休寄雁問何如如何休寄雁難寫絕交書

壺中天

繞枝倦鵲鬢蕭蕭肯信如今猶客風雪荷衣寒葉補一點燈花懸壁萬里舟車十年書劍此意青天識泛然身世故家休問清白　卻笑醉倒衰翁石牀飛夢不入槐安國只恐溪山游未了莫歎飄零南北滾滾江橫嗚嗚歌罷渺渺情何極正無聊賴天風吹下孤笛

謁金門

晚晴薄一片杏花零落縱是東風渾未惡二分春過卻　可怪寒生池閣下了重重簾幕忽見舊巢還是錯燕歸何處著

清平樂

采芳人杳頓覺游情少客裏看春多草草總被詩愁分了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誰家三月休聽夜雨如今不是催花

漁家傲病中未及過毗陵

門掩新陰孤館靜楊花卻解來相趁幾日方知因酒病無憀甚脫巾挂壁將書枕　見說落紅堆滿徑不知何處游人盛自笑扁舟猶未定清和近尋詩已約蘭陵令

又

辛苦移家聊處靜掃除花徑歌聲趁也學維摩閑示病迂疏甚松風雨耳和衣枕　頗倦扶笻尋捷徑東牆藹藹紅香盛少待搖人波自定蓬壺近且呼白鶴招韓令

壺中天白香巖和東坡韻賦梅

苔根抱古透陽春挺挺林間英物隔水笛聲那得到斜日空明絕壁半樹籬邊一枝竹外冷豔淩蒼雪淡然相對萬花無此清傑　還念庾嶺幽情江南聊折贈行人應發寂寂西窗閑弄影深夜寒燈明滅且浸芳壺休簪短帽照見蕭蕭髮幾時歸去朗吟湖上香月

昱按此東坡赤壁大江東去詞韻

南樓令題聚仙圖

曾記宴蓬壺尋思認得無醉歸來事已模糊忽對畫圖如夢寐又因甚下清都　拍手笑相呼應書縮地符恐人間天上同途隔水一聲何處笛正月滿洞庭湖

清平樂題墨仙雙清圖

丹丘瑤草不許秋風掃記得對花曾被惱猶似前時春好　湘皋閑立雙清相看波冷無聲獨說長

生未老不知老卻梅兄

浪淘沙余畫墨水仙并題其上

回首欲婆娑淡掃修蛾盈盈不語柰情何應恨梅兄鬖弟遠雲隔山阿　弱水夜寒多帶月曾過羽衣飛過染餘波白鶴難招歸未得天闊星河

西江月題墨水仙

縹緲波明洛浦依稀玉立湘皐獨將蘭蕙入離騷不識山中瑤草　月照英翹楚楚江空醉魄陶陶猶疑顏色尚清高一笑出門春老

壺中天懷雪友

異鄉倦旅問扁舟東下歸期何日琴劍空隨身萬里天地誰非行客李杜飄零羊曇悲感回首俱陳迹羇懷難寫豆蟲吟破孤寂　柳外門掩疏陰佳人何處溪上蘋花白留得一方無用月隱隱山陽聞笛舊雨不來風流雲散惟有長相憶雁書休寄寸心分付梅驛

甘州和袁靜春入杭韻

聽江湖夜雨十年燈孤影尚中洲對荒涼茂苑吟情渺渺心事悠悠見說寒梅猶在無處認西樓招取樓邊月同載扁舟　明日琴書何處正風前墜葉草外閑鷗甚消磨不盡惟有古今愁總休問西湖南浦漸春來煙水入天流清游好醉招黃鶴一嘯清秋

風入松與王彥常游會仙亭

愛閑能有幾人來松下獨徘徊清虛冷淡神仙事笑名場多少塵埃漱齒石邊危坐洗心易裏舒懷劃然長嘯白雲堆更待月明□一瓢春水山中飲喜無人踏破蒼苔開了桃花半樹此游不是天台

都穆南濠集游張公洞記洞東南數百步至會仙巖孤峯側立數仞橫埋若甃道士言昔人見一叟一倚石遯形而入因以名巖空洞有泉潺潺可聽一斷碑臥草際乃元延祐四年重修會仙亭記

又酌惠山泉

一瓢飲水曲肱眠此樂不知年今朝忽上龍峯頂卻元來有此甘泉洗卻平生塵土慵游萬里山川　照人如鑑止如淵古竇暗涓涓當時桑苧今何在想松風吹斷茶煙著我白雲堆裏安知不是神仙

獨孤及惠山寺新泉記寺居西神山之麓山小多泉山下有靈池其泉伏湧潛洩無沚無竇始發于衮丈之沼疏為懸流及于禪牀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瀠洄于法堂

浪淘沙題陳汝朝百鷺畫卷

玉立水雲鄉爾我相忘披離寒羽庇風霜不趁白鷗游海上靜看魚忙　應笑我淒涼客路何長猶將孤影侶斜陽花底鵷行無認處卻對秋塘

戴表元剡源集題陳汝朝百鷺圖葦折荷枯可柰何西風吹影淨婆娑徵君作此超搖趣一箇江天也厭多

祝英臺近題陸壺天水墨蘭石

帶飄飄衣楚楚空谷飲甘露一轉花風蕭艾遽如許細看息影雲根淡然詩思曾□被生香輕誤　此中趣能消幾筆幽奇羞掩衆芳譜薛老苔荒山鬼竟無語夢游忘了江南故人何處聽一片瀟湘夜雨

昱按陸行直於書畫題跋中或云題于壺中或云題于壺中天至珊瑚網跋則直云壺天居士是壺天固行直號也且此集四卷有壺中天題陸性齋小蓬壺詞弁知性齋亦行直耳蓋行直吳中高士隱居分湖嘗法書名畫亦精繪事玉田沒至治間作碧梧蒼石圖猶惓惓追悼玉田集中與行直交涉之作不一故稱謂錯出云

臺城路　夏壺隱壁間李仲賓寫竹石趙子昂作枯木娟淨峭拔遠返古雅余賦詞以述二妙

老枝無著秋聲處蕭蕭倦聽風雨暗飲春腴欣榮晚節不載天河人去心存太古喜冰雪相看此君欲語共倚雲根歲寒羞並歲寒所　當年曾見漢館卷簾頻坐對飛夢湘楚歎我重來何堪如此落葉空江無數盤桓屢撫似冉冉吹衣頗疑非霧素壁高堂晉人清幾許

蘇天爵滋溪集李衎字仲賓世為燕人起家將仕佐郎太常太祝皇慶元年為吏部尚書拜集賢殿大學士翰墨餘暇善圖古木竹石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薊國公謚文簡　圖繪寶鑑號息齋道人薊北人續弘簡錄衎使交趾深入竹鄉于竹之形色情狀辨析精到作畫竹墨竹二譜　趙孟頫松雪齋集吾友仲賓為此君寫真冥搜極討蓋欲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賓也元史本傳趙孟頫字子昂太祖之後四世祖伯圭賜第湖州故為州人至元二十三年程鉅夫訪遺逸于江南以孟頫入見神采煥發世祖喜授兵部郎中累遷集賢直學士仁宗在東宮知其名累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以字呼之而不名至治二年卒追封魏國公謚文敏所著尚書注琴樂原以書名天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　楊載趙公狀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　昱按題中遠返返字恐是追字之訛

山中白雲卷七

原书空白页

山中白雲卷八

西秦玉田生張炎叔夏

廣陵江昱賓谷疏證

江恂于九參較

長亭怨別陳行之

跨匹馬東瀛煙樹轉首十年旅愁無數此日重逢故人猶記舊游否雨今雲古更秉燭渾疑夢語衰衰登臺歎野老白頭如許　歸去問當初鷗鷺幾度西湖霜露漂流最苦便一似斷蓬飛絮情可恨獨棹扁舟浩歌向清風來處有多少相思都在一聲南浦

憶舊游寓毗陵有懷澄江舊友

笑銘崖筆倦訪雪舟寒覓里尋鄰半掩閑門草看長松落蔭舊榻懸塵自憐此來何事不爲憶鱸蓴但回首當年芙蓉城裏勝友如雲　思君度遙夜謾疑是梅花檐下空巡蝶與周俱夢折一枝聊寄古意殊真渺然望極來雁傳與異鄉春尚記得行歌陽關西出無故人

踏莎行郊行值游女以花擲水余得之戲作此解

花引春來手擎春住芳心一點誰分付微歌微笑驀思量嚮然拋與東流去　帶潤偷拈和香密護歸時自有留連處不隨煙水不隨風不教輕把劉郎誤

浪淘沙作墨水仙寄張伯雨

香霧溼雲鬟蕊佩珊珊酒醒微步晚波寒金鼎尚存丹已化雪冷虛壇　游冶未知還鶴怨空山瀟湘無夢繞叢蘭碧海茫茫歸不去卻在人間

姚綬敷庵集錢塘張雨又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子宋崇國公九成之裔年二十入開元宮從眞人王壽衍爲道士趙松雪贈以雲麾碑法之書果超越詩宗杜文學韓或引敗筆點綴水石人物亦自賞適壽衍偕入朝被璽書賜驛傳自誓不更出因三茅有招赴之因號句曲外史出茅嶺歸陽德館手營墓于靈石西湖之陰所著山集碧巖玄會錄尋山誌玄史　昱按雨有貞居詞一卷鈔本汲古閣刻詩集詞未附載

西江月同前

落落奇花未吐離離瑤草偏幽蓬山元是不知秋卻笑人間春瘦　瀟灑寒犀麈尾玲瓏潤玉搔頭半窗晴日水痕收不怕杜鵑啼後

珍珠令

桃花扇底歌聲杳愁多少便覺道花陰閑了因甚不歸來甚歸來不早　滿院飛花休要掃待留與薄情知道怕一似飛花和春都老

壺中天壽月溪

波明畫錦看芳蓮迎曉風弄晴碧喬木千年長潤屋清蔭圖書琴瑟龜甲屏開鰕鬚簾卷瑤草秋無色和熏蘭麝綵衣懽擁詩伯　溪上燕往鷗還筆牀茶竈邛竹隨游屐閑似神仙閑最好未必如今閑得書染芝香驛傳梅信次第來雲北金尊須滿月光長照歌席

昱按宋人壽詞雖出名手亦必沾帶俗氣如此作雅潤清麗頓覺習語一空後南樓令尤爲特絕始知指迷所論洵非虛言

摸魚子爲卞南仲賦月溪

遡空明霽蟾飛下湖湘難辨遙樹流來那得清如許不與衆流東注浮淨宇任消息虛盈壺內藏今

古停杯問取甚玉笛移宮銀橋散影依舊廣寒府休凝佇鼓枻漁歌在否滄浪渾是煙雨黃河路接銀河路炯炯近天尺五還自語柰一寸閑心不是安愁處淩風遠舉趁冰玉光中排雲萬里秋艇載詩去

黃氏書目卞南仲字應午長興人著溪居集又江行集昱按此則南仲其字也錄以備考

好事近贈笑倩

蕙蒨滿身雲酒暈淺融香頰水調數聲嫻雅把芳心偷說　風吹裙帶下階遲驚散雙蝴蝶伴撚花枝微笑溜晴波一瞥

小重山烟竹圖

陰過雲根冷不移古林疏又密色依依何須噴飯笑當時篔簹谷盈尺小鵝溪　展玩似堪疑楚山從此去望中迷不知何處倚湘妃空江晚長笛一聲吹

蝶戀花秋鶯

求友林泉深密處弄舌調簧如問春何許燕子先將雛燕去淒涼可是歌來暮　喬木蕭蕭梧葉雨不似尋芳翻落花心露認取門前楊柳樹數聲須入新年語

南樓令壽月溪

天淨雨初晴秋清人更清滿吟窗柳思周情一片香來松桂下長聽得讀書聲　閑處卷黃庭年年兩鬢青佩芳蘭不繫塵纓傍取溪邊端正月對玉兔話長生

昱按卷內摸魚子詞月溪卽卞南仲

風入松溪山堂竹別本作子昂竹石卷子

新篁依約佩初搖老石潤山腰逸人未必猶酣酒正溪頭風雨瀟瀟礪齒猶隨市隱虛心肯受春招　從教三徑入漁樵對此覺塵消娟娟枝冷葉無多子伴明窗書卷詩瓢清過炎天梅蕊淡欺雪裏芭蕉

昱按六卷風入松有題蔣道錄溪山堂詞當時子昂或爲作圖而玉田題之亦未可知則別本題亦非無謂正可並存

踏莎行跋伯時弟撫松寄傲詩集

水落槎枯田荒玉碎夜闌秉燭驚相對故家人物已無傳一燈却照清江外　色展天機光搖海貝錦囊日月奚童背重逢何處撫孤松共吟風月西湖醉

聲聲慢中吳感舊

因風整帽借柳維舟休登故苑荒臺去歲何年游處半入蒼苔白鷗舊盟未冷但寒沙空與愁堆謾歎息問西門灑淚不忍徘徊　眼底江山猶在把冰絃彈斷苦憶顏回一點歸心分付布韤青鞵相尋已期到老那知人如此情懷悵望久海棠開依舊燕來

又重過垂虹

□聲短棹柳色長條無花但覺風香萬境天開逸與縱我清狂白鷗更閑似我趁平蕪飛過斜陽重歎息却如何不□夢裏黃粱　一自三高非舊把詩囊酒具千古淒涼近日烟波樂事盡逐漁忙山橫洞庭夜月似瀟湘不似瀟湘歸未得數清游多

在水鄉

昱按垂虹見卷四聲聲慢注

又寄葉書隱

百花洲畔十里湖邊沙鷗未許盟寒舊隱琴書猶記渭水長安蒼雲數千萬疊却依然一笑人間似夢裏對清尊白髮秉燭更闌　渺渺烟波無際喚扁舟欲去且與凭闌此別何如能消幾度陽關江南又聽夜雨怕梅花零落孤山歸最好甚閒人猶自未閒

木蘭花慢歸隱湖山書寄陸處梅

二分春是雨采香徑綠陰鋪正私語晴蛙于飛晚燕閒掩紋疏流光慣欺病酒問楊花過了有花無啼鴂初聞院宇釣船猶繫菰蒲　林逋樹老山孤渾忘却隱西湖歎扇底歌殘蕉間夢醒難寄中吳秋痕尚懸鬢影見蒪絲依舊也思鱸黏壁蝸涎幾許清風只在樵漁

清平樂蘭日國香爲哲人出不以色香自炫乃得天之清者也楚子不作蘭今安在得見所南翁枝上數筆斯可矣賦此以紀情事云

□花一葉比似前時別烟水茫茫無處說冷却西湖□月　貞芳只合深山紅塵了不相關留得許多清影幽香不到人間

又贈雲麓麓道人

□□不了都被紅塵老一粒粟中休道好弱水竟通蓬島　孤雲漂泊難尋如今却在□□莫趁清風出岫此中方是無心

又題平沙落雁圖

平沙流水葉老蘆花未落雁無聲還有字一片瀟湘古意　扁舟記得幽尋相尋只在□□莫趁春風飛去玉關夜雪猶深

臨江仙甲寅秋寓吳作墨水仙爲處梅吟邊清玩時余年六十有七看花霧中不過戲縱筆墨觀者出門一笑可也

翦翦春冰出萬壑和春帶出芳叢誰分弱水洗塵紅低回金叵羅約略玉玲瓏　昨夜洞庭雲一片朗吟飛過天風戲將瑤草散虛空靈根何處覓只在此山中

昱按甲寅元仁宗延祐九年

思佳客題周草窗武林舊事

夢裏瞢騰說夢華鶯鶯燕燕已天涯蕉中覆處應無鹿漢上從來不見花　今古事古今嗟西湖流水響琵琶銅駝烟雨棲芳草休向江南問故家

周密武林舊事自敘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明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亨臻泰至寶祐景定則幾于政宣矣余纍于故家遺老得其梗概及客修門閒聞退璫老監談前朝舊事輒耳諦聽如小兒觀優終日夕不少倦既而曳裾貴邸耳目益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意謂人生正復若此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遇也及時移物換憂患飄零追想昔游殆如夢寐而感慨係之矣歲時檀欒酒酣耳熱時爲小兒女戲道一二未必不反以爲夸言欺我也每欲萃爲一編如呂滎陽雜記而加詳孟元老夢華而近雅病忘慵惰未能成書世故紛來懼終于不暇紀載因撫大概雜然書之青燈永夜時一展卷恍然類昨日事朋游淪落如晨星霜葉而余亦老矣噫盛衰無常年運既往後之覽者能不與慨我寤歎之悲乎四年水潛夫書

清平樂別苗仲通

柳間花外日日離人淚憶得樓心和月醉落葉與

愁俱碎 如今一笑吳中眼青猶認衰翁先泛扁舟烟水西湖多定相逢

又過金桂軒墳園

□□晴樹寒食無風雨記得當時游冶處桂底一身香露 神仙只在蓬萊不知白鶴飛來乘興飄然歸去瞋人踏破蒼苔

風入松久別曾心傳近會于竹林清話懽未足而離歌發情如之何因作此解時至大庚戌七月也

滿頭風雪昔同游同載月明舟回來又續西湖夢繞江南那處無愁贏得如今老大依然只是漂流 故人翦燭對花謳不記此身浮征衣冷落荷衣暖徑雖荒也合歸休明□□□煙水相思卻在并州

昱按至大庚戌元武宗至大三年

漁歌子張志和與余同姓而意趣亦不相遠庚戌春自陽羨牧溪放舟過罨畫溪作漁歌子十解述古調也

□卯灣頭屋數間放船收盡一溪山聊適興且怡顏問天難買是真閒

又

□□□□□溪流緊繫籬邊一葉舟沽酒去閉門休從此清閒不屬鷗

又

□□□□□白雲多童子貪眠枕綠蓑莞爾笑浩然歌柰此蕭蕭落葉何

又

□□□□半樹梅卷簾一色玉蓬萊宜嘯詠莫徘徊乘興扁舟好去來

又

□□□□子同更無人識老漁翁來往事有無中卻恐桃源自此通

又

□□□□求魚釣不得魚還自如塵事遠世人疏何須更寫絕交書

又

□□□□濯塵纓嚴瀨磻溪有重輕多少事古今情今人當似古人清

又

□□□□浮家篷底光陰鬢未華停短棹艤平沙流來恐是杏壇花

又

□□□□孤村路隔塵寰水到門斜照散遠雲昏白鷺飛來老樹根

又

□□□年酒半酣知魚知我靜中參峯六六徑三三此懷難與俗人談

宜興縣志宜興縣吳荊溪地秦置陽羨又東渚溪在縣東南三十六里舊稱兩岸多藤花春時照映水中青綠可愛故亦名罨畫溪

一翦梅

悶慾驚寒減豔痕蜂也消魂蝶也消魂醉歸無月傍黃昏知是花村知是前村 留得閒枝葉半存

好似桃根不似桃根小樓昨夜雨聲渾春到三分
秋到三分

南鄉子

野色一橋分活水流雲直到門落葉堆籬從不掃開尊醉裏教兒誦楚文 隔斷馬蹄痕商鼎熏花獨自聞吟思更添清絕處黃昏月白枝寒雪滿村

清平樂過吳見屠存博近詩有懷其人

五湖一葉風浪何時歇醉裏不知花影別依舊空山明月 夜深鶴怨歸遲此時那處堪歸門外一株楊柳折來多少相思

朱存理鐵網珊瑚夜山圖跋約字存博號月汀杭人嘗作教授以詩名 戴表元剡源集杭人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宋芬文芳 袁桷清容居士集送屠存博分教溧水海內文名三十年青衫初映綵衣鮮積薪未許論工拙拾級那能較後先鱣舍談經周禮樂鷁舟臨賦晉山川春風無限分攜意目斷楊花綠水邊 楊載仲弘集送屠存博君住金陵郡于余亦有聞海環平野盡山出大江分未召元司馬誰憐鄭廣文自今師道立章薦必紛紛江左知名士惟君德最淳明經初試吏食祿可榮親矯矯能違世棲棲直爲貧朝廷求俊乂未易捨斯人

柳梢青清明夜雪

一夜凝寒忽成瓊樹換卻繁華因甚春深片紅不到綠水人家 眼驚白晝天涯空望斷塵香鈿車獨立回風東闌惆悵莫是梨花

南歌子陸義齋燕喜亭

窗密春聲聚花多水影重只留一路過東風圍得生香不斷錦熏籠 月地連金屋雲樓瞰翠蓬惺忪笑語隔簾櫳知是誰調鸚鵡柳陰中

青玉案閑居

萬紅梅裏幽深處甚杖屨來何暮草帶湘香穿水樹塵留不住雲留卻住壺內藏今古 獨清懶入終南去有忙事修花譜騎省不須重作賦園中成趣琴中得趣酒醒聽風雨

汪砢玉珊瑚網郭天賜手鈔諸賢遺稿張玉田山中白雲詞華胥引賦松花碧浮春蓋黃點秋旗細芳泛月露委殘釵煙梳高髻曾戲折幾度宿寄山房□麴塵雲屑香入蜂鬚蜜房風味應別勞酒浮湯愛霏霏粉黃清絕嫩苞新子憑誰香歌五粒只怕東風吹盡長蕭蕭黃髮獨鶴歸來滿庭零亂金雪 昱按江本載此詞稱玉田山中白雲詞此首前爲綺羅香萬里飛霜一首後爲一萼紅製荷衣一首俱見玉田集內惟此詞不載諸選亦無之似屬玉田遺珠但此詞之下一萼紅之上又雜以草窗齊天樂槐熏忽送一首則此未便確指爲玉田之作其或天賜手鈔時偶誤耶未可知也因爲附入

山中白雲卷八

原书空白页

附錄

送張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于時風神散朗以自爲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游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于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于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才華如叔夏而窮甚于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游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爲別

元史本傳戴表元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也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進士乙科大德八年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起家信州教授調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苶而詞骫骳以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王應麟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送張玉田歸杭疏　袁桷

採藥神山悟朱顏之今昨呼猿靈鷲勞清夢之去來要當青鞵布韈徒步徑歸誰信黃絹色絲空言何補弄笛恨邊雲慘淡坐窗惜江月淒涼落葉孤尊無復金貂之慷慨古梅千檻空懷玉照之風流食肉之相已非解牛之技焉用焦桐未遇斷木自慚風月江湖肯後當時之置驛交游金石定先桑子之裹糧鄙騎驢灞上之寒遂跨鶴揚州之願膝行而謝捆載以歸燈火話平生慰老弟兄之白髮詩書娛晚歲還名祖父之青氈恩極無言情陳有靦

昱按袁桷詳見卷二徵招詞後

贈張玉田　仇遠

秦川公子謫仙人布袍落魄餘一身錦囊香歇玉簫斷庾郎白髮徒傷春金臺掉頭不肯住欲把釣竿東海去故鄉入夢忽歸來井邑依依鐵爐步碧池槐葉玄都桃眼空舊雨秋蕭颼太湖風月數萬頃扁舟乘興尋三高西北高樓一杯酒與子長歌折楊柳江山信美盍便留蓴菜鱸魚隨處有

又　袁桷

將軍金甲明如日勒馬橋邊清警蹕淮揚撤衛羽書沈置酒行宮功第一蟬冠熊軾塡高門英英玉

照稱聞孫（張鎡號約齋堂名玉照）百年文物意未盡玉田公子尤超羣紫簫吹殘江水立野雉驚塵暗原隰夜攀雪柳踏河冰竟上燕臺論得失丈夫未遇空遠遊秋風淅瀝銷征裘翩然騎鶴歸海上一笑相問誇綢繆兩曜奔飛互朝夕璇府森芒蠢莫測要須畫紙爲君聽落筆雌黃期破的壺中白日常高懸道逢落魄呼醉眠清歌停雲意慘淡倚聲更度飛龍篇（玉田爲循王五世孫時來鄞設卜肆）

山中白雲校記

序

陸文圭按牆東類稿是篇題爲玉田詞源稿序　君生處樂郊原本生作王郊
字脫並从類稿　文圭原本圭作奎从江疏

卷一

淒涼犯　蘆花句原注一本無還字按是句多一字花字疑衍
臺城路十年　庚寅原本寅作辰从江疏
三姝媚芙蓉　便洗盡原本便作使从江校
甘州記玉　辛卯原本作庚寅从江疏　中洲原本洲作州从詞綜
瑣窗寒斷碧　料應也按是句多一字料應二字疑衍其一
疏影　辛卯原本作庚寅从江疏
渡江雲　影怯原本怯作卻从詞綜
瑣窗寒亂雨　燕歸原本作歸燕从王鵬運四印齋刊本

卷二

一萼紅　餐霞原本餐作飧从王本
月下笛　燭影原本燭作竹从詞綜
新雁過妝樓　落英原本英作莫从詞譜
瑤臺聚八仙　共游按共上脫一字
臺城路雲多　野翁原本翁作雲从江疏
還京樂　誤了按誤上脫一字
梅子黃時雨　相看如瘦按是句少一字詞律作鶯看相比瘦
長亭怨笑海　花徑原本徑字缺从曹炳曾城書室刊本

卷三

玲瓏四犯　別淚如雨按是句多一字淚字疑衍用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
如雨義也　夜鶴帳空原本作帳空夜鶴从張景祁校
淒涼犯　蕭條柳髮原本作柳髮蕭條从張校

燭影搖紅　那里按里疑裏訛
探芳信　蛾岫原本岫作袖从王本按草窗詞和韻正作岫　漢柳原本漢作
深从王本
聲聲慢煙堤　花陰按陰字與末句韻複原本注一作深
甘州記天　還歎原本還字缺从絕妙好詞
高陽臺　慶樂園原本樂作承从江疏　西泠書畫彙考張叔夏詞蹟泠作林
甘州隔花　西州按州疑洲訛
大聖樂　歌酒原注別本無歌酒字按無此二字與草窗詞合

卷四

聲聲慢晴光　王蕺隱原本蕺作韰从江疏
木蘭花慢幽棲　看白鶴原本看字脫从王本
又萬花　遲日原本日作月从曹本
壺中天穿幽　白鷺原本鷺作露曹本注云疑鷺從之
一萼紅巇孤　猶帶古春風原本帶作占古字缺从王本
霜葉飛　清魂原本魂下未空格从張校
憶舊游記瓊　何處簫原本簫上衍鸞字从王本
南樓令重整　黃一峯原本黃作崇从王本　挑雲原本挑作桃从江校
踏莎行　一訊按訊疑當作信

卷五

摸魚子　曾戀原本戀字缺从王本
瑤臺聚八仙春樹　江東原本東作頭注云一作東按是句應叶从之
甘州見梅　爲小玉梅賦原本梅字在賦下从江疏　翠袖原本翠上未空
格从張校
滿江紅江上　復初原本復作太从江疏

卷六

紅情　淩風原本淩作後从王本

綠意　枯香（原本枯作拈从王本）
南鄉子　春游（原本游字缺从王本）
石州慢　一搦（原本搦作嫋从王本）
洞仙歌　茂苑（原本茂下衍陵字从張校）
小重山　曉竹圖（按竹疑行訛）
木蘭花慢　二分（原本二字缺从王本）

卷七

一枝春　暮寒　笑塵世（原本寒下有方空笑字缺並从王本）
風入松（向人）□青（張校云當是踏青踏字蓋以入作平）
浪淘沙（寒食）寒食（原本食字缺从王本）
壺中天（苔根）抱古（按古疑石訛）
清平樂（丹丘）波冷（原本波作被从歷代詩餘）
臺城路　歲寒句（按是句疑有誤）

卷八

臨江仙　出萬壑（按出字與下句連用恐誤）
漁歌子（八）巇平沙（原本巇作朦从王本）

山中白雲八卷廣陵江賓谷疏證本山中白雲爲陶南村手鈔流傳晚出著錄罕及朱竹垞錄自錢庸亭鼇卷爲八龔蘅圃始刊之曹巢南重刻標曰山中白雲詞恐非舊稱賓谷以龔本裁綴成帙其詞後所附別本全章概未之載今于夾注一作某某而疏所不及者一律芟去猶是江氏志也疏校諸條既据更訂其所未及兼取他刻參錄記之疏證尚闕五十餘事今舉所知者條寫如左

卷二臺城路太白山人按寧波府志太白山鄞縣東六十里視諸山爲高以太白星得名或曰近有小白嶺故此爲太白也

又祝英臺近賦孫虛齋四雲庵之耕雲按鄞縣志耕雲亭在四明白雲山旁孫凝所居疑即此凝蓋虛齋之名

卷三疏影題賓月圖按牆東類稿有賓月亭記亦爲永嘉葉君作圖之爲堂爲亭未可知也又按宋遺民錄梁隆吉有題葉東叔賓月堂詩是葉伯幾父字東叔本卷桂枝香賓月葉翁即此人矣

卷四清波引橫舟爲陸垕號疏据漢泉漫稿謂義齋亦垕按崇禎南海縣志首有元大德甲辰陳大震舊序稱廉訪使江陰義齋陸公命里耆舊陳大震教授呂桂孫增修足證義齋爲垕而垕仕至廣東廉訪使可補史闕又按牆東類稿橫舟記清暉堂之東曰梅臺臺下爲池池北爲橫舟閣垕號橫舟殆以此

又摸魚子魏叔皐按癸辛雜識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叔皐叔高或一人

又壺中天陸性齋疏謂性齋爲陸行直號按牆東類稿有性齋二首爲分湖陸提舉作分湖陸氏家譜陸大猷字雅叔號翠巖仕宋爲江浙儒學提舉子行直字季道號壺天任湖北十學士遷翰林典籍致仕不言爲提舉則性齋乃大猷非行直也分湖小識陸氏桃園在來秀里宋陸大猷別業中有翠巖亭

又風入松澄江仙刻海山圖疏謂夷堅志今所傳止五十卷不載此事按此見夷堅丙志桃源圖條其略云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言能刻桃源景物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女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按之乃霓裳法曲全部

又南樓令黃一峯按畫史彙要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平江常熟人山水師董源巨然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

卷五滿江紅韞玉傳奇按文淵閣書目月字號有韞玉傳奇注云一部菉竹堂書目亦有是書或即玉田所賦

又桂枝香如心翁按厲鶚東城雜記元初虎林城東徐文雋字如心扁其屋曰雲泉方回爲雲泉題詠見桐江續集不止陳恕可字如心也

卷六清平樂爲伯壽題四花按趙由礽保母帖跋稱清江羅伯壽志仁同觀又大德三年重跋有云辛卯之秋余同伯壽過浩然齋弁陽翁俾賦詩題此卷知伯壽爲江西羅志仁即羅壺秋也

甲寅冬十有一月日長至歸安朱孝臧記

花外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四印齋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題詞

鎖窗寒　　張炎

王碧山又號中仙越人也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今絶響矣余悼之玉笥山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

斷碧分山空簾剩月故人天外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醉魂未醒夜臺夢語秋聲碎自中仙去後詞牋賦筆便無清致　都是淒涼意悵玉笥埋雲錦袍歸水形容憔悴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絃黃金鑄出相思淚但柳枝門掩枯陰候蟲愁暗葦

踏莎行　　周密

題中仙詞卷

結客千金醉春雙玉舊遊宮柳藏仙屋白頭吟老茂陵西清平夢遠沉香北　玉笛天津錦囊昌谷春紅轉眼成秋綠重翻花外侍兒歌休聽酒邊供奉曲

洞仙歌　　張炎

觀王碧山花外詞集有感

野鵑啼月便角巾還第輕擲詩瓢付流水最無端小院寂歷春空門自掩柳髮離離如此　可惜歡娛地雨冷雲昏不見當時譜銀字舊曲怯重翻總是離愁淚痕洒一簾花碎夢沈沈知道不歸來尚錯問桃根醉魂醒未

原书空白页

花外集

宋 會稽 王沂孫 聖與

天香

龍涎香

孤嶠蟠煙，層濤蛻月，驪宮夜採鉛水。汎遠槎風，夢深薇露，化作斷魂心字。紅甆候火，還乍識、冰環玉指。一縷縈簾翠影，依稀海天（樂府補題作山）雲氣。　幾回殢嬌半醉。翦春鐙、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飛雪，小窗深閉。荀令如今頓老，總忘卻、樽前舊風味。謾惜餘熏，空篝素被。

花犯

苔梅

古嬋娟，蒼鬟素靨，盈盈瞰流水。斷魂十里。嘆紺縷飄零，難繫離思。故山歲晚誰堪寄。琅玕聊自倚。謾記我、綠蓑衝雪，孤舟寒浪裏。　三花兩蘂（戈選作兩花）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輕委。雲臥穩，藍衣正、護春顦顇。羅浮夢、半蟾挂曉，幺鳳冷、山中人乍起。又喚取、玉奴歸去，餘香空翠被。

露華

碧桃二首

紺葩乍坼。笑爛熳嬌紅，不是春色。換了素妝，重把青螺輕拂。舊歌共渡煙江，卻占玉奴標格。風霜峭，瑤臺種時，付與仙骨。　閒門晝掩悽惻。似淡月梨花，重化清魄。尚帶唾痕香凝，怎忍攀摘。嫩綠漸滿（詞綜作暖）溪陰，簌簌粉雲飛出。芳豔冷，劉郎未應認得。

晚寒竚立。記鉛輕黛淺，初認冰魂。紺（詞譜作碧）羅襯玉，猶凝茸唾香痕。淨洗妬春顏色，勝小紅、臨水湔裙。煙渡遠，應憐舊曲，換葉移根。　山中去年人到（詞譜作別），怪月悄風輕，閒掩重門。瓊肌瘦損，那堪燕子黃昏。幾片故（詞譜作過）溪浮玉，似夜歸、深雪前村。芳夢冷，雙禽誤宿粉雲。

南浦

春水二首

柳下碧粼粼，認麴塵乍生，色嫩如染。清溜滿（戈選作清溜初滿色嫩染），銀塘東風細，參差縠紋初徧（戈選作如翦）。別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淺。再來漲綠迷舊處，添卻殘紅幾片。　葡萄過雨新痕，正拍拍輕鷗，翩翩小燕。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戈選作流偏）。滄浪一舸，斷魂重唱蘋花怨。采香幽徑鴛鴦睡（別本誤作暖），誰道湔裙人遠。

柳外碧連天，漾翠紋漸平，低蘸雲影。應是雪初消，巴山路、蛾眉乍窺清鏡。綠痕無際，幾番漂蕩江南恨。弄波素襪知甚處，空把落紅流盡。　何時橘里蓴鄉，泛一舸翩翩（一作然），東風歸與。孤夢繞滄浪，蘋花岸（別本誤作冷），漠漠雨昏煙暝。連筒接縷，故溪深掩柴門靜。只愁雙燕銜芳（別本誤作春）去，拂破藍光千頃。

聲聲慢

催雪

風聲從臾，雲意商量，連朝滕六遲疑。茸帽貂裘，兔園準擬吟詩。紅爐旋添獸炭，辦金船、羔酒鎔脂。問翦水，工夫猶未，還待何時。　休被梅花爭白，好誇奇鬭巧，早徧瓊枝。綵索金鈴，佳人等塑獅兒。怕寒繡幃慵起，夢梨雲、說與春知。莫誤了，約王猷、船過剡溪。

高陽臺

紙被

霜楮刳皮，冰花擘繭，滿腔絮溼湘簾。抱甕工夫，何須待吐

吳蠶水香玉色難裁翦更繡鍼茸線休拈伴梅花暗卷春風斗帳孤眠　篝熏鵲錦熊氈任粉融脂涴猶怯癡寒我睡方濃笑他欠此清緣揉來細軟烘烘暖盡何妨挾纊裝綿酒魂醒半榻梨雲起坐詩禪

疎影

詠梅影

瓊妃臥月任素裳瘦損羅帶重結石逕春寒碧蘚參差相思曾步芳屧離魂分破東風恨又夢入水孤雲闊算如今也厭傳停帶了一痕殘雪　猶記冰奩半掩冷枝畫未就歸櫂輕折幾度黃昏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蒼虬欲捲漣漪去慢蛻卻連環香骨早（戈選有是二字）又翠陰蒙茸不似一枝清絕

無悶

雪意

陰積龍荒寒度鴈門西北高樓獨倚悵短景無多亂山如此欲喚飛瓊起舞怕攪碎紛紛銀河水凍雲一片藏花護玉未教輕墜　清致悄無似有照水一枝（詞綜作南枝）已攙春意誤幾度憑欄莫愁凝睇應是梨花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

眉嫵

新月

漸新痕懸柳澹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逕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　千古盈虧休問嘆慢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

水龍吟

牡丹

曉寒慵揭珠簾牡丹院落花開未玉欄干畔柳絲一把和風半倚國色微酣天香乍染扶春不起自真妃舞罷謫仙賦後繁華夢如流水　池館家家芳事記當時買栽無地爭如一朵幽人獨對水邊竹際把酒花前剩拚醉了醒來還醉怕洛中春色匆匆又入杜鵑聲裏

水龍吟

海棠

世閒無此娉婷玉環未破東風睡將開半斂似紅還白餘花怎比偏占年華禁煙纔過夾衣初試歎黃州一夢燕宮絕筆無人解看花意　猶記花陰同醉小闌干月高人起千枝媚色一庭芳景清寒似水銀燭延嬌綠房留豔夜深花底怕明朝小雨濛濛便化作燕支淚

水龍吟

落葉

曉霜初著青林望中故國淒涼早蕭蕭漸積紛紛猶墜門荒逕悄渭水風生洞庭波起幾番秋杪想重厓半沒千峯盡出山中路無人到　前度題紅杳杳遡宮溝暗流空繞啼螿未歇飛鴻欲過此時懷抱亂影翻窗碎聲敲砌愁人多少望吾廬甚處只應今夜滿庭誰掃

水龍吟

白蓮二首

淡妝不掃蛾眉為誰佇立羞明鏡真妃解語西施淨洗娉婷顧影薄露初勻纖塵不染移根玉井想飄然一葉颼颼短髮中流臥浮煙艇　可惜瑤臺路迥抱淒涼月中難（樂府）

認相逢還是冰壺浴罷牙牀酒醒步襪空留舞裳（樂府補題作羽衣）微褪粉殘香冷望海山依約時時夢想素波千頃翠雲遙擁環妃夜深按徹霓裳舞鉛華淨洗涓涓出浴盈盈解語太液荒寒海山依約斷魂何許甚人間別有冰肌雪豔嬌無柰（一作那）頻相顧 三十六陂煙雨舊淒涼向誰（別本作有誰）堪訴如今謾說仙姿自潔芳心更苦羅襪初停玉璫還解早淩波去試乘風一葉重來月底與脩花譜

綺羅香

秋思

屋角疎星庭陰暗水猶記藏鴉新樹試折梨花行入小闌深處聽粉片簌簌飄堦有人在夜窗無語料如今門掩孤燈畫屏塵滿斷腸句 佳期渾似流水還見梧桐幾葉輕敲朱戶一片秋聲應做雨邊愁緒江路遠歸雁無憑寫繡牋倩誰將去謾無聊猶掩芳樽醉聽深夜雨

綺羅香

紅葉二首

玉杵餘丹金刀剩綵重染吳江孤樹幾點朱鉛幾度怨啼秋暮驚舊夢緣鬢輕凋訴新恨絳脣微注最堪憐同拂新霜繡蓉一鏡晚妝妬 千林搖落漸少何事西風老色爭姸如許二月殘花空誤小車山路重認取流水荒溝怕猶有寄情芳語但淒涼秋苑斜陽冷枝留醉舞

夜滴研朱晨妝試酒寒樹偷分春豔賦冷吳江一片試霜猶淺驚漢殿絳點初凝認隋苑綵枝重翦問仙丹煉熟何遲少年色換已秋晚 疎枝頻撼暮雨消得西風幾度舞衣吹斷綠水荒溝終是賦情人遠空一似零落桃花又等閑誤他劉阮且留取閑寫幽情石闌三四片

齊天樂

螢

碧痕初化池塘草熒熒野光相趁扇薄星流盤明露滴零落秋原飛燐練裳暗近記穿柳生涼度荷分暝誤我殘編翠囊空嘆夢無準 樓陰時過數點倚闌人未睡曾賦幽恨漢苑飄苔秦陵墜葉千古淒涼不盡何人為省但隔水餘暉傍林殘影已覺蕭疎更堪秋夜永

齊天樂

蟬二闋

綠槐（別本作陰）千樹西窗悄厭厭晝眠驚起（詞綜誤睡）飲露身輕吟風翅薄（樂府補題云嫩翼風微流聲露悄）半翦冰箋誰寄淒涼倦耳漫重拂琴絲怕尋冠珥短夢深宮向人猶自訴憔悴 殘虹收盡過雨晚來頻斷續都是秋意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窗（別本作山）明月碎甚已絕餘音尚遺枯蛻鬢影參差斷魂青鏡裏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樂府補題作宇）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樂府補題作低）訴西窗（樂府補題作園）過雨怪瑤珮流空（樂府補題作漸金錯鳴刀）玉箏調柱鏡暗（別本作掩）妝殘為誰嬌鬢尚如許 銅仙鉛淚似洗歎移（樂府補題作攜）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高（詞綜作商）頓成淒楚謾想薰風柳絲千萬縷

齊天樂

贈秋崖道人西歸

冷煙殘水山陰道家家擁門黃葉故里魚肥初寒雁落孤艇將歸時節江南恨切問還與何人共歌新闋換盡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絕 當時無限舊事歎繁華似夢如今休

說（戈選作向誰說）今短褐臨流幽懷倚石山色重逢都別江雲凍結算只有梅花尙堪攀折寄取相思一枝和夜雪

齊天樂

四明別友

十洲三島曾行處離情幾番悽婉墜葉重題枯條舊折蕭颯那逢秋半登臨頓懶更葵箑難留苧衣將換試語孤懷豈無人與共幽愁（一作怨） 遲遲終是也別算何如趁取涼生江滿挂月催程收風借泊休憶征帆已遠山陰路畔縱鳴壁猶蛩過樓初雁政恐黃花笑人歸較晚

一萼紅

石屋探梅

思飄飄擁仙姝獨步明月照蒼翹花候猶遲庭陰不掃門掩山意蕭條抱芳恨佳人分薄似未許芳魄化春嬌雨澀風慳霧輕波細湘夢迢迢 誰伴碧樽雕俎笑瓊肌（絕妙好詞作喚瓊姬）皎皎綠鬟蕭蕭青鳳啼空玉龍舞夜遙睇（絕妙好詞作盼）河漢光搖未須賦疏香淡影且同倚枯蘚聽吹簫聽久餘音欲絕寒透鮫綃

一萼紅

丙午春赤城山中題花光卷

玉嬋娟甚春餘雪盡猶未跨青鸞疏萼無香柔條獨秀應恨流落人間記曾照黃昏淡月漸瘦影移上小欄干一點清魂半枝空色芳意班班 重省嫩寒清曉過斷橋流水問信孤山冰粟微銷塵衣不浣相見還誤輕攀未許訝東南倦客掩鉛淚看了又重看故國吳天樹老雨過風殘

一萼紅

紅梅二闋

占芳菲趁東風嫵媚重拂淡燕支青鳳銜丹瓊奴試酒驚換玉質冰姿甚春色江南太早有人怪和雪杏花飛蘚珮蕭疏茜裙零亂山意霏霏 空惹別愁無數照珊瑚海影冷月枯（一作孤）枝吳豔離魂蜀妖浥淚孤負多少心期歲寒事無人共省破丹霧應有鶴歸時可惜鮫綃碎翦不寄相思

翦丹雲怕江皋路冷千疊護清芬彈淚綃單凝妝枕重驚認消瘦冰魂爲誰趁東風換色任絳雪飛滿綠羅裙吳苑雙身蜀城高髻忽到柴門 欲寄故人千里恨燕支太薄寂寞春痕玉管難留金樽易注（一作泣）幾度殘醉紛紛謾重記羅浮夢覺步芳影如宿杏花村一樹珊瑚淡月獨照黃昏

一萼紅

初春懷舊

小庭深有蒼苔老樹風物似山林侵戶清寒（戈選作寒風）捎池急雨時聽飛過啼禽（戈選作啼斷幽禽）埽荒徑殘梅似雪甚過了人日更多陰壓酒人家試鐙天氣相次登臨 猶記舊游亭館正垂楊引縷嫩草抽簪羅帶同心泥金半臂花畔低唱輕斟又爭信風流一別念前事空惹恨沈沈野服山筇醉賞不似如今

解連環

橄欖

萬珠懸碧想炎荒樹密□□□□恨絳娣先整吳帆正鬟翠逞嬌故林難別歲晚相逢薦青子獨誇冰頰點紅鹽亂落最是夜寒酒醒時節 霜槎蝟芒凍裂把孤花細嚼時嚥芳冽斷味惜回澀餘甘似重省家山舊游風月崖蜜重

嘗到了輪他清絕更留人紺丸半顆素甌泛雪

三姝媚

次周公謹故京送別韻

蘭缸花半綻正西窗淒淒斷螢新雁別久逢稀謾相看華髮共成銷黯總是飄零更休賦梨花秋苑何況如今離思難禁俊才都減　今夜山高江淺又月落帆空酒醒人遠綵袖烏紗解愁人惟有斷歌幽婉一信東風再約看紅腮青眼只恐扁舟西去蘋花弄晚

三姝媚

櫻桃

紅纓(別本作櫻)懸翠葆漸金鈴枝深瑤階花少萬顆燕支贈舊情爭柰弄珠人老扇底清歌還記得樊姬嬌小幾度相思紅豆都銷碧絲空裊　芳意荼蘼開早正夜色瑛盤素蟾低照薦筍同時歎故園春事已無多了貯(別本作贈)滿筠籠偏暗觸天涯懷抱謾想青衣初見花陰夢好

慶清朝

榴花

玉局歌殘金陵句絕年年負卻薰風西鄰窈窕獨憐入戶飛紅前度綠陰載酒枝頭色比舞裙同何須擬蠟珠作帶湘(戈選作緗)綵成叢　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真仙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顛倒絳英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尚餘數點還勝春濃

慶宮春

水仙花

明玉擎金纖羅飄帶爲君起舞回雪柔影參差幽芳零亂翠圍腰瘦(戈選作翠腰圍瘦)　一捻歲華相誤記前度湘皐怨別哀弦重聽都是淒涼未須彈徹　國香到此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花惱難禁酒銷欲盡門外冰澌初結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凍折攜盤獨出空想咸陽故宮落月

高陽臺

殘(詞綜作淺　誤)蕚梅酸新溝水綠初晴(絕妙好詞誤作東風)節序暄妍獨立雕欄誰憐枉度華年朝朝準擬清明近料燕翎須寄銀箋又爭知一字相思不到吟邊　雙蛾不拂青鸞冷任花陰寂寂掩戶閑眠屢卜佳期無憑卻恨(絕妙好詞作怨)金錢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詞綜作鞭　誤)　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

高陽臺

陳君衡遠游未還周公謹有懷人之賦倚歌和之

駝褐輕裝狨韉小隊冰河夜渡流澌朔雪平沙飛花亂拂蛾眉琵琶已是淒涼調更賦情不比當時想如今人在龍庭初勸(別本作賜)金巵　一枝芳信應難寄向山邊水際獨抱相思江雁孤回天涯人自歸遲歸來依舊秦淮碧問此愁還有誰知對東風空似垂楊零亂千絲

高陽臺

和周草窗寄越中諸友韻

殘雪庭陰輕寒簾影霏霏玉管春葭小帖金泥不知春在(戈選作雲)(詞綜作是　誤)誰家相思一夜窗前夢柰個(別本作似)人水隔天遮但淒然滿樹幽香滿地橫斜　江南自是離愁苦況游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凭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

掃花游

秋聲

商飇乍發漸淅淅初聞蕭蕭還住頓驚倦旅背青鐙弔影
起吟愁賦斷續無憑試立荒庭聽取在何許但落葉滿階
惟有高樹　迢遞歸夢阻正老耳難禁病懷淒楚故山院
宇想邊鴻孤唳砌蛩私語數點相和更著芭蕉細雨避無
處這（戈選作只）閒愁夜深尤苦

掃花游

綠陰三解

小庭蔭碧遇驟雨疎風剩紅如掃翠交徑小問攀條弄蘂
有誰重到謾說青青比似花時更好怎知道□（戈選作自）一別
漢南遺恨多少　清晝人悄悄任密護簾寒暗迷窗曉舊
盟誤了又新枝嫩子總隨春老漸隔相思極目長亭路杳
攪懷抱聽蒙茸數聲啼鳥

捲簾翠溼過幾陣殘寒幾番風雨問春住否但匆匆暗裏
換將花去亂碧迷人總是江南舊樹謾凝佇念昔日采香
今更何許　芳徑攜酒處又蔭得青青嫩苔無數故林晚
步想參差漸滿野塘山路倦枕閒牀正好微曛院宇送淒
楚怕涼聲又催秋暮

滿庭嫩碧漸密葉迷窗亂枝交路斷紅甚處但匆匆換得
翠痕無數暗影沈沈靜鎖清和院宇試凝竚怕一點舊香
猶在幽樹　濃陰知幾許且拂簟清眠引筇閒步杜郎老
去算尋芳較晚倦懷難賦縱勝花時到了愁風怨雨短亭
暮謾青青怎遮春去

鎖窗寒

春思

趁酒梨花催詩柳絮一窗春怨疎疎過雨洗盡滿階芳片
數東風二十四番幾番誤了西園宴認小簾朱戶不如飛
去舊巢雙燕　曾見雙蛾淺自別後多應黛痕不展撲蝶
花陰怕看題詩團扇試憑他流水寄情遡紅不到春更遠
但無聊病酒厭厭夜月荼蘼院

鎖窗寒

春寒

料峭東風廉纖細雨落梅飛盡單衣惻惻再整金猊香燼
誤千紅試妝較遲故園不似清明近但滿庭柳色柔絲羞
舞淡黃猶凝　芳景還重省向薄曉（一作晚）窺簾嫩陰敧枕
桐花漸老已做一番風信又看看綠偏西湖早催塞北歸
雁影等歸時爲帶將（詞綜誤作春）歸併帶江南恨

鎖窗寒

出谷鶯遲踏沙雁少殢陰庭宇東風似水尚掩沈香雙戶
恁莓階雪痕乍鋪那回已趁飛梅去柰柳邊占得一庭新
暝又還留住　前度西園路記半袖爭持鬬嬌眉嫵瓊肌
暗怯醉立千紅深處問如今山館水村共誰翠幄熏蕙炷
最難禁向晚淒涼淒（一作淒）化作梨花雨

應天長

疎簾蝶粉幽徑燕泥花閒小雨初足又是禁城寒食輕舟
泛晴淥尋芳地來去熟尚彷佛大隄南北望楊柳一片陰
陰搖曳新綠　重訪豔歌人聽取春聲猶是杜郎曲蕩漾
去年春色深深杏花屋東風裏曾共宿記小刻近窗新竹
舊游遠沈醉歸來滿院銀燭

八六子

掃（一作洗）芳林幾番風雨匆匆老盡春禽漸薄潤侵衣不斷
嫩涼隨扇初生晚窗自吟　沈沈幽徑芳尋晻靄苔香簾
淨蕭疎竹影庭深謾淡卻蛾眉晨妝慵掃寶釵蟲散（一作拆）

繡屏(詞譜作綃屏戈選作繡衾)鸞破當時暗水和雲泛酒(一作雨)空山留月聽琴料如今門前數重翠陰

摸魚兒

洗芳林夜來風雨匆匆還送春去方纔送得春歸了那又送君南浦君聽取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湖(詞綜作河)邊千條翠柳爲我繫春住　春還住休索吟春伴侶殘花今已塵土姑蘇臺下煙波遠西子近來何許能喚否又恐怕(一無怕字)殘春到了無憑據煩君妙語更爲我將春(詞綜將春上衍且字)連花帶柳寫入翠箋句

摸魚兒

蒓

玉簾寒翠痕(別本作絲)微斷浮空清影零碎碧芽也抱春洲怨雙捲小緘芳字還又似繫羅帶相思幾點青鈿綴吳中舊事悵酪乳爭奇鱸魚謾好誰與共秋醉　江湖與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歸無準卻怕故人千里何況是正落日垂虹怎賦登臨意滄浪夢裏縱一舸重游孤懷暗老餘恨渺煙水

聲聲慢

啼螿門靜落葉階深秋聲又入吾廬一枕新涼西窗晚雨疎疎舊香舊色換卻但滿川殘柳荒蒲茂陵遠任歲華苒苒老盡相如　昨夜西風初起想蓴邊呼棹橘後思書短景淒然殘歌空叩銅壺當時送行共約雁歸時人賦歸歟雁歸也問人歸如雁也無

聲聲慢

高寒戶牖虛白尊罍千山盡入孤光玉影如空天葩暗落清香平生此與不淺記當年獨據胡牀怎知道是歲華換卻處處堪傷　已是南樓曲斷縱疎花淡月也只淒涼冷雨斜風何況獨掩西窗天涯故人總老謾相思永夜相望斷夢遠趁秋聲一片渡江

聲聲慢

和周草窗

迎門高髻倚扇清吭娉婷未數西州淺拂朱鉛春風二月梢頭相逢靚妝俊語有舊家京洛風流斷腸句試重拈綵筆與賦閑愁　猶記淩波欲去問明璫羅襪卻爲誰留枉夢相思幾回南浦行舟莫辭玉樽起舞怕重來燕子空樓謾惆悵抱琵琶閑過此(戈選作暮)秋

補遺

醉蓬萊

歸故山

掃西風門徑黃葉凋零白雲蕭散柳換枯陰賦歸來何晚爽氣霏霏翠蛾眉嫵聊慰登臨眼故國如塵故人如夢登高還嬾　數點寒英爲誰零落楚魄難招暮寒堪攬步屧荒籬誰念幽芳遠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雁試引芳樽不知消得幾多依黯

法曲獻仙音

聚景亭梅次草窗韻

層綠峨峨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　已銷黯況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荏苒一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灑征衣鉛淚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遺一襟幽怨

醉落魄

小窗銀燭輕鬟半擁釵橫玉數聲春調清真曲拂拂珠簾殘影亂紅撲　垂楊學畫蛾眉綠年年芳草迷金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

長亭怨

重過中庵故園

泛孤艇東皋過訊戈選作遍尙記當日戈選作時綠陰門掩戈選作庭院屐齒莓階酒痕羅袖事何限欲尋前迹空惆悵成秋苑自約賞花人別後總風流雲散　水遠怎知流水外戈選作問水流何處卻是亂山尤遠天涯夢短想忘了綺疏雕檻戈選作吟伴望不盡苒苒斜陽撫喬木年華將晚但數點紅英猶識一作試西園淒惋

西江月

爲趙元父賦雪梅圖

褪粉輕盈瓊靨護香重疊冰綃數枝誰帶玉痕描夜夜東風不掃　溪上橫斜影淡夢中落寞魂銷峭寒未肯放春嬌素被獨眠清曉

踏莎行

題草窗詞卷

白石飛仙紫霞悽調斷歌人聽別本作重恨知音少幾番幽夢欲回時舊家池館生青草別本云沈沈幽夢小池荒依依芳意閉窗悄　風月交游山川懷抱憑誰說與春知道空留離別本作遺恨滿江南相思一夜蘋花老

淡黃柳

甲戌冬別周公謹丈於孤山中次冬公謹游會稽相會一月又次冬公謹自剡還執手聚別且復別去悵然於懷敬賦此解

花邊短笛初結孤山約雨悄風輕寒漠漠翠鏡秦鬟釵別同折幽芳怨搖落　素裳薄重拈舊紅萼歎攜手轉離索料靑禽一夢春無幾戈選作著後夜相思素蟾低照誰掃花陰共酌　右七闋見絕妙好詞

望梅一名解連環

晝閒梅苑作畫闌人寂喜輕盈照水犯寒先坼鬢數梅苑作芳枝雲縷鮫綃露淺淺塗黃漢宮嬌額翦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豔雪裏暗香偶成拋擲　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弄梅苑作嗅蘂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戈選作古驛　右一闋見花草粹編

金盞子

雨葉吟蟬露草流螢歲華將晚對靜夜無眠稀星散時度絳河淸淺甚處畫角淒涼引輕寒催燕西樓外斜月未沈風急雁行吹斷　此際怎消遣要相見除非待夢見盈盈洞房淚眼看人似冷落過秋紈扇痛惜小院桐陰空啼鴉零亂厭厭地終日爲伊香愁粉怨

更漏子

日銜山山帶雪笛弄晚風殘月湘夢斷楚魂迷金河秋雁飛　別離心思憶淚錦帶已傷憔悴蛩韻急杵聲寒征衣不用寬

錦堂春

七夕

桂嫩傳香榆高送影輕羅小扇涼生正鴛機梭靜鳳渚橋成穿線人來月底曝衣花入風庭看星殘靨碎露滴珠融笑掩雲扃　綵盤凝望仙子但三戈選作雙星隱隱一水盈盈

暗想憑肩私語鬢亂釵橫蛛網飄絲罥恨玉籤傳點催明算人間待巧似恁匆匆有甚心情

錦堂春

中秋

露掌秋深花籤漏永那堪此夕新晴正纖塵飛盡萬籟無聲金鏡開奩弄影玉壺盛水侵稜縱簾斜樹隔燭暗花殘不礙虛明　美人凝恨歌黛念經年間阻只恐雲生早是宮鞋鴛小翠鬟蟬輕蟾潤妝樓夜發桂熏仙骨香清看姮娥此際多情又似無情

如夢令

妾似春蠶抽縷君似箏弦移柱無語結同心滿地落花飛絮歸去歸去遙指亂雲遮處

青房並蒂蓮一作美成作談

醉凝眸是楚天秋曉湘岸雲收草綠蘭紅淺淺小汀洲芰荷香裏鴛鴦浦恨菱歌驚起眠鷗望去帆一片孤光棹聲伊軋櫓聲柔　愁窺汴隄翠柳曾舞送當時錦纜龍舟擁傾國纖腰皓齒笑倚迷樓空令五湖夜月也羞照三十六宮秋正朗吟不覺回橈水花楓葉兩悠悠右大闋見陽春白雪

右玉笥山人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一卷碧山詞頡頏雙
白揖讓二窗實爲南宋之傑顧其集傳本絕少諸家諡錄
均未之及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刊爲詞六十有五　御
選歷代詩餘云碧山樂府二卷則此刻似非完書光緒戊
子春日覆刊元本蘇辛詞畢復取鮑氏刻本重加校訂並
增入戈順卿校勘數則付諸手民以公同志張皋文云碧
山詠物並有君國之憂周止菴云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
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年丈端木子疇先生釋
碧山齊天樂詠蟬云詳味詞意殆亦黍離之感宮魂字點
出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燕安
如故鏡暗二句殘破滿眼而修容飾貌側媚依然衰世臣
主全無心肝千古一轍也銅仙三句宗器重寶均被遷敓
澤不下究也病翼二句更是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島
棲流斷不能久也餘音三句遺臣孤憤哀怨難論也漫想
二句責諸臣到此尙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其論與張周
兩先生適合詳錄於後以資學者之隅反焉臨桂王鵬運
識

附錄郎園讀書志

玉笥山人詞集一卷明文端淑女史手鈔本

右玉笥山人詞集下注云一名花外集前有玉磬山房白文長印玉磬山房者明文衡山徵明齋名也（先生書畫墨蹟多用此印）則是明鈔本矣後有鮑氏正本四字朱文印知不足齋四字白文印則又鮑刻叢書所自出矣又首葉有石研齋秦氏六字朱文印尾葉有秦伯敦父四字秦印恩復四字兩白文印則又展轉藏於江都秦氏矣首葉又有金石錄十卷人家七字朱文印按韓泰華小亭無事爲福齋隨筆云金石錄阮文達有宋槧十卷余得之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則此又爲錢唐韓氏物自後則不知轉徙幾人至廠肆而乃爲余得也鮑刻標題云花外集小注一名碧山樂府與此不同其結銜稱玉笥山人王沂孫此本作山陰王沂孫碧山父箸亦迥然各別鮑刻天香詠龍涎香汎遠槎風此本汎作訊露華詠碧桃風霜峭此本峭作悄聲聲慢啄催雪風聲從臾此本作慫慂羔酒鎔脂此本鎔作溶高陽台啄紙被笑他欠此清緣此本作情緣無悶詠雪意悵短景無多此本悵作恨綺羅香詠紅葉冷枝留醉舞此本留作流齊天樂第二首詠蟬悄厭厭晝眠驚起此本起作睡第五首四明別友離情幾番悽婉此本作悽惋算何如趁取涼生此本作趁耳一尊紅第二首丙午春赤城山中題花光卷半枝空色此本作寒色冰粟微消此本作冰肌未許訝東南倦客此本作未須訝又重看此本作又重見第四首詠紅梅金尊易注作泣三姝媚第一首次周公謹故京送別韻綵袖烏紗此本作絲袖斷歌幽婉此本作幽怨第二首詠櫻桃紅纓懸翠葆注云別本作紅櫻此本正作紅櫻貯滿筠籠注云別本作贈滿筠籠此本正作贈慶清朝詠榴花枝頭色比舞裙同此本舞作似高陽台第一首殘尊梅酸此本作尊淺梅酸掃花游第三首詠綠陰念昔日采香今更何許此本今作人正好微曛院宇此本曛作薰八六子漸薄潤侵衣不斷此本潤作濶謾淡卻蛾眉晨妝慵掃此本作謾忘卻又蛾眉晨妝慵掃六字空白繡屏鸞破注詞譜繡屏作綃屏此本正作綃屏望梅小注云一名解連環此本只題望梅無一名注晝閑人寂注梅苑晝閑作晝闌此本正作晝闌踏莎行題草窗詞卷斷歌人聽知音少注云別本人聽作重恨此本正作重恨幾番幽夢欲回時舊家池館生青草注云別本作沈沈幽夢小池荒依依芳意閑窗悄此本正與別本合風月交遊此本作風日空留離恨滿江南此本作遺恨相思一夜蘋花老此本作蕡花凡若此者多以此本爲優而鮑本爲絀如天香訊遠槎風與夢深薇露對語也若如鮑刻作汎遠槎風不獨格律不合語亦未強矣八六子漸薄濶侵衣不斷玉篇濶水盈兒本詞首句云掃芳林幾番風雨故下句以水盈承接鮑刻以習見之薄潤字易之失詞旨矣此皆鮑刻之臆爲竄易不可據也至二本篇第之異鮑本自十九葉以下補遺有醉蓬萊法曲獻仙音醉落魄長亭怨西江月踏莎行淡黃柳七首注云見絕妙好詞有望梅一首注云見花草粹編有金盞子更漏子各一首錦堂春兩首如夢令青房並蒂蓮各一首注云見陽春白雪而此本原有踏莎行望梅二首不知鮑刻何以攙入補遺其西江月法曲獻仙音醉蓬萊長亭怨四首此本亦補錄書之上方慶宮春一首鮑刻文全此本有題無詞而上方亦一幷采錄而西

江月後有一斛珠一首則又鮑刻所無豈鮑氏刻此書時頗有出入耶若此本旁注一本作某者臚載頗多往往與鮑刻引一本者不合且較鮑刻所引亦加詳審其字跡蓋石研齋主人筆他人亦無此博洽也近桂林王氏重刊鮑本雜引戈順卿校勘列於逐句之下亦不及此校之賅備云光緒壬辰九月二十一日長沙葉德輝跋